

一九四二年

观察

第五卷
第十一期

觀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日八廿月八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 ·

期一第



卷五第

信 通 察 觀

金圓券能穩定物價嗎？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

專論

樊弘

鄉村

特稿連載

費孝通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韓國通信

張東蓀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外論選譯

觀察特約記者

德國問題的癥結

哀思

The New Statesman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

運動(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

報導(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一丘之貉

文藝

匈牙利·B·易漢士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2)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1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六個月：掛號三元六角，平寄三元四角
一年：掛號六元八角，平寄六元四角

香港：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澳門：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國外：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郵資：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國外：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下冊有售
第四卷：上冊有售，下冊有售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百五十元
普通：全面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五面四十五元

退稿附郵

平寄：附郵
掛號：附郵
航掛：附郵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編者報告

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

四卷出完後，社例休刊兩週，日子過得快，第五卷又開始了。現在把要報告的幾件事情，分述如左：

自五卷一期起，我們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在第三卷本來辦過「華北航空版」，那時是由北平的新實書店承辦的。新實書店那批朋友本來不是一「書業」中出身的人，但有意思自己辦一點事業，俾使精神有所寄託。編者去年在平時，對於他們的印象不壞，所以信任他們，交由他們承辦。不幸他們始終不能履行契約上所規定的義務，以致拖欠的數目越來越大。我們爲了華北各地讀者的利益，不忍中途停止，所以勉強把第三卷出完。那時新實書店拖欠我們的數目，等於當時六七十令白報紙的數目。這個數目把現在的紙價一合，就要四十億左右了。他們一再說「負責到底」，可是實際上，他們始終未能以事實來保護他們自己的信譽；結欠一直拖到現在；我們對此十分引憾。這次編者去平以前，有三方面來函和我們接洽承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做人做事，素無成見，任何人都可以合作，祇要彼此負責，遵守信用。結果因爲和潘君先談妥，所以即由潘君承辦。但關於「華北航空版」的一切賬目往還，都由潘君負責，與本社無涉。潘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在行政系統上，和本社亦無任何關係。

半價定戶

清寒讀者來函登記定閱半價本的，已逾千名，但遠地讀者的信件，正在途中，恐怕還有不少。業已收到的申請信件，我們已一一審查完畢，分別通知，希望合格的讀者如期匯款來訂，以便寄刊。以後

收到的也當隨時審查函復，以迄額滿爲止。不過這裏要附帶說明的，凡是華北各地讀者來函申請的，如註明平寄的，我們按原定標準審查，凡是註明航空寄的，我們一律請他們就近向北平訂購「華北航空版」。因爲航空郵資的負擔太重，舉辦「半價本」的目的在減輕讀者的負擔，假如由上海用航空寄去，反而比在華北訂購「華北航空版」爲貴，這就有違我們體貼清寒讀者的原意了。

篇幅問題

我們因爲六七月物價跳得太利害，爲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將篇幅自二十面減爲十六面。嗣後即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不贊成。編者因在四卷報告書中請求讀者，特別是後方的讀者，表示意見，以供參考。現在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大都要求恢復二十面。其中有幾位特別強調，說他們都是「窮光蛋」，但願意加重負擔，不願減少篇幅。有四位北平讀者聯名來信，這樣說：「我們爲什麼愛讀觀察？爲的是它內容充實，不是爲它價錢便宜；以四卷二十二期定價論，每份二十萬元，在北平等於兩個燒餅的價值，一千公尺距離的三輪車價，半張普通電影票，有慧生的戲票價五分之一。……我們的意思，兩個燒餅不獲一飽，一個星期得節兩個燒餅，不會影響健康；一次普通電影片子所得的印象僅是哥哥姊姊，鴛鴦蝴蝶，比從「觀察」所得的實益，相差遠甚。一個刊物能否吸引讀者，在乎內容是否充實，不在乎售價的貴賤。……編者先生處處顧及讀者的負擔，自是正確的；但爲減輕讀者的負擔而至於減縮頁數，限制篇幅，因而連帶影響刊物的內容，我們是反對的。請編者先生不要誤會我們是富裕階級，實在我們都是低級公務員，要獨力支持全家的生活！既然愛好「觀察」，雖然負擔重些，還有什麼說的？我們並且還響應編者良心呼籲，放棄了定閱半價本的意思呢！」蘭州有二十幾位讀者都希望至少維持二十面的頁數。此外四川廣東等地的讀者也都有信來。現在我們就出二十面，假如以後情形有變化，再臨時斟酌要否減少。

幣制改制以後

最近幣制改制，採用金圓券。我們報告三點如左：

1. 由於過去物價的過度波動，業務上受到許多苦痛，特別是叢書的購買，得罪了許多讀者，其詳已見第四卷報告書中。現在我們已將所出叢書，改用新標價，希望此後讀者來函購買時，由於書價的不致時時調整，可以避免「來款不足謹請補寄」的情形，這樣，在讀者，在我們，雙方都可比較方便。
2. 因爲假定物價暫時可以沒有太大的波動，所以自即日起，恢復接受六個月的定閱，價目請閱封面。
3. 由於美元和金圓有明確的比率，自即日起，國外訂閱半年者，一律改收美金二元（原爲四元）。

觀察叢書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三版)
政學罪言 (再版)
唯物史觀精義 (四版)
鄉土中國 (四版)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再版)
英人法人中國人 (三版)
論雅俗共賞 (再版)
鄉土重建 (新出)
紅毛長談 (新出)
- 張東蓀著 (金圓五角五分)
潘光旦著 (金圓一元三角)
吳恩裕著 (金圓四角)
費孝通著 (金圓六角)
吳世昌著 (金圓五角)
儲安平著 (金圓六角)
朱自清著 (金圓六角)
費孝通著 (金圓九角)
塔塔木林著 (金圓四角五分)

提高稿費 (第十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九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二元至四元。此啓。

觀察叢書、觀察譯叢

「觀察叢書」已出十冊（「中國在戰盤上」即出），此次編者赴平，又約好了十部叢書的稿子，連已編而未出的，一共有一十四部。我們希望十月底能出一批，十二月底再出一批，書名和作者當於出版前再宣佈。除了「觀察叢書」外，另擬再出一系「觀察譯叢」。「觀察譯叢」選書的原則，仍以「價值」和「重量」爲第一，籍以符合「觀察社」的一貫風格。第一批四冊業已選定，並開始翻譯。但因本社創辦不過兩年，規模很小，出書能力受有限制，所以譯叢的出版，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實現。

致謝

在退休刊的兩週中，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是熱情鼓勵我們的，對於這種鼓勵，我們十分感激，我們並願向讀者保證：我們一定像過去兩年一樣，繼續努力下去。有的是向我們建議指導的，我們對於這些建議指導，願意盡量接受考慮。編者精力有限，未克一一遍復，特此處向惠函賜教的讀者先生致誠懇的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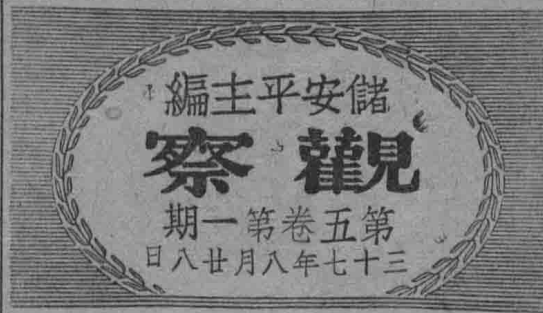
(編者)

小啓

本期付印時，新制郵資，尙未公佈，本期封面上各項有關郵資，未克註明。我們希望本期出版時，新制郵資業已公佈，讀者訂閱或購書時，即請參照郵局的新規定寄下爲荷。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吳晗：清華大學教授

金圓券能够穩定物價嗎？

樊弘

在物價上漲的狀態下，人人無不希望政府所發行的新幣，金元券，能够穩定物價，但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便能穩定物價呢？

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能够穩定物價，要看金元券是否能够根治物價上漲的原因，如果能够根本上消滅物價上漲的原因，那麼金元券便將能有穩定物價的功效。如果不能，那麼物價便將繼續往上飛漲，而不聽政府的命令了。但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呢？

誰都知道，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外在一一定的時限裏面，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大於物資供應的增加。試問金元券發行之後，是否能使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相對的減少呢？這個便要看看金元券的發行數量將來是否還要繼續的增加，同時，並要看金元券發行之後，在每一時限裏面，它出來買貨的次數是否還要繼續增加。在他方面，並要看每一時限裏面物資的供應是否會因金元券的發行而增加。須知他們究竟是否增加或減少，都絕對不由政府的威力決定，而係由現在的政府所控制不了的經濟的因素決定。何以說物價上漲的因素絕非政府的威力所能直接控制呢？猶記在三十一年的時候，政府曾用拋售美金儲蓄券的辦法來平抑物價，到了三十二年時兩億美金儲蓄券都拋售完了，但物價平抑了沒有？後來政府因見拋售美金儲蓄券的方法不行，改用拋售黃金的方法，共耗費價值一億美元的黃金（約五百七十萬兩）用來平抑物價，但物價平抑了麼？在三十二年八月政府眼見拋售黃金的政策又失敗了，再採用黃金存款的辦法來平抑物價，但平抑了沒有？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政府忽又異想天開，頒布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由拋售黃金和拋售美金儲蓄券的平抑物價的政策，轉而採用取締黃金買賣和禁止外幣流通的方法，結果不料更糟。由此可見，在過去六年之內，單憑政府的一紙命令的威嚴必是不能够平抑物價的了。過去不說了，但問，現在怎麼樣呢？

驟看起來，政府現在決然放棄法幣而採用金元券貨幣而名之曰金元券，它是何等價值的東西，必比銀元要高貴得多。在抗戰以前，銀元比金元不如，尚可相對的平抑物價，何況金元呢？而且依據政府的金元券發行辦法第一條，金元券每元之法定含金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一七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十足流通行使。……第八條金圓券之發行採十足準備，前項發行準備中，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之國有事業資產充之。這點明白表示金元券是有十足的準備金的。因為政府既然規定每發一張金元券，都要有四角的金銀與美鈔和六角政府資產，那末，在政府的金銀美鈔與國營的資產無法增加以前，便當絕對不會增加發行，而物價便將穩定了。可是，我們假如略一反審，立即便可明白，這種想法是大真的。

於此筆者應該特別強調，即金元券的發行是絕對用不着準備金的。金元券既不能自由兌換黃金、白銀與美鈔，而且在中華民國境內且不准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流通、買賣或持有，那麼，拿這筆黃金美鈔白銀存在那裏做什麼？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並不許移作別用，這豈不是把國家的資源來濫費麼？凡有銀行學的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用作發行金圓券的黃金美鈔和白銀是絕對不可以移作別用的。移作別用便是犯法。並不可以其一元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否則，便是犯法。因為政府的法令既然規定金元券的發行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的現金，那麼，假如政府以一元的現金兌換金元券，而不是以四角去兌換它，那麼，經此兌換之後，其他的金元券的百分之四十的現金發行準備，便不足了。不足便是違法，欲不違法便須一元也不能用以兌換金元券，所以這筆現金的準備不但不能移作別用，而且也絕對不能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即根本沒有用。現金的準備既然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作幌子，這豈不是資源的濫費麼？特別的是在中國如此需要外幣黃金與白銀來購買外國貨物的今日，即以現存的全部的金銀和美鈔來購買外國貨物尚還不足，而須有待於美國的貸款。今更把此有限的黃金、白銀和美鈔拿出一部份來作發行的準備，由急用化為無用，這

豈不是資源的濫費是什麼？

誰都知道，金元券的購買力或價值，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是與金元券的發行額為相反方向的變動的。假令貨物的供應沒有增加，或信用的狀態沒有變遷，金元券的價值且將與它的數量成反比例的。一件貨物兩個錢買與一個錢買，在兩個錢買的時候物價便是兩元，在一個錢買的時候便是一元。一物而賣兩元比較一物而賣一元是錢的價值低落一半，這豈不是金元券增加一倍，它的價值便低落一半麼？反之，如果發行減少一倍，金元券的價值便當增加一倍。金元券的價值既然與其發行的數量成反比例，那麼，為提高金元券的價值起見，政府只要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就行了，何必又要現金準備做什麼？現金的準備金既不可以用來作兌現之用，而又不可以移作別用，我們何必要用它們呢？「割雞焉用牛刀」，減少發行金元券儘可不必一定要用黃金美鈔和白銀來作準備。

然則為什麼政府不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呢？亦就是說，政府為什麼不信賴政府自己，偏要信賴黃金、美鈔與白銀呢？是不是說，由黃金美鈔與白銀所作出的發行準備更可以制止政府的通貨膨脹呢？須知政府的支出全靠他的收入來維繫。在收入不符支出之際，除了向人民負債而外，就只有發鈔之一法。任何發行的準備也都把它奈何不得的。政府能够在入不敷出之際，靜聽議政府的官員餓死以圖維持金準備麼？這個問題容易解答得很。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國發鈔的金準備便是百分之六〇了。民國廿五年政府改用法幣仍然維持百分之六〇的比例，即白銀佔百分之二十五，外國貨幣佔百分之三五，合為百分之六〇。法幣的現金準備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六〇，尚不足限制法幣的增發，百分之四〇，行麼？除了政府的國庫的開支能以稅收與公債來彌補外，單憑現金準備的比例，是絕對不足以阻止金元券不再繼續增發的！

金元券的現金準備的比例既不足以保證通貨的膨脹不繼續，或不足以阻止物價的飛昇，然則它是否可以延緩貨幣流通的速度呢？假如可以減少它的流通的速度，物價亦當不漲。可是這又要看金元券是否可以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現在一般人民的心裏不相信紙，而相信金。金元券不但不能兌換金，且要收括市面的存金，他不但不是紙，而且比紙更壞，試問人民如何能够把它拿來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呢？似此，則是人民對於金元券還是不把它當作金元券，而把它當成一種關金券看待了。除非人民是傻子，否則在金元券發行之後，人民還

是不欲保存金元券而要保存貨物，結果金元券的流通速度，勢不能够減少。金元券的發行的數量，既不能因十足的發行準備而減少，且亦不能因為它而使它的流通速度不增加，然則金元券的發行條例又有什麼理由使物價不再上昇呢？固然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即四元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一元。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法幣不是亦可以兌換美鈔的嗎？法幣，在政府的允許之下，亦是兌換美鈔的，金元券亦須在政府的同樣允許之下，始能兌換美鈔。金元券兌換美鈔的能力，既不比法幣高，我們似亦看不出金元券的價值為什麼要比法幣更高。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考慮第三個問題了。即金元券發行之後，物資的供應是否增加。在內戰的烟火到處瀾漫的今天，國內生產的物資必是無法增加的。如欲物資有增加，單看外貨的傾銷的程度怎麼樣？且看外貨輸入的程度是否抵得上國貨減少程度。這更要看中國人在國外的外匯存款或其他的資產是否能夠因為政府一紙的法令，趕快便把他們來買貨物輸入到中國內地來。可是政府今又限制輸入，而且他們恐亦不願以他們的外國資產來換成金元券或債券。由此可見，這一條路亦是很渺茫的！

現在我們轉而研究政府發行金元券的能力。依據金圓券發行辦法第九條，金元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法幣總額約為二百萬億元。一元金元券合法幣三百萬元，二百萬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便收回來了。二十萬億中除了六億點七，尚餘十三億點三的金元券發行的能力。這即是說，政府如欲收回現存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就行了。在物資未增加，和美匯黃金與白銀均極感缺乏之時，政府如欲穩定物價我看六億點七已就足够了。其餘的十三億點四的金元券，莫說十三億點三，連一元我看，也用不着啊！然則政府又何必規定廿億金元券為發行的最高額呢？

歸根結底一句話，金元券是否能夠穩定物價仍須視政府國庫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足夠以符支出，和國內物資的生產是否能夠增加以為斷。單靠金元券的發行辦法本身，是不足以有為的啊？但政府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能夠維持支出呢？正如財政部長王雲五先生所說，「在歲入方面，固有賴立法院之支持，與各方之努力，在歲出方面，便須政府各部門充分合作，尤以軍費開支，佔歲出之最大部份，當特別嚴實與節約。」這當然都是最要緊的。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

費孝通

晏陽初先生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社記者「縱談復興我國農村問題」，接着又發表「開發民力建設鄉村」一文。這裏宣布了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理論基礎，值得關心農村工作的人士詳細檢討的。

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
中國當前最基本的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是廣大農民生活的痛苦，這一種認識我

們和晏先生是相同的。晏先生對這現象的診斷是：「他們受了封建傳統的壓迫，以及外來強權的欺凌。」這個診斷我們也認為正確的。晏先生希望「把蘊藏在中國廣大鄉村中偉大磅礴的力量——民力——開發出來。」這個目標我們也是同情的。

根據晏先生的診斷去制定工作綱領，應當是怎樣去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怎樣去抵抗外來強權的欺凌。晏先生是反對「空洞的口號和標語」的，這一點我個人更是贊同，所以我們得更進一步具體的說出：什麼是封建傳統？這封建傳統怎樣壓迫農民？誰是外來的強權？這些強權為什麼要欺凌中國農民？怎樣救濟法？除非把這些問題具體的分析出來，我們才能避免自己犯了「空洞口號和標語」的弊病。

晏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極簡略的。他說：「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產的是農民，流血抗戰的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徵』，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即是在這簡略的答案裏，我們可以說晏先生也注意到租、糧、徵、派。租、糧、徵、派是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壓迫欺凌的手段，結果是中國農民負擔的重大，使農民血汗流盡，生活痛苦。

如果我們分析下去，就該問：誰在徵派租糧？向農民徵派出來的租糧給了誰？作什麼用？這些吸收農民血汗的人憑什麼力量能這樣向農民徵派？什麼人和什麼外來強權在支持這種力量？——這些問題晏先生並沒有答覆，非但沒有答覆而且提出了另一套理論出來，把這些問題劈開了。——這裏我們和晏先生的看法開始分歧了。

讓我們先看晏先生的文章是怎樣做下去的。他說：「鄉村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凡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無不包括在內，而千頭萬緒之中，必須抓住問題關鍵之所在，那就是：建鄉須先建民，一切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然後一切工作，纔不至架空。」——以上所指的祇是空洞的原則，自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並沒有跳出口號和標語的範疇——「我們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須灌輸知識——『知識』就是力量；必須增加生產——『生產』就是力量；必須保障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須促進組織——『組織』就是力量。我們所謂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人民自己有了這種力，纔能稱作『自力』，有了『自力』纔能作到『更生』！」

這篇富於口號魔力的文章，骨子裏，至少由我讀來，是把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歸罪於中國農民的自己沒有出息，咎由自取。這種要農民引咎的理論是和晏先生幾十年來一貫的看法相吻合的，他一貫的看法是中國農民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喜歡對稱筆法的晏先生配上了「知識、生產、健康、組織」四個口號。現在主持執行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晏先生還是二十年前主持定縣實驗區的晏先生。「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的診斷到他要說到工作

綱領時已被置諸腦後了。從書本上學來的名詞確是不會生根的。

自覺的教育是現實的生活

我們要瞭解晏先生的基本理論，不能不提到他對於「教育」的看法。晏先生一生事業的中心是他的「平民教育」。不論他今後會做什麼事，他在平民教育上的貢獻是不應當抹煞的。但是如果晏先生願意聽我們的批評，我也願意很坦白的說，他的貢獻是偏重在教育的技術，尤其是文字教育的技術。他對於「教育」本身的看法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沒有誤解他的立場，我想說，他是以傳教精神去瞭解教育的。所謂傳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別人的「不是」。傳教就是「以正克邪」，被傳的對象在沒有皈依宗教之前，或是說沒有棄邪歸正之前，滿身都是罪惡。所以晏先生先得認定了「愚貧弱私」的罪惡，然後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識去愚，以生產去貧，以衛生去弱，以組織去私。

我在此並不想討論中國農民是否有此四大病症，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教育者的態度。在我看來，教育並不是以「有」給「無」，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在建立一個能發展個性的環境。我這種看法裏承認每個人有他判斷的能力，有他的理性，教育者最重要的態度是在尊重人性。這話和晏先生「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的半句是相合的，但是如果承認這一點，接下去就該說：農民是有自覺的，我們教育者的責任是在替他們排除障礙實現他們自發的求生活動。這和晏先生下半句「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的兩個「使」字不同。這一點不同出於我們對「教育」意義認識的差異，因之也使我們對整個農村問題的對策有別了。

我實在並不能同意晏先生認為中國農民到現在還沒有「自覺」。我這樣說並不是從「鑽研中西書籍」中得來的結論，而是我實地觀察的結果。最近暑假裏我回到鄉間去訪問過，就是十幾歲的孩子都能回答你，他們生活為什麼這樣苦的。他們的大哥給政府拉去當兵了，家裏缺乏勞力；他們田裏收來的麥子，自己吃不到，給保公所拿走了；他們被趕到門外，把房子讓給軍隊來住；到了秋天，借了債去回地租——這一切都是現實的經驗。當我偕同一些同學去替農家打DDT時，他們很感激我們，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當晚是否能睡在沒有臭蟲的坑上。這套現實的教訓中，他們還會不覺悟麼？還得靠識幾個字才能知道他們自救的道路麼？我願意晏先生回頭問問自己派到鄉村裏去教書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否已從農民給他們的教育中懷疑了自己工作的用處。

晏先生自己是主張不要在中西書籍鑽研出結論來的，他怎麼會這樣相信他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的千字課呢？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鄉，而是說，農民並不是從千字課中得到自覺，而是自覺之後才需要識字，才喜歡晏先生的千字課。這個分別很重要，因為農民已

經自覺的不單是要識幾個字，他們還要靠自己來糾正這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在這自救運動中他們才需要文字教育。

暑假裏我參加了華北基督教農村服務營，我的目的是要實地看看在這種局面下有什麼可以服務的。我是一個旁觀者，自己想虛心的向熱心服務的朋
友們學習。其中有一項工作是識字班。但是問題發生了，我們應當用什麼教材
呢？在實際工作中才會明瞭人不會「爲識字而識字」的。「識什麼字？看什麼書
？如果依晏先生的說法，我們得「使農民覺悟起來」，所謂覺悟，依晏先生上
文讀下來，應當是「使」他們認識現在的租、糧、徵、派的不合理，「使」他
們認識封建傳統的壓迫，外來強權的欺凌。如果這樣做，晏先生能保證這些熱心
的農村服務者不帶上紅帽子，不關在特種法院裏，不致連性命都丟了麼？如果
不從文字裏去增加農民自動自發的精神，試問教些什麼呢？花呀草呀地認識幾
個字，有什麼用處？農民爲什麼要每天費上幾個鐘頭來識字呢？這是一個具體
的事實問題。沒有一個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會瞎了眼看不到現在農民所遭遇的
嚴重壓迫，但是晏先生所主持的中美復興農村委員會能有勇氣面對這問題麼？
晏先生呼籲知識青年來合作，爲農村服務，在原則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是
如果晏先生要逃避這基本的解除壓迫的問題，是否能滿足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
呢？晏先生不能回答這問題，他整個計畫也會「架空」的。

取消土革的農復方案

問題還是回到了，如果要避免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是
否能談得到農村復興。晏先生的回答是「可以的」。他說：「這條路，今日也
許有些人以爲緩不濟急，他們認爲目前最迫切的是解決饑餓、物價、戰爭種種
現實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今日最嚴重的，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三十年
前，當鄉村建設工作發動時，何嘗沒有人認爲現實問題是戰亂、災荒、窮困等
？何嘗不以爲此種鄉村建設工作是太緩不濟急？這種被批評爲緩不濟急的工作一天
不動手推行就更多遲緩一天，而一切現實問題仍將存在。說「迂緩」並不能否
定問題，不做尤不是「迂緩」的解答。所以三十年前應該走這條路，今日還是
只有這條路可走。捨此別無二途，更無捷徑。」

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說得更清楚：「改革土地制度，自屬重要，惟
此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意思是農復會不能做這件事。

根據這兩位負責人的聲明，農復會是想避免社會制度的改革而達到農村復
興的目的。晏先生所提出來的理由很值得懷疑。他首先把饑餓、物價、戰爭
作爲現實問題是以現象代替了問題，因之忽視了造成這些現象的當前不合理的
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三十年前的事來作爲不必從這基本問題下手的理由。這
如果能成爲理由的話，必須是晏先生在過去三十年的做法確實解決了農村問題
。事實上，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是認爲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農村
工作上有他的貢獻，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却說明定縣路線並沒有解決農村問

題。在我看來，定縣實驗最大的缺點就在不從社會制度去謀改革。晏先生並沒
有覺得定縣實驗有什麼缺點，而且願意把定縣的成績作爲「迂緩」路線的保證
，這不能不使人失望了。
爲什麼不從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呢？這一個問題在我的「
鄉土重建」一書裏已經有過答覆。簡單說來，在農民的負擔中，地租是一個重
要項目。過去幾年的內戰主要關鍵，在我看來，也就發生於土地制度的爭執上
。農民業已自覺，要求改革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階層硬是要維持這特權，
不從國家全體利益打算，而從階級利益着眼。和平方法既不能解決問題，結果
引起戰爭。戰爭又增加了農民負擔，徵派跟着「一層層加上農民肩頭，反抗的勢
力更加擴大，造成晏先生所謂「他們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血有流盡的一日」
了。晏先生所指出的封建傳統在社會制度上說，除了這種剝削性的土地制度和
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能是什麼呢？

在農民負擔這樣重，生活這樣苦的現況下，識字、生產技術、衛生等一類
工作是不發生多大作用的。以生產技術來說，我在北平附近一個素以菜蔬出名
的村子裏訪問過，現在瓜果蔬菜等一類作物都已不敢種，種了也收不着，軍隊
過境，比蝗蟲更兇。時間還不過半年，而政府的徵收已經超過了全部收穫的三
分之一。農民買不起肥料，看老玉米瘦得可憐。晏先生可以說，他們缺肥料我
們送給他們，但是在農民看來是這又何必呢？既是要拿走的，過一道手，有什
麼意思？這不能說是「迂緩」，而實在是「迂闊」，事實上還在吸血，輸血有
什麼效果呢？吸和輸之間的差額這樣大，如果要「倒下來」，還是扶不起来的。
我並不相信晏先生看不到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他可以認爲這至少是「爲
老百姓做點起碼的基本的實際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他並沒有反對土地
制度的改革。正如蔣夢麟先生所謂「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但是事實上
是怎樣呢？美國拿這筆錢出來的目的是和軍事援華相配合的，就是打擊共產黨
。共產黨實行了土地改革，美國就得另外想一個方案來對抗土地改革，那就是
「復興農村」方案。所以並不一定晏先生喜歡迂緩路線，而是美援的來源注
定了他不得不避開已被共產黨搶去的土地改革。

過去半年來國民黨裏面也有高唱土地改革的，我們先不必問他們的動機如
何，但是表面上看來至少可以說因共產黨的壓迫，不能不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
了，而且回頭看看三民主義，內容裏本來也有這一個方案。有些地方，爲了軍
事需要，也認識了農民的力量，正在想學共產黨的辦法推行土革，雖則我們可
以懷疑他們是否能收到效果，但是比了否定土地問題是進了一步。這一種趨勢
到農復會的成立又打住了。晏先生的迂緩路線如果是代表中美同意的中國農村
政策，那是可以說一種倒退的步驟。
我並不願意從政治立場上去批評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應當明
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資格，爲社會服務，能做多少就可以說是他的貢獻，批
評者必須從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應當從他沒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現在他
的任務是代表政府去實行農村政策。他就得負這政策的責任；如果這個政策並

不能復興農村，反而避重就輕，以慈善家的救濟態度來拖延農村問題的解決，他將因這政策的錯誤而受到指責。個人方面我們儘管可以同情晏先生「含着眼淚」，但是爲了「中國的安危」不能不坦白的檢討這種政策的過失。

晏先生自己明白在這個局面裏，他的教育方案是很難見效的。他希望「各方面共體時艱，捐棄成見，轉陰霾爲光明，化暴戾爲祥和，都站在爲人民謀福利的立場上，以工作成績相競賽。那時，民力纔能發揚，民主纔能實現。」事實上確是如此，晏先生的鄉建工作是技術性的，當中國社會矛盾的死結解開了，他現在所提倡的四項工作，知識、生產、健康、組織，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些是開發民力所需要的技術。但是晏先生三十年來實地工作的經驗並沒有「覺悟」這些技術性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實施的條件，那就是沒有封建傳統壓迫和沒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上)

張東蓀

本書寫後，覺得還有補充的必要。在序上會說，本書是在授課時期的寫的，往往上課把思路打斷。有許多意思本來想說，却因爲思路遮斷，以至忘了。後來亦沒有追補進入。現在遂覺得應該補充的地方實在不少。乃決定做「此補義」。

§一、在書中曾提出一個意思：即人類有提高其物質生活的要求。詳言之，即對於物質生活有不斷增進其幸福的要求。舉一極淺的例，如走路總得慢而費力，遂發明坐車。車又嫌慢，乃發明飛機。又如吃東西，拾天生的果實不及人種的黍稷來得滋養。凡此種種都是證明人類對於其資生之具的物品總不免要想愈進愈充足愈美備則愈好些。並不是一個人如此，乃確是人都如此。不過自有人類以來，却從未辦到這樣普遍提高的境界。在君主的國家，只有君主的物質生活最優裕，而其人民中却有衣不暖，食不飽的。大家都是人，人性總是一樣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希望辦到所得最豐裕的物質生活，這是一個必然而不可抗的隱伏性趨勢。這個趨勢把人類向前推動了。人類的歷史所以有劃期的變化乃是全靠這個推動力。因爲這樣的普遍向着物質生活充裕與提高而進的要求正是每個人的天性。人人都如此，所以其來也不可抗拒，正好像洪水一樣，一直沖下去。

這種理論當然可以說是「經濟的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之「一種。這一種的經濟決定論只是主張普遍提高物質生活的要求有推動文化前進的決定性。乃只是就歷史的整個前進歷程而言。却與任何個人沒有密切關係。決不包有人們的思想行爲，一舉一動，一念一想，都爲其環境上的經濟因素所決定的意思在內。現在有一些論者主張查看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爲只須查看其所屬的階級。以爲階級決定人的一切。這種的階級決定論固然亦是經濟決定論之一種，但和我所主張的上述理論完全不同。事實上，我們翻開社會主義運動

有外來強權欺凌的局面。晏先生悲天憫人的看法是發生在低估了中國農民自動自發的革命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從文字知識裏得來的，而是從求生的本能中發生的。

如果晏先生從過去的實驗中認識了這一點，他可以繼續他私人的事業，用他的專長，從技術問題上多作實驗，有一天，他所貢獻的技術還是可以有益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的。但是他沒有這種認識，終於牽入了政治性的漩渦裏去。歸根我不能不覺得他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缺乏真正的信念。他還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個把中國問題看成是單純教育問題的晏先生。在這時局動盪，歷史轉捩的當口，他又接受了一個更大的考驗。如果他真是一個愛護科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如果失敗，他應當有勇氣承受這考驗的教訓，不應再像在過去三十年一般的在實驗中失去自我教育的機會了。

史必見社會主義的大師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出身於勞動階級的。同時如美國，有些勞動者因爲分潤得一些好處乃反而偏向資本主義。所以這種階級決定論的經濟決定論已早爲事實所反證了。著者堅決主張只有我說的這樣的經濟決定論是可能成立的。倘若把範圍放得太寬，把話說得太呆，則不爲真理所許。所謂在歷史前進上有推動力的決定性乃是指歷史上的變化而言。歷史是變化的，好像水流一樣。伊却有階級性。每一個階段有其文化的特徵。由甲階段到乙階段的歷程在當時好像只是突變，而在其前却乃有漸變爲其預備。所以歷史的變化是漸變與突變同流，既不是只有突變亦不是只有漸變。

但突變只是限於社會的生產力被生產的社會關係所桎梏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原有的生產力不能再發展了，必須把封塞這個生產力的社會關係打破了，才會再發展下去。打破這樣的阻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即是革命。革命是突變，而在革命以前却有漸變。漸變就是養成這樣突變局勢的種種條件。因爲這些條件不是一天能造成的。條件且有種種不同，有物質上的，有社會關係上的，有政治機構上的，有含有國際性的，有人事上的，亦還有屬於思想文化上的。同時還有正面與反面之分。反面的條件亦居同等重要地位。條件的成熟亦各有差池。然無論如何必須經過一個各條件自己造成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每一個條件本身在那裏變。此即所謂漸變是也，亦即所謂漸變乃突變之預備是也。無論漸變與突變，而主要的推動力則仍爲人類對於普遍的生活水準之提高之要求。我們應得進一步分析之。

§二、「阻塞生產力的再發展」與「桎梏了生產力」，這些言語雖已爲現時論壇上的流行話，然而我仍相信很少有人真了解其中的意義。原來生產的推動是靠兩個因素。一個是屬於智力的，同時又是物質的。另一個是屬於社會關係的，同時亦是在分配方面的。質言之，即一個是生產工具的新發明，即有

新
觀
論

新工具出現；另一個却是資本，即資本在社會關係上的功用。關於第一點，新生產工具的發明與出現是以下列三個標準而定，即生產量的增進與增多，生產品的增精與所費人力的減少。達到這三個目的則愈發明新的生產機器愈好。不過這件事在本身雖只是人類智力的努力，然却須有社會關係的適當環境相配合方能出現。這便連接到第二因素，其實二者是絕對不可分的。即必須二者會合方能成功。但事實上有時二者却有分開的情形。

我們先講第二因素，然後再論到其他。這就是人類勞作的獲得之堆積。普通名之曰資本。但不限定為資本制度的社會中的「資本」(Capital)。所以英文又有一個字是 fund。現在我們即取這樣廣義的意思。凡人類勞作的獲得如果能厚積起來，用作再生產的幫助，則都可名之為資本。一個人羣之富力就看這樣的資本有多少。社會學家把其名之為「社會的積餘」(social surplus)。文化學術是屬於精神方面的，而在物質方面則是資本，資本愈厚積則這一個民族愈富。所以資本主義可以被攻擊，而資本却只是寶貝，不會是壞東西。資本主義的弊病是由於資本屬於少數人，不歸全社會。並不能罪及資本其物的本身。這常識我願青年們不可不記在心上。老實說，一部人類經濟史正只是資本發展的變遷史。在上文已說過，人類爲了要增加生產，乃作發明新工具的努力。這是人對物的關係，却同時必有人對人的關係，就因爲人類的勞作總是與人合作，而不能是一個人來做。這樣的人與人的關係遂把人對物的關係加以限制。我在中譯半月刊上曾對於這一點有下列的說明：

「爲甚麼生產情形會演變到無法再增的地步呢？這並不由於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出現。即便有了新的生產機器，而仍有不能普遍採用的可能。試以土地的生產爲一例而言。土地要想增加其出產量，必須改用機器來耕植與播種。但農民以其所獲除了交付地主與納稅外，已早無多，衣食尙虞不足，安有餘錢來購買機器呢？這便是把農民勞作收穫上的餘剩價值都被地主們做爲純粹的消費而浪費了。倘使能把這一部分交納於地主的保留厚積起來，用以換得機器，則土地上的出產必可增加其數量。所以土地改革上的廢除地主階級一事，其目的只在於要使一部分勞動價值保留爲再生產之用，不讓它浪費了去。並不是專爲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尤其不是爲了報復或出氣。」

在這一話中表明社會演變中往往初期是助長生產的，後來却會變爲阻礙生產的了。地主的發生亦就是一個例。全部經濟發展史都建立於這個原則。由遊牧進於農業就是因爲農業的生產比遊牧高。原始共產之不能維持下去亦就是因爲那種經濟制度不能再使生產提高。而人類却有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這個要求乃得把遊牧變爲農業。同時在政治亦把公社變爲封建。所以封建的初起是對於生產有幫助的。迨到後來却變爲阻礙生產的一種制度了。資本主義之功亦就在於其初起時能打破封建。就因爲封建到了後來變爲機械生產力的制度，人們乃自然而歡喜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初期確能把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推展，

使人民大家生活水準較在封建時代爲高。所以我說，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歷史變化的推動力。在農業生活下的人決不願再回到游牧生活；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成立後的生活下，人們亦決不願再回到農村去。這些都是極淺而易見的。

問題是在發展到何程度方會枯竭了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情形，則比較容易說，就是集中財富在幾個少數人手裏。其實封建的情形亦何不是如此。只要財富愈集中，則每個人的生產力都被剝削了。其結果只有侈奢與浪費，而對於再生產便起了阻礙。這種情形是客觀的，不能憑主觀來妄加評斷。這種客觀情勢既存在了，其內部自然包含着革命的要求。有了革命的要求，便在那兒醞釀着革命。正在醞釀革命，則一遇適當時機自然爆發出來。所以社會革命是和婦女生小孩子一樣，必須先懷孕，且必須在腹內長足，一旦瓜熟蒂落，即呱呱墮地了。不過歷史上的社會革命運動者總不免於性急，他們雖亦說必須客觀條件成熟，但他們依然是以主觀的判斷爲準。其結果及只有用「確試法」(trial and error)，因此歷史上社會革命反以失敗的居多。就是由於主其事者總自以爲客觀條件已成熟了，可以試一試看。其實這種試一試看的辦法是十二分危險的。最能給反對者以口實亦就是在此。因爲徒事更張而無補於實際。即徒然紛更而對於生產增加的要求依然不能達到。其結果甚且會激起反動。所以才有改良派出來以反對這種生吞活剝的做法。其實苟能真適合於客觀情勢的需要，革命還是不可反對的。我敢說，真正了解歷史的人是不會反對革命的，所反對者只是某種作風的生吞活剝而已。

三、所謂成功的革命與失敗的革命之區別就在於一個確是沖開生產力再進一步發展的桎梏或阻礙，而另一個却只是社會關係變化一下，並不能真把再進的生產力解放出來。先講前者。須知生產的增加係指全民族生產總量而言。須知稍一不慎，反會把生產總量降低。這是一個最可怕的事。所以使生產總量增加却是一個艱鉅的工作。在革命時只能開其端，而其後必須有一個建設時期。在革命的當時是做不了的。不過良好的開端却十分要緊。倘使開端不慎，種下了惡果，則必定仍歸於走上失敗之途。詳論此點，請俟下文。

現在我們注重的還是在那個失敗的革命。因爲歷史上確是失敗的革命較成功的革命爲多。尤其在我們中國。我們不能不大加警惕。中國人舊時於革命謂之曰換朝代。我們如果要換朝代與革命嚴加區別，則可說前者就是失敗的革命。失敗與成功以何爲標準呢？亦就不外乎看它能不能解除生產力的桎梏，致使一班生活水準提高。所以換朝代與革命只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中國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最長久的了。但其中却有許多次的這樣換朝代的革命。每一次換朝代幾乎有一個公式：就是俗話所說的官逼民反，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本身腐敗到萬分，同時對於老百姓又榨壓無微不至。於是乃逼得造成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又因這個新興的集團，其作風比較良好。老百姓是沒有主動的，他們只知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新起的統治集團就根據這一點乃把舊有的統治集團打倒。舊的統治集團雖終被打倒，然而中間却經過

國這個名詞，他們認為韓國一詞來自中日戰後，承認韓國獨立而事實上走日本併吞的路途。他們常憤激的說，「朝鮮就是朝鮮，用不到叫做韓國。」於是主張用朝鮮者一切冠以朝鮮，主張用韓國者一切冠以韓國。從這話中，我們也可以推測到兩個民主黨創出的本質上，不過現在南韓的朝民主黨已經失去了他獨立的本質，李承晚一直與朝民主黨勾搭着，甚至於辦公地方都設在漢城的世宗路一三九號。朝民主黨已經成為朝民主黨的附屬黨了，李承晚雖曾決為國務總理，現在却因為與朝民主黨的關係而成爲無任所的關係了。

七十三歲的李承晚與朝民主黨的關係也是值得一談的。朝民主黨是南韓政府中的第一大黨，他的組成份子，是財閥地主及與日帝合作的走狗份子，先天具有濃厚的落伍性，與「民主」之名不甚調和，實在是新瓶裝舊酒。李承晚並不是朝民主黨黨員，他在盟國勝利後自美返國，成了韓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關於他的歷史經歷似乎用不道多作介紹了。他在國內並沒有社會基礎，到漢城後根據美國扶植保守勢力的決策，所以不得不與南韓第一大黨密切勾結。因爲在南韓二百名議員中，朝民主黨佔有六十席，另外還有很多的在政治路線上與朝民主黨完全相同的議員，因爲朝民主黨名聲太臭，所以不敢直接聲稱自己是朝民主黨，而掛着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招牌與朝民主黨合作。這樣議會中的多數黨，要想當南韓總統的人，是必須向他們低頭的。

李承晚初回國時爲拉攏各黨派，曾與韓國在華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他們合作。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創國民議會，李、金分任正副主席，十四日又組織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李爲議長，金爲總理，並宣佈臨時政制二十七條。另一個更重要的組織是同年二月八日創立的大韓獨立促進會，也是由李、金分任總裁副總裁。後來這兩位獨立運動者的老人，因爲主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了。主張單獨成立政府者與朝民主黨合作，已經升入總統的寶座。主張成立統一政府者參加平壤會議以後，又返回了漢城，仍然在致力他的統一工作。

朝民主黨與李承晚雖然互相利用，但是李爲避免無黨派人士的反對，却並不敢提名叫金性洙組閣。首提李九榮被否決，以後又提了李範奭。「混合內閣」的形式，恐怕早已是李承晚自己擬定了的腹稿。不如此不能拉攏各黨各派，也難以在內閣中塞進他自己的人去。

李範奭出任南韓首屆內閣，也算是出於冷門。論地位與資歷，他還差得很多，不過有一個地位較差的內閣，李承晚指揮倒也靈活。同時因閣議的資歷較低，閣員的資望也就等而下之了。例如軍政廳的警務部長沒有撈到外交部長，而他的部下首都警察廳長倒做了外交部長。多少有地

位的人，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

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關係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張澤相，婦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任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暎，財政部長金度漢，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一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隨金佐鎮組織韓僑抗日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韓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三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奎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青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部日本陸軍部門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爲基幹的半軍事性質的青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援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即使座中無妓，誰又能担保他不是心中有妓？何況國內有南北分裂着的現實，國際有美蘇對立的鐵證呢？我們的內閣於是只有擺軍備戰了。

外交部長張澤相是留過美的，他在出任外長之前是首都警察廳長，指揮着日本時代的警察和特務，對於鎮壓羣衆運動盡了很大的努力，多少人從他手裏入獄，多少人被捉去受毒打。而在這三年中他也被刺過四次，有一次在汽車中他的衛士被槍打死，他却都幸免於難。他的哥哥張吉相是日本時代青島山北道有名的富戶。

商務部長任永信也是留美的。她是婦女國民黨的首領，也是中央女子大學的校長，爲反託治到聯合國去講過願。她同梨花女學校校長金活蘭，是韓國政界中兩位有名的女性。金活蘭在日本統治朝鮮時代，是竭力主張皇民化的人物，因此那五十歲的老處女在當時的名字是四個字，叫做「天野活蘭」。任永信做了部長，金活蘭拿着一個非正式的駐美公使的名義也遊蕩在美國。

內政部長尹致暎是與李承晚關係非常密切的人物，他是朝民主黨的秘書長，也是李承晚一九四六年組織的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的秘書局局長。

社會部長錢鎮漢是朝民主黨的首領。是一個極右翼的組織。他也是「獨促」的勞働部長。一九四五年

十一月組成的朝鮮勞働組合全國評議會，（簡稱「全評」），是在勞働界比較最有勢力而公正的團體。領導人是許成澤、朴世榮、和名律師李仁。與「全評」對抗的「右翼勞働」在金鎮漢、劉起兌、蔡奎恆、金鎮律那些人領導下，專做着爲資本家壓迫勞工的勾當。他們的份子駐屯在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與全評接近的份子。這樣的一位社會部長，其將來作用不可知。

教育部長安浩相沒有黨籍，他是首都大學的一位親觀念論的哲學教授，在日本發動所謂大東亞聖戰中，他宣傳過教全哲學生出兵。

財政部長金度漢是朝民主黨的重要份子。金性洙的智囊張德秀（朝民主黨政治部長）被刺斃命以後，金度漢與該黨的勞農部長金俊淵成了金性洙的左右手，他的重要性在白南蕙以上。

運輸部長閔熙植原來就是軍政廳的運輸部長。司法部長李仁是個跛腿的名律師。也是一「全評」副執行委員長。做過軍政廳的檢察長，他與勞働黨的許憲是好朋友，人還開明，有時能講幾句公道話。

農業者部長曹奉岩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韓勞働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爲什麼能以出任部長長則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閣員三人，金性洙李九榮分別代表着朝民主黨與朝民主黨，李青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奎比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相繼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李分別組織大同青年團及民族青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青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青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地位與資望比較各部部長還高一些。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難孚衆望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總難達成獨立統一，南韓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爲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臨時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韓國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朝民主黨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奎住在三清洞，他們還在堅持統一政府的路線。但是沒有方法抵禦這已經逆轉的局勢。

八一五解放三週年前夕

德國問題的癥結

Real Issue in Germany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17, 1948

英美的政客們依舊在用「毋忘慕尼黑」來號召，如果除了戰爭祇有屈服時，要我們勇敢迎戰。但是一般人民却不那樣容易地回到一九三八年時的情緒。戰爭結束祇有三個月，我們還沒有準備接受另一次更可怕，也更不像會一挽救民主的戰爭。人民不願接受這種火藥味的論調，一部分的理由是在他們拒絕把蘇聯和納粹德國控為一談，把新問題看做老問題，他們看不出對德國資產階級制權的爭執和當時是否應支持捷克斯拉夫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由。

當前盛行的那種禍天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由。至少在英國我們都知道如果今年夏天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是兩個非歐國家在殘破的歐洲土地上的廝殺，這戰爭的初期將是紅軍的攻進，不但佔領柏林，佔領德國，而且將佔領大部分的西歐。普通人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局面中談戰爭是荒唐人的，不能認真的，糾紛還是得和解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希望這種信念是正確的。除非雙方同時在外交上踏下火鎗，戰爭不致發生。

但是這並不是說目前的僵局是容易打開的。德國問題，是實際利益衝突的結果，柏林危機不過是雙方選擇出來作宣傳的掩護罷了。三年以來這個基本的衝突已經被種種次要的歧見所籠罩得被人遺忘了。在我們決定柏林對策之前，要把這基本結構提醒一下大概是有益的。

要這樣做，我們得回到波茨坦協定之前，記起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時的情形。在那個時候，英美政府主要關心的是兩件事。第一是要拉住蘇聯在戰爭中，防止蘇聯的單獨議和。正確也罷，錯誤也罷——大概是錯誤的——邱吉爾和羅斯福很怕蘇聯的和議。在德黑蘭和雅爾達兩次會議中，他們預備作很大的讓步去討好史大林，用得到他在被認為是長期而且嚴重的對日戰爭中出力參加。在這些問題上這些讓步似乎是過份的了。

林（那時他很可能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在他們相信蘇聯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徹底。就是在波茨坦會議的時候，這種見解還是很盛行。艾德禮不受史德爾將軍的警告，姑息捷克和波蘭驅逐德國人的行動。並不是因為一九四五年的蘇聯有異於一九四八年的蘇聯，而是因為英美當時對蘇聯問題的解決祇有用蘇聯的觀點去反抗德國復興的危險。

在戰時和戰後剛結束時，我們不抗拒的警告過份的危險。到了那時候，蘇聯已經開始把德國看成一個反共的潛在同盟。被共產主義所填補時，他們會轉而同樣的盡力去驅逐德國。這個預測不幸而言中了。當歐洲人民，不論東歐和西歐，還沒有改變他們對德國的心理時，英美官方會覺得現在有人再提起奧斯維茲的毒氣室時，英美官方會覺得「不大幫忙」國策了。這種親德的心理不但增加了和蘇聯交涉的困難，而且打斷了西歐聯盟，因為法國和東歐相似，還記得上次大戰之後曾發生過完全一樣的情形。

不負責任的親德並不是惟一足以指責英美政策的項目。同樣重要的是在佔領區裏並沒有實行社會改革，沒有社會改革，和平的民主的德國是不可能建立的。除了不徹底的消除納粹的工作外，現在的西德還保持著一三九年的社會結構。重工業既沒有國營又沒有國際共管，土地改革已經無限期地推遲了，新法西斯的力量，在地下原來是很強。這一切也使一般的歐洲人——且不提蘇聯——無法不認為重建魯爾，還要一再聲明 *Ostern* 盟界的暫時性，這一切如何的如何，英美政策是在重建一個強大的德國，使它可能重行其侵略。這是蘇聯反對西歐列強的真正理由。

我們反對蘇聯的理由也一樣堅強，自從波茨坦以後，蘇聯在德國問題上從來沒有合作過。首先是克里姆林宮決定單獨管理東歐佔領區，在那個區域裏建立了一個極權的政府。在外長會議討論不完的議程裏，莫洛托夫的要求以現有生產品作賠款（實際上必須由英美支付）使協議無法完成。他又阻礙了貨幣的改革，這使西方國家除了建立獨立的西德政府外，祇有接受經濟崩潰。西方國家無可奈何的——法國一直反對——把德國分裂了。蘇聯捉住了這一點，控告西方國家破壞波茨坦協定，開始討伐柏林。西方國家的理由是：如果他們是在找給德國反抗蘇聯集團，

那是被逼出此的。把雙方爭執坦白說明了，很清楚的，柏林問題並不能孤獨予以解決。西方國家固然缺乏遠見，沒有得到交通線的確切保障，在法理上說，他們是有權住在柏林的，但是蘇聯也可以合理的責問，新馬克的發行和在佛朗克脫離蘇聯政府是否係片面破壞四國協定，這協定却是佔領柏林的根據。如果西方國家決定要把三個佔領區合成西德國家，東部佔領區包括柏林是否同被合理呢？他們一定得準備討論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組織一個中央政府。如果他們決定在佛朗克脫離建立政權，他們得接受柏林糾紛所引起結果。

在柏林問題上，蘇聯和英美曾設法避免這個危險的局面。一年前，我們還可以決定從柏林撤退，作我們對蘇聯不合作的抗議；我們也可以自動的在佛朗克脫離建立一個德國的京都。這種做法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的，我們一方面留在柏林，一方面又建立西德政府。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束縛——供給在敵境後面一百二十英哩的城市所需的糧食——而且要蘇聯作一個危險的決定。讓我們留在柏林，同時又讓我們建立西德政府，他們將在世界面前表示對威力的屈服。如果我們覺得放棄柏林有損面子，從蘇聯方面說，讓我們留在柏林和同時建立西德政府更有損面子的。

柏林危機卻帶來了一個有利的時機。它表明西德政府在實際上是不行的了。幾個月之前也許還有此可能，現在沒有一個德國政治上的大人物願意接受這個辦法了，因為在現在的局面下接受這辦法等於承認德國的分裂。西方國家不願一切的要維持他們在柏林的地位，實際上却犧牲了倫敦的六國協定。

美國的外政專家李普曼瞭解了這個情形，所以寫了很長的交章，主張重開外長會議，再度試求全盤德國問題和平解決。李普曼一直是反對組織西德政府的，他覺得柏林危機是從不可守的痕跡撤退的良機。在華沙文告中東歐集團一再建議佔領德國的四國盟軍提早撤退，建立一個有足夠保證的統一的德國。李普曼認為這個建議應當接受，至少也應當看看他們有無誠意。

（觀察特約記者譯）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佩弦先生的死，對於中國人民，中國民主前途，中國文化學術界，都是無比的損失。

我和佩弦先生的關係，可以說是師友之間。二十年前我進清華讀書時，他已在清華當教授，雖然系列不同，沒有聽過他的課，因為他是清華學報的編輯人，我常寫論文在學報發表，因之也就認識了，一直到現在為止，他是在文字上口頭上叫我原名春哈的少數前輩中間的一個。學校南遷以後，幾千人擠在一個小城市裏，見面的機會反而比在北平時多了，生活上比較接近，彼此間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多。

復校以後，為了編輯開一多先生遺著，經常有問題要商量解決，不但常見面，也時常通信。不料一多全集正要出版，他已經不及見，繼亡友而去了！兩年內統計有他的二十多封信，都是關於一多全集的，幾年來的習慣，不保存友朋信札，這些書簡也沒有例外，更以為承教之日方長，又誰能料到，誰能忍心料到會有這一天？到今天追悔也無法補救了！

整飭、憧憬、週到、溫和、寬容、高度正義感，加上隨時隨地追求進步，這些德性的綜合，構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

和一多相反，在性格上，他屬於溫文爾雅一類的典型，從來不會放言高論，聲震屋瓦，也不會慷慨激昂，使人興奮共鳴。無論是私人談話或是公開演講，總是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文如其人，文字上的表現是細膩、穩到、心平氣和。拿酒來譬喻，一多是烈性的，佩弦先生是遠年陳紹，可口而力量大。

性格上的整飭，也表現在服裝上，無論在任何場合，任何季節，衣服雖破爛，總是穿得很整齊，終磨無倦容。因為多病，服裝的季節性要比一般人提早，去年十一月有一次去看他，穿著大棉袍，腳下一雙大毛嚮。今年七月十五日晚上，開一多紀念會，他出席演講，這晚上極熱，我們都脫去上衣，只有他，一直到終場，沒有脫衣服，也似乎不很出汗。

處世作事，小心謹慎，從來不曾得罪過人，當然，更不會阿諛。教了幾十年書，總是那份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作一件事，事先考慮周詳，不輕於允諾，也決不翻悔，改變主意。誠實、坦白、是非非，表裏如一。幾年來，在昆明，在北平，朋友們經常對國事發表意見。

徵求他簽署時，大部份是毫不猶疑的，著例如北平十三教授的人權宣言，就是他領銜發出的。最近拒絕接受美援的宣言，也有他的名字。提到這件事，應該鄭重指出，在另一篇悼文中，我曾經這樣寫，臨終前兩天：

有人說，他告訴太太：「有一件事千萬別忘記，我是簽字在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物資宣言的人。」以後便沒有說過話了，這句話是他惟一的遺囑。今天晚上，有當時目擊耳聞的人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在有的場合，他會告訴你：「請原諒我，也許是年歲太大的關係，太刺激的文字於我不適宜。你們要鬥爭是可敬的，不過，我得慢慢的來。」用充分的同情送出大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他出席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知識份子今天的任務，他除了指出知識份子有兩種，一種是朝上爬的，幫凶幫閑的，一種是向下的，為人民服務的。并且坦白地承認：「要許多知識份子每人都丟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羣衆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事實上，幾年來他確實是在向青年學習，他出席每一次學生所主持的文藝座談會，討論李有材板話，趙家莊的變遷，王貴和李香香，提出極精彩的意見。他發表「標準與尺度」一文，指出今天文學的道路。在同樣的場合，領導朗誦詩，親自參加集體朗誦。并且，還參加本系師生新年同樂會，化裝扭秧歌。朗誦詩和扭秧歌在青年人也許是家常便飯，但是，一個五十歲的老教授，一個學系的主持人，意義就不不同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並肩，走得並不慢。

七月十五日，他出席四個會，其中一個似乎是交代系務，因為他下學年休假了。第一個會是開一多遺著整理委員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他報告了遺著整理和出版的經過，以及有關事項的處理決定後，宣告這個會的解散。（這些情形我是親身參加，知道得明明白白的。過幾天清華校刊登出這會的紀錄，上午代國文系主任浦江清先生寄一份校刊給我，到下午又收到同樣一份，封面上寫著朱寄。）第二個會是晚上的一多紀念會。過幾天他就病了，二十三日那個會，勉強扶杖出席，沒有吃飯就走了。爲了一多的著作，這兩年內化去了他大部份的時間，

沒有他，這部書是編不成，出不了版的。大約在一個半月前，校內一個送別休假同人的宴會，飯前飯後我們談得很多，談到畢業同學的苦悶，有許多學生在抱怨學了許多×××之類的科目，對今天的局面瞭解一無裨益。甚至有些課是專門應付教育部功令的，從不上課，教授官僚化，學系變成衙門。他感慨地說，這問題太大，牽涉太多，不能談。不過，也不是絕對沒辦法，比如國文系，他主張重視現代和近代，從左向前推，這樣，學生縱然不知古，至少可以通今，不枉作一個現代人。

國文系的同人 and 學生對佩弦先生的看法，同人認為是最好的同事，最理想的系主任，系中大小事務，從聘請教授到指導學生研究，都召開系務會議決定，議案通過以後，執行的情況，或者稍有變通的地方，他照例一個個分別用書面或口頭通知。平時有一定的時間在系辦公室處理系務，選購圖書。學生感激他上課時候的認真，更喜歡他在課堂以外的講演和指導，他和同學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一起玩，是可敬的師長，是親愛的父兄，是民主的學者。

害胃病多年了，尤其是對日戰爭這幾年，家眷住在成都，單身在宿舍吃包飯，陳倉粥米，加上種子沙粒，營養談不到，健康一天天被侵蝕。回到北平以後，還是過的苦日子，成天要為柴米油鹽發愁，課務系務以外，用全時間來寫作，過度的工作更損壞了體力，單是這半年，就犯了三次嚴重的胃病，進醫院以前的體重只有三十五公斤。胃潰瘍，十二指腸也壞了，割治後轉成腎臟炎，又變成肺炎，終於不治。

一年前，有一天他告訴我，第二個孩子在南京作事的，寄了五十萬元來，心裏很難過。在醫生說必需立刻進醫院割治以後，爲了借錢，到處張羅，就誤了一個半鐘頭。其實，要是在十年前，他一定會拖到這樣嚴重的情況，早就進醫院割治了。我敢相信，假使他在一個和平的中國，民主的中國或者早年，晚生二十年，他不會死，至少還可以再爲人民工作二十年。然而，他恰恰生在這個時代，史無前例的激烈內戰時代，既不要文化也不要學者的時代，他營養不良，他過度工作，他久病，他死了！最後，應該說明的，雖然在黨化教育的大簍子下，連學校的行政人員都有不能免於黨籍的自由，佩弦先生似乎沒有成爲黨員。另一方面，雖然提倡朗誦詩，贊揚趙樹理，甚至化裝扭秧歌，這些行動在今天都是可以構成送到特種刑庭的罪狀的，佩弦先生的朋友也可以用直覺來保證他決非另一黨的黨員。他是獨立的、自由的、進步的作家、學者、教授、人民的友人。八月十六日晚於清華園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當內戰打了兩整年，步入第三年的夏秋之交的時候，空谷來風的和議邊濤着，全國各戰場呈現了一種小休的狀態。乘此喘息時會，我們不妨再做一次總的檢討與展望。

持久戰再實踐

內戰第一年中無疑是國軍採取全面攻勢，共軍以運動消耗避開主力決戰，從運動消耗中變化整個形勢，以達於相持及反攻。抗日時期毛澤東一論持久戰的戰術思想，又完全應用到對內的新戰爭中，而且得了更具體而迅速的再實踐的機會。當戰爭步入第二年的時候，劉伯承、陳毅、陳賡相繼南下，展開了大舉反攻，我們曾經指出「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的形成（觀察三卷六期），以及「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必然趨勢（觀察三卷十二期）。政府方面人士却一口咬定了說是共軍是在三求戰術下的逃亡。真的要有人吃不消了。共軍渡江入川的兩大企圖

以及雙方的三南三北策略，我們早經論到過，不知者在當時或許懷疑我們在「為匪張目」。現在共軍渡江入川的大願雖尚未得償，而他的有利基礎却在江河之間已經奠定。至於所謂三南三北策略，時過二年，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在「半年來戰局總檢討」一文中，也說出了國軍在東北求穩定，在華北求鞏固，在西北阻敵擴展。一個戰爭的形勢與趨勢擺在那裏，誰都可以看得到的。我們不是以欺騙恫嚇討生活為職業宣傳家，只是把所知道的事實（這其中也是多數讀者已經知道的事實）加以系統的說明與報導，使關心戰局的讀者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而已。

攻堅與陣地戰

這半年來全國各戰場，都有很大的變化。據國防部的統計，關內外國軍半年中放棄了八十九座縣城。一城一地得失固無足重視，但是富有戰略價值及政治經濟意義的城市却不能準此而論。從一些名城要地的易手中，我們可以意味到共軍攻堅力

量的增強。在涇渭河谷及豫東黃泛區兩次大會戰中，我們可推想到共軍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的陣地戰條件。所以我們檢討過去半年以來各戰場的情形，綜觀全局，共軍已經不再專搞外線流竄，而開始嘗試攻堅與陣地戰。這是半年來內戰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與特徵。

從主要的變化與特徵中

即可以看見戰事發展的一個大致的趨向。至於雙方最近發表的一些有關的數字，倒用不到過份重視，因為在宣傳戰中的數字，難免有其利於自己的增損。當然，要是將兩方的數字加起來用二除開，也能得到接近實際的數字，但我們又何必找那麻煩呢。而且何應欽部長在立法院中的秘密軍事報告，各種比較接近事實的數字，均大致透露出來，兩軍實力的變化及現況，大致可以看得出來，更用不到在宣傳數字上多下工夫。還是概略的談談各戰場半年多的變化吧。

東北的變化

的確，東北這半年中算是變化最小的戰場，國軍在完成了自稱為陸上敦克爾克的吉林撤退及失去四平街以後，沒有經過什麼劇戰。最近一個月什麼襲取遼陽，宣稱東北已有小康局勢，派綏靖區政務團到華北參觀，從北平請教授去東北講演，另外又宣佈實施總體戰與土地改革，似乎孤立在東北的瀋陽，真正的充滿了信心與瀟灑着學術空氣，有名的福將穩坐城樓琴音不亂。但是流通券泛濫，難民學生向關內流徙，飢荒遍地，交通斷絕；這些小康局勢另一面的問題，將怎樣解決，是要大費周章的。

東北是共軍絕對優勢的戰場，做軍情判斷須根據兩方的實力與形勢，不能聽無所根據的空氣。東北的小康安定，不過是枯井無波而已。這裏當然要有一個疑問，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戰場上，為什麼在開陳以後不曾發動一個稍具規模的攻勢呢？原因也非常的簡單，因為拋棄了生產乃至忽略了生產的戰爭是最原始的戰爭，是不可想像的戰爭。東北共軍可能是在解決以後，利用東北廣漠富饒的原野和交通工礦的基礎，開始一方面整補一方面從事擴大生產的工作。因為他們要利用東北做為支援這個戰爭的總基地，就不得不以擴大生產來建設這個基地。反正他們看準了枯井不會生波，在東北戰場上國軍沒有反攻的力。看住錦州，圍困長春瀋陽，以生產對消耗，使國軍坐以待斃。衡立煌、范漢傑、鄭洞國，也藉着這個時機，將兵力集結，獲得一個喘息整頓的機會。瀋陽還勉強支持，長春却到了垂死的邊緣，糧食尤為恐慌，高粱米一斤已售到一億七千萬元。

有一位教授到東北講學歸來，談到東北的情勢，他說東北國軍好像是三隻虎，長春是死老虎，瀋陽是餓老虎，錦州是小老虎。死老虎是沒有希望了，餓老虎是希望寄託在小老虎身上，希望那隻乳虎能夠日就成長，看住東北門戶。這半年來的確東北沒有大變化，秋收以後的劇戰，是值得注意的。

關於華北局勢，本刊四卷最後一期已有「北方戰局展望」一文略述梗概。半年的時光，在蔣榮臻與傅作義兜圈推磨中過去，誰也沒有給誰以致命的打擊，這裏還有需補述與追述的幾點如下：

(一)冀東戰事現已告一段落，不過冀東在將來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戰場，因為有這個地區才可以支援東北，使錦州乳虎有所依托。而且國軍控制了平津唐三角地與平津保三角地帶，構成一個四邊的菱形，才能能使華北心感平津安全。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也不會放鬆這個地區。

(二)東北共軍八及十一兩縱隊曾進關在冀東作戰，現又退至長城線附近。這兩個縱隊的進關，不能看做東北共軍在戰略上將拋開瀋陽最近四個月內在華北各省的角逐，兩方兵力都有相當的折損。據估計傅作義在這個時期內折損的補充部隊、地方團隊、和改編過的偽軍，共計有十多個團。主力部隊來水一役以後還沒有吃過大虧。對方肅清所折損的兵力也

在十個團左右，但是除了少數軍區部隊以外多為野戰軍。原來他就避對的折損情形之下，主力就更失去了均衡，萬一主力抽在一起那怎麼辦呢？東北共軍兩個縱隊的進關，是為了均衡兩方的主力。

(三)察綏是傅作義的老根據地。綏包還得與寧夏呼應，支援陝北的榆林，尤其是榆林的糧食多從包頭運去。蔣榮臻在雁北綏察兩角地與平津保三角地帶，構成一個四邊的菱形，才能能使華北心感平津安全。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也不會放鬆這個地區。

(四)華北五省除了察綏以外，晉冀熱三個省會——太原、保定、承德都被孤立起來，陷在嚴重的被圍困局勢之中，這三個大包袱，國軍不得不很吃力的去措。平保平承公路還有打通的希望，太原的對外交通是一時沒有方法打通的。將來空輸糧彈都是沉重的負擔。

(五)半年來苦心孤詣集中主力，追求主動的傅作義，目前正在北平西郊舉行軍政會議

據說主題爲了研究軍政配合和以游剿控制面的戰術。這種戰術似乎已經在冀東開始嘗試，將來效果如何還不得知。

西北日 晉冀魯豫軍區 前形勢

中共合併及晉察冀軍區劃爲華北解放區以後，可能將山西同蒲路以西的地區劃歸中共中央直轄。那末西北解放軍所佔有的口和面積，可能比以前的陝甘寧邊區增加一倍。半年中的宜川會戰與延安的再易手，在軍事與政治上都有其重要意義。涇渭河谷會戰，雖然政府宣稱消滅彭德懷部三分之二，奠定了陝甘的穩固基礎；但西北共軍並未因此一蹶不振，他退守黃龍山後，國軍就再沒有力量向他進攻了。最近黃龍山區又有戰事，國軍攻入鞏城又已經退出來，西北戰訊寥寥，難窺戰鬥實況，是否西北風暴又要重來，還無法根據簡略的戰訊作臆斷。

胡宗南在去冬今春一直在走着倒霉的路，後來因爲涇渭河谷會戰，才穩住了他在西北的地位。而他的同行陝省主席祝紹周却不能不在陝人的攻擊下離職，易以胡的部下陝籍黃埔軍

人董釗。一方面滿足了陝人治陝的願望，另一方面他還是中央嫡系的要人，這樣可以調劑胡宗南與地方人的感情。做爲西北防共長城的胡宗南威信是不如以前了，尤其在春初陝北榆林解圍及夏初隴東大捷以後，地方勢力一天天的抬頭。回教軍的弟兄與寧青之間，關係亦均較前改善，他們似乎要共謀自保，不過缺乏統一指揮的人物。蘭州行轅改爲軍政長官公署，張治中還沒有西北剿總的名義，敏感的人以爲這是爲和談留一張可用之牌。其實張治中要認真的指揮起西北複雜的軍隊來，也不是沒有困難的。與其說軍政長官的名義是爲了和談，倒不如說是爲了安定西北大後方激進新軍和平政策來得恰當一些。

長江黃 河之問

在過去半年中和最近的將來，長江黃河之間的華中地區是主要戰場。而這個戰場上，共軍自從竄入大別山、伏牛山以至桐柏山後，就在那裏扎下了根。劉伯承、陳毅、陳賡、鼎足而立的三個大兵團互爲犄角，西線從晉南經洛陽宛西以達襄樊，伸展到江漢地區，算是已經打通。東線從魯西經豫東黃泛區到大別山，這條路若斷若續，還沒有完全打通。東西兩線的南進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爲了渡江，另外在西線也做着入川的準備，與西北共軍呼應。東線與華東戰場互相呼應。

司令的晉籍陝西軍人馮欽哉，兩週以前即傳作義之命飛西安。最近在陝與胡宗南鄧寶珊有會談，或許要談一談關於應援太原以及在秋收前後榆林的防守問題，這也不過是談話而已。

黃泛區會戰，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兩年來空前未有之大戰，但是仍然沒有獲得全面決戰的目的，見好就收的共軍在吃掉區壽年兵團大部後，就跳脫了戰鬥，從開封得來的戰利品想象中，也一定遺棄的很多。南京評論這次會戰爲東

督時的泜水之戰，認爲江東從此可得偏安，未免是過份樂觀的說法。六個月肅清華中的時限就到了，西線上的襄樊又經一度易手，戰火向西向南燒去。在東線黃泛區會戰以後，國軍却又丟掉了華中軍事重鎮徐州。國軍如果要重鎮全力以徐州爲追擊基地，武漢爲堵擊基地，西安爲側擊基地，向華中合圍進剿，共軍仍可能在某種時機下向外線轉移，那或許就是戰略渡江入川乃至重圍蘇北直魯京滬的時候。這還是一種

秋季攻 勢展望

目前全國各戰場的小休狀態，毫無疑問。雙方在準備秋季攻勢的時候，國軍準備秋季攻勢重點可能在南線，是一種以攻爲守的防禦。而共軍攻勢有利的條件在北線，攻勢却不一定在那裏開始。以東北形勢論，飢餓的瀋陽在秋收前後冰封以前，國軍一定要設法向外擴展並求打通瀋陽對外圍的交通，不然飢餓下去會使瀋陽變做長春。沉毅的衛立煌也想到一度喘息後，藉小勝來振奮士氣，過去的襲取遼陽用意就是在此。錦州是東北希望之所寄，補乳輸血工作早就已經開始。不過經半年多整備，在秋收以後的共軍，是否會留給東北國軍一個新的機會，值得研究。東北共軍在秋季除了進一步的威逼瀋陽外，還可能再與華北共軍發動冀東攻

戰場，而現在似乎却成了一個偏鋒。陳毅粟裕部一部分重圍蘇北及蘇皖邊境，建立兩淮軍區，在山東國軍只剩下了省垣一具赤裸着的心臟，和隔絕在四週的幾座孤立的城鎮——青島、煙台、濰縣、臨沂。支離破碎的情景，使得王耀武一度懇辭辭職，濟南現在依然處在四面圍攻的不利情勢之中。

勢，而華北後門上的綏包大同有同時被攻的可能。此外在華北及華中，華東幾個孤立的省城，承德、保定、太原、開封、濟南這一些二流的城市，都是共軍攻進的目的。因爲共軍已逐漸具備了攻堅的力量，也正在宣揚着他的政策和工商政策。那些國軍方面也在做着全面的準備，從軍事到經濟政治以至國民黨的革新都在小休期間開會研討。在軍事上還是希望東北能夠牽住，華北可以繼續周旋，利用徐州、武漢、西安三個追擊、堵擊、側擊的基地，對華中投下最大的賭注。

秋季攻勢的規模將是空前的。但即此一戰內戰會結束嗎？那倒並不一定。我們始終認定如果沒有和平的奇蹟發生，內戰是必然長期化的。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早就被事實所粉碎了。我看今後誰也不敢再開短期支票了。因爲這次內戰與過去軍閥的混戰性質完全不同。誠如傅作義所說：「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戰爭。」民國以來的內戰，是沒有打到一年以上的，就是北伐也不過是兩年多的時光。因爲那時軍人或各階層的人士，跟着張作霖與道陸吳佩孚孫傳芳沒有什麼區別。甚至北伐後期，孫傳芳的部下陳調元倒過去就是前敵總指揮。目前的內戰將是中國最後的一次內戰，它本身含有一個澈底性。從兩方發表以明顯的看出，儘管有百萬十萬殺傷與被俘，但所謂「一投誠」與「一起義」的數字與死傷俘虜，簡直不成比例。這不能不使人驚訝這次戰爭的澈底性，因爲有如此的身底性，那戰爭的本身就必然是一個長期的。今年的秋攻儘管規模是空前的大，也未必能夠結束戰爭。人民希望能夠過和平安定的生活，還不是一年半載的工夫所可獲得的。

長江以北的半個中國都存在着有形的戰爭，無形的戰爭早已瀰漫全國。長期而澈底的戰爭還要繼續發展，人民的痛苦只有日益加深。長痛不如短痛的希望是沒有了，全國人民只有在無可奈何中祈求「多一次痛不如一次痛」。暫且可以不必再問痛的長短了。至於有人希望這次戰爭，拖延成「未來」國際局面的一環。使內戰外戰合流，獲得抗戰似的沾光勝利，那路人皆見的用心，與人民可能遭受的痛苦就更不用談了。（八月廿日）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運動

觀察特約記者

晏陽初的過去與現在

(觀察南京通信)

美援也把農村建設運動復活了。行政院在八月十一日公布派蔣夢麟、晏陽初及沈宗瀚為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等候美方委員到了便可開會。據說該會內定的執行長，就是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所稱爲「中國啓蒙運動之父」晏陽初，從民國初年，第一次歐戰後就是接受美援的執行人，那時所得不過只是一二十萬美金，如今增到二千萬美金，他出執行長當無疑問。

中國在第一次歐戰後的農村建設運動，好像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贖罪運動，那時候被「五四」啓蒙了的人，都紛紛獻身於這種「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這一個有生命的運動，在最近十年中經過了兩次考驗，不幸却落了伍，一次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爲中心的民族戰爭，一次是勝利以後以土地問題爲中心的國內戰爭。在這些運動中，有名的農建運動者似乎都與現實脫節，假如勉強地扯在一起，那麼，過去鄉村派領袖梁漱溟的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今天平民教育鼻祖晏陽初的主持美援農建運動，又可以說是對於這兩位最有地位的領導者的考驗。這也是二十多年碩果僅存的二位代表者。

政治協商幻滅了，梁漱溟的理想也幻滅了。因爲他心目中認識中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只是「文化」或「教育」的問題，中國並不需要任何有關制度的根本改革，只要「反而求諸己」的「倫理本位社會」，就可代替了民族的獨立與鄉村內部的鬥爭及政治經濟的改革。他忘了政協是馬歇爾在引線，他忽視了國共的長時期仇殺以及歷史關係的數千年的對立積習，他也不曾想到有什麼基本的必需改革。只以爲協商可能在希望中完成，鄉村只要建設便可恢復得天衣無縫。終於，他幻滅了，但梁氏却是書生本色，他雖然去追求那更高更遠的「文化」與「教育」的問題，同時却也毅然擺脫了任何政治上籠絡的圈套。高風亮節，不脫讀書人的風骨。

至於晏陽初便不同了，讚美他的人寫他如何像宗教家一般的嚴肅，政治家一般的雄辯滔滔，以及對留法勤工儉學者羣中，如何盡其友愛之能事，而在定縣十年，救活了不知多少亮眼睛子，只要經過四個月平民教育，認識了一千多個長用字以後，就具備了「平等的」「整個的」「人的基礎」。但這些工作從開始就是得到美國慈善團體如洛氏基金的協助及翟城村的開明士紳的支持，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四大教育，變成爲一個四季常青的盆景。抗戰開始，大批幹部撤到湖南，從事於七十五縣的農民抗戰團的編組，但是長沙大火動搖了張治中的政治地位，也燒光了平教會的本錢。晏陽初乃以四川巴中人資格入川求救，成都雖然位置一部份人，但是他自己已與抗戰無緣，却遠走美國，募得一些新捐款，成立了四川鄉村建設

時却也毅然擺脫了任何政治上籠絡的圈套。高風亮節，不脫讀書人的風骨。

至於晏陽初便不同了，讚美他的人寫他如何像宗教家一般的嚴肅，政治家一般的雄辯滔滔，以及對留法勤工儉學者羣中，如何盡其友愛之能事，而在定縣十年，救活了不知多少亮眼睛子，只要經過四個月平民教育，認識了一千多個長用字以後，就具備了「平等的」「整個的」「人的基礎」。但這些工作從開始就是得到美國慈善團體如洛氏基金的協助及翟城村的開明士紳的支持，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四大教育，變成爲一個四季常青的盆景。抗戰開始，大批幹部撤到湖南，從事於七十五縣的農民抗戰團的編組，但是長沙大火動搖了張治中的政治地位，也燒光了平教會的本錢。晏陽初乃以四川巴中人資格入川求救，成都雖然位置一部份人，但是他自己已與抗戰無緣，却遠走美國，募得一些新捐款，成立了四川鄉村建設

育才院中美委員會，想等機會在巴縣歇馬場造成一箇新定縣。勝利之後，他回來了，他對「愚窮弱私」四大病源，所提出的「自習」「自給」「自強」「自治」仍是少人理睬，於是又應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聘請，再度赴美。當他看到美援快成熟時候，便高唱他自己的成就：「中國文盲原爲百分之八十五，經努力二十四年之後，已減少至百分之六十五」，並且他相信「十年之內，文盲可減爲百分之十」，同時又在宣傳平民教育道：「世界的本質是平民，並非黃金或鋼鐵，與其說是要有一個較好的世界，勿寧說是要有一羣較好的平民」，而他便是這個牧人，是二十年來的平民教育家。

晏陽初自此乃一步登天，除了接受「中國啓蒙運動之父」的桂冠外，並且一再與社魯門晤談，且衣錦榮歸就任復興運動的舵手。

平教會三十一年來的方向

晏陽初的第一本小冊子就是解釋平民教育的「真義」，他說：「平民教育的平民，就是指一般已過學齡時期而不識字的男女，或一般已識字而缺乏常識的男女」。又說：「所謂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先以識字教育使之有獲得知識的工具，繼之以公民教育，使之能有改良生活的技能，輔之以生計教育使之有熱誠奉公的觀念」。

他更認爲這種教育不是歐美的「成人補習教育」，也不是「移民教育」，是「義務教育」的朋友，却不是「社會教育」的別號，「千字課」只是開端，還要繼續不斷地受教育，既不是「貧民教育」，也不是「階級教育」，而是「全民教育」，因此這「不僅是中國的創舉，也是世界上的創舉，這種空谷足音的虔誠爲人民之聲，從城市走向鄉村使人感到晏氏平教會亦有亦如真正教會的宣揚「主」的福音。

平教會那時候能夠眼光向人民，就不免有進步的嫌疑。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啓發了政治意識，開門見山的第一條「先集中除文盲，後集中作新民」，雖是對舊軍閥下的作「舊民」的不滿表示，但對於革命却終缺乏更多的合作。城市不易居，於是十五年秋季應定縣紳士米迪剛之請到翟城村去下鄉。十八年五月，晏陽初由美募款返國，在定縣考察兩月，決將平教會中心從北平移到定縣試教區。這年十二月，與基督教訂立了全國基督教平教會研究會的合同。有了錢又有了人，在中國基督教會、公理會、義以美會、倫敦會、聖公會、友愛會、長老會、清潔會、浸禮會，從十一年不同省份派人來合作之下，基督教有了出路，平教會也有了新生命，「無異識字運動中又增加了數百生力軍」。晏陽初與美國慈善團體的關係因之也更進一步。衆口同聲地叫着一箇貧窮弱私是中國的病根。

北伐勝利後的局面是多變的，從十五年十月到十九年六月在定縣平教會的工作也是多變的。在這不滿四年中，主持人與幹部人員有了五次的變動，工作者六六單位，爲了農民教育花了二萬二千一百零九元一角（以目前幣計，應乘七百萬倍），而定縣城還經過兩次戰火，晏陽初與教會觀摩的結果，訂立了一個「十年實驗計劃」及完成了他的第一期的四大教育主張——文藝、生計、公民、衛生，包括了生活上需要上的一切從頭至尾，聯鎖進行，作爲兒童、青年及成人全部教育的內容。

至於十年計劃，從民國十九年八月開始，平教會主要幹部湯茂如說：「十年計劃是我們研究縣單位教育建設方案，編製工具及培養基本人才的計劃」。十年計劃分爲三期，第一期三年偏重文藝教育，第二期三年偏重生計教育，第三期四年偏重公民教育，而衛生教育則貫澈十年。不幸當晏陽初一行正在努力介紹美國種畜、醫藥、倫理及以大量美元在佈置這箇屋頂花園時，日本帝國主義不肯等待，先有了「九一八」，再有了七七抗戰，這個「華北實驗區」自此而告毀滅，一部份地方幹部作了日人的順民，一部份則變爲游擊的鐵騎。

平教會理論家，瞿菊農在檢討十年來定縣平民教育的結論中說：

「我們的困難之點，一部分是條件不充份，一方面還是教育問題。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不充份，與社會既得權益階級的抵牾等等，是一方面，而社會習慣的阻礙，一般人對於教育看法不同的阻礙，這一類心理建設的問題，根本上還是教育問題」。

雖然理論家們不放棄教育問題的中心看法，但是執行人晏陽初已把二十年前的「平民教育」加上了「最新式美式裝備」了。

美式裝備下的農建理論

「中國農村復興方案」是不是過去定縣的一套呢？晏陽初的法寶由教育性平民教育一變而為政治性的力的教育了，這位三億平民發掘者對中央社記者說道：

「環顧世界一切，無不受力量強弱的左右。有力量的支配他人，沒有力量的只能受人支配，只有人民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來，才能作民主國家的主人翁，才能談得上富強。力量是什

麼？知識是力量，生產是力量，健康是力量，組織是力量」。

因此他在「和平時代」的文藝、生產、健康三大教育外，公民教育取消了，加了一個「觀亂時代」的「組織教育」。藉此發掘農民潛伏的偉大力量，因為最後一項有「自衛」與「自治」的作用，是「運用政權，實施憲政」的基礎。生活是一個有機體，這四大教育相依為命，但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生產落後的地方，先從生產教育開始，民智落後的先從文藝教育開始……人民有了教育，才能自動，自發，自行改善。他又指出

平教會曾有華北華中和華西三個實驗區，所選各地點各有其代表性，這些由各不同單位領導的農建實驗工作，「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今天的工作却與過去的不盡相同了，晏陽初承認民國十二年倡始的平教會，十九年在河北定縣的實驗，抗戰以後在湖南衡山、四川新都設立的機構都是私人學術機關的研究實驗，而現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設立，則是從政府立場的推廣，「至於

全國性的以龐大財力集合中美專家，並由政府以政治力量扶助推動，則係自今日為肇端」。他對此會的設立表示欣慰，對將來的成就也有信心。

美國對中國的新認識就是要爭取民衆，動員民衆，不僅扶植上層，而且要以美式訓練的農運專家來領導人民，所以晏陽初回國之後便說：「美國人民今日最重視的是抗戰八年後的中國人民，這是中國目前唯一的希望」，「鄉村建設的重心扶植中國農民的力量」。美國援華聲中，有一個最動人的口號，就是六元美金可以訓練一個「睜眼睛子」變為「現代化的中國人」，這可能就是根據「平民教育」的成就來計算的，如果有二千萬萬「現代中國人」，豈不當真增強了美國在中國目前的「線希望」可使其他方面也不至於落空。

「報章上娓娓動人的文章」他說，「官冕堂皇的立法條文，並不能實施憲政。請問人民進名子都不會寫，肚皮都吃不飽，羸弱待斃，何以談自衛與自治」？

這便接近到現實問題了。可是他卻習慣地避開了主題，而以「信心」作結束道：

「中國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的求增加農民福利，解除農民痛苦的農村建設方案。這次美援無非協助我們充分發展自力，我們憑着「自力」，方可達到「更生」，一切都要看自己的努力與社會各方面的合作」。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除了美國政府，美國教會及三十五年到中國來考察了一次的中美農業合作團的技術專家外，政府派來助他的是前教育部長兼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中央農墾實驗所所長沈宗瀚，前者只是一位事務人才，而後者則是一位技術專家，在理論方面只能看晏陽初一個人來變戲法，無論變出什麼來，都是可以通得過的。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

「數十年來從事農運人士之深入民間，研究培養民力的方法與制度，一反一般學人的鑽研中西書籍，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這不啻是一篇中古戰場的談話，如今死的死，走的走，消沉的消沉了，除了梁漱溟以外，已經沒有晏氏的對手了。那麼梁漱溟氏是否能與晏氏合作呢？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但橋梁也不是沒有，那就是現任晏氏在華西主辦的鄉建育才院院長梁仲華。河南宛西的民團已經支離破碎了，梁氏也就暫離「一鄉建」基地而到「平教」營陣來暫居。他

持的有山東鄒平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江蘇無錫由高踐四先生主持的教育學院，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學院，陶行知先生所領導的南京曉莊學校和上海寶山工學院，以及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南開大學等教育機構在農村所設的實驗工作，都有重大的貢獻」。

「數十年來的中國農村建設運動已經以科學化的方法，進行了實驗研究的工作，各省在戰前戰時亦有相當的推廣工作」。

「數十年來從事農運人士之深入民間，研究培養民力的方法與制度，一反一般學人的鑽研中西書籍，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這不啻是一篇中古戰場的談話，如今死的死，走的走，消沉的消沉了，除了梁漱溟以外，已經沒有晏氏的對手了。那麼梁漱溟氏是否能與晏氏合作呢？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但橋梁也不是沒有，那就是現任晏氏在華西主辦的鄉建育才院院長梁仲華。河南宛西的民團已經支離破碎了，梁氏也就暫離「一鄉建」基地而到「平教」營陣來暫居。他

在對中央社記者談話中，晏氏已經很大方地在讚美過去三十年來的同路人，呼籲他們來合他合作，他說：

是惟一可以代替晏陽初作團結工作的中間人。平教會今日在華西實驗區的核心，——鄉村建設育才院包括教育、農學、水利及社會四系。有五百多畝良田，自設了一個水力灌溉系統，分給了不少佃戶代種，稱之為「表證農家」，當他們的實驗部主任孫則讓出任第三區行政專員後，則又擴大到壁山縣的若干鄉鎮成立自耕農示範區，及土布合作社、與機械合作社。同時又接受了若干鄉鎮派的理論，揉合上合作社的方法，為農產生產合作社訂立一創造社田一的規則，內定是先由銀行承購，再轉售於各合作社。而農民要入合作社必先識字，這樣「創造社田」運動，乃成為推行識字運動的一個工具。

「以創造社田為解決土地途徑，這從主張教育萬能的平教會看來，不能不說是已然大大進了一步」。

「創造社田在客觀上是無實踐的可能性的，提倡這個辦法的主觀上亦沒有必須求其實踐的立意，只是一向無識及否認土地問題存在的鄉村建設運動者，竟亦對土地分配提出改良辦法，足證現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已是佔取了如何重要的地位」。

這一點地方性的僅有的進步，晏陽初肯不肯承認？他的已定方案有沒有修改的可能？如何開展這二千多萬美元的事業，人民當以雪亮的眼睛看着他。

這是在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前最後的一本著作，包括作者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朗誦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作者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朱先生困於貧病，上月去世，本期吳哈先生有專文悼念，愛好朱先生作品的，允宜購讀，並留紀念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先生遺著 這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前最後的一本著作，包括作者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朗誦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作者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朱先生困於貧病，上月去世，本期吳哈先生有專文悼念，愛好朱先生作品的，允宜購讀，並留紀念 觀察社出版 每冊金圓六角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報導

觀察特約記者

編者按：「七五」慘案發生後，本刊迄無通信刊載。原因是本應七月十日出版的第四卷二十期，因為上海雜誌界為航郵加價事件停刊一期，延至七月十七日始行出版。這一期（四卷二十期）雖然是七月十七日出版的，但實際上稿子都是七月五日以前排好的。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二十一期，本來有一篇「七五慘案」的通信，業已付排，但因印刷所工潮，為免逾期起見，臨時減少了四頁篇幅，所以未能刊出。那篇通信是敘述七五慘案的情形的，因為其他報紙刊物已有記載，所以以後未再補刊。現在我們請本刊的特約記者就此事最近的發展作一詳細的報導，刊佈於此。

（觀察北平通訊）

東北流亡學生，不滿意「聚眾搗毀參議會」，以北平市參議會通過叫他當兵的「救濟」議案，「七五」上午八時大，中學生四五千人，把府前街的參議會搗毀，下午又去包圍許惠東議長住宅請願。傅作義指揮下的青年軍二〇八師前住鎮壓，七時零五分兩次用機槍向徒手學生掃射，死八人，重傷十八人，另有行人張鳳嶺中彈死亡。一不知名小孩也遭慘死。血案過後，政府當局一再「混帳」，曲解事實，移禍學生，硬指為是「共匪搗亂」。七月六日各報刊載北平中央社消息：「自

稱東北學生四千餘人，聚眾搗毀參議會」，以下又稱：「暴徒在許議長住宅前與憲警衝突，暴徒死三人，傷十餘人，憲警傷亡廿餘人」。最後是「暴徒呼嘯而去」。政府的通信社報導與事實相去萬里。七月七日青年軍二〇八師長段雲又說：「兩名攜帶衝鋒槍的士兵在混亂的時候，被人架走，不知下落，可能被秘密處死」。顯然是血口噴人。東北留平同鄉會提出質問：「請治安當局公佈死傷憲警名單與住處，同鄉會派代表去慰問。學生沒有力量擄走兩名士兵，短褲襪衣，兩挺

被請參加，會上意見衝突，劉哲老頭子有多一兩兩個屍首」。政府當局閉口無所對答。「七九」東北華北學生一萬零五百人聯合發動「反劉軍要活命大請願」。北平，這座傅作義的城市，街頭上聽見萬人的呼聲：「誰是兇手！誰殺死東北學生？」「誰殺死東北學生？」「誰殺死東北學生？」。嚴懲兇手傅作義。馬路的牆壁上也寫滿了同樣的標語。七月十日傅作義接見新聞記者，他走進會客室，還沒有發現自己的綁腿已經脫落，心不在焉，滿臉刻劃出他的隱痛。他說「搞政治就是犧牲」，接着又舉出林肯與甘地為例子，說明自己不怕犧牲。

政府殺死人不償命，一味的「混帳」抵賴。東北旅平人士不肯干休，成立了「七五」血案後援會。七月中旬，東北、河北、北平籍的國代立監委五六十人，在懷仁堂開座談會，討論「七五」善後與肇事責任，李培基主席，剛到華北軍區的監察院副院長劉哲（林吉人）也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慰問團，見傅作義的時候，傅告訴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陳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慰問團返滬前，曾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書面談話，要求政府嚴懲陳繼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係警備部隊歸警備司令陳繼承指揮，所以陳繼承應負間接殺人責任。談話最後特別提出感謝傅作義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着重陳繼承的責任，曾通知陳到會談話，陳派楊參謀長代表去過一次。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書的時候，會內暗起糾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填入陳繼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張長白自維。有人堅決主張張長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知名的士兵，幾次討論不休。結果是擁陳派失敗，陳繼承自維的兩

平，調查「七五」事件真相。秦德純於八月二日飛到北平，他接見記者說：「八月一日那天政府有令給東北，宣佈臨時戒嚴，防止滋事」。他又說：「七五事件對我是一張白紙，事後只在報上片斷的看到新聞，真相一點不清楚。這次到北平，只負責調查責任，不負責處理責任」。『七五』事件使他回憶起民國廿四年北平學生抗日的「一二九」與「一二一六」運動。他說：「我當時以市長身份命令警察不准帶槍，連指揮交通用的木棍也不許帶，凡是叫學生打傷的警察，一律受獎，怎能叫部隊用機槍掃射學生呢？後來學生鬧兇了，一定要進東交民巷（就是七五血案的現場）向日本使館示威，日本兵架起機關槍，我們總用水龍打傷學生，總比機槍打傷好受。」他說完連笑幾聲，告慰自己處理得當。秦德純曾到「七五」血案現場去視察，看見子彈打穿了鐵實電桿。他以後召見二〇八師在現場指揮部隊的營連長，他們不承認二〇八師有穿甲彈，而且很滑稽的說：「我們來去的子彈數量未

個名字終於填入報告書內。七月廿三日東北久候懲兇無消息，「七五」後援會發動八月一日「五罷運動」——罷市、罷工、罷教、罷課、罷公。廿五日東北華北軍事慰勞團長劉哲到瀋陽勞軍，他發表談話說：「國代立監委全體公飯，我辭了監察院副院長就立刻挨餓」。劉老頭子自己惹禍，東北立委王化一，政委會委員馬恩忱等一怒發動驅逐劉哲出境，吉林同鄉要求政府罷免劉哲，東北學生幾十人到劉哲住處去歡迎出境。劉哲只住了兩天就飛回北平，劉老頭子弄得焦頭爛額，氣呼呼的說：「我獻身黨國四十年，他從未受到這樣的難堪。」

「七五」事件將引起東北的騷亂與內閣，衛立煌請東北監察使谷鳳翔於七月廿七日飛京，向政府報告東北的激動情緒，請政府早日處理善後，免招將來惡果。本來僅僅死了幾個學生，現在已鬧大了，看樣子東北人要和政府脫離了，政府這才慌了。七月廿日當局纔決定派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與監察委員谷鳳翔胡文暉等飛

瀋陽也成立了「七五」血案後援會，堅決主張對華北清算殺人責任，為死去的孩子們雪冤。學生與民衆決定七月十二日舉行追悼控訴大會。光復後東北從無以政府為攻擊對象的公開集會，「東北剿總」起初很想制止，但因為華北剿總嚴限東北流通券匯款入關，東北剿總早對傅作義不滿，這次控訴攻擊的目標是華北，所以也就不加阻止，衛立煌反而捐助大會用費而允許遊行示威。十八日東北各界「七五」血案慰問團飛北平，瀋陽、遼寧、遼北三議長張寶慈、李仲華、林耀山親自參加。到北平後，慰問受傷學生，調查肇事真相，請傅作義追究兇手。七月廿日華北剿總聘請東北河北籍國代立監委十八人，組織「七五」事件調查委員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慰問團，見傅作義的時候，傅告訴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陳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慰問團返滬前，曾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書面談話，要求政府嚴懲陳繼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係警備部隊歸警備司令陳繼承指揮，所以陳繼承應負間接殺人責任。談話最後特別提出感謝傅作義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着重陳繼承的責任，曾通知陳到會談話，陳派楊參謀長代表去過一次。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書的時候，會內暗起糾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填入陳繼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張長白自維。有人堅決主張張長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知名的士兵，幾次討論不休。結果是擁陳派失敗，陳繼承自維的兩

平，調查「七五」事件真相。秦德純於八月二日飛到北平，他接見記者說：「八月一日那天政府有令給東北，宣佈臨時戒嚴，防止滋事」。他又說：「七五事件對我是一張白紙，事後只在報上片斷的看到新聞，真相一點不清楚。這次到北平，只負責調查責任，不負責處理責任」。『七五』事件使他回憶起民國廿四年北平學生抗日的「一二九」與「一二一六」運動。他說：「我當時以市長身份命令警察不准帶槍，連指揮交通用的木棍也不許帶，凡是叫學生打傷的警察，一律受獎，怎能叫部隊用機槍掃射學生呢？後來學生鬧兇了，一定要進東交民巷（就是七五血案的現場）向日本使館示威，日本兵架起機關槍，我們總用水龍打傷學生，總比機槍打傷好受。」他說完連笑幾聲，告慰自己處理得當。秦德純曾到「七五」血案現場去視察，看見子彈打穿了鐵實電桿。他以後召見二〇八師在現場指揮部隊的營連長，他們不承認二〇八師有穿甲彈，而且很滑稽的說：「我們來去的子彈數量未

世界通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海恩思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恩威
合著

劉啓戈·前·伯費序

原書在美國為一極流行之教本，本譯本係據一九四七年最新增訂本譯出。敘述的範圍，起自古代人類；從「原石」一戰後，直說到火流與原子能。對於整個地球上各世代、各民族的文化、社會、經濟生活及政治生活都舉目可見，有條不紊；敘述具體扼要，很少繁文縟語；浮詞，既能高瞻遠矚，又能網羅詳實，委曲細事，更可輔助讀者瞭解正確史實。大

全書二十八卷，每部定價二元，共計一百一十五冊，每冊定價一元。現已出版。

讀書出版社

最近發行及
總經售新書

- | | | | |
|-------------|--------------|-----------|------|
| 資本論 | 卡爾·馬克思 | 郭大力、王亞南合譯 | 一〇〇〇 |
| 恩格斯傳 | 卡爾·馬克思 | 何封、董秋斯等合譯 | 七〇〇 |
|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 伊里奇著 | 潘惠田、陳曉時合譯 | 三〇〇 |
|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 伊里奇著 | 高烈強譯 | 四〇〇 |
| 辯證法唯物論辭典 | 米汀等著 | 平生、執之等合譯 | 二〇〇 |
| 西洋哲學史簡編 | 薩格洛夫主編 | 王子野譯 | 二〇〇 |
| 新哲學大綱 | 米汀、拉里察維基等合著 | 艾思奇、鄭易里合譯 | 四〇〇 |
| 唯物辯證法 | 羅遜塔爾著 | 岳光譯 | 六〇〇 |
| 哲學選輯 | 艾思奇編 | 艾思奇編 | 三〇〇 |
| 科學史觀教程 | 艾思奇 | 吳黎平合著 | 七〇〇 |
| 近代新歷史 |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編 | 杜克展譯 | 九〇〇 |
| 殖民地附屬國新歷史 | 史研究 | 吳清友譯 | 三〇〇 |
| 中國近代史 | 史研究 | 武波著 | 三〇〇 |
| 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 史研究 | 楊鄧編 | 一〇〇〇 |
| 精神分析學與辯證唯物論 | 史研究 | 董秋斯譯 | 六〇〇 |

法幣售價按定價六折計算
金券售價按定價二折計算

歡迎函索·目錄書圖

(為便郵寄，函索時請註明郵費)

上海四川路五〇六一號電話四四四五六

少一願」。東北籍立委 河山是要變色的。你剛 李峯、國代尹冰彥、富 同南京，北方又出了事 冰彥等也去見過秦，尹 事，你還得趕回來調查」。

「七五」死難的東 北學生家屬吳奎斌李福 維等，同時向北平地方 法院刑庭提出自訴，控 告陳繼承、許惠東、白 世維等唆使殺人。法院 依訴訟程序，自訴人必 須是直接受害人，故予 不受理，請撤回原狀向 地院檢察處控訴。受槍 傷初愈的學生石啓明、 楊伯鴻、陳玉琦等也聯 名向刑庭自訴，控告陳 繼承、許惠東、白世維 唆使殺人，法院開庭， 查，不負責處理。東北 真釀成罷工罷市，半壁

日內傳訊被告到庭審問 也極棘手，既然不是唆使 殺人，一定要找出唆使 人的證據，那些一向判罪 判罪於已呢？到今天法 院還沒有傳訊許惠東與 白世維。據說陳繼承是 軍人，應依軍法辦理， 原狀上已將被告陳繼承 的名字撤銷。

「七五」事件調查 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 原定八月五日發表，嗣 因秦德純來平調查真相 那份報告書送到華北 剿總，請傳作義決定是 否發表，傳把它轉交秦 德純帶回南京，「七五

「七五」那天在現 場指揮的警察局副局长 白世維，自被學生向法 院控訴後，他有一個要 倒幕的預感。所以他會 一度招待在現場的記者 十幾人吃飯，他多喝了 幾杯酒，說：「今天調 查委員會調查我，明天 法院又要傳訊我，還當 他媽的甚麼副局長。我 白世維無權力指揮二〇 八師，出事的那天，我 去請示劉市長，拿不出 辦法，又請示陳司令， 也拿不出辦法。要槍斃 我白世維以後，這政權 能穩固，這社會秩序不

再混亂，我願馬上被執 行。我自創事業，今 天絕對不含糊。萬一有 一天我到了法庭，請諸 位老兄去作證，你們要 主持正義，我只這一點 要求。」白世維在「七 五」那天態度對學生確 很囂張，不過若說罪過 全在他的身上，有點冤 枉。又聽說「七五」出 事，七月七日陳繼承繼 白世維補去一道命令， 說是二〇八師歸白世維 指揮，這又是一個移禍 他的辦法，難怪白世 維酒後滿腹牢騷。

秦德純、谷鳳翔、 胡文暉都在平調查「七 五」事件真相，他們應 該全部瞭解了。下令調 二〇八師的是陳繼承， 在現場指揮的是二〇八 師營長趙昌言，閉槍的 是幾個機槍射手。至於 誰下令閉槍，在如此推 卸責任，製造事實的情 況下，我們相信將不易 調查清楚。當七點零五 分第一次掃射學生的時 候，趙昌言營長不去制 止，白世維副局長也袖 手旁觀，第二次又掃射 他們纔下令停止。這 是多少人眼見的事實， 他們不是有意屠殺嗎？ 可是他們一口咬定第一 槍是從學生軍中打出， 起初說是一共匪學生「 放的，以後又說不一定 是學生，也許是第三者 有意造成慘案。他們想 藉口學生先開槍，二 〇八師出於自衛線閉槍

掃射，滅絕殺人罪過。 但在現場的中外記者、 學生、憲兵、警察都不 能證明學生有槍，更無 法證明學生先開槍。他 們又在想法分化東北學 生，列舉學生的劣跡， 指使他們的職業學生， 檢舉他們所認為反對政 府的一職業學生」。使 社會對東北流亡學生失 去同情心，沖淡「七五 一血案的責任。他們仍 不撒手了了之的念頭， 想混過這筆血債。一 七五」血案發生迄今一 個多月，政府一方面要 向人民立威信，一方面 不敢打老虎，祇敢擡幾 個蒼蠅。我們等待着看 誰是蒼蠅，誰來抵償這 「七五」的血債吧！ (八月十七日)

一丘之貉

匈牙利·B·易漢士作

(一)

深秋的一天夜裏，在麥藉加松鄉鎮上的一座遠近聞名的設有十二張病床的醫院遭了火災。兩個住院的病人打窗口跳了出來。其中一位甚至還救出了一隻老灰貓。可是金麥法爾大夫二十年來所羅致的設備却焚毀得一乾兩淨。除了四堵燒焦的土牆之外，原來的建築已無一倖存。

當麥藉加松鄉的加特力教士已經確信他想引用上帝的言行來勸慰他的教徒們的努力一點都不中用的時候，他決定在別方面尋求藉慰。

「安安心心的吧，我的孩子們，國家不致不關心我們的。」

國家呢，——匈牙利帝國政府倒實在是很關心麥藉加松哩。火災後的幾天，一位憲兵官長率領了四個弟兄來到鎮上。憲兵官長——微現老態，紅光滿面，髮有二色——駐留在教士家裏。在那兒吃了一餐豐富的油火，然後才開始工作。他們拷問着鄉民，搞了兩天兩夜。憲兵官長很長於使用威脅利誘的法寶，而弟兄們却乾脆用槍托來對付。可是儘管是利誘，儘管是威脅，甚至是槍托的重擊，結果全不中用。原來無論誰都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何在。拷問的結果是六個鄉民的受傷——在審問的過程中，弟兄們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

「要是醫院沒有燒掉，此刻正好讓這些不能說出火災原因的人們享用了。」大權在握的鄉長克利克說。

「醫院必需重建起來。」教士回答道。

由於加特力教士的建議，大家決定請求政府補助。教士所寫的理直氣壯的請願書，三百八十二個鄉民簽了名，於十月初寄出。第二年二月底得到回示。政府的批示是：着該鄉自行籌款重建燬於火災之醫院。

四月尾，鎮上流行着猩紅熱的傳染病。這時在麥藉加松不但沒有醫院，甚至連醫生也沒有一個。跟麥藉加松的居民應過四十年病的金麥法爾老人家，在他疼愛的孩子——醫院夭折後，也抑悶而死。當傳染病帶走了十個小孩子的時候，克利克鄉長拍了一封電報給政府，請求撥款重建醫院。直到六月中才接到回示。政府寄給麥藉加松鄉民兩本通俗科學書。一本是關於兒科病症的，而另一本却是談的怎樣對受傷者作初步救助。

「等一等吧，癩皮狗們！」克利克鄉長叫罵着。「等我告訴你們怎樣作初步救助，你們就用這種初步救助去治療孩子們的病吧。」

(二)

克利克鄉長——中等身材，五十歲，肥肥胖胖，狡滑地眯着眼睛——在年青的時候是個有名的好事者，有時不惜動武，可是現在却要算鎮上最賢明的人物了。雖然他一共只有五畝土地，麥藉加松人還是選他擔任第三屆鄉長，因為——照他們的說法——克利克的智慧值得十畝地，如果這十畝土地加上他實際上所有的五畝，那麼克利克就可以算作一個富人，所以他是十足夠格做鄉長的。他曾因械鬥在別列薩坐過四次牢，在孟加恰充過軍，現在每個星期他都要坐了自備馬車到別列薩去趕集，賣掉一些青菜，成對的可愛的小雞和一些雞蛋。因此他對城市的了解完全是憑他個人的印象。城裏人他不大喜歡，但却敬畏他們，特別是敬畏那些在衙門裏任有一官半職的人。他知道這些人都是一些大壞蛋，誰要是和他們打交道，就得提防上當。

「衙門裏的人——就是這樣一些脚色。」他教訓着麥藉加松人。「如果你向他們要一瓢水，他們給你的却是一條小鞭。」——當然是價昂物醜哪。如果你要香烟，他們却給你冷水。」

鄉民們應該請求什麼呢，假使他們需要得到的是醫院的話！這個，克利克可不知道。可是他却明白：在那兒，從什麼人那裏可以得知這個。散集後，他去找別列薩的律師捷列士。

認真的說，捷列士已經不是律師了。摸約十年前的光景，他坐完了一年半的監牢，就是他入獄的那個原因，使他失掉了執行律師事務的權利。可是恰恰就從這時候起，來找他的顧客多了起來。很顯然的，即使是同業們不願與他為伍，然而人們還是把他算做一個能對症下藥的能手。真的，這位過去當過律師的捷列士只要付給五塊銀洋，他就對任何案件作出建議來。鄉民們趨之若鶩。

「老實說吧，你們為什麼一定要一間醫院呢？」捷列士聽了克利克的訴狀之後問道。「規規矩矩的人可以死在自己家裏呀。」

「信不信由你，」克利克直直不諱地說：「我們所就心的却完全不是：沒有醫院我們也可以長生不老。律師先生，您應該聽吧，我們對您該是懷着多大的信仰啊，我告訴您，醫院喪失之後，麥藉加松也就完蛋了。在基薩一帶，各個鄉鎮裏，只有我們這一鄉有過這樣一個唯一的瘋大夫，他視田產輕於鴻毛，三十年來，他食不甘味地奔走化募，才為本鄉建造了一座醫院。您在任何別的鄉下決找不到一個有着自己的醫院的吧。因此，假使有個外鄉人——從京城或者從什麼外國來的——來到我們這個區域，人們總

要引他到麥藉加松鄉來觀光，以便證明匈牙利的農村該是生活得多麼美好。『它竟有自己的醫院呀』。這是麥藉加松人的最大光榮。而光榮本身也就是「一種東西呀。而且，除了光榮之外，外國人的來訪還可以掙到一些錢。洋先生們在鎮上吃呀喝呀，買點土布和柳籃做紀念品呀。而且那些熙熙攘攘的城裏人一定也很喜歡麥藉加松的娘兒們的。相信我的話吧：在荒年的時候，只要我們的醫院便可以養活我們了。」

「哦，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醫院必需重建起來。好吧，那就重建它吧。」

捷列士在他那間以石膏塗白的木影的正義女神為唯一的裝飾品的房間裏來回地踱着，付思着，幾分鐘後，他說：

「鄉長先生，您知道有一種埃及結膜炎嗎？」

「不知道，先生，別列薩我倒是每週必去的，埃及可還不會到過。」

「這倒不須到埃及去跑一趟，」捷列士微笑了。「結膜炎，好像執達員辦理稅案一樣：不請自來，甚至到地獄裏去找鬼也分毫不誤！」

後來，捷列士詳細地向鄉長克利克解釋：埃及結膜炎——是一種非常易染而又十分危險的眼疾。患了這種病的人就再不能為國王服役了。唯其如此，所以，政府就把結膜炎看作最大的敵人。政府釐訂了法律，依法應當貸款人民，以便根治這種眼疾。

「現在明白了麼？假使結膜炎在麥藉加松流傳起來，你們的醫院可以重建，城裏人也就會到你們鄉下來旅行了。現在您就去找眼科醫生棉捷尼，——他住在我對門——您可以從他那兒得知，怎樣感染結膜炎以及患者的情形如何。不過，您當然不可告訴他，說是我要您上他那兒去的，那會立刻叫他滾蛋的。」

「您放心罷，先生！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不會把我們的友誼拿來自誇自擂的。」

當眼科醫生棉捷尼聽到「結膜炎」這個字兒時，他的臉上掠過一層萬分嚴重和感動的表情。不過，他明白了克利克並非想醫治這種疾和結膜炎，而相反地却是希望他證實自己鄉鎮上已有這種疾病之後，他立刻就請自己的患者離開診所，以致並未發覺克利克又到捷列士家裏去了。

過了一會兒，捷列士律師同克利克一塊兒去見棉捷尼醫生，把用意所在明說出來了，在鄉長再度付出了五塊銀元之後，醫生這才開導他，說是對付政府裏那些坐辦公廳的無能的傢伙，並不需要什麼真的結膜炎，就可以搞到診治這種眼疾的款項。夏天——打穀期前後，總有幾個人的眼睛患炎症的。如果在這些發炎的眼睛撒一點兒香煙末子

它們便擰不開了。一個從未見過結膜炎或者一個愛貪圖一點小包祿的醫生，他一定會把這種發紅的眼睛診斷成埃及結膜炎，簽寫必需的證明書，而有了證明書，那就不管願不願意，政府都不得不拿出錢來了。

八月初，克列克向京城拍出了一封急電：

「麥藉加松埃及結膜炎流行乞火急救濟」。

(三)

京裏派來一個主治醫師宋巴痕，他身穿黑禮服，頭戴博士帽，架上一付金邊眼鏡。這位先生又高又瘦，枯瘦得彷彿從未吃過一頓飽飯，蒼白得宛如一輩子沒見過太陽。他一來到麥藉加松就在加特力教士府上吃了三個鐘頭的早餐。克列克鄉長與高采烈地親自為這頓早餐送來葡萄酒美酒。但他也有很不滿的地方：這位主治醫生雖然喝了葡萄酒，又是李子酒，可是在這一頓長時間的早餐之後，却還是一直沒有移動他那雙細瘦的尊腳的打算。

「好吧，現在讓我們來瞧一瞧那些患結膜炎的病人吧！」

「他們已經來了，先生，都在我院子裏候診哩。」

三個戴黑眼鏡的赤腳農民，早就遵照鄉長的命令，立在院中一棵桑樹下恭候着宋巴痕大夫。

「不必着急吧，善良的人們，」宋巴痕說：「靠着現代醫學成就的幫助，埃及結膜炎早已不是不治之疾了。如果你們肯照我的指示治療，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包管諸位可以完全復原。取下眼鏡來！」

三個赤腳農民遵辦了。

最初，宋巴痕只是小心翼翼地，隔了好幾步遠地診察着病人的發炎的紅眼，一邊還表現出一付憂鬱的面色。可是後來逐漸地走近患者的面前，臉色也開始慢慢地爽快愉快地起來了。最後他走近一位患者——馬東里老頭兒仔細地撥開他左眼的下眼皮。

「你病了很久麼？」宋巴痕問。

「從一生下來起，先生。」馬東里回答。

「很疼麼？」京城派來的醫生問第二個患者。

「痛得血都流出來了哩，大人！流了一大灘血啊。」

「真可憐！那麼你呢？」宋巴痕問第三個患者。「這種病使你胃口不好，是麼？」

「兩個星期來，我沒有吃一塊麵包，也沒有喝一滴水。」

「好了！你們且戴上眼鏡回家去吧。」

鄉長和布達佩斯來的醫生在桑樹下沉默地站了一會兒。克列克望望醫生的面孔，而醫生却正在觀察那些在樹下散着步，嚼着桑葉的羊羣。

「您瞧吧，先生，」鄉長說：「這是上帝在懲罰我們啊。如果國家不救助的話，恐怕有沒一個麥藉加松的青年可以服兵役了。」

克列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請平靜一些吧，鄉長先生，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我在這兒。為我準備住宅吧。我願意住在加特力教士那兒，伙食也開在他那邊吧。還要預備一輛四輪馬車。我留在貴鄉，一定可以治好那些病人。」

「爲了您的工作，上帝一定會讚賞您！主治醫師先生，您看最高政府什麼時候可以發給我們一筆足以與結膜炎鬥爭的經費呢？」

宋巴痕微笑了。

「我的旅費政府已經發給我了。」他說。「至於在此間停留時期的開支，應該由貴鄉負擔。藥品算我的，沒有什麼。至於別的開支，鄉長先生，那是不會一點兒都沒有的。」

(四)

在三個星期中，宋巴痕每天早上沐浴，浴罷，接着是釣魚，黃昏時駕車四處兜風。有幾次甚至坐了這種鄉下馬車跑到別處去過哩。他住在教士府上，吃喝優渥。和教士打紙牌玩到半夜三更。由於炎熱的陽光的照射他的面孔變得微黑了些，雖然他有本領一口氣獨食半隻燒鷄，可是他卻總是胖不起來。

他每天爲三個病人瞧病。

他給病人一些冷開水，讓他們去洗眼睛，叫他們在觸摸眼睛之前洗洗手。

克列克發現病人們十分正確地執行着大夫的吩咐，他很放心，怕這位京裏派下來的醫師要離開麥藉加松鄉。過了三個星期，當病人們的眼睛都像鷹一般地明亮起來的時候，宋巴痕就返回京城去了。

「再見，鄉長先生。」他告別了。「要是來夏貴鄉的結膜炎重又傳染起來的話，本人很樂意再度上貴鄉來幫一個時期的忙。」

克列克有幾個禮拜從早到晚都在咒罵着：「這布達佩斯不要臉的流氓」，他卑鄙地欺騙了麥藉加松人。夜裏，在夢中他都在咕咕囁囁地咒罵他。

可是到了深秋的時候，他却向鄉自治機關建議：把原先一條叫做「平街」的道路改爲「主治醫師宋巴痕路」了。

事情是這樣的：回到布達佩斯之後，宋巴痕安心想從麥藉加松的結膜炎上弄到一點油水。他一連串地寫了一些論文，涉及「基沙這一結膜炎之巢」對於整個匈牙利之莫大的危害。當他寫這些文章時，只不過想搞到幾筆稿費罷了。那知還得到另外一些收穫。政府「爲了他對於根絕結膜炎所作的貢獻」而獎以法蘭克獎章。

而爲了叫麥藉加松能抵禦那藥已發現的結膜炎的猛烈波濤起見，匈牙利政府撥發了一千二百銀元，以資重建被焚的醫院。

(三七、七、斯庸譯於丐廬)

郭沫若：神泉(回憶錄)

茅盾：理想主義者的失敗(短篇)

紺弩：在新加坡上岸(短篇)

以羣：路(短篇)

郁茹：龍頭山下(中篇)

夏衍譯：農民老李(短篇)

周而復：白求恩大夫(長篇)

巴人：「詩意」的破壞作用(小說散步)

適夷：虛偽的幻象(小說散步)

無咎：讀「引力」(小說批評)

每期實售港幣二元。預定全年十二期，暫收港幣十五元，半年六期八元。

(國外定戶，另加郵資，全年三元，半年一元)

〔優待〕預定三期收國幣五百五十萬元，六期收一千萬國內元，九月十五日截止，逾期改訂新價。所有款項請逕寄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第三期 (九月一日出版)

小說月刊

茅盾 孟超 蔣牧良 適夷 主編

前進書局總經理

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觀察社爲恢復發行「觀察華北航空版」啓事

一、「觀察」自五卷一期起，繼續發行「華北航空版」，由潘俠風君承辦。

二、關於「觀察華北航空版」一切對外賬目往還，俱由潘俠風君負責，與「觀察社」無涉。

三、潘俠風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不得以「觀察社」名義作任何活動。

觀察

·分五角一份每·

日四月九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二第



卷五第

何其芳的轉變
文藝

信通察觀

鄧錫候遲不赴任的原因
(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關中搶糧戰(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南京大拘捕(南京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北平大拘捕(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燕京被搜在場談話

陸志韋

最完整的人格
哀思

李廣田

文明在生死之間

Arnold Toynbee

紅帽子在美國
外論選譯

段連城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美國通信

張東蓀

論政府大捕學生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回國說起
特稿連載

趙超構

潘光旦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127

訂閱價目

郵資	國外	香港	月個六	月個三	平寄	航掛	航掛	航掛	平寄
張價	港幣	港幣	五元	三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一元
年美	元	元	十五元	八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三元
元	元	元	四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一元
元	元	元	二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五角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第四卷上冊 有售
第四卷下冊 有售

封底廣告
全面一百五十元
半面八十五元
三分之一面五十五元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二分
航退：附郵五分
如欲退稿：附郵一角五分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請註明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址，否則無從查覆



警察與法律

編者先生：最近有兩件事情牽涉到法治問題，事情雖小，涵義甚大。

第一件是南京人報載某總司令的公子駕車擦破警察崗亭。警察向前警告他說：「如此開車是危險的，壓死人怎麼辦？」總司令公子回答：「就壓死你也不算回事。」結果警察不知其為誰人，將總司令、夫人、公子、汽車，一併帶局，但結果反到受了警廳的處分。而且廳長黃珍吾親自道歉，總司令方纔離所回家。消息發表後，警廳責備該主管區所長查明何以洩漏的原因，該所長坐在入報館非要知道來源不可。黃珍吾且在警校紀念週希望警員執行職務要分辨對方身份，這件事如果真是如報上說那樣一般無二，實在是辱警察使命，違反法治的精神，助長惡勢力的威風。第一，駕車不慎，就該處分，擦破崗亭就該賠償，無執照駕車，不免有草菅人命之嫌。總司令的公子與平民應同受法律的管制，不能因身份而扭曲法律。警察是代表國家執行法紀，維持社會公共的秩序。該公子竟然認為壓死崗亭亦無所謂，如此藐視執行國家秩序的代表，實屬目無法紀。總司令既然在場，理應管束他的兒子，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說，警員如果出言不遜，自應受出言不遜的責罰，但絕不能因警員的應對不當，而抹殺其公子駕車不懂的錯誤。黃廳長出面道歉，也許是警員言語冒犯總司令而道歉，但對他主管職責所在的違警事件，亦應堅決處理，何以竟毫無下文？而且還要嚴守秘密！如此下去，一個國家的警察制度，如何能夠健全？照這樣做法，人民之間分了高下，特殊

階級可以違警而無所謂，人民如何能夠心悅誠服？所以事情雖小，影響實大。我們的監察機構，對於這種事件，正應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如果是報導錯誤，亦應讓人民知道，以免誤會。如果這報導正確，更應追究各人應負的責任，分別依法治理。

第二件是報載漢口的風化事件。報上說當警察行抵該樓時，外籍人士執鎗拒絕現場拍照，警察人數過少，即未拍照。如果真是這樣，又是一件有辱警察使命，有辱國體的大事。持鎗拒捕，根本犯法，警員就該勒令繳械才對，何能因人真不敵，就此算了？警察為了維護治安執行法律付予的責任，應存國家至上，責任至上的決心。而這種持鎗威脅警士的人，無論古今中外，均是格殺勿論的。漢口警察竟然輕放過，其中一部份原因據說是若干太太跪求的結果。這種罪犯乃屬刑事範圍，警廳是無權放鬆，而必須予以逮捕的。而且推事可以提起公訴，目下中國已無治外法權存在，外國公民在中國應受我國法律制裁。革了幾十年的命，好容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而輕輕地就被警察送還了，未免有些荒謬。這事的影響也很大，牽涉到警政與治外的權益問題，損了國家的體面與主權，如何能輕輕放過？一般人似都注視着外僑的驕橫，忽略了自己執法者的懦弱，而不予責備，也許是怕萬一引起外交問題，又要受上峯的處分；也許是國際知識不夠，看見洋大人先短了半截。總而言之警察當局到場的處置是有損警察職責的。

丁芸 八月廿二日 南京

秋風！

編者先生：在這秋風送爽的日子裏，北平，這坐「文化」古城，又發生了空前，的逮捕「匪諜學生」的事件，一次兩次的黑名單，接二連三的包圍、傳訊、拘押和通緝，把一座像靜水似的古城，攪得波瀾

萬丈，人人自危，政府好像是要和整個的青年們為敵似的，不惜任何手段加以迫害，大有非斬盡殺絕不休之勢。而外面所得到的消息，又都是清一色的官方報導，要想從重重包圍裏透出一點真實的消息，是很困難的。下面是一封僑伴漏網的信，由清華園寄到北平城內的。這個寫信者是一個機械系的學生，平日很少參加各種活動，對於政治問題也很少興趣，所以他的話我覺得是能代表這些沒有色彩，沒有背景的同學們的情緒的。

為了使社會人士對這次事件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我想只有把這封信寄給擁有廣大讀者且敢言的「觀察」。現在抄錄如下，希望先生把牠披露出來：

GM 八月二十四日 北平

GM……沒有告別，沒有達到常去你家度週末的計劃，我就回清華園來了。到校時園外軍警很多，再三交涉、檢查，才放我進學校。進得園來，好像一切都變了，每個同學都緊張得要死。黑名單是一次一次的公佈，聽說還有「不公佈」的名單，隨時可抓，生命安全全都失了保障所以同學們人人自危。再加上門禁森嚴、買菜、吃飯，都成了問題。教授家就有好幾天沒能買菜的，清華園成了恐怖世界。校牆外軍警重重，圍得水洩不通，隨時都可以衝進來逮捕搜查。校門、校牆，一點聲嚴也沒有！聽老宋說，日本人進清華園時也沒有這麼偉大的場面！錢先生夫婦深夜伴着我們的糾察隊在西院道上巡邏、精神真值得佩服。院牆外就是軍警，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監視着。這樣壓迫，本來大部份同學這兩個月以來都厭倦活動，不是上圖書館看看書，就是在宿舍裏下下棋，聊聊天，再不就是游水打球。當局却以為是好時機到了，跑來大捕「匪諜」，重新把全部學生激動了起來。現在連平日最中立，對外事不聞不問的同學，也都不得不為維護同學和自己的安全而行動

起來了！許多平日只問書本，想在將來建設的時候做一個小螺絲釘的，也都動了起來；當然，是現實殘酷教訓了他們，在工廠基地還在打仗的時候，螺絲釘是沒用的。

至於那些名單上的人物，有的是畢業離校他去了的，有的是已經走了的，一般「左傾」份子，早就跑了，剩下多半是一些理事會的理事們，平日搞搞福利，是幾個「知名之士」，就讓特務們抄上名單報了賬。其實他們頂多有一點不滿的情緒，若只憑「情緒」定罪，什麼「憲法」真該倒過來寫！現在他們上了名單，無立足地了，不得不拋棄一切，走上梁山。「逼上梁山」這句話，現在意義最深刻！寫到這裏，外面同學嚷着叫集合，說軍警衝進來了，要搜捕，同學們很慌亂！天哪！對無辜青年們這樣迫害，還成什麼國家！不寫了……

DP上

樊弘先生更正

編者先生：手教敬悉，至以為謝。弟異常難過，因為今天發現政府的發鈔總額，在拙文中，有一可笑之錯誤，請依王雲五部長之談話，予以改正。弟云發鈔總額為兩千（誤寫成百）萬億，只用六億點七金元券，即可收回。但據王雲五部長稱，「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僅需二億金元券，即可全部收回。」（中央社南京二十日電）王氏為部長，當然以他的話為最可靠。事關重要，千乞代為更正，毋任感荷。

弟樊弘啓 八月二十七日

歡迎讀者
直接定閱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趙超構：上海新民報主筆
-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段連城：
- 李廣田：清華大學教授
- 沈宗澂：清華大學學生

論政府大捕學生

趙超構

「八一九」是個緊張的日子，在那天，幣制改革了，金圓券代替了法幣；同一天，各大都市開始拘傳「匪諜嫌疑」的學生。從南京、北平開始，跟着重慶、漢口、杭州、上海各地的特種刑庭也紛紛傳訊學生。到現在為止，南京北平兩地所要傳訊的名單業已發表，南京是一百七十九人，北平是二百五十人；其他各地，只知道上海已傳訊了六十三人，重慶傳訊了三十六人，杭州傳訊了三人，究竟還要傳訊多少人，未見官方正式發表。

這一次「拘」一傳一學生，選定了金圓券出世的日子開始行動，我以為不是無意的偶合。利用全國人聚精會神於緊張的經濟生活的劇變關頭，拘傳學生，因此得以掩蓋了這個行動的刺激性，在人心的比重上，在新聞的編排上，金圓券的發行和金圓券發行以後的發展已使這些學生的命運受不到人們應有的注意。同時政府當局也會正式表示，「改革幣制」與「肅清匪諜」是亂戰時期安定後方的兩大「必需措置」，既然兩者都是相關的，而幣制改革在目前顯然是順應人心的，因此，也可將逮捕學生的刺激性轉嫁一部份給金圓券頭上去。正如拾價的「奸商」是一般市民所痛恨的，一方面捉拾價商人，一方面捉學生，使人覺得政府決不會是於彼而非於此，一定捉得有些道理的了。

不僅這個日子選得巧妙，在手續上，這次行動也較為完備。學生所受的，是特種刑庭正式簽發的傳票和拘票，這使得有些為人師者也力勸學生不可不自動投案。

爲了上述的兩點，一般人以至文化界對於這一批被捕學生，似乎沒有像過去那樣關心，做師長的對這次事件，心裏當然難過，但也覺得無可奈何。除了希望法庭的迅速偵審，公平處理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意見了。但是，我不認爲這就是定案，爲國家着想，爲青年着想，不能說就沒有其他的看法。

我覺得，在交戰中，潛伏間諜是必然的，間諜利用機會掀風作浪，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贊成當局者將間諜看成如此偉大，以爲他們真有單獨操縱青年鼓動學潮的力量。在此次拘傳學生的前幾天，中央社公佈了一個文件，認定每一次的學潮都是「匪諜」領導。這使人馬上發生一個感覺：爲什麼這些潛伏的匪諜，在如此不方便的情形中，能發生這樣大的領導作用？一個學校，校內有師長的管教，校外有治安機關的協助，爲什麼還領導不起青年來？

事實的情形應當是如此的：過去政府施政的失敗是事實，社會上許多不公平是事實，大多數人民的窮苦不安是事實，青年學生爲了現實的刺激，不能安心求學，以至於不滿現狀，要求改革，有所批評，也都是事實。

正就等於政黨的行動。與青年學生抱同感，甚至同情青年學生的表示，自然可以說是有政治意義的；可是，政治性的表示順水推舟，參加在裏面，但是青年學生舉行這個運動自有其純潔的一方面，未見得完全是「異黨」操縱起來的；同時，與青年學生抱同樣態度的，同情反扶日運動的，有他們的師長先輩，有工商文化界無黨派的人士，也有從前的參政員和現任的立法委員等等，這是一種頗爲普遍的心理反應，能說青年們是完全受了「異黨」的利用麼？

要清算歷史的學潮，必須將學生本身的政治行動和政黨行動區別清楚。就任何觀點看，學生批評政治是好現象，國民黨訓政二十年，其目的就在訓練人民能够參加政治，監督政府，學生有知識，有熱情，如果還不能有政治覺悟，還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興趣麼？假如多數公民都能像現在的青年學生關心政治，勇於批評，豈不是訓政的大成功？豈不是國民黨對國家的大貢獻？

這樣說，並不是空話，歷史可以作證：民國以來的學生運動，在發生的時候固然都給當時的政府以煩擾，事後看來總是功多於過。五四運動是一例，抗戰前夕的學運又是一例。這兩年的學生運動，目前看來不順眼，但安知將來國民黨的革

新和未來政府的進步，不是這些學生叫喊出來的呢？中國的人民是沒有聲音的，除了青年學生，還有什麼人最能代表多數人民的利害？

因此，我們誠懇的希望，在處理過去以及以後的學生運動時，對於學生的政治表示有較寬大的看法，對於「匪諜」的活動有較嚴格的解釋，我們雖然不能很具體的說出先兩者的絕對界線，但是執政者倘能出於愛護學生的觀點，而不是出於暴燥的心理狀態，將每一次客觀的事實在法律上作嚴格的解釋，將批評政府與武力顛覆政府的行動作精確的分別，我相信這一次被捕的學生中，必有很多不必要的。固然，傳訊之後，還得偵查，審判；判決之前，誰也不知道那一個是罪有應得那一個是冤枉的，可是我們既無寬宥賠償制度，這些被傳訊的在時間和自由兩方面的損失已是無可補償的了。

站在文化界的觀點，這種大規模的拘傳學生，對於每一個無黨派的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都發生威脅的作用。往常發生這種事情，照例各校教授、雜誌、報紙以及文化界人士總有一些反應，而這一次事情發生已經旬日，除北大師院兩校教授多人宣言抗議以外，尚未見有人起而批評。批評得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一件事情到了無人批評的程度，即可以反映壓力的分量。順着壓力的聲音必然強大，抵抗壓力的聲音必然微弱，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相信全國文化界人士對此都無感想，對於一個有決死的勇氣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言論是絕對自由的，但我們是普通人，普通人為恐怖心所驅，不能不卑怯，不能不吞吞吐吐，因此我覺得從此以後，言論自由真成了理想了，文化界即不成為政治的奴隸，恐怕也將是政治的順民了。

這是很可怕的現象，這現象表示文化澈底被征服了，再也難得有獨立的批評與見解了。政府當局將聽不到反對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歐戰時，工黨領袖麥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返國說起

潘光旦

八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載有十五日的倫敦廣播消息一則，說：參加世界運動會的「鐵幕」國家的游泳選手五人，拒絕返國。他們業已獲得英國內政部的允許，可以在英國覓一枝之棲。(五人的姓名年歲從略)，消息又說：五人現正居住倫敦的秘書寓所。預料當有其它國籍選手要求在英國居住，包括南斯拉夫、波蘭選手在內。又說：匈牙利選手庫維克曾經說到，如果它返回匈牙利，前途將無自由運動可言。匈牙利的三個選手都還沒有結婚，他們也沒有把「亡命」到英國的計劃告知在布達佩斯的家屬。這些消息的來源是十五日的星期電訊報，據廣播說，到廣播的時刻為止，英國內政部拒絕證實或否認電訊報的這一消息。

我假定這報導是確實的，因而才有下文的許多話。少數的幾個人從甲地方轉移到乙地方，或暫時居住，或比較永久的占籍，初看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並不值得加以討論。但如稍作仔細的推尋，我們便不難發見這種人事上的異動並不簡單。不要說五個人的異動，就是一個人的，都有它的來蹤去跡，而來蹤的所由構成，背景裏總有一大堆的人與物的因素，而去跡所至，前途也不免引起又一大堆的對人與對物的影響。這就顯然的很不單純了。

克唐納為了反戰演說，聽眾斥為國賊，然而英國官吏並不以為他反對國策即是敵探，也沒有因此限制他的活動。這是英國的民主。我們正在做效英美的民主憲政，但是麥克唐納的勇氣與英國政府的寬容精神並不存在。只要一為匪張目一四個字，便可以封住全國人民的嘴巴。我們知道，民主之可貴，法治之可愛，乃在於能讓一般普通的人都敢於隨便發表他的議論，而不必有待乎特別有勇氣的人出來說話。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在目前已微弱得可憐，而這一次逮捕學生的行動，無疑的又加濃了一片恐怖的黑影。這對於民主憲政的前途，是佳兆還是惡兆？我想執政者自己也是能明白的！

為了減輕這次被捕學生的損害，迅速的偵審是必要的；延長羈押不僅使學生多受不必要的痛苦，也將影響法庭的威信。為了消除此事所引起的恐怖空氣，審判應當力求公開。

審判公開是為了保證公平裁判而樹立的司法原則。其意義是承認人民對司法權的行使有監視之權，同時亦是維持法院本身威信的最好方法。

英美式的民主觀念，是否認階級對立的事實的，因此，國家和法院，是以公正的第三者自任，對各階層的人民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自居的。即使被審判者是信仰階級鬥爭的「匪諜」，他們的供詞或許會詆毀現在的政府，或許有煽動的言詞，但是，法院正好讓他們的政治意見宣達出來，讓檢察官與辯護人的陳述辨論公開出來，訴諸民衆的批判。

公開審判，一般人可以知道審判是無私的，並沒有偏袒政府；公開審判，可以用事實來證明法院是獨立的第三者，不受外力的干涉與影響。公開審判，可以讓一班人了解全部案件的事實，而免於揣測懷疑。為了法庭的威信，對此次被捕學生的公開審判是絕對必要的。

想對於下面的幾個題目，多獲取幾分認識，或覓取一些解答。一是從事異動的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二是甲地方有些甚麼情形，致他們非離開不可。三是乙地方又有些甚麼情形，足以吸引他們。四是他們離開以後，甲地方會蒙受些甚麼利害。五是他們留居以後，乙地方會蒙受些甚麼利害。對於異動者本人的利害

我們擱過不提，我們假定，趨利避害，最後總是每一個人的事，總得由每一個人自己來解釋與抉擇，這是常識，初不必是功利主義派的教條。五個世運選手拒絕回國究屬有些甚麼意義，我們就先就這五方面來作一觀察。

第一，這五個人是所謂選手，是體育家。既稱選手，既稱家，在人品的某一方面必有超越尋常之處。這五個選手在世界運動會裏奪過甚麼錦標，贏了多多少少分數，破過何種紀錄，我沒有加以查攷，但在其本國的體育界裏，以至於全世界的體育界裏，他們是佼佼錚錚之輩，總是不成問題的。不但如此，生物學與心理學又告訴我們兩點，一是他們的所以成爲佼佼錚錚，一半固然由於訓練修養，一半也未始不由於遺傳的素質，而後者尤屬基本，如果不先有它，訓練是徒然的。換言之，體育家自有其成爲體育家的那塊料。二是體力不能離開其它的身心品性而獨立，體力的優越表示其它的身心品性，一部分以至於全部，也多少要比常人高出一籌。這又是屬於原料一方面的話，其它品性的是否也獲得充分的發展，當然要看後天的修養訓練而定，未可概論。總之，這五個人的品質是在中等以上，並且可能超過中等的水平很多；他們決不是添一個不爲多，減一個不爲少的普通人。

第二，五個選手的本國究屬有些甚麼情形使他們不肯回去，我們不大知道。匈牙利與捷克據說都是「鐵幕」後面的國家。既在幕後，內情自然不容易知道。匈牙利的選手庫維克說，如果回到本國，前途將無自由運動可言。這話也不清楚。甚麼是自由運動？不能自由參加國際或其它比賽麼？只能有團體操練而不能有個別競賽麼？連個人的自我訓練，跑跑跳跳，也都不被容許麼？因爲不甚知道幕後的情形，庫維克的話所引起的這一類問題我們都無從答覆。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鄉土之愛是人之常情，國家之愛更是近代人的一大特點。除非麻木不仁，除非喪心病狂，除非環境中有種種情形，使他萬分無奈，一個人是決不肯輕去其鄉的，更不肯隨意把國籍放棄，而甘心亡命的。研究品性的學者固然說到有的人有流浪的傾向，別人安土重遷，而他們却非流浪不可，但這種人爲數究屬甚少，並且在每一度流浪的行爲發生之初，環境中多少也得得有一些推挽迎拒的刺激。五個選手有沒有強烈的流浪慾，我們不得而知，他們都是游泳專家，與流浪兩字的原義有些接近，是不錯的，但這顯然不能有所證明。他們想在英國覓一枝之棲，目前雖然亡命，日久總望能在一個比較固定的地方安居樂業，成爲這地方所屬的國家的國民，大概是一個更近情的推論。換言之，他們大概不是甘心於流浪而以亡命爲有趣的人。他們有到選手的體格與健康，繩以身心品性相互關聯之論，可知麻木不仁與喪心病狂的兩個可能性大概是更不在話下。然則問題的發生顯然不在五個人的本身，而在他們所處的環境，環境中必有種種情形，平時使他們留既不耐，走又不能，而一旦遇有可以遠走高飛的機會，便毫不猶豫的抓住不放，及其既已遠走高飛，也便不再作回返樊籠之想。這番的世運會很清楚的是這樣的一個機會。記得在世運會開會以前，報紙上說到東歐至少有一個國家不準備送選手出場，還附帶說了些政治主義上

道不同不相爲謀的理由；無論其理由如何，足見這種機會總是極難得的。我說問題在環境，而不在人，當然也只是一個大體的說法，其實人總還是問題所由發生的一大泉源。這五個人至少犯一個毛病，就是，渴愛自由，不甘束縛，否則，他們還不是和本國的其它選手一樣，於散會之後，乖乖的回國了麼？

第三，五個選手所從出的國家的情形，我們雖不大知道，其所進入的國家的情形，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人格的自由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有些甚麼維護這個，最有力量，最稱一貫，而也最有成績的，我們不能不推英國。一百二十年以來，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激盪之中，在爲勞苦大眾謀取生活福利的種種努力裏，一面居然避免了暴力與流血的革命，一面，到目前爲止，對於人格的各別而自由的發展，始終能繼續予以保證，也惟有英國做得最爲差強人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工黨政府的孤詣苦心，勵精圖治，尤其是昭昭在人耳目。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無論人格自由之論有無道理，有多大道理，任何民族人口中間總有一部分渴愛自由的分子；他們願意爲此努力，爲此犧牲，有的從自我修養入手，有的就環境改造出力，如果際遇太惡劣，至於無從措手，則不惜去而之它，根本另尋一個人與境得以調適的新局面，所謂調適的重心所寄當然還是其本人人格的自由發展。五個拒絕返國的世運選手，上文說過，可能就是這種分子。他們的得以到達英國，固然是由於世運的機會，而不由於一己的自由抉擇，但既已到達，可能很快的就感覺到入地兩宜，流連忘返，何況其父母之邦又可能有些情形教他們不得不裹足的呢？

第四第五兩點無須多說。此種人事異動，此種含有幾分選擇性的移民行動，對於移出的國家或地域總是一個損失，而於移入的國家或地域總有幾分裨益。這是人口品質論者的一個通論。五個游泳選手的拒絕返國，如果長久拒絕，又如果真在英國落籍，長養子孫，終於成爲英國人口中的一些成分，這一筆實際間的得失賬目，是很清楚的，如果加上前途可能增益的繁利息，此賬目前雖小，將來或許發展得很大。

這現象，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我們有了一個名稱，叫政治選擇。一種政治而能保留人才，培育人才，吸引人才，增加人才的質量，是正面的選擇；反之，如果驅逐人才，殺戮人才，或無形中埋沒或毀滅人才，便是反面的選擇。繁育與毀滅的正反選擇是絕對的，吸引與驅逐的正反選擇則是相對的，因爲甲國家甲地方雖蒙損失，乙國家乙地方却有收穫。在國家以至於鄉土分野依然很清楚的今日，相對的選擇還有它的重大的意義。它同時代表着三樣東西：一、它是政治良窳的一個果實；二、它是民心向背的一個表證；三、它也未始不是政治所由更趨改進或更趨腐敗的一個根本因素。這現象表面上是政治的、社會的、底子里却是民族的、生物的。政治選擇的名稱雖有了四五十年，人口異動的所以爲此種選擇的一個部門，雖也有人時提到，但據我所知，仔細的探討

還沒有人做過，大概就因為這樣一個題目所牽涉到的方面比較多，從事的人必須瞭解政治，熟悉史地，更須有充分的生物學的素養，善於運用選擇論的眼光，才能下手。近二三十年來，國人喜歡講民族主義；政治選擇應該是民族主義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却似乎根本沒有被提到，不能不說是一大掛漏。

任何團體生活總有兩筆賬，一筆人賬，一筆物賬。例如辦學校，註冊管的是人賬，會計、出納、事務管的是物賬。政治也復如此。兩筆賬的目的也可以相比，起碼都求一個收支平衡，而年去年來，更希望收入要比支出略為大些。物賬管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其重要性是誰都知道的。人賬則不然。戶口或人口應該有一筆賬，固然大家也知道；但人口有數量與品質兩方面，品質的養成又有教育與遺傳兩重因素，則論者往往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唯其如此，人口的移徙，如果牽涉到的數量不大，就極容易被忽略過去。即如這次的五個遊泳選手，如果問題發生在平時，而不恰好在世運方才結束之後，不要說五個，就是五十個，怕也不會有人注意及之。

其實不必等期人口論者或選擇論者出來作精密的研究，歷史上攤着的這一筆收支賬目已經足夠清楚。即如英國，因為歷來政治情形比較良好，大體上說，它所招徠進去的人要比放逐出去的人為多，不過不能太多，因為三島的面積畢竟有限。但是它也吃過虧。十七世紀初年以後，當英國教會和政治發生密切聯繫那一個時代裏，威約所至，曾經逼走過不少的自由分子，而受其實惠，從而立異標新，別開基業，又轉而與祖國為難，轉而向祖國宣告革命獨立的，就是今日的美國。其它國家中此種人口分子去就的例子更是不一而足，尤其是在交通比較利便的近代，亞力山大第三時代的帝俄，希特勒全盛時期的德國，殺戮以外，都逼走過不少的人，後者還包括愛恩斯坦一流的碩彥在內，而當時受惠的大部分是美國，小部分是英法等國。中國人雖若比較安土重遷，自由的說法以前也沒有入喊出，但一種自在發展的企求，一種安居樂業，多少想支配環境而不太受環境支配的願望，也始終有它的力量，教一部分人口，轉輾移徙，去此就彼，甚至於轉移到中國政治威力所不能到達的海外。詩經詠碩鼠，孟子美太王，想來當時都有相當的事實依據，決不是一派情傷現實或憧憬往古的空言。降至後代，數量最大而流澤至今未替的一個實例便是五季之世，吳越一貫的保境安民政策所引起的一番向心的人口移動。太湖、錢塘江、新安江、流域的所以成爲一個人才與文物的中心，其基礎的大部分便是在這時候奠定的。它如南唐、閩、蜀、在同時期內，也曾從別處吸引得一些優秀的人口過去，但只靠一兩個比較開明的政治領袖，而沒有一個長期的保安政策，其招徠成效究屬不大，並且也不易維持。

普通的人口移徙，我們這裏不談。它所引起的往往只是一些因數量上的變動而發生的經濟問題，例如勞力缺乏或勞力過剩以及分配的新調整等，這些雖也有它們的重要，不在本文的範圍以內。上文一再說到品質，說到選擇，說到人才。我們不妨再問一下，何以見得某一種的移民，初不論人數的多寡，是

品質較好的呢，是經過選擇的呢，是不妨稱爲人才的呢？或者換一種問法，在甚麼一些條件之下發生的人口移動所引起問題才不止是數量的，而也是品質的呢？五個選手，既然是選手，問題比較簡單，我們無須多事推敲，上文已經說過。但其它的例子未必如此。他們的品質如何，我們只有推論的一法。推論又有兩途。一是事後由他們以至於他們的子孫在新環境裏所作的貢獻來推論，而這是需要相當長的時期的，我們姑且不談。二就是由事先的條件來推論。這我以爲可以有三個。

一是他們的移徙必須是自動的，是自己抉擇的，即使其間不能完全沒有外力的影響，有如天災人禍，但決不能完全由於強制。捨棄舊環境，參加新環境，不是輕易的事，這其間需要眼光，意志，毅力，吃苦耐勞的精神，隨機應變的能力；這些雖屬盡人而有，分量往往大有不齊，大抵自動者的分量必比較多，所以易於自然流露，而被動者則比較少，若無外緣的強制，可能便苟安一世，始終不在行爲上表現出來。

第二個條件和第一個相爲表裏，就是政治環境必須充分承認遷徙與居住的自由。沒有了這個，一個人，無論自動的志力多麼大，最多也只能以逃亡替代遷徙，以窩藏替代居住了。我們從上文的討論裏可以看到，遷徙與居住自由的一大原則關涉之多，意義之大，要在我們平時的瞭解之上，即，在一般的自由與便利之外，更牽連到個性發展上民族優生的問題。除非一個人真有如上文所一度提到的特性，流浪慾，以流浪爲生活，爲遷徙而遷徙，否則他的目的總難不「開基拓業，長養子孫」。

第三個條件也是屬於環境的，而一半也牽涉到政治，其它一半則爲文化的。就是，統一之中，我們要維持一些分化，大同之中，我們要培植一些小異。一種逐漸擴大的一統與大同之局，最後大到天下同一家，是誰都企求的。但我們並不希望國家與地域的分別完全取消，文化與制度的格局通體一樣。我們且認爲在不妨礙和平相處的原則之下，地方色彩應當儘量的保留與培養，惟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提高羣居生活的興趣，保障分工合作的機能，轉而充實一統與大同的意義。而說到我們的題目，遷徙與居住自由的原則也才不至於無的放矢。在一切雷同，凡百一致的局面之內，根本就用不着遷徙，不見異，即不思遷，連有流浪慾的人怕也不免難換下來，還談甚麼自由不自由。

從五個選手拒絕返國的例子看來，這三個條件之中，目下最成問題的是第二個。國際間的移民一向是不很自由的；種族與宗教的阻礙最古老，其次是國族，是很近代的一個，其阻力不在種族與宗教之下，到了當代，我們又添了一個，就是政治意識。所謂「鐵幕」後的國家，「鐵幕」所要隔絕的，顯然不止是消息的內外傳遞，而是人口的自由出入。這條件一不成問題，其餘的兩個也就發生困難。遷徙既不可能，一個人自動的能力雖大，也就無從施展。五人者的得以離開本國，和「我選取自由」一書的作者克拉克佛貞固的得以選取自由一樣，都仰仗一些特殊的緣會，普通情形之下是很不可能的。目下流行的各派政治

意識固然全都希望世界大同一統；有的派別目前雖不容許人民自由遷徙，為的是怕意識未臻固定之望，初則異異思遷，終則愈遷愈異，從而阻礙大同一統的來臨，但一旦真正大同統一之後，這自由是必然要恢復的。不過，到那時候，問題是，上文已經說過，我們還會有遷徙的刺激與需要麼？大同既同到了意識，統一既一到了思想，普天之下，不再有喬木與幽谷之分，地方色彩，可能只限於吃酸吃辣一類口味之事，我們遷徙做甚？

總之，我們爲了五個世運選手拒絕歸國一事嘮叨了這半天，用意所在，無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中)

張東蓀

非要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朋友們瞭解兩點。從小處說，他們應知人口的去留直接間接總是他們政績的一個結果，一些表示，他們是有責任的。四郊多壘，猶不免爲卿大夫之辱，何況治下的善良百姓一個一個的溜了呢？二是從大處說，優良人口的流亡與來歸更是民族興衰，文化進退，地方榮替之所繫，今日的毫釐，可能是兩三代以後的千里；能存心及此，前途積極的成就雖不可必，至少他們可以避免爲濶廠爵，爲淵廠魚。

§四·我在上文已說過了，中國的統治階級是由一種有遊離性的人們組成的。這些人多少少有流氓的性質。讀者千萬不要以爲流氓是只限於無產者。中國的富人亦有流氓性的。所以假定我們不把流氓當作一個惡意的名辭，而取中立的意義，則可說中國有兩種流氓，即一種無產流氓，另一種有產流氓。中國的統治階級雖則內部可以起很大的變化，分爲相反的兩組，而仍不外乎這一類的人。統治階級總是以集團的形式來出現。在朝的是既得政權的集團，而每當其末季却另有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每一個集團內有文有武，有貧有富，即有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正好像戲班一樣，其中各種角色俱全。其中貧的固然是爲了打自己的出路，但富的人亦只是散去已有的財，另想發更大的財。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統治階級的成立固然是由於人類組織上必須有統治關係。換言之，即必須要有政治。好像無政治，人即不能生活。其實這只是一套理論。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些人們起來把自己造成統治者却大部分在於謀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並不是專爲了被治者而來治。乃反是爲了治者而始有政治。在這裏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並不是政治性，而反是屬於經濟性。因此統治集團的心目所想的只有兩件事。即如何維持所搶得的政權與未搶得的時候如何去搶。只有在維持其既得政權的打算下，可能多多少少對於被治的人民的利益有所顧慮。但決不是爲老百姓着想，乃依然只是替自己打算。所以中國歷史上統治關係的建立是以經濟上的封建式剝削爲其基礎。封建式的剝削是由於勢力，而與資本主義下的剝削不同，因爲後者是以資本而取得利潤。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不會有的。所有的只是這種以勢力欺人壓人的剝削。統治階級的人們即建立其生活基礎於這樣的剝削之上。他們的奮鬥完全是爲了取得這樣的生活。此處所說雖是關於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情形，然在目前却有一個活榜樣，就是今天國民黨的政權。

我們明白了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則我們便可知這統治階級的人物是如何構成的了。誠如最近一個論者所說，他們是退無可守，進必以戰。所以在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總是處心積慮於如何維持其執政

的地位，因爲如果一旦失去了其地位，則其生活便無着了。他們爲了政治生命來掙扎，其實乃是爲了經濟利益來掙扎。這種掙扎有你死我活的性質，決不能像美英民主國家的兩黨輪替秉政一樣就是爲此。兩黨輪替或合作只是見於憲政軌道敷設以後，而憲政軌道的成立却與個人主義的文化與工業化的社會有密切關係。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在工業化未有端倪以前，只有個人的升沈與進退，決不會有政治集團的交替。因爲把勢力作爲一元的決定性，將政治與經濟打成一片，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特徵。資本主義是二元的，在經濟上操縱力是資本，在政治上運用力是權力，縱使二者可以互相影響。然而總和封建社會的一元性有些不同。在一個統治集團內，時間一長，自會有內部人事的新陳代謝，個人的升沈進退當然不成問題。這些不是我所要討論的；我今只強調一點：即在這樣封建社會，人們的幹政治主要的還只是求生活。所以俗語有升官發財的話，乃是實情。須知他們不能只限於解決生活在官職的任期內，尤必預謀將來卸官後的生活基礎。兼以中國傳統的辦法，統治者爲了容易駕御其部下計，不要有固定的官俸制度。所以在封建社會與專制政治，貪污是其內含的必然性。在此只有程度上大小的區別而已。然而終必愈趨愈甚。一個統治集團最後會被人革了命，亦就是由此而出。

§五·我在上文說，中國歷史上所有革命都未能把生產力的拘束解放開來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封功臣；另一個是殺功臣。封功臣是酬庸，因爲大家一齊來打天下搶政權，一旦得到了當然要大家分肥。國民黨於北伐成功以後，下令以黨員儘先作官，便是這種歷史上傳下來的作風。所以當其打天下搶政權的時候總是滿口的平民僕罪，迨其成功，却爲了這些革命同人的出路，不能再轉過頭來向老百姓榨壓，不然這些人的生活成了大問題。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換朝代都有這樣的一個嚴重問題。古人早已說過，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就是說，得天下要靠着一批有流氓性，造反性的人，而治天下却又另需要一批人。果爾則對於前一批人如何安置呢？爲了安置這一批人，使他們得到滿

意的報酬，那只有犧牲本來無抵抗力的老百姓。不但弔民伐罪終成爲百分之二二分兌現，而即經濟結構亦永遠不會更開拓一步。於是換朝代乃成爲週期性的了。中國歷史上「君」與「臣」及「民」是三個絕不相同的階級。民是純粹的被治者，幾乎就是奴隸。臣並不是完全被壓迫者，雖則有時亦受君主主的奴役。有時臣能危及君，所以君不能不對這些人有顧忌，尤其是換朝代的前後。我說這一番話雖則是講中國的歷史，但我相信這個歷史的餘毒或病根迄今並未去得乾淨。實在是我們當前的一個問題。要而言之，當一個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腐敗得萬分的時候，這個統治集團即變爲革命的對象，因爲它把生產力再發展的要求阻斷了，但是既革命以後，這些新興的職業性的革命人物却亦會變爲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東西。所以問題就在於此。

不過中國自辛亥以後，外國的一套把戲進來了，憲法啊，選舉啊，政黨啊，這些東西出現於表面，原有的皇帝、宰相等等作廢了。表面上換了一套衣服，而實質却並沒有真正澈底改變。至少亦得說是一套新制度嵌在舊的歷史餘殘上。在這樣的情形下更加里所謂「失調」(Maladjustment)。歷史的餘殘勢力把新制度沖到完全走了樣子。成了一個雜七雜八的東西。我們先就政黨一點而言。不論是民國元年的政黨方式，抑或是民國七年以後的政黨方式，黨員總是爲了生活才來入黨。姑舉一小事作反面的說明。例如一個教員，苟其他自己對於本行有十分把握，不怕失業，同時亦不想升爲校長，則他決不入黨。可見入黨的人總是因爲沒有社會職能上的崗位，或即有而十分不可靠，於是乃籍黨打出路。所以結黨不是幹政治，不是替老百姓做事，乃只是爲了自己。根據這個情形，中國政界上人們的言行不一致乃是先天註定的。換言之，即根本上言行是不會一致的。但言行變到完全無絲毫的一致以後，所以維繫社會之道將盡墮失，其結果只有訴諸武力。這乃是演變到後來所必至之境界。而革命的要求便在這裏潛滋生了。週期性的換朝代式的革命即從此成立。

六。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則著者所以要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解除生產力束縛的破壞工作必須嚴格恪守其限度。其先必須有一個社會診斷。真要檢查得出病在何處，即真正被桎梏的地方在何處。然後開刀，恰如其量，不多不少。即破除只可限於那個被桎梏的地方，千萬不可太過。如果事前沒有詳細精密的診斷，而專憑碰碰去看嘗試一下，結果不但會碰釘子，並且一個社會、民族的事，是和一個人不同，一次失敗再來嘗試便須又隔數十年。

紅帽子在美國

記「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

(美國通訊)

段連城

我所以特別提出這個分際問題的緣故，就是有見於專依靠這種由歷史上情性所成的遊離分子爲革命動力決不會摸得出這樣的分際。老實說，在這種傳統的辦法情形下，這一批人是決不會做到恰合分際，因爲合乎分際而不太過，乃是與他們的利益相違反。他們的主要目的還是自己在經濟上生活方面求出路。而真正爲了解除生產力的桎梏却有時只須要去掉那一些障礙爲止。障礙有時亦可能不太多。所以僅僅如此做是不能對於他們的問題有所裨助的。這裏便有一個問題，乃是歷史上所有的革命皆會遭遇的一種矛盾，即從革命的重力上說，必須訴諸感情的衝動。類乎發狂那樣。而從指導革命來說，却又必須倚靠冷靜的理智。辨別分際是理智的事。掀起大波瀾則非有感情不可。二者實難得有一個恰好的契合。平心論之，革命本是理智的事。無如專靠理智，不能把革命煽起。故掀起革命要訴諸感情，但感情一起即不易控制。這是一件最艱難的工作，不可以輕浮的態度對付之。所以歷史上的革命幾乎無一不是犧牲太大而代價不足償其十分之一。換言之，即成就太少而浪費太多。法國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其成就對於人類實在抵不上。俄國大革命死的人數更可吃驚。當時如以現在的局勢爲藍圖而從事製造，恐怕這些死亡都是不必要的。即不死這們多人亦可達到今日這樣的目的。

原來人類的慾望，就普通人而言，有三種，比較上最爲基本的。三種是男女之慾、物質享受之慾、與權力支配之慾。在社會騷亂的時候，這些慾望都會有變態出現。例如在俄國革命的當時，所謂「一杯水」是確有其事。後來不久即經列寧的大聲急呼的反對而始絕迹了。本書不談這一點，故不往下再說。所要說的只限於物質慾與權力慾。這兩個慾望的消長是資本主義的放任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有關。在放任經濟下，人們偏於向物質慾方面去發洩。即獨佔性企業的大資本家往往要操縱政府亦依然是想更得較多的利益。一旦改爲統制，則人們的物質慾總會受到限制。於是其慾望的發洩便自然偏向到權力方面去了。往往在政府加重其權力的需要時，即在大權政府時，政府內部極容易爲權力之爭起衝突，生磨擦。這就是物質慾受限制時有時反使權力慾增高。換言之，即二者消長不是正比例的。雖然往往在初期還能向外發展，不致於內部自起權力之爭，迨到後來擴張到了相當程度或停止了，却不免要有種種問題引起衝突。這一點似乎爲謀國者所應注意。

根據上述的種種，我們在歷史先例上可以取得下列的教訓：凡是一個革命，總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破壞舊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壞舊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對於建立新的之障礙。換言之，即問題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舊的，而反在於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內部困難。

四個月前某天，華盛頓星報的主筆召見一個採訪醫院的記者，問他是否相信共產主義。這個年輕人，相信自己

開除他。事後，華盛頓記者公會發表聲明，認爲相信共產主義，是一個「公正而充分」的開除理由，因爲那種人已

經「不再有任何價值」。在美國，沾着一點紅顏色的，就是生長在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裏，遂直說是。主筆先生很誠懇地告訴他，說報館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但是要

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在政治鬥爭中，「紅帽子」遂成爲一個很厲害的武器。進步黨領袖華萊士，如今已讓政客們及「輿論界」塗得遍體皆紅；故總統羅斯福，被人罵做「共產黨」，也是屢見不鮮；就是杜魯門先生，在南方「白人優越」論者的口中，也是讓共產黨「牽着鼻子走」。在一片「獵紅」聲中，最是有聲有色的，莫過議院的「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了（後文簡稱非美會）。與該會並肩工作的，是參議院一個行政費用審查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前者主席是潘奈·杜馬氏（J. Parnell Thomas），後者主席是荷馬·傅格生（Homer Ferguson）實地執行調查的，是美國特務機構「聯邦調查局」。

公審女間諜

最近杜魯門總統召開特別國會，這兩個委員會，遂也開始工作。一時「紅帽子」亂飛，牽涉卸任重要政府官員，消息震驚全國。首先，是報紙傳說，謂有一個金髮的妙齡美女，曾任蘇聯間諜，現在自首招供，揭發共產黨情報網。七月三十日，伊利莎白·貝特麗（Elizabeth Bentley）小姐出庭了。褐髮、肥胖，雖然她當庭拒絕回答年齡，顯然是四十來歲了。旁聽席上，禁不住一陣失望的微微顫動。她沒有具體地講出任何驚心動魄的間諜故事，供詞中却牽扯了三十個前任政府官員，說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供給她政治及軍事情報。她的職務，是一個小組聯絡員。在這三十人中，有前任國庫署副署長懷特（Harry White），及羅斯福親信顧問居里（Lauchlin Currie）。居里戰時曾兩度率領代表團到中國，在「時代」週刊刊出他的一張照片，背後還懸着蔣主席親筆題贈的照片。居里的答覆說他從來沒有認識過一個共產黨人；懷特則氣得直呼「荒誕」。這位自首間諜員小姐，似乎拿不出具體的證明。

其次要緊的，是商務部要員雷明登（William Rehnston）。雷原任戰時生產局。貝特麗稱在戰時常與他會面於公園或街角，拿到許多有關飛機生產的資料，並探悉美國在造原子彈，與超級空中堡壘。雷之供詞，則謂貝以新聞記者及研究工作之資格出現，收集資料，他並沒有給她任何不可爲其他記者知道的消息。他之所以問或與貝小姐會晤於街角或公園者，無非「年輕浪漫」而已。貝小姐竟也無辭反駁。

於是，非美會不得不推出另一張王牌。這個「改過自新」的共產黨，是原任共黨機關報紐約「每日工人報」總編輯的白登（Louis Budenz）。他出庭作證，謂蘇聯第

五縱隊任職美國政府者，數可以千計。他說他無法具體證明貝小姐的供詞，因爲雖然他自己也參加過地下工作，但是共產黨的情報，機密到「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麼事」。不過，他充分相信貝的話是真的。次日，庭上又出現了另一個「悔過」的共黨間諜，他是「時代」週刊的高級編輯張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他叫出的一串共黨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更是驚人。

第一個，是前國務院要員赫士（Alder Hiss），在舊金山會議時，擔任過美國代表團秘書長，并會陪伴羅斯福參加馬爾他、雅爾達等重要會議。據張伯斯稱，赫士在戰前就擔任一個共黨情報小組的首腦，主要工作，是幫助共黨人員「滲透」入各政府機構，以便收集情報，供給蘇聯。張氏當時，屬於赫士小組。當一九三七年彼脫離共黨時，曾力勸赫士自新，赫士甚爲動搖，痛哭流涕，但結果還是不肯回頭。這一段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兩天以後，赫士自動出庭作證，宣誓以後，却說他根本不認識張伯斯其人。張伯斯也當庭宣誓，硬說他認識赫士，只可惜也拿不出任何確切證明而已。

在這幾乎是點題技窮的時候，非美會的負責人又大放空氣，說找到一個「神祕」證人，可使全部間諜案水落石出。兩三天來，多方渲染，只是不見其人。據發稿此刻的廣播新聞，這「神祕」證人，也無非是另一個「自新」的共黨通訊員，由華盛頓傳遞情報到紐約。他即使出庭，大約也是亂捧幾頂「紅帽子」而已。非美會諸公，反正「獵紅」任務已達，也不會斤斤計較證據何在，真像如何了。翻看非美會的十年歷史，危言聳聽，替報紙製造大標題，本是其一貫作風。

大破好萊塢

這委員會創立於一九三八年，由馬丁·戴氏（Martin Dies）主持。初意是調查納粹黨徒及共產黨在美的反叛行動。馬丁是一個好剝手，他以宣稱當年好萊塢童星秀蘭鄧波兒有共黨嫌疑而名聲遠播。馬丁死，杜馬氏繼位，青出於藍，每年都有大砲。一九四一，他說美國軍中處處是間諜；一九四二，他說政府官員，都雇用「不務正業的女孩子」做秘書；一九四六，他說田納西州的原子彈工廠，操縱在「美國以外」的人手中。每次他都大呼調查，說得聳人聽聞，但照例是既無證據，也無下文。在非美會的一大串絕作中，最精采的，當推去年十月的「大破好萊塢」了。

杜馬先生，一聲吶喊，說共產黨控制了美國電影事業，在替蘇聯作宣傳。霎時間傳來了大批好萊塢名星。在眾議院會議室中，只能容納三百人的旁聽席，擠得水泄不通

。在場有一百二十個記者，三十個廣播員，六個新聞電影攝影機，及一架無線電傳真攝影機。在強烈的水銀燈及攝影鎊光下，不少人帶起了黑太陽鏡。因爲牽涉的多是男明星，旁聽席上遂多是女人。當演「魂斷藍橋」的小生羅勃泰勒發言時，旁聽席上歡呼與掌聲不停，杜馬氏敲斷了一隻維持秩序的木鐸。三個禮拜的審查，熱鬧非凡，震動全國。但杜馬氏並沒有找出什麼共產黨控制好萊塢的有力證據。審查終結之前，他雖大吹大擂，謂將公佈一批好萊塢出品，替共產黨作宣傳的影片，結果毫無下文。

「獵紅騎士」杜馬氏

「非美行動」，鬧得如此滿城風雨，然則究竟何謂「非美」？美國法律，並無註釋。答案恐怕只好由杜馬先生處找尋，因爲照理他應該是最正牌的「美國主義」（Americanism）者了。他曾經說：「美國主義，就是保守主義。一切激進份子，都是「非美」。因此除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外，他更把「新政策」也放入「非美」項下；同時更發明了「同路人」（Yellow Raylers）及「淺紅淺」（Parlor Pink），以包羅所有不保守的政治組織。

正統「美國主義」者的杜馬氏，是一個死硬派的共和黨徒。家裏並非豪門，但早年在「華爾街」混到一碗飯吃，遂培養起對老闆們的忠實。他最近得意之中，告訴一個記者，說他在學校「從來不是一個好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校裏有一個備戰演講會，中途有幾個左翼學生反對。「你知道我怎麼辦？」杜馬氏驕傲地說：「我邀集一批人，把那幾個傢伙頭髮剃光，丟在一個全是癩蝦蟆的池塘裏」。他頓了一頓說：「我在一哩路外，就可以嗅到一個共產黨徒的味道」。

最近杜魯門提出了保障黑人的「人權法案」，南方主張「白人優越」的祕密幫會三K會（Ku Klux Klan），大肆活躍。幾百門徒相聚，穿起白袍，披着白面紗，舉高燃燒着的十字架，發表宣言說：「要是在人權法案通過，街上請看血流成渠」。這個會不但在提倡種族優越論，而且在組織及行動上，都與納粹黨有密切連繫。他們反對黑人，猶太人，羅馬正教徒以及一切來自東南亞的美國人，至於共產主義，更不用說了。在非美調查會中，也有個「法西斯調查組」，最近作了一個報告，說三K會是一地道的美國組織，當然不是「非美」！

維持「民主」牌招

當非美會在大丟「紅帽子」的時候，美國共產黨最近

却在紐約公推舉行全黨代表大會，制定政綱政策，宣佈支持華萊士的進步黨。這個似乎矛盾的現象，顯示出美國政客們硬要維持「民主」招牌的苦衷。他們既仇視一切進步的份子，但同時又覺得在這樣一個號稱信仰自由的國家裏，不能連帶某種主義或學說不合法。所以美國共產黨，理論上說，現在依舊是一個合法的政黨。不過美國一般人民，對共產黨一字，多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疑忌與敵視，政客們遂針對這一點，盡力在每個共產黨員或左翼份子，以至於一切改革派頭上，加一項鮮明的「紅帽子」，使他們在社會中因難甚至於無法生存。在這一點上，非美會有過很重要的貢獻。

在美國的選舉中，每個人投票時，至親如夫婦，也得站在三尺以外。因為憲法曾經明定秘密投票，以便人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自由選擇他的政治信仰。既如此，非美會在大庭廣眾中，全國新聞界前，盤詰個人的政治意見，是否合法，本極明顯。所以過去許多被傳詢的人，對非美會「你會否做過共產黨」的問題，都依法拒不回答。結果却加以「蔑視國會一罪，送交司法機關懲處。今年五月，非美會的兩員健將孟德（Karl Mundt）及倪生（Richard Nixon）曾提出一個反共法案，要求所有共黨政治機構及「外國組織」的負責人與會員公開登記。這個合

法化「紅帽子」的法律，雖經眾院通過，終因與「民主」招牌抵觸太甚，而在參院擱淺。

杜魯門與「紅魚」

七月二十七日，杜魯門召開特別國會，討論物價及房荒，這消息一直是報紙的大標題。五天以後，非美會開會，搶去了華盛頓消息的一大半。兩三天內，非美會竟變成頭號大標題了。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憤怒地說：「反美會的調查，無非是一條紅魚，來分散公眾對物價與房荒的注意」。這話指出了非美會的另一政治目的。在大選的前夕，杜魯門預備了大批新政色彩很濃厚的提議，交給國會討論，要想討好低層大眾。共和黨製造的這「紅魚」，不但搶去了他的生意，同時暴露了民主黨政府，如何讓共黨份子與蘇聯間諜「滲透」；美國的「安全」，如何在受威脅。

此外，非美會之選定這時候上演新戲，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擊華萊士的進步黨。在這次被牽涉上的前任政府官吏中，有好幾個是華萊士新黨中的要角，更有很多是前商務部內華氏的舊部。因此竟有人提議要調查華萊士。本來，在今天的美國，並沒有多少真正的共產黨（美共黨員數目，據該黨最近全會宣稱，也只有六萬人）。況且共

文明在生死之間

Civilisation on Trial The Listener July 15 1948

現代西洋文明正在被考驗！這也許是一個新鮮的觀念，也是一個新奇的觀念。「文明」一詞對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正是指和那些會被考驗的東西相反的對象。大戰之前——至少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我們常認為文明是美如黃金，安如磐石的。我們祖宗們可能曾歷盡艱辛締造我們的文明，但是我們却覺得並無喪失這家傳寶物的危險。

我想，對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世界不發生懷疑是很自然的。和我年齡相若的一輩英國人，在一九一四年前是大的，對於現代西洋文明確是認為不必懷疑的。我們在那時沒有文明會被考驗的想法——我們那時並不權衡這種文明而發現它的缺點。就是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個文明在被考驗的觀念在很多人還是會覺得驚異的。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可能遭遇災難的警覺現在似乎已經在滋養了。我去年春天曾在美國住了三個月，在那裏我發覺這個開

產黨在美國社會中，也難起大作用。最近，十二個共黨領袖，已因「圖謀暴力推翻美國政府」而被拘到候審。所以「華爾街」真正的隱憂，是一切反共的自由主義者；而非美會的目的，也即是拿著「紅帽子」的法寶，使他們噤若寒蟬。

至於一般的美國老百姓呢？在戰後繁榮的今天，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歡喜熱鬧是他們的的天性。報紙上，廣播裏，聽說電影名星是共產黨，大官也是蘇聯間諜，倒也緊張刺激。究竟這些事是什麼涵義呢？他們很少功夫去想。去年底，當政府開始公務員「忠實調查」（Loyalty Check）的時候，一個南方的女人，因為「Check」另有一個通義是「支票」，遂以為政府在發「忠實支票」。趕快寫封信給政府，說她戰時從軍，任婦女輔助隊員，服務熱心，請勿忘「Give me a loyalty check」。當聯邦調查局的人來找她時，她大呼：「擁護民主，我不知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以為是錢！」

人人都擁護「民主」，究竟美國的「民主」是什麼？替紐約時報撰文的一個作家，旬前去訪問非美會主席杜馬氏。問他什麼是共產主義，他說：「無產階級獨裁，奴役人民，」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他說：「我想差不多」，什麼是民主？他想了一想說：「民主嗎？反正每個人都知道」。誠然，反正每個人都知道！（八月七日寄）

Arnold Toynbee

前發生。我們驚疑這些可怕的經驗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們是否指出我們自己的文明將和歷史櫥窗裏的那些骷髏同其歸宿？

我們想得到的那最初被毀的文明是希臘和羅馬。它的衰亡和崩潰和我們特別親切，因為我們自己的文明就在它的廢墟上長成的。羅馬帝國的興亡陳跡，我們會重演這一套麼？羅馬帝國滅亡時曾遭過些什麼？如果我們回頭看看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希臘羅馬文明的解體，可以見到幾條線索：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了；理性主義的降低——退回到愚昧和迷信，行為標準的下降，法律和秩序的式微——退回到野蠻程度。就那些必須承受些痛苦經驗的人說，我想，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是最容易應付。在羅馬的末期，財產成了負擔——並不是他們不喜歡享受，好逸惡勞原是人性之常，

題已進入一般人民的心頭，這對於一個歐洲來的旅客當然是個很深的印象。在我們看來美國人現在正站在權力、財富、和繁榮的塔尖。但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却可能比我們更為不安和恐懼，雖則我們英國人所住的地方才是大西洋更不安全的一面。

美國人比我們更為忐忑不安是因為他們的失望比我們更大。美國人渡海遷移到新大陸，原是想和歷史對斷，而現在歷史却追蹤了他們，而且已經趕上了他們。歷史不開玩笑的，因為在它的櫥窗裏陳列着骷髏——不祇是一付，可能已有二十付。它們是文明的骷髏，在過去遭受了災難的遺體。當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的前途不覺得有錯失時，這些尸首不會使我們不安；現在它們確已引起了我們悚然之感，我們的自信已受可怕的禍患，驚人的罪過和冷酷的殘忍所打擊，這些就在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眼

而是因為代價太高。財產所有者在羅馬末期所付的代價是他日常生活各項細節所受到的管制。我們這一代和這世界在這方面也已經有相當的經驗，但是羅馬末期的情形比現在却還要嚴重，嚴重到人們寧願蒙受極大犧牲，設法逃避這類管制。注意精神生活的人把財產分給了窮人，遁入空門做和尚或是做隱士；積極性的人逃到遠處的野蠻人處去自求出路。最後，希臘羅馬文明整個複雜的物質結構崩潰時，大多數的人反而感覺到喘了一口氣。

最可怕的事倒並不是物質享受的喪失；生活簡單化了也減少了許多複雜文明的煩惱。可怕的不是物質的崩潰而是道德的崩潰：愚昧，迷信，無法，殘忍的勝利，克服了希臘文明在它好的日子所建立下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文明崩潰時可怕的事，我相信，我們現在所畏懼的也就是這道德退化到野蠻程度的危機。我們已受到警告：在西洋的中心地點，就在這一代，我們已遭受德國納粹的道德災禍。如果西洋有一個大國會屈服於此，很明顯的西洋的道德標準已經不夠穩固了。德國可以發生的事，誰能保證不發生在其他的其他地方呢？道德的破壞才是文明陸沈中的真正悲劇。

孤立的事件還是通常的遭遇？

但是我們是否需要擔憂自己曾有相似的遭遇呢？這是聖看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沈是一件孤立的和非常的事端呢，還是自然秩序中有規律的事例。當我們在報上讀到火車出軌或是某家失火的新聞，我們並不會因之預想自己的房子今夜也會失火，或是明天自己所要坐的火車也會出軌，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是意外。如果這類事情每隔一天就會在我們的街上或鐵路上發生的話，我們也不會這樣坦然了。所以關於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沈這件事我們第一要問的是：這件社會的災難是不是歷史上的例外？歷史上還有類似的情形麼？這問題的答案，我怕，並不是愉快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裏去重讀一遍歷史，我們確可以找到不少同樣的例子。

我們首先提及希臘和羅馬，因為我們對於這段歷史是最熟悉的。我已說過，我們自己的文明是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長成的。希臘羅馬文明同樣的是長成在另一早期文明的廢墟上。這早期文明是 Minoan 文明，它很早就滅亡了，連它繼承者的希臘都不再記得它。但是在上世紀的末年，被一位英國的考古學家 Sir Arthur Evans 在克利脫島上發掘了出來。我們還不能理解 Minoan 的文字，但是考古學家却重新發現了這個文明。他們告訴我們這個文明和後來的希臘羅馬文明一般也有過一個興亡的故事。

這裏不過是兩個早年的例子，我們如果看看世界的其他部分，同樣的例證太多著。以遠東說，這是個在最近以前還是和我們不發生太大關係的區域。在這區域裏却有類似的歷史。中國的古代文明也有它興亡的軌跡。在二世紀的時候他們的大帝國瓦解了，比了羅馬帝國的瓦解早二百年。如果在已死已葬的文明以外再加上那些雖則還活着但已無可否認的在式微中的文明，這類例子我還可以列舉二十個。依我所以可以看得到的說，我們還不能確認其已經式微了的祇有西洋現代文明。

如果這些是事實的話，我們現有的處境是很奇異的。我們好像是站在一間房裏，這房裏躺著許多屍體，就是那些還沒有死的人，也已經病得很深。這個唯一還能站着和還能觀察四周的人，他明白了這些屍體生前所犯的病症，他也看見那些病人正犯着這些病症，而且可能跟着要走上死路了。他必然會懷疑他自己是否惟一的例外。他是否也會遭遇同一運命？也許他已經表示了致命的徵候。所以他開始檢查自己，含着溫度表不斷的看自己是不是在發燒。他恐懼了，他即便不死在瘟疫裏也可能會死在恐懼裏。這是我願意說，西洋當前多數人的心理狀態。

我們既已說到這裏，也就不能停住在這裏了。我們不能以一個問題來滿足自己，這一個生和死的問題！我們必須設法推究這些歷史前例對於目前情況有什麼啓示。我們自己的文明是無救的滅亡？我立刻將給你們我們的答覆。我並不相信任何文明的滅亡是運命裏注定的，我也不相信它們都犯了無可挽救的病症。所以我們不必斷定我們是無

救了，低着頭，讓運命的刀在斷頭台上落向我們的頸項。如果我們果真這樣束手無策，我們的頭是該這樣被切斷的。你們可以責問我，你不是告訴了我們二十個文明已經滅亡了麼？現在不是將輪到我們了麼？我們會是惟一的例外麼？不是的，我的答覆並不如此。我可以給你說出兩個理由。第一是二十個例子並不能構成一個原則，第二是人理中太多不易預知的因素，隨時可以改變它的前途。我們自覺當前的危機就是一個足以自救的因素。假如我們不垂頭喪氣，等待死亡，而奮發起來，這就可以轉換我們的前途了。

喪命於戰爭中的文明

讓我們看看那些滅亡了的文明怎麼會死的，然後看我們是否能避免這種致命的錯失。我相信它們都是喪命於戰爭的。這些文明的歷史中，都發生過地方政治集團間日形嚴重的戰爭，雖則這些被戰爭所殺死的文明在最後的一期常能結束戰爭，但是隨着戰爭而起的却是更深的病症。它們是以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來結束戰爭的，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是征服，一個強權把所有的競爭者都擊敗了，推行和平——羅馬帝國在希臘世界所強加的和平是一個我們最熟悉的例子，同樣性質的和平在同一的方法中在中國推行過。羅馬式和平的弱點是時間太遲和代價太大。在交戰集團沒有打到筋疲力盡時，戰爭是停不下来的；而且停下來時，社會的損害已經太大到不易復元了。因之這種和平不能持久。它不過是拖延一個垂危的文明的死期罷了，並不能救它的生命。

我們現代文明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是：我們是否將用羅馬的舊方法來結束戰爭？我們能否不從力竭停戰的和平中去制止戰爭？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曾不斷尋覓以同意和合作來團結世界以致和平的道路，想用以代替暴力和征服的舊路。如果我們能有所成就，那就是以來的各種不免於滅亡的文明所沒有的成就，那也足以為人類歷史開一新頁。這是我們對於文明陸沈論的答覆。讓我們不要對這危機閉上眼睛，面對這危機時也讓我們不要手足無措。我們得在我所建議的自救之道上去應付它。我們並沒有注定了滅亡，運命在我們手上，一切在自己。

最完整的人格

哀念 朱自清先生

佩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七天了。在這七天之內，時時聽到有人在談論佩弦先生，也看到不少紀念佩弦先生的文字。至於我自己呢，却一直在沈默中，漫說要我自己

提筆說話，即使有人向我問起佩弦先生的事，我也幾乎無話可說。我在沈默中充滿了傷痛。假如說話可以解除傷痛，我是應當說話的，然而我的話竟不知從何說起！

李廣田

在別人的談話中，以及在別人的文字中，大都提到佩弦先生是一個最完整的人。我覺得這話很對，但可惜說得太籠統。我願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試論佩弦先生的為人。

第一，佩弦先生是一個有至情的人。佩弦先生對人處事，無時無地不顯出他那坦白而誠懇的天性，對一般人如是，對朋友如是，對晚輩，對青年，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識，發生過較深關係的，沒有不為他的至情所感。你越同他交情深，你就越感到他的毫無保留的誠懇與坦白。你越感覺到他在處處為你打算，有很多事，彷彿你自己還沒有想到，他却早已在替你安排好了。他是這樣的：既像一個良師，又像一個知友，既像一個父親，又像一個兄弟。他對於任何人都毫無虛偽，他也不對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熱情，然而他是充滿了熱情的，他的熱情就包含在他的溫厚與謙恭裏面。

正由於他這樣的至情，才產生了他的至文。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就寫不出一「毀滅」那樣的長詩。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更寫不出像「背影」那樣的散文。「背影」一書，出版於民國十七年，二十年來，一直是一般青年人最愛讀的作品。其中「背影」一篇，論行數不滿五十行，論字數不過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夠歷久傳誦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當然並不是憑藉了甚麼宏偉的結構和華瞻的文字，而只是憑了它的老實，憑了其中所表達的真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簡單樸素，而實際上却發生極大的感動力的文章，最可以作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為這樣的作，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為人。由於這篇短文被選為中學國文教材，在中學生心目中，「朱自清」三個字已經和「背影」成爲不可分的一體。當朱先生逝世之後的第三天，我得到天津的來信，那寫信人是一個中學的國文老師，他說：「其初，傳言說朱先生去世了，簡直不敢相信，因為在最近離平之前還看見朱先生，而且還聽了先生很多勉勵的話；及至跑到外邊，看見一羣小學生，在爭着搶着地看一張當天的報紙，其中有一個並且驚歎着對我說：『老師，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我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而且，看了小孩子們那種惶惶悲戚的神情，自己竟無言地落下淚來。」「背影」一文之影響於此可見，而且，我們也可以想像：有上千上萬的幼稚心靈都將爲這個「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傷的吧！在另一本散文集「你我」中，有「給亡婦」一文，那文字與「背影」自然迥異，然而它作爲朱先生的至情表現則與「背影」相同。據一位教過女子中學的朋友說，她每次給學生講這篇文字，講到最後，總聽到學生中間一片歎噓聲，有多少女孩子且已暗暗把眼睛揉得通紅了。現在，我們翻開「你我」這本書，重讀「給亡婦」的末一句。看到他低低地呼喚那亡婦的名字，寫道：「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了，我們一定盡心放心安睡罷，你。」

幾個「你」字的安排，最足以表現了作者的情感，而我們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朱先生身後的陳夫人和三個幼小的弟妹，以朱先生之至情，我們若千萬遍遍地祝禱他「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不知道他可能緊緊地閉上眼睛嗎？

第二，佩弦先生是一個最愛真理的人。其實，有至情，愛真理，原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因爲，沒有有至情而不愛真理的，也沒有愛真理而無至情的，這情形，在魯迅先生，在聞一多先生，都是同樣的。凡是認識朱先生的，同朱先生同過事的，都承認朱先生是最「認真」的人，他大事認真，小事也認真，自己的私事認真，別人或公眾的事他更認真。他有客必見，有信必回，他開會上課絕不遲到早退。凡是公家的東西，他絕不許別人亂用，即便是一張信箋，一個信封。學校裏在他大門前存了幾車沙土，大概是爲修牆或鋪路用的，他的小女兒要取一點兒去玩，他絕不許，因爲那是公家的。聞一多先生遺著的編輯，自始至終，他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主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條，凡比較重要的事項都要徵詢同人的意見，或用開會方式盡情討論，如無開會機會，他一定個別訪問，把不同的意見彙集起來，然後作爲定案，即便不必討論的事情，疑難的或已辦的，他大都告訴一聲。這一切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認真精神，也正是他的熱愛真理的一方面。沒有一個愛真理的人不是在處理日常事情上十分認真的，在朱先生，由於他的至情，由於他一貫的認真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真理，擁抱真理。從抗戰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變化是非常顯著的，雖然由於體弱多病，係在他自己所說的，他不能像年輕人那樣迅速的進步，他說願意給他較多的時間，他可以慢慢地趕上去，然而事實上他比青年人的道路走得更加踏實，因爲他的變化既非一步跨過，也非趨趨不前，走三步退二步，而是虛心自省，一步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去的，他並沒有參加甚麼暴風雨一樣的行動，然而他對於這類行動總是全力支持，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力量的，除了担心中青年有所犧牲外，他可以說並無甚麼顧慮。他也沒有甚麼激昂慷慨的言論，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實實的講演與文字中，真理已一再地放了光，而且將一直發光下去。

就在這簡單的說明裏，我們也可以窺見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謙虛的，他承認自己在受訓。他覺得自己有對大家說話的責任，而且要多說，快說，說得淺鮮，因爲他熱愛真理，他把摺了真理，他願意從各方面解釋這些真理，發揚這些真理，凡是真心有話說的當然願意說話，而因此他的筆自然也就放開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得到解放。不過這裏也還藏着一個可哀的事實，朱先生以一身而負着一個很重的家累，職業上的薪俸不足以維持一家的生活，爲了升斗所需，於是也說不得不快寫，不得不多寫了。但無論怎樣多寫，快寫，却從沒有亂寫，因爲他是認真的，因爲他所寫的是真理。他是作家，批評家，學者，然而他最近一兩年來所發表的意見却不限于文學或所謂純學術一方面的，這只要翻翻「標準與尺度」和「論雅俗共賞」就可以知道。在「標準與尺度」中有一篇叫做「論氣節」，其中有一段說：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爲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衆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衆要拍頭吃飯，他們也沒有滿足這些飢餓的民衆。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不自由，鬧了個一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脚。他們於是只能保守着自己，這也算是節吧；也想像緩緩地落下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可是這裏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却不如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正義感」的是一「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爲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吧？」

在這裏，朱先生不但闡明了知識階級的地位之變遷，尤其可貴的，他指出並肯定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新氣節，新的做人尺度，這些話自然可以鼓勵青年輩，但他的話却不是爲了鼓勵別人而說的，這裏有他自己的實感，而且他自己對於現階段歷史性質及現代人的時代任務之確認。而在同書的「論吃飯」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論點，他說：「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沒飯吃要吃飯是人性，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只是個死，這是一羣人，羣就是力量；誰怕誰！」一點也不錯，溫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說出了這樣堅決的話。他在「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道路」（聞一多全集序）中，曾引用聞先生的話說：「我

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其實，朱先生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樣。關於中國當前的情形，他在『論吃飯』中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行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能甚至沒飯吃，什末禮義甚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寫出一飢餓事大，讀書事小」

「我們歷史上一前一後的人，可能不相信這是朱先生的話，只讀過朱先生前一時期人民的公認，或者只看到了朱先生性行學問的某一方面的人，可能不相信這是朱先生的話，然而這確是朱先生說的，而且說得那麼好，那麼切實，那麼勇壯，這自然是時代使然，然而這靠了主觀的力量，主觀的正義感和自覺心，也就是靠了朱先生的至情和對於真理的愛好。至於他對於今天的文學的意見，那就更其明快而顯然。朱先生並不是歷史家，然而近年來所寫的文字中大都有個歷史的觀點，不論是談語文的，讀文學思潮的，或是談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歷史的演述，從簡要的演述中，揭發出歷史的真象，然後就自然地得出結論，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當前的任務。在『新詩雜話』的第一篇『新詩的進步』中，他承認『從新詩運動的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語文零拾』中有一篇『歷史在戰鬥中』，他推崇雜文，說『時代的路向漸漸分明，集體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逼緊，於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支燕子。』在一『標準與尺度』中有一『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一文，說『社會主義』是今天的尺度，『文學終於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邁進的。』又說『特權階級垮台以後才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就是沒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論雅俗共賞』一書中有『論期詩』一文，他說，『期詩是羣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雖然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羣衆，他也是羣衆的代表人。』『期詩要能表達出大家的憤恨，喜愛，需要，和願望。』『期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與工作。』『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正是期詩之所以爲新詩中的新詩。』這一切，只說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說話的立場乃是人民的立場，正如他在『論雅俗共賞』的序裏所說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則爲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學。爲人民，爭民主，這是今天的真理，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來所寫文

字中的主要內容。

第三，佩弦先生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若說朱先生是有幽默感也未嘗不可，無乃『幽默』兩個字已經被幽默專家們用得辨真面目，所以我便不願意使這兩個字來和朱先生發生連繫。何況，那些幽默專家或幽默大家是爲幽默而幽默，而朱先生則不然。他有至情，可並一天到晚纏綿悱惻，他愛真理，也並不逢人說教，他嚴肅而認真，却絕不板起鐵面孔，叫人不敢親近，只感到苦燥無味。他是極有風趣的，他的風趣之可愛可貴，正因爲他的有至情，愛真理，嚴肅而認真。三十一年我到了昆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遠地脫帽打招呼，我簡直不敢認他，因爲他穿了一件奇奇怪怪的大衣，後來才知道那是趕馬的人所披的毛氈，樣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顏色却像水牛皮。我當時只是想笑，然而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訴我一個大消息：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中國的抗戰已成了世界大戰的一環，前途十分樂觀。以後我在街上時時注意，却不見有第二個人是肯於或敢於穿這種怪大衣的。有一次在西南聯大的廣場上開文藝晚會，幾千聽衆都隨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講題是『五四以來的散文』，他說，『甚麼是散文呢？像諸位這樣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全場上却哄然大笑起來，朱先生每次演講都引起這樣的聲響。在他的文字中，更是到處充滿了風趣。在散文集『你我』中，有一篇『看花』，中間有這樣一段：

『至於領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後的事：夏天的早晨，我們那地方有鄉下的姑娘在各處街巷，滑門叫着，『賣梔子花來。』梔子花不是甚麼高貴品，但我喜歡那白而帶黃的顏色和那肥肥的個兒，正和那些賣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韻味。梔子花的香，濃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樂意的。我這樣便愛起花來了。也許有人會問，『你愛的不是花罷？』這我自己其實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論了。』（十九年四月）

『也許有人會問，其實沒有誰問，只是作者自己在體會那種情意味了。在同集中還有『談抽煙』，『擇偶記』等，都是同樣富有風趣的作品。這類文字看起來容易，作起也相當吃力，即如『談抽煙』，據朱先生自序中說，才八百字却花了兩個下午，所以這風趣的形成也還是出於嚴肅認真。近年來所寫的文字大都是非常沉重的，不像前一期期的文字那麼輕鬆，然而其中也還是充滿着風趣，譬如『論雅俗共賞』一書中的一論書生的酸氣，『論老實話』等，都在嚴肅中見出『幽默』，——這裏我居然又用了『幽默』兩個字，我的意思是說真正的幽默，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滿含着同情，慈心與正義的幽默。三十六年二月，他的『新詩雜話』出版了，這本書的編定在三十三

年十月，書稿交出後便石沉大海，中間一度傳說稿子已經被書店失落了，朱先生常常提到這件事，現出非常傷心的神色，以爲這本書再也不會與世人相見了，不料事隔三年有餘，書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在目錄後的空頁上題道：

『盼望了三年多，擔心了三年多，今天總算見到這本書！辛辛苦苦寫出的這些隨筆，總算沒有丟向東海大洋！真是高興！一天裏翻了足有十來遍，改了一些錯字。我不諱言我『愛不釋手』。『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說是一『散帶自珍』也罷，『一紙情深』也罷，我認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晚記。』

在這段短短的題字裏一連用了四個驚嘆號，第一行上邊蓋了一個『邂逅驚』的閒印，最後一行下邊蓋了一個『佩弦藏書之鈐』，大概太高興，高興得手忙腳亂，第二個圖章竟然倒置了。

有至情，愛真理，有風趣，這就是朱先生之所以爲朱先生，這就是朱先生的人格之所以被稱爲最完整的人格之所在，這也就是爲甚麼，當朱先生活着的時候，無處不贏得人的敬愛，而當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人感到傷痛與惋惜。也許有人要問：至情、真理、風趣三者，何者較重要，何者爲次要呢？我不知道這問題有無意義，也不知道這問題怎麼回答，因爲朱先生的人格是整然的一體，我們不好把它分解開作爲比較。讀前一期散文的人最容易感到他的至情，常和他接近的朋友最容易瞭解他的風趣，而覺得他平易近人，而近年來，在時代的風暴中，在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嚴肅的工作的對照中，最足以見出朱先生是真理的擁護者。朱先生總在不斷地進步中，他不但趕着時代向前走，他也推着時代向前走，他不但隨同青年向前走，他也領導青年向前走，然而，無可如何，他的體力，他的健康却一天一天地向後退了，他終於退向病床，退向死亡，現在，朱先生，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同伴，我們可敬愛的先生和朋友，却剩下了一把骨灰！這又豈止是個人的損失而已呢！假如中國真正『勝利』過，假如中國沒有內戰也沒有『劫亂』，假如中國已經民主，已經和平，假如朱先生生活得好，生活得如意，他何至於這樣地死去。假如朱先生體力好，假如朱先生能夠得到天壽，朱先生對於新文學、新文化、新社會的供獻將是無限的，這由他過去的成績可以證明，由他近年的轉變與進步更可以證明。朱先生在過去盡了他的力，在今天也盡了他的力，如果他活到將來，在新的社會中，將更有他的大用。然而，朱先生竟然這樣地死去了！從我去年夏天來到清華大學之後，就看見朱先生的書案玻璃下壓着兩句詩，是朱

紀錄

三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下午四時為警憲在燕京校內搜查學生事對在場的學生教職員跟警

憲說話

陸志章

這樣的聚集，在燕大的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從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點相像的，那是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點鐘的聚集。所不同的是，那一天來校的是仇敵，是日本人。今天來的是我們的同胞。是同胞，將來共患難的日子多着呢！

八月十九日，本校接到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的拘票，要逮捕燕大的學生，一共十七名。還有因為「危害國家」的案子要傳去訊問的，一共有十四名。其中有吳其進一名，是本校畢業生，在訓導處服務已經二年了。其餘的三十人之中，有的已經畢業離校，有的早已退學，有的暑假不在校，有的雖然是准許留校的，可是假期之內，住宿的流動性相當的大。所有拘票傳票，實在無法送達。被傳的吳其進既然是本校教職員，我就通知他趕快回學校來。不料當天下午他就就在東校門讓警憲不問情由逮捕了，送北平市警察局郊六分局了。那天晚上，本校設法把吳其進從郊六分局保釋，隨傳隨到。

從十八日晚上起，學校讓軍警憲包圍了。學生員工都不許出入。食糧斷絕。同時，學校方面兩次檢查宿舍跟校場上其他各處，名單上的三十人之中，並無一人在校。我們就根據事實，報告郊六分局跟這一回負責搜查燕大的林團長，他是二百〇八師的。直到今天十二點鐘為止，地方當局依然不能完全信任學校的報告，以為非進來搜查不可。他們在職務上，不能不有此一舉。這是大家應當諒解的。實在負責查的責任的，並不是來搜查的人。軍警搜查學校，在民主國家是非常的事件。

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林團長來學校，跟我商量搜查的手續。他態度十分客氣。他說是為執行公事來的。各位，我的處境的困難，就不說，你們也能明瞭的。拘票上傳票上的學生，早已不在這裏了。受搜查的全部是跟這事件絕無關係的人，可是學校說話已經不能見信於人。我們沒有力量拒絕搜查。我在學校行政的立場上，並且不能對於非常時期的特種法令表示什麼意見。我當然可以用種種推辭，把這件事拖一些時

候。可是不願意借外勢，也不願意求人情，打官話。我知道你們不要我幹這樣的事。照我的估計，這搜查的手續，早晚不能避免。我並不怕事，我出死入生，是為中華民族經過患難的。我為你們選擇了對於你們最少損失的一種方式，就是說，開了條件，讓警憲進學校來搜查。我要是做錯了，我個人負責。我對我的同事負責，特別是對四籍的教職員。因為用民主的眼光來看，今天你們會看見看不慣的事情。我做中國人，只有慚愧。召集學生，也由我個人負責。你們要守紀律，有話事後再說。林團長跟我約定的條件是這樣的：

(一) 軍隊不開進學校，徒手的警憲可以進來三四十人(註：來的一共六十九人，我不得不拒絕了二十幾個人，請原諒)。
(二) 只查人。不查物件。(註：後來發現有人在宿舍翻着學生的書籍，不得不阻止他。)
(三) 只查名單上的三十人，不查別人。凡是不屬於本案件的人，不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能讓帶走。關於這一點，我用我自己的性命來担保。
(四) 學校絕不會同警憲來搜查學生。警憲要進來，其勢我們不能攔阻他們。我可以把學校的地圖借給他們，派校警領路。其餘一切，全都由警憲負責。中西教職員，要是有不放心的，你們可以跟在後面觀察觀察，將來有個見證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們去，你們自己負責。(註：學生自治會要求我讓他們派人監視；我拒絕了。)

我知道警憲一定會遵守這些條件的。現在請在場的中西教職員一概退席。凡是在暑假畢業，秋季留校服務的學生，也可以退席。學生請不走動，讓警憲查看你們的身分證。
(註：林團長也說了幾句話，態度極可敬佩。學生態度謙和莊重。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搜查之後，包圍線是否立刻解除？林團長答應在十五分鐘之內，撤去軍警。後來校四門南門，果然立時解嚴。東門延遲了兩小時。據我所知道的，林團長無法負責。)

先生自己的筆迹，下面寫着「近人句」三個字，到八月三日朱先生火葬之後，我從城外廣濟寺冒雨回到清華，陪朱先生的兩個公子回到朱先生的寓所，看見朱先生的草帽和手杖還掛在過道的牆上，我疑心朱先生尚未離開他的書房，走進書房，我又看見朱先生書案上那兩句題詩：

「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從這兩句詩，也約略可以窺見朱先生近年來的心境。假如人生五十也可以算作夕陽西下的話，朱先生的夕陽晚景真可謂「無限好」，然而誰又想得到，黃昏倏爾而逝，突然降臨的黑夜就把一切給掩沒了！

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深夜，清華園。

附朱自清先生著作目錄

- 一、蹤跡(三十三年十二月亞東版)
- 二、背影(十七年十月開明版)
- 三、歐遊雜記(二十三年九月開明版)
- 四、你我(二十五年商務版)
- 五、倫敦雜記(三十二年四月開明版)
- 六、經典當談(三十五年五月文光書店版)
- 七、詩言志辨(三十六年八月開明版)
- 八、新詩雜話(三十六年十二月作家書屋版)
- 九、標準與尺度(三十七年四月文光書店版)
- 十、語文零拾(三十七年四月名山書局版)
- 十一、論雅俗共賞(三十七年五月觀察社版)
- 十二、精讀指導舉隅(三十七年三月商務版)
- 十三、略讀指導舉隅(三十七年一月商務版)
- 十四、國文教學(三十四年四月開明版)
- 十五、語文影

茅盾等主編

小說月刊

零售每期 一元
 訂閱三期 二元五角
 訂閱六期 四元五角

(該辦法由即日起實行)

歡迎國內讀者直接訂閱

優待國內同行直接現批

香港九龍稱頌道三九九號

訂購處：前進書局

改用金圓券訂閱辦法

北平大拘捕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因「七五」血案所引起
的「七九」大請願，叫
出了「槍斃傅作義」的
口號，表現了東北華北
同學堅強的團結。當局
不能不感到可怕，於是
官方一再宣稱「七五」
單純，「七九」變質，
盡力拆散東北華北同學
的團結，又揚言要追究
「七九」責任，給華北
同學以威嚇。官方報紙
更叫囂「清除學匪」，
說學運是「共匪」的第
二戰場，製造一種恐怖
的氣氛。適應着這迫害
的信號，各院校同學一
致提出：「提高警惕，
加強團結」，東北同學
并反駁：「七九」跟「
七五」一樣的單純，有
「七五」才有「七九」
。這種分化算是失敗了
。當局的策略有了個
小小的轉變。長白師範
學院在「七五」血案中
，因為死傷的人太多，
所以表現得更憤慨，更
堅強，因而迫害在他們
身上開始。八月四日，
白師院長訓話後，校內
職務故意互相扭打，校
外警廳便藉此入校按黑
名單帶去十五個同學，
旋即移送特刑庭。北平

地院也在這幾天傳訊東
大等校四同學。這樣，
東北學生彷彿沒有問題
了，目標就移到華北各
院校，而且以全力對付
，仍然是從神經戰着手。
八月十日，北大發
現海報，說是當局要逮
捕五百餘同學，名單已
經擬就。同日，清華燕
京接到恐嚇信。謠言紛
紛，人心惶惶。十二日
，陳雪屏悄然來平，化
名住在北京飯店。以前
陳氏來平後，總是表現
一種開明的姿態，公開
表示願與青年赤誠相談
，這一次可變了，只聽
得說他與這個密談，那
個密談，北大同學去找
他時，却始終找不着，
連住處都無法問明。跟
他來的，據說還有毛人
鳳，更是神祕萬分。同
學們可以探聽的只有校
方了。北大同學頻頻謁
見校長胡適和賀麟訓導
長，胡賀兩個人的態
度也有些不可捉摸。胡
說學校也沒有保障，能
夠保障的只有同學自己
的行動，又說同學的行
動要自己負責，當局是
會追究「七九」責任的
。外面的風聲也越來越
緊，「入校搜捕」的傳

說更熾。十八日，行政
院「清除後方匪諜辦法
」公佈了，入校搜捕也
成爲「合法」的行動，
更表示了當局的決心。
恰好第二天正是「八一
九」，瀋陽各界說要爲
「七五」遊行，北平當
局宣佈十八晚九時開始
戒嚴，有人以爲這是對
付瀋陽事件的，因爲「
八一」有過同樣的情形
。但是，這推測錯了，
當晚北大當局的態度有
些異樣，據鄭天璇秘書
長說：校方盡力拒絕搜
查，但對拘傳的事情希
望當局採取合法的手段
，根據基本的法律。顯
然，校當局已有所悉。顯
八月十九晨，各報
都登出一「特刑庭拘傳職
業學生」的名單，共二
百四十八名，大家都驚
訝。各院校的包圍更緊
，同學出入都須驗學生
證，對黑名單；城內城
外的交通也告斷絕。但
是，軍警還沒有衝入校
內，這一天校內還自由
，師院和北大都開過羣
衆會商討對策，都認爲
特刑庭是違憲違法的，
根本無權拘傳人民，同
時「危害國家」是一個莫
須有的罪名，因此堅決
拒絕這種拘傳，北大并

成立了安全保障委員會
。校當局方面，師院袁
院長表示絕對不許入校
搜查，藝專徐校長表示
願保障同學之安全，北
大訓導長說校方很關切
這事，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並謂相信軍
警是不會進來的。北大
、師院的教授並發動簽
名抗議。不過，有些院
校存心與學生對立，中
國大學總務長竟將被拘
傳學生送給校門外的警
察，輔仁鐵院接受檢查
，軍警在校內逮捕學生
。由於這些原因，第一
天被捕者達三十餘人，
有些是黑名單以外的。
二十日上午，第二
批名單又公佈了，一共
七十四人，其中包括各
校大部分理事，清華理
事只一人未上黑名單。
拘傳教授的傳說也起了
，據傳北大有十二教授
已列入名單，清華燕京
有六個，而且都說得有
名有姓。但是，另一個
傳說又說明拘傳教授還
沒成熟，因爲當局這次
的策略，是盡力採取分
化政策，北平的名單公
佈後，當局就說說過其
中沒一個是教職員；而
且事實上連一個東北同
學也沒有。不論怎樣，
情勢是越來越嚴重，大
家揣測一定還有第三批
名單，有的說，第三批
名單將不公佈，實行秘

密逮捕。事實上，未在
名單上而被捕者日多，
各校的包圍也更緊，隨
時有被衝入的可能。另
一面，教授們的憤慨也
更深，北大師院教授發
表了抗議宣言，聲言政
府根據不合理的法令來
迫害學生是違法的，他
們「也只覺得政府目的
只在製造事件」。北大
五十餘教授，更上書胡
校長，提出四點意見：
(一)特刑庭之設立，
根本違反憲法，學生如
有犯罪證據，應由法院
傳訊；(二)第二批名
單中之學生，果曾犯罪
，爲何不於先一日第一
批同時傳訊，且其中所
列學生多爲自治會理事
，豈自治會理事即爲「
匪諜」耶？故請校方拒
絕接受第二批名單；(三)
爲維護學府尊嚴，請
阻止軍警入校搜查，
逮捕學生；(四)請向
當局要求，立即撤銷監
視包圍學校之軍警。有
一個教授說：「我只有
一個意見，請胡校長出
來開行政院還要不要辦
教育，政府如要這樣做
，胡校長就提出辭職好
了。」當年蔡元培先生
曾這樣說過。
二十日晚，朝陽訓
導員李貴民帶領憲警入
校搜捕同學。二十一日
下午，師院、燕京同被
軍警搜查。搜查前，陸

志章先生有過一篇最沉
痛的演說。(編者按，
已見陸先生專文)二十
二日，清華也遭受了檢
查，梅贻琦校長也提出
了一條條件，但憲警並
未遵守，書籍多被翻亂
在這狂風暴雨中，
北大也是驚險萬分。二
十一日下午是最緊急的
關頭，大字報到處張貼
着：「今晚可能大檢
查」；「保衛北大」的
一向胡校長請願去」的
海報立即貼遍民主牆。
安委會的負責人四出找
胡校長、賀訓導長、鄭
秘書長都找不到，而晚
面的卡車越來越多。晚
飯後，大家都齊集于民
堂前商討對策，當場決
定集中紅樓居住，堅
持絕對拒絕拘傳和檢查
，實施「一人被捕，全
體坐牢」。七時半，全
部開入紅樓，集中二樓
，用講桌堵住一切通道
。一面派人守望，一面
開會商決自治會工作繼
續問題。大家都有作長
期居住的打算，晚上蚊
子多，誰也無怨言。九
點多，賀訓導長來了，
說保證今晚不會衝進來
。不久軍警撤去，這晚
安然無事。
二十二日晚，校方
忽然佈告跟被傳同學
十八人於二十三日下午
三時以前到訓導處報到
，然後再由訓導處陪赴
特刑庭投案，否則即停
止學籍。同學聞訊，大
爲不滿。十三日下午，
又開羣衆會，派代表向

胡校長要求收回成命，
並決定自當日起繼續集
中紅樓，都誓死無論如
何要守住這最後堡壘。到
晚飯後，校方一再保證
軍警決不會進來，同學
信任校方，集中動議暫
時打消。同時，據校方
透露，這份告是一種姿
態，而且停止學籍與開
除學籍不同，爲了應付
憲警當局不得不這樣作
，因爲這樣表示，並由
胡校長寫封信說明這些
同學已不在校，軍警就
不致是這樣進行的。事
實也正是這樣進行的。
二十四日上午，包
圍紅樓的警憲增加，西
校門許進不許出，大有
搜查的模樣。緊張中，
檢齊院院長來了，說同
學再忍耐些時候就可解
圍了，並留在門口任糾
察。十時一刻，警備部
汪處長，憲兵團梅團長
等三人帶三個隨從來看
胡校長，談了一會，由
賀訓導長帶領不到十
分鐘。十時三刻，三官
員乘着汽車歸去，官憲
文章也就交卷，門口憲
警全部撤走，北大總算
免於檢查。
現在，北平好像又
恢復了常態。但這是表
面的。陳繼承說以後將
隨時入校逮捕，同學們
却誓死反對特刑庭的命
令，認爲這都是違憲違法
的。這只是一個鬥爭的
開始。(八月廿六日)

南京大拘捕

嚴冬

(觀察南京通信)

「在成年被學潮糾纏得煩惱不堪的政府官員們看來，暑假七八兩個月的大致風平浪靜，是最令人寬慰而輕鬆的。特別是今年暑假，經過四、五、六三個月連續的驚風險浪之後，尤其顯得平靜，除了北平偶然發生了一次『七五事件』外，一般的說，幾乎會與寂寂之感。這是八月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的記載，但同日該報的社論却說：『這種安靜是表面的，而且是暫時的。在這表面和暫時的安靜背後，正醞釀着巨大的狂風暴雨。』

「巨大的狂風暴雨」真的變來了，八月十八日行政院對各地行政機關頒發了「澈底肅清匪諜，安定後方秩序」的命令，同時中央社發表了長約萬餘言的「共匪間諜煽惑學生製造學潮之鐵證」，中央日報著論大疾呼「肅清共匪間諜」，其言又曰：「在暑假期間，共黨職業間諜學生，正全力從事組織部署，準備於秋季以後大舉行動。在北

方，彼等以某某二三大學為據點，組織半武裝性質之國防，着重於困難傳作義將軍，分散其注意力，使之腹背受敵。在京滬一帶，製造事件，或流血慘案，冀引起國際不良之觀感，阻止美援。在內地，建立蘇維埃據點，聲援共黨匪徒之軍事攻勢，必要時轉變而為發動後方暴動之中心」。該報認為「清除潛伏於社會上各業各區的共匪間諜，問題比較單純，進行亦比較易於着手。然而根據過去經驗，清除潛伏於學校中之共匪職業學生，則問題比較複雜，進行比較棘手」。行政院於通令各地肅清匪諜份子後，首都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已發出傳票一百四十七份，並拘訊「潛伏京市社會各階層及潛伏各學校之匪諜趙之舜等一百七十九人」。

學為據點，組織半武裝性質之國防，着重於困難傳作義將軍，分散其注意力，使之腹背受敵。在京滬一帶，製造事件，或流血慘案，冀引起國際不良之觀感，阻止美援。在內地，建立蘇維埃據點，聲援共黨匪徒之軍事攻勢，必要時轉變而為發動後方暴動之中心」。該報認為「清除潛伏於社會上各業各區的共匪間諜，問題比較單純，進行亦比較易於着手。然而根據過去經驗，清除潛伏於學校中之共匪職業學生，則問題比較複雜，進行比較棘手」。行政院於通令各地肅清匪諜份子後，首都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已發出傳票一百四十七份，並拘訊「潛伏京市社會各階層及潛伏各學校之匪諜趙之舜等一百七十九人」。

中統局和保密局每天開會，討論一些捕人的技術問題。據說在八月十七日的上午，首都衛戍總司令召集了憲兵司令部和警察總署等機關的主管人開會，在這個會上，決定了在南京的兩百多個大中學校學生的命運。為了先傳後拘還是乾脆不用發出傳票就直接捕入的問題，他們曾花很多時間推敲。因為昆明已經有過學生聚在一起拒捕的經驗，他們最後決定了在原則上先傳後拘，同時進行秘密逮捕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並且決定在捕人之前，先公佈被捕人的名單。這個辦法，在他們看來有兩點效果：第一，表示他們是在依法行事，使大多數黑名單上沒有名字的學生用不着害怕，因而聚集拒捕，將榜上有名的學生孤立起來，讓他們名正言順地去傳去捕。第二，實際上，不僅是公佈了姓名的學生要被捕，就是沒有公佈姓名的學生和各個階層的人民也同樣可以逮捕，公佈了姓名的固然跑不掉，因為早在公

佈姓名之前就被監視住了，沒有公佈姓名的同樣也跑不掉，因為他們也同樣被監視着。這種半公開的大規模的逮捕，是從八月十七日下午開始的。掛短槍的特殊人物，在當天下午起包圍了中大、金大、劇專、醫專、藥專、音樂學院等校。中大大某同學在成賢街被架走了，某校同學搭一路江甯汽車由山西路向新街口時，也被架走，公共汽車為此停駛二分鐘。當天晚上，中大一共逮捕了二十七位同學。

佈姓名之前就被監視住了，沒有公佈姓名的同樣也跑不掉，因為他們也同樣被監視着。這種半公開的大規模的逮捕，是從八月十七日下午開始的。掛短槍的特殊人物，在當天下午起包圍了中大、金大、劇專、醫專、藥專、音樂學院等校。中大大某同學在成賢街被架走了，某校同學搭一路江甯汽車由山西路向新街口時，也被架走，公共汽車為此停駛二分鐘。當天晚上，中大一共逮捕了二十七位同學。

在大逮捕的羅網下，政府利刃特別指向中大。十八日下午，該校接到了特種刑庭的傳票，被傳的一共是九十二位同學。整個白天和晚上，中大被恐怖氣氛籠罩着，被戴上「職業刑庭傳票三張，包括了吳至美、楊錫湖等十二個人的名字，這一消息傳來，該校立刻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大家纏着眉尖，交頭接耳，不知將有什麼樣的災禍降臨。據該校「後援快報消息」：王軾銘在十八日下午二時，由家返校途中被捕，梁孟賢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半，於西樓餐廳同校，被人架走。金大暑期留校學生，獲悉十二人將被特別刑庭傳

在大逮捕的羅網下，政府利刃特別指向中大。十八日下午，該校接到了特種刑庭的傳票，被傳的一共是九十二位同學。整個白天和晚上，中大被恐怖氣氛籠罩着，被戴上「職業刑庭傳票三張，包括了吳至美、楊錫湖等十二個人的名字，這一消息傳來，該校立刻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大家纏着眉尖，交頭接耳，不知將有什麼樣的災禍降臨。據該校「後援快報消息」：王軾銘在十八日下午二時，由家返校途中被捕，梁孟賢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半，於西樓餐廳同校，被人架走。金大暑期留校學生，獲悉十二人將被特別刑庭傳

處聲明明天準時到庭的同學，在衆目睽睽之下，被兩支手槍對着背脊帶走了。另外一位同學，則因為他在院牆裏剛收了一件自己洗的衣服回宿舍，也被一個特務帶走，「你想收拾行李逃走嗎？」說着就用槍筒在那位同學的腰部猛力戳了幾下。其他的，如哲學系三六級學生史書華、經濟系三六級學生黃善初二人，上午十一時分別在碑亭巷珠江路口被人架走；歷史系四年級女生袁旭霞，下午一時在文昌橋宿舍門口小竹林餐室用飯時，被人架上吉普車而去；機械系趙世愚、航空系李之敏二人，亦在珠江路口被捕，先入東區警局，旋解送衛戍部。

中大方面，接得特別刑庭傳票三張，包括了吳至美、楊錫湖等十二個人的名字，這一消息傳來，該校立刻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大家纏着眉尖，交頭接耳，不知將有什麼樣的災禍降臨。據該校「後援快報消息」：王軾銘在十八日下午二時，由家返校途中被捕，梁孟賢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半，於西樓餐廳同校，被人架走。金大暑期留校學生，獲悉十二人將被特別刑庭傳

處聲明明天準時到庭的同學，在衆目睽睽之下，被兩支手槍對着背脊帶走了。另外一位同學，則因為他在院牆裏剛收了一件自己洗的衣服回宿舍，也被一個特務帶走，「你想收拾行李逃走嗎？」說着就用槍筒在那位同學的腰部猛力戳了幾下。其他的，如哲學系三六級學生史書華、經濟系三六級學生黃善初二人，上午十一時分別在碑亭巷珠江路口被人架走；歷史系四年級女生袁旭霞，下午一時在文昌橋宿舍門口小竹林餐室用飯時，被人架上吉普車而去；機械系趙世愚、航空系李之敏二人，亦在珠江路口被捕，先入東區警局，旋解送衛戍部。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辭。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辭。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辭。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辭。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辭。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辭。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關中搶糧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太原威脅戰結束後，緊接着又上演了關中搶糧戰。八月七日，溆渭隴東會戰結束後的第三日，彭德懷又帶着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由黃龍山出來了，這五個縱隊雖經軍方宣稱已消滅了三分之二，經過三個月的整補，又復元了。在隴東之戰結束後，胡宗南將軍曾對京滬記者團表示過，三個月後共軍會再來，果然不出所料，又來了！

這次共軍發動太原的威脅戰，用的兵力相當大。原駐晉南的新八縱、十三縱都調到晉中去了，彭德懷的一、三兩縱隊由禹門東渡到晉南填防，戰局重心在太原，胡宗南的大軍也不得不轉移一部份到別的戰場去。第卅師(原來守臨汾的部隊，指揮官魯崇義係西北軍孫連仲的舊部，戰鬥力很強)空運援平，另外第××師奉命由陝豫邊境出盧氏進擊豫西，負有收復洛陽的任務。這兩個師一調，陝境的防守力量當然空虛了。胡宗南

看進了這一點，所以在共軍尚未發動攻勢前，先下手為強，派了一個師進擊黃龍山區，並且收復了邵陽韓城兩據點。這一行動，只能解釋為以攻為守，因為一個師的兵力決不可能肅清黃龍山。太原之圍尚未解除，正殺得難分難解之時，晉南的共軍二、三縱隊又悄悄地回到陝境，而且會合一、四縱隊，避開韓城地區的國軍，俯擊澄城北郊楊家凹一帶國軍第卅六師的陣地。卅六師是隴東追擊戰中打得出色的一支部隊，彭德懷很吃了他一點虧。這次冤家路狹又碰上了，共軍運用了優勢兵力，包圍了卅六師的兩個團，據官方發表「一個團於消滅三倍以上共匪後全部壯烈犧牲」。南京方面也承認國軍小有損失，比起宜川之役來，這次國軍的損失是不算太大。共軍消滅了澄城北郊的守軍後，指逼澄城，城內的守軍為了避免再被「吃」掉，未經大戰，自動撤離，克復邵陽，韓城的那一支國軍，陷於完全孤立狀態中，不得

不向西南方向撤退。在陝南商縣一帶整補訓練的前劉戡廿九軍的部隊，也抽到第一縱。共軍佔了澄城後，並未積極南下，而從事於將糧食東運到晉南。雖然有一支隊伍向成(陽)同(官)支綫攻擊，但也只是牽制國軍的兵力，使國軍不敢調離同官白水這一帶煤礦區。官方早判斷共軍一定會南下到關中平原來搶糧，所以政府也曾下令鄰近共區各縣餘糧必須於收割後一月內搶運到後方來，由軍隊擔任護送。命令歸命令，事實歸事實，關中金黃的麥粒，終於引來共軍的攻擊。國軍雖然集結了兩個師左右的兵力向澄城反擊，可是共軍為了掩護物資的東運，堅強地抗拒國軍的反攻，兩個多星期的時間，共軍可能已完

成護送的行動，截止筆者屬稿時止，澄城尚未收復。日後澄城可能重歸國軍掌握，但麥粒已隨風而逝矣。這次關中之戰，僅僅是一種試探之戰，或稱之為物資戰亦未可知，因為共軍沒有擴大襲擊的範圍，也沒有與

國軍作正面的大戰，共軍主力又轉移到山區。這次戰役直接引發的原因是關中防務空虛，更大的原因是因為陝北共區今年荒歉特甚，共方在陝北普遍發動救災運動，他將晉南的糧食運來陝北濟荒。這些糧食，只有從關中取得補償，從晉南運糧到陝北，再從關中搶糧運晉南。這一轉運間，間接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成功。陝北的人民吃到共方發放的糧食，當然會感激；晉南人民看到共軍從陝西運回糧食，直覺上感覺到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總統蒞陝後的若干決定，只有胡宗南出兵河南一項兌了現。補充並擴編馬家軍兌現了一部份，其他人事上的決定仍是懸案。張治中任西北軍政長官已是修改系統，最重要的軍事指揮系統還沒有得一個決定。馬步芳的部隊駐屯地區也沒有解決。馬鴻逵所部仍在三邊，眼看著榆林可能成為共軍的攻擊目標。現在榆林的防守部隊系統很複雜，有胡宗南的×個團，有陝

西保安團，有馬鴻逵的騎兵總隊一部份。鄧寶珊雖名為「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可是只是一個光桿總司令，手中無一兵。鄧氏本人這次在西安逗留了很長的日子，結果得到胡宗南的同意，獲得指揮榆林各同軍的權力，並解決了武器問題。至於糧食，要靠傅作義的幫忙了，因為接濟榆林的糧食只有依賴綏遠。

最近胡宗南派他的秘書長趙龍文(胡的智囊領袖，曾任糧食部次長)到北平向傅作義請教總體的問題，這在胡將軍個人，是破天荒之舉，因為打仗的事

胡將軍是很少向人求教的；尤其是打共產黨，胡將軍更是年資經驗俱足。現在反而向傅作義請教，這表示他能接受過去的教訓來集思廣益以戡亂。除此之外，另一重要任務據說是商討華北與西北軍事聯系的戰局與政局。卅師空運到太原後，胡將軍的指揮權已滲入華北，胡將軍的地盤，傅作義不好意思去管，可又不得不管，現在在胡將軍代傅作義去管，在關錫山面子上，較為過得去。因為關錫山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這一既成事實，胡傅之間當然應該有一交代。

胡宗南將軍一人來表演

今日韓國

潘公昭著

每冊金圓券二元一角

韓國位於中美蘇三大強國之間，戰後南北兩部分別在美蘇佔領之下。中韓在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超過其他國家的密切關係。本書把韓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沿革，民族生活，政治黨派，解放運動，社會現象，文化學術，作扼要而正確的介紹，要研究戰後新興之韓國者，不可不讀本書。卅二開本三百四十餘面。

今日的外蒙	潘公昭著	一元九角二分
今日的美國	潘公昭著	二元〇角八分
今日的日本	潘公昭著	二元九角六分
今日之印度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今日之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正
今日之朝鮮	潘公昭著	一元八角正

(券圓金)

中國科學公司發行

上海(18)中正路五三七號 電話七四四八七

歡迎選購 歡迎批發



何其芳的轉變

沈宗澂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生活無形中就決定了作品的內容，而作品的內容又影響到作品的形式，成功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從作者自己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一個過慣優裕生活，從來不懂得貧窮的人，決不會歌詠勞動飢渴；終身流離顛沛的人，筆下也不會有歌舞閒逸出現。對於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根本便不易了解，假若硬要憑想像強寫出來，寫出的東西一定是浮泛的。所以非得生活中有些什麼，才能寫些什麼；生活改變了，寫作一定會自然的跟隨着改變。若干年來的民族解放戰爭使這個時代進入空前嚴重的階段，每一個人都受到現實的苦難。文學家比一般人更為敏感，當現實的鞭子打來，首先打醒了他們的幻夢，於是他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於是我們看到當代的文學家一個一個的不再如過去一樣，在他們孤獨的高閣中雕琢着身邊瑣事，抒寫着個人傷感的遭遇，而慢慢的走出了他們的斗室，發現了自己以外還有如此廣大的人民，幻想以外還有血淋淋的世界；於是他們的抒寫有了具體的對象，開始反映着這個新的生活了。這個大轉變是從個人到羣衆，從傷感到憤怒。何其芳過去曾是極端的抒寫個人的詩人，或者散文家，現在却成了最能徹底走向羣衆的一個。但何其芳的轉變比一般人來得艱難，因為他是在封建型的古老的大家庭裏長大的，深受過舊社會制度毒害的青年。從舊社會到新社會，中間並不是沒有相通的道路，但這個距離太大了。並且何其芳作了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代表，從過去跨越現在而大步邁向未來，走上了知識份子應該走的路。

他最早的詩收在「漢園集」裏，最早的散文收在「畫夢錄」裏，另一部份詩文收在「刻意集」裏，以後陸續出版的詩集有「預言」，「夜歌」；文集有「還鄉日記」和「星火集」。從「畫夢錄」到「星火集」，前後的寫法迥然不同，不但我們奇怪「畫夢錄」的作者能寫出「星火集

」的文章，就是作者自己，對於這個事實也不無惶恐，覺得應該解釋一下。由華北戰場回到延安，他寫了一篇「文章，解釋自己的轉變。他說雖然在這裏也碰見很多他那樣知識青年，他和他們一樣的忙着工作和學習，但是需要特別解釋自己一下，因為曾經寫過「畫夢錄」。(星火集九七頁)他從許多早年遇到的小事情上找到轉變的源頭，新思想就在這些小事情上開始萌芽。

一天，走過北平一條街，一個十二三歲的賣報的小孩用可憐的聲音叫賣着，這聲音感動了他。他想到這小孩和家裏的小弟弟一樣的年幼，為什麼却在街頭求乞似的叫喚着；他想到人類不應該這樣自私自利，不能因為這小孩不是自己的弟弟，便毫不難過的走了過去。他拿出一塊錢，買了一份報。他又還遇過一段不幸的愛情，發現了不幸的根源是社會太不合理，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難以有圓滿的愛情。大學畢業後，到天津一個中學裏去教書，早晨看着閩人的子弟坐汽車來上學，黃昏看着遠遠的烟囪，放工回家的女工沿着都市中流出來的污水走過，他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罪惡。五二八學生運動中，學生們熱烈的開着會，呼着口號，那熱情像燃燒着的火光，照亮了他生活的陰暗。在山東萊陽，看見無數人輾轉於飢餓死亡之中，他忘記了個人的哀樂。一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帶着農具從鄰縣趕來作收穫時的零工，晚上露宿在石橋上。冬天，他到了青島，一排一排的別墅都空着，鎖着，他明顯的感到這個對比所代表的意義。他的新思想於是成熟了，清楚的感到必須放棄個人主義，走向人羣，走向鬥爭，運用文字成爲武器，將低微隱忍變成火辣辣的反抗的鞭撻。抗戰起來了，他決心回到四川的家鄉去作啓蒙工作，但那裏在軍閥官僚的統治下，思想文化落後得使他不能順利的展開工作，他決定離開，因為他還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撫慰。他到了成都，教點書，寫些雜文，而且發行了一個小型刊物。他的文章抨擊當地濃厚的醜惡空氣與視婦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以及知識份子向上爬的人生觀。但是他並沒有找到同情他的伙伴，這又使他感到寂寞和悲哀。他開始走向一個新環境，找到快樂和光明，正如他那「一個平常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在這裏，當我帶着熱情和夢想談話着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有人暗暗的嘲笑。在這裏，我這個思想遲鈍而感情脆弱的人從環境，從人，從工作學習了許多許多，有了從來不曾有的迅速的進步，完全告別了我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裏和其他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的規律的旋轉着，旋轉着，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裏面。」(星火集二〇頁)

這種解釋是還嫌粗淺的，現在若干已經日趨未落的文人，未嘗不時時遇到這類沖激，却不見到有所感觸，更不見得因此而起來改造自己。這只是偶然的原因，不是必然的原因；只是原因的部分，不是原因的全體。僅僅是一點感觸似乎並不足促成何其芳的轉變，一定還有另外一些理由潛存於事實的背後。

在「星火集」裏，作者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他投身實際戰鬥完全由於一種寫作上的企圖——寫報告文學的企圖。他說：「是的，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着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一〇九頁)又說：「成了這樣一個打了敗仗的個人主義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枝苦戰了十餘年的大軍。這決心還帶着一種寫作上的企圖。我當時打算專心寫報告。」(二〇〇頁)這種企圖同時也就是推他轉變的一個巨大的動力，使他不得不放棄個人主義的辯護，向着羣衆走去。

何其芳的文體是獨特的。新文學運動打倒了舊有的文體，新的却未能馬上建立，各人摸索着各人的道路，各人試驗着各人的技巧，或者移植外國的寫作方法，或者在陳舊中發掘新的材料。何其芳就在這個雜難的場面中樹起了他獨特的旗幟。「畫夢錄」雖然只是十六篇短文，八十多頁的小書，却風靡一時，成爲當時散文的經典。獨特的文體奠定了他一時的成功，也正因惑了他以後的發展。

「畫夢錄」裏的文章完全是作者雕飾幻想的東西，幾乎沒有一篇是客觀的，像「夢後」、「獨語」、「哀歌」這些題目本身就是虛無飄渺的帶着夢幻的色彩。其中也寫到一些外界的景物，但這些景物當被作者的幻想附麗以後便現出了奇異的色彩，並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能看到的形象；其中也描寫着一些簡短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乃是爲了解釋自己，是給自己製造的玩具，我們看不出這些故事對於別人還有什麼意義。這種文章是極端的向著作者內心發展的。何其芳的散文之路，無疑的，太窄狹了，以至使他走進了牛角角。在他寫作的過程中，這種文體對於他所表現出的阻力，第一是筆下艱澀，其次是題材貧乏，最後終於寫不出來了。

「刻意集」中有兩篇東西解釋他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語」和「夢中道路」。在「夢中道路」裏他說：「我喜歡那種鐘鍊，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我喜歡讀一些唐人的絕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他極力的追求顏色，精緻

讀者投書

前夕！

編者先生：華北學生反對特別刑庭成立不過兩個月，政府終於攤出這張王牌，以「職業學生」為罪狀，化非法為合法，不問證據，大肆拘捕，繼之教部以一開除令各校，遂使政治干涉教育益形表面化！

天津兩地拘捕名單總額四百餘人，有的先公佈名單然後「傳訊」，有的於深夜逕入學校或家宅拘捕，而天津因無特別刑庭之設，所以不得不在警備司令部拘押，暫歸軍法偵審。邇來當局為此，時而提前戒嚴，時而加強檢查，防戒逾恆，為對付幾個學生，亦可謂大費苦心了。

有人批評當局此項是背水一戰，其結果則是「逼上梁山」。據非正式估計，列入名單或其他因懼怕而逃逸者，已不下五百人，（因時有二批三批名單之傳聞）這批人大都是自治會新舊理事，或平素愛說話有正義感的人，原先倒不見得「為匪作伥」，而今却迫而「被匪利用」。如果照他們的作事能力言，半屬各校精華，假如多數逃入「匪區」，想像中可能會起不太小的作用，政府苦心孤詣造就出這一批人才，竟而落得此種結果，亦大可悲！

我是名題金榜的一個。不錯，我作過自治會理事，但這算犯罪嗎？相反的名，我却認為是莫大光榮。我參加過社團百分之七十的同學在選票上圈上我的名字，我却認為是莫大光榮。我參加過社團教育非停留在孤單的課本上學習不可嗎？啊，我參加過抗暴、反內戰、反迫害簽名和遊行行列，我先不論本身的正義感衝動，我們僅就這幾次運動之是否富有進步性和真理價值來衡量，一個現代青年還會熱

視無親嗎？

是的，我是一個超過廿歲的青年，我有理智分辨是非善惡，我既不會誘致他人，更不願受他人鼓惑（如果當局說我受騙而不覺，那我認為就不值一駁了）我認識時代趨向，我看清社會罪惡，我更關心人民疾苦和國家前途，在自由平等真諦下，我有權力思想，我更有權利表示！

然而現在完了，差一年即將畢業的學校，已被迫離開，我試走過知已同學和親戚的家，甚至企求找一件小事暫時苟安，但現實的答覆是不可能！他們都因報紙上公佈過我的尊名而不敢收留。我徘徊，我徬徨，但終於找出了我唯一的道路——不是找出，是迫使我走上這條路！身受和感覺到的事實，遠過於任何書本上的理論！

雖然，感情挽繫着我對現實的幻想，隨性愛懼着傳聞中物質的痛苦，然而這些基於個人觀點而出發的意識，終將隨現實的考驗而被拋棄，巴金說：『我珍貴我的痛苦，因為痛苦是我的力量，痛苦是我的驕傲；』是的，我願以今天起開始一個痛苦的嚙誌，並且盡情的，毫無忌憚的馳騁在廣大華北平原上！

林冲於天津、時在冀中行前夕

巴黎來函

編者先生：勝利以來，國內諸事失軌，各地學生運動屢有所聞。尤以最近北平昆明兩地發生流血事件，海外僑胞聞訊之下，不勝痛心憤懣。青年學生為一國之柱，我國八年抗戰，瘡痍滿目，百廢待興，尤宜愛惜培植，學生運動在中華建國史上向佔重要地位，五四運動，一二九學生運動等對民族前途均有不可磨滅之功績。今自民國廿五年之抗議美軍暴行，廿六年夏之反俄俄內戰，以至最近之反美扶日運動，均係發揚前人一貫精神，以全民族之生存為前提，實堪敬佩。吾人僑居海外，不能親身參加，惟深知國內師生雖處境

困苦，尤能領導民衆，抵抗暴力，主持正義。謹盡棉力，發起大規模之募捐運動以為國內學運之支援。茲宣言如左：

- 一、對全國困苦鬥爭之師生致敬
- 二、對政府之措施提出抗議
- 三、對全國同胞呼籲一致為學運支援

旅法華僑團體支援國內學運聯合會啓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 巴黎

- 參加者：
- 旅法參戰華工總會
- 旅法華僑和平促進會
- 巴黎中國學生會
- 巴黎留法藝術學會
- 巴黎大學理科同學會
- 教育部廿五年度公費留法同學會

考生控訴

編者先生：此次北方三校在漢招生，清華僅錄取廿五名。考生既如此之多，落榜者竟有特殊優異之學生。如今後不能設法多收幾名學生，則真令青年失望。武大目前尚未放榜，聞僅可能錄取四百人。并據外間一般傳說，青年軍將有二百名保送者。果爾，則考生辛辛苦苦，真無代價。大學實非收容所，政府焉得如此做法？無怪青年憤懣。

閔思彥 八月廿七日 武昌

二

編者先生：我是個投考大學的學生，在上海我曾先後考過四五個學校，其中一個是英士大學。近見報載：英大本學期在上海南昌等三地招考錄取總額，僅一百六十名，因為教育部要分發青年軍二百餘名。但上海等三地投考英大者，約在萬人左右。學校所能容納的名額和學生投考的名額一比，本已少得可憐，現在還要將一部分名額分與特殊青年，真是不平之至。

胡英民 八月廿九日 南京

三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從老遠的南方跑到杭州來投考國立藝專。到

杭後，距離考試的時間還有幾十天，我就借住在他們學校裏，在自治會所主辦的投考同學服務社補習繪畫；（他們學校裏還有一個服務團體所謂研習會，是三民主義青團及青年軍同學辦的。）在這幾十天裏，我一直埋頭學習，所以進步很快，從老師和教授的口中說起來，成績要算投考者中最好的了！考試過後，自信各科成績都取得相當不錯，可是發榜了，榜上竟沒有我的名字。

後來從某些教授的口中傳出了一部份的真相，這一次取錄新生完全是由該校長汪日章一人圈定，而他圈定的標準是根據研習會平日對投考者調查攷察。所謂招生委員會原定下午三時開會，汪校長五時四十分才來，將他圈定的名單讀一下了事，有教授提出要對成績，他却說：『我已經對好了，馬上就要吃晚飯，不必耽擱時間！』

我壓抑了自己的感情，和另外的幾個落榜者去見汪校長，要求查看成績，如果及格的話，就給予試讀或旁聽。汪校長當即承認我們的成績很好，不過思想有問題；而且說要進來是可以的，只是要我們去要求青年軍和青年團的同學担保，並且他還說：『這裏是國民黨統治區，國立學校，就是國民黨辦的學校，我們一切都得服從國民黨！』

再說：我們這批落榜者大都是家境貧寒，歸家的路途遙遠，想盡了辦法才籌得來杭投考的旅費，而現在家中的匯款尚未到，只好再在這裏借住幾天。可是在廿四日的半夜，訓導處竟一行數人氣勢兇兇地來到宿舍，迫令我們馬上遷出，在此深夜，又下着大雨，許多同學竟被捲起被子趕了出來！

編輯先生：寫到這裏我真要流下淚來，我不知道這是人間還是地獄！汪氏身為專科學校校長，到底是辦教育呢？還是擺弄藝術？是教育青年呢？還是迫害青年！所謂學術自由在那裏？黨派退出學校又作何解釋？……

投考藝專落榜者 八月廿六日 杭州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名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徐道鄰：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何永信：
曾麗發：

國法與校章之間

樓邦彥

一個問題，一件事情，總是有好多方面的，這好多方面的重要性程度，却未必以是否受人注意而為定。譬如拿最近政府當局在各地拘傳大批學生一事來說，政府自然把它看做在戡亂期間為清除「匪諜」的必要措施，但在不滿意政府這種措施的人們看來，它是一個法律問題，它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它也是一個有關教育的問題。我在此姑以一個研究公法的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地位，來探討這件事，提出一個或許尚未為人十分注意的國法與校章之間的問題。本文的目的祇是在把問題提出來，我自己尚未有肯定的結論，不過希望大家對這問題來作一番思考而已。

我相信在每一個從事教育工作者的眼光中，政府此次的措施，無論就規模或方式來說，確實是空前的。它比澆水龍，非刑拷打，或竟致用達姆彈槍殺，都要嚴重，因為它不但抹煞了人權，而且摧殘了整個的教育。

根據報載消息，各地憲警當局對於被拘傳的學生都是採取直接的行動，到學校執行搜捕的，其唯一的例外就是北京大學。明眼人一定會看得很清楚，在中國的社會裏，並處於現實的情勢下，這裏面當然包含着很多複雜微妙的因素，我們姑且不在此贅述。不過我們略有所聞，北大所受到外面的壓力也並不小，其演變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情勢的迫切，學校方面鑄下了一個因小失大的錯誤。我想用下面所抄的幾段文字來加說明。

八月二十二日，北大出了佈字第二十八號的一個佈告，其原文，除略去學生的姓名外，如下：

「這次特種刑事法庭先後傳訊本校學生……等四十八人，我們已經屢次表示，希望他們自行到案，必要時可由學校人員陪同到案，並由學校代請法律顧問。現在已經到案經過問訊回校的已有好幾位。我們現在很誠懇的希望尚未到案的同學，務必認清當前的環境，顧念自己的前途，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以前到訓導處報到，由本校派員陪往特種刑事法庭。經過詢問後當即由本校設法具保。其過期不報到者，學校一律停止其學籍。此佈。」

「繼承先生：此次特種刑事法庭傳訊的北大學生五十人，除××××××並無其外，共四十八人。此四十八人已經本校負責高級人員詳細調查，結果如下：（一）已赴法庭報到者六人……（二）即赴法庭報到者一人……（三）已經本校於七月二十一日榜示開除學籍者三人……（四）確知已經離校南下者七人……（五）已經離校者二人……（六）已經畢業在外就業或實習者四人……（七）不在宿舍者二十五人……以上調查之結果，均由本校訓導長等以書面向我負責報告……我們現在正查明凡確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校學生，均一律停止其學籍，決不許其註冊，亦決不許其潛居學校內活動。我很誠懇的盼望先生與貴部同人相信我的報告與保證。弟胡適敬上。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

二十四日，北平憲警當局的負責大員親赴北大訪問胡適校長，並在各院巡視一番；跟着就是陳繼承總司令的覆函如下：「適之先生：收到先生二十三日的信，關於特種刑庭傳拘學生的事，治安機關有協助執行的責任。先生負責保證貴校被拘傳的除到案的以外，已無他人在校，我們當然相信，並據憲警負責人報告，他們已進校看過，調查的結果與先生調查的一樣。我們希望凡確知不在北平的學生，請學校方面轉知他們從速到當地法庭投案，否則也一樣開除學籍。如果他們或他們的同黨再在學校活動，負有司法警察任務的憲警將根據職權隨時到學校逮捕。這是該先向先生聲明的。敬祝健康。陳繼承敬上。八月二十四日。」

別的姑先不談，我願意大家注意一個國法與校章的關係的問題。胡適校長的信內說：「我們現在正查明凡確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校學生，均一律停止其學籍，決不許其註冊，亦決不許其潛居學校內活動」；陳繼承總司令的信內也說：「我們希望凡確知不在北平的學生，請學校方面轉知他們從速到當地法庭投案，否則也一樣開除學籍」。固然，嚴格地說

「停止學籍與「開除」學籍是學校對於學生的不同性質的處分，而兩封信的不同用詞也自然各有用意，我倒並非要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我所要指出的是北大所創下的一個違背教育原則的先例，這就是說，學生的學籍問題為校外政府機關的決定所支配，這豈非教育的獨立性受到了打擊麼？最近又據報載，教育部訓令各校當局，凡被特種刑事法庭拘傳指控的學生，學校當局應一律將其開除學籍。這與北大的最近措施是否有因果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無論如何，我敢說，這無疑是教育與政治重又打成一片的開端。

國法人人皆應遵守，這是任何法治國家的一個不變的法則。一個人除掉是國民外，又可能是社團的組成份子，或學校的學生，那麼他不但受國法的約束，他又受他所屬的社團規約的約束，或受他執讀的學校校章的約束。如同國家具有它的特性，社團與學校也具有它們的特性；兩者容或有共同的地方，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了它們互不相一致之處。學生品行不端，固然可以同時抵觸國法並違犯校章，然而抵觸國法與違犯校章未必總是一致的。某一學生的行為抵觸了國法，却未必同時違犯了校章，同樣的，他的行為違犯了校章，也未必同時抵觸了國法。試舉幾個淺顯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同時抵觸國法並違犯校章。假使某一學生做了搶奪強盜的行為，那麼他不但抵觸了國家的刑律而應受處罰，而且學校也可以考慮他的品行已經不端到應受處分（罷退或開除學籍）的程度。這個時候，國法與校章可以說是一致了。

第二個例子是抵觸國法而未違犯校章。其較輕者如某一學生因違警（如妨害安寧，妨害交通……等）而受國法（違警罰法）的制裁，學校則儘可以不考慮他的應否受處分的問題。其較嚴重者如某一學生做了妨害名譽或侵佔的行為，那麼他雖然抵觸了國家的刑律而應受處罰，學校仍可以認為他的品行並未不端到非受處分不可的程度。這是國法與校章不一致的一種情形。

第三個例子是違犯校章而未抵觸國法。假使某一學生功課不佳或不斷無故缺課，學校當然可以依據校章加以處分，這處分或許竟然是開除學籍，但是他並未抵觸任何國法，在理論上他依舊可以是一個良好的國民。這是國法與校章

不一致的又一種情形。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國法與校章完全是兩回事。不但抵觸國法不一定違犯校章，或違犯校章不一定抵觸國法，就是同時抵觸國法並違犯校章，學校對於行為者的學生的處分，並非由於他受國法的制裁。唯其是這樣，教育才不致與政治打成一片，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獨立性也才可以維持。

我不反對學校光明正大地理阻阻止懲警當局隨時到學校逮捕學生，但是真正到了無理可講，無保障可講求的時候，我不主張學校為了維護表面上不被憲警侵入學校的清白的理由，竟然濫用正直的校章去遷就法律上或許成問題的國法的執行。無疑地，我們人人都應守法，但這究竟是一個應該有相當保留的理論，因為我們尚應認清這個亂糟糟時代的現實。當今之時，政府要我們遵守的法不一定個個都是好法（好法就是大家所要的法），而且法的執行也不一定條件都合乎正義的條件（因為我們尚未建立健全的人民控制政府的制度）。處在這樣的環境中，祇要客觀的情形允許，尤其是對於政治性的問題，學校應該極力保持中立的地位，庶幾它能常常超越時代去注視較遠的景象，這才不負教育對於國家的使命與貢獻。政府如果決意不顧時代的要求，從而破壞學校的獨立地位，抹煞教育對於國家的可能貢獻，那麼政府祇能自食其果，自負其責。這樣的政府已經走上了極權之路，若再有維護學校清白之念，那簡直是狂妄的想法。

說到現實，未免牽涉得太廣，可是對於正確的概念，我們却不能避免而不加以認識。國民與學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身分，國法與校章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約束，井水與河水不能兩相混雜。國法與校章之間橫着一道鴻溝，違法的國民仍舊可以是一個優秀的學生，犯規的學生也仍舊可以是一個良好的國民。國家與學校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受制於兩種不同的規範。正好像兒子做了抵觸國法的行為，政府不能強制改變父親同他的關係，政府又怎能因為學生抵觸了國法，而強制改變學校同他的關係？我不敢說以上是我肯定的結論，可是我總覺得「國法與校章之間」應該是一個亟待澄清解決的問題。

卅七年九月二日北平。

論現行法律教育制度

徐道鄰

談起現在我國的法律教育，恐怕一般人都是在搖頭。茲撇開整個教育環境及個別學校的特殊情形不論，專就法律教育的制度方面，略為檢討如下：

一、分組問題

現行的分組制度，係根據教育部卅四年十月六日公布之法律學系科目表。其說明中第二項，謂凡設備欠缺或不便分組者，可採混合制。足見教育部的理

想，是要分組的。而其分組凡四：（一）司法組，（二）行政法學組，（三）國際法學組，（四）理論法學組。

法律教育之分組，其理論當否，姑不具論，然此制度之實際作用何在，則殊難使人體會。若云依組分班乎；則如司法組有學生九十名（以高考及就業關係，目前司法組學生佔最多數），國際法學組有學生八名，而其共同科目，至少有一百一十三個學分（法學院必修科目至少五十學分，各組共同必修課目至

少六十三學分)。在此同樣科目授課時，將必使九十人為一班，而其他八人為一班乎？若云依組限定教員名額：則如甲校祇設兩組，而學生甚多，每年級皆開雙班或三班，（如全校為七百人）乙校設有三組，而學生甚少，每班不過二十人（如全校為二百人），然則乙校教員，應較甲校仍多三分之一乎（如甲校十二人，則乙校應為十八人）？若云依分組性質以聘請教員：則不設國際法學組者，可以不聘國際法教員不開國際法，不設理論法學組者，可以不聘法理學教員不開法理學乎？

再就學生方面說，這四個組，雖同屬於法律學，而其學術性質，工作環境，實相去甚遠，學生們才進大學，對法律學本身為何物，尚未十分明瞭，而即欲其選擇分組，不亦難乎？（四五歲小孩，嚷着身體不舒服要看病，而要他指定腸胃科，神經科，分泌科，豈非笑話？）且大專教育，本為學術研究，設備、師資及環境，在在足以左右學生們研究的興趣。今如司法組學生提出一國際法論文，或理論法學組學生提出一訴訟法論文，在學校方面將不予審查乎，抑使之轉組乎？抑根本不理會分組問題乎？

惟一看出來的分組作用，就是各組的科目表，而此表則又大成問題。例如司法組的必修科目，無土地法及勞工法，請問律師法官遇見了這種案子怎麼辦？司政法學組的必修科目無訴訟法，請問律師法官遇見了這種案子怎麼辦？家，設學過訴訟法的人，能不能懂得行政救濟？理論法學組的必修科目，第一項是商事法，而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法制史，反屬選修，誠不知此中奧理所在！又有許多科目，開下來很好看，而現在中國能教授這些科目的有幾個人？如所謂比較行政法、國際行政法、比較憲法、立法原理、比較法學緒論、比較民法等等，請問在歐美先進的國家，那個大學裏，經常的開過這幾門功課？在那個大學裏，這幾門是某種考試的必修課程？

我以為法學分組，祇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是有意義和必需。就是在學生提出畢業論文後，試時，可以依其所屬組的不同，而對他們考試科目的要求，分別的予以提高或減低。不過各組的科目，還須詳細斟酌。而我以為司法組內的民法刑法，不妨分開，而法史學則似應另成一組。

二、公共科目問題

在法律系必修科目中，有所謂法學院共同必修科目，（教育部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頒布，三十三年八月修訂）計有三民主義、倫理學、國文、外國文、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哲學概論、理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普通心理學等十二門科目，總計至少五十二個學分（事實上為選就教師排課，學分超出此數甚多）。這些科目，有的是補充中學時代的欠缺，有的是法律者比較上應有的常識，其用意未嘗不佳，但是事實上，教員和學生，都認為它們是些次要科目，認為它們是些「苛捐雜稅」，學生們多數照例缺課，教員們大半無精打采，到了學期終了，學生得學分，教員支薪水，耗費的是時間人力和物

力。學校、教員和學生方面，為這十二門科目的負擔，和學生實際的收穫，這個比例的惡劣，凡是法律系的教員和學生間，實是盡人皆知。

我的意見：這十二門科目，最好一律改為選修，而由學生們任選二門，最好在第二三學年裏面去修，學生自知用功，教員自然起勁，這樣上課才有意義。否則根本不必開課，而定作考試科目，指定教員作讀書指導，我保險短期考試的試卷成績，不會比現在差，而學生的功課表上，不至於像現在這般擠，以剝奪了學生們自修的時間，而免得教員和學生，在課堂上受罪！

三、主要法律科目問題

法律教育中民法刑法的重要，是不須詳說的。但是看一看我們的科目表，在四個整個學年裏，民法最多不過佔二十六個學分，可能祇是十九個學分；刑法最多不過佔十二個學分，可能祇是八個學分。換言之，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學校對他的要求，和供給他學習的機會，債權總論和世界通史，是完全一樣的，刑法總論和哲學概論或什麼心理學，是相差不多。就制度上而言，法學生讀四年的法律學，對於民法刑法的下過的功夫，不過是各上過一次課，和參加過一次學期考試而已。學校既不作比其他科目更切實更深刻的要求，也不給他們可以作更切實更深刻的研究的機會和設備。請大家想一想，法律中的民法和刑法，是不是聽過一次講和參加過一次期考，就可以算「學會」了？學工的學生，總要到工廠實習，醫生的要到病房，學科學的要到實驗室，以考驗其對學理了解如何，而學法律的學生，對於他們作基礎的民法刑法，祇是上過一次課而已，天下算有是理？

我在同濟法學院裏，為曾經聽過了民法的學生，開過一次講習班，是請薛祖光先生主講的。算是選修科目，可是要經過薛先生口試認可後才許參加。有些學生，原來自以為已「通」民法的，旁聽了幾次之後，方知道過去根本沒有摸着門。這個講習班收穫很好，很多學生要求多開些這類的講習班。（本來在德國和瑞士的大學裏，上課根本沒有考試，只有在參加司法官考試和博士考試時，要提出至少五個參加過這類講習班的證明文件。）

四、國文和外國文問題

現在一般大學畢業生，無論什麼學科，除非家庭環境特殊，論國文：一個個文字欠通，字體惡劣，白字連篇，典故亂用。論外國文：則既不能說，又不能看，更不能寫。佔去小學中學裏多少時間，消耗了青年多少精神氣力，來的一點外國文，經過了大學四五年的教育，而終於歸於正寢。尤其國文的不佳，使學生到了社會裏，處處吃虧碰壁。這個缺點和危機，法學院的同學們，沒有一個不深切了解的。

我認為在學校方面，在大學生四五年的讀書期間，應該經常的給他們繼續補習國文和外國文的機會。我在同濟法學院裏，每班次皆有國文班，德文班和英文班。不但是定為選修科目由學生自由參加，並且還有考試成績好即計算學

分，成績不及格即不算學分的優待。一律用小班次，每十餘人成一班，習國文的每個人皆要作文，習外國文的每個人皆要說話。學生參加的興趣，和實際學習的收穫，令人相當滿意。

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

潘光旦

婦女運動，自從一七九二年英國窩爾斯東克夫脫女士 (Mary Wollstonecraft) 發表她的「女權宣言」以後，到如今可以說有過兩個時期，而前途可能的進入第三個時期。第一個可以叫做抗議時期。好比宗教革命以後，新的耶穌教派對舊的天主教稱為抗議教一樣。第二個時期可以叫做解放時期；抗議相當成功以後，女子在社會與文化裏得以自由活动，至少，實際上雖然有種種限制，法律上的種種限制早就幾乎完全不再存在。我們目前就在這時期裏。這兩個時期先後都曾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但也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婦女自身的，也有關於社會一般的，例如家庭組織的動搖與子女教養的欠缺等。要運動的結果不但使婦女問題自身能比較長久的不再成為問題，並且使全般社會與民族不再蒙受不良的影響，而發生新問題，我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的導引它，控制它，以入於第三個時期，我這裏稱它為位育的時期。

在前兩個時期裏，我們對於婦女問題有過四個不同的論點，兩個屬於抗議時期，兩個屬於解放時期。屬於前者的，(一)是與男子抗衡；(二)是對家庭革命；屬於後者的，(三)是爭個人人格，(四)是應社會需求。在第三個時期裏，我們應當有的新論點是(五)促進女性健康。此外可能還有別的，不過有此五個，似已足夠概括了。這五個論點也可以說是建築在三種不同的自覺上的，一、二的基本是「女子也是人」的自覺；三、四的基本是「每一個女子也是一個箇人」的自覺；非等到大部份的女子，至少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有「女子屬於女性，與男性根本上有些不同」的自覺，那第五個論點就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會有人深省與解決問題的力量。

第一個論點，與男子抗衡，顯然是最早的。在父系以至於父權的社會裏，一半因為積習，一半也未始不由於自然的趨勢，一種重男輕女的局面是極容易養成的。我說積習，是誰都知道的；我說自然的趨勢，怕就有人不能同意。其實這趨勢是最明顯的。陰陽兩性的分化原是一個有機演化的事實，遠在人類登場以前，便有過極悠久的歷史。性的基本功能原在生育，而一經分化，兩性對於生育的責任便有輕重懸殊的分別，這是表面上誰都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是，為了適應此種不同的責任，兩性在一般的生理上也就發生了根本的差別，就最基本的新陳代謝作用而論，陽性是謝多於代，陰性是代多於謝；在後者，唯其代多，所以能負起艱苦的生育責任；在前者，唯其謝多，所以才有種種社會活動與文化事業的表現；也可以說，唯其謝多，唯其於生育之外，尚有多量的餘力，才終於造成了父權的社會，造成了一種近乎男子獨佔的局面。我所謂自然的趨勢就是這一番演化的經過。我認為研究婦女問題時，我們於積習之外，必須承認這一層自然演化的過程；積習固然不健全，特別是對於女子，理應改革，就女子一方面而言，更理應抗議，但自然的趨勢却是抗議不來的事。近人一部分關於婦女運動的著作，往往不明此理，以為女子社會地位的低落，以至於女子體格的弱小，全都出於男子的侵佔與壓迫，並且好像是完全出乎男子有計劃的安排；例如，德人凡爾丁 (Vaerling) 夫婦所著「男女特性比較論」和陳東原君所著

以上四個制度上的問題，想大家一般都會感覺到的。今天我特把經驗所得，在學期就要開始的時候，寫出來供大家的參考，並請大家指教。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

「中國婦女生活史」都犯這個毛病，凡爾丁一書且有故意歪曲事實來替婦女運動張目的嫌疑。不過，上文已經提到，重男輕女的積習是應當革除的。男女有根性上的不同，是不錯的，在社會生活裏男女大體上會趨於分工，也是不錯的，然而雙方都是人，都具有人的性格，誰都不是誰的工具，不是附屬品，終究是一個更大的事實。婦女運動所以成爲一種抗議的運動，在這一點上是絕對的有理由的。運動發軔期間的「女權宣言」最有力的根據也就是這個理由。

家庭革命的論點在中國比較發達，甚至於畸形的發達。中國女子，除了妻子的地位而外，幾乎沒有別的地位可言。當抗議的初期，這論點也是很有理由的。男子於做丈夫做父親而外，又有許多家庭以外的身份與活動，何以女子於做妻子做母親而外便沒有？而同是家庭的一員，同是建築成家庭的兩塊基石，又何以男子要特別佔優勢？都是一些極值得提出實問的問題。再就性的問題而言，何以男子可以多妻，可以提出離婚，可以有家庭以外的性的自由？而女子比較的沒有？同一講性的道德，又何以適用於男子的標準比適用於女子的要特別寬大？守節、守貞、一生不二的德操何以單單的責成女子，而不責成男子？不說別的題目，單單這一個性的題目已經足夠成爲革命的理由，教女子揭竿而起。

女子之所以成爲家庭的動物，馴至家庭而外，更沒有其他活動的範圍與餘地，這其間也是一半由於積習，而一半由於自然的趨勢；積習應當改正，而自然的趨勢又是無可如何之事。女子因爲性生理的不同於男子，春機發陳（舊稱春機發動，今就中國舊有之醫學文獻酌改）以後，有月經的運行，結婚以後，又有懷妊、生育、哺乳一大串的生物的任務，而此種任務，前後又不止一而再，在生育力比較強大的女子，從結婚至月經停止，二三十年之間，可以完全沒有間歇；而當月經將絕未絕的少數年份裏，生理心理又大都需要一些休息與調攝的時間——這些，合併起來，就不免大大的緊縮了女子向外活動的範圍，比起男子來，教她不得不於一種比較靜止的生涯，而這種緊縮的範圍與靜止的場合，不用說，就是家庭了。這就是自然趨勢的說法。這種自然的趨勢，有的固然可以不理會，例如月經，有的可以阻止使不發生，例如孕育哺乳；不過過分不理會與阻止的結果，小之可以影響女子個人的健康，大之可以危及種族的生命。換言之，就是非理會而與以發生的機會不可，至少大多數的女子，爲了個人與種族的安全計，非順適此種自然的趨勢不可。其少數不能順適的勢不免被擯於自然演化的洪流之外，而歸於淘汰。

所論家庭革命的論點，到比可以分成兩部分說。一是對此種自然趨勢的革命，一是對積習的革命。我們根據上文的議論，可知對於前者的革命是徒然的；對於前者，我們所能做到的是一些調適的努力，這種努力目前還極少，大約要上文所提到的第三個時期充分來到以後才有希望。不過對於積習的革命不是徒勞的。男權社會的演成，父權家庭的產出，一面雖依據自然趨勢，一面也未始不由於我們過分利用這種自然的趨勢，這種過分漁獵的

地方，就是我所稱的積習了。「易經」稱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大體上是對的，但若一方一味的始，一方一味的成，即一方一味的利於進取，一方一味的安於保守，那自然的趨勢便有變本加厲的危險。兩性的相與，本是一種荀子所稱的不同而和之局，變本加厲的結果是增加不同到一個有害於和的程度。這種危險無疑的是要加以消弭的。

與男子抗衡，對家庭革命，都是消極的論點。一到爭取女子個人的人格與適應社會的需求，就比較的積極了。前兩個論點所已使婦女運動收獲到的東西，是很籠統的，就是爭得了女子一般的人格。到此，所爭的便進一步而為每一個女子的個性化。在抗戰時期裏，運用了最初兩個論點來從事運動，那從事的人無須太多，只要少數有魄力有見解的女子，登高一呼，據理力爭，便不難取得社會與文化的同情與承認。甚至於明白事理的男子也會替婦女仗義執言，來增加運動的聲勢，促進運動的成功，例如英國的穆勒約翰之流。到此，形勢也復一變，一方面，參加的女子必須大量的增加，一方面，男子不能再越俎代謀，即在旁邊打幾聲邊鼓，那效力也很有限制。更重要的一層是，第一時期可以用議論取勝，到此便不能不用事實證明，第一時期裏，只要有人鳴金擊鼓，到此便非切實作戰不可了。換言之，到此，必須有比較大量的女子分別的把自己所有的本領拿出來，為的是要證明，凡屬男子所有的能力，她們也有，男子所能勝任的事業，她們也能勝任。

這第二期的運動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相當的成功。第一步，教育機會的爭取，可以說還是屬於第一時期的努力，但第二步，教育機會的利用，與第三步，教育結果的運用，却完全是屬於這第二時期的。這些，都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如願以償的。教育機會的利用，無論在為女子專設的學校裏，或在男女共讀的學校裏，已經充分的證明女子和男子同樣的有個性，此種個性同樣的有發展的可能與必要。智力測驗如此證明，各種特殊才能的測驗，以及各種學科成績，大體上也證明如此；至於教育結果的運用更事實勝於雄辯的證明了這一點。歷年以來，婦女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業的人數，一天大似一天，延用的女子職業的門類，也一天多似一天；如果女子的個性不夠發達，不足以利用一切教育的機會，對於各種職業不足以勝任愉快，這種日增月盛的光景，是不會發生的。至於一部分的職業，例如教育、醫事衛生、社會工作，女子參加的人數往往超越男子之上，工作的效率也往往比男子為高，更證明了以前那種近禁錮的政策是一個歷史上的錯誤。

上文這一段話事實上已經把個人人格與社會需求的兩個論點兼提並顧，似乎無須再另別的加以討論。不過，社會需要的一個論點好比家庭革命的論點一樣，在中國似乎是特別的力量，而其原因也正復相同。就是，以前家庭的禁錮越嚴，今日向社會尋求解放的動力自越不可遏制。壓抑於內的「潛能」越多，則發揮在外的「動能」越大，原是一層單純的力學的原理。所以二三十年來，社會服務的呼聲，在中國婦女運動裏是有很大的地位的。女子之所以爭取教育機會，為此；女子於完成教育之後，遲遲不肯結婚，也為此；有的女子，到了結婚的前夕，為此不得不和未來的丈夫約法三章，於婚後仍須維持她原有的職業的位置，繼續她服務的精神。又有特別開明的新娘，在婚禮席上致詞，為此不免作一些公開的申明，說她對於服務的意志決不因婚姻而動搖，對於服務的勞績，當亦不因婚姻而減色。一種信誓旦旦的態度與辭氣，在這種場合上應當為婚姻關係而發的，她們却為社會服務而發，真是得未曾有，令人肅然起敬。自從抗戰以來，因為社會上人力不敷分配，這論點自更見得振振有詞，發人深省。

不過，這還是一個很大的「不過」，在這種論點之下，社會與文化雖有時多少佔了一些便宜，這種便宜並不是絕對的，即有一方佔便宜，有另一方要吃虧，這另一方是誰呢？不是別的，就是女子自己。女子所吃的虧是從三個不同的方向來的。一可以說是由於力不從

心。在第一時期裏，她的努力只限於心思的一方面，所費的往往就是一些口舌與筆墨的工夫，當時的問題比較簡單。到了第二個時期，這種努力便不限於心思的一方面，而牽涉到體力一方面。論心思才智，男女大體上是平均的；在智力的變異性一層上，男女可能有些不同，但在平時的社會生活裏，這種不同也並沒有多大的實際影響；但體力的高下有殊，至少適合於男子體力的許多工作與活動未必適合於女子的體力，却是一大事實；實際的體力不能應付，而多年來婦女運動所已養成的意志非教地應付不可，結果便非吃虧不可了。這一層，凡屬在男女共同工作的場合裏，例如學校、工廠、商店等，已經積聚了不少的資料，可資證明。女子所吃的第二種虧是由於情緒生活受忽略而來的。男女的性別不同，性情緒也不同，而一般的情緒也就不同。女子善懷，女子多愁善病，原是一個極古老的觀察，近代性心理學家也說，「女子往往用情緒來解釋理智」。近代的教育是誰都承認只重理智而不問情緒的，這種教育，即就男子而論，已經是極不相宜，而自第二期的婦女運動以來，女子所爭得的教育恰好就是這偏頗狹的一套，結果的比男子還要更不健全，自是可想而知。性心理學家的結論是，由於這種教育，「一種不和諧不調協的趨向便會發生，剛直使人格受局部的損傷或全部的破碎」（詳拙譯「心理學」的教育，頁七八）。至於獨身，遲婚，不生或生育過遲種種現象的發生，使性的生活以及母愛的傾向不能有適當的發展與滿足，轉而影響到一般生活的健康，便到了第二時期，就女子自身說，是以解放、獨立、自由、平等一類的虛名換得了生理與心理健康遭受嚴重的威脅的實際。其間原因雖不止一端，其主因所在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舍己從人」。「從人」，指的是運動的目標端在「思齊」男子，不惜以男子的標準為標準，惟恐自己的活動範圍受了限制，以致趕不上男子的那般寬大。中國的婦女運動從開始的時候便反對所謂「三從四德」，那是很有理由的，不過從「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換取了「從男」的一從，儘管「從」字的解釋略有廣狹的不同以及主動與被動的分別，在明眼人看來，不免覺得收穫終究有限。

至於「舍己」，指的是婦女運動始終忽略了女子的本性，或完全把這種性格忘記了；即或不忘記，又往往剛愎自用的認為無足重輕，甚或以為完全屬於後天獲得的品格，而並不是真正的本性。關於這一層，目前的篇幅不容許我作比較詳細的解釋，我姑且再引性心理學家露理士的一段比較長的結論，以示此種本性的存在，而不容漠視。露理士說，「當務之急，在要讓大家都知道女子有女子的特殊需要，好比男子有男子的特殊需要一樣，要是不能顧到這種特殊需要，而強其接受適用於男子的一些原則限制，則不特對於女子自身有害，對於社會生活全般也是毫無益處。我們對於男子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總之，男女之間，無論在學校裏或社會上，我們雖則希望他們能共同工作，相須相成，但彼此所由達到生活的鵠的路徑，終究因天性的不同而有歧異，鵠的的能否到達，即憑能否遵循這天性的法則為斷。我們在這裏要牢記住的一點是，女子之於男子，不但軀體比較短小，組織比較細膩，並且她們生活的重心又極容易受一種富有節奏的性的波浪所震動搖搖；這種重心易受顛簸的現象，在男子可以說完全沒有；而在女子，却幾於無時無刻不受它的支配。所以名為同是圓顛方趾，而實則女子的生活，好比一座持平的戲子，動不動便有不能保持均勢的危險——無論大膽也罷，或神經系統的全部也罷，或肌肉部分也罷，只要受一些有分量的壓迫，便要比男子容易引起嚴重的紛亂。上文所謂特殊的需要，與此種需要的不能不體貼在此。」（「拙譯性的教育」，頁七四—七五。）這一番話事實上就等於上文「吃虧」之論

的一個綜合的敘述，而於情緒生活的最容易吃虧一層，說得尤其切實。

討論到此，我們至少在理論上已經進入婦女運動應有的第三個時期，就是以女子自身

的健康為唯一的論點的時期。至於如何使理論演成實際，我們在這裏只能作一些原則上的提示，詳細的節目終必有待於女子的自覺與自求多福的努力。第一個極單純的原則是，我們一面對於男重女輕，男外女內一類變本加厲的積習應竭力破除，一面對於上文所再三論到的自然的趨勢，包括生物學上兩性分化的基本事實，却仍宜充分的尊重；橫加抹殺，或然視無睹，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第二、既承認生物的分化，便不能不承認社會的分工；這分工當然不是絕對的，好比分化原不是絕對的一樣。男女同是人，男女都有個性的變異，是雖異而同的一方面；男有男性，女有女性，而個性的變異又往往因性別而互有不同的表現，又是雖同而異的一方面；所謂分化的不絕對在此。如何斟酌於分化的同異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下)

張東蓀

§7 我在書中會強調有這些事情是與理論無關的。上述的這些革命內部自己造出來的困難亦是與理論不相干。以慾望而論，按照社會主義的正軌來說，本來是把勞動時間縮短，每人只做二三小時，餘下來的生活即可從事于「移升」(sublimation 舊譯昇華)。或從事于音樂，或繪畫，或科學研究。這便是一方面杜塞了物質慾的畸形發展，解放了勞動的苦痛，俾得在他方面向文化有一個昇華作用。這是最高尚的理想，亦是最合理的辦法。無如現實人生尚不能一躍而躋。所以在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慾的偏向以及其鬥爭的尖銳化是不能由社會主義的理論負責任的。我在書中再三提及理論與現實之問必須有個銜接的具體辦法或制度。上述這些弊病都是出於沒有覓得一個適當的銜接辦法。或可說在銜接的中間制度上有了漏洞，出了毛病。所以我要奉勸今天前進的人士，連青年們在內，與其空彈高調的理想，反不如切切實實，負責任地去研究這個銜接的媒介辦法，務使其無流弊或少流弊。

產業最高度發展的國家尚沒有這樣的變化，情形究竟如何，我們無法懸斷。我們今天所見的只是一些產業落後的國家。上述的種種困難却和產業落後有密切關係。據我個人的想法，倘使產業落後的國家是以增加生產總量使一班人其生活水準提高為第一要着，則對於物質慾當然是要加以限制的，不過必須有其分際。例如造房子用美國木料，衣服用美國的玻璃紗。諸如此類是要絕對禁止的。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必須保持國際出入的平衡。至于中國土產的綢緞，雖然高貴講究，却不須加以制裁。又如浴盆與抽水馬桶，劉緒貽先生以為錦上添花，我則以為只要不是外國貨，而為中國自製，即無反對必要。所以有人主張一律把生活拉平，大家只許穿布衣住茅棚，這是一種不通的議論。

我相信對於物質慾的差等不完全作絕對的打擊與塞阻，則權力慾的偏向的激發自會有相當的緩和與減低。因為在物質享受方面保留有相當的等差，乃是對於生產工作的努力之一種獎勵。當然除此以外尚可有名譽的獎勵。不過須知專靠名譽的獎勵是不行的，必須有實質的方面相輔而行。人們以自己的勞力取得其相當的報酬，在精神上是一種快愉。僅僅空的名譽不足相抵。這正是宜洩

之間，從而安排青年男女的教育，分配成年男女在社會上的作業，以及對於家庭子女的責任，執者宜乎共通，執者宜乎維持均勢，執者宜乎稍分實主，執者宜乎由一方稍專責成——這便是所謂不絕對的社會分工了。男女的分化還有一種不絕對的所在，就是一部分男子有女子的性格，而一部分的女子有男子的性格，或更大一部分的男子間或有些女性的表現，雖非通例，為數亦不太小；對於這些，我們在分工的局面中，也宜乎預為之地。總之，我們的目的是使每一個人能得到他的適性而無礙於健康的地位，為女子設想如此，為男子設想也未嘗不如此。到此，不特婦女運動到達一個比較所謂位育的時期，就是家庭、社會、文化、民族的生活也就轉進一個更和諧更光明的境界。

其物質慾望之道。所以我們應得明白人們有慾望，並不可怕，而可怕的只是慾望在社會結構上不能協調。犧牲他人以滿足自己，其關鍵還是由于不把整個兒社會推向發展之途以進。倘能改向發展，則各人皆可有事做。各人有事可做，各人滿足其不害他人的自己慾望，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目的。社會主義並不主張抑止慾望與克制慾望，而却要使人們的慾望轉向。轉到向四方八面去發展。所以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否就看其能否使人們的慾望由于向各方面的發展而獲得免去衝突到協調。倘使不了解此意，只知一味提倡經濟平等主義，這便是把物質慾堵住了，而任其趨于權力慾。因為不走向發展則只有加強控制。以控制代替發展便只有把大家都驅得走向權力的競爭，以致在權力方面鬥爭便起了尖銳化。權力上有一爭端，外來勢力的引誘便極容易進來，以致歷史上有所謂「反叛」事件層出不已。這却不可太單純，只責那些所謂反叛者，而應了解這樣的制度本身不無毛病。如果在權力慾方面再想加以堵塞，更應知既要有實行有計劃性的經濟，必須要有集權的政治，這就十二分困難了。換言之，即在經濟方面既要控制，則在政治方面自然容易使人們發揮其支配慾。原來支配慾是對人的，而物質慾却至少包有對物的成分在後。一個社會不能動員極大多數人對於物質方面努力去開拓，則難免于偏向到往著支配人的方面去擠。所以提倡全民增產，向着自然界去開發，實在是一個轉化慾望的好方法。

§8 關於權力慾的問題並不知如此簡單。我們應得對於論壇上有人以為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不能兩全的顧慮加以正視。事實上亦確是有一些問題。老實說，杜絕了一部分人發揮其不正常的物質慾，這固是好事，然同時却讓另一部分人滋長了其支配慾，這乃仍是二五等子一十，其失維均了。所以我在上文說，一個革命往往于其過程則自己製造了，孕育了一些內在的困難，迨至成功，反而大暴發起來。這些可以變為將來困難的因素必須在事前都得到。歷史在此處的問題是如何乃成為完全自由的輿論，勢必把報紙、印刷所、與廣播電台等宣傳工具完全許人民自由使用，不為政府或在朝的政黨所壟斷。(共公集

會與公開演說更不必說了。主要之點還不僅在於使人民自由發表意見或主張，乃尤其在於使人民知各種事實的真相。我相信只要報道是真實的，人們的判斷大約不致相去太遠。一切主張上的不同大抵是出於以不同的報道為根據。故封閉消息與捏造新聞是自由之大敵。同時却又必配合有政治機構而能發揮這個精神的。當然必須有代議制度。代議制度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此點已早為一班學者所公認，似乎無用多說了。問題不在有無代議制度，而反在於其甚麼樣子的代議制度。像土耳其那樣，故意在議會製造一個反對黨，這雖是效法英國，當然可有一些監督之用，然而却仍未直迫問題的中心。因為倘使執政的黨是以搞政治與謀生活連成一片，好像中國那樣，則反對的黨亦必想如法泡製。其結果不是為了搶政權，打得落花流水，便是大家協議分贓。所以問題的真正中心不在一黨與多黨之分，即不在有無反對黨。倘使幹政治的永遠是那一些游離性或半游離性，流氓性或半流氓性的人們，多黨聯合固不要墮入于分贓，一黨包辦其結果亦必演為黨內派系紛爭。我說不在有無反對黨，却不包含以為一黨反而好些。總之，問題是在另一方面。

我以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最好是：于代議制度下實行職業代表，所謂職業代表，我的意思和普通所說是有一些不同。普通只注重其產生，例如運輸業推選代表可選出曾在交通界的官僚。不備此也，且被推以後即不能再回到本行業，例如大學教授團體推出代表，參加立法行政，而這個代表即從此在政治上混下去了，不再回到學校教書。因此我主張必須使這些參與議會與政府機關的人們另有其本業，只在開會時或任職時幹政治，開會完了，任職期滿，依然退到本行。在本職業中必須把他的地位保留在那裏。大學教授好辦，可以請假一年或二三年。工廠裏的技師或農場中的農人亦必須如此辦。農人亦得能退下來自己還是種田。最怕的是工人的代表一旦做過後，那從此不再是工人了。農人的代表雖本是農人，迨一做代表，即脫離農業界。這樣乃是因活動政治而造成人民的游離性。由游離性便又造成流氓性。告成工人出身的流氓，與農人出身的流氓，以前雖是工農，以後却並不是工農。這種再不能回到本業的人們只好從此以後在政治上鬼混，將其生活基礎不能不建立于政治活動上。對於我所说的救濟法，或有人顧慮到人數太多，不易辦到。其實我所說的只限於行政上政務官與議會的代議，雖有各級，人數並不太多，至於事務官即可做為一種職業看待，有保障，可能終身任了，當然不在此範圍以內，要行此法同時在物質方面又必須施行全體人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對於疾病，子女撫育，養老等等都不感到經濟的威脅。恐怕非如此不足以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凡辦不到如此的，我以為為多或少總有一些假民主成分在內。本書以體裁所格，對於這些點子，不能詳細論述，現在所說只是輪廓而已。要而言之，創造一個新文明，創造一個新社會，是不會憑空來的，依然與舊的相接觸。不但人民還是那些人民，即從事於創造新的革命陣營中人們其血管中亦必多多少少潛含有舊的渣滓或毒素，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我奉勸大家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這却決不

包含勸人只在旁邊說風涼話，不可誤會。）不但在社會方面有舊的東西因襲下來，滲透於新的之中，即思想亦會變為出亂子的根原。所以思想方面的滲透亦是十分重要的。

§九 所要補充的已將說完，雖則尚有零零碎碎幾點，以其太小，即不一提到了。寫至此，承上海友人剪寄世紀評論第四卷第五期書評欄上所載夏炎德先生對於我此書之批評。夏先生對我深加獎讚，使我除感謝外，彌增慚愧。就中頗有引伸之處，這些地方正是我應該補充上去的。好在夏先生的意思亦是他早已蓄在肚子裏的，並非看了拙書而始有。我二人既得到一個共鳴，則我便可辭掠美，把他的話抄在下面即等於我的話：

「張東蓀先生新寫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對於時下大家屬目的這兩大主義作了極透闢的解釋；在觀念混亂的中國，這種書是絕對地需要。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近代思想的兩種新潮，誰都應該有明確的認識。不過愈是普遍性的問題，愈容易誤解曲解，而正確的解釋乃愈見其需要。」

我認為本書最可貴的地方在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併為一論，而且指明它在根本是異名同質的東西，這一點實看到了近代史的內層，著者覺得深有把握，纔下了這個斷案，確是一大手筆！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可以根據歷史用我自己的話來加以補充說明。

讀者不提，且從十八世紀的民主運動說起，法蘭西大革命是一個大規模的民主革命運動。所有的平民在反動勢力的淫威之下，受不了壓迫的苦痛，遂舉起喊出反專制、反迫害與反特權的口號，對準特權階級（君主、貴族、僧侶）革起命來。這裏面不祇是市民身分的資本家（即工商業者），還有工人與農民的羣衆，爭識階級更在裏面起着領導作用，可說是民主戰線的大聯合。他們的旗幟是爭自由，爭平等，爭人權，不但要求民主，實際還要求生活，蓋自由、平等與人權非但為民主的必要條件，同時只有這幾點爭到手大家生活纔有保障。在那次混合性的大革命中，市民階級或工農羣衆各曾盡多少力？爭民主或爭生活（社會主義之起點）各佔多少分？實在不易分明。因此某些歷史家咬定法國革命單是政治革命或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實忽視了革命的複雜成分。固然後來的事實，資產階級吃到革命的果實，而無產階級不曾有份，是大家所知道的，但却不能即此錯判那次革命的性質。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與英國改革，民主只成功了初步範圍僅及政治，因產業革命後新的生產工具歸資產主掌握，真正享到民主權利的只有他們，勞工們反受他們壓迫。於是很多人竟把民主制度撥給資本家，把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偶合當作正常聯繫，而把替勞工階級爭政權爭生活的社會主義，反當作與民主不同甚至相反的運動。事情之背謬真理無有過於此者。另外有人因見社會主義注重經濟，故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經濟的民主主義，這所犯的錯誤較小，而也須加以指出。因為社會主義不限於經濟方面，正如民主主義不限於政治方面一樣。所以把法國革命當作民主革命，把俄國革命當作社會革命，截然分出界限，是割裂了歷史的整個性與民主革命的繼續性，實際上他們所謂社會革命只是民主革命更擴大更深入的運動。歐文（Owen）、勃朗（Blanc）、馬克思與韋伯（Webb）的努力並不與虛假、服務德（Voltaire）、平德斯鳩與哲斐孫（Jefferson）相反。倒是在進一步做前人未做到的工作，他們是同一民主長流中的前浪與後浪。這個根本要點如果確定了，那末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歧異論、對立論以至民主

主義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與獨裁主義的必然聯繫論，這一切錯看歷史，觀念混雜的謬誤理論，便可一掃而空。而因此種謬誤認識的不良影響足使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互相傾軋鬧得分家，以至妨礙真正歷史任務的推進，故從理論上予以矯正，於實踐上有很大的用處。

惟其通透了一部歷史，東萊先生始終沒有提出公式化的論調。譬如，為建立一個新社會制度，究用和平革命或暴力革命，完全要看環境來決定，事前很難預先確定，像考茨基 (Kautsky) 的反對用暴力或托洛茨基 (Trotzky) 的為暴力辯護都是某板的公式論。倒是著者說得妥切：一切不幸都由革命者與反革命者雙方相煎而成，有很多感情相激的成分。我相信要是當年沙皇不用放逐與處殺的政策，說不定布爾什維克黨人也不至用恐怖手段。就近的說，政治協商會議要是成功，就沒有這一次的自相殺戮。這些地方，不是理論，而是命運！

東萊先生說「理想雖百分之百的美滿高尚，實不及其中的一分能拉到地上的之為可貴。」(頁三三)這是因為看到新制度產生之不易；接着又說「但一拉下地來却無不使理想折扣或變顏色。」這是在慨歎理想與實踐之難得一致。他看到馬克思的原意想實行世界革命，而到斯大林手裏却成了「一國社會主義」。這一點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斯大林未嘗不想實行世界革命，只是自審本國基礎未固，鹵莽從事，必連本國這點基礎都要被毀，所以一方面加緊作國內經濟的建設，同時對外一再揚言蘇聯的社會主義不是為輸出的，以祛除資本主義列強的疑忌，但一待羽翼豐滿，仍是要進行世界革命，所以第三國際的工作始終在那裏進行，後來形式上雖解散，而變相的組織仍存在，工作比以前更變本加厲，這是斯大林比托洛茨基現實的地方。問題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始終跳不出莫斯科的掌心，而斯大林處處表現其「祖國至上」的現實作風，將共產主義塗上了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以後，共產主義究屬手段還是目的，外間不無疑慮，即令贊同共產主義者也不甘全受異國的支配。斯大林的現實做法，在開頭是有效的，在以後反而成為共產主義推廣的障礙。因而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女士堅持共產國際不應完全受蘇聯的支配的主張不行，就共產主義本身講也未必不是一種損失。

馬克思主義乃西方文明之產物，而蘇聯制度在斯大林指導下却有顯著的東方性格，要將這種制度轉輸到西方或蘇聯以外的其他地區，而不能尊重各國環境與利益，定會感到格格不入。故東方的西方的協同折衷，實是今日社會主義的重要課題。

綜觀全書，著者以畢生治學的心得，對世局又那麼關心，內容確有許多獨到的地方。尤其可貴的是討論政治經濟的問題內不挾黨派偏見，保持純正學者的態度，言他所欲言。裏面有許多主張與我平日所想的非常相合，其著作先問世，衷心殊感欣慰，

印度獨立一年

First Year of Independence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on, August 14, 1948

英國離開印度剛十二個月，對此我們大家至少都應當引以為慰的。如果我們(英國)那時不離開印度，我們現在會捲入了一個同時對回教和印度教羣衆的戰爭。想再度控

制印度是不可能的了。這種企圖不是我們的人力物力所能支持的，而且日夜會引起我們良心上的不安。我們居然及時抽身，能在友誼的氣氛裏分手，使很多惡意的預言成

為虛妄。即使現在這廣大的土地上發生着一切可憎的事，內戰、饑荒、和暴亂，讓我們不要因之海恨我們的決定，印度和巴基斯坦終究會自己解決他們的困難的。印度的生

並不期然而然地夾入了些自己說的話，對於著者亦彌增其企仰之懷。以他對於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淵博的學識，配得上稱道。當然以通儒論政並不是主張「通儒政治」，我讀畢東萊先生原著還沒有發見這樣的主張。

夏先生所說的中關於蘇聯，我有一點願藉此一提。即我以為其就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而言，不涉及其國際關係，蘇聯的制度固然是一個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但今天東歐和北歐各國，所實行的所謂新民主，亦是一種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決不是這種新民主只是達到蘇聯制度的過渡辦法。將來還必須變到蘇聯那樣，方可再進於社會主義。這却是一個大誤會。必須把這個誤會廓清，則夏先生所說的糾纏在理論一方面可以免除。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所以附帶論之。

最後我還要作一個附言，即等於跋尾。關於體例有一些說明。第一，原書有一附錄，是「虜獄生活簡記」，現在既把補義加進去了，勢必將附錄刪除。惟原序仍敘明有此附錄，以排版的緣故，不願將序文再改望讀者諒之。第二，是書中未曾提到英國的溫和性社會主義的實驗，似乎應有一個辯解。最近會昭倫先生來信，即以爲這是美中不足。不過我個人亦有一個見解。我以為就人類而汎言之，英國的辦法當然是最好的。我決不像有些時流論客一樣，抱着偏見。只因英國人有其特殊的民族性，而這個民族的性格却和中國比較上相遠一些。本來俄國美國法國以及東歐各國，那一國亦都有其民族的特性。中國本來不應該純粹取法於那一國。因爲凡是一個改革總是由其本國的內部自身需要來決定，不應該向任何國看齊。不過却可把他國所實行的拿來作爲鏡鑑。尤其是他國實行而失敗的試驗更具有教訓的意義。就是因爲從正面不如從反面獲益爲多。人家已經試驗過了證明其不行，我們不必再來試一番。本來政治經濟社會的施設是帶有嘗試性的，誰也沒有絕對把握，最需要的是發見過失立即改正，誰能改得愈澈底愈迅速，誰即能成功。千萬不可怕傷自己的尊嚴，拒絕歷史給人類的寶貴教訓。所以本書不談英國的辦法，其原因即在此。施復亮先生亦曾作文介紹拙書，指出我此書特別富有教育的意義。施先生的盛意自是可感。他的話大約想係指這些地方而言。我只希望今天關心或與聞整個中國命運的人，不論成年或青年，都能將其固有的反覆思考能力發揮出來，以悲憫的胸襟以迎接這個世界大變局。倘我這個希望不爲非常，諸位先生定能較我有更大的貢獻，使此希望不致落空。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日補寫完畢

命被英國統治所割裂已經有兩百年了。他們的經濟和人口問題，他們的社會分化被英國的征服加深了嚴重性。英國在印度所做的好的事情，不但沒有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反而促進了人口比生產增加更快的基本病症。兩百年來所擱置的問題遲早必須應付的。如果那些有能力，有覺悟但是政治上缺乏經驗的人才集中他們的注意在趕走英國統治的事業上，他們將沒有餘力來應付這些基本的問題。

獨立以來的一年已經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成績。這片廣袤的大陸上並沒有像有些人所預言的成為巴爾幹第二。幾百個小邦中祇有兩個，喀什米爾和海達拉巴（Kashmir, Hyderabad），沒有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我們可以認為新憲法並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的人民也還沒有從經濟剝削中得到解放。但是 Patel, Menon 和 Mountbatten 在政治上的成就實在已超過了十二個月以前所敢預料的程度。這一片大陸祇分成了兩個單位，並沒成爲了幾百個分裂的邦國。

在獨立紀念日，這是我們可以稱道的成就。我們還可以加上一點，雖則在旁遮普（Punjab）發生過可怕的屠殺事件，大體上在這轉變和分裂的過程中，並沒有像一般預料的那樣流血。除了比預料爲好之外，我們必須承認前途是黯淡的，和歐洲一樣的黯淡。印回的衝突阻礙了社會改良和經濟提高的計劃。依我們看來，印度決定要包括喀什米爾是不智的。他既然同意了巴基斯坦的獨立，聰明的話，就不必爭這地方，因爲巴基斯坦早就把這地方打算在自己的版圖裏；從自然地理說，它也是屬於北部區域的。但是印度對這地方却不肯放鬆，甘地和尼赫魯從沒有希望過印回的分治。他們自然歡迎回教衆羣所擁護的，又主張社會改革的首相，像 Sheikh Abdullah 加自己的集團。

巴基斯坦所採取的行動也完全錯誤，它放縱部落的戰士越過疆界，起初還是偷偷地幹，現在却明目張膽的遣派正式軍隊去進行侵略了。結果，印回兩個自治領不宜而戰，把本來可用來作其他有益事業的人力物力，浪費在這種戰爭裏。印度在這戰爭裏每星期至少要費十萬磅。印度的人民

慶祝着他們擊敗巴基斯坦的消息，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種勝利是不重要的，因爲如果他們繼續和這好戰的回教遊牧民族在山地裏打仗，對方可以維持遊擊性的抵抗，一直不會有結束的時候。我們祇有希望印回兩邦能在聯合國協助之下早些獲得和解。

爲印度着想，還有個理由需要早些解決喀什米爾的糾紛。海達拉巴的 Mirzai 族已經兩度和德里當局同意了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又藉端不肯履行條件。印度對它的封鎖並不能使它屈服。對於印度說，在他腹部的那個相當大的區域在經濟上斷了交流是很大的損失。如果他專門對付 Mirzai，不放心於喀什米爾，他不敢把問題拖延得這樣久，以致情形日趨複雜。現在 Mirzai 的力量因爲極端派組織了突擊隊而增加了，巴基斯坦更用了空運輸入軍備，邊界上種族和社會的衝突正在蔓延中。原來的和談已因極端派的得勢而停頓。如果印度軍隊衝入 Mirzai 的領域，海達拉巴之內的印回就可能發生仇殺，於是印度境內的印度教徒就會屠殺回教徒，巴基斯坦境內的回教徒也會屠殺起印度教徒來了。

這種亂局到現在還沒有發生的原因是雙方領袖明白印回戰爭的結果雙方都不會得到勝利，祇是給共產主義發展的機會罷了。在馬德拉斯（Madras）和海達拉巴的邊境上已有兩個地方，共產黨在進行不公開的土地重分配。很多非共黨的觀察者，包括許多外籍人士，都同意：一旦這種戰爭發生了，共產黨領袖的成功是惟一可能的結果。共產黨領袖看得最明白，羣衆的興趣並不是那個宗教取得優勢，而是農民從貧窮和剝削中得到解放。

甘地的被刺從多方面看來都是一件印度的災難。溫和的影響被取消了，和平的焦點被移去了。但是甘地太偏重宗教，對社會問題並不夠注重。他最後的一年甚至支持物價管制的取消，坦護了最反動的商业集團。結果極壞：物價上升，囤積和投機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社會黨沒有力量。它沒有健全的機構，以致他們的領袖尼赫魯進一步的右傾，支持着他一生所標榜的信仰相反的政策。印度政

府很快的跌入了金融勢力的手掌裏；它對於極右派已無法對抗，甚至不像會對謀刺甘地的反動組織採取嚴厲的手段了。甘地謀刺案的進展沒有多少人能感到滿意。這反動團體中有一個主要的領袖名字叫 Savarkar，他被檢舉了。在審問時，發現了現在物資部長 Mukherjee 在上任前曾向 Savarkar 請求他的准許。這件事的發覺，却並沒有影響物資部長的地位，足見政府將對極右派加以鎮壓的預料是不正確了。相反的，政府的壓力却指向左派。不但印度很多地方已經拘捕共產黨員，而且正在援引公共安全法的第四款，凡是批評政府的出版物將加以科罰。大量的使用警察力量也已經引起司法當局的反對，尤其是孟加拉和孟買的首席法官曾加以嚴重的指斥。他們抗議警察不經審判拘捕人民，甚至把法院認爲無罪的人再度拘捕。自由主義者和公正人士已經警告政府在防共的名義下在設法確立反動的商業集團和極端主義者的勢力。

一位有經驗的英國駐印記者曾報導說：
我和其他的朋友們愈來愈覺得今天的印度和俄國小說中所描寫革命前夕的情形太相像了。一樣的失望，一樣的議論紛紛，一樣的無恥的發財，一樣的滿街是官僚，一樣的大家爭着向政府裏鑽營。更一樣的是共產黨，不論怎樣禁止和壓迫，日見壯大。官方的工會被人所厭惡而譏笑，共產黨所控制的全印工會却成了印度工人真正的組織。
這個比較當然有過火之處，印度和巴基斯坦快到共產革命的邊緣的說法還嫌太早。這種可能祇會發生在世界戰爭或印回戰爭裏。巴基斯坦在經濟上還是個封建王國，除了在西北邊境上開始有一些革命的情緒。另一方面看，右派的勢力却在長大，他們不但要壓迫暴力革命，甚至和平的改革都不肯放鬆的。而且三萬萬的印度農民還在半原始的生活中，他們的韌性和情性之強真不易估計。比宗教分歧更深的社會衝突離着解決的時候似乎還遠，其間可能還有無數的血要流。以目前的情形說，印度需要一個不依賴莫斯科的社會革命黨，能爲人權的保障，印回和平，和社會建設而奮鬥。（觀察特約譯者譯）

知識·生活·宇宙

人類認識宇宙的動機

愈是在原始的社會裏，人類知識活動與生活的關係，

愈是直接緊密。因爲在此種社會裏：一方面，人類的的生活，乃是一種與自然界以及異族不斷劇烈鬥爭的過程，人類沒有閒情逸致去追求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知識；另一方

面，當時的文化基礎貧弱，人們利用已有文字與語言等，尚難創造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抽象知識。因此原始人類的知識活動，大都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而起的。比如玻里

劉緒貽

尼西亞人 (Polynesians) 住在海島上，靠打漁過活，爲了航海時定向的緣故，遂產生了對於星底方位的知識，新西蘭毛利人 (Maori) 對於星底的知識，也是由其對於農業的關係而來。哀斯基摩人 (Eskimo) 住在冰天雪地裏，遷徙無常，其所儲藏的食物，到了冬天，往往爲冰雪掩蓋，不便尋覓，所以他們在夏天的時候，對於其居住地域的地理知識，必定盡量搜集，以免在積雪之中迷失了方向，生活受到威脅。這樣的例子在原始文化中所在皆是，所以人類學家路威 (R. H. Lowie) 認爲：原始人類對於知識的興趣是實際的，而不是抽象的；他們僅僅是爲了滿足當前的生活需要，才尋求知識。(見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第十八章)

兒童，愈是幼小的兒童，對於知識的興趣，愈像原始人類一樣。他們之所以尋求知識，也是因爲知識可以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并促進生活上的滿足。比如蜂可以螫人是一種知識，小孩子有了這種知識，便可以避免蜂螫的痛苦，排泄有一定的時間與地點，小孩子有了這一種知識，便可以少受大人的責罰；一個熟識大人心理的小孩子，其生活比較一個對於大人心理茫無所知的小孩子，往往要從心所欲些。所以我們說，小孩子的尋求知識，也是爲了要生活得舒服些，至少是要生活得下去。

從原始人類與幼兒來看人類的知識活動，我們可以瞭解，人類知識活動的起源，乃是人類要求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實際生活問題的結果。和黑猩猩爲了要吃它拿不着的香蕉，於是學得了接竿竿、蕩箱子的知識一樣。(人類學家和動物心理學家爲了研究動物的智力，把香蕉放在黑猩猩拿不着的地方，但同時放上幾個木箱子，或幾根竿竿，把箱子疊起或把竿竿接起，便可以取得香蕉。結果證明，黑猩猩有利用此種工具以取得香蕉的智力。) 黑猩猩把木箱疊起，把竿竿接起，可以得到吃香蕉的滿足。人類爲了解決生活問題所得到的各種知識，也一樣的增加人類生活的滿足與安全；而且，此種知識愈豐富，人類生活的滿足與安全愈增加。所以人類爲了增加生活的滿足與安全，乃不斷的擴張其知識活動。後來，由於文化的進展，到了社會財富足以養活一批專門以知識活動爲業的人時，這種知識活動的擴張範圍愈大，就是一些與生活無直接關係的知識，也成了人類追求的對象。這種擴張範圍的速度愈快，知識與生活的關係愈間接。當這種範圍的擴張到了無限的時間與空間時，我們平常便把這種範圍叫做宇宙。如果有一種特殊的方法或觀點去尋求這種範圍，便是哲學家們所謂的宇宙觀或宇宙論。在知識生活發達的文化裏，大

都有這種以宇宙爲其知識活動的對象的知識份子。

兩種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

如前所說，人類社會中既然有專門以知識活動爲業，而不必顧慮到衣、食、住、行等實際生活問題的人，這些人從事於知識活動，對於與生活無直接關係的知識，自然更容易發生興趣，也容易盡量擴張其活動範圍，而直接以宇宙爲對象。不過，這種直接以宇宙爲對象，或說是直接從宇宙整體或本體下手的知識活動，其所用方法，大都是直覺的，囫圇吞棗的，因此，其所得結果，往往與宇宙實際不符，也與生活無關，或關係異常微弱。這怎麼說呢？通常我們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是個無限大的東西，包括一切事物。對着這個無限大的東西，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智慧，簡直是無限的渺小，和無限的短暫。我們要想用這種無限渺小和短暫去瞭解那個無限的空間與時間，簡直是不可能。如果我們一定要企圖去瞭解，只有把宇宙分成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一片然後各人竭盡平生精力，將這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澈底瞭解清楚，等到積年累月，從事瞭解這種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的人到了無限多的時候，則整個宇宙，也許有被瞭解的一天。這是科學家尋求宇宙的步驟，是從宇宙的各部份以認識宇宙的全體。不過，這裏也許有的人要問，宇宙雖大，雖然包羅萬象，但究竟其中有些共同的原理原則，或者共同的基礎，這些原理原則或基礎，無微不至，藏在宇宙的各部份，我們只要從宇宙某部份裏面尋出這些原理原則或基礎，便可以推想整個宇宙的原理原則或基礎，用不着心勞力拙的去研究萬事萬物了。但是，即使如此，尋求萬事萬物的原理原則或基礎，也不能用直覺的方法。比如目前我們知道構成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這是生物學家實事求是的研究過無數生物的構造的結果。從前王守仁不動手去「格」竹子，欲想坐在竹林下，用向心觀照的方法，找出竹子的「理」來，然後再用竹子的「理」，加上用同樣方法找出的其他事物的「理」，以求宇宙的的基本原理，無怪乎他從開始便要失敗。何況，如果我們僅從研究竹子知道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而不研究其他生物，我們也不敢說構成所有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呢？所以尋求宇宙的原理原則或基礎，除了不能用直覺的方法以外，還得要從萬事萬物下手。

用上述那種方法去認識宇宙，自然是一條悠遠而艱難的路，所以有些聰明過火的有閒知識份子，便愛採用一種直覺的方法。這些人，也覺得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智慧有限，決無了解宇宙萬象的能力，如果去強求，只有一翻襟塞，轉陸沉(陸九齡語)的份兒。可是他們却又不甘心自認渺小，在尋求宇宙的全盤知識活動中做一名小卒，做一個螺釘，硬要一步登天，一手把宇宙抓住，看個清楚，看個底細。既然事實上不可能，他們便只好利用想像，(因爲想像自由的)在腦海中自己製造出一個宇宙或宇宙的本體。這個宇宙或宇宙的本體製造成功以後，他們便以爲是「頓悟」了，是「一旦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不俱到」；換言之，人們只要向心觀照，一個渾融圓滿的整個宇宙，或一個清楚明晰的宇宙本體，便會從直覺裏跳到眼前，如此，人們便可以停止一切知識活動，安安靜靜的去「自得其樂」了。這真是一種澈底的知識上的個人主義，在揭穿以後，知識份子應該懸爲鑑戒的。

上面兩種尋求宇宙的知識活動的不同，如果我們用愚公移山的故事來說明，更易了解。一座很大很大的山，要用一個人或幾個人把它移走，更是不可能。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意識到了這種不可能，不願意動手去作，却靜坐下來，在腦海裏直覺的想出一套觀念，以爲只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山便可以移走了，當然不會成爲事實。而且，假如有志移山的人，大家都用這種方法，則無論多少人費多少時間，這山永遠也沒有被移去的可能。反之，雖然我們覺得我們一個人或幾個人不能把山移走，但却不氣餒，馬上動手去挑土，能移多少算多少，如果住在山腳的同時代人和後來的人，都感覺到山的阻礙，有志把它移去，這座山才可有慢慢移走的可能。自然，這是一條悠遠的路，何時走完或能否走完都是問題，但既然沒有其他的捷徑，我們如果真正把山移走，也只好效法愚公，忍耐着，忍耐着，走這條悠遠的，但却是可靠的路。移山如此，認識宇宙或宇宙本體更是如此。嚴格的說，世界上是不會有奇蹟的。用直覺的方法找出來的宇宙，只是吳稚暉先生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文裏所謂的一「漆黑一團」。換句話說，用直覺的方法認識宇宙，我們永遠也不能認識宇宙。如我們前面所分析，人類認識宇宙的動機，乃是人類要求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最後結果，既然用直覺的方法以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絲毫不能認識宇宙，則此種知識活動的結果，自然不能幫助人類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實際的生活問題。所以許多哲學家們，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紀的以及受古代和中世紀傳統影響的哲學家們，其所找出的宇宙或宇宙本體，除了以供少數有閒知識份子作思想遊戲或使之「心安理得」以外，對於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眾的實際生活問題，往往是毫無作用，

毫無關係的。

中國傳統的認識宇宙的知識

活動

根據上述觀點來檢討我們傳統的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我認爲我們是偏於直覺一方面的。自然在這篇短文中之中，我們不能逐一檢討我們知識生活歷史中各種認識宇宙之知識活動，只能大體上加以說明。據馮友蘭先生的意見，先秦時代，中國似乎有兩種宇宙系統：一種是用五行講的；一種是用陰陽八卦講的。（見所著中國哲學史第一篇第十五章第二節）用五行講宇宙系統的人如瞿衍，司馬遷說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爲赤縣神州者九，……於是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卷七十四）用陰陽八卦講宇宙系統的書如《周易》，書中說：「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坤爲地，爲母……；震爲雷……；巽爲木，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傳九，四部叢刊本，三至四頁。）

這兩種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統，到了「淮南鴻烈」中，已合爲一很有系統的宇宙論。（參閱「敬真訓」「天文訓」「精神訓」等。）講述這種宇宙論的人，一般稱爲陰陽家。陰陽家對兩漢人，尤其是西漢人的思想是極有影響的；也可以說，兩漢，尤其是西漢的讀書人，都多少是個陰陽家。馮友蘭先生說：「陰陽家以五行，四方，四時，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數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間架。又以陰陽流行於其間，使此間架活動變化，而生萬物。」（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第二章第二節）兩漢以後，用陰陽五行之說講宇宙系統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宋儒中的周敦頤和邵康節。（兩人俱受道士陳搏影響）周敦頤著「太極書說」，謂「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邵康節著「皇極經世」，完全以「象」「數」之學說的宇宙系統，其學大半來自緯者中的易學，也受了佛學中俱舍宗的影響，我們爲了節省篇幅起見，不再引述了。

上面我們徵引的各種宇宙系統，就其本身而言，也未嘗不能自圓其說。只是這些宇宙系統，我們可以看出，都是個人從直覺中悟出來的，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我們即使熟透這些宇宙系統的知識，宇宙對於我們，仍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漆黑一團，我們不能以之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衆實際的生活問題。

除了陰陽家以外，道家 and 受道家影響的儒家，也用直覺的方法來認識宇宙和本體。比如老子和莊子，都認爲「道」就是宇宙，（因道是「至大無外」的）也就是宇宙的本體。（因道可以爲「天下之母」）到了魏、晉士人口裏，「道」字又變成「無」字，然而意思沒有什麼大改變。宋儒論道，又明顯的提出「理」「氣」「二」字。大體上說，理是宇宙，（理即吾心，宇宙亦即吾心。）氣是宇宙的本體。（讀者如對此問題有興趣，可參閱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一書。這本書的觀點我們是不贊同的，不過它對於宋代理學的解釋很清楚，爲了明瞭宋代理學，這是一本很可以參攷的書。）自然，這裏包含的哲學問題，還不是這樣簡單，不過我們此地所注重的，只在說明道家、理學家等這些對宇宙和本體的概念，也都是從直覺中悟出來的，而不是多數人實事求是的找出來的。從這些概念中了解宇宙，宇宙對我們仍然是個漆黑一團，仍然與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無關。此外，我們要說明白，在理學家之中，朱熹的一流是認爲他們自己是從宇宙的各部份以認識宇宙的全體的。因爲他們主張格物致知，即從萬事萬物之理以明天理，好像是很科學的，但是，他們格物的過程，即認識萬事萬物的過程，仍然是直覺的，所以用他們的方法去認識一個人、一顆樹、一個麻雀；用化學和礦冶學的方法去認識一顆鑽石，我們可以得到許多與生活有關的知識，如果換上朱熹的方法，一個人、一顆樹、一個麻雀、一顆鑽石，對於我們，仍然會是個漆黑一團，與生活無關。

知識活動去認識宇宙，我們得到的關於宇宙的知識，不獨與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衆的實際生活問題無關，也與宇宙的實際不符。可怕的是，目前我們的知識活動，仍然有形無形的深深受這種傳統的影響。我們仍然懶惰得很，自大得很，不肯從小處着眼，實際動手去尋求宇宙的奧秘，仍然愛用直覺的方法去「捉摸」宇宙的理。（近人有把這種「理」稱爲「新理」的，從我們上述觀點看，實在看不出什麼新的地方。）我們如果不從這個迷惘之中解放出來，將永遠沒有認識宇宙的一天，只好像我們的祖宗一樣，對於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往往束手無策，老留在漆黑一團裏過阿Q式的日子。

三十七年九月二日於塔那山

（上接第十九頁）

專門人才都一樣失業呢！現在很多人喜歡讀工科，以爲它的出路好，我也這樣想，所以讀工了。你現在報考工學院，也是這樣想頭吧？但是你回頭來看我們民族的新工業，內受戰亂的摧毀，外遭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蒙受重大的打擊，已給窒息的抬不起頭！那我們又有什麼出路？「岳周民說的熱起來了，掏出手帕在揩汗，又繼續說：「工業不發達，則與其相關的交通、商業、科學等種種事業也難於發達，我們這批知識份子的出路也就因此成了問題！」方國秋靜靜聽他表兄說了這些話，不禁歎了一口氣。他突地站了起來，恨恨地說：

「說起來，一切還是歸罪於戰爭！我們青年的命運就給戰爭斷送了！目前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都是戰爭造成的！」

「是的。本來不合理的事是先有不合理的人；戰火是幾個人弄起來的！他們是說以戰爭解決問題……」岳周民說到這裏，忽然方國秋急忙的搶着說：

「單憑武力能解決問題？眼見得愈戰愈亂！雙方猛烈的炮火下，自己的鄉土變成焦土！自己的同胞血肉橫飛！國家動盪殘危，社會問題叢生；就不知他們得到了甚麼？但人民是再不能熬下去了……」方國秋正面紅耳赤的說着，忽然他的姑母走進房來，很慈和的笑着說：

「你們兩人談論甚麼問題，說的那樣熱烈，我在樓下叫喊都沒聽見……吃飯去吧。」

方國秋和岳周民都沒回答，兩人相視苦笑了一下，就跟着下了樓來。

范漢傑與遼西戰場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錦州通信)

范漢傑到遼西重鎮錦州，有半年的時光了。他不時來往於錦州、葫蘆港、秦皇島等地，整軍經武，支撐着冀東的半壁山河。集結兵力，機警謹慎，不妄動，不貪功，得無大過。對外以秦葫兩港作氣孔，對內以錦州、錦西、葫蘆港三角地區為基地，另置後方總部於秦皇島，控制遼東地區。南依華北戰區，北以大凌河為界，沿河設防，以備共軍南襲，並領過熱河主席，事實並不過問省政，僅祇照顧一下熱東流亡的縣府和地方法隊。這就是所謂冀熱遼邊區，和他的統帥半年來的大致情形。

遼西共軍的實力究竟有多少？難能有正確的估計。單就野戰部隊的番號，就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四個縱隊，此外就是軍區部隊和地方部隊。放在錦瀋路中間地區，監視着大凌河，與國軍主力對峙的部隊是詹才芳的第九縱隊，據說還有一個獨八師。詹才芳原任冀東軍區司令員，所以該縱隊所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三個師，即由冀東軍之九、十、十一等三個旅改編而成，兵員補充亦多來自冀東。軍調時期，安平事件之共軍方面主角曾雍新，現任二十五師長，他們現在分駐大虎山、北鎮、溝幫子、閭陽驛等地整補。

由西滿軍區部隊改編成立的第七縱隊，司令員是鄧華，五月間在阜新一帶，現有已從遼西調往遼北的消息。第八及第十一兩縱隊今年暑期，一度調入關內，與國軍在冀東作戰。第八縱隊是由冀察熱遼軍區部隊改編成立。第八縱隊司令員是殷舒權，所轄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三個師，即由該軍區之十三、十六、十八等旅改編而成。曾與國軍在楊家仗子、興城、綏中、朝陽等地作過戰。兵源補充地在冀東盧龍、遷安、遵化等地。

第十一縱隊由冀遼熱遼之獨一，獨二，獨三等師，改編為該縱隊之三十一師、三十二師、三十三師。司令員是歐陽嘉祥，與第八縱隊到冀東作戰以後，又同竄頭營出關，現在都在長城線上整補。

以遼西共軍現有的兵力看，沒有力量撼動兵力集結的錦州。不過范漢傑的防地是關內外濱海地區的一個長條，很容易被共軍切斷聯絡。綏中、興城等地防禦力非常單薄，看情形范漢傑對於鐵路交通並不過份重視，將一切的希望寄托於秦葫兩港的海上。北寧路關內段也因防務力量不足，時常遭受破壞，昌黎二次失守時，共軍第八縱隊將交警隊解決，當時范本人到那裏視察，剛離開兩三點鐘，昌黎就被攻陷了，共軍進城到處在尋他。可以說是非常的危險。范的老母去冬在故鄉廣東大埔被綁去，現在還沒有消息。他為了要做北方的長城，華北東北間的破綻，既不能南歸救母，只有提高警覺，嚴防共軍的綁票，所以他在昌黎並未離難。共軍在昌黎捉到了一個貌似范漢傑的士兵，在城內喧嚷一番已經活捉住范漢傑而退去。范氏無論在前方在後方，行蹤是相當的秘密的，穿一身與士兵相同的軍裝，不輕於接見記者，不願出現於公共集會。

華北剿總與冀熱遼邊區總部的防地原來以灤河為界，後來因為李彌兵團自山東調來，冀熱遼邊區的防地又擴展到唐山。在新夾縫中的唐山，上一次險些被共軍攻入。因為當時那裏的守軍只有兵一個營，共軍要不是急於吃掉豐潤團和在任各莊受阻，很容易將那個華工礦中心予以破壞摧毀。豐潤及任各莊遲延了共軍進攻唐山的時間，援軍分自南北趕來，唐山轉危為安。但在共軍為圍內外交通，切斷國軍關內外交道，對於北寧路及冀東地區，始終是不願放鬆一步的。一個月前他集中在這個地區的部隊，有聶榮臻的三、四縱隊和二縱隊的第四旅，東北共軍的第八、第十一兩縱隊，連同地方部隊估計在十萬人左右。國軍為了剪除這個大的威脅，由李文統率華北戰區的六十二、

九十二、及十六三個軍組成一強大兵團，與范漢傑呼應，展開了冀東掃蕩。將灤河以西的聶榮臻二、三、四縱隊壓迫得退往冀察熱遼邊境上。將灤河以東的林彪第八及第十一縱隊壓迫掃蕩以前，在國軍未掃蕩以前，共軍的兵力部署，是以聶榮臻各縱隊攻灤河以西地區，第八縱隊及十一縱隊之一部攻灤河以東至留守營之昌黎地區，第十一縱隊攻留守營以東秦皇島地區。

冀東國軍掃蕩，雖然沒有打上共軍的主力，但是由於共軍的西撤北撤，局勢顯然較前安定。冀東局勢的安定，是有大助於遼西戰場的。李文與范漢傑過去同在胡宗南麾下，一打仗還是親弟兄，李文算是助了范漢傑一臂之力。六十二軍和九十二軍現在負責着灤河以西的防務。

當瀋陽國軍潘裕昆襲取遼陽的時候，盛傳國軍將打通瀋陽至營口的水上交通。遼西國軍據說當時也確實做如此準備。可是國軍在全局上是注重南線的，北線上是一「揀一與一拖」的局面。因此自山東增援到冀熱遼戰區的李彌兵團，又調往華中的蚌埠了。這樣以來，海陸

李彌的第八軍自秦葫兩港南調以後，關漢的二十四軍接防了葫蘆港。以滇軍九十三軍盧濬泉部警備錦州，並向西北伸出一隻手去握住義州，做為前哨陣地。范漢傑總司令自新編的部隊也有兩個軍，新九軍在錦州，新五軍在海關一帶。因為訓練未久，裝備也較差，戰鬥力還不如五十四軍。要求開展以國軍現有的兵力也絕談不到。

遼西戰場同整個的東北局勢一樣，由於共軍大部分兵力都從事增產整補，所以始終沒有大戰。這一個沉寂局面，也一定會在今年打開。目前國軍依為天塹的大凌河，夏秋水漲期間，共軍不能越河南下，國軍也無力渡河北攻。但是秋收以後，冰凍期也會接着就來了。從事增產整補的東北共軍，會順冰渡大凌河，來攻錦州。當然國軍如果有力打通錦瀋路，也是在秋收封河時期。

錦州、錦西、葫蘆港三角地區是國軍必守的地區，他寧可不要興城綏中，不要通關內的鐵路交通線，也要堅守三角地帶，守住海口，牽扯東北共軍，遂為支

編後

本期專論欄潘光旦先生「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綱」一文，照本刊編制，應排小五號字，但現在排了六號字，因為這篇稿子還是編者在北平時寄遞付排的，那時我們打算仍出十六號字，但將專論改排六號字，俾可多容納一點字數。其後編者返滬，看到讀者來函，都要決定恢復二十號字，於是仍排小五號字。潘先生此文已用六號字排好，未能改排，所以祇好仍用六號字刊出。謹此說明。(編者)

半年來新疆情形綜合報導

觀察特約者

沉寂中的半年

(觀察進化通信)

半年來新疆局面相當沉寂，所以很少為通訊報告國人，這沉寂的原因：(一)伊、塔、阿三區和政府仍然保持和平對峙，彼此都未發動軍事攻勢，而談判恢復，又因雙方的距離太遠，無從實現。(二)地方民族的大多數，所關心的還是和平與生活保障，政治宣傳不足以鼓舞起他們來參與實際鬥爭，因之各地少有糾紛與較大事故。(三)政府確在開放政權，雖然民選的專員、縣長等未必盡按民主方式及這些官吏未必真能代表民意，但較之中國其他省份，却進步得多。(四)駐新疆軍雖為伊方及民族主義者所反對，但這些國軍却在極力謀求與人民合作，處處避免和人民衝突。(五)新疆當局對蘇聯力謀親善，在各方面都避免與蘇聯的磨擦。

這不僅是說伊、塔、阿三區依然特殊化，就是政府控制的區內，民族間的關係依舊裂痕深重，地方人民對政府依舊未肯信任。譬如文化工作，有新疆省政府宣傳委員會，有西北文化建設協會，有新疆日報，他們的種種文化活動雖多半以地方民族為對象，甚至派遣文化巡迴工作隊，工作於南北疆，但是地方民族中的知識份子決不與之合作，一般人民也只是於各種集會中，湊湊熱鬧，根本上對各項宣傳，等閒視之。又如經濟工作，技術輔導團工作尚未展開；去年成立的新新疆建設委員會，只於各地成立分會而已；西北民生實業公司也不過運少許物資到新，其他若農牧貸款、商業貸款、建設貸款，獲得實益的仍不是廣大人民。內地的物價波動，影響於新疆者雖不太重，但最近一月來經濟界已呈現不安，新疆省商業銀行已開始向當局要求停止內地銀行在新疆作營業活動(中央銀行除外)。尤其重要的是，歷次赴內地觀光及出席國代政其他會議的代表們，對內地的政治、社會、經濟等現象，統無好感，對中國前途與對國家的信心都非悲觀與淡薄，影響所及，至少地方民族中的首要，已在打自己的算盤。同時美國派武官赴新，對新疆之漸伸觸手與對新疆民族主義分子的接觸也足以引起蘇聯的警覺。因之，我們不能由於表面的沉寂，便放心說新疆問題大體已經解決，實則這不過是未來前途的醞釀期罷了。

但在伊犁所控制的區域內，則絕不用中國的一切典章制度，他們仍是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用回教的紀年，充實自己的力量。伊犁本是農產區，富源頗豐，經過一番努力，生產已漸達事變前水準，據云：中亞人民有一大批移來此間，協助生產工作。阿山方面，去歲烏斯滿曾率兵攻入承化，但不久即為來路不明之部隊擊退，事後哈薩克人民被殘殺者頗多，地方蕭條，可是中亞人民陸續移入，外蒙人民與軍隊已進駐布爾津，金礦恢復開採。

伊方最近的情況

伊犁方面，自從其參加政府的人士離離迪化後，從未宣稱他們將與政府展開鬥爭，脫離中國，他們致張治中氏的答信，一封已由政府公開發表，另一封政府僅發表其主要內容，伊方自稱仍不願放棄和平，但堅持更易省主席、開釋被押回教團體所有人員、組織南疆民族保安部隊等為恢復和談的先決條件。

總司令部，總司令是伊斯哈克江，也是維族人，駐在烏蘇。參謀長馬加諾夫，外籍，副司令哈因別克，均駐伊犁。在總司令部指揮下，有兩個步兵團，三個騎兵團，一個步兵訓練團，分駐於伊犁、塔城境內，阿山方面均係外蒙軍，不由總司令部指揮。每團人數多少不等，大約一個步兵團有一千六七百人，騎兵團有一千餘人，團以下為連，沒有營的建制，武器配備，不甚充實。他們駐在瑪納斯河西岸的，有時也偷着過河，與國軍小有接觸，即行退回。他們的兵源，除了就地方人中徵發和由中亞的阿爾克孜人補充外，過去曾誘引政府區內的維族青年逃往伊犁從軍，去歲逃往者不少。

就目前看，伊方對政府不會發動軍事攻勢，政治攻勢，在喀什一帶尚有其工作份子工作，其他各地，甚少表現。他們的政治攻勢自去年冬季之後，亦不完全強調民族問題，有時吐露出民主運動的口號，意圖拉攏一切地方民族，但所收成效甚微，許多人曾因此傳說中共要角董必武在伊犁作政治指導工作，實際這只是謠言，蘇聯是不允許中共染指新疆的，過去與現在都是如此。

伊犁方面的企望仍在爭取全疆回教人民脫離中國，但他們是在等待機會，目前的局勢(無論國內與國際的)尚未允許他們來公開行動。

政府方面

政府方面，維漢首領在過去一年中，表面上和中央派遣的人員合作表現，而思想的分歧，並未融化，本年七月一日維方首領主辦的曙光報(雜文)上曾為紀念和平條款簽字二週年，發表一篇社論，申有：「和平條款是新疆和平的保障，但並未全部實現；現在政府又給新疆人民頒佈許多法令，使人民陷入不安與恐怖狀態，他們又想換散我們民族的團結與革命精神，……或許又實現對民族壓迫，將來有一天炸彈或許爆發的。」

新疆民族間的隔閡，有多年的歷史根基，非一朝的政策更改所能消除，回教民族在第一次大戰時曾有汎士蘭運動，即結合全世界回教民族成立一聯合回教這個運動帝德曾利用過，並因利用而支持過，不過民族的組成，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領土為主要條件之一，散處東亞的回教人民多無此種條件，惟有中亞，如新疆等地，信奉回教的民族在數量佔絕對多數，在語言上也多數屬於阿拉伯語系，他們進行民族大聯合是非常方便的。中央在最近二年來，對新疆問題縱有較深認識，對新疆地方民族處處委曲求全，可是國事如此，欲求控制，已不可能，縱然是在政府中工作的維族人，也在憧憬着回教聯合國家的遠景，他們知道在目前脫離中國是不利的，可是他們卻不斷在追求那遠景，想一步一步地來實現那遠景，這不止是過去歷史束縛他們太緊及宗教信仰等關係，就是當前環境也使他們自覺少數民族在多數民族統治的國家內，有許多地方是妨礙其呼吸自由的，最近省府秘書長艾沙於某項會議內述及他一生從事民族解放的經過，他担保新疆不脫

看一角糜爛的內地

方朗

戰爭烽火遍地，內地糜爛日深，如果不諱疾忌醫，這膏肓的病症應當讓人知道。

這裏，內地的一角，四川渠縣，位於嘉陵江支流渠江與川鄂公路的交點。人口七十萬。年產蔗糖、菸草、黃花、白芍、米糧之類甚豐，號稱一等縣。地當大巴山防線的邊沿，南距傳聞中的中共華西總指揮部所在地的華鎣山僅百餘里，現已劃入九十七師方靖的轄區。

在抗戰期中，敵機曾光顧過三次，全城焚毀，至今還破爛不堪。市民誰都還留着當年火烙印天、血肉狼藉的深刻印象。但這印象是在一天一天的淡了，現實生活的刺激與壓榨，有增無減地迫使着人民走向窮困、痛苦、以至死亡，這不比數年前偶爾的空襲更可怕嗎？

去國選。除在公布名單前預備競選人得向民政科長進貢外，選舉時則操縱於地方派系的領袖和土劣袍哥之手，油大鈔票之後繼之以武力，參加選舉的鄉鎮民代表或參議員在前幾天就失去自由，分別的被各槍桿送入會場之後。今年年初號稱普選的國代和立委的選舉，全縣三十餘萬選民無法拘禁，但競選人以大量的法幣委託派系領袖組織選舉托辣斯，本區當選立委鄧華民（鄧錫侯公子）在本縣就花了十二億，而且還許下一個縣長、兩個局長和一個中學校長的位置。結果得票十六萬張，校長已免了現任的刺激與壓榨，有王主席上台後情況業已改變，許下的縣長已無甚希望了。

現在縣長劉炳中是一位青年的政校畢業生，但這已是第三任。前任在開縣，共軍戰將劉伯承的故鄉，他說劉伯承在開共產，他的哥哥還在大做其生意，為縣不先革自己哥哥的命？他為政平穩，以運用地

方派系鬥爭坐收漁人之利為原則。更由於縣府的日常行政與人民並無密切的關係，所以一般入對當局的抱怨還難得聽見。最為人民詬病的，是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尤其是地方法院，真可謂怨聲載道，有口皆碑。它是一黑漆衙門，隨你民事刑事，動輒一拖便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裏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也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錢（老量，每斗至少二百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一個在禁的盜案囚犯被從監獄提到法院服勞役，因為想早些脫法，而自已又窮，於是向法院局授意他認錯一位較富有的鄰居同謀，弄得那位被誣者傾家蕩產！四鄉有錢無勢的地主隨時可能被捕驗屍，有癩無癩全在「陰陽博士」衛生院長一句話，陰性反映或陽性反映，博士院長是知道如何運用的，那怕就是真正吸毒的烟

犯。其實，檢察處的檢察官×××夫婦就是兩的日當行政與人民並無密切的關係，所以一般入對當局的抱怨還難得聽見。最為人民詬病的，是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尤其是地方法院，真可謂怨聲載道，有口皆碑。它是一黑漆衙門，隨你民事刑事，動輒一拖便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裏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也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錢（老量，每斗至少二百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一個在禁的盜案囚犯被從監獄提到法院服勞役，因為想早些脫法，而自已又窮，於是向法院局授意他認錯一位較富有的鄰居同謀，弄得那位被誣者傾家蕩產！四鄉有錢無勢的地主隨時可能被捕驗屍，有癩無癩全在「陰陽博士」衛生院長一句話，陰性反映或陽性反映，博士院長是知道如何運用的，那怕就是真正吸毒的烟

據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縣府再三派丁四出追收時，絕不繳歸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從中運用，縣級公教員工的薪津就不知拖到何時方可領得？目前稅捐稽徵還保留了已被裁撤將近一年的人員數十人，他們都是地方派系的有力分子，取銷不了。每區轄十餘鄉鎮，稅捐十之七八就握在他們的手裏。縣銀行呢？更在一個公開的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上自經理下至行員，無一人不備得甚麼叫銀行。一個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了三年多會計主任便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二百餘兩的富翁。田賦糧食管理處和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更是吸吮人民血汗的大本營。每年徵購期內的遍地怨聲不必詳紀，只看大家爭奪各鄉徵購辦事處主任的激烈，就知道其中的甜頭。一個主任和他的屬員不僅和稅捐處分區主任及其屬員同樣祇填領薪收據而實際並不領薪，事先的活動至少得許處五十石穀子。處長一缺自然更肥，一年的田賦超收公布的竟達七千餘石之多，而暗中浮派又從來無人清理。

據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縣府再三派丁四出追收時，絕不繳歸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從中運用，縣級公教員工的薪津就不知拖到何時方可領得？目前稅捐稽徵還保留了已被裁撤將近一年的人員數十人，他們都是地方派系的有力分子，取銷不了。每區轄十餘鄉鎮，稅捐十之七八就握在他們的手裏。縣銀行呢？更在一個公開的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上自經理下至行員，無一人不備得甚麼叫銀行。一個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了三年多會計主任便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二百餘兩的富翁。田賦糧食管理處和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更是吸吮人民血汗的大本營。每年徵購期內的遍地怨聲不必詳紀，只看大家爭奪各鄉徵購辦事處主任的激烈，就知道其中的甜頭。一個主任和他的屬員不僅和稅捐處分區主任及其屬員同樣祇填領薪收據而實際並不領薪，事先的活動至少得許處五十石穀子。處長一缺自然更肥，一年的田賦超收公布的竟達七千餘石之多，而暗中浮派又從來無人清理。

離中國，但代新黨人民要求自由平等內外一致的權利，亦即要求各民族的間的政治及其他各方一律平等，真正平等。建設廳長伊敏在同一會議上也說，應該給新疆人民以當兵機會，這不但可減除內地軍隊駐新所需要的人民負擔，同時也可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他又說，外來軍隊對當地人民如不信任，是很容易發生不良後果的。

以上所述可以略見在政府中工作的地方民族首領們的思想。至於漢人方面，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人員對地方民族確在力謀合作，並極力在爭取安定時間，推行各項工作，然而半年以來，各方之配合仍不見佳，新疆的生活程度與西北其他各地比雖不高，但一般公教人員仍感苦痛，貪污風氣與敷衍心理仍未盡除，半年來貪污案件曾牽涉到省委與高級官吏，盛世才時期所遺留下的各種活動資財，已被盜賣、浪費罄盡。說整肅人事關係妨礙了整肅；講突擊、敷衍心理渙散了突擊。除了軍屯工人在迪化收穫頗大外，其他庶政，多無起色。而地方民族間的派系之爭，更是行政工作推動上的障礙。

前一月哈薩克的一英雄「烏斯滿赴省，對政府表示「無話可說」，哈薩克人是地方民族中對政府觀感較好的，但他們去年入承化，損失頗重，認為政府不支援他們，同時這些草莽英雄們，自視頗高，不但政府不能控制他們，就是他們本身間也因地方鄉土等觀念，不能合作，到今天倒成了政府最難處理的問題。

上月宋總司令內調，西北行轅副主任任飛迪，接理警備總司令，陶氏為人謙和，在西北多年，有婆婆之稱，對地方民族當能和平相處，我們預料，相對的和平還能維持下去。至於和伊方關係，政府將於民選省長工作完結後，再來和伊方談判，最近前國府委員鮑爾漢還迪，有人推測，或係參與競選，因為鮑爾漢如獲選為省長，伊方可能同意，但瞻顧前途，鮑氏恐無成功希望。

截至此稿屬畢，突來蘇聯騎兵襲入新境消息，這恐怕是亞何爾克政軍于斌主教飛迪消息刺激起來的，事態不會擴大的。八月十八日

週末
欄

與密理根教授的一席談

何永信

(遊美雜記之四)

與密理根教授的一席談

以研究光率及宇宙線而得諾貝爾獎金從而知名全世界
的密理根教授 (Professor Robert Millikan)，是個
白髮鬚眉的老頭兒，主管加省理工學院 (California In-
stitute of Technlogy)，住在美國平均個人財產最多
的一個城鎮 Pasadena，儼為無冠之王。其長子 (Glenn
Millikan) 在哈佛大學時與筆者同學，前年遊山滑跌慘死
，久欲致唁，今乃得機當面為之。在加省工學院之教職員
飯廳內，密理根教授夫婦，關於遠東事項，詢問甚詳。此
科學泰斗，料不到其對於時事感覺如許興趣。其時正值蒲
立德 (Ballitt) 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一關於中國
之報告書 (Report on China)，又值蘇聯駐聯合國
代表 Vishinsky 在聯合國大會裏提議制裁「戰犯」(War
mortal) 的時候，這位老頭子科學家竟也翻子翹起來，
大有欲滅共產黨人而朝食之氣概。這老頭子的理由無非是
：在資本主義自由企圖制度下，生產可大大擴充，其令到
人豐衣足食之能力，大過任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下的制
度。談到蘇聯代表在聯合國指摘「戰犯」，密老頭兒認為
蘇聯故意搗亂，誰也知道美國不是個好戰好侵略的國家，
假如美國之中有一個是「戰犯」的話，那只能夠是那探行
獨裁制，和戰大權都由一人而不由國會控制的國家。由「
戰犯」談到華萊士，密老頭兒認華萊士為一笑話 (joke)
，以為口頭上討好蘇聯就可以使那些共產黨改變心腸，他
直不知共黨是何種動物，你讓他一寸他便進一尺，只問目
的，不擇手段，不講信義，不講友情，行見華萊士這班人
上個大當：這是密教授對於美國進步黨黨魁之一種看法。
發言時兩手發抖，聲音高過尋常，其太太在旁說道：「親
愛的！請稍安無躁，這裏並無共產黨！」

她總有辦法向她丈夫的電影界朋友一說，便可以讓我進去
參觀。那知她說參觀幾乎不可能，因為製片場覺得不勝其
煩，扮演人亦覺得不勝其擾，於是決意婉拒所有私人參觀
之請求。

但電影公司究竟不能抹殺一切社會關係，因為荷里活
一間大公司的介紹，我終於被允入華納 (Warner Bros)
製片場看看。電影事業，本來發軔於美國東部，
早年明星如 Mary Pickford 等都在紐約隔河之一名
Fort Lee 上演，今美國的製片公司差不多通通搬至荷里
活，其故有二：一為美國西部尤其加利亞省，天氣溫和，
一年四季悉如春，製片工作，不致於因天氣關係而中斷。
二為地較東部為便宜，而製片公司需要廣大場所，War-
ner Bros 之招待員告我，他們的製片場佔地二萬英
畝。為甚麼要那麼多地方呢？因為製片場是世界的縮影，
牠不但藉着要佈置着五大洲的景像，從沙漠到森林，且要
縱的陳列着時代的真影，從紀元前的希臘到廿世紀的蘇聯
。我所看見的有十五世紀英國小城的佈景，十七世紀法國
鄉村的佈景，十八至二十世紀美國城鎮的佈景，其中有景
，有野境，有畫景，有夜景，有月境，有雪境（以白沙
當雪）……，皆做得維妙維肖，製片公司不用出門一步而
各樣各樣的景一應俱全。

製片場內的戲台，不一而足，一條街道上總有好幾個
。進去裏面都是黑帳遮住日光，裏面只用電燈，開關如意，
攝影者把鏡頭擋罩着在黑暗中電光滿身的演員，旁邊之
導演人說聲 Shoot 即已攝入鏡頭裏去。一部影片，在銀
幕上看來像天衣無縫，其實都是一點一點湊起來的，其中
連演員所說的話都有人想好寫好，用打字機打好在紙上，
在攝影機旁坐着一個女的照着去唸叫演員喃喃跟說的。演
員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導演者指揮，然不是一切隨導演者
的好惡喜怒，導演者與演員同受着所謂 Call Sheet 的束
縛，但導演人 (Director) 的話為最後的意見。

看起來再機械沒有了。一部影片猶如一部汽車，分功
細到毫末，每人都有一份事做，但每人所做的事都很細微
，一部影片即如一部汽車同在 assembly-line 上出世。
至於電影明星，我們沒有見着很多，他們都不肯隨便

見客以免妨害工作。這次參觀只得一 Bette Davies, Lu-
chen Bac 的幾行題字。總括說來，明星的真人沒有
銀幕上那樣漂亮。

美國每五人有一架汽車。美國的長老告我，美國之有
平民買得起的汽車不過五十年的事，但在這五十年內，汽
車使美國社會起了空前的變化。譬如說，五十年前美國沒
有幾條好馬路，但因為有了汽車，好路就來了，原因是人
人要政府造點好路好讓其汽車行走。又譬如：沒有汽車以
前，沒有汽車廠 (Garage) 這個東西，現在美國有四百
萬人靠汽車廠，靠修理汽車食飯。汽車使美國做備做鞋的
生意，都不如沒有汽車之前，因為坐汽車的人多了，帽鞋
就用得少了。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汽車旅店 (Motel)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觀察社為發行

「觀察台灣航空版」啓事

一、「觀察」自五卷三期起，發行「台灣航空
版」，由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會浩然君承
辦。
二、關於「觀察台灣航空版」一切對外賬目往
還，俱由台灣航空版承辦人負責，與「觀察
社」無涉。
三、台灣航空版承辦人除印行並推銷「觀察台
灣航空版」外，不得以「觀察社」名義作
任何活動。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
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
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
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
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
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願投往一巍峨大旅
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
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
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臥室，
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晨別人尚
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
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
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
，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
美國西部地皮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
發達。
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電影製片場

參觀荷里活華納 Warner Brothers)

荷里活 (編者按：何先生文中的「荷里活」，就是通
常人所知的好萊塢。) 的電影名聞天下，然到他們那裏要
參觀製片場，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從前有個美國學生
，他的父親就是做電影事業的，他死後留有妻室，我以為



投考

會豐發

「方國秋！」
「有。」一個大約十八九歲的青年應了一聲，連忙伸手到窗口接到一張准考證，頭上滲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也不掏出手中來擦一擦，就急急地擠了出來。

「國秋！」
方國秋正走上十幾步，忽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他的名字。他仰起頭，向着身旁二行隊伍中尋覓，驚見對面的行列中有一個人在笑向着他，原來是他這次在家回來投考的同學陳原。

「哦，是陳原兄。」方國秋擠了過去與他握手說。
「你也是今天來報名的嗎？怎麼這麼快辦好？」
「是的。」方國秋苦笑着說。「你說快嗎？我差不多等了二個鐘頭呢！你看，天氣這末熱，擠在人堆裏那末久，就弄的我滿身臭汗了。不錯，老張老李他們幾個呢？沒有來嗎？」

「他們托我代報，真麻煩！你看，我前面還有這末長陣人，又是雙行，等到甚麼時候啊！」陳原綳起眉頭說，「國秋，你准考證是幾號了？」
方國秋拿起手中的准考證看着，只見上面印着有一報名號數第〇〇八七六五「字樣，隨說道：
「是八千七百六十五號。」

「呀！那末將近九千人？你看現在還有這許多人等着，截止日期是二十號，還有兩天呢！爲甚麼會這麼多人報考？」陳原驚訝地說。

「其實這並不希奇，我相信只要是公立校院都一樣會這樣擁擠的。私校收費那末重，誰不想往公立學校鑽？聽說很多私校讀了一年的學生，還來參加新生入學考試，願意在公立學校從頭唸起！」

「那麼錄取成分是很少的了。」陳原說着，忽見面前的人在蠕動，中間留了一個空，他慌亂地步上前去，回頭對方國秋說：「你回去好了。」
「好！」方國秋應了一聲，隨也跟上一步說：「如有

空到我住處坐坐罷。」

「好的！我們早就想到你處談談，住在那邊太苦悶了！」

「怎麼？」方國秋不禁奇怪地問。

「唉！幾個人住在人家店舖裏，多麼不方便？要讀一點書都不能夠。雖然自己的同鄉，但是他們是做經紀的人，甚麼都……是嗎？那兒比你住自己親姑母的家裏，多溫暖，又有表哥指教一切。這次我們一夥兒從鄉下出來，就是你最幸福。」陳原訴苦似的說。

「那兒話，其實我精神上也不痛快。出了門來總有許多不慣的地方，那兒會比家中來得溫暖？陳原，改天見罷，我得走了。」

「好，再見。」

「再見。」

方國秋回轉身來走着，只見報名的人越來越多了；行列一直接長下去。他們個個都睜大眼睛看他，似乎很羨慕他這樣快辦妥手續似的。

天氣非常炎熱，××大學新生入學考試，假座校中大禮堂爲第一試場，但是擠上了七八百名的考生，室中就如蒸籠一般的灼熱。然而這是最後一科的理化試驗，大家都低頭盡心解答，雖然汗流浹背，可是誰也沒有功夫放下手來扇涼一下。

方國秋坐在靠西窗的一個位子上，西照的太陽正猛烈的從窗口射了進來，曬得他眼花目眩，頭暈腦脹，週身發熱。他正苦思着第三條的化學和第五條的物理兩個難問題，抓不到一些要領。他想起昨天上午第一課考的數學，也有一條代數及一條三角無法解答出來，心中十分焦灼，他的眼睛瞪住試卷出神。

「請你出去吧！」靜靜的試場裏，忽傳來這一句話。

方國秋猛地抬起頭來，但是在他左面二丈多遠的地方站着一個監考官，手中捧着一本厚厚裝訂起來的報名單，眼睛直瞪着他面前坐着一個青年。

「甚麼？」那個青年很惶恐地低聲的問。

「周平生是你嗎？你看這照片像嗎？」那監考官指着報名單上的照片說。

「……」那青年沒有話說了。祇慌慌的收拾了文具，站起身來，向着那監考官怒目看了一下就回身走了。全場跟着噓噓地響了起來。這時，忽然在講台上有一個四十多歲年紀的監考官，手中拿了一張大蒲扇，拚命搖了幾下叫道：

「諸位，請不要鬧！時間快到了。」他停了停又說道：「我們考試是力求嚴格的！惟嚴格機會合理，機會公平。這真順便和諸位說，這次我們招考，發現有些考生不大守試場規則，我們都暗中記起來了，他們的試卷是要取銷的……」他不多說，好像很自重，惟恐會浪費考生的寶貴時間似的。

方國秋看了這幕趣劇，回頭仍在思索那兩個問題。可是腦中有如一張白紙，一點思路都沒有，心裏越發煩亂起來，只得把做好的答案重閱了一遍，補充了幾個字；索性不管那兩題，收起了筆墨，把卷子交了上去。

他從講台下下來，看見身旁那些考生的試卷上，也留了很長的空白，他不覺苦笑一下。忽然他瞥見陳原也正在他面前，他不敢跟他招呼，匆匆地出了試場，來到門外的一棵大榕樹下面，頓覺通身涼快，胸中悶氣全消，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方國秋從擁擠的公共汽車裏跳了下來，又弄的滿身大汗了。他急急地奔回他姑母家中，直走上樓，到他表兄岳周民的房裏。

「秋弟，怎麼弄成這樣子？快解衣罷！」岳周民坐在書桌前看書，回頭笑對國秋說。

「擠成這樣子呀！在試場裏擠，公共汽車裏更是擠！」方國秋一邊脫去外衣一邊說。

「哈哈！現在本是擠的社會呀！」周民笑了起來。

「這是好現象嗎？老實說，這是紛亂，是糟的表現！」國秋氣恨地說，把外衣向牀上一丟。

「不錯。我們不說這些了。我問你，今天又考得如何呢？」

「民哥，還不是一樣嗎？今天的理化纔做了三題，又有兩題像昨天的數學一樣，深奧的令人莫明其妙，無從着手，一個字也解答不出來。真想不到題目會難到如此！」方國秋坐在牀沿上說。

「其實要做到入學易畢業難纔是合理的！而現在是恰得其反。不過依目前實際情形看來，入學試題之難，也是不得已的，尤其是公立學校，招收名額有限，而幾千幾萬人投考，當然要把標準提高一點！」岳周民很正經的說。

「問題就在這一大批考不取的青年！私校讀不起，就業更難；我們都是沒有專門學識的高中生，連當小學教員都不夠資格！」方國秋哭喪着臉說。

「你說專門嗎？你知道現在就有不知多少大學畢業的

(下接第13頁)

文化生出版

• 三十週年紀念全部圖書大廉價七十天 •

優待辦法：

- 一、廉價期間自九月十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外埠以郵戳為憑。
- 二、廉價期間本版各書一律六折發售。
- 三、優待同行基本讀者照廉價另給九折。

贈書啟事

凡於本年九月五日以前所參加之基本讀者，本社特贈送巴金新著「靜夜」的悲劇一冊。並另有贈書券寄上，憑券贈書。如有基本讀者於本月二十六日前尚未收到該項贈書券者，請即來函索取，當即寄贈。

九月份初版新書

譯文叢書

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著·李健吾譯

「包法利夫人」是福樓拜「現實主義」打定天下的第一部傑作。他一出現，法國帝國政府就控告作者傷風敗俗，譏謗宗教。但是外省婦女同情他的女主人公，讀過這部小說都哭了。女性的尊嚴第一次在這裏覺醒，馬克思的女兒把他譯成英文。歐洲文壇整個被這部傑作震動，易卜生寫「傀儡家庭」，哈代寫「還鄉」，於是現實主義風靡了全世界。

李健吾先生譯筆忠實流暢，「情感教育」可以證明。「包法利夫人」稍有疑難的地方，都有詳細註解，當時轟動歐洲的訴狀和辯護狀，全部譯出做為附錄。

定價 G.Y. 3.50

巴金著·散文集

靜夜的悲劇

文學叢刊。
這是作者的
一本散文集。
裏面有三篇作
者自己喜歡的
文章。那是盧
騷和他弟子們
的故事。據作
者自己說：「
我至今還相信
我對法國大革命
的看法不錯
。」

定價 G.Y. 0.40

世界文學名著一覽

獵人日記 (屠格涅夫)	耿濟之譯	二·七五
冰島漁夫 (羅遜)	黎烈文譯	一·三五
文藝·戲劇·生活 (丹欽柯)	焦菊隱譯	二·一五
采蜜歐與幽麗葉 (莎士比亞)	曹馬融譯	四·四五
春潮 (屠格涅夫)	馬宗融譯	三·三五
懸崖 (岡察洛夫)	李林譯	二·三〇
簡·愛 (勃朗特)	李霽野譯	三·二五
兩兄弟 (莫泊桑)	黎烈文譯	一·二〇
娜娜 (左拉)	焦菊隱譯	三·四五
復活 (托爾斯泰)	高植譯	三·〇〇
大衛·高柏菲爾 (迭更斯)	許天虹譯	六·五〇
凱旋門 (雷馬克)	朱雯譯	三·六〇
伊爾的美神 (梅里美)	黎烈文譯	一·八〇
快樂王子集 (王爾德)	巴金譯	一·二〇
窮人 (朵思托也夫斯基)	文穎譯	一·一五
地糧 (紀德)	盛澄華譯	一·二〇
亞瑪 (庫普林)	汝龍譯	二·九〇
莫洛博士島 (威爾斯)	李林、黃裳譯	一·一五
情感教育 (福樓拜)	李健吾譯	四·五〇
死魂靈 (果戈理)	魯迅譯	二·七五
密爾格拉得 (果戈理)	孟十還譯	二·〇〇

以上均按金圓定價發售。

本社 幸巴 西班牙的曙光
代售 門金 繪編
定價：金圓五角

擴大徵求基本讀者

凡於廉價期間向本社直接購書者，無論多少，均作為基本讀者，並發給正式收據，以後憑據購書，均可享受一切優待。

基本讀者參加辦法

- 一、基本讀者須一次預交金圓五角，本社於款收到後，即開奉收據，正式立戶。
 - 二、購本版書七五折，外版書刊八折。(七聯及技術實用書例外)
 - 三、凡本埠讀者交款立戶，其所交款項可即作購書之用；(外埠亦同)外埠來款請由銀行或郵局匯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函寄現款遺失，責任由寄款人自負。
 - 四、來函務請註明尊戶所擊收據及收付款清單上所列帳號。
 - 五、如蒙查詢賜訊，切勿漏註。
- 本社新書發售特價時，基本讀者另有優待。

索備章詳目書

上海(12)路鹿一路八號 電話：八九六四八

見 觀 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日八十月九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 四 第 卷 五 第



專 論

評全國學生被捕事

張志讓

張羣訪日之行 改革幣制已屆成敗關頭

方秋葦
劉大中

外論選譯

被牽着線的獨立國——菲列賓

William Winter

生活與文化

社會出路與人類前途

李中巖

閩局將動(福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閻錫山治下的山西

觀察讀者投寄

透視川西平原的農村

觀察讀者投寄

與農地(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觀 察 通 信

浙大學生被捕詳記

(杭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欄

老成持重——英國政治風度

Kingsley Martin

文 藝

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宗白華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七二號
電話：(02)2432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
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寄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六個月：掛號寄三元二角，平寄三元
一年：掛號寄五元八角，平寄五元
航空掛號寄：一元八角
航空平寄：一元六角
香港：掛號寄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澳門：掛號寄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國外：掛號寄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郵資：酌扣寄刊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元
全色：每行一元
半色：每行八角
白面：每行五角
通：每行四角
照：每行五角
退稿附郵：不退稿者，郵費自理

定戶注意
讀者函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七五事件的·政治的·道
德的·法律的責任

侯庭督

七五事件調查報告書總算發表了，政府的處理辦法，迄未見諸明文。繼之而來的，却是傳作義自請處分，北平各人民團體聯電總統，謂七五事件罪在奸匪，不應處分軍警長官。生在這個「民主」的國度裏，就是囉吧也要講話了。
七五事件調查報告書，無論從文字裏，從筆調上，我們已經看出，很多都是勉強、掩飾的。無怪督命調查的秦次長總純，受刺激回京後要辭職了。

關於七五事件的責任：

第一：我們要問教育部。教育部既公佈在平津辦臨中臨大，何以無準備？乃東北學生蜂擁而至，蹲廟台，住城洞，無衣無食。東北學生經過共區時候，共產黨就說，如果政府不管你們，你們再回來。教育部這種不管的態度，無異給共產黨送學生。據行政院李惟果秘書長向來京請願學生說，在立法院未審核預算前，行政院既已撥兩千四百萬，專為救濟東北學生，這筆款子教育部何時領到的？交誰負責辦理？都該查個明白。教育部事前不管，事後派員赴平，向各方推卸責任。誰實為之？孰令致之？七五事件，教育部該負大部份政治責任。

到共區去。據說丁參議員在新聞界工作，七五事件發生後，大肆渲染，中傷東北學生，都出了參議員之手。若然，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七五事件，丁參議員應負道德上全部責任。

第三：學生搗毀參議會，是一種暴動行為，姑無論其為何揭毀，軍警當局何以不在暴動行為時，搜捕肇事者的「反動份子」而在到了許宅以後，學生行將解散之際，開槍殺人？據目擊者說，學生在參議會時，憲兵十九團團長被擊受傷，惟恐憲警開槍，大聲疾呼：「我寧肯被打死，也不准開槍。」陳繼承，白世維，趙昌言等人，較之梅團長慚愧無地矣。在任何場合，軍警對徒手羣衆開槍都是畏怯的表現。七五事件，陳繼承，白世維，趙昌言等，應負殺人的法律責任。

傅作義總司令上書自請處分，我們非常同情。以再於負責的傅氏，這種表示，絕非枉袒部屬的姿態。西安事變蔣委員長回京後尚自請處分；以傅氏總縮率北軍政七五事件竟在北平發生，傅氏不能毫無責任。中央對傅氏以處分，也是給傅氏心靈上一個安慰。

至於北平各團體聯電總統為肇事軍警長官緩頰，真有些莫名其妙了。原電有云：「軍警帶槍應付緊急局勢，藉以保護一百八十萬市民之安全及東交民巷中外觀瞻所繫之地區，實為事理之當然。即因防止暴動而發生意外，在法律上並不負任何責任，此亦各國之通例。」各國火山噴火則有之，未聞有軍警大規模屠殺徒手學生之「通例」。

八名東北學生靜悄悄的與世長辭了，十九名受傷的，也可能變成殘廢。他們度過十四年孤臣孽子的生活，雖然逃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刀尖，終於在民主時代低下頭來。死者不能復生了，在東北三千萬人心中深深的留了一個烙印。
(編者按：立法委員侯庭督先生

投來此文，原冀在專論欄發表，因為本期專論三篇均已編好，並且這三篇都有時間性，不能移刊下期，侯先生此文字數比較短，所以移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痛斥編者

編輯先生：讀貴刊四卷廿四期「觀察第四卷報告書」後，有涉及本人等的事。先生云：「又如同濟大學一寢室裏，倒有四人來訂閱四份『半價本』。照我們的意見，假如他們經濟寬裕，便應各訂普通本，假如經濟困難，便應四人合訂一份半價本。但是現在社會上有便宜貨便大家搗，既不尊重舉辦人的原意，也不顧到是否剝奪了他人的權利，這種情形都使我們傷心。」現在有幾點，我們不得不申辯的：

(一) 蓋先生不知同濟宿舍的情形，大的五六十人一間，小的也是十餘人一間，若在數十人共間的寢室，訂閱貴刊半價本四份而過份，殊使我們不解。假如某學校設備較完善，每人住宿舍一間，且比鄰，而四位清寒同學訂四份，先生認為合理。這種「契舟求劍」的辦法，也難令人苟同。

(二) 「半價本」的目的，是便利窮困的同學，我們家鄉既在共區，經濟來源早斷，若先生硬以此剝奪我們的「權利」，也是貴刊創設「半價本」的初衷嗎？

(三) 我們竭力籌措訂閱，實因我們愛嗜貴刊，不但是按期瀏覽，而且極欲保留，或轉贈內地諸清寒的朋友。若說四人可以合訂共閱，那又何苦。同學處既可借閱普通本，閱覽室亦可以任情涉獵，先生何不說，窮人就該死，四人也不能合訂。

(四) 先生說「有便宜貨，便大家搗」，我們很客觀的講句，到底搗到多少便宜？當時普通訂戶有八折優待，且優先寄出，遺失後且可補寄，紙張好，印刷清楚，反過來說，「半價本」既無折扣，又須最後付郵，遺失後且「恕不補寄」。紙張

印刷模糊是事實，名為半價，其實又佔到多少的「光」，「這個年頭，有良心的到底有多少」，若你們不按期寄出，而又聲明「遺失不補」，這問題就複雜了。我們之間就有人好兩期未收着，大概是「洪喬有誤」吧！你們一定說這是一願阻者上鈞」，又那能怪我「姜子牙」？

上海的一廣告術「相當的發達，五光十色，離奇怪狀，豈能言喻。貴刊的「半價」號召，也不過是離奇中更離奇的一個騙局而已。先生見到市上「買一件送一件」的「大犧牲」？這與「半價」，又有何區別呢？

總之，現在社會上唯窮人才「沒有」道理，罵窮人也最為簡單，因既不希望從窮人身上賺錢，實屬自不必顧慮，也不必為窮人打算，「媚富驕貧」，雖為世人之常情，真不料我們觀察編輯先生也是如此，真使我們傷心！我們在悲憤之餘，不得不對編輯先生的「閉門造車」「信口雌黃」的言論予以駁斥，若先生尚能顧及貴刊一向的信譽和立場，請賜予披露，公諸社會，讓大眾評量吧！不過，這也看先生的度量如何？也可以說是一嚴重的考驗」，唐突的地方，尚請海涵。

四半價本訂戶謹上於同濟大學
八月十日

寫好後，我們又不想寄，覺得未免給先生太窘了。今天想想，還是付郵的好，我們認為辦報的人，也不能隨隨便便的斥責人家，因報紙的編輯也要有私德。

九月十日

(編者按：這四位半價定戶把編者罵得痛快之至。我對於這四位同學，能夠在氣憤之餘，寫了信而未立刻付郵，這種寬恕的風度，十分欽佩。他們的話說得有條有理。編者被罵得無地自容。我們希望這四位同學將來學校畢業後，也能鼓起熱情來為社會服務，並有度量忍受社會的不公道與的斥責。)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屬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五卷第四期
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本期作者

- 張志讓：復旦大學教授
方秋華：亞洲世紀月刊主編
劉大中：清華大學教授
李中嚴：前成都西南新聞日報主筆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評全國學生被捕事

張志讓

最近各地陸續有拘傳學生，偵查審判之事。始於北平南京，漸及上海以及其他各地。此事無論就國家、教育、社會或學生的立場來看，都是異常重大。社會人士，凡有所見，都應盡量發抒。筆者曾在北平、上海、及戰時西南大後方長期任教，所授學生甚多，得有良好印象，今睹此重大事件發生，尤不能默爾無言！

一年餘來範圍較大的所謂學潮或學生運動，始於前年冬間的沈崇事件，終於今夏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事件。其中凡屬普遍性的事件，莫不瀰漫全國，且擴大至於社會各界。其僅於一校有關的事件，亦均引起全校性的行動表現。這在滬上及他地報紙均有記載，不難覆按。且政府既均一律稱之為「學潮」，則顧名思義，其均為多數人之集體行動，已不待言。如此廣大的運動，當然是大多數學生自發的活動，要說它是由少數人操縱，或為外力所利用，誰能相信！

況即假定一種集體行動確係由於少數人的操縱，亦並不因此就可斷定其為壞的行動，更不可因此就斷定其為違法行動。要評判每一學生運動的是非，必先就其主張與目的予以評判。如其主張與目的並非不對，則縱有少數人操縱其間，這運動仍舊是對的。而這少數人既非操縱任何不當之事，其操縱的行為亦即並無過失可言。所以我們如果對於學生運動，不問其主張之當否，一律冠以操縱利用之名，因而即斷為不當而且違法，這種邏輯決難成立。譬如孔子令「小子鳴鼓而攻之」是否即可謂孔子係在操縱其弟子，因而應受懲處？又如一校少數學生提倡讀書運動，一呼百應，蔚成風氣，是否亦可謂其操縱多數學生，因而違法？再如三五信教學生，邀集多數同學，說教勸善，羣起信之，舉行禮拜，是否亦可謂其操縱多數學生，利用或促進，其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其好壞完全要看其所提倡之事的正與非的好是壞而定。

然政府對於學生運動則不然，向來僅有禁止、取締、或以實力制止的舉動，而很少對其主張正面的批判，即如沈崇事件，亦為一年餘以來最大的學潮。如這一學潮並無不當，則一年餘以來的學潮係以一顯然正當的學潮結束，政府論理不應不先不後，恰在此時大批逮捕學生。如這一學潮確有不當，則政府自始即應就其主張與目的指出其錯誤之處。而事實上則政府即至今日亦尚無一言及此。如此而欲入人於罪，其何足以服天下人之心！

政府如真確信某一學潮係由少數人操縱、煽惑、製造而成，多數人僅因受其欺騙而盲從，則消弭之法甚為簡易，祇須以真理對付枉理，以正論對付邪論，將少數人的欺騙揭穿，使多數人恍然大悟，其事即可立時平息。然政府從未從事於此。政府從不採取辯難與說服的方法，從不與學生講理。不講理而用力或者足以對付個人，但決不足以應付多數的學生。因為尋常不講理而用力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徒足以使對方疑我為理屈，反而益堅其自信之心。以此對付學潮，非但不能減少其羣衆，而反足以使其增加。試觀一年餘以來的學潮，參加的人數愈來愈多，則一吐證，何況學校，無論公立私立，都是為國家教育青年而設，青年都是為受教而來。若對其行動主張之是非，始終不與講理，而最後遂欲入之於罪，如被人譏為不教而誅，又將何以自解？

最近各地逮捕學生，並非在學校多事之時，而却在平靜無事之日。此時大多數學生都因暑假回校，留校學生甚少。列名拘傳的學生當然多數散處各地，不在校內。何以逮捕之事，早不在暑假開始以前，尤其是學潮方盛之時舉行，遲不在學期開始、大多數學生回校之後舉行，而偏在此時舉行？究竟為何原因，自屬無從臆測，然却有一原因，顯然呈現於外，就是樂避免激起多數學生的情感與行動。可是如果多數學生真是受了煽惑，則使其目睹少數煽惑之人就逮，正是促其醒悟的最好方法。乃政府偏偏選擇多數學生不能目睹之時前往拘傳，顯然是為恐發生事端。由此更可少少數煽惑，多數盲從之說實難成立。

還有我們不應該忘却的，就是學生既為國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權，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按凡在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

一般國家之內，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皆應有不背此旨之法律，為其根據。行使此等權力，如無犯罪法條可據，固不合法，即有此種法條可據，亦尚須先問其內容是否不背憲法；如其內容與憲法保障人權之旨不合，則縱經立法機關通過，具有法律形式，亦仍必因其違憲而失去效力。這是一般行憲國家的原則。過去學潮或學生運動中一切共見共聞的行動與言論，未見有可適用「戕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之處；如將此條例解釋為可以適用，則非犯解釋錯誤之病，即該條例在這範圍之內，與保障人身自由之旨相背。

一般民主國家不僅認為審問處罰須有犯罪法條可據，且必須由有權審問處罰的機關為之。有權審訊處罰的機關就祇是法院。有些憲法且明白規定非法院不得審問處罰。再進一步研究：何謂法院？是否任何司法機構，只須稱之為「法院」，即可認為法院，還是必須是經常設置的法院，始可認為法院？王世杰先生於其所著「比較憲法」一書內有言云：「凡對任何犯罪案件或犯罪人，於法定審問處罰機關以外，設立臨時或特別法院，以行使審問處罰之權者，也構成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各國憲法對於這種法院，亦往往以明文禁止。」云云。前立法院雖通過法律，設立特種刑事法庭，然其立法所據之憲法條文明明僅載：「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所謂「各級法院」當然係指法律編制中經常設置之各級法院。若對臨時事項設立臨時法院，自不在此條所

張羣訪日之行

方秋葦

前任行政院長張羣以私人資格，於八月廿一日離滬飛日訪問，九月十三日載輿而歸。張氏此行，除其夫人外，另有外交部顧問邵毓麟。張氏行前聲明並無官方任何特殊使命，預計行程至多三週，即可遍遊日本。現綜計張氏訪日時，計為二十三日，如非南京電催，尙擬赴南韓一行。誠如外報所說，「張羣此次訪日為麥克阿瑟元帥最珍視之上賓」，其與麥帥四次的會見，接踵而談，實為盟國任何政治家外交家訪日之外所未獲得的優遇。麥帥好友澳外長伊瓦特，在日所未得到的殊榮，張羣獲之；盟總從未予盟國政治家的特殊款待，張羣受之。日人對張羣的崇敬，日本政府對張羣的禮貌，更可以從他們一雙勢利的眼光看出。

張氏是載輿歸來了。不用判斷而自知，張氏此次的觀察旅行，對麥帥、對日本、是印象良好，收穫豐富。今而後，他在國內政治上的聲望，將有新的增強，他對政府提供的日本問題意見，必將成為最權威的意見。我們正和多數的人羣一樣，以驚疑的眼光，注視着張氏的飛去和他的飛來，不過心所謂危，不敢臆斷，爰就張氏訪日之行，記述如左：

今天的日本，在麥帥的專斷管制之下，情勢是萬分微妙的。麥帥對於日本

定立法權範圍之內。以此審理學潮中的活動，亦與人身自由之保障不合。人身自由之保障尚不僅要求逮捕、拘禁、審問、處罰。須由有權的機關為之，且尚要求須依法定程序為之。依法定程序，檢察官須「知有犯罪嫌疑」，始得「偵查犯人」，始得「傳喚被告」。如並未知有犯罪嫌疑，即不得簽發傳票。拘捕被告，應用拘票，而拘票則非有拘提理由，不得簽發。若僅發傳票而未發拘票，即不得拘提。於傳票加書「隨時到案」而即實行拘提以去者，實屬於法無據。搜索應用搜索票，且搜索票必須載明應搜索之處所。各地當局違反以上各種及其他法定程序之處頗多，亦係侵犯人權。

以上係從事實、道理、教育和法律之各種觀點，評論全國各地大批逮捕學生之事。據此論及一般愛護青年之意，筆者認為中央及各地有關機關應迅予恢復被捕學生自由，並使渠等完成其學業。

一面筆者對於各有關學校、法學家尤其是律師、社會人士、及政府，還有幾點希望。對有關學校言，希望各校當局以視學生如子弟的心情，盡一切可能的力量，設法恢復被捕學生的自由與學業。對於法學家尤其是律師，希望他們本其探求是非和重視公道之素志，為盡研究辯護之力。對於平時重視學生運動的社會各界人士，希望各盡心力，以求是非之得大白於天下。對於政府，希望細察社會各界為學生被捕而發生的各種呼聲，並勿以此各種呼籲為有罪。

東亞的遠大抱負，早經浦立德說得清楚。今年三月，麥帥致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書簡中說：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對世界政策的一環，援歐比援華為優先這事是不妥當的；因而麥帥強調：要實行中國國內的改革，必須先使其內戰停止。中國內戰如何停止呢？不待麥帥的說明，浦立德周以德諸人已公開提出美國武力援華，以及麥帥為援華負責人的主張。據說這個建議深為美國政府和黨若干權要同意，因而南京政界人士對於杜威即將上台後的「大東亞」形勢，閃爍着黃金似的希望。在這希望的影子下，陳立夫在美訪杜威，不謀而合的，這與張羣的訪日，自然會使人聯想着一幕雙管齊下的進行曲。

由於這些事象所包含的意義，中外對於張羣的訪日，發生了許多的揣測和謠傳。首先法國新聞社於八月十二日傳說張氏訪日的任務有三：（一）建立中日韓三國同盟；（二）與麥克阿瑟商討援華反共事宜，然後再與美國國務院商討更具體的步驟；（三）安排將麥兩氏會晤事宜。這個傳說的可靠性如何，無人能加估量，而日本報紙的穿鑿附會，實在比法新社的報道有聲有色。日本報紙一口咬定張羣的訪日訪麥，是為了中日韓聯盟而來。直到八月廿六日邵毓麟在東京發表談話否認，這一連串的謠傳纔暫時吹過。

常識令人瞭解若干的事物，一切事實的演變和發展，是有其來龍去脈的。

凡明悉日本現狀的人，皆知麥帥管制下的日本，是限制私人旅行的，凡無公務的外國人，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在日本境內逗留，或自由旅行日本全境，即美國人亦不能例外。在此種封鎖和限制的情況下，張氏能以「私人資格」到日作「觀察旅行」，不可謂非空前的破例。其次，張氏在國內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日本問題的理解，素為美日人士所熟知，日本人認為他是「蔣大總統的心腹」(東京時事新報)、「最有資格交換中日友好意見之人士」(東洋經濟)，並且張氏同麥帥的私誼甚篤，一九四五年張氏由美返國路過日本時，其受麥帥優厚的款待，三年未敢或忘，而麥帥在寂寞的客居中又無時不翹盼老友的重遊。澳外長伊瓦特多次的訪日，至少有一半的行程是接受麥帥邀約的。八月廿一日，張氏抵達東京羽田機場，當即發表聲明說：此行純係私人旅行，並感謝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國過日時麥帥優厚的款待。足徵張麥私誼之厚，三年如一日。因而張氏在日所獲的「殊榮」，又豈偶然？想昔日張儀蘇秦遊說列國所得的款待，恐怕也不過如斯而已。

事實是在不偶然的情態下發展，一切的揣測和臆斷，並非無根之花。現在我們且看張氏在日廿三天「觀察旅行」的動態：

張氏一行三人是八月廿一日下午抵達東京的，除九月一日到大阪、京都、奈都等地遊覽五日外，在東京逗留的時間為最多。在東京，與麥帥有四次的會見：第一次、時間為八月廿二日(星期日)、麥帥夫婦破例招待張氏，張並轉送蔣總統致麥帥私人函件。第二次、時間為八月卅一日，即張氏遊大阪行前之一日。本次會談歷二小時，內容未公佈，與張氏接近之人士仍一如平昔之保持緘默。第三次、時間為九月八日，會談兩小時。張氏除與麥帥談及此次遊歷日本所得之各項印象外，並探討不能公開之問題。第四次、時間為九月十日，即返國前最後一次晤談，內容未公佈。

張氏與麥帥每作一次晤談，日本內閣總理蘆田均(民主黨領袖)必訪張氏交換意見一次，對中日問題作深切的懇談。不僅蘆田曾與張氏作多次晤談，即自由民主黨的幣原重喜郎、民主黨的犬養健等國民協同黨幹事長三木武夫、社會黨幹事長片山哲等，先後與張氏作兩次以上的晤見。他如學院教授、退休的外交家如有田川越等，均被邀見。京都之游，與關西財界人物和美國第一軍團司令施溫作深切會談，意義更為重大。張氏在日除與盟總人員聯合國關係首腦部以及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之代表會見外，並多次出席「日華文化協會」(東邦研究會)和日本文化界的招待會，發表有關中日問題之演講，尤其臨行前在中國駐日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九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席上發表「昔日日本國民書」，並由日本廣播協會錄音，向日本全國轉播，甚為日人所重視。這篇演講並未對日本的「和平民主」現狀表示滿意，僅希望日人努力「思想革命」和「心理建設」，張氏最後強調三點：第一、日本的復興必須從經濟的和民主化着手，中國輿論希望日本復興的計劃與努力，應該鑒於戰前的錯誤與失敗的教訓；第二、日本的復興如無其他國家特別是近鄰的中國合作與援助

，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第三、關於中日兩國的未來關係，兩國人民都希望能夠從一個新的基礎出發，來樹立兩國的百年大計。中國對日決採不報復態度；日本朝野希望早日締結和約，深信中國亦必本其早日召開和會之一貫主張，繼續與有國家協議。據法新社的解釋，張氏這篇演講，對於日本和平民主之成功大為失望，因為若干黷武主義復活的事跡，說明日本如不經再教育的階段，很難真正步入和平民主的前程。假如法新社的解釋不差，張氏不應對日本失望，而應對麥帥失望！

日人對於張氏的重視，非自今天始；不過今天重視張氏之行，意義格外深切。自從南京發佈張氏訪日新聞後，日人即報以歡聲，發出許多評論，寄予無限的希望。八月十四日到九月一日，為日本報紙討論張氏訪日最高潮的時期，日本政府人物與張氏深入交換中日問題的意見，自八月廿五日下午張氏蘆田談話起，至栗栖越夫(經濟安定部長)九月九日訪張談日本經濟復興與威脅中國的問題止，其間很少產生「協調」或「一致」之見地，充分表現日人氣量的狹小，政府主持人的毫無政治家風度，斤斤計較現狀而不追求未來。我們局外人看得清楚，未知張氏有否警惕？

先看日本報紙的態度。日本報紙對於張氏訪日，最初確感惶惑與騷動，在張氏蘆田會談之後，居然裝起強硬的態度來。茲摘引各報社論如下：

「希望中國前行行政院長張氏訪日之行，能有助於祛除中日間之誤解，尤其是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之恐懼心理。吾人自承對和平民主之努力，尚嫌不足，但日本人民對和平民主之熱忱，已為舉國一致之情緒。吾希望張氏探討日本經濟復興計劃，並不危害中國，而若干中國人士之誤解，似屬過慮。張氏對日本的認識甚為透闢，渠可能使中國方面祛除對日之誤解。」(八月十四日東京世界日報社評)

「美國援日與援華有同等重要，中日經濟關係密切，應彼此呼應相通……蔣大總統的心腹、對日本有深切理解的張氏，近將訪日，目的在將日本的真實情形，向中國民眾傳達，以祛除中國若干人對日之恐懼，及美國對日政策認識的不安。」(八月十四日東京時事新報社評)

「中國目前所最恐懼者，為日本恢復遠東強國地位而威脅中國之安全，尤以美國援助日本，中國之憂懼日甚。實則日本經濟之迅速復興，並不威脅中國。」(八月十六日東京新聞晚報社評)

「日華兩國現在正走着非常困難的路，貿易等交流固不必說，即使思想的交流也不能順利地實現。這樣，勢所必然地，我們對中國的關心每易成爲稀薄，以致關於中國人對日本復興所抱的不安與誤解，也沒有特別去努力加以解消。……我們對張前院長的來訪特別期待着的，最重要的是能充分冷靜地認識日本的現實姿態與國際地位。如衆所知，中國對過去的敵國日本，也將容許其保有相當程度的工業水準。日本停戰未久，雖說已愈

速地民主化了、在政治及經濟中，也還未把封建的成分完全清算，但是不信道事足以阻止我們走向民主主義。中國人所担心的「地下政府」業已組織之類，完全是由於誤解所造成。……如果日華兩國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則在東亞也一定會造成永久的和平與安全。這樣說來，一切都應從日華兩國精神上的了解出發。張前院長對於日本現狀的指摘，我們願意告訴中國有識之士，我們自己對這點也將深自反省。」（九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評）

日本報紙一致不滿中國人民的「反扶日」，認為中國對日本復與恐懼與不安，係基於「誤解」「錯誤」，及「精神上的了解」不夠，祇要把這種心理祛除，互相從精神上的了解出發，纔能真正「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保障和平與安全。」這幅面孔，忘去了自己是戰敗國投降國的身份，毫無懺悔，毫無良知，其氣量之狹小，睚眦之怨必報，躍然紙上。尤其無恥的，是大阪華僑創辦的「國際新聞」，八月廿四日社評竟指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美運動」，障蔽了中日邦交，並且是「對於現在最需要美援的中國，是非常可慮的現象」，同時「國際新聞」建議張羣與麥帥會商美國援助中國停止內戰的問題，因此「而可能使中日兩國人民回復為亞洲的盟邦，並為全亞洲的和平與福祉而築成中日合作的鞏固基礎。」這簡直不像中國人民應該說的話，而是日本反動派所說的話。

其次，再看日本政府當局的態度。現階段的日本政府，由保守勢力的政黨執政，蘆田均即為保守勢力的中堅代表。八月廿五日張羣蒞田會見時，張氏對於日本舊勢力之復活表示恐懼，蘆田立即答覆此種舊勢力現已不復存在。廿八日張氏出席「日華文化協會」招待會，宣稱：「日本必須剷除其軍國主義，不僅思想必須革新，心理亦須改變，藉可成爲一和平民主的國家，否則即永不能獲得盟國之同情與合作。」九月三日到京都，同關西工業家談話，張氏發表相

同的見地。日本政府認係張氏的「誤解」，故對張氏的談話並不表示滿意。九月一日朝日新聞的社評，相當代表政府的意識。總之，日政府對張羣的訪日，初寄予無限的希望，後來這希望又漸趨衰薄，因為張氏的日本觀並不完全符合蘆田的理想。蘆田同張羣顯然有相當的距離，片山同張羣的談話似乎較為接近。實在說來，張羣這次所接觸的日本人士，多是保守勢力或財閥羽翼的人物，份子複雜，水準不高。開明進步的人士，張氏未予接觸，甚至社會黨左派均未單獨接見，要之，同這一輩時代的渣滓談「和平民主建設」，當然是無從談起的。張羣應該感謝麥帥，因為麥帥管制下的「民主化日本」的政界人物，正是這一幅面貌。

那麼，張羣訪日究有什麼收穫呢？事實上，他可能滿載而歸的是：第一、麥帥這次對於張羣的來訪，的確報以無限好感，破例四次會見，在日人看來是無上光榮的。（裕仁晉見麥帥，三年來僅五六次）張羣致蔣總統私人函件一封，在禮貌上，麥帥可能以回函一件，請託張氏以私人資格轉達。第二、麥張四次會談內容，自然無從估量，但張氏靈活的運用，以及臨時的應變，可能對下列幾項問題表示關切：（一）日本現在儲藏的過剩軍火，將作如何運用？或是否作為「賠償物資」？（二）美國對日單獨媾和，中國將在什麼條件下對日媾和？（三）中國裁減軍事與未來東亞形勢的關係；（四）中日經濟合作問題，特別是中日貿易如何圓滿的問題。這幾項問題的任何一樁，如果獲得解決，都是此行的收穫。如所週知，張羣這次的訪日，實在是訪麥。張羣對於日本政府及各政黨是抱試探的態度，而其真正的任務，是對麥帥和未來美國的遠東政策，抱着黃金似的希望。這次的政治旅行，意義上是重大的，情緒上則是悲喜互見，矛盾交織着，困惑着我們的政治家。我們且看張羣歸國後，除了向「中國政府提出完全及非常可靠之報告」（合衆社語）外，又將如何向中國人民交代此行的所獲！

改革幣制已屆成敗關頭

政府應立下決心去「停放封存」並應立即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劉大中

幣制改革已經過了兩個星期，物價得到了暫時的穩定。但是在最近的三四天內，市面銀根鬆泛已經到了表面化的程度，物價已顯反漲趨勢。有許多物品已經漲到限價的水準；更有少數物品的價格，因為政府禁止超過限價的登載，報紙只能用空格去代表。在這種險象叢生的狀態下，政府並沒有拿出我們一向所主張的「停放封存」辦法來；不但如此，政府反而在增資的辦法上，對行莊大大讓步。

改革幣制現在已到成敗的關頭。這次若再失敗，我們在文化界服務的寒士、一般公教人員、以及一切靠月薪度日的平民大眾，就要將瀕絕境。關於這一次改革法案的全盤檢討，筆者已在「新路週刊」第十六期著文討論；鑒於現在形勢的危險，我們不能不就最主要的成敗關鍵，再作呼籲。

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以往十數日內暫時穩定的原因，及其不可靠性。第二節討論目前禍源之所在。在第三節中，我們把應付目前危險狀態的緊急

辦法，具體的提出來。

一 以往暫時的穩定及其不可靠性

過去十幾天中的小康局面，絕不容樂觀。實際上，這種暫時的穩定，完全是建築在下列這三個脆弱的基礎上面；而在這幾天內，這三個基礎已顯出不穩的徵象：

(一) 「警察力量」的震盪：

在過去這十幾天內，政府對於基本的禍源不過加以皮毛的管制，反置全力於市場和限價的檢查和監督。這種發動軍警憲和特派「督導」大員到各處監督的辦法，我們統稱之為「警察力量」。凡是指望用「警察力量」去推行一種政策的，結果總難成功；對於經濟方面的事情尤其如此。

在起初時，商人還摸不着頭緒，不敢妄動，政府的監察也特別嚴，所以一般物價都未超過限價。但是，銀根的鬆動和利率的降低是物價「看長」最可靠的信號，利之所在，商人們豈能經久按兵不動，這就是近幾天來報紙上「空格」物價出現的原因。超過限價的情形加多以後，政府有多少警察能去個別監督？

(二) 人民心理反應的影響：

金圓券的發行，正在物價急劇上增之後，人民望治心切，對於這一新耳目的新幣自然樂於接受。加以八月二十及二十一兩日銀錢業休假，以及國家行局暫時停止貸款，銀根因之抽緊，物價得到幾天的平疲，人民隨時以現幣爭購物資的風氣一時大起，現鈔流通的速率因而大減。

但是，人民少年來被政府膨脹政策逼出來的爭購物資習慣，萬不是用一個類似「障眼法」的設施所能戒除的。報紙上「空格」物價增多以後，一般人民為保護他們辛苦所得的價值，就必又會使現鈔流通的速率加快起來。

(三) 國行收購金鈔價格的提高：

黃金美鈔（和後期中的銀元）的黑市價格，以往是物價激漲的先鋒。這一次改幣時所定的金鈔收購價格，一般的說，較當時的黑市價格為高，因此在頭幾天內，往國行兌換的人相當的踴躍，金鈔黑市因之消滅。物價漲勢中失去了這樣一個急先鋒，對於維持小康局面不無小補。但是，黃金美鈔是人民過去用來保護他們財富價值的工具之一。在報上「空格」價格越來越多的時候，金鈔黑市是否又會出現呢？是否已經出現呢？在當局勵行「掩耳」政策之下，報紙不敢說金鈔黑市是否業已出現；但是當局自己心裏應當是明白的。

這三個脆弱的穩定基礎，受不住現實力量的沖擊，已顯搖搖欲墜之勢。這些力量來自何處，我們在下節中討論。

二 目前禍源之所在

戰事的繼續，自然是經濟不能穩定的基本原因。但是假如戰費能由賦稅收

入來支付，負擔落在有錢人的身上，物價並沒有上漲的必然性，至少不會像過去漲的那樣快。政府現時雖沒有足夠的勇氣和够高的行政效率去執行高度果進所得稅，但是對於增加稅收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明白的。根據過去的經驗，政府知道，在物價繼續激漲的過程中，開支一天一天的與物價同比例增加，但是稅收却遠遠的落在後面（例如五月份應收的稅，到七月份份齊，已經值不到三分之一了）。這樣的下去，總有一天，稅收完全不值什麼，開支全靠發行；所以政府這次才有毅然改幣的決心。

這次政府改革幣制的基本理論是很簡單的。據王雲五氏估計，在幣制改革以後，政府的總支出約為三十六億金圓，稅收在按戰前標準調整以後約為二十五億，赤字約為十一億。出售美援物資應可抵補赤字的一半左右，所餘的數量不大，即或不能完全用公債去支付，困難也就不太嚴重。問題是：稅率按戰前標準調整後，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真正徵收到手的（兩個月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但是支出却不能等待。假如在調整稅收所需的期內，物價繼續增加，開支的數目也必與物價等比增加，一切豈不都成泡影？

在調整稅收所需的兩個月內，物價是否繼續增加，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政府紙幣的發行，在同期內是否增加。這個問題的答案異常簡單：在稅收正在調整而未有增加以前，政府仍將依靠發行紙幣去應付支出，支出既不能較改幣前減少，紙幣增發的速率自然也就與改幣前相同。不但如此，金、鈔、銀元的兌換，實際上使金圓券發行的增加速率，超過舊日法幣增發的速率以上。據政府自己說，法幣的發行總數用六千萬美元即可全部收回；而在改幣後的一週內，政府已兌入價值二千七百萬美元的金鈔銀元（中央社八月三十日電）；換言之，在這一週內，通貨的發行總數已因兌換金、鈔、銀元增加了幾將一半，因例行的收支不抵而增發的數量還並不在內，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在這樣紙幣增發的沖擊力量之下，上節中所說的那三個脆弱的穩定基礎，如何能够站的住？

三 緊急的應付辦法

在金圓券大量增發的沖擊之下，一般平民的經濟生命已如一髮千鈞，人民有權要求政府立即執行下列三種辦法，直到稅收能增加到預期的數量時為止。其實，政府在發行金圓券之初，若能就這樣辦理，現時的情況當不致如此嚴重；當時未能這樣去作，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避免，還是無意的疎忽，都是人民所不能原宥的。

(甲) 停止全體行莊的放款，封凍所有存款。

任何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決定物價高低的因素有下列四種：(一) 紙幣發行的數量；(二) 紙幣流通的速率；(三) 銀錢業信用款項的數量；(四) 銀錢業信用款項流通的速率。如上節所說，第一項現在大量增加。對於第二項，任何人都沒有什麼辦法能去「管制」它。政府對於第一、二兩項既無控制的能力，若再不停止行莊放款和封凍存款，用以抵消第一項因素的增加，物價

如何會能不漲？這樣簡單的一個算術，還有人不懂麼？
 尤其在政府現時極力執低利率的政策下，行莊的放款對國積商人已不啻是最大的引誘，何況各行莊還正在卑躬屈節，一反過去驕傲的態度，四下裏「哀求」商人動用一些款項呢？

放款停止後，存款必須加以封凍，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假設張三與某行莊很有交情，在某行莊帳上有一筆存款（實際上完全是某行莊本身的款項，或是與張三共有的）。這個行莊用張三的圖章簽發一張支票。注意，這在名義上是提取存款，而不是行莊放款；但是誰又知道這不是某行莊借與李四去購貨囤積的？

「停放封存」對於工商業自然是極「不方便」的。但是這正是壓迫奸商出國的不得已靈方。對於工業的正當需要，政府可用（乙）條辦法去應付。

（乙）恢復購貨貸款，同時嚴格檢查工廠倉庫：
 現在上海倉庫的檢查，似還僅限於銀行倉庫和普通貨棧。這在第一次實行時，可能而確已有效。筆者風聞現在已有許多商人把存貨搬運到熟識的工廠裏

被牽着線的獨立國——菲列賓

I dependance—With Strings The Nation, July 24, 1948

William Winter

七月四日菲列賓民國開始它第三個艱苦的年頭，經濟和政治全都深深的繫住着美國。這個民國事實上並不是獨立的；它政治上的獨立是虛假的，因為它經濟上的獨立是不可能的。

兩年前這新國家誕生時，菲列賓的人民曾希望獲得全部主權，現在他們失望了。他們需要美國的援助，他們很快明白援助背後有着牢籠他們的線，線牽在人家手上，獨立被扼住了。

當日本佔領菲島的時候，美國政府許諾「協助菲島恢復戰爭的破壞」，但是善後法案的六〇一款却有以下的規定：

「在兩國總統沒有簽定有關美菲商業的行政協定之前不得有五百元以上的支付。」

這規定的意義是說，在得到足以重建任何工廠或商店的個別匯款前，菲列賓的憲法必須加以修改，保證美國商人的特權，——就是和菲列賓人有同等的權利。因為美國總統祇能在菲列賓接受了被稱為 Bell Bill 的商業法案的規定之後才有權和菲總統簽定行政協定。這法案又規定了必須有一部寫進菲列賓憲法之內才算有效；這規定是毫不

去了。政府自應同時檢查工廠內的存貨。對於工廠正當的資金需要，按下列原由由中央銀行直接貸款：

- 一、工廠存貨過限期者，不得申請貸款。
- 二、對於領到貸款的工廠，按下列方法辦理：
 1. 恢復去年底實行的購貨貸款；貸款到期時，由政府收購其成品，在市場上拋售。或：
 2. 由工廠直接售與躉售商人，但須呈報所售數量及價值（同時由政府檢查該廠與該商之倉庫存貨），用為政府徵收該廠及該商營業稅及所得稅的參考。

（丙）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為吸收行莊以外的遊資，政府應即發行物價指數債券。在改革幣制以後，發行物價指數債券之利是遠過於弊的。關於發行這種債券的辦法和益處，蔣碩傑和李崇淮先生等以前都著文詳細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三十七年九月六日於清華園

含糊的，商業法案中有下列的話：

「美國總統無權締結此種行政協定，除非非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去修改菲列賓憲法，使三四一款的規定成為菲列賓的法律。」

就是這樣，每個菲列賓人都看得到的。他們可能畏縮，抱怨這道有力的山姆大叔乘人之危；在許諾援助復興的時候並沒有這種有損菲列賓主權的提示。原來的諾言昭昭在人耳目，當它被短波無線電廣播到各地藏在屋頂、樹林、和廢穴裏的收音機時，菲列賓人民多麼高興。它曾振作抗日的士氣。現在，可是，援助是有條件的了。菲列賓人民可以發怒，堅持主權完整，不聽從華盛頓的命令起草他們的憲法，而美國的法律却是冷酷的，不遷就的。

Bell 商業法案第三四一款，就是要列入菲列賓憲法的那一款，規定了菲列賓人所謂「同等待遇」。

大多數的美國人可能從沒有聽見過「同等待遇」的說法，更沒有念過 Bell 提案，但是在菲列賓民國的每一個地方都在研究這三四四十一款。這條款是這樣：

「菲列賓的農業、森林、公有地區的礦地、水利、礦產、煤、煤田及其他礦油，一切供給動力的來源

及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公共事業，如果開放給任何人去利用及開發時，必須同樣開放給美國公民及一切美國公民，直接或間接，所控制的各種企業公司。」

去年三月十一日是投票修改憲法的日期，看菲列賓人民是否接受美國國會的命令。在這日期之前的好幾個月，菲總統羅哈斯為了要履行「採取必要步驟去修改菲列賓憲法」，曾經從北部的呂宋島走到南部的明大南島，勸導他的人民接受「同等待遇」，而且向他們保證，雖則美國大企業家有此武斷的要求，但是對於美國友人是不必畏懼的。羅哈斯的演說是由一個美國海軍軍官起草、編輯、至少也是由他核准的。他的官職是美國駐菲大使館的新聞聯絡員。當時的美國大使是 McNutt，他讓這位軍官擔任這個職務，允許他住在總統府裏，使他能常在總統的左右。

像其他的美國記者一般，當時我曾設法向美國讀者報導這件事。但是沒有任何通信社或是報紙願意發表我們的報導。美國記者聯合要求召同住在總統府裏的那位海軍軍官，但是這消息也沒有發表。也許在美國祇有少數大商人、大工業家和油商對此有興趣，菲列賓人却對他十分注意。我聽見有人稱他作「馬蘭開南（總統府的名稱）的拉斯

蒲丁(帝俄時代的權臣)——也有人稱他作「美國的山下」——山下奉文是日本的非列賓征服者。

不論怎樣，美國所指定的「同等待遇」的條款列入非列賓憲法裏了，從此美國工業可以拾取這特權的收益了。Westinghouse 持有非列賓工廠的大量股票，和製造燈泡的計劃。Westinghouse 也已簽訂了建築水電廠的契約。Lever Brothers 已收買了馬尼刺肥皂精鍊廠，非列賓是世界上最大的椰子產地之一，椰子油是肥皂的重要原料。Standard Oil 和 Socony-Vacuum 正在談判佔有 Cebu 島的油權。

非列賓對美國大企業的吸引力是很多的。首先是非列賓的稅率比美國低。公司稅在非列賓是百分之十二，在美國是百分之三十八。私人的所得稅，在非列賓是從百分之三起至百分之六十，在美國是從百分之二十起至百分之九十一。一個已婚的男子還可以有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免稅額。第二、工資成本較低。第三、因為靠近原料出產地，運輸費用可以減少。此外，非列賓還有大量美金存款，在目前兩國間輸入和輸出量差不多相抵。

美國資本高高興興的西流到馬尼刺來，但是非列賓人却高聲的反對。他們認為商業法案裏的規定是壓迫性的，非列賓在美國並不能享受同樣的權利，表示了他們的屈辱。而且美國每年祇准一百個非列賓人入境，而美國人來非列賓的每年却有一千二百個人可以作五年的居留，有五百個人可以永久居留。現在阻礙已經解除，美國投資者可以大搖大擺的跨過太平洋，而非列賓的經濟的依賴性也從此完成。

了。美國是他們最大的買客，工業的供給者，以及他們財富的蓄水池。非列賓的「貝索」官價值半個美金，實際上却祇值一角六分。

因為經濟上的依賴性，這個幼稚的民國小心地避免一切和華盛頓不合的外交政策。在重要的國際爭執上，我們可以包庇非列賓是站在美國一面的。在舊金山會議時，我曾問過一位非列賓代表，為什麼他投票贊成一個他早先曾表示反對過的案件。他很溫和的問答說：「這有什麼呢，美國國務院贊成這案件的。」我又問他：「是不是國務院要你投資成票的麼？」他說：「當然不是的。你們不相信我們知道我們的麵包是那一面擦上黃油的麼？」

在內政上非列賓的領袖們並不是永遠跟美國的暗示走的。例如，他們對於「非奸」就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勝利之初，杜魯門總統召號審判和刑罰和日本合作的「國賊」。他的要求簡直是被忽視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國在 Leyte 登岸不久，第一次審判非奸是在 Taalban, Leyte 的首都。被審的是該省偽組織的省長。解放軍的省長是該省遊擊隊的領袖，他說如果把這非奸放放了，他的遊擊隊會找他算帳的。現在那位偽省長已經出獄，在家裏照舊的享受他沒有拘束的生活。名義上他是保釋的，但是他並不會再捉去審判了。新省長現在却已是國防部長。

非列賓的知識份子對於縱容非奸的新態度大為不滿。但是這個國家需要經驗的領袖，而大部有能力的的人在戰時都和日本合作過的。而且非列賓的小農，他們佔着選民

社會出路與人類前途

決，別無他途！

時代的苦難愈來愈增大了，一個現代人身心上所受的壓迫壓榨，也是愈來愈緊迫沉重。人類幾千年來歷史上殘餘下來的惡毒毒瘤，拖延累積至今這一代人的身上來一個總爆發。現代人不僅身受了歷史上一切的折磨和苦難，而且我們承繼歷史下來的這條道路，也是已走到它的末途的了，這便是現代人的危機，這條道路不接過去，不僅關係着這一代人的命運，而且關係着將來人類億萬代的命運。因此一個現代人面臨這時代的苦難、壓榨、和煎迫，不但不該逃避，而且不應叫苦，惟有運用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的智慧、沉毅、和理性，面迎這現實的困難去謀解

當前的苦難正是人類的一大惡劫。我們國家，繼八年慘苦的戰爭後，又接上三年來的內戰，經濟的惡劣，已使絕對多數的人民瀕於「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淒慘境况；而人心思危，社會極其動盪不安，一切的倫理，秩序，和道義都快蕩然無存了。社會的中樞神經已陷於麻痺死醉狀態，社會也踏上支離破碎的解體局面。而腐化無能的政治，又正在不斷的製造罪惡，擴大和加重國人的苦痛。眼前這一切，無不徵兆着我們國家已迎向一個總奔潰的悲慘危局；我們再舉目看看世界，殺機充盈，正是密雲欲雨，陰霾兩天，散佈出濃烈的火藥臭味，世界的危機已成劍拔

的大部分，祇知道一些舊名字，選舉時就舉那些名字熟的人。新名字很不容易進入他們的耳朵。報紙銷路很小，收音機既貴又少。「與敵合作」是個新鮮的美國名字。他們是很容易忘記和原諒非奸的。事實上確是如此，榮萊已被認為可能是下屆總統了——這是日本所指定的總統，他會順從東京的訓令簽字在對美國的宣戰書上。

下屆選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舉行，非奸的罪名將不被注意了。一般的興趣却集中在勞萊的第三黨。到現在勞萊還沒有加入自由黨或國民黨，但是他却已開始獲得美國的支持，因為他宣稱反共。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記錄裏有米里蘇他州的議員 Hagen 說過下面一段話：

「很多有關勞萊的不正確和錯誤的報告會流入美國。……共產主義的種子已播到全世界，非列賓也在裏面。……如果勞萊這樣能幹的領袖被棄置，真是對非列賓最大的損失。在最近的將來民主的公子會需要一切有力量的朋友去打擊非列賓延延的共產勢力」勞萊是戰前有名的人物，現在如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即使不是官方的——兩個政黨都會拉攏他。自由黨的領袖，現任總統奎禮諾，已經和他有接洽，國民黨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勞萊至今還是超然兩黨，和朋友說他將從兩黨吸收選票，獨立競選。他可能會勝利的。

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官方對美國的態度是不會變的。如果勞萊當選，他向美宣戰的故事將被寬容，認為是被逼出此的；對於非列賓人民這種說法可以聽得進去的。(觀察特約譯者譯)

李中嚴

一 二 奮張，一觸即發之勢。人類前途，正是漆黑暗淡，未可樂觀。吾人週遭時刻皆感受着驚悸惶懼，更顯示眼前危機的迫切，有似於火之燃眉！

今日之危難，非僅乎少數國家；今日的痛苦亦非僅乎少數的個人。今日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個不在這苦難的泥淖裏掙扎，世界上亦難找到一個人，確是平心靜氣，高枕無憂的。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人，皆有其衷心難言的痛苦和煩惱，不過各自的遭遇不同，等差有異而已，然皆不能免於此磨難人類的劫數。此一劫數之責任當縱追以往數千年歷史的人類生活及近代人的一切造作行為。人類幾千

原來對於「人生態度」一直是徜徉在迷離的歧途上，人與人間關係，缺乏正確認識，彼此間相生相養之道，更是從來沒有好好弄過，大家在意識上先不清楚，對此也不重視，因而近代物質文明的社會中，人類是還保留着原始粗野蠻的野性去發展。人類的「社會」雖已組成了幾千年，但人類對「社會生活」是還沒有真正知道過的。社會中的人羣，在「人生態度」上既是模糊不清，自不會有共同的信仰和認識的基礎，因而人類方寸間，難於得到協調一致而免不了矛盾發生了。這種「內在的矛盾」發而為「外在的衝突」，所以全部人類歷史上充滿了芸芸衆生干戈擾攘的悲慘痛苦現象；而且在一個模糊的人生態度兼之充滿了矛盾下，一切的制度文化也形同虛懸而沒有基礎，其本身便先佔不穩，安能求其造福利於人？所以制度文化常常被利用和製造了來做罪惡的幫兇，近代人的流血、犧牲、奮鬥、革命，幾乎全部是爲着向制度文化掙扎而付出的。原是美滿幸福社會中的內容的制度文化，在今日社會裏，則只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今日人類的痛苦磨折，世界的危難不安，皆出於人類先對「人生態度」的沒有知識，再縱使制度文化的爲禍。「制度文化」乃是在「人生態度」下的產物，追本溯源，當先對全部人生有重新檢討之需要。吾人欲解脫現代的苦難，創造未來人類永久幸福，不單該用力於制度文化的改變上，尤其該用力於人生邏輯以及支配人類生活的意識的改變上。今後人類有無前途，社會有無出路，當視人類對於「人生」有沒有一個澈底的醒悟和認識，是否建立得一個新的健全正確的「人生態度」，人類在「觀念上」「信仰上」能否求得共同的基礎，人與人間的關係，彼此相生相養之道，是否能得到一個合理的協調，此關係人類社會的命運，至大且巨，今後人類是合作互助以求共存，或是矛盾衝突以求共滅，這就是其分途擇路的重要關鍵了。

（一）生存是目的 人是以「生存」爲目的的，依此我們並不反對「人爲生活而生活」。「創造事業」「服務天下」，是人生的目的，與「生存」「生活」之目的並行不悖。人類追求的目的既是生存，所以社會一定要「容」人生存，人與人間也要互「容」生存。這種「容」

乃是包括了自已的利害在內，因而其表現出來的精神，應該是「互助」與「合作」而不是「恩惠」與「施捨」。「生存」既是人類的目的，每個人必要去爭取，而這爭取又必須是親自參加。大家的目的既一致，所有參加的力量自然可以匯合起來，便是「共謀生存」了。社會便是人類「共謀生存」的組織表現，因而如果社會中有人失掉了「生存」（被社會迫害而失掉了的），或者「生存」受到了威脅，社會便失掉了它組織起來的意義。因此，個人要親自參加力量到社會去幫助「共謀生存」，而社會對個人則應絕對保障其「生存」。

（二）個人是社會的「主」 人追求生存，全體人的目的一致後，便趨於結合力量以共謀生存，社會便是以實現共謀生存之目的而組織起來的。所以社會只是爲達成人類求生生存的工具，不過這工具是具永久性而已。社會好像死的舞台，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好像舞台上裝添的死的景片和道具，而全部舞台的重心、目的，及其所以能在人們心目中活起來，完全是靠了戲角的「存在」及其「表演」。人是社會的主人，也就是舞台上的戲角。在此我們已明瞭社會是以人爲「主」。至於社會上人羣的結合，原是基於共同的需要，立於平等的地位，所以人與人間，應該只有分工合作的事實，而無主從的關係。每一個人皆是社會的主人，而又立於平等自由的身份上相互合作。至於社會的文化制度，乃是人結合起來共謀生存的技术，所以人實際是文化制度的主人而非其奴隸。因此，倘若任何文化制度，其表現出來的事實是阻礙和違反了「共謀生存」的目的，則人絕對有權更換和要求改造這文化制度（三）人的覺醒便是社會出路 社會及其文化制度既是以人爲「主」，則社會及其文化制度本無危害於人的可能，社會及其文化制度之所以危害及人，造成人類的痛苦，這是因爲人放去了「主」的身份而縱容起它們來的，正是所謂「倒阿授柄」。因爲這樣，所以原是能支配控制社會文化制度的「主」的人，現在反而站在社會文化制度面前戰戰兢兢，恐懼不安了。今後社會的出路，只有「人」的自我覺醒，重新作社會及其文化制度的「主」。但我們要求這個覺醒是全體的人而不是部份的人，全體的人力量才是集中，「主」才作得了；而部份的人的覺醒，必然是與部份的不覺醒對立起來，力量不但不集中，而且是在互相矛盾抵銷，「主」便作不成，而只配兢兢業業的倒在社會和文化制度面前了。覺醒既然要靠全體的人力量，則一社會中已覺醒的份子自然要幫助未覺醒者的力量，援一下手，這仍不是施恩，而是爲了自身的利害，而未覺醒

者既不能離羣離社會而另謀生存，自然使應該在環境刺激和別人援手下早早覺醒過來，加入力量去共同爭取「主」的地位，否則不僅誤己而且是誤人了！

（四）天下國家是人類永久幸福的基礎 其實「天下國家」與「國家」，甚而更小的社會組織，皆是人類因求「生存」的目的相同後結合起來「共謀生存」的組織。人類既能因求「生存」之便，由散居村落而演變爲部落和民族國家，當亦必能因求「生存」之便利及達成「共謀生存」而由國家演變到天下國家。其實人類早該進入天下國家的，只因爲犯了愚昧的自私偏狹的錯誤，看不遠，想不開，而自困於民族國家的小天地裏。一部世界史上，糾纏不清的戰亂痛苦，十九皆是由於這種愚昧造成的。今後人類要想求得永久的和平幸福，唯有進入到天下國家的大天地裏去。天下國家既是爲全體人類所共同需要，而其利害關鍵又是一致，所以其陣容應該包括全世界的人種民族在內。所以已經健全了的民族，應該援手於落在後面的其他民族，使大家能達成一個水準，這不僅是爲了全人類的利益，也是爲了自身的利益。是天堂，僅能大家挽手進去！

上列四點，筆者認爲應是新的「人生態度」中的內容，在我人重新估價人生和準備將來時，是該予以參攷和重視的。今日人類還做着制度文化的奴隸，彼此間不相互「尊重」生存，也不互「容」生存，愚昧可憐的衝殺在自私狹小的天地裏以求共同毀滅，造成現世的許多悲慘痛苦。吾人必須於今日揭出「生存」之目的，以求人類的相「容」和相「安」於生存；大家要能重新再作社會和制度文化的「主人」；向一個更大的天地裏去「共謀生存」。必須有這樣的醒悟，必須有這樣的人生態度，人類共同來合作努力，當前的苦難始能排除消除，社會才能衝開死滅的封鎖，找到一條出路，人類也才能擺脫慘痛的磨劫，走上光明幸福的人生路道。

四 如果我們不愚昧，不自視，也不自欺欺人，我們就可以坦白承認，人類以往的和現在的痛苦煩惱，幾乎全是由於自己的招惹，自己把人間變成地獄而投身其中去受煎熬磨難。倘若現代人不一翻猛烈的覺悟，不能翻然改觀，另找出路，仍跌落在舊歷史的軌跡裏，人類不但繼續受苦，而且痛苦一定是愈演愈烈，愈往下愈悲慘，更不要說求解脫了。

痛苦既然是人類自己去找尋來的，那麼當不會像「命定」那樣的悲觀和不可救藥了。只要人類肯付出真正的誠意來免脫彼此的痛苦，不再因循糊塗下（下接第十九面）

閩局將動

觀察讀者投寄

「急流勇退」

（觀察福州通信）
九月九日劉建緒主席突然發表一篇「治閩七年感想」的談話，在平靜的福建政海投下一塊巨石。聲明中在略述福建這七年來在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革兩方面的成就外，就說：

「中國社會問題複雜萬端，凡百改革，非可一蹴而幾。本省以保農社為核心組織，使農民從組織中獲得增加生產與改善生活之力量，最後取得耕地所有權。所採路綫，實至正確。甚望全省人士合力推行，則農民多受一分實惠，地力即多得一分祥和，福建前途，或可賴以避免捲入研殺漩渦，保留幾分元氣，為復興建設之用。」

「閩民勇於進取，人才充衆，吾人每憶及鄭成功之開闢海疆，林則徐之焚禁鴉片，黃花崗諸先烈之慷慨赴義，輒不勝嚮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後繼者自有人在，特無由顯露耳。本人久已建議中央提

前完成地方自治，今年復再三表示選政地方之願望，深盼其在最近實現，俾今後省政更獲理想之進步。

「曩昔沈文瀾撫蘇而清漕厘，蹇民困，左文襄駐閩而設船廠，建海軍，二公遺澤至今獨存，我願學而未克焉。今主義未行，禍亂仍亟，本人既獻身黨國，無論何時何地，必貫澈衷誠，在革命戰綫上，與福建同胞長為戰友。」

一位現任的主席，既未面對着強大的政敵和激烈的攻擊，又未獲得中央批准辭職，就發表這樣告別式的談話，這甚至引起了驚異。據說新聞處長李由農曾勸他收回談話稿，說：「簡直是臨別贈言呀！」劉的答覆是：「正是如此。我決心走了。」

於是省府機關報「福建時報」在同日刊出一篇「劉主席治閩七年」的社論，在歌頌之餘，即讚美劉氏的「急流勇退」。這四個字頗值得玩味。

劉建緒其人

劉建緒其人

劉建緒的生平，在國內許多讀者似熟悉而又並不熟悉，因而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傳說，例如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裏說他是CC，有些小報又說他是政學系，其實都不是。他是夾縫裏鑽出來的人物，面面都很圓到。他是保定三期砲科畢業，與顧祝同白崇禧同期同學，北伐前是唐生智部下的團長，北伐時升任師長，克復漢陽有功，以後一帆風順，終於繼何健為四路軍總指揮，帶着湘軍由省追趕朱毛到滇邊邊界，又折回新東，在東戰場做了六年福將。福建主席的交換條件，便是把唐生智何健一脈相傳的四路軍交給中央。

初到閩時，福建的反響在各階層是頗不一致的。一般商民頗表歡迎，因為那時陳儀在福建正雷厲風行的統制經濟，尤其是專賣糧食的公沽局和連挑担子也統制了的運輸公司，這得老百姓跳河，陳嘉庚之誓死反對陳儀，也是為此。劉到任後，首先除一舉手之勞，便已得了民心。但在上層階級心目中，劉的重量就遠不及陳儀。他們認為劉非中央嫡系，又是一個純粹的軍人，政治背景與政治手腕都不如陳。加以陳在福建是唯我獨尊，凡他不喜歡的廳處長，見了面連坐位都不讓的，而劉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這在初期更啓了輕玩之心，而劉在人事上的應付，也就遠較陳為麻煩。

但只兩三年功夫，憑着他的虛心下氣，孜孜學習，劉在福建人印象中完全變了。講業務與法令，他比廳處長熟悉，講地方情況，他比市縣長清楚。從前演說要帶稿子，後來是滔滔不絕，一講幾個鐘頭，見解也頗超脫。例如他對於「訓政」的看法就與別人不同，他說：「國父在建國大綱第八條中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及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既言協助人民，自以人民為主體，而政府所派人員為客體，政府所派人員只是去協助去指導，不是去代替；上級政府更只負指導與考核的責任，不可侵奪人民應有的權利。……國父遺囑中所謂『喚起民眾』一語，我經過這幾年來實際工作的體驗，覺得所指的，主要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固非喚起民眾不能成功；而籌備地方自治的過程，實即喚起民眾的過程。」

劉之所以能如此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他肯自我檢討，甚至肯公開認錯。福建省政府差不多每年有一次政務巡察和行政會議，每半年有一次檢討會，每次劉都有一兩萬言的講評，指出各機關的缺點和錯誤，有時更展開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討論。這些講評輯成兩本「從政檢討」，其材料之豐富，內容之深刻，或在吳鼎昌的「花籃開筆」之上，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很可參攷的，但正因為是一位省主席的演講集，反倒沒有人注意了。

基於他在政治上的認識，他也招攬了些人材，（但觀察四卷二十四期上一篇通信中所說的黎烈文王西彥却不是他延攬的，許欽文施登存更與他無干）試行了些改革，而陳儀手裏留下的人材和學校工廠以及陳手創的人事制

度，他都盡力維護。但他這種作風有些人看不順眼，而他的秘書長程星齡又是一位天真的大砲，憑空得罪一些人。三十三年贛州福州失陷時，程建議將省府由將近二千人縮到四五百人，這辦法雖然被證明有效，却招來衆怒，與此一事的地政局和社會處，又都是CC的專利品，他們的理論與劉更是兩樣。至於各縣縣長，有的連土地法都沒有見過，他們天天在應付土豪劣紳，有幾個想到農民呢？

即便沒有政治上的糾紛，劉的改良主義也是要碰釘子的，而在今年又黑濤裏殺出一個李遠，更叫劉冷了心。

大砲連謀

今年國大前後，各省都有自治的要求，而漸漸地都成了事實。到記者執筆時為止，長江以南各省，只粵桂閩台廣滇六省未動，台粵是去年才換的，桂廣滇都其有特殊性，於是實際上只有福建。以前福建人不大提閩人治閩的話，是因為提不出人來，但江西的胡家鳳發表之後，却給了福建很大的鼓勵。胡不過廳長班子的人，他可做主席與胡同輩的楊輝庵為什麼不

改良主義的幻滅

他招攬了些人材，（但觀察四卷二十四期上一篇通信中所說的黎烈文王西彥却不是他延攬的，許欽文施登存更與他無干）試行了些改革，而陳儀手裏留下的人材和學校工廠以及陳手創的人事制

可以，如果楊蔭庵夠資格，則福建與楊同等或資格高於他的就大有人在。於是閩人治閩之說也就被省參議會在四月間側面提出來，質問省府爲什麼不多用本省人做縣長？言外之意已很明顯了，不過劉對參議會裏來客氣，又無什麼弱點可以攻擊的，所以大家對劉本人還沒有什麼，而抓住前建陽縣長張之覺與議長馮兆峻的衝突案，大做文章。

正面攻擊劉的，却由素來不同福建的閩南籍立委連謀開砲。連是戴雨農的高級幹部，自視甚高，回閩後一連向劉推荐了八個縣長，那知劉一個也不應酬。加以現任省府秘書長張翰儀老氣橫秋，各方都不滿意，中間又夾着CC與軍權之爭，於是連謀便獲得一部分羣衆，曾於五月間由省參會駐會委員出面，公請劉到議長丁超五公館吃飯，席間連謀本打算大放一砲的，但是丁超五和一部分省參頗不以爲然，只得草草終場，幾句應酬話了事。連謀看見在福州放砲不方便，就到上海南京去放，頗得一般閩人喝彩。但劉走了之後，繼任者是誰呢？這就意見分歧了，當

連謀最後提出張貞時，掌聲就稀落下去。連謀從此變成了潮濕的爆竹。不過劉在這時却下了決心，他不動聲色地暗中托張羣程潛疏通，請求辭職，後來又托警務署長唐縱向蔣總統密陳困難，都未獲准。於是劉便直接電請辭職了，在第二次辭呈延不批復之際，又發表這告別式的聲明。

鷓鴣可棄

聞失實而已，這在中國官場算不了一回事，劉却派省委陳培觀調解，除接受學生條件外，並登報三天向學生道歉，責備保安部不是，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省政府向學生道歉，在國內也是少見的。除了文化教育界以外，福州一般人民也不希望他走，因爲在他任內，福州年年有貧戶米吃。

可是劉却認爲反正這主席拖不好久，不如自動辭職，反來得漂亮。劉最感痛苦的，是因派別鬥爭使他不能推行自己的改良政策，又不能引用優秀的幹部。在他的地位，不能不面面敷衍，可是政治慾望是無饜的，面面敷衍，就在厭於這種無謂的應酬和鬥爭。加以在財政上，閩省府收入不及紹興一縣，中央的補助又不痛快，近來薪水常常只合得金圓五角。省主席在現行省制下除了替中央看守省政府以外，可說就是地方派系踢來踢去的皮球，都想利用的工具，都想爭奪的對象。劉氏實在嘗夠了鷓鴣的味道。

久便來了閩變。閩變後陳儀幹了七年多，初期的整頓吏治，平靖地方，興辦學校工廠是很有成績的，後來却誤用統制經濟而失敗。劉的客觀條件不如陳，沒有財權也沒有人事權，自然建設不出什麼成績來，可是劉的風度開明，處事平穩，又遠非陳氏所及。他的幹部也沒有驕氣，不致爲非作歹。所以福建這七年保安團隊從十一團減到五團，地方却相安無事。現在閩粵邊境已經報警，劉氏自己做下去能否再保持現狀，已不易言。換一個人來，首先就要應付人事問題，什麼民主，什麼土地改革，恐怕都將暫且擱置了。那時局面難免不亂。中央過去不准劉辭職者，大約

和各省比較起來，福建的政治情勢單純得多，而劉和地方的感情也可說得上融洽。在連謀放砲之後，一部分閩籍立委且向中央慰留他，中央也對他表示信任。所以劉的很多幹部頗想他再幹下去，福建的文化界更是如此。因爲劉對文化界和學生青年感情還好，同豐米店一案就是一例。今年六月福建學院學生和同豐米店吵架，被憲兵打傷兩個，事後保安司令部偏聽一面之詞，發表新聞，把責任完全推給學生，對學生挨打却一字不提，引起了學生的激憤。這件事平心說雙方都有點責任，而保安部的錯誤，不過是事前防範不周，事後配達新

聞失實而已，這在中國官場算不了一回事，劉却派省委陳培觀調解，除接受學生條件外，並登報三天向學生道歉，責備保安部不是，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省政府向學生道歉，在國內也是少見的。除了文化教育界以外，福州一般人民也不希望他走，因爲在他任內，福州年年有貧戶米吃。可是劉却認爲反正這主席拖不好久，不如自動辭職，反來得漂亮。劉最感痛苦的，是因派別鬥爭使他不能推行自己的改良政策，又不能引用優秀的幹部。在他的地位，不能不面面敷衍，可是政治慾望是無饜的，面面敷衍，就在厭於這種無謂的應酬和鬥爭。加以在財政上，閩省府收入不及紹興一縣，中央的補助又不痛快，近來薪水常常只合得金圓五角。省主席在現行省制下除了替中央看守省政府以外，可說就是地方派系踢來踢去的皮球，都想利用的工具，都想爭奪的對象。劉氏實在嘗夠了鷓鴣的味道。

講到福建自己人，那就更複雜了。福建人東南西北的畛域分得很清楚，而閩南人與福州人尤其格格不入。在遠處者中間西的賴連早有活動，可是他現在已出洋去了。閩北只有丁超五，年邁多病，不久以前又唱過「爲民請命」的高調，便有主席給他，也礙難接受，至於閩南和福州那就多了。福州方面現有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上海市糧食調配會主委楊緯庵，國防部史料局長吳石和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閩南則有前四十九師師長張貞，現在魯南任綏靖司令官的李良榮和現任閩省黨部主委陳聯芬。福州四將中，劉楊是能幹的事務官，做省主席究嫌份量不夠。吳陳兩位中將在省內資望實力均差，比較起來楊在四人中較有希望。閩南則張貞已經老邁，政治頭腦也簡單，陳聯芬在三年前還是個行政專員，做主委已經壓不住台，做主席更無希望。只有李良榮是黃埔一期，治軍較嚴，在蔣總統印象還好，可能性也最大。最近便有兩次被召見傳訊。（編者按：十四日大公報南京電：國民黨中政會已通過由李良榮主閩）不過無論那一個來做，怎樣應付派別之爭，怎樣化除地方成見，都成問題。

編後

這一期的四篇通信都是讀者投來的，這說明兩點：一、我們取稿向無成見，祇要稿子好，我們都採用；二、這期刊四篇通信，每篇都很結實，這也可以說：一個刊物的內容，需要讀者共同支持，才能充實。所以我們以最大的誠意，希望各地讀者踴躍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本刊每期的最後一次發稿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一切有時間性的文章，希望能在本週一期刊出者，均請設法使我們能在星期一上午收到。過了這個時間收到的稿子，就要關到下星期的一期才能刊出了。

閩人治閩

薄，不足溫飽，且不按時發給，所以會有拿打仗來要脅索餉的事情。傳說還有吃白麵打白麵仗的笑話，或者士兵說發多少錢，打多少錢的。這早已不是什麼奇聞了。譬如這次太原城的軍隊在七月中旬大部份調到太原外圍各縣如大谷、榆次、清源等地，據說民衆收糧去了，因此，太原城極度空虛，共軍精銳得乘虛到了幾乎真空地帶，很快地直薄城下，弄到外邊的兵無法調回，裏邊無兵，又無法打出去，所以才呼籲中央空運援。閻本人滿以為他的一親訓師一可以發揮威力，在太原外圍表演一次殲滅戰，原是一親訓師一並不如老人的理想，在太原便東加上前線不到兩天便潰散下來，弄得第二線的趙承綏措手不及，全軍動搖，連趙也白的作了俘虜。結果共軍佔據了黃寨和西山高地，連飛機場也受了威脅。西山距太原十餘里有煤鐵礦，太原工廠的燃料自陽泉煤礦運來，這大部份要仰給於西山，這一下算把咽喉扼着了。

最近閻才放手將大同交給傅作義將軍，把久成雁北的三八師韓步洲兩個團也空運抽調到太原，目的在增加防務，原守太原。如果食糧和內部不發生問題，拖延一個時期是可能的，可是要改善基本態勢，主動出擊，一時還不能，眼看太原又作了藩陽第二，在秋盡冬來的時候，如果燃料和食糧沒有來源，一切全靠空運，那情形是相當艱困的。

在大部份山西人看來，以為山西的政治權和財富幾乎百分之九十集中在晉北五台、定襄、崞縣間的幾個親族手裏，甚至於說，閻、曲、梁、徐四姓為山西四大家。真的，在普通人看來，山西就是他們，他們就是山西。實際上，閻當然是山西支配力量的代表，其他大部份是隨着血統和封建關係依附在一人的左右，一切利益和權力被掌握着、獨佔着。若干善良的人，顯然被摒棄於這個集團之外，默默地任控制下履行出錢出力的義務，沒有特殊關係的，想接近權位，是很難的。惟其如此，所以有些人想發展，總得跳出這個圈子之外。一部份人才為了消極地明哲保身，也不願有所作為，因此許多人才被埋沒着，而周圍的怨憤所積，隨着時間的增長和環境的變化在走向爆發點，可是當局者迷，並沒有釜底抽薪的意思，這自然是非獨山西為然的一幕地方歷史悲劇。要想扭轉來，這是整個制度

力的效果是有限的。誰都知道，中國重工業的煤鐵資源，大部份蘊藏在華北和東北。量，要佔全國總儲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全國儲量為二四八、二八七（百萬）噸，而山西則為一二七、一二七（百萬）噸。大部份分佈於晉北和晉東兩部。而分佈於晉北、則是農產品如小麥、棉花、食鹽和皮毛的產地。他的地形和物產造成華北的屋脊，綏察的屏障，西北的橋樑，在工業基礎上，由於山西過去在內戰中始終未遭大的破壞，所以他的工業基礎是有相當規模的。造成工業建設的主要緣因，資源的蘊藏的豐富也是一端，而須特別提及的經過山西人善於經營的傳統外，閻注意識的導向，也是不能抹煞的。因為在戰前，當國內為內戰所紛擾的時候，山西在較長的時期却置身事外，藉着當地的政治手腕左右因應，使省區得到長期的安定，由同蒲路的修建到各種輕重工業的建設，還有德國工業技師的設計，這些成就，比東北當然差得遠，但在今日西北各省，尚無此規模。就華北說，像山西這樣工業一元化，原料、技術、管理、銷路都能密切配合的情形，也是難得的。閻的精密的頭腦，經濟的算盤，以及對山西人地情勢和國內政治矛盾的熟悉和利用，也促成他在山西地位的鞏固和某些方面的成功，這是無可否認的。

就重工業的資源煤鐵說，山西蘊藏特富，前面業已述及。現在太原鋼鐵廠，就是被日人搬走一部份機器後，還有四十噸煉爐兩座，已繼續開工。這些設備正供給若干補充軍器製造原料和農耕機械的發展。輕磅卅六磅鋼軌也可以軋製，他們鑛業廠所產耐火材料特別優良，耐火度高，如果交通，以利大量向外推銷。此外如機車廠，戰前即可試製機車並製造車輛，可惜被日本人搬走若干重要機器，現尙在整理中，只可修理機車和車輛，自行製造一輛，時尙難談到動力方面，太原電廠，目前太原附近各廠需要差可供應

可是配件材料，異常缺乏。機器一部份是德國出品，一部份是日出品。大部份已陳舊，尚待補充。機器廠都在五十部以上，大部份已開工製造，除過剩的工和普通機械外，重要的還是軍械的修配和裝置。這些工業恢復後就穿着戰袍，一時還談不到製造民生需要的產品，假定沒有戰爭，和山西資源的配合，如果使其補充完整，儘量生產，則製造農業機械及工業用品，不僅供給晉綏需要，還可伸張至陝甘寧夏一帶。煤和生鐵還可供應華北工業交通運輸之用，棉花和皮革可行銷京滬漢口。這樣一來，則晉北及晉東多山的貧瘠的偏枯現象，拿這種優勢的工業生產滿可以補償而有餘，而且在短時期內，太原可能形成西北工業的重心。

就工業技術人才事實說，大部份山西人，其質樸實幹是其長處，而機敏靈活，吸收新的技術方面則比較差一點。其中領導人材方面，有些受過日本高等教育，而對中國近年大後方新興工業一般情形，似覺隔膜不甚明瞭。但是他們的自給力很強，因之多少有些門羅主義的偏見。而中級技術和管埋人材則以山西教育比較落後，所以非常缺乏，不免形成組織效率懸崖的現象。只要眼光遠大一點，多吸收省外優秀人才，領導人又能知人善任，這並不是不能改善的。至於下級技術出身，需要加以初級技術和管理訓練，才能夠上一體配合，運用得更靈活一點。可惜這些幻想，都無法在戰亂中改進開展，即使他們堅守崗位，艱苦努力，效果也仍是有限的。

光華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一九五八號

響應低物價★空前大廉售

九月十五日起，一律按特種折扣發售。郵部函購，外埠加郵費。發售日期，自即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發售地點，上海南京路一九五八號光華出版社。發售種類，各種新書、雜誌、報章、畫報、地圖、算術、金圓、普售。

- 世界地理請投新圖** 胡明編著 定價八元
- 世界經濟地理講座** 胡明編著 定價十元
- 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周伯華編著 定價三元二角
- 辯證唯物論講話** 波齊溫爾著 定價一元八角
- 新哲學社會學解釋辭典** 胡明校閱 定價五元六角
- 普式庚詩選** 余振譯 定價一元三角
- 萊蒙托夫抒情詩選** 夜店 定價一元三角
- 憂鬱** 馬作棟著 定價一元三角
- 我的大學** 高爾基著 定價一元三角
- 三人集** 蕭洛霍夫著 定價七角
- 夜店** 高爾基著 定價七角
- 胡明編著** 定價二元三角

其實這個表還漏列了一些東西，比如除草施肥等工作和農忙期的肥料等項。因為這些工作大都是零散的或是由兒童勞動的，所以農民們多未列入。即使如此，而根據此表業已看出，十畝田的最低生產成本是白米三石三斗零，合黃穀七石五斗零，那麼辛苦經營的結果，農民除了租穀還得賠本的。

這差數如何抵補呢？這就只望小春（冬季作物）了。然則小春的情形又怎樣呢？根據筆者就川西各縣三十六年冬季作物四種主要物產收穫量調查的結果如下：

以上田為標準，每畝最高產量是：菜子〇·五三七石，小麥〇·九五石，蠶豆〇·七九石，菘豆〇·五八石。

如以上田十畝分種這四種主要作物，最多可得：菜子一·三四三石，小麥二·三三五石，蠶豆一·九七五石，菘豆一·四四五石。又如以今春小春市價與米價為比例折合黃穀，可得黃穀一〇·七三七石，但生產成本最低數為四·三五石，故所餘僅足抵償大春之不足。結果一年辛苦，到頭來還是四大皆空。何況還有種種攤派勒索捐雜稅等着他們要錢要米！今天的農民大眾，勞碌終年的結果，雖然想過牛馬般的僅僅免於餓斃凍死的生活都不容易，他們唯一的路，就是投奔高利貸者。這是飲鴆止渴，剝肉補瘡的辦法，可是他們為了求活，是忍痛地犧牲了。

乙、高利貸：農村高利貸是血淋淋的慘事，農民們的汗汗被高利貸者輕易地吸取着，在這物價飛騰的年度，有錢的人多不願放債，更助長了高利貸的氣焰，條件之苛，利率之高，名 稱 每畝稅率（白米老量）

巡查隊食米	〇·八升
軍服費	〇·三五升
子彈費	〇·七升
訓練費	〇·四五升
學米	〇·四五升
壯丁費	一·五升
戶籍米	〇·三升
供應米耗損	〇·五升
臨時費	〇·九升
總計	五·九五升

從上表可以看出，半年來每畝負擔老量米五升九合五，十畝當為五斗九升五合。但這個表尚有未全，如再加上臨時派工派款，人民負擔的苦重，是可以想像的。

丁、兵役和勞動力的

真是嚇人聽聞，而且全以實物計算。有人為了春耕告貸，借穀一石，收穫後還白米一石。有人在夏季青黃不接之際，借米兩斗半，還新穀一石。至於大六分大七分，的實物借貸利率，更為普遍。農民們為了使自己的妻兒免於餓死，不惜自投陷阱。

丙、稅捐：鄉村與城市是兩重天地，雖然最高當局三令五申嚴禁攤派人民苛捐雜稅，可是地方鄉鎮，陽奉陰違，這已是公開的祕密。茲就新縣縣的××鄉為例，從本年初至六月底這半年來的稅捐攤派如下：

完糧（本年標準）	九、一〇八石
雜捐攤派	五、四三石
大春成本	一五、〇一二石
小春成本	八、七〇石
合計	三八、二四石

這已是很可憐的最低生活費用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收支尚不能平衡。試把生產費用、捐稅和生活費用的支出相加，其總合為八〇·四二石，其赤字如下：

收入：七一·三九石
支出：八〇·四二石
赤字：八·〇五石

這就是所謂自田自給的自耕農——農民中之比較富裕者之情形！至於佃農，更不用說！

戊、農家收支：完糧雖是地主的負擔，但農民要義務運送的青任，而且高斗冒括的損失，也被狡猾的地主轉嫁到他們的頭上。今天田賦之重，是盡人皆知。

數量（黃穀老斗）

完糧	九、一〇八石
雜捐攤派	五、四三石
大春成本	一五、〇一二石
小春成本	八、七〇石
合計	三八、二四石

假如這是一個八口之家，那麼他們的最低生活費用當如下表：

食鹽	六四、四石
食糧	四八斤
菜油	每人每年縫衣
土布	每件一條
棉花	五斤
其他必需費用	四三石
合計	四三石

並且這還是就豐收年成而言，如遇災歉，其情況當更不堪設想。

這便是四川的富庶區域——成都平原的農村底現實情況。至於邊緣區、丘陵地帶以及山地的情形，其農民的苦況，已非筆墨所能形容。所以以草根樹皮或觀音土充饑和農民全家自殺的悲慘事實，今天常常充滿了報紙的新聞報章。

（上接十七頁）

其餘知道的，還有一個姓彭的同學，廿一日外出未歸，可能失蹤，最近又傳來上期自治會理事張令營在家鄉溫州被捕的消息。

前兩天杭州特刑庭又來傳訊兩位同學，一個是一子三事件一時代表會主席，一個是已經開除的費登璧報負責人劉萬甸，二人都未在校。

杭州在全國學生運動中，因為地位關係，實際上並不如平京滬之重要而發生作用，學校只有一個浙大可以動一動，但什麼「指揮東南學運的中心樞紐」云云，是否真是如此，恐怕當局自己心裏也知道，所以在歷次全國性的政治迫害中，杭州現得規模較小。但也正因此，當局要就不發動，一發動總是比旁的地方來得更可怕。大家不會健忘：還是和美國新聞處有關係的名記者楊霖是死在杭州，大學生于子三是被「玻璃自殺」在杭州，特務侵入學校毆打學生之風是開始於杭州，這次治安當局不通知學校竟大批軍警侵入自由浦人也只有杭州才如此。正如京滬人對杭州的觀感，杭州是比較平

靜，但杭州確是更陰沉可怕的。「八廿二」的拘捕以後，浙大學生自治會一直在呼籲提高警覺，號召「保衛吳天信」，「不讓于子三慘案重演」他們的情緒是十分激動的。

一直到今天，各處的傳訊名單都已公佈，只有杭州的特刑庭不把傳訊的姓名公諸報端。本來今天是清白不分，又加上被汪日章過去送交特刑庭的所謂厲熙暉的「口供」，和青年軍學生羅振南「被毆」事件留下來的政治性的尾巴，甚至因為參加放生服務補習學校和求學文院革新也可以被捕，這兩天又聽說有人在某地看見浙大二百五十六人的黑名單，於是許多人提防傳拘不知那天輪到自己頭上。在這次全國性大捕大傳訊學生中，杭州表面上最少，但在教育上造成的心理威脅却最大。校長長說，學校無權要求特刑庭公佈傳訊名單，而傳訊之權在政府，也不在特刑庭而在省府，司法不獨立，更增加保障教育安全的困難，言之只有為中國教育的前途悲！

（九月九日）

浙大學生被捕詳記

SY

(觀察杭州通信)

浙大在上學期「于子三事件」不了了之以後，整個一學期對外算是沒有什麼糾紛，甚至席捲全國的「反美扶日」愛國運動，也只在校內舉行過一些民意測驗、座談會、討論會和擴大舉行的「七七」紀念會之類，並沒有擴展到校外去。這是再上學期的「于子三事件」長時期地把同學們弄得身心疲勞之故。動極思靜，人之常情，這也足以證明學生運動是自發的，純潔的，絕對不是任何「職業學生」所能夠煽動和操縱的。

但是，由於思想不自由，學術不獨立，即使是校內的糾紛，只要一方面有政治背景，外間的政治勢力，總要連繫着橫加干涉，不分皂白地給另一方戴上一頂紅帽子，也不問是非，校方便把學生們的合理要求一概抹殺，上學期末的「文院革新運動」和三位青年軍同志要向「陸軍總部領手榴彈毀滅浙大」和私審同學引起公憤，發生衝突，他們勢孤，便勾結外力，

好幾天弄得浙大風聲鶴唳，寢食難安，完全陷於紛亂和恐怖狀態。結果，校方為息事寧人，硬開除了費聲壁報負責人劉萬甸，被私審的同學劉受到兩個大過的處分。兩次校內糾紛都是在外力壓迫下不了了之的，而「青年軍事件」，甚至所說其中一位自去法院告了一狀，告的又儘是有關「思想」和「反動言行」的罪名，至今還留下一條政治性的尾巴。

大考之前，聽說有人從某議長的公館看到杭州共四十二人的黑名單，捕法是在暑期中校外綁架，其中最大多數當然是浙大學生。於是榜上有名的人，大家不聲不響，爲了避禍，大致一完便一走了之，一個也沒有種禍。暑假算是平靜的過了一個半月。這中間，純潔熱情的留校同學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開辦包括高中初中員工子弟小學和識字班，人數超過一千動的暑期補校；一件是動員了一百多人在赤日炎

決了從不同地方在不同時間到達的幾千個致生的住食問題，和其他有關升學考試的一切服務。前者得到校方的許可和贊助，後者曾收到致生上百封從各地來的感謝信，也幫助校方減少許多麻煩，得到十分讚許。由於浙大同學「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吹吹噓噓的虛張聲勢，雖然做得相當圓滿，倒也沒有引起旁人過分的難耐。但暑期留校的小型自治會居然也表現了這麼高的組織能力和工作熱忱，於是自治會秘書厲熙輝被青年部杭州夏令會毆打的事件。

青年部夏令會設建國中學，據說是一個輔導青年研究學術的「學術機關」。負責人是一「藝術家」，「學者」的杭州國立藝專汪日章校長。不過這些受訓的青年，清一色的全是京滬杭各大專學校的黨團員和教部保送入學也當然是黨團員的青年軍學生。這樣便似乎終有點給人特異之感。因爲上

同被捕同學和浙大的「文院革新運動」，中央日報曾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黨人苟稍有自尊感，稍有天賦自衛之本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周謀一職業學生決死一鬥。」中宣部發言人也公開號召國民黨團員與「職業學生」決一死戰。人們會從這方面去想，有的便就心着下學期的學校將更多事

青年部夏令會設建國中學，據說是一個輔導青年研究學術的「學術機關」。負責人是一「藝術家」，「學者」的杭州國立藝專汪日章校長。不過這些受訓的青年，清一色的全是京滬杭各大專學校的黨團員和教部保送入學也當然是黨團員的青年軍學生。這樣便似乎終有點給人特異之感。因爲上

就要到來，但都自問沒有什麼，心安理得，新秋無錫旅行團按期出發了，留下沒去的，也都坦然自若，靜待開學。不料廿一日晚上深夜四點鐘左右，人們在睡夢中被哭喊救命之聲驚醒起來，才知道軍警入校捕人，已捕去吳大信等三個同學。據當時目擊的人說，進來的軍警和便衣帶手槍的共二百多人，斷絕交通，包圍仁禮兩齋，是一位穿雨衣戴雨帽的人帶路指引，用鋼筆寫着兩排名字的紙片上大約「十個人」的姓名，還有一包照「反對張其鈞」的「文

暑期工作剛要順利束結，同學們正準備遊樂幾天的時候，各報先後公佈了「一年來學潮全面動態」，「共匪間諜煽惑學生製造學潮之鐵證」，和行政院「澈底肅清匪諜安定後方秩序」的命令，山雨欲來風滿樓，狂風過後，暴雨終於來了，北平南京先後傳來了大捕大傳訊學生的消息。

當天下午，施方二同學回來了，本來是「無罪釋放」，却也要「罪輕保釋」。據他們說，他們被問的是參加「五二〇」罷課沒有，參加「反對張其鈞」的「文

八月二十日前後，人們明知杭州的暴風雨就要到來，但都自問沒有什麼，心安理得，新秋無錫旅行團按期出發了，留下沒去的，也都坦然自若，靜待開學。不料廿一日晚上深夜四點鐘左右，人們在睡夢中被哭喊救命之聲驚醒起來，才知道軍警入校捕人，已捕去吳大信等三個同學。據當時目擊的人說，進來的軍警和便衣帶手槍的共二百多人，斷絕交通，包圍仁禮兩齋，是一位穿雨衣戴雨帽的人帶路指引，用鋼筆寫着兩排名字的紙片上大約「十個人」的姓名，還有一包照「反對張其鈞」的「文

據此「證據」判罪，這或許就是今天「特種刑庭」之所以爲「特種刑庭」之所以爲「特種刑庭」(下接十六頁)



略談敦煌藝術的

意義與價值 宗白華

中國藝術有三個方向與境界：第一個是禮教的，倫理的方向。三代鐘鼎和玉器都產生於禮教，而它的圖案畫發展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義的漢代壁畫，（如武梁祠壁畫等），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也還是屬於這範疇。第二是唐宋以來篤愛自然界的山水花鳥，使中國繪畫樹立了他的特色，獲得了世界地位。然而正因為這「自然主義」支配了宋代的藝壇，遂使人們忘懷了那第三個方向，那從六朝到晚唐宋初的偉大宗教藝術。這七八百年的佛教藝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佛教彫像。雲岡，龍門，天龍山的石窟，尤以近來被人注意的四川大足造像和甘肅麥積山造像。中國竟有這樣偉大的彫塑藝術，其數量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造詣之高，都足以和希臘彫藝爭輝千古！而這藝術却被唐宋以來的文人畫家所視而不見，就像西洋中古教士對於羅馬郊區的古典藝術熱視無睹。

彫刻之外，在當時（六朝隋唐）更熱鬧，更動人，更炫麗的是彩色的壁畫，而當時畫家的藝術熱情表現於張圖與跋異說這動人的故事：

五代時，張圖，梁人，好丹青，尤長大像，梁龍德間，洛陽廣愛寺沙門義暄，置金幣，邀四方奇筆，畫三門兩壁，時處士跋異，號為絕筆，乃來應募，異方草定畫樣，圖忽立其後曰：「知跋君敏手，固來贊貳。」異方自負，乃笑曰：「顧陸，吾曹之友也，豈須贊貳？」圖願繪右壁，不假朽約，擲管揮寫，倏忽成折腰報事師者，從以三鬼。異乃瞪目跋踏，驚拱而言曰：「子豈非張將軍乎？」圖捉管厲聲曰：「退！」

「異雍容而謝曰：「此二壁非異所能也。」遂引退，圖亦不僞讓，乃於東壁畫水仙一座，直視四壁報事師者，意思極為高遠。然跋異固為善佛道鬼神稱絕筆者，雖被斥於張將軍，後又在福先寺大殿畫護法善神

，方初約時，忽有一人來，自言姓李，滑台人，有名善畫羅漢，鄉里呼余為李羅漢，當與汝對畫，角其巧拙，異恐如張圖者流，遂因讓四壁與之。異乃竭精竭思，意與筆會，屹成一神，侍從嚴毅，而又設色鮮麗。李氏縱觀異畫，覺精妙入神非已所及，遂手足失措。由是異有得色，遂誇託曰：「昔見敗於張將軍，今取捷於李羅漢。」

這真是中國希有的「藝術熱情時代」！因了西域傳來的宗教信仰的刺戟及新技術的啓發，中國藝人擺脫了傳統禮教之理智束縛，馳騁他們的幻想，發洩他們的熱力。線條、色彩、形像，無一不飛動奔放，虎虎有生氣。「飛」是他們的精神夢想，飛騰動蕩是那時藝術境界的特徵。

這個燦爛的佛教藝術，在中原本土，因歷代戰亂，及佛教之衰退而被摧毀消滅。富麗的壁畫及其崇高的境界真是一如幻夢如泡影，從衰退孱弱的民族心靈裏消逝了。支持畫家藝術的是殘山剩水，孤花片葉。雖具清超之美而乏磅礴的雄圖。天佑中國！在西陲敦煌洞窟裏，竟替我們保留了那千年藝術的燦爛遺影。我們的藝術史可以重新寫了！我們如夢初覺，發現先民的偉力、活力、熱力、想像力。這都是我們現代藝術所缺乏的，也是我們民族生活裏所喪失了的。

這次敦煌藝術研究所辛苦籌備的藝展，雖不能代替我們必需有一次的敦煌之遊，而臨摹的逼真，已經可以讓我們從「一粒沙中窺見一個世界，一朵花中欣賞一個天國」了！

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敦煌壁畫中的極其生動而具有神性的動物畫，我們從一些奇禽異獸的潑刺的表現裏透進了世界生命的原始境界，意味幽深雄厚。現代西洋新派畫家厭倦了自然表面的刻畫，企求再由天真原始的心靈去把握自然生命的核心層。德國畫家馬爾克 F. Marc 驚世俗的「藍馬」，可以同這裏的馬精神相通。而這裏「釋尊本生故事圖錄」的畫風，尤以「遊觀農務」一幅簡直是近代畫家登利盧遜 (H. Rousseau) 的特殊的稚稚心靈的畫境。幾幅力士像和北魏樂伎像的構圖及用筆，使我們聯想到法國新派 Rouault 的拙厚的線條及中古教堂玻璃窗上哥提式的畫像。而 Matisse 這些人的線紋也可以在這裏找到他們的偉大先驅。不過這裏的一切是出自古人的原始感覺和內心的迸發，渾樸而天真。而西洋新派畫家是在追尋着失去的天國，是有意識的回到原始意味。

敦煌藝術在中國整個藝術史上的特點與價值是在它的對象以人物為中心，在這方面與希臘相似。但希臘的人體

的境界和這裏有一個顯著的分別。希臘的人像着重在「體」，一個由皮膚輪廓所包的體積。所以表現得靜穆穩重。而敦煌人像，全是在飛騰的舞姿中（立像、坐像的軀體也是在扭曲的舞姿中）；人像的着重點不在體積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吸力的飛動旋律。所以身體上的主要衣飾不是貼體的彩縐而是飄蕩飛舉的纏繞着的帶紋（在北魏畫裏有全以帶紋代替衣飾的）。佛背的圓光，足下的蓮座，聯合着這許多帶紋組成一幅廣大繁富的旋律，象徵着宇宙節奏，以容包這軀體的膚奏於其中。這是敦煌人像所啓示給我們的中西人物畫的主要區別。只有英國的神祕主義，畫家勃萊克的「神曲」插畫中人物也表現這同樣的上下飛騰的旋律境界。近代影刻家羅丹也擺脫了希臘古典意境，將人體影像譜入於光的明暗的節奏中，而敦煌人像卻係融化的在線紋的旋律中。敦煌的藝境是音樂意味的，金以音樂舞蹈為基本情調，「四方淨土變」的天空中還飛躍着各式樂器。

藝展中有唐畫山水數幅，大可幫助中國山水畫史的探索，令人想像王維的作風。但它們本身也都具有拙厚天真的美。在藝術史上，是各個階段，各個時代「直接面對着上帝」的，各有各的境界與美，是無所謂進步的。至少我們欣賞者應該拿這個態度去欣領他們的藝術價值。而我們現代藝術家能從這裏獲得深厚的啓發，鼓舞創造的熱情，是毫無疑義的。

（上接第十面）去，那麼昔日舊歷史中人類在相互關係上以及制度文化上所犯的錯誤，當必然會明明白白的在已經有了清醒頭腦的現代人眼前呈現出來，根據這一發現，吾人之智慧能力皆必能勝任為今後人類社會找尋出一條不再具有曩昔錯誤的新的光明大道，大家也便不難在這條新的道路上，去建設合於「真、善、美」的人生。

我們要求生活得堅實美滿，要求能減除現世的痛苦，只有揚棄舊歷史的黑暗途途，重新另找適宜人類生存的光明大道，在舊歷史的軌跡中，社會是不會有出路，人類也不會有前途的。但是向一個新的方向去努力，却需要我們能首先勇敢的自覺，誠意的求善，然後才能達到目的。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皆不能視作真正的困難，而真正的困難是在吾人不敢去勇敢的自覺，不願去誠意的求善。人類的頭腦清楚，行為糊塗；有辨別是非好惡的能力，而不實際運用，倒行逆施，糊塗到底，這便是真正的困難，悲哀，和不可救藥了！

所以，肯真心尋求出路，社會便會有出路，肯誠意謀求前途，人類便有前途。一切未來的成就功罪，當視我們現代人審慎覺醒的成度及我們肯為未來所付出的犧牲代價奮鬥努力以為定斷了！

三十七年九月七日南京

觀察



第五期 卷五第

每份一角五分 日五十二月九年七十三 出版大期星

信通察觀

悼貝納斯 專論 朱若華

託治：聯合國的試金石 蕭乾

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撓中國進步的絆腳石？ 樊弘

介紹

聯合國大會怎樣工作 張振鵬

外論選譯

朝氣勃勃的華萊士進步黨 Smith

金圓券與政治的延續 觀察特約記者

(南京通信)

游剿制面與冀東戰事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通信)

浙江共軍實力及其分佈情形 觀察特約記者

(杭州通信)

北平探監記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談方言文學 郭紹虞

評李廣田的「引力」 李長之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四川路九二號內
電話：(02) 62432

華北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華南發行所：香港德輔道中

訂閱價目：
每月：港幣八角 美金二元
半年：港幣四元五角 美金十元
全年：港幣八元五角 美金二十元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百五十元
封底：每行一百五十元
普通：每行一百五十元
通：每行一百五十元
照：每行一百五十元

郵費：每份五分，每月一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定戶注意：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或更址，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魔術！

編者先生，在民國廿四年法幣政策實行前一個擁有三千萬塊銀元的大富翁，如果他是一個安份良民，遵守政府法令，將他所有的現款，總是放在家裏，既不活動圖利，亦不注意保持價值，則到了十三年後的今天，他所有的錢折合成原來本位銀元的話，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連買一個燒餅都不夠，這中間經過幾次的折合收兌，算式如下：

1. 30,000,000.00 元(銀元) = 30,000,000.00 元(法幣)……按法幣收兌銀元率
 2. 30,000,000.00 元(法幣) = 15,000,000.00 元(偽法幣)……按偽法幣收兌法幣率
 3. 15,000,000.00 元(偽法幣) = 200 = 75,000.00 元(偽法幣)……按法幣收兌偽法幣率
 4. 75,000.00 元(法幣) = 3,000,000 = 0.025 元(金圓)……按金圓收兌法幣率
 5. 0.025 元(金圓) = 2 = 0.0125 元(銀元)……按金圓收兌銀元率
- 汪可珍 九月五日 柳州

哥哥的不幸

編者先生：我的哥哥剛剛坐了八月十日的美格新將軍號船去美國讀書，不料不到兩天，幣制改革，一切結匯方法取銷

，要買一元外匯必需四元金圓券，這真是個晴天霹靂。卅五年夏天教育部舉行自費留學生考試，一部份人當然是有此經濟能力才去考試的，可是也有不少人是雖去考試而經濟情形實際上是很困難的；我的哥哥就是後面情形中的一個。考的時候外匯是三〇二〇，發榜的時候好像已經是四五

千了，去年春天外匯放到一萬二千，始終籌不滿足夠的錢，但是法幣隨著時間而貶值，今年春天結一千美金(規定六個月留學期間的費用九百圓，另一百元是抵美後到校路費)，祇要法幣一千二百萬，相當於一個月的薪金，於是才敢去申請入學證書，等美國入學證書寄來，結好匯，替太太找到工作，以便勉強維持兒女的生活，這樣才去定船票，準備出國。誰知上船祇有兩天事情就起了變化了。我哥哥申請的學校學費生活費都貴，一百五十元一月本來就不夠，現在連這一百五十元都落空了。照現在這情形看，即使他祇讀六個月，回來也就連路費都沒有了。所以假使沒有一點補救辦法的話，他到了美國，註冊，繳費，頂多讀上兩個月就歸實船票回來。國家舉行考試，希望造就人才，而且已經讓他們到了美國，是不是願意他們一無成就的馬上回國來呢，這當然也是窮學生的不自量力，但假使政府隨時把自費留學生結匯價格提得和黑市一樣高，弄得人家不上不下，尤其初到異國，一無親戚故舊，連工作也不容易找到，除掉抱恨終身的立刻回國之外，還有甚麼其他辦法呢？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這種情形，能有一個補救的辦法。 蔣阿英 九月七日 台灣高雄

對分不開的。形式不能剽竊，內容也掩飾不了。如果本質不變，外形上的變化都是徒勞的。

游剿戰術的做法

華北剿總既有決定以戰略服從政略的說法，政略的方面是什麼呢？一時也難以看得出來。做爲傳作義智靈之一的王銘德，由秘書長調爲政工處長，他過去是負責察綏幹部生活輔導的人，到政工處後人員增多了很多，據說這就是加強政治工作的表現。軍政會議前後，並且派定了一位政工處副處長專門研究「游剿控制面」的做法。這一部門的工作成了政工處的一件大工作。具體方案據說已經擬定，先在河北實施，將全省劃爲七個游剿區，每區設指揮官，負責全區軍政，而以北平附近歸剿總直轄作爲示範區。各區人事團已大致決定，紅運南北的王鳳崗已首先發表爲冀中清剿指揮官，指揮部設在涿縣。在華北軍政會議以前，新城一度被共軍攻佔，王鳳崗於收復新城後來平謁傳，先會到了他的南遊時的導演李仲平(現任河北保安司令部政工處長)，他說他去謁傳，報告收復新城及實施空室清野的經過，言下頗有自得之意。李就鄭重的告訴他說，「千萬不要說您的空室清野成功，您要說我遵照總司令游剿控制面的指示！主動撤離新城，現在又收復了，游剿控制面戰術已獲初步成功，更望總司令多給一點指示。」王謁傳的一幕又導演成功，王成了第一個發表爲清剿指揮官。將來冀東清剿指揮官屬於誰呢？現在還不得而知。

兩頭動

游剿控制面的戰術，在冀東沒有收到實效，共軍又進了冀東。冀東西線平古路不通，東線北平、安山、石門又起戰事，連南線平津路北側武清楊村間，也有共軍十五軍分區警備一二兩團的活躍，冀東戰事有日漸擴大的趨勢，因爲那裏和遼西是息息相關的。記者寫到這裏的時候，知道遼西的戰事爆發了，榆關開闢路已經不通。華北共軍發動秋季攻勢，以前曾經有人指出可能從東西兩端動手，東端是冀東，西端就是綏東區及雁北。這樣可以使得華北國軍東西不能兼顧而疲於奔命。現在冀東戰事是與遼西戰事同時開始了，大同周邊也顯得緊張，賀龍部隊調動頻繁。西端戰場是察綏部隊的老家，那裏如有問題，對察綏部隊的心理影響甚大，而且可能影響榆林及陝寧邊境的戰事，使西北戰場有新的變化。

現在是秋高馬肥的戰鬥季節，北方原野上秋色已經成熟，金黃穀穗對飢餓的人羣又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夾在東北與西北中間的華北，東西兩端都是主要戰場。游剿控制面的戰術，在冀東過去既無成果可言，在新的戰鬥中，如果能以達成華北當局的理想，也是疑問。如果將游剿戰完全打成了游擊戰，那就是說力量對比有了變化，佔領面積也有了變化的具體說明。

截至目前，游剿戰術還是停留在大部分的紙面上和計劃中，剿總發佈的新聞裏充滿了「我游剿部隊」的字樣。就是共軍來攻，也多半寫成「我游剿部隊發現共軍立即予以痛擊」。從新聞上看，國軍天天是主動的游擊，控制面的大小倒不曾發現過在剿總發佈的每週綜合戰果裏。大概所謂游擊，還在宣傳，嘗試，計劃之中。

(上接第十四面)隊政治訓練如何？軍民之間的關係怎樣？部隊的行軍力有多大？保護都市工廠及交通線的負重大小？正規軍與地方團隊配合得怎樣？這些也都是值得研究的。

內容與形式是一件事物的兩面，是相

但結果他們希求打擊的共軍的「戰意」與「戰力」並沒有做到，您游剿他游擊，兩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朱若華
- 蕭乾：大公報社論委員
-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 張振鷲
- 郭紹虞：同濟大學教授
- 李長之：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悼貝納斯

朱若華

捷克前總統貝納斯於九月三日在捷克西部斯摩瓦斯地 (Sezimova Ústí) 病逝。消息傳來，舉世愛好民主和平的人士都感到無限的惋惜與哀悼。這不僅是捷克人民的損失，亦是世界和平前途的損失。歷史家常謂一個人的成敗不能盡棺論定，但是貝納斯一生的事業在捷克的解放史上及捷克人民爭取和平的過程中將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歷盡艱險，領導捷克人民兩次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國家，他為了世界民主和平的理想會不斷努力奮鬥，以促進蘇聯與西方各國相互諒解，真誠合作。他一貫的政策是本著理性、容忍、協商的方式以解決國際及國內的政治問題，他的理想在使捷克成為真正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溝通東西的橋樑；但是當他的理想未能如願以償時，他為顧全捷克人民的利益，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毅然放棄了他的主張，使捷克人民終於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捷克現在是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正向着建設的途中邁進，但是貝納斯對捷克的偉大貢獻是無可諱言的。

貝納斯早年即受着西方自由主義的薰陶，酷愛民主與和平。他是波希米亞一個農人的兒子，出生貧窮。但是年輕的貝納斯勤苦向學，先後在布拉格、巴黎、倫敦等地完成他的學業。回國後他使致力於革命工作，領導捷克秘密革命組織瑪非亞 (Mafia)，反抗異族的壓迫。第一次大戰後捷克在老瑪薩里克和貝納斯的領導下，終於脫離了奧匈帝國的羈絆而獲得自由與獨立。

第一次大戰後的捷克處於歐洲列強之間，它的安危當繫於各國之間能否和平合作。因此貝納斯的政策自始即以增進國際合作為目標，主張集體安全，以防止侵略者的興起。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以後，歐洲局勢急轉直下，捷克在德國侵略政策下感到嚴重的威脅。當時貝納斯已經看出希特勒無止境的侵略野心，因此他除努力爭取英法及蘇聯對捷克的援助外，並儘量促進英法與蘇聯間的合作，欲藉集體的力量以防止德國的侵略。但是西方的列強不但沒有接受貝納斯的建議，反而在慕尼黑會議中單獨對德妥協，出賣了捷克的利益，結果造成了德國獨霸歐洲的局面，貝納斯的理想遂致全部粉碎。在內外壓迫之下，他帶着破碎的心靈於一九三八年底逃奔倫敦，欲在海外從事復興工作，待機而起。第二次大戰爆發後，貝納斯在倫敦重新組織了捷克臨時政府，獲得聯合各國的承認，勝利後捷克在他的領導下終於二度復興。

兩次大戰給予捷克的教訓，使貝納斯更堅信他過去的理想和政策的正確。他在戰時及戰後始終強調着蘇聯與西方各國合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不顧一切阻礙，毅然由倫敦赴莫斯科與史達林會晤，簽訂了蘇捷條約，取得了蘇聯的諒解和贊助。光復後的捷克在貝納斯的領導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捷克四大政黨共同組成。戰後的捷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容納了東西的政治思想；在外交上，捷克與東歐及西歐的國家都維持着友好密切的關係，成為溝通東西的橋樑，這是貝納斯的理想。貝納斯在他的「戰時回憶錄」(War Memoire) 一書中曾謂：「今後國際政策的成功，當在西方國家能調整其對蘇聯的社會政策；同時蘇聯亦必需嚴重的顧慮到西方政治自由的原則，而調整其政治及革命的策路；至少兩方面必需能做到互相容忍的地步。」

但是貝納斯的願望和理想隨着英美與蘇聯對立的尖銳化而成為泡影。三年來歐洲局勢的發展，使捷克無法繼續維持它不偏不倚的地位。去年六月馬歇爾計劃提出後，捷克雖然最初表示願意接受，但其後因蘇聯的反對而未能如願參加。今年二月政變的結果，更使捷克失去它過去東西橋樑的作用，而選擇了今後所走的方向。這次捷克的政變有人稱之為「不流血的革命」，但主要的還得歸功於貝納斯的容忍與愛護捷克人民的熱忱。捷克共產黨雖然以合法的方式取得了政權，但是因為它掌握了警察機關，逮捕反對黨份子，這顯然的與貝納斯的初衷相違背。但是這一個素以容忍見稱的政治家，始終以捷克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勇敢的接受了這次政變，使捷克人民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最後他在六月初辭去了總統的職務，因為長時間的積勞和精神的痛苦，他在辭職後不久就悄然與世長辭了。

貝納斯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努力世界和平與合作的精神，他兩次奮力追求和平合作的理想，結果兩次都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貝納斯是一個能容忍、能犧牲而具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他酷愛民主與自由，他在「戰時回憶錄」一書中會謂：「人類具有數千年悠長的歷史，但從未發現比民主政治更優良的政治制度，任何脫離民主政治的社會，遲早仍將以不同的速度，回到民主政治的目標。」但是貝納斯更愛護他的國家，愛護他的人民，他爲了捷克人民的利益

託治：聯合國的試金石

蕭乾

國不在大，有主權則行。擁有五十多會員國，包括全球人口的聯合國大是眞大，就苦了沒有一點點主權。由這點看，聯合國大可以省塊石頭，利用其前身國聯的基礎。在所有成功湖的大小衙門裏，安全、社經、文教、裁軍、原子管制，都需要干涉到各會員國本身的主權，單獨「託治委員會」干涉的是殖民地的主權。講起來，總算間接而又間接了。英國人民眞會在乎一二聯合國督察員在中美洲或南太平洋的英屬島嶼棕櫚樹下走走嗎？如果間接的主權動不得，這聯合國除了維持一批國際公務員，一個鬥嘴的擂台以外，對於「天下一家」或「世界政府」那些崇高理想的貢獻，是等於零。

三年來，事實已充分證明這間接的主權也動不得半根汗毛。

由亞洲人說，我們並不眞地希望聯合國可以給我們「安全」，給我們公義，所以原子管制及新聞自由那些大名堂距我們的需要都還老遠老遠。但三年前我們的確會對託治抱了些希望。中國不但四週爲殖民地所包圍，百年來自身也迄未能擺脫那厄運。我們並不敢奢望殖民地立即超脫到獨立境界，但我們的確會希望在聯合國的保鏢下，先扯碎普世殖民地人民的永久賣身契，即名義上，殖民改爲託管，也即是由永世奴役改爲有限的奴役。

然而這是個大大的幻想，其錯覺是我們忘了聯合國的真正台柱除了羸弱的中國及孤零的蘇聯外，本身就都是殖民國家（英法），或正成爲殖民國家（美）。聯合國的方向，當然不出其台柱的左右。在舊金山開會時候，英美法對其眞意便沒有過分隱瞞。英國做了些象徵的讓步，法國則聲明託治制不適用於越南，而美國則堅持單獨佔有戰略島嶼。那時中國的國際行市還滿高，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國代表本人道正義要求託治的最終目的應爲獨立。那時，英美法在一邊，中蘇在一邊。那相持的形勢可惜並未延長。很快，世界便回到十足的強權政治去了。然而僅僅一剎那的相持，英國便自動劃出非洲坦迦尼加、吐谷蘭、卡東隆三處作爲託管區；行政權也即是「實權」雖依然爲英國所有，但究竟聯合國每年可以聽取土人自治進步的政治報告及派人調查；比利時也趕步後塵，「交」出一塊中非來。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然而次年春天，美國便宣布單獨「託管」日本代管島嶼了。妙的是它託管的條件：「美國握有全部行政、立

，竟犧牲了他的理想，西方的報紙批評他是一個「妥協者」，他內心的衝突與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站在捷克人民的立場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就是他在病重的時候，他還拒絕醫生的勸告，遷居國外休養，惟恐遺人口舌。他這種顧全大局，忠誠爲國的精神是最值得欽佩的。

貝納斯的死是這時代的大悲劇，他的功績惟有讓歷史來證明。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貝納斯安葬之日）寄自英國。

法、司法權，他人不得修改或更正，所有土地當視爲美國完整之一部。」（第十五條）。「完整」自然不包括選舉權或生活水準，全文更未提到扶持自治的話。美國的聲明可說把聯合國憲章託治部分撕個粉碎，尤其是該章第八三條「所有託治協定，如有修改或更正，須經安全理事會之同意」。

這一來，聯合國被鋸下的曷止一條腿。間接的主權都碰不得，還想碰直接的？新來的主人都不干涉不得，還想干涉殖民地舊有的主人？於是，英法荷比得了救，而聯合國那時候實際便已入了土。

聯合國憲章關於託治部分訂的其實是滿含糊的。第八七條說「聯合國大會」有權及應託治當局提供之報告」，並可「於取得託治區地方當局同意後前往訪問」。用「訪問」(Visit)而不敢用「調查」，已充分表示出這世界政府的胆怯了，而報告及應後如果大會認爲不滿，應如何處理呢？憲章裏並無隻字規定。澳洲代表倍理教授在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便承認其託治的新幾內島，託管了廿六年，土人依然逗留在石器時代！當場有位代表便幽默地質問：人類的石器時代經過了兩千年之久，難道新幾內島人民也需兩千年才能進入銅器時代嗎？三年來，法荷各在東南亞進行其殖民戰爭。如今，英國也出動三軍，在馬來亞施展起威風來。弗多倫少的澳洲說明了歡迎白人，多多益善，黃種人恕不招待。南非今春換了朝代後，一面釋放納粹奸細，一面把種族歧視政策變本加厲地擴大起來。然而聯合國連個屁也沒敢放！

本月先後開了兩個有關託治的委員會，而且都是不歡而散。上旬在日內瓦十六國代表開了個被統治區域委員會。當蘇聯代表斥責全球七十二處殖民地政治上毫無進步，並特別指出法國在安南的野蠻作風時，恰好剛來自安南的法國代表憤然離場，並以退出委員會來恫嚇，英比代表也同類共鳴地走開會場。在印度的領導下，中、蘇、埃重新提出聯合國對殖民地的監督權。今日英國不比一九四五年的英國了。它理直氣壯地聲明：「殖民地的主權與母國同。聯合國既不能干涉各國內政，殖民地當然也不受干涉。英國堅決反對國際勢力干預其屬地」。至於南非對於前德屬的西南非如何處理，更無人敢過問了。另外一個集會便是本月中旬在巴黎開的義北非殖民地處理委員會。與會的是英、法、

美、蘇的外次。這份義大利和約遺產實在比的港更為棘手。軍事上，北非在本屆戰爭中已證明其顯著價值，誰拿去誰便是地中海的半壁主人。政治上，大家都要討好左右搖擺中的義大利，而對於首先遭黑衣相侵略的阿比西尼亞又不得不略為敷衍。法國則深怕代表民族獨立意識的阿拉伯聯盟的勢力西移，威脅到吐尼斯。反正英美法在北非都各有其地。在西歐聯盟的軍部算盤上，北非無疑地佔很重要的位置。由西方三強看來，那片殖民地最理想莫如由英美法分一分，然後給阿比西尼亞一個海口。蘇聯前年以來的立場是主張將所有義屬地都歸還原主。美國前年的立場是由國際託管。這次會中，西歐聯盟支持人的美國突然改變主張了，它贊成利比亞的西林尼加 (Cirenaica) 交給英國，這改變並未使與會者發生驚訝。蘇聯也變更了主張，拾起美國放棄了的主張，提議整個交給國際託管。這不提便罷，一提及便在座的都相顧失色，認為是滑天下之大稽。於是，在無共同紀錄，無共同公報的澈底不歡情形下閉幕了。這問題自然得搬到本週在巴黎開幕的第三屆聯合國大會上去了。

我感到驚訝的是英美法的驚訝。要個聯合國，多少也得給它點活兒幹，不能儘拿它點錢昇平！安南它管不得，剛果它動不得，新幾內它摸不得，太平洋島嶼它眼睛也不許眇一眇，如今，北非好容易騰出這片無主的殖民地，難道「國際託管」就是如此大逆不道嗎？老實說，蘇聯外交辦得儘管硬，對託治却還嫌太現實了些！為什麼當初不就堅持國際託管？而且，為什麼對美國在那樣遠反聯合國憲章條件下兼併的太平洋島嶼，竟為了美國在太平洋的戰功而接受？為什麼為了幾張選票，而居然贊成侵略罪昭昭的義大利重回非土？那無異於支持日本戰後據有朝鮮及東北！國際正義縱不論，當地人的感覺也不能不顧及呵！大家既然都擁護和平，包括基地的殖民地，多一塊由國際公管，和平便多一分保障。

聯合國是個混飯吃的衙門，還是世界政府最起碼的胚胎，託治是塊最基本的試金石。它試得出聯合國有幾成生機，也試得出誰是「天下一家」那崇高理想的敵友。

九月廿一日，上海。

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撓中國進步的絆腳石？

樊弘

我不否認在傳統經濟學中含有許多的合理的成份，但我敢斷言說，在它裏面，確也含有若干的不合理的成份。這些不合理的成份可使一個受傳統經濟學影響最大的人，或對傳統經濟學造詣最深的人，對於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合理，並反對其他的人的合理的看法。這對傳統經濟學者的影響是很壞的。一來呢，使傳統經濟學者們，對於經濟問題所發表的建設的意見越來越不見重要。再來呢，使他們對於若干人所發表的若干的合理的言論不理解。如這一類的不良的結果都是任何一個對於傳統經濟學造詣最深的人的初衷所不及料的。可是在事實上確有這種不良的結果出現。但這種不良的結果的出現，究竟是誰的責任呢？一半固然是學習經濟學的人的責任，但其他一半則不能不歸罪於傳統經濟學自身的不合理的假說了。試問這些不合理的假說是什麼呢？

我敢斷言的說，傳統經濟學中第一個不合理的假設，就是劈首擅定經濟學上的生產要素有四個：土地、資本、勞動、與管理，因而在分配的時候所得的形態亦有四種：地租、利息、工資、和利潤。這個生產要素的四分法的不合理關係，在於它的功用只能表示經濟學上的物與物的關係，而忽略了內中的人與人的關係。可是在經濟生活裏，人與人的關係乃是最重要的關係。從物的關係着眼，一個商品的生產實離不開資本、土地、管理與勞動。可是，從人的關係上說

，商品的生產却沒有如此簡單。商品，在表面上，好像完全是由上述這四個生產要素合作而成的。實則，商品的價值，無論從它的使用價值或效用出發，或從它的交換價值或價格出發，都是勞動所生產的。從使用價值來說，除開極少數的野生的菓實而外，幾乎全部商品的效用都是勞動所生產的。生產是什麼？即傳統的經濟學者亦不否認，生產是創造效用的活動。但誰創造效用呢？除非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當然只有勞動了。這裏所指的勞動係指廣義的勞動而言，純經濟的管理的勞動當然也包含在內。連三歲孩子也知道，商品的使用價值都是從有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紡工紡出棉紗，織工織成棉布，縫工縫成棉衣。這還不是很明顯的事情麼？固然從個別的縫衣公司看來，在縫工剪縫棉布之時，它需要資本作幫助，即需要棉布作原料，並要縫衣的機器，和縫衣的工廠，和其他的一切輔助生產之物。這些東西的存在，很使我們眩惑，即棉衣好像不是單由縫工裁製出來的。因為除了縫工之外，尚有資本。足見傳統經濟學的四分法似乎亦甚合理。可是，我們莫忘了，在縫紉的資本這個總名之下，一切的棉布、機器和工廠等都是織工、機工、土工和木工建造的結果。也就是說，凡屬資本的使用價值都是有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了。更從商品的交換價值出發，幾乎所有的商品，經過交換過程，都可以把他們表現而為糧

準商品的倍數或分數。無論這個標準的商品是什麼，是銅也好，鐵也好，牛也好，或小麥也好，都不能變更我們這個命題的真實性，即在紙幣本位之下，這個命題亦能存在。依照同樣的理由所有的勞動，在交易的市場上，也都可以把他表為標準勞動的倍數或分數。我們莫要忘了，在交換價值方面商品的交換價值有多少，那末，創造商品的勞動亦有多少。除了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外，我們勢難否認，即運商品的交換價值亦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了。正如馬克思所說，即凡有用的勞動創造商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又抽象的勞動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即商品的一切的價值無一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傳統經濟學上的四分法，從一個工廠來說，好像是對的，但從全體社會來說確是錯的。

商品既然純粹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那麼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硬說它是由資本、土地、管理和勞動四者創造出來的，這當然是不合理的。誠然，土地不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但土地的生產商品的能力確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呀！

傳統學派的生產的理論既然不合理，當然它的分配理論亦是不合理的了。傳統學派說，利潤是社會拿來作為報酬企業家的管理的功勞的，利息是社會拿來報酬資本的生產的功勞的，地租是社會拿來報酬土地的生產的功勞的，而工資則是以報酬勞動的生產的功勞的。現在我們既然在根本上示明所有的功勞無一不是勞動的功勞，可見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在分配論上的根本假設全是錯的。

不但社會一切的所得都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且又也都是現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過去的勞動對於所得的創造完全沒有它的份。這個道理極易明白。為討論便利起見，現在我們假定在一定的社會裏面，商品的種類在某一商品生產年度開始之前是不變的。商品每件的交換價值或價格亦是不變的。只有一點可變，即在每一種類的商品之中只有它的件數，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是可變的。在商品時期開始之前，人類尚未從事生產的工作，不但商品的種類不變，連商品的件數和商品每件的交換價值亦是不變的。可是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隨着人類的生產的精力的消耗，在生產時期之末，每種商品的件數都有增加。除非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此增加的商品的件數與其價值實不能說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了。例如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前，商品共有N種，每種商品共有n件，總共商品的件數為Nn，再假定每件商品的交換價值，以貨幣來計算，價值一元，共為Nn元。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工人把已有的商品Nn毀了。這種毀滅的過程一名生產的消費。工人在把這些商品Nn毀了之後，再重新創造出Nn'的商品來。在生產時期之末，在這Nn'的新商品之中，固然有Nn'件是過去的勞動所生產的，它可稱做資本。但其他的Nn'-Nn'件却很難說不是勞動所生產的了。此Nn'件的交換價值之總和便是社會的淨生產物的價值。它係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的源泉。所以，我們又可以說，不但工資，連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都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了。

所得必是由現在的勞動所創造的。所得而未消費的部份，或不能消費的部份，如用以輔助生產，它又變成資本。里嘉圖 (David Ricardo) 說，資本是過去勞動的化身，而所得則係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所以利息、利潤、地租與工資，無一不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然而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却說利息是資本所生產的，利潤是管理的勞動所生產的，地租是土地所生產的，但只有工資一項才是勞動所生產的。這還不是不合理麼？

淨生產物的價值雖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但從法律的關係上說，社會上的一切的淨生產物的價值無一不是屬於有產者階級所有。這即是說，世上一切的淨生產物的所有權都是屬於有產者的。淨生產物的所有權既是屬於有產者的，那末，在這些淨生產物之中，隨着有產者自己，依照供給和需要的原理把出一部份出來，作為勞動者的工資外，其他的部份，勞動者便沒有支配的權利了。這其他的部份，便是有產者用以報酬他們的所有權的地租、利息和利潤了。由此可見，在經濟生活裏，利息、利潤與地租，雖為有產者所有，但却不為有產者所生產。有產者不事生產而能以法律上的所有的權利，強佔勞動者的生產的成業，這便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者所稱做的剝削了。

現在的經濟的制度完全建築在這種剝削的關係上。剝削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然而傳統的經濟學者們却說現在的經濟制度是建築在物與物關係之上，這便是大錯而特錯了。

莫怪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一見着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主張無償的重新分配的法，心裏便十分的不喜歡。為什麼不喜歡呢？因為傳統的經濟學者告訴他們，地主的所得，地租，是他所有的土地生產力生產出來的。因此，不應沒收。他們忘記了，土地生產力是過去的勞動生產出來的，不是地主所生產的。而在土地上所生產的生產物則完全是現在的農工所生產的。地主不事耕種的工作，單憑他的土地所有權，而不是依靠他的勞力，竊取農工的勞動的成果，遠在農工尚未覺醒的時候，當然是可行的。可是現在的農工逐漸在覺醒了，他們還不起來要求無償的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麼？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因受傳統的經濟學上的不合理的觀念所蒙蔽，至於莫法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學者們，對於今日中國土地問題的合理的解決，反而說它不合理。這種不良的效果，雖應歸罪於傳統的經濟學，但經濟學者們自己似亦應當不吝批判自我的不是，纔是。

傳統學派經濟學的第二點不合理的所在，我敢斷言說，就由於它不承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經濟法則，但這並不妨害在各時代有一共同的經濟法則。可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經濟法則乃是最要緊的。社會的經濟好比一個社會的語言一樣。儘管各個時代的語言都有他們相同的地方，但在某一特殊的時代必有某一種特殊的語文的法則。現代的語文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須受現代語文的特殊法則支配，而不要古代的法則支配。依照同樣的理由，現代人的經濟生活，無論在那一角落，都必須受現代的經濟法則支配，而不受古代社會的法則支配，這也是沒有問題的。又現代人的現代文乃是由於在文學革命之時推翻了古

代的語文，方纔產生出來的。同理，現代人的經濟生活，亦係由於在經濟革命之時，推翻了古代人的經濟生活而來。用具體的例子來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是由封建經濟的革命而來，而社會主義的經濟乃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而來。革命也許是流血的，也許是不流血的。流血或不流血是偶然的，但革命則是必然的。再從空間一方面說，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經濟狀態，猶如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語言，其理亦復相同。假令今日有一位語言學家他在研究語言之時，既不着重研究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語文法則，亦不着重研究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語文法則，假令他覺得地方的與時代的語文法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貫通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語文法則，我們並不否認他有去作如此研究的自由，但是我敢相信，他所研究出來的語言法則，必是對於各個時代和各個地方都不適合。不幸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竟至在研究經濟原理之時恰恰犯了這個毛病，這實是我們自己應當不吝批評的第二件大事。

把中國的經濟來作例，更可以說明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中國並非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一個被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一稱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可是在傳統經濟學裏找不出什麼叫做帝國主義的壓迫。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只是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須要以同一的勞動得到更多的享受，那麼，他便應當實行自由的國際貿易。因此中國便須與帝國主義者實行自由貿易，至於中國與帝國主義者實行自由貿易的結果，中國的工業便將摧毀，或中國便將永久的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則不暇加以注意。為什麼呢？因為在傳統的經濟學上，根本便沒有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這一章。這即是說，中國的人民，如果需增加物質的享受，那麼，中國便應當努力推銷美貨或英貨。可是中國的經濟如要復興，試問中國能够盡量吸收美貨或英貨麼？中國既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那麼，中國所最要妨礙的，就是帝國主義者再向中國為窮凶極惡的資本的侵略。可是在傳統經濟學裏根本也沒有講過資本具有什麼侵略性。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上，傳統經濟學的大師，無一不說，資本是輔助生產的。資本既是輔助生產的，那麼，中國今日正是一個資本最缺乏的國家，而美國確是世界上資本最豐富的國家。由此說來，中國頂好是歡迎美國來投資。只要他來投資了，中

國便一切都可好。最好是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州，中國人在美國人面前不妨自居於黑奴的地位。可是美國的資本侵入中國之後，假令我們無法控制美國的資本，那麼，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便只能以之適應美國資本家階級的需要，而不能以適應中國人民的需要。亦就是說，中國的經濟便將永無採行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的機會。這是中國人所願意的麼？可是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却無法判斷美國資本侵略中國的不利。因而大倡其資本主義、勞動中國的口號。

中國不但不是美式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而且根本不是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如欲進入資本主義的經濟尚須經過一段的革命，即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可是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上，並沒有說，這個革命是必要的。因而在中國的經濟學家之中，凡受傳統學派影響最深或造詣最高的經濟學者，也就反對革命。又中國如欲變為美國那樣強大資本主義的國家當然還須若干的年代，也許到了那個時代中國須要減少人口一半，始能適應美式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中國還未達到那個階段，豈不是尚無減少人口的必要麼？又中國將來是否效法美國的資本主義，還說不定，為什麼我們今天便要把美國的經濟來作榜樣呢？又中國因為尚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亦無工黨，因此當亦不能行使工黨的社會政策。中國不但沒有工黨，且沒有代表任何資本階級的政黨。可是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却說，中國雖然沒有工黨，但亦能行使工黨的政策，試問工業的政策能在保守黨手中實行嗎？假如不能在保守黨中實行，還能在封建的官僚手中實行麼？英國工黨所採行的經濟的改革，既不能在封建的官僚手中執行，然而經濟學家們偏說他們能够，一則以阻撓革命，再則以阻撓革命，三則以阻撓革命。這還不是在無形無影之中，竟做了中國經濟進步的絆腳石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的過惡都是容易改善的。中國傳統的經濟學者們，倘欲澈底的解放在他們的研究心靈上所桎梏的枷鎖鑰鐐，亦不是很困難的。但有一件，即必須從中國這個國度裏的特殊地位出發，而不能從傳統的學派的拜物教的和反歷史的傳統經濟學的不合理的根本假定出發。這些根本的假設，酷似清末由英國的外商自印度殖民地，輸入了來專以毒化中國的鴉片烟，中國人雖然窮與愚，但千萬不可以把他們來當醫藥，這可不是好玩的。

量，却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所不及。

聯合國大會，每年舉行常會一次，常會之外，特別大會可隨時舉行；在大會的會議期間，它總是世人注目的中心，足可證明其地位的重要，然而大會閉幕後，聯合國的活動便很少為人關切了，最近由於東西集團關係的忽繁忽弛，將聯合國對照得更是黯然失色，彷彿它已迫近垂危

聯合國大會怎樣工作

張振鷗

聯合國大會是整個聯合國組織的最高權威機關，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它可以討論憲章範圍內的任何問題或事項，聯合國組織中的其他機關，都有向它提出報告的義務，它的組成分子是所有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着世界上各種民族和國家，可以反映各種主義與信仰；固然在積極的執行工作上，它不及安全理事會的有效，但它的道義力

量，却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所不及。

聯合國大會，每年舉行常會一次，常會之外，特別大會可隨時舉行；在大會的會議期間，它總是世人注目的中心，足可證明其地位的重要，然而大會閉幕後，聯合國的活動便很少為人關切了，最近由於東西集團關係的忽繁忽弛，將聯合國對照得更是黯然失色，彷彿它已迫近垂危

的邊緣，沒有重視的價值了，這種看法，在我國尤其流行。

聯合國是否失敗，是一個將來的事實問題，我們不願揣測，但有一點是必然的：即令聯合國重入國際的覆轍，第三個大規模的國際組織必繼之而起，國際合作已成爲時代的需要，任何人爲障礙都不足阻止事實的必然發展，本

民三七、八、十五、於北京大學。

此而言，任何國際組織都值得關懷和重視，何況聯合國在目前猶未至讓人完全絕望的境地。

懷着這種堅定的信念，我願意來介紹聯合國最高權威機關的工作情形，所根據的材料是聯合國憲章，大會臨時議事規則 (Provisional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和過去的實際情形；在本文中，雖然有時提到特別大會 (Special Session)，但所着重的是每年的常會 (Regular Annual Session)，又本文所述偏重大會工作的技術問題，故不及於其職權的分析，這是應附帶說明的。

會前籌備

大會的性質，如上所述，有常會和特別大會兩種，常會開始於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二 (按：大會議事規則第一屆大會中通過的，故一屆大會，不曾遵循)，所以去年第二屆大會於九月十六揭幕，第三屆大會於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這日子是固定的；特別大會則有異於此，它的召開有三種情形：第一，大會可決定召開特別大會的日期；第二，安全理事會可以請求秘書長召集之；第三，聯合國過半數的會員國可請秘書長召集之；在後兩種情形下，秘書長於接到請求的十五日內，特別大會必須開始。

大會開會的地點原則是聯合國總部所在地，惟經前屆大會的決議或過半數會員國的請求，可移至任何地點，目前各國代表紛集巴黎，出席三屆大會，此次會議之在歐洲舉行，便是去年二屆大會中決定的。

常會開始的六十天以前，秘書長應將日期通知各會員國；會議開始之後，秘書長例有一篇常年報告，這報告涉及聯合國各部門的工作，所以大會開始的四十五天以前，秘書長應將其內容通知各會員國，以供研討；特別大會開會的日期，秘書長也該先行照會各國，照會的期限有兩種：特別大會的召開如是由安理會之請，那末秘書長的照會應在會前十四日前送出，如是由半數以上會員國之請，則照會的發出應在會前十日以前；無論是常會或特別大會，其召開日期都應預先通知聯合國其他機構，委員會以及各專門機關。

各會員國於接到秘書長的通知後，便開始遴選其代表，各國對此多甚為慎重，因為聯合國大會中，不只可解決國際問題，在大會期內，各國之間，也可得一良機，商討其彼此間的個別問題，因之各國多選派其重要的外交人員，代表團長往往由外長充任，惟也有以外次 (如二屆大會中蘇聯的維辛斯基) 或其他人員 (如二屆大會中英國的國

務部長麥克尼爾) 充任的，代表之中，多包括各國駐在會議地點的外交使節，如二屆大會中我國代表有駐美大使顧維鈞，本屆大會則有駐法大使錢泰，又多包括各國駐聯合國機構 (尤其是安理會) 的代表，如我國代表包括蔣廷黻；每個國家，代表不得超過五人，副代表五人，顧問專家則不加限制；經代表團長的指定，副代表得代理代表，顧問專家可代表其國家出席各委員會；大會開始一星期以前，各國代表的證書及代表團名單，最好先送交秘書長。在聯合國秘書處中，有一部門名會議及總務部 (The Conference and General Services Department)，部務由副秘書長一人主持，目前的主持人是荷蘭的裴爾特 (Adrien Pelt)，當開會的時間和地點決定後，他便督促僚屬，開始籌備會議的一切，舉凡大會期中的翻譯、紀錄、交通、信札等，都預先加以適當的佈置，俾便會議進行的順利。

當各國忙於遴選代表，會議及總務部忙於籌備之時，秘書長已在絞腦汁預擬大會的臨時議事日程了；議事日程的內容亦隨常會和特別大會而異，特別大會的議程中所包括的多為召開該會的特殊事件，有時經大會三分之二的通過，亦可加入額外項目；常會則不然，聯合國大會的職權既及於「憲章範圍內的任何問題或事項」，其議事日程自可包羅萬象，在秘書長所擬的臨時議事日程中，包括有：第一，秘書長關於聯合國組織的工作報告；第二，各理事會、大會各附設機構及各專門機關的報告；第三，前屆大會時所決議列入的事項；第四，聯合國其他機構建議列入的事項；第五，各會員國建議列入之事項；第六，有關下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及前一財政年度的決算報告；第七，秘書長認為應交大會處理的其他事項；議事日程是大會進行工作時之本，因之其內容應先行通知各會員國，預為準備，通知的日期，又因常會和特別大會而異，常會範圍廣泛，故須於會議揭幕的六十日前通知各國；特別大會內容比較固定，如該會係經安理會要求而召開者，則通知日期應在大會開始的十四日前，如係經半數以上會員國要求召開者，則通知日期在開會的十日以前；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期限和前述秘書長將會期通知各國的日子相合，因為這兩件事的本意，都不外在預先給予各國以政慮各項問題的充分時間而已。

秘書長將臨時議事日程擬妥之後，各會員國仍可要求將額外項目列入議程，這種要求，如為常會，須在開會的二十五天以前為之，如為特別大會，須在會議開幕四日前為之，這種要求列入議程的額外項目，列為補充名單 (Supplementary list) 中，特別大會的補充名單，應儘速通知各國，常會的補充名單，應於會議開始的十五日以前通知各國，以便加以研究。秘書長所擬定的臨時議事日程和各國所提出的補充名單，都不是最後的，它們必須經過大會的接受通過，才算大會的正式議事日程，大會於通過接受之前，必須先由統籌委員會 (General Committee) 或譯為綜合或指導或一般委員會，譯名極不統一) 加以研究而後向大會提出報告與建議；這裏應附帶提及的，臨時議事日程和補充名單都是在大會召開以前提出的，在大會開始以後，各國仍可要求將額外項目 (additional items) 列入議事日程，惟也須先經統籌委員會的審查與建議，這一點，下面還要提到；此處還要注意的，是除非於大會開始的九十日以前通知各國外，任何修改當前還在生效的經費分配的建議案，都不得列入議程。

大會揭幕

各方面的籌備都妥善以後，大會便按照其既定時間和地點，在世人的注視下，隆重開幕 (有意外情形時亦可以延期，如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宣布這儀式的開始的，是大會的前任主席；每屆大會開會之初，第一件大事便是自選其主席，主席的任期至該屆大會結束為止，惟在次屆大會開始時，前屆主席所屬國代表團的團長仍主持此項儀式，以選舉新主席，如以過去情形為例：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常會的主席是比國代表史巴克 (Paul-Henri Spaak)，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次特別大會時，比國代表團長是蘭金荷夫 (E. Van Lamschoven)，因為該國為前次大會主席，會議開始即由蘭氏領導，會中巴西代表阿爾哈 (Oswaldo Aranha) 當選為新主席，特別大會中的主席一職，便由阿氏接任；同年九月，二屆常會揭幕，阿氏復以前次大會主席之職宣布會議開始，常會之中，阿氏重被選為主席；今年四月十六日，二次特別大會開會，巴西代表團長改為葛尼茲，他遂以前任主席所屬國代表團長的身分主持會議的開幕，隨後阿根廷代表安爾斯當選新主席，本月二十一日，三屆常會開於巴黎，大會開始的主持者，即為阿國代表團長，如果大會選擇以前阿爾哈連任主席的慣例，阿根廷仍有被重選為主席的可能。大會又自選副主席七人，其任期與主席同，主席於因事缺席時，可指請副主席一人代行其職，但如主席不能行使職權時，便應另選新主席，以補其缺；主席的職權，在

宣布會議的開始與結束，主持大會的進行，授予發言權，宣布表決及其結果，以及維持會中秩序等。

主席是大會的首腦，地位甚為崇高，所以選舉時每有激烈的競爭；副主席雖有機會代理主席主持會議，但其重要性却不在此，而在於他們是有力的統籌委員會的當然分子，因此，在慣例上，副主席總是包括五強在內，其餘兩席，常是中小國家爭逐的對象；至於主席，則多由中等國家中選出。

會議進行

和其他國際會議一樣，聯合國大會的工作，實際並不在大會的全體會議，大會的本身只不過是一個完成法定手續的組織，聯大的真正工作者，乃是各種的委員會，聯合國大會的委員會，共有四類：

一、程序委員會 (Procedural Committees)：包括證書審查委員會 (Credentials Committee) 和統籌委員會二種。

二、主要委員會 (Main Committees)：包括政治及安全委員會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經濟及財政委員會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社會人道及文化委員會 (Social, Humanitarian, and Cultural Committee)、託管委員會 (Trusteeship Committee)、行政及預算委員會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Committee)、和法律委員會 (Legal Committee) 六種。

三、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Questions) 和會費分配委員會 (Committee on Contributions) 二種。

四、特別委員會 (Ad hoc Committees)：大會於必要時隨時增設。

此處不能詳究各委員會的內容，我們應瞭解的：第一，除第三類中的兩委員會其委員任期為三年外，其餘任期都限於該屆大會；第二，第二類的六個委員會之組成分子都是全體會員國，第四類的委員會其分子常包括所有會員國，其餘兩類委員會之組成者，則由大會委派或選出；第三，統籌委員會在組織和程序問題上，是大會的總指揮，其組成分子有十四人，即大會主席，七個副主席，和六個主要委員會的主席；大會揭幕後，除推選主席副主席外，另一件立即要作的事，即為指定六個主要委員會的人員，立即組成統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一經組成，便該馬上開

始工作，以研究業以備妥的臨時議事日程和補充名單，建議大會採納；在大會進行期間，各會員國又可要求將額外項目列入議程，事實上，許多重要問題，如二屆大會時美國所提設立一小型大會一和蘇聯譴責「戰爭販子」的提議，都是用這種方式於大會開始後列入議程的，惟這種額外項目的要求，也須先經統籌委員會的考慮與建議，然後大會方可採納（為節省時間計，統籌委員會常規定一個提出額外項目的最後期限，如二屆大會中定十月二十九為最後期限，即為一例；又這種額外項目，除非於列入議程的四天以後並經過有關委員會的報告以後，不得在大會中運作考慮，惟大會如以三分之二的通過另有規定時，不在此限，這一規定的原意，亦在給各國以縝密考慮該項目的機會）；由上可知，統籌委員會實操有決定一個問題是否列入議程的大權，如它不建議大會將某一問題列入議程，該問題便不能為大會所討論，它的重要性，即在於此；同時，它又襄助大會主席處理會議的進行，決定每次開會時各問題討論的先後次序，調諧大會與各委員會間的工作，對大會決議案可作形式上（非實質上）的修改，交回大會重從考慮，這也增加了它的受人重視，惟統籌委員會不得決定政治問題，它僅是一個程序委員會而已。

統籌委員會工作的時候，大會又選出證書審查委員會以審查各國代表是否合格，這不過是一個手續而已，它的工作，平靜而迅速；統籌委員會却不然，因為有時一國希望將一問題列入議程，他國加以反對，所以極易釀成劇烈的爭辯，這便也是大會各機構中各國（尤其是目前的兩個集團）首先發生「遭遇戰」的會場，及大會議事日程由統籌委員會建議為大會通過後，大會第一階段的組織工作便告完成，而進入討論問題的實質階段，不過在此以前，還有一事須略加說明，即大會甫開之後，各國代表團長都在大會發表演說，闡明其對國際局勢的一般看法及對各特殊問題的態度，這雖是例行公事，但因有關於各國立場的瞭解，所以也常受到重視，回憶去年維辛斯基抨擊美國「戰爭販子」那一幕，在會場引起多大的擾動！不過，小國的演說，分量却很有限；這種一般性的辯論結束之後，秘書長往往也有一篇綜合性的演說，然後大會正式進入委員會的實質階段。

委員會中處理實質問題的是六個主要委員會和特設的特別委員會（如二屆大會時的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等），大會議程中的各項問題，都先按其性質，交由各有關委員會加以討論，以過半數的表決程序，作成決議，報告大會，由大會作最後決定，除有特別規定外，大會在未接到委

員會的報告之前，不得對議程上的問題運作決定，換言之，委員會的工作，是解決問題必經的階段（各委員會於必要時，可增設分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因之，真正激烈的場面，往往見之於各委員會，在目前劍拔弩張的國際情勢中，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尤其是唇槍舌劍的外交戰場；可是委員會僅可討論大會交下的問題，其本身不得主動提出新問題；各主要委員會中，都包括所有會員國，各國在委員會中的立場，也便是其在大會中的立場，因此，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當報告大會後，雖有時也有激烈的辯論，大體上大會總是採納的，但這並不是必然的，委員會的決定完全採過半數的表決程序，大會對重要問題有時則用三分之二的表決法，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的決定，便有為大會否決的可能，二屆大會中非自治領地交由聯合國託管案，即為一例，惟在事實上，這種情形，畢竟是百不一二。

大會和各委員會的工作，都需要秘書處的協助，才能順利進行，舉凡報告、文件、決議案的印刷、分配、保管、會議情形的公告、辯論演說的翻譯等，都是秘書處協助的主要事務，以語言一項為例，中英法俄西五種語言，是大會的正式用語 (Official languages)，英法兩種語言為工作用語 (Working languages)，發言如用一種的工作用語，則只譯成另一種；如用其他三種正式用語的任一種，則須同時譯為兩種工作用語，這種翻譯人員，即由秘書處供給，任何代表都可用正式用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言，惟在這種情形下，該代表須將其講稿自譯成一種工作用語，秘書處據此譯成另一種工作用語；大會決議都用五種正式用語，惟大會自作決定後，也可以其他語言發布文件；這種種複雜的語言工作，如無秘書處的協助，大會是無法進行的。

各委員會和大會的會議，都以公開舉行為原則，以使全世界人民，詳知有關他們命運的各問題之討論情形，不過在情勢需要時，也可舉行秘密會議，只是大會秘密會議的決定，必須及早於下次公開大會時宣布；各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之後，該委員會主席可經過聯合國秘書長，發布一個公報 (Communiqué)，大體說來，聯合國大會正逐步為公開外交建立楷模（最低限度在形式上如此），在改善國際關係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大會和各委員會的開會，都以過半數的出席為法定人數，會議之中，代表的發言，應先得主席的許可，主席於授予發言權時，應以各代表要求發言之先後為序，惟在大會中，各委員會主席及報告員 (Rapporteur) 為解

釋委員會的決定起見，有優先發言之權；代表的言論，如超越正在討論的問題範圍時，主席可提醒其注意，這是關於發言內容的限制，至於時間方面，議事規則雖有「大會得限制發言者的時間」之規定，事實上大會尚未行使此項權力，為了各國意見之充分表達，此種規定，也無實施的必要；在會議進行的任何階段，各代表都可提醒主席注意議事規則的遵守，在辯論的任何階段，各代表都可要求辯論的休止 (Adjournment) 或結束 (Closure)，這種意見，一經提出，即須立即由會議加以決定，這都是會議進行時的一般規則；在會議之外，各國可將決議案、修正案和實質的提案，以書面提交秘書長，由秘書長將其副本送交各國代表團，為了使各國對這些提案予以充分的研究起見，最少須於各代表團收到這類副本的一天以後，大會才可討論該項問題對該項問題舉行表決；建議案的各部分，如經代表的要求，可分開加以表決；建議案的修正案，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時，表決的次序應以各修正案在實質上與原提案的差別程度為準，與原提案在實質上差別最大的修正案，最先表決，依此類推，直至各修正案表決完畢為止。

留心國際組織的人都承認聯合國比國聯的進步，在表決程序上表現得最明顯，就表決權而言，兩機構都以國為單位，一國一票，這是主權平等學說的必然結論，改進之點在於：國聯時代，無論大會或理事會，各國都有否決權，因之在緊急關頭，國聯往往不能立即有所行動，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程序，已矯正了這個弊病，大會對於重要問題的決議，以到會及投票的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來決定，此種問題包括：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安全的建議，各理事會理事國的選舉，對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許可，會員國權利及特權的停止，會員國的除名，關於施行託管制的問題以及預算問題，至於其他問題（包括另有何種事項應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決定的問題），則以到會及投票的會員國過

半數決定之；表決的方式，通常用舉手或起立，惟經代表的請求，可以各國國名的英文字母之次序，舉行點名表決 (Roll-Call)，這是有關一般決議的表決方法，至於關於選舉等的決定，則以祕書投票為之，這裏應注意的，是議事規則規定，聯合國大會中的祕書選舉，不得先提候選人的事，這一點是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在倫敦開會時經激烈的辯論之後決定的，意在保證選舉時的絕對自由與獨立，惟在事實上，各種人選常是各國幕後活動的結果，所以雖說大會已在逐步建立公開外交的楷模，但在當前的局勢下，暗中的討價還價仍在所不免。

選舉一事，在會議中每易發生意外的枝節問題，為預防計，大會議事規則另有解決的詳盡規定：當需要選舉的職務為一人（或一會員國）時，如第一次投票後沒有人得到需要的多數（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異），便在得票較多的二人中舉行二次投票，如當需要選二分之一多數而二次投票結果二人得票相等時，則由主席抽籤決定，如當需要選三分之二多數而二次投票無結果時，則投票應繼續至有一人滿足條件當選為止（這時的暗中活動當然是很活躍的）；當兩個或兩個以上職務的人員（或會員國）需要同時在同等條件下選出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所需之多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定）者，即行當選，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此需要之多數的人數（即當選的人數）少於需要選出的人數，則應繼續投票，以填充尚有空缺的職位，惟再投票時，選舉的對象限於在前次投票中得票較多者，其數目不得超過需要當選人數目的兩倍；以上是選舉可能發生問題時的解決法；選舉以外的其他事項可能發生的意外，也有解決的規定：對一個問題，如第一次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各佔其半，則四十八小時內應開會第二次對此問題加以表決，如二次表決結果雙方仍相等，則此問題的提議即視同否決。

遵循着前述各種複雜的程序，聯合國大會和各委員會

才能日以繼夜的進行工作，問題是繁雜的，任務是重大的，代表之間，有面紅耳赤的爭辯，有拍案頓足的指歸，但從另一角來看，這都不失為坦白率真的作風，比起官廳之間的陰謀詐術來，總不能不說是國際關係的進步罷。

會議結束

聯合國大會並沒有一定的期限，當它認為議程上的問題都已得到適當的處理時，它便可以閉幕；如果它認為有暫時休會的必要，它也可以這樣作；第一屆常會分為兩次舉行，也是大會本身的決定；總之，它是國際組織中的最高權威機構，它可以決定本身的一切事項。

要希望聯合國大會每次都有十全十美的收穫，固然是不切實際，但如把它看得一文不值，也未免犯了趨於另一極端的錯誤；聯合國的基礎是各會員國，它無法決定本身的成敗，它的命運繫於整個國際情勢的變遷，由過去的經驗看，我們可以持平的說，在某些政治性的問題上它雖無甚成就，但在多數非政治性的問題上，它對世界的功績是不可泯滅的，只要一絲希望尚存，我們便不該氣餒。

不論是成功或失敗，每次大會中，議程上的各種問題都會有一個處置，到這時，大會便近尾聲了；各委員會的工作紛紛結束，全體大會恢復了最初的忙碌，來對各委員會的報告，加以最後的裁定；這種裁定的形式，也許是作成決議，由秘書長負責分別實施或執行，也許是暫予擱置，留待以後討論；在後者的情形下，秘書長於擬定次屆大會臨時議程時，須將其列入，在前者情形下，秘書長應於大會閉會後十五日內，分別通知各會員國。

一切料理妥當後，各國代表便整裝待返了，最後在世人的歡欣或失望中，主席宣布會議的結束，一度緊張複雜的會場，剎時變得稀疏而冷落，人去樓空，徒供遊人的憑吊而已。

——三十七、九、十二。

朝氣勃勃的華萊士進步黨

The Wallace Party The Nation, August 7, 1948

Howard K. Smith

進步黨首屆創立大會會給造謠記者無窮的機會。表面上最顯著的特色是青年的天真氣概。要想做好好的空氣橫溢蔓延。被壓迫的利少數特別熱烈的人聲勢浩大，幾乎會使

人害怕大多數人的聲音透不出來。觀察場內如林的標語，目光會被奇異的口號所震動，好像：「亞米里亞是亞米里亞人的亞米里亞。」有一次，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青年請他

的女朋友吃一份「熱狗」，好像是為了她的營養要說服她：「這讓步是工會發動的。」在門外屋汽車時，一位黑人代表輕輕推了我一下：「不要顧那黃色的，那是獨佔公司

的，那獨立公司的。」利那問，好像牽動潛意識裏的罪惡，我聽了他的話。

在開會時所有那些巧妙的宣傳術透露了那些常被認為是共黨的手法。標語寫得很聰明：「好像，Wallace or War (妙處是在 Wallace 音近於 War-less 沒有戰爭的意思，「聽來好像是「沒有戰爭」是有戰爭)」，華萊士代表了「沒有戰爭」。) Truman's tired talking over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we're tired dying over them (杜魯門講厭了國際分歧，我們厭死了國際分歧) 又像 War en's an independent-independent of the voters who I c ed him (華倫是獨立的——獨立於選舉他的人民)。帶着辣椒味的演說顯然是出於內行的高手。所唱的歌——那是整個表演中不得的成功——流行得驚人，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共和黨死硬派的朋友無意中在哼一個調，其中有一句是：「我真受不了，那慷慨比了人更大。」(這是諷刺杜威的。)

常用來反對華萊士的政黨的說法——這是個孟浪的領袖加上盲從的青年被共黨所操縱的集團——自從我看到了這次大會，實在認為不足以解釋華萊士的運動。我可以在此說明的，我並不是一個華萊士信徒，經過長期在歐洲工作，這是我與進步黨初次接觸。我個人的看法，一向認為華萊士脫離民主黨，在這反動勢力高漲時期，分裂了美國自由主義的運動是錯誤的。但是自從到了費城，看了這大會，我開始懷疑我原有的看法了。根據事實說，費城所表演的，從量與質雙方，更從對於政敵的有力反對上看去，這新政黨比了一般所詆毀他的論調所估計的，實在深厚的多，它在美國的政治裏有着很深的根。

兩個候選人，在雪白公園發表他們接受競選的演說時，他們面前的羣衆比美國有史以來任何政黨大會爲衆多，差不多多上一倍。這場面當然不是驚人的。成千的羣衆是四處徒步走來的；許多在會場邊停車場上搭了蓬帳。臨時在這裏造成了一個小鎮。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裏開大會時，兩種車如流水的情況不見了，停車場上的蓬帳代替了華貴的汽車。但是就在這聚會裏，人家告訴我，一天晚上，進步黨捐得了七萬五千元的經費。這些眼見的數目祇是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尖端。在大會裏很多代表站起來報告要求進步黨在該省競選的請願書上的簽名數目。我雖沒有看見實際的數字，但是據我知道，數目有幾百萬之多。

這幾百萬簽了名的祇是這運動中的核心。在開會這幾天，費城之外各地潛在的擁護者更是驚人。紐約和華盛頓在這個星期裏所發的消息好像都是針得着進步黨而發的：

例如，控告美國共產黨的舉動，他們的罪名在過去和將來的十年中隨時都可以揭發的。無可疑義的，這個舉動是對付進步黨大會的，他們想在進步黨宣傳的高潮加以打擊。同樣的，杜魯門在招待記者會上保證和平的機會——還有兩個重要的政策決定者的附和：馬歇爾和柏林的主帥克爾將軍——他們想奪走祇有華萊士是代表和平的信念。在開會之前的幾個星期中，總統和國務院對於美國軍隊衝入柏林的可能性守口如瓶；就是在杜魯門宣布和平在望的星期中，柏林的危機事實上已到高潮。這些事實再加上民主黨對保障人權的新努力(保障人權的意義是不歧視黑人)都表示民主黨已感受到華萊士的威脅，也說明了進步黨獲取選票的潛在力量正在膨脹。

不論飛上什麼帽子，已無法否認，有很多人將投華萊士和泰勒一票了。我們再考慮到，報紙和廣播不斷的施用壓力，甚至直接的威脅，不惜動武的對付擁護華萊士的羣衆，還有這樣多的人對他這樣熱烈，真是了不得的。

在這次大會裏給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量而是它的質。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兩次大會中，討論的和決定的都是些人事問題。在進步黨大會裏，他們爭執的却是重要的政治問題。這一件事足夠表示他們在政治水準上已超越了兩個老黨。在這種被詆毀爲怪僻和盲從的人物的集會裏，他們的討論却異乎尋常的精華。除了一些不免的濫調外，——三個大會中都一樣——他們的演說，像他們的政綱，內容都很充實，而且說的是實話。在另兩個大會裏，所說的話是囉嗦和空洞，目的不是在說明事實，而在掩飾事實。紐約星報曾說：你即使不同意於進步黨的政綱，但是你即使不必是一個文字學的教授，也很容易明白他們的意思。

進步黨大會裏發出了意義含糊的話時，場外的政敵們似乎和他們有默契似的，會幫助他們把含糊的話用事實來說明的。有一天晚上，開幕時的主席 Charles Howard 把共和黨和民主黨稱作「複本」。紐約的報紙發表了消息說：謠傳這兩個老黨將要屏除歧見共同對付紐約城的新黨候選人。就是這一天，杜威公開保證他擁護兩黨外交；有一個專欄作家預言國會的特別會議將由兩黨，不是一黨，共同來阻礙總統的提案。「複本」兩字的意義弄得很清楚。進步黨決定把獨佔工業國營化的政策列入政綱的那天，有一位在政綱委員會裏的朋友徵求我的意見，因為我在英國曾親自研究過他們國營事業。我告訴他，我認爲這是教條主義，也許可以取悅於大學裏經濟系高年級的學生，但是和美國當前重要的問題隔離得太遠。第二天，我的錯誤

和委員會的正確判斷却在一個可靠的報告中表現了出來：聯邦商業局發表了一個報告說明了美國獨佔事業的驚人發展，它說：「如果不是讓巨大的公司最後佔據這國家，政府祇有被迫採取步驟，爲了公共利益對它們加以直接管制。」

和事實脫節的缺點是在外交政策的範圍裏。當前國際關係的惡化中認爲蘇聯是毫無責任這一點是很難使人同情的。他們要求美國在沒有具體可行的蘇聯保障的情形下，放棄原子彈，停止徵兵，和撤退佔領軍，對於有責任感的選民是很刺耳的，這一點會使華萊士失去很多潛在的擁護者。

但是就是在這個範圍裏，進步黨確是敢於面對事實，比了其他兩黨的躲避技術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指出事實說，經了三年的佔領，西德工業裏的重要位置已有百分之六十落入納粹的手中。這些位置，雖則表面上不是政治的位置，但是實際握有永遠性的社會權力。這些事實表明美國對德的社會政策是錯誤的，也就是這些事實引起了那些曾受納粹蹂躪的東歐國家對美國的仇視。祇有華萊士的政黨把這些事實——在解釋國際關係惡化時的重要事實——公之於美國人民的。

也祇有華萊士的政黨告訴了美國人民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可慮的矛盾：一方面說支持聯合國，而另一方面美國對外國最重要的行動，歐洲復興計劃，却並不由聯合國執行，而是由國務院負責的。從這件事上祇要推想一兩步就可以懷疑美國的目的並不是國際性的而是國家性的，不是威爾基的合作精神，而是亨利魯斯斯的帝國主義精神。當聯合國可以利用來達到美國利益時，他支持聯合國；如果不能利用時，也就不客氣的繞過聯合國單獨行動起來了。

總而言之，除了一些不太順眼的表演外，華萊士的大會確在烏煙瘴氣的美國政治思想和演說中放射出一股生氣。看過了共和民主兩黨大會裏那種比了以往更是躲閃和逃避重要政治問題的空氣，到了進步黨大會裏來才使人了一口氣。如果在今後幾個星期裏，兩個老黨不能表示出他們對於日漸接近的不景氣和戰爭有應付的能力，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會考慮放棄爭取民主黨的努力，而開始去爭取進步黨了。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金圓券與政治的延續

觀察特約記者

不許一些新的經濟勢力自由成長

(觀察南京通信)

秋高馬不肥的時候，軍事上方告小小的停頓，而經濟戰線便開關了。一八一—一以來的這一個月內，經濟新聞成爲頭條新聞。前方的戰事不是在城防線外捉土匪，而是在城圍以內打老虎；城外的戰爭是「兩個不同生活方式的戰爭」，城內的戰爭，捉「匪」與捉「奸商」同時進行，顯然是爲延續「一種生活方式」的共命運。

慘勝以來的局面，民族英雄難再復原爲流氓無產階級，民族資本家想要還原爲買辦資本家，也並不全屬可能。這個鴉鳴不已的大時代，那個不在徘徊，那個不在徬徨？像少女懷春一樣的，那個既得利益者不爲個人利益而戰鬥？後浪推着前浪，新人代替了舊人，發抗戰財、發勝利財、發接收財、發勸亂財，這中間生長了一批新的「勢力」

像小蝸子從母體中孵化出來，他們必須吃盡母體才能長大。本是某一「家族」的自家犬，如今則已羽豐毛長。這一個新的「勢力」不可輕視，國大會場上的白衣新貴，立法院內的八方嬌客，有不少轟轟烈烈的自發表演，嚇壞了多寡牽線人，就是因爲他們已因有了實力，在變爲一個新的「勢力」，他們不能完全聽着單一方面的指揮。

徘徊了，更徬徨了！城與鄉的對立中，如今正各自要整肅自己的營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細流，有時突破一個大堤防。有眼光者都不會忽視於這個問題的演化，於是當局雖然並未全得美國國藝家的承認，他們便毅然走上了第一次大戰後德國變舊馬克爲「仁登馬克」(Renten Mark)的老路，也顧不得我們還算是一個慘勝的國家，而學習的却是一個慘敗的國家；甚至那一個本身也在通貨膨脹與飢餓中的日本，也在觸目驚心地高叫「援助中國」！中國，真是有些挺不住了！

這也許就是總體戰的表現，既然一切爲了戰爭，大家的利益應當糾纏在一起，乾脆不允許一頭齊中再有例外。尤其更不允許初離母體的新勢力自由地徘徊與徬徨下去。過去會特別寬容的勝利財、接收財、勸亂財的既得利益者，如今好了，都一齊再讓他的萬源歸宗，重新回到「母體」。封建的家長，也可以重演慈禧

太后在政變結束後對光緒皇帝的那幾句話：「優孩子，你想想看沒有了我，還能夠有了你嗎？」經濟是政治的延續，到了必要的時期雖然知道政治未必能干涉經濟，却一定用政治來干涉經濟的，城市經濟再編組，攜手在一起勸下去。

走上改革幣制的道路

歷史雖是曲線的，

中國和德國的惡性通貨史却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抗戰經濟管制史上早已歷過平價、評價、讓價、與限價四個階段，特別是限價，從三十四年起一直限了四個月才到了勝利。這中間物價的變動，是從幾百倍漲到幾萬倍，黑市却也始終屹立不倒。當時一位經濟學家說：

「不是等比，不是等差，而是加速度的上漲。」到了三十二年下半年，預算等於沒有，通貨膨脹的具體現象就是從經濟上拔出深淵的奇蹟。不值錢的紙馬克，

「劫亂是抗戰的延續，這一個農業古國，到了第四個年頭也就不能支持，也就非有一個改革，於是才有了「八一九」的改革。德國的惡性膨脹有時還不如目前中國的觸目驚心。一九二三年七月初美金一元可換十六萬馬克，到月底可換一百萬馬克，八月間一元可換五百萬馬克了，十一月在柏林可換二萬五千億馬克，而中國一九四八年一月麵粉每袋不過二十萬元，到「八一九」早已超過二千萬元了。八月限價以前的東北長春的高梁米市價是到了三千元流通券五斤，指數是戰前的七十五倍。德國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指數僅到戰前的七十倍。瀋陽的限價高粱米是六十萬流通券一斤，指數是一億五千萬億，也比德國九月份的粗糧價格爲高。維持着瀋陽的一個人的費用，在南京却可以養活一百個人。

中國這一次改幣中的環

象

那時候，德國史上寫着他們只有走上一條改革的路，但不是革命的路：「一個理財家和一個銀行行長，奉命施行從經濟上拔出深淵的奇蹟。不值錢的紙馬克，銀行停止印行了，一個特殊的仁登銀行開始出現了，這個銀行開始發行一種新的臨時通貨，稱作仁登馬克。指定的票面價格，等於大戰時的金馬克，以德國的全部農業和工業的財富爲抵押担保品。仁登馬克與紙馬克相輔而行，比率爲一比一萬億。這樣，無中生有就產生了一種新的錢幣。」

這一次隨着改革幣制明令的公佈，在濱海的三個經濟中心區域設了三個經濟改革督導員，上海南京區以蔣經國爲主，廣州區以宋子文爲主，北平天津區以張厲生爲主。西南方面由於鑛幣起了風潮，徐堪於十一月飛到重慶，從事於一個新設區域的穩定。

美國資本家不能忍受德國人民全成爲無產階級，使馬克斯主義早日還鄉，所以戰時的賠款減少了，公務人員辭退了，公家的借款都停付了，再加上外國來了借款和魯爾撤兵，使德國的處境已比過去爲樂觀。慢慢地當預算平衡及通貨膨脹停止的兩大目標局部地達到時，新的國家銀行才創立起來，而新鑄的國家馬克(Rentens Mark)才代替了仁登馬克。雖然又毀滅了一批中小資產階級，但鞏固了希特勒政權。那時候，慘敗的德國只有一點可以驕傲，就是政治家們彼此對立

中國的金融力量隨地區分布，已經根深蒂固，各成一個經濟王國。與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國行對立的，在北方有所謂金城、鹽業、大陸、中南小四行，有名的是金城的周作民，鹽業的吳鼎昌，前者最盛時有分行二百三十餘處，控制了北方的棉花市場，從事對日貿易，後者主持上海國際飯店，業務似收縮而實在開展。江浙財閥則把持了中國腹地經濟的核心。如李銘之於浙江興業銀行，杜月笙之於四明銀行，陳光甫之於上海銀行，各有各的衛星羣。廣東方面由於

游剿制面與冀東戰事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上月國軍重入冀東，有人在注視着冀東是否將為國軍控制，是否傳作義范漢傑的重入冀東與孫連仲有所不同。今天事實上證明並沒有兩樣。國軍不但沒有能夠控制住冀東，而且三河縣城又在九月八日被共軍攻佔。冀東戰火重燃，與遼西戰場相應，這也許就是共軍在北方秋季攻勢的開始。本刊五卷一期「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一文曾經指出，「……冀軍在將來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戰場，因為有這個地區，才可以支援東北，使錦州乳虎有所依托……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不會放鬆這個地區。」

冀東局面

華北剿總在上次冀東戰事告一段落時，舉行記者招待會，剿總發言人宣讀了一篇「冀東游剿的意義與收穫」的長文，在那篇長文中說，「國軍分路深入，搗毀匪冀東老巢，已將遊化以北、長城以南盤據多年的根據地，所有軍政設施及補給物資，澈

底摧毀，雖然沒有將匪主力完全捕捉殲滅，但對匪軍的打擊，與冀東局勢的開展，意義顯然重大。(一)解除了唐山與北寧路的威脅，粉碎匪襲擾的陰謀……就軍事觀點來看，充分證明以「游剿制面」的正確有效。(二)由於國軍神速的游剿，匪主力已被裁為兩段，如欲再構成一個新的企圖，短期內無法辦到。(三)匪冀熱遼軍區補給中心此次經我徹底破壞，其損失可與冀中河間相比，匪已深感平地不安全，匪必深感平地不安全，山地也不安全，冬天匪軍必須要遲幾個月，才能穿上棉衣和鞋襪。(四)匪的老根據地並不鞏固，共匪的狂妄宣傳，正是掩飾他內部的危機。」那篇長文是在八月十五發表的，到現在還祇有一個月，冀東情形就又完全變了。當時國軍收復的各縣，又逐漸為共軍收復，唐山及北寧路乃至平古，威脅未除，破壞時有。國軍認為他斷不能構成新的企圖，他却連舊的企圖都未曾放棄。所謂破

裁為兩段的共軍，又開始集攏起來，重返冀東。東段的李運昌程子華部，退出遵化，在長城線上徘徊了幾天，就化遷安，第八縱隊又出現在北寧路石門車站以北地區。西段共軍蕭榮臻的二、三、四縱隊，三縱隊撤退時攻佔石匣，越平古路至冀熱察邊境上，現也逐漸東移，四縱隊及二縱隊的第四旅却始終未離薊縣平谷地區。現南移襲取三河，威脅通縣及平古線。

三河之失

三河是冀東國軍一個突出的縣城據點。那裏的守軍僅有一個歸縣長周毅亭率領的保安第三十八團。全團兵力也不過五個連。共軍二四縱隊一部六七千人六日接近三河城邊，那座突出的小城，附近並無衛星據點，而且東面是薊運河，南面是鮑邱河，西面是箭桿河，可以活動的範圍甚小。當晚共軍即以猛砲火攻城。周毅亭知縣城難守，預將守軍分為兩部，以兩個連守城，三個連在城外準備萬一不守時作接應。夜十二時，城外砲聲多已失陷，西門外的鹿營浮橋也都被砲火轟毀。至七日拂曉，共軍即自城東北角突入城內，發生巷戰，到下午城內核心工事差不多就全完了，周毅亭又在東南城角的一個碉堡裏，撐到八日晨纔突圍而出，守城的團隊和縣府人員多已死在砲火下或被俘，城外的三個連有一部分退回通縣，大部分也沒有下落了，這就是冀東三河之戰，三十八團來了一個「以大吃小」，使國軍救援不及。

國軍本來是打算救三河的，可是自通縣到三河的箭桿河上一座三百多米長的大木橋被破壞了，那座木橋在白廟附近，國軍有一個師的兵力在箭桿河西。派兵一連警戒橋東的橋頭陣地。七日共軍以密集砲火將橋東陣地一氣轟平，並與國軍隔河砲戰，以掩護步兵挖壕，接近橋頭縱火，並另外從上游放下不少滿載柴草而可以發火的小船來，到火的小船徐徐溜下，到小船被橋樑阻住的時候，火就更大起來。火從橋上向燃，國軍用砂用水都不能撲滅那自下而上燒的烈火，最後國軍用飯桌蒙上蘸了水的幾層棉被，冒着流彈與煙火，匍匐到橋上裝置雷管，將木橋炸斷，才保存住了三分之二的橋身，可是短期不能利用了。在這樣門智鬥法中，三河就被共軍攻佔了。現在浮橋雖已架妥，却已經是晚了。三河是從北平經過通縣玉田到唐山及臨榆公路上的要點，國軍要想控制平津唐這個三角地帶，第一部還得先拿回三河來。

游剿戰術的內容

傅作義在華北追求了半年的主動，結果是一無所得，疲憊困惑之餘，在華北軍政討論以後，喊出了一「游剿制面」的口號。這個游剿制面戰術，說來也沒有什麼稀奇，「剿」與「擊」同是打的意思，不過因為立場不同，說法各異。游剿戰術也可以說是游擊戰術。

根據楚氏希望人民完成的三件事來看，游剿戰術所需要的也就是游擊戰術所需要的。但是「游剿制面」，實行這種戰術，需要人民完成三種工作：(一)清奸除匪——匪是匪軍的耳目，探聽我們的軍情，破壞我們的政令，匪軍如果失去匪幹，便立時變成瞎子聾子，不敢轉動，所以我們每天在吶喊，編組保甲，清查戶口，用意就在捉拿隱匿各地的共匪耳目，使他們進不來，藏不住，跑不了。(二)供給情報——各地建立情報網，不論男女老少，都是我們的情報員，那裏有共匪，兵力有多大，有多少砲多少槍，我們知道的清清楚楚，這樣一來，我們的國軍便耳聽千里，眼看八方，敵人的行動，瞭如指掌。

游剿戰術的政治條件

再者，華北國軍想實施游剿戰術，他的部

浙江共軍實力及其分佈情形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杭州通信)

浙江在目前大局之下總算是比較安定的，但是仔細的分析一下兩浙共軍的實情以後，便可證明，這實情在表面上還好，像是新鮮的蘋果，已經腐爛不堪了。浙江的共軍早在抗戰以前，就在浙閩、浙皖邊境有了根據地。在抗戰期間，新四軍的葉挺等就自平陽出去的。同時在蘇浙皖邊區及四明山區、雁蕩山區均有分散的武力，直至戰後則先由地下組織改為自今春起變成公開的暴亂組織，並能把黨政軍民一元化，行動相當迅速敏捷。現在先述浙江共軍的軍力如何。

有芝蘭塘鄉、羅家路、奇義鄉、四海鄉、四門鎮一帶。同時在慈谿、上虞、新嵎一帶亦有共黨份子公開或秘密的活動。

共黨的工作以商店為名，實則是一個機關。如周行八字橋的「新公司」就是一個例子。在四明山一帶，對於鄉公所保甲長辦公處以及稽收糧倉等，均為清算鬥爭的對象。每到一鄉，就先將鄉公所所丁名冊和征糧借糧的冊據，當眾焚燬，一面宣傳抗糧、抗稅、抗征；同時把鄉長或保甲長或重要當地士紳綁去，如若平時對老百姓苛征壓迫的話，就處死刑，槍決；否則就要限期在五天内拿×萬元贖回。在這一帶的鄉鎮長，有的就兩面化。比如餘姚龍南鄉鄉長兼總幹時竹靜曾與共軍某女團夥姘居，互通國共雙方的消息，便是一個實例。

東海海面弋游。又動員空軍 P.O.L. 一架由某空軍少校駕駛，竟日在浙海一帶偵查。又動員陸軍浙保及各有關縣的自衛大隊等，晝夜提防，結果據說是中了共黨的計。原來在上海有某一個通訊社，利用機會發一消息，於是動員海陸空大小三軍徒勞一乘。這個玩笑可鬧得不大不小，居然中央多注意這個問題。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皖路以東、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為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會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為主幹。下面又分為——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三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浙江共軍的分佈，以地形分，則以邱陵地帶為主，有四明山、會稽山、雁蕩山、括蒼山、天目山等，而以沿海及太湖為副。

浙東方面——最大的兩個據點即為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是浙東寧紹之間的大山，四週和鄞縣、奉化、慈谿、餘姚

浙南區的共軍有甌北的周丕振在永樂仙黃一帶，共有二百餘人。有樂玉的鄭梅馨，有一百二十餘人。甌南有秦青景平瑞的陳大甫與徐彪，有五六百人。活動區域是青田的竹山鄉山口一帶。平場的北港曉坑有一二座極好的砲堡，均一名曉光，一名安民，均為三層樓，磚瓦水泥所築，但竟被共軍攻克燒去，所以平陽縣政府竟聞訊後把縣城門緊閉，以防攻城。溫屬的各縣與處屬各縣，為了與浙閩交界，所以各縣政府特別加倍仔細，又為了共軍日夜出動居然在泰順於白晝強劫新兵連送大隊，綁去縣參書記長，省方的縣政視導團團長陳揚感幾乎亦於是役被綁，由此可見問題的嚴重。所以縣政府有的把後門亦堵塞了，免得共軍從後面來偷襲，但是縣長們却忘記了，假如共軍從前門進

人便由鄉遷鎮，由鎮遷城，由城遷省，在省的則預備遷申遷港。

浙東除四明會稽二山以外，以浙東人民游擊海防大隊為海上最大的一支力量。這支海防大隊是屬於蘇浙人民解放軍東海總隊的。東海是以江蘇的蘇南沿海與浙東的鄞縣、定海、舟山羣島一帶為其範圍。在這一帶共軍有：徐小玉的一股約一百餘人，海上原來的海盜有三百餘人，兩棲的水陸部隊五百餘人。一共有一千左右。

(二) 金永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應飛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機七，駁壳十，步槍五十。

浙東方面——最大的兩個據點即為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因為聲名太

大了，所以在六月十五日據各大報記載：「蘇北共匪大量渡海南來，所以竟動員海軍兩艘兵艦，信陽和海鸞號，在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皖路以東、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為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會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為主幹。下面又分為——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三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二) 金永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應飛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機七，駁壳十，步槍五十。

浙東方面——最大的兩個據點即為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因為聲名太

大了，所以在六月十五日據各大報記載：「蘇北共匪大量渡海南來，所以竟動員海軍兩艘兵艦，信陽和海鸞號，在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皖路以東、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為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會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為主幹。下面又分為——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三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二) 金永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應飛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機七，駁壳十，步槍五十。

浙東方面——最大的兩個據點即為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因為聲名太

大了，所以在六月十五日據各大報記載：「蘇北共匪大量渡海南來，所以竟動員海軍兩艘兵艦，信陽和海鸞號，在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皖路以東、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為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會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為主幹。下面又分為——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三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二) 金永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應飛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機七，駁壳十，步槍五十。

浙東方面——最大的兩個據點即為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因為聲名太

大了，所以在六月十五日據各大報記載：「蘇北共匪大量渡海南來，所以竟動員海軍兩艘兵艦，信陽和海鸞號，在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皖路以東、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為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會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為主幹。下面又分為——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三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二) 金永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應飛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機七，駁壳十，步槍五十。

浙東方面——最大的兩個據點即為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因為聲名太

大了，所以在六月十五日據各大報記載：「蘇北共匪大量渡海南來，所以竟動員海軍兩艘兵艦，信陽和海鸞號，在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皖路以東、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為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會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為主幹。下面又分為——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三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二) 金永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應飛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機七，駁壳十，步槍五十。

(下接第十三頁)

北平探監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八一九」，政府打出兩張王牌，在全國各大城市開關了「第二戰場」，「打虎」和「清場」同時進行。北平市「清場」的高潮，在八月廿四日北大解圍後雖已過去，但這並非事情的結束。相反的，當局的手段越來越「高明」了，今後的方式可能有很大的轉變。學生方面是完全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按照以往學運產生的原因，這種壓迫終久要造成次一個運動；事實也正是在這樣進行。八一九」剛剛過去幾天，很多學校的自治會都被打垮，原有的負責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一些營救的工作暫時不能積極開展。而這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為了解救被捕的伙伴，為了繼續自身生活福利、康樂、學藝的活動，北大、清華、燕大、師大、中法五校組成了營救被捕同學聯合委員會，各校自治會的理事也已另選新人遞補，他們始終堅持要政府守法，在法的領域裏，他們要爭

取一切應有的自由和安。這裏，法已成為新的鬥爭的內容。

首先，營聯發表了兩個重要通告，一個是說明兩年來學運的立場，只是一個純粹自發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一個是說明為什麼拒絕特別法庭的拘傳，根據最基本的憲法和刑法，指出了特別法庭根本無權拘傳人民，並向立法院提出請願，為什麼兩次提出請願，都置諸不理。

當然，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下，這只能作為一個告白和姿態。當這些文告印出後，營聯曾發出通知招待記者，但到會的僅四五人，很多都裹足不前，據說跑北大跑久了的記者也要招嫌，並且總文教委會曾與各報社約法三章，報社誰敢不遵守？因此這些文告只做了記者們暫時收藏的資料，第二天報上連半個字也沒透露。新聞是被封鎖了，學生們所能爭取的只能圍於小小的學校範圍了。

北平的大學當局除了陸志韋先生表示出威武不屈的骨氣外，今天

已很少有人步蔡先生的後塵。不過在同學們的要求下，各校當局總算能儘力幫助同學，而其中以北大，北洋較積極。北大同學被捕後，賀麟訓導長始終在設法保釋，並曾一度親赴看守所探監，隨後又跟費青、芮沐兩教授訪何承斌庭長，要求：(一)立即准予保釋自行投案之同學，(二)對所有被拘押同學於最短期間內完成偵訊程序，(三)於偵查時應採納校方如各系系主任及教授等對該意見作學行所提提供之意見作為證據，(四)要求即時前往看守所慰問被拘押之同學。除前三項有一個含混的答復外，第四項是被拒絕了。被拘押的同學就這樣與師長們隔斷了。

最可靠的，最有力的當然是同學本身。被捕同學下獄後，他們就說：「營救、募捐，是我們的責任！」八月三十日，聽說第二天要去探監，各膳團便就少量

的飯費內紛紛捐出菜和麵。八月三十一日，營聯代表便帶着這些菜飯

去探視失去了自由的兄弟。本來，這一天是所方規定探監的日子，但代表到後，所方却拒絕不准，經過了兩個多鐘頭的焦候，最後才准予集體接見。這是一個極珍貴而又極緊張的場面，代表們帶着期待而憤懣的心情魚貫而入，警衛們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在這樣重重包圍中，隔着鐵欄杆，代表們與失去自由的七十餘同學見面了。這不是見面在民主廣場，不是見面在大會中，不是見面在課堂或寢室，這是自由者與失去自由者的見面，就是這道欄杆，把同樣的一種人對成了兩個世界。當彼此相見時，大家都蜂擁而前，緊緊地握着手，緊緊地咬住嘴唇皮，眼眶裏充滿了熱淚，情緒是多樣的。不久，談話開始了，獄中的同學希望師長同學們放心，因為他們在獄裏還算好。本來監獄的伙食是窩頭拌涼水，不過他們有親友同學送飯，吃得有一點，而且一人有食物總是分給大家吃。同時，住在一處的都是同學，都是受難人，有困難可以大家爭取；苦悶時，也可唱歌。又說：在獄裏他們每星期要被審問

一次，問的令人有些莫名其妙。一個北大同學被這樣問道：「你是不是一自治會理事？」答：「不是」，「那麼，你一定是雲南同鄉會理事？」「也不是」，「你是不是一七一一」後援會的負責人？」「也不是」。「那你，是不是幕後指使人？」這同學正在猶豫，審問就告結束……

時間太倉促，一會兒，所長就下逐客令。代表們問他們需要什麼，獄中人苦笑着說：「謝謝你們，學校大概要開學了，我們希望，希望早日恢復自由。」然後彼此握手，含着熱淚痛楚地叫一聲「再見」，便互相分聲，砰的一聲鐵門又關上了。

步出看守所，代表們都覺得肩頭沉甸甸的，「他們需要自由，他們吃的是窩頭拌涼水。」這裏發生了兩個問題，如何保釋與如何救濟他們。前一個問題只有爭取校方去解決，賀麟的探監，訪何承斌為的正是這個。但前途不容樂觀，校方是不能反對特別法庭的，賀麟說：「我們只得屈服於既成事實。」而特別法庭一見到學生就不輕易放過，現在偵訊快一個月，還說

正在偵訊，被羈押的同學這期能不能保釋，能不能註冊就大成問題。學業被荒蕪，青春被浪費，這是誰是罪過？自然，學生們可以根據「法」來否認這些偵訊、審問，但單單否認又有什麼用？

於是，可做的只有募捐了。這裏正反映出同學對被捕者的關懷。這年頭，處處鬧飢荒，學生能有幾個臭錢？有得絲糕吃，已經是萬幸！然而，當想到獄中人時，他們盡力捐出他們所能節省的一切。清華很快的捐到六億，北大清華。「趕上清華，超過開勸募，醫預系以一人一金圓一面票」相號召，他們系級誰也不肯落後，民主牆上佈滿了「挑戰」「應戰」的海報，五六天工夫就捐到十餘億，總共在三十億以上。獄中同學物質上的困難上可以解決了，又令人想到他們的自由。這是基本問題，却總連一點端倪也沒有，前些時還容許探監，這幾天連探監都成為禁令，前些時送食物去還可見到獄中人的面影，現在連一紙收條都收不到。特別法庭且傳出這樣的話：「探監的就是職業

學生！」

失去了自由的是這樣，還有點自由的又早晚生活在恐怖的氛围裏。大拘捕後，單獨被捕的事情時有所聞。八月底，北大醫學院同學劉惠東在鐵道醫院失蹤，後來證實是在路上被架走。賀麟訓導長也說：「這是鄧特事件的重演。」九月十三日，特別法庭警會同警察局員警選赴燕京逮捕學生，未果，快而去。傳說清華也接到特別法庭的公函，後面還附有名單，又傳某些中學也有了名單，恐怖又籠罩着古城。向達教授說：「從陳繼承和胡校長的信上看，以後的迫害將更厲害，以後的黑名單也無所謂『批』了，只要是學生他都可以隨時隨地逮捕。『呵，你在那裏？』」(九月十七日)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以三千字為最合適，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並請在文內自加小標題。

「冠」「馮」「閻」「條」等等以外，一些看不出與北方的語文法有什麼不同，這即因楚國文學早已被雅言同化了的緣故。楚國的左史倍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而孟子講到齊楚語言的不同，只說楚國人學齊語，却不說齊國人學楚語，此中消息，正可看出楚國文學同化於北方雅言的跡象。以最可代表方言文學的楚辭來說，猶且如此，何況其他，所以李調元專風所輯的粵歌，也除了採用少數土語語詞以外，假使僅從文辭上觀察，也幾乎看不出與雅言文學有什麼不同之處。

這種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所發生的影響，雖可以「衣被詞人」，「才高者究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如文心雕龍辯騷篇所言，然而我們須得認清，這是駢文盛行時代劉勰所說的話。假使處在現代而加以批判，則這些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正暴露了他的弱點。我們可以歷舉他在此後各種文體中所生的影響。

在駢文流行的時代，妃青儷白，固然需要獵取艷詞，然而正因如此，不僅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的已經死去的古語，也且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的已經死去的古方言。由詞彙言，固然豐富了，然而堆砌塗澤的作品，既喪失了這許多價值，又使文學遠離了大眾。為什麼？要使大眾取這許多不經見的詞彙已經不容易，何況記取以後還要能運用自如，必如曾國藩所說：「欲以戴段錢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然後才為理想的標準呢？在現時代，欲使文學家而兼小學家，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

在古文流行的時代，固然不需要獵取艷詞，然而為求行文之古色古香，對於一些不經見的比較怪僻的古方言，依舊也有被採用的價值。唐代如樊紹述，宋代如宋祁，明代如許多復古派，清代如胡天游，大都用此手法。即章太炎也不免有此習氣，不過以其通訓詁，用得比較極當妥貼而已。他們對於古方言既這樣保存，那就對於今方言不免要歧視，因為這是引車賣漿之流所說的話。所以宋以後的正統文人對於方言的運用就另創了兩種手法。一是如江西詩人之所謂「化俗為雅」。釋惠洪冷齋夜話謂：「一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問用方言俗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羣中自然有顧脫不可干之韻」。這樣的運用俗言，其作用等於夏夏獨造，實在已映出了方言文學的範圍。另一種則以遊戲態度出之，山谷詞之運用方言俚語即是如此，因為他作詞就沒有作詩這般的嚴肅。後人所作的地方竹枝詞，也往往雜用方言以增風趣。如徐振之彬陽竹枝詞：「小槽醇酒不論錢，夜合華前一醉眠。聽去傳言呼阿憲，耶來隨意認同年

一。四繪軒詩鈔自注：「白酒曰醇酒，馳音姐，愚音宰，稱母曰馳，呼兒曰愚，男婦以同年稱則往還若兄妹」。如楊光輔之湖南樂府：「湖南好，海族盡珍羞。釜底添薪蒸饅蓋，刀邊拍箸吃鎗頭，郇國未全收」。自注：「赤魚名饅蓋，鱖魚曰鎗頭，取形似也」。我們讀了這些作品以後就只覺其輕鬆纖巧，絕對不會感到態度的嚴肅。為了這種遊戲態度的關係，所以即便到了語體成立的時候，在普通話的戲曲中間，有時再雜以方言，也只是為了發噱使人有輕鬆之感。所以明人的傳奇雜劇中，凡是說蘇州白的，或說杭州白的，往往都是丑角的口吻。在口語文學中間而方言却成爲丑角的談吐，則方言文學之不被人重視又可知。

因此，我們可以說以往的文學路線，始終是「雅」的成份勝於「真」的成份。方言文學始終沒有被人重視過，始終沒有佔到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頁。

現在假使要轉變這舊的路線，使真的成分勝於雅的成份，那就非改其道而行之，提倡方言文學不可。方言中間，尤其是吳語粵語，都佔有比較廣大的區域，更應當使這些地方的人，把他們牙牙學語後和小兄弟小朋友們搶奪泥人竹馬的話，毫無纖毫隔膜地充分顯示他們的性情面目。到此地步，方言文學就成爲嚴肅的正經的方言文學，再不是雅言化的了方言文學！更不是遊戲態度的方言文學。

近來讀到魏源先生的詩經新釋，更覺得方言文學確有牠的前途。現在隨便舉幾首詩爲例：

張家阿哥
琳琳琳琳狗來哉，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心腸軟得像米飯。

齊風 盧令三章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令令，其人美且譽。
盧令令，其人美且偲。

琳琳琳琳狗來哉，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頭髮曲得像柴爿。

琳琳琳琳狗來哉，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鬍子濃得像煤炭。

阿毛罵爺
抗戰結束又要內戰，
陸裏一日俚好回轉？
雞曉得進棚，
太陽曉得落山，
牛羊曉得歸欄，
阿毛罵爺爲啥還弗轉來？
啞記啊！
啞記我哉！

王風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塢，日之夕兮，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括！雞棲於桀！日之夕兮，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抗戰結束又要內戰，
嚙不日脚俚好回轉！
雞曉得進棚，
太陽曉得落山，
牛羊曉得歸欄，
阿毛罵爺眼汪汪仔出關

但望啊！
但望多喫白飯，
少碰着砲彈！
這兩首：一首照着原來的情調，一首又接着現時的事實。這樣翻譯，正可看出方言文學可以媲美以前的雅言文學，同時更可看出方言文學是針對着現實寫作的最便利最愜當的工具。尤其明顯的，作者所譯的幽風七月一詩，內容完全是以前的內容，意識却完全不是以前的意識，可以當作翻譯讀，也可以當作創作讀，真可以說做到真而且雅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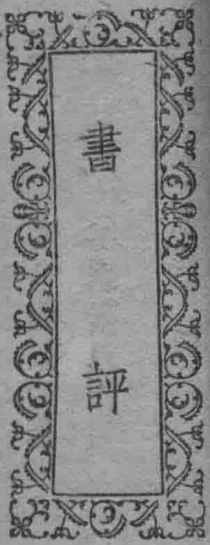
假使要在這些作品中再加以挑剔的話，那麼就是漢字的作祟了。如張家阿哥一詩心腸軟之「軟」與阿毛罵爺一詩中日脚之「日」，「軟」「日」二音，吳語與國語都有分別，但在這些地方却沒法表示特別的音讀。所以最理想的方言文學，再應當與拼音文字相配合，然後聲音語與文字語纔可以絕對地相符。

到那時候，中國文學史將創成新的一頁，不復再走舊的路線了。

提高稿費

(第十九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三元至六元。此啓。



評李廣田創作

「引力」 李長之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定價國幣二十八元 二四〇頁

引力！引力！人們上升的努力是需要引力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已經有過好幾個發生引力的地帶了。到廣東去！到重慶去！「到一個更多希望與更多進步的地方去！」這幾乎成了每一個中國現代青年在心上所燃燒着的三部曲。本書所寫，就是三部曲中的後二部。

因此，單以主題論，作者是抓住了一個歷史意義的主題的。在行動決定以前，不，也是在認識上明瞭以前，是有不少的猶豫、脆弱、以及糾纏不清的陰靈似的紛擾的，作者所寫的大部分，也就是側重在這一個段落的心情。

作者在後記裏說，海水灌溉了他的思想。這是不錯的。但我們更加上一句，這是一種健康的灌溉，而我們讀者也因此受到餘惠。

全書的主要故事是寫一個女人黃夢華，在淪陷時代服務於濟南的一個偽學校，受盡了折磨和猜疑，由猶疑而變為堅強，終於勇敢地到了後方成都，為的是去找她的丈夫雷孟堅。可是為她到了時，才發覺「原來是從昏天黑地的淪陷區走到這昏天黑地的大後方來了」（頁二三六），而她所要尋找的丈夫，却因為受了迫害，就在她到的前一天，走了，為的是「要到一個新鮮的地方，到一個更多希望與更多進步的地方」（頁二三一）。這便是那個故事的梗概。假若只是這樣，這部創作也許落入了幼稚的標語口號或者所謂公式化；然而不然，因為作者所強調的乃是黃夢華這個人整個改變了。她沒找到雷孟堅，論說是可以悲哀或失望的，可是她沒有。她徹底認識了孟堅在信上告訴

她的一這一次長期的走路（指孟堅之由鄆陽至成都），對我益處太多了，我見了許多未曾見過的現象，也懂得了許多未曾懂得的道理。我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認識了生活的道理，也認識了人類生活的道路。她同樣堅強起來了，她無寧已經獲得了一種支持並開拓人生道路的力量，一種可以使自己不斷前進的資本，她再不憚跋涉，她再不怕險阻，她已經知道人生為什末要在險阻中不斷跋涉了。她重新懂得了「人生如寄」，人生原來永遠在一個過程中，到必須起程的時候，那怕在一個暴風雨的早晨，或者黑暗的夜晚，也沒有絲毫顧慮。她在從前總不肯忘掉過去，總留戀家，但現在她知道家是讓人長期休息，而不往前進的一個所在而已。總之，「她彷彿一下子都看得明明白白了」（頁二三七）！這裏有種健康的啓示，正是海水所灌溉着作者，而作者又灌溉着我們的。

可是主題的選擇有時和藝術上的製作也許不能平衡。我們推許前者而惋惜後者。

可是就連這種失敗，作者也曾敏銳地覺察到。他在後記中一則說：「生活與體力既不容許痛痛快快地寫下去，而那些現成的材料更成了寫作的障害」。結果，「不過是在事實的銜銜中滾滾滾去罷了」。二則說：「我的幻滅之感大半由於覺察自己的小說算不得『創作』，也不過是盡了一段歷史的側面，而且又只畫得一個簡單的輪廓，我幾乎相信我自己有一個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於勉強寫些短短的散文而已，這樣想時，就難免有一種無可如何的哀愁」。

當人們仔細吟味這些話時，大概誰都會感到作者的誠懇和坦率的。現成的材料，事實的銜銜，的確是一個致命傷。我是對作者過去的生活有着相當熟悉的一個人，當我讀着的時候，就不免對那太拘牽於事實的細節而驚訝着。不用說，書中主人黃夢華和雷孟堅都實有其人，而且大致的輪廓，除了最後一章，也都是已過的事實上的真正線索，甚而連那不必要的孟堅在中學時代一次被捕所關係的一本書名——「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也並非虛構；這不太被事實所限定了麼？

作者向來的文章，一如他的為人，是淳樸、誠實、不夾雜半點兒假的。他那思想上給朋友或一般青年人的感染上是如此，他那構成吸引人的散文風格的原故也在此。可是這種優良到了他寫小說時便成爲障礙，使他有點遇不開步了。有人說寫劇本的人須要有些詭計，現在看來寫小說也不能太老實，廣田這同吃虧就是太老實了！從前德國有

一位表現派的作家曾說：「史詩性的文藝須要搗碎現實，而重新去組織」，廣田這本創作就在缺乏搗碎現實的一個步驟上。他被現實拖着，拖着，到了有些拖不動的地步。由於這個原故，在他的材料中常不能割愛，往往因一枝節而浸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

也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補了敘述時，而就開了對於當前的場面的描繪了。例如對於雷孟堅，就是介紹他已往的零碎印象處多，而寫他在當前的環境中的反應處少的。作者在這方面應該有所衝開和擺脫！

事實的拘牽，和枝節上的繁瑣，是讓這本有健康的思想所灌溉的書受了些委屈！此外，我們感到作者在這本書裏長於寫心情，而拙於編故事。最初的黃夢華和雷孟堅雖然是在兩個世界裏，一個在舊禮教下沈埋着，一個面向着新生的力量，這兩種對立的心情，作者便很能曲盡地傳達出來。自然，寫黃夢華的地方要多些，但那多着的一些心情的描寫也都好。在這地方，我們究竟感覺上作者的性格是近於詩人了！

反之一，涉及故事者的，總感覺太簡單，而常常不直接。例如說到莊荷卿的結果是，「檢舉、搜查、逮捕、槍殺」，一場風波乃得以結束，這像雜感！又如說到乘汽車的麻煩，也不會寫出一個具體的場面，而有些像概括的論文。許多故事，他往往用「聽說」開頭，而下文極短，他不會直接去寫那個故事。自然，他沒親眼看過，他不會忠實地那樣說得天花亂墜，可是，講故事是要像親自看過一樣的呀！——他不會。這又是太老實了！

就全書論，黃夢華那得到的新啓示，以及這轉變的過程，這應該是全部的重心，却總令人覺得分量還少些似的。然而作者所自以為的，卻總令人覺得分量還少些似的。然而作者所自以為的，我們雖同情這心情，但認為絕對應該屏除這個念頭。至於這次的關鍵，往大處說，完全在事實的束縛上，這恐怕是一下筆就受了拘束的，假若用狠心把這些事實揉碎，便一定會很不同；往小處說，便是敘述可以再直接些，再具體些，再口語些，假若書中都像寫那公公等段一樣，不就非常好了麼？

作者認為人生是一個過程，這話對。既是過程，只要方向不錯，就只有前進，沒有灰心了。對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相信他的另一部創作在藝術上一定不同些！

廿七年九月十日，寫於北平

見 觀 察

每份一角五分

三十三年十月二日

逢星期六出版

第六期



第五卷

逃亡

文藝

讀者 美國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留學生匯率問題

汪銘

觀 察 通 信

四川政局的暗潮
(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
(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濟南之戰(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政策

Mark Gayn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

外論選譯

波蘭之行

葉君健

歐洲通信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專論

嚴仁賡

劉滌源

楊人棟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九七號(內北四川路)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SOSZT

華北發行所：北平府前街李閣老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SOSZT

華南發行所：廣州大新公司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SOSZT

香港發行所：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SOSZT

澳門發行所：澳門新馬路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SOSZT

台灣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SOSZT

訂閱價目：
 一個月：一元二角
 三個月：三元五角
 六個月：六元五角
 一年：十二元
 郵資在內，不另加郵費。

廣告價目：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第四版：每行四角
 封底：每行五角
 普通：每行四角
 通：每行三角
 照碼：每行二角
 退稿：不取郵費

定戶注意：
 如欲訂閱，請向本報或各埠發行所接洽。
 地址：上海四川路九七號

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陶維大

（編者按：陶女士此文寄到時，本期業已全部排好，無法改動，本文有時間性，祇得改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美國總統選舉的日子一天一天臨近了，各黨總統候選人都在紛紛忙於競選運動，旅行各州演講。新成立的進步黨候選人華萊士於九月初曾深入南方各州。這區域是種族歧視最甚的地方，黑人除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外，常受到三K黨的威脅，許多地方，私刑在戰時一度停頓，現在却又趨復活了。廢除種族歧視，黑白平等是進步黨對內政策與口號之一。這點大大激怒了南方人士，因此華萊士在南方幾個城市被羣衆用生雞蛋和蕃茄投擲，在有些城市，官方並禁止他演講，因為華萊士堅持黑人有權利與白人一起聽他演講，而這是違反當地禁止黑白混雜的法律的。無論如何，華萊士仍舊按照他的計劃完成此次旅行。他堅持不投宿不容納黑人的旅館，不到招待黑人的餐館用飯。在此種情形下，使華萊士原來準備關於繁榮南方經濟的演講稿完全未用。但這個經驗使他更深刻的了解這封建與法西斯的習俗與法律是如

何的須要及早剷除。隨着這次艱辛困頓的旅行，進步黨在紐約召集了一次大會。會期原定九月九日，因雨延至十日。十日仍是陰雨，到晚上七時餘才告停止。會場在紐約最大的球場 Yank e Stadium，大會於晚八時開幕，六時左右會場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及地鐵車站都已佈滿警察。七時餘人們開始絡

繹不絕的到來。是晚到會的有四萬八千人。據說此次門票收入打破美國歷來政治集會的紀錄，約計七萬八千元。到會的人士大部份是青年，奇怪的是黑人到會的並不多。開會後最初幾個節目是歌唱，多半是黑人歌。最精彩的有著名黑人歌唱家 Paul Robeson 所唱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一曲，博得全場熱烈彩聲。

接着是三一聖堂牧師 John Howard Melish 致禱詞。此後就有勞工黨 (ALP - American Labor Party) 按美勞工黨為擁護華萊士者) 國會代表及代表候選人數人演講。如 Vito Marcantonio, 勞工黨國會代表，大市攻擊紐約市長 William O'Dwyer (按 O'Dwyer 曾反對任杜魯門為民主黨候選人，後見勢不成，乃又贊成杜魯門，而勸華萊士退出競選，以便有利於民主黨之當選。) 稱他為假自由主義者。Leo Isaacson, 新任勞工黨國會代表，則對杜魯門反覆不定的以色列政策加以攻擊。這兩位代表活潑生動的演詞都博得掌聲不少。每逢提到杜魯門, O'Dwyer, 非美活動委員會等時，觀衆都報以噓聲。

華萊士出場之前開始向大家捐款。競選運動一向須要大批經費。民主與共和兩黨都很富裕。進步黨則全靠捐款及華萊士演講售票所得。這一晚成績非常良好，有十萬元之多。情況熱烈，使人感動。使人驚訝的是有在場維持秩序的五名警士也捐款相助。大家都鼓掌感謝。有人開玩笑說，此五人也許明日要被市長開除了。(按最近紐約市長曾下令市政府解僱許多勞工黨黨員。) 十一時二十九分華萊士步入場中，聽衆不約而同起立，掌聲連續不能停止，紙花紛飛。直到 Vito Marcantonio 警告大家如開會超過午夜十二時，須付會場過時費，掌聲才安靜下來。是晚華萊士的演講並不如其他幾人激烈。他聲調平靜，沉着。主要敘述他的南方旅行，及所遭受的法西斯滋味。他認為

北方有些大資本家大地主，大礦主等在南方握有大企業的應負挑撥對黑人仇視的責任。他特別指出在有些區域，和平的集會也會順利的舉行。假若人們尊重憲法，尊重基督教義，種族歧視一定可以消滅，進步的南方人士一定可以勝利，此外他申述爭取和平是當前要務。我們須要和平使者而不須要戰爭製造者。最後他說進步黨絕不會像民主黨一樣的欺騙人民，開空頭支票，出賣自己。無論進步黨被加以紅帽子或黑帽子，都不能使他加入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賭博。

此次大會給人的印象是擁護華萊士的人們對他有絕對的熱誠與信仰。全會場氣氛熱烈而嚴肅，每個演講者都能抓住觀衆，使四萬八千人屏息靜聽。據云這是政治集會的空前盛況，民主與共和兩黨從無此種表現。本年度的選舉華萊士不見得有多少希望。第一，進步黨係新組成的，第二他的敵對者攻擊他為共黨操縱，使許多人躊躇不前。第三民主，共和兩黨政治力量雄厚，他們用各種方法阻撓進步黨。第四現在距大選只有兩個月，而在全美四十四州內只有十七州承認華萊士為候選人之一。但有一推測可以相信的是他所獲票數將較現在各方估計為多。進步黨的方針與口號代表正義，和平與理想。當前美國國策對內外都捉摸不定，物價日漸高漲，政治日趨反動，戰爭的陰影時時給人威脅。假若下屆總統不能改變國策時，則將驅使更多的人投向他進步黨。九月十五日寄自紐約

留學生匯率的問題

編者先生：上期貴刊所登台灣讀者投書，內中說的幣制改革後的留學生匯率改變問題，這件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而關係着一千多個留學生的前途學業、政府的威信、和國際方面的交誼。分析中國「留學外國」學生，約有四種：(一)公費生，(二)第一屆自費生，(三)第二屆自費生，(四)自備外匯生包括獎學金生。其中公費生，政府照舊維持。一屆自費生，在孔祥熙部長任內，已一次結匯五千元，均不成問題。自備外匯和獎學金生，由各人自行設法。成問題者，就是二屆自費生。二屆自費生，是於三十五年十一月經教育部考試及格，是時匯率為二、〇二〇元，後又改為三、三五〇元。但是辦理出國手續，轉帳費時，多數在匯率改為一、二〇〇元，纔結匯成行。這樣已超過原來預算約六倍。自一、二〇〇元以後，外匯跳動，格外厲害。一般學生如何能結得起！三十七年五月底，政府實施外匯證明書辦法，將留學生匯率，穩定為四十七萬四千元，叫做平衡基金委員會牌價。將留學生匯率，和進出口商品匯率分開，實含有獎勵留學的意思。政府這種意圖，留學生非常感戴！留學生歷經種種困難，尤其是外匯波動，學費籌措，最為困難。一八一九一幣制改革，新匯率四金圓合美金一元，較牌價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倍以上，增加之巨，為從來所未有！留學生之遭遇，極為嚴重！二屆自費生，最早出國者，不過一年，最遲者尚未抵達彼岸。(九月廿二日)批：根據政府命令，倘無力繼續學業，本年底就要回國。不管學成學不成，就這樣硬性規定了。並且逾期不歸，政府不再予以旅費補助，難道忍令莘莘學子，流落異邦，宛如零丁苦兒，彷徨無依？還有一部分學生，已經在八月十九日以前，接到中央銀行核准通知書，但未及去辦理結匯，該行竟推翻原案，一律按照新匯率辦理。以少數匯款，輕輕把政府威信，置之不顧，未免太不值得！最近蔣總統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致訓辭，其中所提到的：提高學術水準，提倡科學等，所講通各國學術，建設科學中國等等，無一不與留學政策相合，培養獎掖唯恐不暇，何能一旦摧殘，前功盡棄！希望政府有個補救辦法，不要考選於先，撤回於後，互相矛盾，留學生幸甚！汪家厚 九月廿六日 南京

本刊傳統

一、紙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編主平安儲
察 觀

期六第卷五第
日二月十年七十三

本期作者

- 嚴仁寶：浙江大學教授
- 劉濬源：武漢大學教授
- 楊人楨：北京大學教授
- 葉君健：作家
- 汪銘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寶

這次幣制改革，最初政府標榜是以「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目的。(見王雲五氏談話)。舊的幣制，早已喪失「穩定物價」與「安定民生」的功用能力，所以此次政府毅然改革，很顯然，「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其必須奮力以赴而又為必須達到的目標。然而僅僅目標正確猶嫌不足，所採的手段方法尤貴精當，方不至一切落空。否則產生的效果可等於零，甚至成爲負數。不幸一月來政府所作所爲，處處正表示方法錯誤與步伐凌亂，眼見不堪設想的結局隨時隨地可以演成事實。吾人焉得而不憂！

戰時的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治理下，管制物價頗收一些成效。但等戰爭停止，凍結物價的法令取消，物價乃作無止境的上騰。本來，美國聯邦政府的收支，不僅戰時，就在備戰時期以及備戰以前的若干年度，一直是超支的，然而這段期間，物價却維持着相當程度的穩定。不料最近的兩年，雖然聯邦收支出現餘額，偏偏物價却發生巨大的波動。這現象很特殊，費人索解。粗心的觀察家見於這種特殊現象，曾經認爲這不過是限價存在或撤消的原故，證明政治權威能使物價就範，一紙文令也可以充分發揮管制物價的效能。其實大謬不然。戰後物價飆漲，是因爲補貼政策，原料管制政策，以及定量分配制度的全盤取消，與所得稅率的降低免額的提向。一紙取消限價的文令焉能產生巨大的力量。單獨廢除限價，既不可即刻促使物價上昇；反之，單獨凍結物價，也不能有保持物價穩定的絕對力量。管制物價必須利用政治以外的方法先消除物價上漲的根因，然後再輔之以政治的力量，如是管制物價才可以收到確效。如果僅僅憑政治力量而在其他方策上面設法，縱有些許效果，這效果也只能是一時的。必欲執行，不是造成黑市，便是造成無市。此種反例數見不鮮，以前重慶的肉類限價就有過這樣的經驗。

先進國家戰時實施限價或頂價 (price ceiling)，無有不與控制人民購買力的其他方法一同實施的，蓋政治力量的實效究難持久。即令如此，黑市尚不易完全絕跡。例如美國在戰時有一度肉類、砂糖、咖啡、香烟都不容易買到，也都有黑市。英國雖多數消費物品仰仗國外進口，政府便於控制來源，戰時物價管制得比美國好，不過聽人說黑市還是沒有絕對的消滅。誠因政治力量，終難勝過多方面而來的經濟壓力。警察只是懂得如何維持社會秩序，會抓小偷會捉賭鬼，但是他卻沒有法子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舉世之間，連所謂「警察國家」管理物價，尙未敢純然依賴政治力量，經濟的方法與手段仍是重要的，何況組織散漫貪污藏詐相沿成風的國家。管制物價單靠政治力量，完全不足爲恃。

三

戰時如何方能有效的管制物價？請以美國的方法爲例。美國在參戰之前的一九三九年，國內物價已因備戰而開始上漲。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她設立「物價物資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方才開始管制物價。一九四一年底參戰以後，於次年一月三十日頒佈「物價管制法案」(Price Control Act)。當年十月二日又成立「經濟穩定法案」(Stabilization Act)。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乃又凍結一切物價。自開始管制時起，先後頒佈幾項法案，逐次充實改善直至制度漸臻完善之後才實行最後一項凍結物價的辦法。全部制度可說是多方面顧到了的。所以，自備戰開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國內物價雖見增漲，但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實行釘住物價的政策以後，物價即異常平穩；只有到戰爭停止前後，物價才開始蠕動。而共和黨全面擊毀物價管制後，物價乃直線上昇。

美國實施凍結物價政策有所謂「扯線命令」(Hold the Line Order)的一項辦法。表面看來，它好像就是我們這次「緊急處分令」裏面那個全面凍結物價的辦法。其實內容和含義全然不同。最不同之點，是人家除去實施凍結之外，同時又有金融的財政的和經濟的其他手段，付之實施，以封閉和吸收人民手中多餘的購買力，保障凍結物價確實收效。她將生產原料的價格予以管制，如是生產成本易於計算控制，從根本上摘除物價上漲的禍源；她又將原料的分配改採優先制 (Priority system)，防止廠商競購物資，刺激物價；她又將售價不敷成本的貨品 (尤其關係民生的必須品) 予以津貼，務令物價站定；她並會提高所得稅稅率，推銷勝利公債勝利印花，去吸收另一部分的購買力。一面並實施限額配售制 (rationing)，防止對於製成品的搶購，保障貨物的長期供應；一面又獎勵儲蓄和獎勵節約。檢查和告密只不過是輔助的工具，並不是統制物價中的重要手段。在這一完密制度下，雖然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國民所得已有一倍以上的增加，物價却只有比較輕微的波動，這完全是各種辦法相互配合之功。聯邦政府的稅收，從年五十五億元逐年增為年三百五十八億元；私人儲蓄總額，自一百四十一億元增為五百二十七億元。僅此兩項成就，已為統制物價幫忙不小。除此，她在生產方面同期間也曾增加百分之五十二，雖然一部分是軍事生產，但是消費品的產量却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尤為可貴。開始釘價之後物價能夠維持相當長時期的平穩者，是各種政策配合的結果，絕不是憑空仗着政府的一紙文令就能收到這樣的結果的。

試看改革幣制後我政府採用的辦法為如何？軍事支出並未因改革幣制而停止創造新的貨幣。這新創的貨幣，政府也並未設法去收拾它，反而另一方面強迫着人民再把收藏的金銀外幣通通兌換新貨幣，一路擁入市場。因此短短一月間，貨幣實際增加的數量至少已有八億金圓之多。(根據中央社的一項不完全的統計，自八月二十三日開始收兌金銀外幣至九月十八日止，因收兌金銀外幣的新增發行，已達五億六千萬金圓。如此，則截至九月二十三日止的一個整月，全部數額無疑已超過六億元。過去一個月的財政赤字，據估計至少亦已有二億金圓。)連流通的舊法幣折合金圓統計起來，今日全部市面流通的貨幣，最起碼也已合到十億金圓了。在這短短一月期間，貨幣的流通數量增加了四倍，發行竟已達到法定最高發行額的半數，寧不可驚！對於物價，這將是如何大的威脅！本年七月八月，法幣增發率每月尚不過百分之五十以內，至多不足一倍，業已釀成市場上的巨大波瀾；如今一個月內貨幣即增加四倍之多，然而物價却只有溫和的上漲，不能說不是金圓懾於政治的威力不敢輕舉妄動之故。不過貨幣已存在於民間，一旦政治力量鬆弛，鬥爭不過經濟的力量，它是就要衝入市場的。到那時，如果沒有其他控制購買力的辦法在實施，一月之內物價上漲十倍八倍是不難想像的事。

政府對於這個新的危機，事前事後都像沒有什麼準備。在新制度下，我們還沒有實施限額配售制，我們又沒有實行分配原料，我們更沒有辦法統制一切貨物的來源。控制生產成本沒有實施，獎勵儲蓄鼓勵生產也沒有有效的方法；公債雖欲發行，不比對外戰爭時期之易於激動人民的熱情；在全國節約聲中，京滬達官富貴一次觀潮所消耗的汽油足夠一個大舉一個月的全部開支，還談甚麼節約！政府採用一切應付物價的方法和手段，不惟不是管制物價應採取的正當方策，反而多數違背着管制物價所應採取的正當方策。舉個例子：別的國家，戰時為維持貨物的長期供應一定要嚴格的限制人民購買貨物的數量，惟恐保不穩貨物的存底。我們如何？我們不僅對消費者購買的數量不加限制，且進一步的檢查倉庫，沒收貨物，惟恐商人不把貨物全部拋出。它只圖一時的快意，只顧一時的結果，只為博取人們的齊聲喝采，不望遠處想，貨物出清以後，如何供應市面完全不管。商品售價只知一味的抑壓，成本則不問不問，這種不合理的物價管制，摧殘生產則有餘，豈尙能鼓勵生產？政府祇憑藉政治力量，沒有一點經濟上可以控制物價的辦法和把握，而欲強使物價穩然不動，如何能夠？

新幣制不幸失敗，絕不是人民不守法，更不是人民不信任政府和它所發行的新幣，其罪在政府之無知無能，強欲以政治的力量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自始，我就會反對在這個當口上強迫收兌金銀外幣。誰知直到如今，尚有人沾沾自喜，慶賀收兌金銀外幣之意外成功，却不知來日大難已經臨頭！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一·引言

幣制改革，政府將一切物價凍結於本年八月十九日的水準，不准上漲。此一物價硬性規定，在地域方面言，是包括全國城鄉各地的；在物品種類言，是包括全國所有各種物品的。所以，此一規定之原意，至少在字面上是屬於全面的物價統制。但是，在執行此一硬性規定時，不論從地域方面、或物品種類方

面看，此次物價管制仍屬於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此項物價統制實行以來，為時現僅月餘，但已發現許多破綻。時日愈長，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變化愈多，究竟此一硬性凍結辦法能否貫徹到底，恐怕沒有多少人士可以預作肯定的答案。

物價問題在我國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凍結物價於某種水準而不許上漲的辦法在我國過去也會公布過。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大公報曾發表

過「漲價休戰」的文章，後政府曾採行限價政策。此項命令公布時，當時確是戰時首都重慶最重要的新聞：最高當局發表各種文告，措辭非常嚴厲，大有一只能成功，不許失敗之勢；並將各種物品之限價彙印公告，以期週知。但是，法令雖在字面上雷厲風行，而並無切實可行的執行辦法。結果，滿街都是犯法人，商人最初尚陽奉陰違，價格上漲在偷偷摸摸中出現，及後則商人公開漲價，限價法令成爲具文。這結果，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缺憾重重的綜合結果。那次失敗的教訓，實值得全國朝野人士深加反省。

這次物價管制，在原則上與前次相同，均爲「限價」與「凍結物價」。但在執行方面，在某些區域中則比前次認真。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前次物價管制中，沒有經濟檢查隊的檢查囤積，沒有因漲價及黑市交易而捕過違法商人，更沒有因破壞限價政策而殺過人。儘管當時重慶大公報屢次呼籲「借人頭，平物價」，但當局仍是顧慮多端，沒有採取任何積極而有效的行動。這次可不同了。在平津京滬漢等大城市均有經檢人員大批出動執行限價政策中的各項規定。在上海尤其雷厲風行，上海經濟督察專員蔣經國氏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一改過去許多經濟管制人員「怕老虎，捉蒼蠅」的作風，對上海違法的工商巨子，與小民一視同仁的嚴加懲處。這種將權勢與小民同等看待的新作風，確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施政的基本精神上，是值得稱許的事。

但是，這種事實上的局部物價管制，究竟能否如蔣經國氏自己所認定的那樣有成功把握呢？本文擬就這月餘來國內各地物價動態作一綜合分析，對今後物價管制之前途，作一預測性的觀察。

二、「局部」物價管制之含義

上文指出我國當前的物價管制，雖然在法令的字義上是全面統制，但事實上則仍爲局部管制。這裏所謂物價管制的「局部」性，含義是多方面的，茲分述之。

第一，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情形極不一致。以中央政府對各地政令所能貫徹的程度而論，其差異尤其懸殊。一般的說，物價管制以鄉村中困難爲最多，小城市困難較少，大城市則人口最集中，警察與保甲組織最嚴密，物品產儲等最集中，故技術上的困難最少。其次，我國各地不論鄉鎮或城市，均有特殊的權勢力量存在，他們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對他們不利的政令，每設法加以破壞。物價管制自然與豪門奸商的利益相衝突。所以，欲求物價管制不被這些豪富所破壞，即非對他們嚴厲的加以打擊不可。但政府對各地特殊力量所能打擊的力量，却有大小之不同。以這次物價管制命令所能貫徹的程度，以大城市爲最佳，小城市次之，鄉村則幾乎完全沒有強制力；以大城市而論，上海執行物價管制最認真，平津武漢等次之，成都昆明長沙貴陽等又次之，至於其他邊遠都會則屬照例奉行公事而已。國民經濟是整個的。我國絕大部分的人民及市場

，在鄉村而不在城市。遼闊的鄉村及市鎮在事實上全不受物價管制的約束，此外許多較大都市的物價管制也差不多等於具文，僅極少數的大城市對物價管制能比較的認真執行。這樣，即使這極少數的物價果被平抑了，對整個全國的物價水準仍無補益。所以，在事實上，物價管制僅屬少數大城市的事。在地域方面言，我國此次物價管制是一種局部的管制，而非全面的管制。

第二，農產品來自鄉村，工業製造品主要產於城市。以上海爲例，上海的紡織業相當發達，但主要原料的棉花則或來自海外，或來自各地的農村。其他許多製造業莫不如此。物價管制既然只能在城市——尤其是幾個大城市生效，則對於來自鄉村的原料勢將無法使其物價不超過限價。原料超過限價，而製造品不許超過限價，則製造商勢必虧本，結果即會引起生產之緊縮與減少。所以，這次物價管制，在事實上，只是管制大城市中生產的製造品之價格，對於來自鄉村及較小城市的物品，則無法管制其價格。這樣，原料及其他農產品價格上漲，如大城市中物價管制能絕對的收效，則農村產品勢將不入城市，而使大城市的物價管制政策有遭受根本破壞之虞。吾人可以說：這次的物價管制是一種大城市製造品價格之管制，其事實上的效力無法及於農村及小城市產物的價格。也可以說：只是對於大城市製造物價格加以凍結，而對於其所包含之各種成本，如原料等等，無法加以管制；換言之，即只能管制一部分製造品的價格，而不能管制其生產成本。

第三，即使在效率較高的大城市中，物價管制也只限於物價管制之本身，對於消費者的購買量全未加以任何限制，同時對於消費者的剩餘購買力並未妥善出路，使其不致大量在市場上抓購物資。上次大戰中，英美各國的物價管制甚爲成功，但所以能如此成功者，主要的在於嚴格的計口配給制度 (Ration system) 以限制每一人民對於物資的購買量，及政府戰時公債 (war bonds) 以吸收人民的剩餘力。惟有這兩種辦法能作嚴格而適當的配合，才可使物價管制有成功的希望。這次政府所定的辦法，只管制物價本身，而對於物價管制的基礎工夫，不能有所推行。要求物價管制有效，應該是採行各方面兼籌並顧的整套方案。今竟僅採物價管制的治標辦法，對於治本辦法則無法實施，實難保證物價管制之必能成功。所以，這次的物價管制並非全盤計劃，而只是注意到物價問題的表面部分。

第四，這次幣制改革時，所定銀元、黃金與美元對金圓的兌換率是全國一律的。當時此種比率與上海、南京等地的金銀外幣價格大致相合；但以各地市場的情形言，則實提高了黃金白銀及外幣的法幣價格。例如，改制前，上海等地之結匯證書美元市價，遠較此次兌換率爲低；武漢的美鈔市價也較低，官定兌換率即提高了許多；成都重慶及其他內地市場之銀洋價格，遠低於六百萬元法幣的水準，政府定爲六百萬元，則使這些地方的銀洋立即上升。結果，凡從國外輸入之原料及製成品，因美元價格上升，成本增加；在銀元普遍盛行的內地城市，因銀元官價上升，物價自然隨着上漲。所以，因黃金、白銀及美元兌

換率之未能切合當時各地市場實際情況，事實上許多物品以金銀外幣官定價格去折合而改定新價格，即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市價。這樣，政府雖然在法令的文字上嚴格規定全國物價均須以「八一九」的法幣價格為最高限度，但事實上却經由金銀外匯官價上升，使某些物品之價格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法幣價格。所以，這次物價硬性凍結的規定，實只凍結物價之一部分，而未凍結所有物價之全部。

綜合上述，吾人認定這次物價的硬性凍結辦法，不論從那一方面去觀察，都只是一種局部的物價管制，而非一種面面俱到的全盤管制。

三、局部物價管制中的各種破綻

物價水準的是否能夠穩定，為新幣制成敗關鍵之所繫。政府規定物價限度如此缺乏彈性，假若各地市價普遍的超過限價，則那時政府將陷於進退兩難之地步；硬性的堅持限價嗎？事實上限價已不發生效力，等於具文；放棄限價政策，改採議價或其他辦法嗎？則無異自己承認物價管制政策之失敗，新幣制難免步舊法幣之後塵。所以，當這種硬性物價限價辦法公佈之初，許多人即為物價管制前途擔憂。現在，物價管制為時已月餘，這時期中的物價動態是：不遜限價的現象，全國各地均有發現；愈到內地，則管制愈脆弱，物價上漲之普遍性愈大。

在幣制改革以前，在未直接受戰爭影響的區域內，以上海物價水準為最高；各地物價每以上海物價動態為基準。幣制改革以後，上海經濟管制工作辦得最有效果，上海經濟督察員蔣經國的鐵腕政策，對於上海違法工商巨頭加以嚴重打擊，使素來無法平抑的上海物價，獲得了相當的穩定。這一點，單以上海市區短時間內的物價本身來說，實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現行經濟制度下，物價是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樞紐。我們分析物價管制之得失時，絕不能單以上海一地為標準，也不能以上海短時期內的情形為準，更不能單以上海短時期內的物價本身為準；而須將物價及與物價有關的其他因素，一併考慮，尤須將全國各地的物價動態，作全盤的觀察與檢討。

月餘以來，物價管制在各地出現了不少破綻。歸納起來，主要的可分為下列數項：

(1) 貨物逃避或隱藏：貨物逃避是指物資從物價管制嚴格的區域，向管制不嚴格的區域逃避而言。貨物隱藏是指將貨物加以隱匿，等待日後有機可乘時再行應市而言。貨物隱藏的破綻，在管制比較有效的各市場，差不多普遍出現，即上海也不能例外。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糧荒、肉荒，青島的肉荒，武漢的肉荒和蛋荒等，天津的蛋荒和鹽荒，以及各地的香椒荒，這些都是例子。內地各城市中，物價管制並不嚴格，貨物只作暫時的隱匿即够，用不着運往外地。在物價管制嚴格的市場，則貨物逃避者頗多。據漢口九月十五日大剛報載，上海在倉庫封存以後，每晚卡車來往，頓告熱鬧。有的說均係運往郊區，恍

若戰時之逃警報。弄堂馬路，物資堆積，漏夜打件，爭先出運。這是物資逃避的一幅寫照。上海經濟管制督察員辦公處已公佈「上海區禁止物資攜運出境檢查辦法」，禁止民生必需物資運出，杜絕物資逃避。但是，上海附近城鎮及其他各地的製造業，其原料是部分的或全部的來自上海的半製品。今上海物資禁運出口，則對這些工業生產影響極大。九月廿四日上海大公報載，蘇州無錫等五縣染織廠所用棉紗原料，大部分來自上海，今上海物資禁運，則原料用完，已有半數以上停工。這種區域禁運辦法，縱在上海行之完全有效，對全國物價水準及經濟生活的貢獻，也是極有限的。上海市郊及全國其他各地的物價在逐漸上漲，即令上海限價能完全成功，但到上海以外物價超過上海物價水準時，則上海市區不能生產的物資即不復能以限價而獲得供應。

(2) 生產減少之危機：上海是工業中心，上海的工業產品自然可置於嚴格物價統制之下。但是，許多原料大都來自物價管制無法施展的鄉村，產地價格高漲，則勢將影響製造品的原料問題。自餘來，因原料價格上漲，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產業有被迫停頓之虞。消息雜見於報章者，就筆者所知，計有江浙兩省絲織品、上海鋼鐵業、漢口麵粉業、及武漢紙烟業等。(見上海大公報、九月十七、十一等日)這些只是許多同樣困難或危機中的例子而已；而且這僅為此一危機之開始，若不設法改善，日後勢必愈演愈嚴重。九月四日上海全市各工業同業公會代表八十餘人在社會局談話，對蔣經國氏提出原料來源的困難者，計有鋼鐵業、毛紡織業、紡織業、印刷業等；蔣氏答應對原料來源加以「疏導，對工廠原料當儘量設法供應」。(九月四日大公報)蔣氏於九月十三日召集上海工業界人士談話，宣佈在現行限價政策下，工廠不准減產停閉，違者政府決予接管。此點足以表示經管當局對此已甚重視。九月十八日經管當局復宣佈：下月經檢工作重心為扶助工廠生產。內容為：(a) 調查上海各工廠所需原料，由政府設法協助採購，國外的可准許以自備外匯購買進口，國內棉花、菜籽、花生、糧食等，政府可會同赴各地採購。(b) 對日常必需用品，正在準備配售，現第一步先從米、油、煤、糖做起，對象為產業工人、職業工人、公教人員、學生、平民等，在正式實施日期，尙不能預定。(九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綜合起來，可分三方面來分析：

第一，如原料充足，而工廠減產或停頓，則由政府接管。在行政效率低落的現狀下，政府接管工廠在技術上及管理上勢將有許多困難；誰也不敢保證這些接管後的工廠在限價中能很順利的進行生產。

第二，如工廠需補充原料，則由政府設法「疏導」，對花生菜籽等則由政府派員協同赴各地採購。此一項中，問題甚多：如工廠自己能以限價買到原料，何勞政府派員協同向各地採購？此其一。所以須政府協同採購者，主要在於工廠自己已限價無法收購原料。既如此，政府協同人員如仍堅持依限價買原料，在散漫而無組織的鄉村或小城鎮中，能買得原料嗎？更何況有些原料且來自共軍控制的區域呢？此其二。假若以限價收購不到原料，或收購部分不足以

應需要，則勢須全部或一部以高於限價的價格去收買；這樣，這超過限價的原料收買費，由誰負擔呢？由政府，在國庫中撥款來津貼嗎？此無異增加預算不平衡的程度。由工廠自己負擔呢？則成本增加，而製造品不許上漲，勢必使其虧本。由經管當局准許其產品價格按成本加以調整嗎？則不啻自己承認「八一九」限價政策之失敗。這些問題之嚴重性，將與日俱增。

第三，上海日用必需品之準備配售，也是很費考慮的問題。在過去，五大都市配給實物，其價格是低於市價，或根本不必付價款。上海經管當局所考慮的日用品必需品配售，大概是由政府將這些物資按限價配售。如上海市面上日用品必需品可依限價買到，何必由政府配售？故須在市面依限價買不到時，政府出而配售始有其必要與價值。所擬配售之物品如食油等大都來自上海郊外鄉村及其他較遠的城鄉，這些地區的物價水準如比上海高，則政府須以超過限價的價格始能買到。這超過限價部分的經費，如何籌措？仍如過去配給五大都市時一樣的由國庫負擔嗎？這一方面將增加發鈔數量，進一步又影響到物價上去；另一方面以全國人民的財力來維持上海一區的配售物資價格，實即使全國人民受犧牲而使這些受配者得利益，有失公平。

(3) 物價上漲再度出現：物價管制不嚴之全國各地，物價在或明目張胆的或偷偷摸摸的繼續上漲。以武漢為例，中秋以前九十餘元可以定到的衣服，中秋以後即漲到一百四十餘元。中秋以前，雞蛋每個法幣十萬元，現在已漲到十五萬元，尚且缺貨。那時三砲台香烟每包八角五分，現則一圓三角許，尚且難於買到。這些是明目張胆的漲價例子。此外物價更有些偷偷摸摸、改頭換面的漲法，即商店將劣等貨色應市，而標上「八·一九」上等貨的價格，這樣，物價在表面上很穩定，實際已告上升。除上海外，其他城鄉情形，大都類此。四川經濟督察員徐堪氏明白承認成都物價管制之失敗（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即為一例。

(4) 銀根鬆濫，資金缺乏正當出路：幣制改革後，原已發行的法幣數量並未收回，而八·一九以來月餘的軍政支出，及大量收兌金銀外幣所付出的新鈔，這些都是新增的購買力。這樣，使市面銀根非常鬆濫。但是，資金却沒有正當的出路。假若時局半靜，生產界自可利用這些剩餘的購買力，作擴張生產之用。但是，在這一均未上軌道的混亂局面之下，這些游資對生產業却裹足不前。時日既久，這些游資勢必出而對物價大加擾亂。

總之，這月餘來，以全國物價動態而論，物價硬性管制政策已出現了不少漏洞；而且，在當前軍政大局之下，這些漏洞的嚴重性恐將與時俱增。我國人

民對政府下令管制物價一事，並不生疏。最後結果究竟如何，自不難於想像中得之。

四·結語

物價水準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動態的晴雨表。曾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行長之斯屈郎 (Benjamin Strong) 氏對於影響物價之各種因素，有過極廣泛的列舉。斯氏舉出下列十項，定為物價變動的基本原因，如：(1) 戰爭及政治之擾亂，(2) 政府的財政政策，(3) 貨幣增發與信用之膨脹，(4) 新金銀礦之發現，或已採礦藏之枯竭，而引起金銀產量之增減，(5) 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如買賣之方法，商人對商品欲求速售抑求儲存，消費者歡喜儲蓄與否，生產部門常開罷工抑係努力生產等，(6) 穀物收穫之豐歉，(7) 交通運輸之便利與否，(8) 流行疾病之有無，(9) 水、火、地震等及其他意外災禍，及(10) 其他。斯氏更指出：「我們應誠實的承認這種事實：這許多因素中，僅有第二項和第三項可以受統制 (control) 之支配，前五項中之其餘三項，也或多或少少的受信用政策之影響，但是，後五項則純屬另一嚮範，就多半只能「付之天命」(acts of God)」。斯氏所列舉的各種因素，超越經濟科學的範圍以外，可謂極廣泛了。以貨幣機構的靈巧，經濟組織的複雜，和整個社會體系的錯綜言，斯氏此種廣泛的列舉，可謂極與現實相切合。

許多人把物價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認為控制住某幾個地域，或管制影響物價的某幾個因素，即可竟硬性限價之全功；用不着全國性的全盤物價管制辦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國物價管制的過去教訓早足顯示這種錯誤。今後以全國為範圍而言的物價動態，也會顯示出這種錯誤。

物價管制是國家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化的程度愈大，物價管制的客觀條件愈充分，物價管制成功的把握也愈大。上次大戰時英美德諸國物價管制之所以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的成功，是由於客觀條件優越，加上週密的全盤管制計劃；然後輔以國家的刑律。我們的物價管制，是客觀條件殘缺不全（如全國人口究有多少？各種物資生產、運輸、分配等全無精確可靠之數字……等）管制無法從全盤着手，於是把刑律站在第一位；而且刑律只能在極少數的大城市有用武之地。兩者比較，優劣立見，成功失敗，自易預斷。

上海物價管制的「打虎」政策，以為政的基本精神言，是值得讚美的。但是，這種區域性的局部物價管制縱然能完全成功，對全國物價動態之貢獻究有多大，也是一個疑問；更何況在全國物價波動中，區域性管制在長期中是難於收效呢？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梗

我們要求科學與民主已有這麼些年，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於不具備科學精

神與民主態度，尤其由於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未能配合。「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談，其實這是最根本的；如不具備此二者，即便具備其

他一切條件，科學與民主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提起科學，容易使我們想到純科學的原理與實驗，應用科學的技巧與發明。不錯，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離開了科學精神，這一切都不能生根。而且，原理與實驗，技巧與發明，只是少數人的工作；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人都變成科學家，然而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科學精神。強為體用之分，久已阻礙了科學的發展；沒有一個重視科學精神的社會，科學家只能以魔術師的姿態出現，終於不能完成其應盡的使命。「科學者，知識也。」所謂知識不但指認知，且須進一步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在西洋和在中國一般，也會有過一個理髮師當外科醫生的時代，理髮師可能治好病，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其所能治愈的百分比會超出外科醫生，然而他不是不科學的，因為他之治療并非根據知識。外科醫生的治療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他對於人體構造、藥物性能及治療的程序與反應，都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科學的精神就是重視知識，在不重視知識的社會，祇有讓理髮師來代替外科醫生。

知識容有程度之不同，一時代之知識每因當時環境之限制而有其限度。科學精神却可使我們衝破此一限度，牠使我們不滿於現有的知識而更追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這便是進步。科學精神就是使我們進步的力量；牠能使我們創造新知識，牠也能使我們接受人家所創造的新知識。又以醫學為例：科學精神使現代醫學能有接連不斷的發明，更使現代醫生能充分接受或利用這些新發明——盤尼西林與消炎片在今日已是任何西醫所不能拒絕使用的藥物，除非他不曾受過徹底的科學訓練，而只知墨守舊法。就醫學一例來看，具備科學精神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實是很難的；欲其徹底，則更難。科學上要有新發明固然很難；要接受人家的發明，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即令最能發揮科學精神的醫學，有時亦表現其不徹底的地方：試看英美派醫生與德日派醫生的門戶之見是如何的深，他們不但在治療上是彼此不同，就是在對付病人的態度上也是大有出入。這是什麼緣故？

知識的敵人是愚昧。安於愚昧的人，不但沒有發現或接受新知識的可能，甚至連這種要求也沒有。構成愚昧的因素是權威、傳統、偏見、滿足於已知、受制於師承；在這些因素所交織成的情況之下，新知識會變成異端邪說，追求新知識會被視為罪行。科學是知識，所以是反愚昧的；科學精神就是反權威、反傳統、反偏見、不滿足於已知、也不受師承傳授的限制。科學精神使我們去探求知識，使我們去探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滿足於不完全的知識，其為害可能勝於沒有知識，托勒密的天動地靜說便是一個很顯著的例。準此，已往用以衡量科學的體用之說，根本就不合於科學精神，因為科學所要追求的知識原無體用之分，而且在本質上是偏重於體的，用是從體抽繹出來的，無「體」則不能有用。反之，既明乎體，則由體到用是很容易的，不過是遲早問題而已。

原子能是體，原子彈是用；世人對於原子能的體既已明白，則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只是暫時的。安於愚昧而受制於權威與偏見的時代不會有科學，所以在受教

條支配的中古歐洲，沒有科學。強分體用而抹殺科學精神的時代，至多只能接受前人對於科學探討的成果，而且只是一部份的成果，難得在這些成果上而有了新的加添。就外在的條件來看，羅馬時代應當是較希臘時代更利於科學的；徒以只重實用之故，羅馬人不但對於科學的貢獻甚微，甚至連希臘人所已獲得的成果亦未能完全接受。由此可見科學精神是科學的根本，牠不但刺激科學家去探求新知識，同時牠可使整個社會有探求或接受新知識的胆量；這種態度是科學本身所需要的，同時牠也是整個社會生活所需要的。

只有一個條件可使我們具備科學精神：民主的態度——必須先有民主的態度，始有探求及接受新知識的可能。

民主態度的基本意義是說服——說服人或被人說服。說服的目的，在於陳述自己所獲得的知識，使他人相信這種知識是正確的。要達到此一目的，必須陳述者有充份說明的機會，不受任何阻撓——這便是通常所謂言論自由。說服者當然自信其知識是正確的，然而可能不如此，他應當讓人家也有說服的機會，看看自己是否能被人說服；自己有言論自由，同時也讓人家有言論自由。要說服人家當然是很難的，要被人說服往往更難；因為說服也有一大敵人——強力，牠可以阻止我們說服人家，同時更可阻止我們被人說服。強力用以打擊說服的工具不一定是武力。不憑藉武力的打擊可能較武力更可怕。一般而論，強力可能有三大來源：一是源於個人的，少數人的偶像、威望、地位、甚至年齡都可使我們感覺到說服無用武之地；往往在一個爭辯激烈的會場中，每每可由這樣一個人三言兩語把全部爭辯抹煞。在「年高德劭」或「服從領袖」一類的信條之下，無所謂說服，同時也無所謂爭論。二是源於多數人的，在一個「大勢所趨」的環境中，少數人如有勇氣去說服人家，可能就是犧牲者；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是一個很好的例。會議場中的「噓」與擦地板已是習見的；不寬容的精神可使我們那造若干罪名來封住人家的口，遭受此類打擊的人反而要得着一個「不識時務」的譏評。三是源於傳統的，理論與習俗一經變成教條，便不容許有反對者存在，自不容許反對者有說服的機會。萬一遇着不能不予以答辯的時候，「孫中山說」或「列寧說」這一把利刃，可以解決一切所不能解決的結子。在個人、多數人、及傳統的強力之下，只有專制，決無民主；強力的目的在阻止新知識之產生，換言之，就是保衛愚昧，是反科學的，所以在欠缺民主態度的環境中，同時也會欠缺科學精神。在安於愚昧的時代，理髮師要來治病，我們還可逃避；在屈於強力的時代，巫蠱鬼魅要來治病，我們將無可逃避。

我們要爭取民主，必須先具備民主的態度——反強力而尚說服。要有說服的自由，必須破除個人的偶像，必須放棄多數人的霸道，更必須棄傳統教條；這便是從根本上摧毀強力所慣用的工具。在不民主的社會中，言論機構如出版物與廣播之類，只能傳達命令，不會根據理由來說明。當命令支配一切及口號指示一切的時候，不會容許相反的意見，「××至上」與「思想集中」等

格言使我們再無說服之可能。不能行使說服的民主，是偽裝的民主。民主有待於說服；民主的程度與說服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人類社會在民主途徑演進中，曾經經過這三個階段：一、法律的民主，使人民在法律前平等；二、社會的民主，使人民不受階級制度的限制；三、政治的民主，使享有參政權的人數，日益增加。人類之所以能爭得此三大民主，當然會經過強烈的鬥爭，而說服實為其基本條件。此三大民主在今日所表現的程度，依地而不同，其差別即決於說服之運用；民主程度之大小決於說服幅度之廣狹。眼前，人類在爭取經濟的民主與知識的民主，要縮短或減消人類貧富與智愚的距離。這其間又有待於強烈的鬥爭，但仍然要以說服為基本條件；唯有靠說服始可結束爭取民主的鬥士，只有靠說服始可建立此類民主的基礎，否則任何努力都是不免於幻滅的。經過說服而結集的鬥爭力量，始可百折不撓，前仆後繼，非經說服而受命於強大的鬥爭力量，一遇挫折便會消滅。

科學的精神與民主的態度二者是相關的；重視知識始能說服或者被說服，能夠說服或被說服始可追求知識。知識的目的是求真，說服的條件是寬容；要求真必能寬容，能寬容必能求真。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二者是同時并存的；要求真必須同時寬容，始能發現或接受新知識；始能說服人家或者被人家說服。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配合而成為促進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此一動力可使愚昧及支持愚昧的強力同時消滅，從而可使科學更發達，民主更徹底，可使我們易於合理地解決一切問題，易於消除一切阻礙社會進化的障礙。知識既有時間性的，根據知識而生的政治思想自然也是有時間性的。知識與政治思想之可貴在於變，在於不斷地增訂與修正，前一代所視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到了這一代可能要經過修正甚至要被推翻。這便是進步。惟有在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配合以後，我們始能追求此種進步，我們始能對於舊有的一切無所留戀，始能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知識。

不久以前曾有人主張在中國要使科學與民主結婚；此之所謂結婚，大概就是指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之配合。此一結合不能再遲了，然而仍有距離。中國的科學是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姑娘，本身就欠缺科學精神；中國的民主是一位嬌生慣養頹指氣使的孩子，本身就不知有所謂民主態度。在一方面，科學與民主的招牌是已經掛起來了，然而一切判斷不根據知識，甚至沒有求知的意向，任何事件發生都是「奸匪」製造的；任何報道也不根據知識，歪曲與誣蔑便是「宣傳」；「紅帽子」一項便可剝奪人民說服的機會。說服既無可能，於是訴之強力，從重慶校場口打起，一直打到全國，在這殺氣騰騰的氣氛中，「科學與民主」那塊招牌已是虛有其表，沒有人理睬。在另一方面，確乎有人在爭取科學與民主，可惜這些鬥士未必都能訴之於知識而容許人家亦有說服的機會。於是臆斷代替了知識；談自由主義者都是馬歇爾所指揮的傀儡；後經證實為一大騙局的雷諾探險，會有人深信不疑地斷定是美國探測鉤鎖的陰謀。這樣沒有知識使下肯定判斷的精神，顯然不是科學精神。錯誤的判斷固然是由於缺乏知

識，明知固昧在政治上却也是習見的事；為着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不惜把和自己主張相反的一切意見，統列入於一個「陰謀」。在政治與道德脫節的時代中，此種手段或者是可辯護的，然而不應出之於爭取科學的人士之口，因為這是違反科學精神的。何況「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辦法，已成過去；在爭取民主的途徑中，政治與道德應當是互相配合的，否則必然會回到獨裁與法西斯的統治。爭取民主的人士倘然為着一時的快意或求速達目的而不惜使政治與道德脫節，到頭必然自食其果，反而會助長法西斯勢力。政治上的警覺性當然是很重要的，對於一個特殊事件的發生，在未會將其全部認識以前，我們不能不有若干假定的看法或分析。不過，在不曾得到充分知識的證明以前，這種看法與分析仍然是假定的，遽然根據牠來判斷是很危險的。「假定」亦須根據知識，這才使我們不會輕信，這便是「謠言止於智者」的意思。不輕易相信以後是保留，并非判斷。對於任何問題的認識，都要有一個或久或暫的保留時期，這是科學精神過程中所不能少的一個階段，否則仍然要受制於愚昧而將使用強力。正由於欠缺了科學精神，所以民主的態度無從表現，因而爭取民主的人士，往往表現出最不民主的態度——只有自己的判斷而不容許人家來說服。假使我們認為政治與道德不妨脫節，假使我們認為「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應當的，假使我們認為只有自己的假定或看法是無待知識證明而認定是正確的，假使我們對於任何問題的觀察無須有一個保留的階段，那麼，民主態度便無表現的可能。因為在這種不重視知識的情況之下，我們無須說服人，更不須受人說服。對於要說服我們的人，我們無須以知識為武器去對抗他；最方便的辦法是拿「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一類封條去封住反對派的嘴，封條不靈則繼之以恫嚇與圍剿。在咄咄逼人的謾罵與侮辱之下，使反對者狼狽逃匿，再不靈，最後的一着是名之曰「陰謀」。這辦法能否收到預料的效果呢？這種有我無人的態度，是否是民主呢？歷史上專制統治之畢竟失敗，就因為使用此類辦法而不能收到預定的效果；爭取民主的人士如果再抄襲此類辦法，妄以「廓清思想」的手段來求得「意志集中」，結果只有延遲民主的誕生。

對於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統治，我們不希望牠能發揮科學的精神及表現民主的態度。在追求進步的進程中，我們却不能不要求爭取民主的人士首先要自己具備科學的精神與民主的態度；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然後能接受說服；要有尊重說服的程度，才能接受根據知識的真理。只要我們有認識真理的勇氣及接受真理的雅量，我們決不會倒退。讓我們透徹地認識，讓我們自由地發表，在不斷地認識與發表之中，就可出現進步。假使我們只把科學與民主放在口頭上，仍然要以愚昧代替知識，以武斷代替說服，無疑地我們仍然會停留在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

二 歡迎讀者直接定閱

波蘭之行

葉君健

八月初，我接到波蘭文化協會的請帖，邀我去波蘭開世界文化人關於世界和平的討論會。該會的發起人是法國與波蘭的文化人。在法國方面，有巴黎大學的校長、及該校文法理三院的院長、畫家畢家索 (Picasso)、科學家若黎奧·居里夫婦 (Marie-Curie)、演員、音樂家、詩人共三十幾人。波蘭方面的發起人，也有三十幾人，都是波蘭的名教授、科學家及作家。波蘭文化協會，在請帖中特別附了一封長信，說蘇聯的當代的名科學家，國家學院的會員及作家，也都被邀請了；其意思是說我不應忘掉這個機會去和蘇聯的文化人接觸，交換一些意見，因為在其他的國際文化會議的場合，蘇聯人始終不曾參加過。

的確，要打破『東歐』與『西歐』間的這道鐵牆，東歐與西歐間的文化人是應該集會，開誠佈公地討論威脅世界和平的根由的。但恰巧這時我正在修改我新完成的第六部英文小說。此書為一長篇，一中斷便失掉了許多人物的線索，所以我只好辭謝了這個邀請。但到快要開會的前幾天，一倫敦的朋友打長途電話來，說無論如何忙，也得去參加這個會。大戰似乎就在眼前。每個從事嚴肅文化工作的人，都有義務來保衛文化和世界和平。同時我是從美洲及西歐這個地帶被請去的唯一的遠東作家，不出席似乎在這道義上也說不過去。所以我在開會的前一天(八月廿四)便匆匆地和四十多位英國文化人坐波蘭政府的專機去波蘭。我在這兒要記的，便是在這會議時和東歐各國的文化人所接觸及所見所聞。

英國被邀請的文化人，代表種種不同的政治色彩，有共產黨，自由思想主義者，保守黨，及天主教徒。著名的國際人物如生物學家赫胥黎(現任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主任)，干特伯黎教堂的主教 Johnston，前『新政治家』週刊的主筆馬丁 (Kingsley Martin)，前『新聯合國糧食委員會』的主席 John Boyd Orr 爵士，馬克主義季刊『新時代』的編者 Lewis 博士，以及各大學的名教授、作曲家、導演家等，都去出席。這個陣容，可以說明參加這個國際文化人會議的人士，既不全是在左傾，也不全是在右傾。的確，如果參加的人都是清一色的相信一個政治信念，那末這個會實沒有開的必要。

廢墟上

開會的地點是在烏拉斯洛夫城 (Wroslaw)。我們的專機一降落以後，早顯在我們眼前的一片廢墟。我當時便覺得，這真是世界智識份子討論和平最理想的一個地方。第二次大戰是因波蘭被侵略而開始的。現在我們在這些廢墟上來討論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戰是最適當也不過。可惜的是我們這些智識份子是一個手無寸鐵的階級。英國有許多代表認為阿特利和貝文應該到此地來參加這會。後來一些美國的代表也認為華爾街的那些買賣人也應該來此看看，但可惜的是，他們却非『智識份子』！

烏拉斯洛夫的原名為 Breslau，為戰前德國東部的省份塞拉西亞 (Silesia) 的首都。此省原屬波蘭，後被割讓到德國。此次大戰後，蘇聯得到波蘭東部的省份，而波蘭就收回了此省作為補償。這兒的德國人已被驅逐出境，現在的人口大部份是由波蘭東部遷移過來的波蘭人。但這兒的鄉村及城市都仍持有德國的風味。舊有的波蘭人仍講德文。但他們對於德國人的仇恨太深，因此常常裝做不懂德文。可是在這一部份的歐洲，英文完全不通行。所以有時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一些商店店員，飯館的堂倌等仍得和我們講德文，不過講的時候很害羞而已。

此地的房屋及道路雖然幾乎全部被戰火毀掉，新建築的東西却也不少。波蘭人似乎每個人都很忙，而且精神旺盛。我們一到(八月廿四日下午)，感到吃驚的是波蘭的糧食豐富。我們在晚餐時所吃的肉，比在英國兩個星期內所吃的還多。我有許多英國朋友看到盤子裏的食品，簡直望洋興嘆，因為他們吃慣了英國戰時定量分配的東西，肚皮已經容納不下這些食物了。有一位名建築家當時居然就要求吐起來。在晚上，我想看看波蘭人的消遣辦法。義大利羅馬大學的一位歷史教授(前任駐波蘭的大使)，帶我去參觀波蘭所流行的咖啡館。他是一位很風流瀟灑的學者。在一堆的廢墟的後面，我們尋到了一個酒店。店裏已經擠滿了工人和小商人式的人物。在約摸十一點鐘的時候，燈忽然暗了下來，悠揚的音樂也奏起來了，並且還有一位歌者對着廣播機唱起戀歌。吃酒的人都變成隊地舞起來。這兒的風味，遠勝於我在巴黎所見的一些咖啡店內的情況。巴黎的人總似乎有些病態，總似乎在乎心的深處藏得有些愁苦。而在這兒的人却似乎真正與高采烈。我問我的朋友(他去年還在波蘭當大使)，波蘭人是否過去也是如此快

樂。他說，波蘭人過去許多連溫飽都不夠，那還能來吃酒跳舞。近年來因為波蘭的新政府大量從事建設，開了許多的國營民族工業，大家都有工做，並且能得到很好的工資，因此也就快樂起來了。

會議開了四天。參加的一共有五百人左右。每個人都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有的發明過新的機器或科學原理，有的寫過幾本小說，戲劇或詩歌，有的導演過片子，有的建築過摩天的大廈，有的製造過動人的曲譜，有的在教堂內討論過人類的靈魂問題，有的在在大學裏製造過許多『博士』，有的跑遍過世界各地，探訪人生的新聞。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嚴肅的人生態度，追求真理和人類進步』。這個共同點，恐怕就是這些文化人被請的一個標準。就我這一行來說吧，我在會場中就不曾碰到一個寫偵探小說，或風花雪月那一類東西的作家。

蘇聯作家

在會場中我恰巧坐在一羣蘇聯的文化人旁邊。碰碰蘇聯作家，是我來此赴會的動機之一，因為在西歐決無機會碰到他們。我打開當天的波蘭畫報一看，發現了關於蘇聯作家赴會的報導，並且還看到他們的小照。最知名的有(一)寫靜靜的頓河的蕭洛霍夫，(二)法兌也夫，(三)列翁尼夫及(四)愛倫堡。他們的作品我在國內當學生的時候早就讀過。現在居然有機會見到他們，當然興奮。我於是便按圖索驥，依據照片來辨認他們的面孔。坐在我斜對面，是一位頭髮作銀色，目光灼灼，很像一個拳師的中年人。我們互相望了一陣，之後又微笑了一下。我知道他是法兌也夫。坐在我背後，一直不停地抽着三種煙(紙煙，雪茄煙及煙斗)的是一個沉默的半老人。這是愛倫堡。我把他們的面孔弄清楚了後，便很想和他們談談。(在這兒大家都不須介紹)但後來我失望地發現，他們都不能講外國語言；而我又不通俄文。只有愛倫堡能講法文。他是一個極為和藹可親的人物，講話的時候，常常拉着你的手不放。我告訴他，說中國翻譯他的書不少。他說，『好吧，咱們吃了午飯後詳細談談中國的作家情形。』那知不道到吃午飯時，會議上便起了爭論，大家忙得不堪，一直無機會坐下來開談會以外的事。

大會第一天的主席為法國研究原子分析，曾得諾貝爾

科學獎金的若黎奧·居里夫人、她不知怎的安排法克也夫作爲代表蘇聯的第一個發言人。法克也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在蘇聯制度下長成的智識份子，對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智識份子及文化，並不大了解（他不會『留過洋』）。因之，在這種國際會議的場合，他似乎頗有點『鄉土氣』。他的態度是『敵人不投降，便消滅他！』他的用語是極富有戰鬥性和帶有強烈的『漫罵』意味（當然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那些掀動戰爭的人而發的）。這篇演辭的結果，使那些在牛津和劍橋教養出來的學者和文人大驚失色。他們認爲法克也夫有欠『文雅』和『公正』。後來居然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 Taylor 先生，針對着法氏的演辭，作一篇理直氣壯的演講。其大意是：（一）歐洲的國家是英美的軍隊解放的。（二）英國豈起正義的旗，第一個對希特勒宣戰，而蘇聯却等到被侵略後才宣戰。（三）法氏稱讚反法西斯的國家時爲何不提及南斯拉夫？要知道南斯拉夫的遊擊隊曾作過極大的犧牲，死了兩百多萬人。（四）如果蘇聯講自由，爲何蘇聯不讓外國人到蘇聯去旅行？從這篇演辭，我們可以看到，會議頗弄得有點『感情用事』了。Taylor 這位先生，在英國是以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馳名的。在這兒，法氏的一篇『不文雅』的演講，激動了他的反感，使得他認爲『趣味不佳』，而作了一篇如此感情用事的反駁。但他就不曾想到，法氏雖然是一個名作家，却不會受過牛津式的『紳士』教育；而且一直是隔離地住在蘇聯，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一個什麼樣子。愛倫堡在革命前是會留學過巴黎，講一種西歐的語言，革命後又常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旅行西歐及美國各地，因之很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精神及文化。他根據法氏的本意，參以他對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理解，作一長篇的補充性的演講。全場掌聲如雷。他講完後，大家一致起立對他致敬意。連 Taylor 先生也站立起來了，認爲他說的有『學理』而非『謾罵』。然而這篇好的演講，已經挽回不了局勢。會議中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氣氛。

這段小風波使我起了兩個感想。（一）蘇聯已經離開了孤立的階段。她不僅在政治上要影響世界，她在文化上也要影響世界。她應該讓她的文化人多多地和外面的文化人接觸，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也使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了解蘇聯的文化。（二）西歐國家的報紙所宣傳的東歐無言戰爭的可能性。（三）西歐國家的報紙所宣傳的東歐無言戰爭的可能性。（四）西歐國家的報紙所宣傳的東歐無言戰爭的可能性。後來我到華沙。波蘭的國務總理請我們在政府晚會，我對一位波蘭政府的高級政治委員提起會議上的那段風波。我說：『像少數西歐的學者，對你們偉大的鄰邦蘇聯作如此的批評，你們作主人的人不感覺很難爲情麼？』他說：『相反地，我們非常高興。一個會議如果沒有批評，那還成爲什麼會議？』

會議最後一天，大部份的時間花在討論一篇宣言上去了。這篇宣言當然是攻擊戰爭及那些正在準備第三次大戰的人的。在原則上，每一個追求進步的智識份子是同意的。但第四段有一句話，引起少數的英美代表不滿。這句話是：『歐洲和美洲的少數的人士，承繼有法西斯的傾向，正在想掀動戰爭。』這句話，在我看來是哀而不傷的。但我的幾位英美朋友却認爲欠『公正』。他們認爲這句子應改爲『歐洲和美洲的少數的人士……但蘇聯的代代表竭力反對，說蘇聯沒有任何人承繼有法西斯的傾向，因爲蘇聯根本是一個共產主義反法西斯的國家。這一番爭論的結果是決定由全體投票表決。讀成這宣言的有四百二十三票，反對的有十二票，棄權的有十票。這個宣言也許影響不了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家，但他代表一個傾向：即全世界的智識份子（最低限度，歐美的智識份子），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是一致反對戰爭和製造戰爭的人的。

共產黨與宗教

從烏洛斯拉夫我坐汽車去華沙。路程一共須八小時。我坐汽車而不乘最快的火車，其目的是想看看波蘭的鄉村和田野，這是一個星期日，每個村鎮上的教堂都擠滿了做禮拜的人。教堂內擠不下，許多還站在教堂外面等待進去禮拜。有時在大的村鎮，站隊的人伸展得有半里多路長。這真使我驚奇得不行了。我從未曾夢想到，在『東歐』的國家內，人民的宗教心却是如此地盛。在『西歐』的國家，尤其是在英國及斯干達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人民在星期日早上睡在床上休息，教堂內的人數總是寥寥晨星。我不禁感到人生的滑稽。在『西歐』大家總以爲自己是代表『基督教的文化和精神』。那知『基督教的信仰却盛行在『東歐』，而不在于『西歐』。我所經過的每個村鎮面前，都有個小小的神社，裏面農民在耶穌的神像面前，每日供獻些鮮花，頗像中國種田人敬土地神一樣。這種熱烈的宗教信心，使我對於波蘭的共產黨政府懷疑。我隨身的翻譯是波蘭外交部的職員，能講法文和德文，他同時還是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我問他說：『你們共產黨素來認爲宗教是民衆的鴉片，但爲什麼你們的政府讓民衆這樣崇拜上帝呢？』他的回答是：『當馬克思說宗教是民衆的鴉片時，那個時代却不同。那時教會與地主官傑來結合，共

同剝削民衆。現在我們已到了建設時期，沒有地主官傑，教會也不能干政，只管宗教的事情，那末爲什麼不讓民衆自由相信宗教呢？事過境遷，我們不能夠有書呆子氣的看法。』他這話很有道理，引起我問他另一個問題。我說：『你自己也常去做禮拜麼？』他回答說：『當然略。但我並不相信宗教。可是我年老的父母却相信得厲害。假如我不去偶爾做做禮拜，他們將會痛心難過死了。這種不必要的悲傷，在革命已到了建設時期的今日，應該避免，此外我的未婚妻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天主教信徒。在我們結婚時，我恐怕還得在牧師面前去宣誓呢。作爲一個共產黨員，這固然是不愉快的事，但我却不能因爲儀式的爭執而不和我可愛的未婚妻結婚呀！』他說完後大笑起來。我也同時大笑起來。他問我爲什麼笑。我說：『我想起做國那些鬧家庭革命的人物，跟你們這些波蘭的老共一比，簡直是不近人情和學究氣了。』當然，我已經離開國家好幾年了。也許在共區內，這種『學究氣』現在已經沒有了。波蘭的田地都劃得很小。這也許是過去封建制度的遺蹟。農民還是用馬和犁來耕田。我不曾看到一架曳引機。這跟西歐各國機械化的耕種相比，是落後得多了。我問我的翻譯，什麼時候波蘭可以高度工業化起來。他說：『恐怕要等好幾年才能。這次戰爭毀壞了的許多東西。我們要花好幾年的工夫才能慢慢恢復舊觀。之後才能談新的東西。』聽了他這話，我立即了解爲什麼波蘭這類的國家渴望着世界和平。他們需要安靜休養元氣，從事建設。他們沒有力量作新的戰爭。只有像美國那些不曾直接受過敵人侵略的國家，才配談第三次大戰。（下期續完）

文化廣告 刊登觀察 效力最大

每期銷行六萬三千份
發行網遍及全國各地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政策

Japan: Full Speed, Astern New Republic, August 9, 1948.

Mark Gayn

並沒有通知美國的人民，華盛頓已把推行了三年的對日政策完全翻案了。新的政策是以重建代替改革。

對日政策的翻案文章見於最近由陸軍部及國務院公佈的四項秘密文件。最早的對日政策是發表於日本投降後三星期杜魯門總統的聲明。這聲明經過重述和申說作為由十一國所組織的遠東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給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這個文件裏主要原則是改造日本成為民主國家。

實際上，這指令要使美國做一個在歷史上最大的翻造社會的角色。其中的目標之一是「鼓勵和支持日本自由主義的政治傾向。」華盛頓甚至批准日本人民用武力去破壞封建制度，祇要這項武力並不干涉盟軍的佔領。

但是，勝利之後八個月，翻造的熱心已經減退了。騷擾和不安定對於執行佔領的人不太有利。戰犯的整肅阻礙了建立堅固和有秩序的政府。解散獨佔事業的命令阻礙了日本經濟的復原。在東京的軍官覺得另一戰爭業已在望，在日本推行社會改革的試驗是不合戰略上的需要的。

在華盛頓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阿契遜和麥克阿瑟間的齟齬在美蘇衝突的大題目下被遺忘了。國務院已挑定了日本作美國亞洲政策的中樞。而且美國的大商人開始壓逼政府採取「恢復日本的常態」政策。

對日政策轉變的信號在一九四六年已經看得到。日本工會的活動已加上了韃繩。美國的支柱撐住著動搖的保守內閣。這些內閣閣置了麥帥的土地改革命令，開除了許多最著名的戰犯，眼看億萬價值的日本軍火被埋藏，顛覆了所謂「復員局」，這一切美國熟視無睹，不加一點責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鮑萊抵達東京。四個星期日本軍事工業去重建被日本所破壞的國家。基本的前提是戰後日本的工業祇能維持生計而不足以再度霸佔遠東的經濟。要達到這目的，日本的工業須回到一九三〇—三一年的水準，那時日本的經濟還是在和平的基礎上。

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標著要運出國的機器依舊在日本工廠和棧房裏存著。召集賠款會議的建議又遭蘇聯的反對，因為它不願意討論從東北所搬走的機器。日本方面

也亟力阻礙對於可以拆運的機器的調查。

反對鮑萊方案的人也在華盛頓出頭了。一九四六年年尾，當時陸軍部的助理部長裴特遜 (Peterson) 派了一個技術調查到日本，表面上的任務是調查充當賠款的工業的生產力。團長是 F.H. Mc Gray Company 的總理斯瑞克 (Clifford S. Strike)，團員裏包括美國重要工程公司的代表。

不久，謠言傳到華盛頓，說是這個團體的興趣並不在怎樣去補充鮑萊方案，而是在指出鮑萊方案無法實行。一九四七年二月這個調查團回到美國，他們向陸軍部提出的建議差不多要把鮑萊方案全部推翻。

一九四七年四月，華盛頓召集了一個各院部的賠款會議。斯瑞克擔任主席，實際上是軍部的發言人。在討論中，鮑萊調查團的代表們同意了許多對原案的修正。但是結果，新方案和舊方案在原則上大體還相合。美國還是要降低日本工業到不能使它霸佔亞洲經濟的水準。

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陸軍部又和新設立的外務局約定去調查日本工業。斯瑞克再去日本，名義是日本工業賠款調查的設計主任。這次調查的精神表示在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 American 雜誌上發表的「復仇是費錢的一一文」中。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斯瑞克報告書——四項文件中的第三項——公布了。他主張不但在賠款問題上要把原來的政策加以翻案，而且對日本整個前途應當重新考慮。他更以同情於日本需要的理由，要求停止拆運日本工業設備，除了直接有關軍備製造的工廠，他特別建議日本應當保留生鐵、鋼錠、硫酸、球軸承、軋軋、熱電發動機、造船和修船設備。他更辯護說，日本每年鋼鐵產量應當達到八百萬噸——比了日本戰時最高產額還要高。

「一個強大的日本工業」，這個報告書上說，「是一個潛在的強大武力。在我們看來，一個強大工業化的日本比了現在在這龐大人口的東亞維持著的這個不穩定和經濟失調的狀態更能促進和平和繁榮。」

賠款問題的翻案祇是美國對日政策轉變的一方面。更重要的風旗是見於解散獨佔事業的問題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遠東委員會給麥克阿瑟的祕密指令中說：「美國政府的目的是在鼓勵和表示贊同把生產工具和商業的收益和所有權儘量得到廣大的分配。你將要求日本公共機關提出一個計劃去解散日本工業和銀行獨佔組織或其他集中性的私人商業控制。」

在東京，這件工作似乎敷衍多於決心。盟總的反獨佔組被人稱作「保護獨佔事業會社」。一九四六年五月華盛頓命令盟總召集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整肅參預侵略的商人。會議裏大多數人却同意日本的商業巨頭是美國最好的盟友。

反獨佔政策的轉捩點是在我們在這裏要提到的第四項文件——FEC-230，這是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給遠東委員會要求同意的公文。這項文件中一個目標是保證解散日本的獨佔事業。有副本送給麥克阿瑟。

這個指令正在東京的衙門裏行動時，這齣日本戲劇中最主要的角色却上台了。他是德萊勃 (William H. Draper)，陸軍部的次長，也是在假中的 Dillon, Read and Company，一家投資銀行的總經理。他曾以少將銜做過克萊將軍 (德國佔領區總督) 的經濟顧問。美國在德國放寬反獨佔政策是出於此公的活動。一九四七年初秋，他第一次到達戰敗的日本。

德萊勃訪日回美之後的一段故事沒有人公開過。一九四七年十月陸軍部通知麥克阿瑟要求放寬已經放寬了的反獨佔政策。據東京的報導，和這通知同時還有一封德萊勃的上司，陸軍部長 Foran 私人的信件。

這個文件使麥克阿瑟很為難。盟總已經根據 FEC-230 號指令制定了經濟分散法案，交給日本政府去向議會提出。取消這個法案將是件不體面的事。麥克阿瑟決定拒絕華盛頓陸軍部的建議，他而且加緊推動這法案。日本議會並不知道美國內部的爭執，曾阻撓這法案的通過，經麥帥堅持非通過了才准閉會後才屈服。

在華盛頓方面，國務院受不住陸軍部的壓力，向遠東委員會撤回 F.E.C.-230 文件，因為要「重新研究」。到春天，德萊勃又以一個調查團團長的名義降臨日本。這個調查團來頭真大，包括著霍夫曼 (Studebaker Corp.)

Oration) 的總經理，後來是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員(詹士頓(紐約化學銀行及信託公司的主席)陸黎(美國國際貿易協會主席)。這個調查團的任務與日本的不同，他們不是來考察日本的改革而是關心於怎樣使日本恢復常態。他們和日本銀行，東京銀行，三菱(Mitsubishi)重工業和日本鋼管工業的巨頭討論怎樣復興日本，投資和經營的利潤等問題。

這個調查團工作結束後，德萊勃宣布他要建議美國撥日五年方案，第一期(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貸款將在五億美元以上。

在公開的私人的談話中，這個團體的團員很明白的表示反獨佔政策應當停止，政府對商業的管制應當取消，賠款的數目應當減少，應當允許日本重建他們的商船噸位到戰前水準，公司利潤的稅則應當降低，工會活動應當加以限制。

德萊勃並不在東京的那些軍官，他沒有提到把日本建立成反蘇軍事根據地。他堅持說援日方案祇是使日本能經濟自足，用以減低美國納稅人的負擔。

東京的美國人方面立刻傳出反獨佔政策即將告終。一個專門調查反獨佔法實施情形的委員會也很快的證實了這傳說。在五月底，德萊勃所領導的團體，通過陸軍部，建議國會批准一億五千萬元的撥日貸款。

東京銀行的公報很高興的說：「這年將是日本的綠燈年。」(綠燈是指前進的信號。)每日新聞(Mainichi)日本兩大日報之一，評論說：「日本在安定東方的地位上現在已經很正確的决定。」日本時報，半官方的報紙，更說：「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以日本為亞洲的工廠，已給日本人民的希望。」

每一個人都同意，戰前的「分工」即將恢復：亞洲其他各國出產原料，日本製造工業品，然後收取商業利潤。日本報紙的社論強迫着美國說出的新政策是否指日本可以恢復被戰敗所停止的貿易擴張。被整肅的許多商業領袖又從地下鑽出來，聚集在東京，等待他們恢復自由活動的日子。

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美國政策的轉變會限於商業和賠款問題的。他們相信這新政策將解除一切參帥在改革的名義下所加予日本的限制。戰爭是結束了，日本現在是美國的盟友了。

蓋田(Hitoshi Ashida)首相和他的閣僚開始討論修改美國所授意的勞工法。他們也建議從速解除生產、價格和利潤的管制。更勇敢的人竟要求修改新憲法，這憲法是參帥親自參加起草的。不成問題的，日本已想到重整軍備了。政府曾在議會

裏提出了一個建立海上保安局的法案，名義上是用來對付海盜和走私的。這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包括潛水艇的袖珍海軍。為了憲法裏聲明放棄武裝，所以這法案聲明這並不噸重建海軍的步驟。當太平洋各國聽見這消息舉手驚詫時，美國很快的支持了日本的政府。

實際上，這一切措施都是參帥的部下所公布的改革方案的翻案。這位統帥却一言不發。佔領時期快將結束，宣傳美國目標的改變是不智的。發動種種改革指令的盟總政治局已經形同虛設，意思是它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參帥自己也希望離國十一年後凱旋回鄉了。

唯一被美國新政策引起了公憤的是中國。在內戰和經濟無政府狀態中掙扎的中國人民用了不掩飾的恐懼正視着他們的鄰國。上海有一家報紙的社論曾說出代表性的批評：「美國已不願遠東和平採取了扶植日本的政策。我們不反對維持日本人民生計的努力。我們所反對的是在維持日本人民生計的名義下有意的扶植日本地主、官僚、和軍閥的經濟地位。我們反對的是美國這種錯誤的政策。」

這個社論發表了不久，美國曾對中國政府施用很強的壓力要求制止這種反對美國扶植日的教訓。但是中國人民的恐懼並沒有平復。最近中國各大學教授的抗議和學生的遊行，祇是對一個沒有改革而強大的日本深入而且真實的恐懼的一種表示罷了。(觀察特約譯者譯)

編後

一、本期葉君健先生的這篇「波蘭之行」，是很難得的一篇有關東歐情形的通信。此文長達二萬二千字，限於篇幅，祇好分兩期刊完。

二、我們最近收到幾篇可以引起論辯的文字，上期已刊了樊弘先生的一篇「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絆腳石？」此外還有潘光旦先生的「工業化與人格」和楊人楨先生的「再論自由主義的道路」兩文，即將依次刊出。

三、五卷四期讀者投書欄刊載了同濟大學四位同學痛斥編者一函以後，有好幾位「半價定戶」來信表示不平，替編者辯護，並希望原函亦在投書欄發表。我們覺得我們今天主要的目標是想把我們的祖國弄好，我們應當集中我們全部的智慧、熱忱、和精力，向這個最主要的目標去努力，關於個人的一些無關緊要的得失毀譽，我們不必看得太重。所以一切替編者辯護的信，我們不想再刊，尚祈原諒。至於編者個人對於那幾位來信的先生，則表示由衷的感謝。(編者)

(上接二十頁)

「唉！我真是老糊塗了！講了半天都是我的那個孩子的事，真的我把您給忘了！我還沒問您這三四個月倒是在那兒去了？出外作買賣去了嗎？怎麼樣？掙了多少？」李大媽根本不知道張老三被抓的事。

「不是作買賣，我也是被抓去當兵了。後來他們看不用，又放回來！我還得問您，我的孩子們都跑那兒去了？」張老三急於要知道他的一家大小的下落。

「您問我嗎？我也不大清楚。可是您的三個孩子可死得大慘了！不到一個半月一連氣兒全病死了！」

「怎麼？什麼病？」張老三聽了，腦漿子要崩裂似地背筋在太陽穴上蠕動着。

「誰知道是什麼病！可是在您那院裏東屋住的那個女教員說的，大概是急性性什麼炎吧！我真說不好！」

「我的老婆呢？」

「張三媳嗎？她走了！」

「往那兒去了？」

「到天津找您去了！」

「我不在天津啊！」

「可是人家都說您在天津作買賣呢！」

「她還回來不？」

「她把房子都退啦！還回來嗎？也許……」

「噢……」張老三眼前冒着金花，感覺着頭部沉重起來。他慢慢地走出了李大媽的屋子，毫無意識地又走出了她的院門。

「張三爺！您到那兒去？」李大媽趕了出來，問他。

「……」張老三沒有回答，蹣跚着走向大街去。

自從張老三的二次失蹤之後，不到半個月光景，天津報紙上登載着一段新聞。它寫着：「萬國橋下河風女屍一名，經人打撈上來，懷中的身份證上姓氏已竟浸濕難辨，籍貫約略認出是安東，配偶姓名祇能看出是姓張，名不詳。」這條新聞佔的位置很小，沒有人去注意它。究竟不是張老三的老婆呢？誰也不去操心這件渺小的問題。

至於張老三究竟還在北平不在？誰也不曉得。他是死了？還是活着？沒有人去關心。可是根據張老三所住的院子裏東屋那個女教員說，她確實在阜成門洞看見一個男屍，樣子很像張老三，穿着一件破舊的黃色襟衫同一條黑色的短褲，大約是肺病死的，也許是餓死的。當時有的鄰居們聽到他們這一家逃亡來的東北人死得這麼慘，都覺得心酸，可是不久也就淡忘了。不過有的鄰居們不相信這回事，他們覺得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他不會死，他還活着，活不下去也得活着，縱然繼續在逃亡！

濟南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棋爭一着

(觀察南京通信)

濟南終告失守！就山東全局看，就冀、晉、魯、豫、陝、甘聯繫看，就平津兩市及和遼東、山東兩半島軍略地理上和山東的關聯看，乃至就東北、西北與華北戰局的關聯看，濟南的得失，都是今天整個軍事棋局上有重大影響的一着棋。國共雙方爭此一着。二十五日下午，當局舉行軍事會議，檢討魯中戰役，並將魯境戰事和遼西戰事加以詳盡研討。可能把級東南地區、晉北地區、陝州地區、以及徐海蘇北地區各方面的軍事動向，作一綜合的研究。政府表示決心收復濟南，已派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率黃百韜兵團及邱清泉的第五軍兼程北進，接應久戰魯中皮守濟南突圍之師。勝敗本是兵家之常，而且雙方常是各有一套如意算盤，不過誰的算盤真能算得巧，算得妙，算得準，「如意」便該誰屬。空算不能代替妙算，而妙算重在確切。軍

事的棋局，并非一件易事。軍事重在制敵機先，「先為不可勝以待敵」，「先為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孫子兵法，就這一原理，至今看來，當仍不失為現代軍事家可依據或參考的一種軍事邏輯。但吾人若一回顧，透視三年來的魯南的得失，都是今天整個軍事棋局上有重大影響的一着棋。國共雙方爭此一着。二十五日下午，當局舉行軍事會議，檢討魯中戰役，並將魯境戰事和遼西戰事加以詳盡研討。可能把級東南地區、晉北地區、陝州地區、以及徐海蘇北地區各方面的軍事動向，作一綜合的研究。政府表示決心收復濟南，已派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率黃百韜兵團及邱清泉的第五軍兼程北進，接應久戰魯中皮守濟南突圍之師。勝敗本是兵家之常，而且雙方常是各有一套如意算盤，不過誰的算盤真能算得巧，算得妙，算得準，「如意」便該誰屬。空算不能代替妙算，而妙算重在確切。軍

機先。去春萊蕪吐絲口之役，二級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整七十三師（原為七三軍）師長被俘，六十四師（原六四軍）師長韓練成剩百餘官兵，腿部負傷，僅以身免。去夏沂蒙山區孟良崗之役，整七十四師（原為七四軍，王任軍長）師長張靈甫於彈盡援絕之後，自殺殉職。今年四月，魯東大戰，昌樂陷落，以驍勇善戰之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張天佑陣亡。同時九十六軍長陳金城亦被俘，卅五師長周慶祥則以「遺誤戎機」臨陣退縮，為王免職，解京訊辦，於日前執行槍決。夏間兗州之戰，以當年堅守長沙官拜上將（記者按李王堂為黃埔學生第一個官拜陸軍上將，亦為至今唯一的上將黃埔生）的李玉堂，竟亦不得不於軍事挫敗之後，隻身逃出滋陽。據聞王李以職權上的關係和資歷上的問題，雖有一山東三李一王的雅號，恐亦未能做到守望相助，相忍為國的地步。山東老派人士，中樞的魯籍官員，頗致憤慨。自魯南重鎮兗州易手以後，八十四師師長吳化文更成紅人，以他所部戰鬥力的堅強，成為駐魯中央

嫡系軍隊中的巨擘。王羅武為驍勇吳化文，力保吳補陳金城九六軍長之缺，仍兼八十四師長。事實上，在中央未能調遣新軍有生力量填補魯中陣隙以前，也只有吳化文可資倚畀。吳軍在濟南人民心目中業已成為唯一的「魯中干城」。不過吳雖名為軍長，實則僅有八十四師一旅之力，三旅之衆，於馳援兗州時，又為共軍吃掉了一個旅，所餘兩旅，即被用為拱衛濟南之師。軍駐崗山，實為要衝，故當二十日左右，吳軍譁變，吳本人投共，霹靂一聲，內外震動。所以從人事上論濟南之局，這一再回頭看年餘以來的山東軍事棋局：李仙洲韓濬陳金城諸將的被俘，是棋差一着，張靈甫的自殺又差一着，張天佑的戰死和周慶祥的退縮又差一着，李玉堂的戰敗鬱澀，更差一着。到了吳化文的投共，這一着就差得不得了。全棋形勢，着着落後，子子落空，一由量變到質變，最後碰上吳化文這一棋子，出了大岔子。棋局勝負，已非偶然，而最後一着，關係全局，昭然若揭。王羅武未

得失之差

濟南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得失的關係多大？我們展讀地圖，不難一目了然。濟南是華北六省中，（東北九省不論）在內戰全局中第二個被共軍奪得的大省。人們對於濟南之失，不不得聯想到河南的開封。但開封不同濟南，開封之一失一得，難易間也不容與濟南等量齊觀。開封周圍盡屬平原，共軍打進開封前後的軍事佈置和使用攻取，是有差別的。國軍撤出開封以後，當時周圍的大軍如邱兵團，早已從容進入反攻地帶。其他部隊亦有不少待命隨時應援的。同時政府為確保名城，轉移政事交通上看，它和徐州天津兩要衝聯絡在一條線上。南達京滬，北通平津，西貫冀魯豫陝，東鄰大海，北面又有黃河為其天然屏障。山脈以太行為基幹，所謂山東山西兩省之稱，即係以太行山脈迄左迄右而劃分。跨過河北平原，基本上濟南正是與太原一脈相聯。太行綿互，

能操此勝算，已非今日始矣！

一則共軍進入濟南，尚未站穩腳。二則九晝夜的苦攻死奪，入海戰術的軍力消耗，亦必可觀。三則軍實補給上還不能十分得心應手。四則國軍的有生力量可能還潛伏在濟南外圍的重要據點。五則今天國共雙方的力量雖大致相等，但裝備上亦近於相等，但共方沒有空軍而國軍在這一方面，佔有相當大的優勢。然而在軍事上，當敵我雙方力量相等，裝備相等時候，勝負的判斷，就要看雙方戰略運用上的門法了。

就軍略地理的價值看，濟南比汴洛、比鄭州、比西安蘭州、乃至比保定，都有顯著的特點。這特點在於濟南兼河山之險，東西的高地和平原相稱。華北六省省會只有山西的太原可以與之相提并論。從軍事交通上看，它和徐州天津兩要衝聯絡在一條線上。南達京滬，北通平津，西貫冀魯豫陝，東鄰大海，北面又有黃河為其天然屏障。山脈以太行為基幹，所謂山東山西兩省之稱，即係以太行山脈迄左迄右而劃分。跨過河北平原，基本上濟南正是與太原一脈相聯。太行綿互，

延而成所謂沂蒙山區。這一地帶，歷作戰場，實得地形之賜。易守難攻，出沒其間，或隱或現，從心所欲。魯東為邱陵地帶，膠濟鐵路由海濱以達魯中，膠濟兩軍在此血戰，國軍終於失利，放棄此點，關係濟南之安危甚大。就軍事地理上推論，即知昌黎既為共軍所有，則遲早必取濟南。而上月兗州不守以後，共軍對濟南的勢在必得，更為明顯。當局高瞻遠矚，何以未能未雨綢繆，制敵機先，使人費解！山東又為黃河流域的一大省份，濟南城北，濰口、濰縣、以及齊河、長清兩縣之所以成為歷史上兵家取濟南佔山東必爭之地，即因有黃河為濟南的天險。所以濟南戰事遲沒進入商埠市區以前，報載齊河長清國軍陣地轉移，觀察家即為濟南一把汗了。山河天險，魯省會兼而有之，其有別於華北其他省會者，遠待細論。山東有人口三千八百萬，漁鹽之利，煤礦之饒，據為己有，利於依作基地作持久戰。膠東之煙台、龍口、物產豐富不必說，軍實運輸，兵源接應，均為理想的要

今後戰局

濟南戰役以後，戰局已進入一新階段。這一階段的軍事發展，不可能是雙方接近主力的決戰。要決戰，那還遠得很呢。再演一次豫東黃泛區的會戰麼？也不十分可能。這是雙方力量的問題，硬幹不得。共軍要取徐州麼？也是「可望而不可即」。那末今後軍事的動向如何？戰局的重點在那裏呢？

今後的軍事動向，應注意視華北的全面和東北。兩年前，當陳辭修將軍繼東北九省司令官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之役，他的一套方針是要收復東北，統一華北，穩定西北。他要收復魯東煙台，陝北延安，進而肅清晉魯豫的共軍，以統一華北的全面。中共的對策，恰和陳

塞。兩軍作戰，首重戰略智慧上的競賽，兵力裝備，固為主要憑藉，而當地民心的向背，士氣的旺盛或萎靡，尤關成敗。中共在北中國開拓發展的過程中，除陝甘寧邊區外，當以在山東用的苦心最大，下的苦功最久。就一般講，山東人的稟賦氣質，在過去，泰半是偏於保守的，守分安命的。孔孟儒家的傳統思想，山東人因近水樓台，接受的程度或較他方人士為深。新思潮，新學說，不太容易使他們欣然接受。但這一省的好百姓，青年們，也最是有反抗「不合情理」的堅強性，而且一經接受了一種東西，或信仰了一種理想，便不容易改變，動搖。中國近代史上人民反帝運動表現得最直接的當，最痛快具體的例，在山東人民的活動歷史上，也不難找到三四。遠者如響應洪楊之變，近者如反袁世凱出賣山東的廿一條亡國秘約，以及民十七五三慘案以後的普遍反日，這一切，所謂山東人民的優良傳統，中共從抗戰時期以迄今日，都把它十分重視，並且作了具體的研究和運用。一人海戰術一果如政府方面

氏的一套針鋒相對，他們要統一東北，控制華北的版圖十九日已為軍如醉如迷的可怕死，倒是一樁很值得玩味的事。記者不敢說共軍的勢力影響已竟在山東扎了根，但國軍在魯一連三年，何以沒有生根，這原因在那裏，本文不暇論及。

共軍主要企圖，目前第一着是鞏固山東，不使魯南變為閉關第二。同時一方面配合遼西之戰，呼應攻略冀東走廊之軍，以期近逼津沽，連結魯北之德州。另一方面，圍繞陝州靈寶潼關之戰，牽掣國軍兵力，便於控制同蒲正太兩線，以重攻太原。至於豫東、蘇北、徐、海、泛區之戰，得因上攻黃目前並無此餘力，不輕易發動。攻取徐州應有先聲，威脅京滬，雖屬戰略上心理作戰可探屬的戰術，但共軍向不輕易冒險，故徐州會戰言之尚早。推為保障統一山東，營境安全，策動個別小部隊相機分途窺襲徐豫外圍，不時折衝浦徐鐵路，極感可能。青島地位在今日情形之下，極其特殊，共軍有所顧忌，暫時可以苟安。遼西之戰，可能為共軍主攻，目的在於吃掉范漢傑集團，取得錦州如何演變，要看雙方力量的對比而定。在政府方面，必令范兵檢閱內外大勢立變，

此而款款。

(上接十八面)

郭是一貫以擁護中樞自命的，劉文輝平日的一切措施都是與中央的意旨與政策相反，可是也沒有力量去作共產黨的事。所以中央派地方派的吳名雖遠播，政治方面的殺伐却未能火熾。

八一九來了，王陵基也奉中樞的電召到南京去了。改幣後，成都市場掀起幾陣狂瀾，王陵基的大將任師尚(望南)同喬誠在此風暴怒潮中，所有的表現都是無才無能，於是成都的市場便整個被吞沒在「張價」與「缺貨」的人波浪中，而這波浪一波蓋一波的向王陵基打回來。弄得由南京匆遽趕回來的他，束手無策，只有打頭縮了進去，一面支四吾的躲避，一面又忙着為任喬的錯誤辯護，也許這將演進成至少已有一項跡象可尋。第一、今日成都物價的不合理現象，確已證明明是反王的人在作。第二、王陵基派派武裝緝拿劉文輝駐軍營部的雅整排人，並煙四千兩。第三、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公開指稱王陵基無能。第四、地方勢力主辦的報一再傳出王楊改任軍職的言論。但是結果如何，只有等下文分解了。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民國史上的不倒翁，山西四十年來的統治者閻錫山，現在面臨生死的緊要關頭了。

「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這是閻錫山在中國政治漩渦中能以獲有三十七年政治生命的祕訣。因此極端善變，能以迎合所謂潮流，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就是爲了他自己的生存與對山西的統治。他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却接受過袁世凱帝制時山西都督的任命。北伐以前政治中心在北平，他看當時北京政潮的起伏，虛與每一個當權者周旋，保持他山西的王位。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他雖然是老同盟會員，開始却在北方觀望，與馮玉祥、孫岳、岳維峻等雖同稱爲國民軍，仍保持自己的獨立。國民軍在河北失勢，馮玉祥的部隊西撤，孫岳一系的徐永昌等投奔了他。他與奉軍在雁北作過戰，後來出兵到平漢綫，那就是有名的傅作義守涿州。十七年北伐時他是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分兵兩路

一路沿平綏路至南口，一路突襲平漢西側之滿城下保定。因而得以和平接收平津，使晉系的勢力發展爲冀晉察綏四省。如此發展給了他一個大而新的衝動，使他對於全國政權感覺興味，一國之王優於山西之王，於是於十九年的擴大會議，及所謂閻馮對南京的大戰。那一戰以後，他就又縮回晉綏去了。民國廿四年，共軍自陝北入晉，他成立主張公道團，抗戰前夕又有機盟會，抗戰進行中再組革命同志會，這些團體都是以山西爲目標，並不是全國性的，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以閻錫山爲家長的封建組織。

閻錫山雖然統治了山西近四十年，但是他還不能算是全山西的領袖，因爲他是晉北五台人，所以他的任事用人都以五台爲中心，充其量不過是一些晉北人。農產豐富的晉南人始終是反閻，而他對於晉南人也特別壓抑，不使他們在省內抬頭。

水與油

不能逃出被覆的命運，這正像每一個知道自己早晚必須死，而沒有方法使自己萬壽無疆是一樣的。

驚險的一幕

閻錫山是多疑的人。外國人傳說他在理髮刮臉的時候，必須教一個衛兵實彈舉槍對着匠行兇時閉槍。這個傳說據接近他的人說是絕對沒有的人，不過他是警覺性過高的人，時常防備「偽裝份子」來侵襲他。在山西肅清偽裝的工作做得十分嚴厲，每日必須提供「政慮的對象」，任何人都要被懷疑着。雖然如此，偽裝却不曾肅清過，抗戰時期的新軍事變，固不必再講，就是這次的晉中作戰，也是吃了偽裝的虧，太原城也幾乎要被偽裝者率領共軍開進去。

危城

太原所有的衛兵據點，在晉中戰役中完全丟掉，只剩下座危城搖搖欲墜的離在晉中盆地。閻錫山坐在他的一邊密深沈之館中，開始非常着急，派楊豐源到南京請援，徐永昌傳作義一度到太原去看他，接軍空運一部到并，情況稍爲穩定以後，徐向前頓兵堅城之下，停止了他的攻擊，太原各工廠除了紙煙廠外，其餘一律繼續開工。據徐向前對此非常感覺興趣，他認爲太原工廠的開工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攻太原太急，工礦設備是會完全遭受破壞的。將來被圍困中的太原，最成問題的

兩面

有一個無稽而近乎開玩笑的傳說，閻錫山向南京方面說，「這個局面我不能支持了，不過請總統政慮一下，是我佔着太原好呢？還是教毛澤東徐向前佔着好呢？」另一方派人向延安表示「作戰我是認輸了，我準備將太原政權軍權交給南京政府，不過要請毛先生政慮一下，是我住在太原好，還是我離開太原好。要再作戰，我老了，就住不下去了。」結果兩方面一致的答復他，表示還是請他住在太原好些。因此有人說別看太原危險萬分，閻錫山還會在太原安然的住下去。這種無稽的對閻錫山的樂觀說法，或許是不會太可靠的。

水與油

閻錫山時常教導他的部下，一個拳頭打出去，最好能夠打三面，至少也要能打兩面。但他在口號上他却說要

的第十總隊裏的外籍兵也死了三四百人。最後他把趙承綬送到徐向前司令部裏去。然後率領着四個步兵團和一部分砲兵開回太原來，途中遇到了逃回來的一個趙部師長韓春生，他在非常得意中並沒有看出韓師長來，而韓倒把他看得非常清楚。據說韓春生形勢甚隱，原來就不像一個師長的样子。部隊被衝散以後，韓就戴上了一頂破草帽，裝成了担架兵，和另外一個人抬了一個傷兵從徐溝向太原走回來，路上看到蕭利鋒的情形不對，就百里重瀾跑回太原，將蕭的情形對閻錫山報告了。當時太原城防十分空虛，蕭要帶兵四團來到，那城裏就一切都完了。閻急忙下令給在前方突圍回來的部隊，如果沒有本人的許可，絕對不準進警戒線。命令剛剛下達，蕭利鋒率領着四個團的兵力就到達汾河邊的洋灰碼頭。蕭自稱率部突圍，趕回太原增強城防。警戒哨告以上項命令，並以電話向閻報告。閻又與蕭直接通話，大加安慰一番，告以暫將部隊在警戒線外集結整理一下，我即派汽車接您，並派人攜慰勞品去慰勞

水與油

山西重砲團團長蕭利鋒，做過閻錫山的秘書，是閻面前的紅人。這次在太谷榆次徐溝三角地區作戰，趙承綬帶着四個師不能突圍，據說就是他搗的鬼，有名

水與油

着四師不能突圍，據說就是他搗的鬼，有名

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團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殺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說甚不是說作甚不務... 打倒兩面人。這也是他... 甚一的又一明證。在新... 軍事變時，他的部隊固... 損失了很多，另一方面... 却暗暗的歡喜道，「這... 樣也好，中央不會壓迫... 我大甚了。」

誰能承繼閻

太原糧食雖然萬分... 困難，一時還不至於像... 長春那樣嚴重，但其危... 險的程度却也不減於... 長春。閻錫山多年來對... 部下控制甚嚴，現在却... 已經失去控制力量，這... 是為閻打算，非常可慮... 的一件事。閻錫山也像... 其他的統制者一樣，一... 方面希望部下一致擁護... 他服從他，另一方面為... 了便於控制，却又希望... 部下有些小派別，互相... 箝制着來向自己邀功邀... 寵。在山西軍政兩方面... 是不能合作的。楊愛源... 雖名為副主任，實際上... 閻以下的軍權是由王靖... 國掌握着的。政治方面... 他一手培植起梁化之來... 資淺權重，可與提軍... 權之王靖國相抗衡。王... 梁兩人非常不睦，這在... 山西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因此閻錫山要離開山... 西，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可以統馭山西的軍政。

至於已經離開山西的軍... 政人員，也沒有一個人... 可以回去接替他的，南... 京要是另外派人去，他... 的部下也未必能接受。... 而且凡是離開山西的人... 同閻在感情總有一點不... 愉快，因為閻是最討厭... 部下出走的，他願他們... 有一天都能給他殉葬，... 他心裏才覺得痛快。

商震已經成為軍事... 外交家了，遠在東京沒... 有回山西的可能。徐永... 昌本就不是閻的嫡系，... 回去也沒有辦法。賈景... 德在山西空有地位，毫... 無實權。傅作義脫離山... 西以後曾向人發誓，只... 要閻先生在世一天我絕... 不回山西去負任何責任... 以洗白我的脫離他並... 不是為了搶位置。而且... 傅已經高陞為華北剿匪... 總司令，也沒有屈就太... 原省督的道理。誰能回... 去替他呢？誰能給他辦... 善後呢？真是教人內外... 給他想不出來。自古不... 知有多少英雄，頭腦機... 警，手段鏗強，結果把... 自己送到絕路上去。閻... 錫山是否夠得上一個英... 雄，姑不必計量，總之... 他目前的處境是相當... 困難而危險的。

戰殉職被俘的眷屬們沒... 方法安置，能使生者寒... 心。再加以省府裁員，... 把年老的不能當兵的裁... 掉。閻錫山想將他們連... 同殉職人員的眷屬一同... 送到綏西去開墾，天氣... 就冷了，他們到荒漠中... 去，無衣無食，難免不... 凍餓而死；再者加上飛... 機困難，讓他們怎樣走... 呢？他們看到最近被遣... 送的日僑，一卡車一卡... 車的送往機場，無代價... 的坐上飛機，笑逐顏開... 的說着感謝閻長官的話... 他們真是傷心極了。

大可慮的是山西的... 幹部們，到今天他們身... 處危城中，信心已失，... 因之無法控制。晉中會... 戰殉職被俘的眷屬們沒... 方法安置，能使生者寒... 心。再加以省府裁員，... 把年老的不能當兵的裁... 掉。閻錫山想將他們連... 同殉職人員的眷屬一同... 送到綏西去開墾，天氣... 就冷了，他們到荒漠中... 去，無衣無食，難免不... 凍餓而死；再者加上飛... 機困難，讓他們怎樣走... 呢？他們看到最近被遣... 送的日僑，一卡車一卡... 車的送往機場，無代價... 的坐上飛機，笑逐顏開... 的說着感謝閻長官的話... 他們真是傷心極了。

誰救山西

將來誰會救山西... 山西每次戰事緊張... 時，閻錫山總要電請胡... 宗南出兵援助。旅陝的... 山西同鄉們也總要嚷嚷... 一頓。胡宗南名義上是... 負責南的責任的，但因... 兵力兩年來折損太大，... 是沒有力量向晉南出兵... 的。就是出兵晉南，也... 解決不了山西問題。三... 十師在這裏運去了四個... 團，那就是以前守過臨... 汾的部隊。太原只能在... 夾縫中生存，也只有在... 夾縫中日就乾枯。閻錫... 山雖生死關頭，也不會... 忘記要糧要錢。九月初... 他還對美聯社的記者史... 密塞其薩表示，他最理... 解紅軍，絕不與他們合... 作，更否認有與共方物... 資交換的情形。他說，... 「我有信心守住太原，... 如果經合署能給我更多... 的援助，我相信情形會... 更好些。不僅可以保衛... 太原，而且可以收復多... 數失地。」

閻錫山要決心死守... 太原，自稱已經準備下... 毒藥，寧可吞毒自殺，... 也絕不做俘虜。

閻錫山要決心死守... 太原，自稱已經準備下... 毒藥，寧可吞毒自殺，... 也絕不做俘虜。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觀察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增訂四版) 張東蓀著 (五角五分)	觀察 2 政學罪言 (再版) 潘光旦著 (一元三角)	觀察 3 唯物史觀精義 (第五版業已付印) 吳恩裕著 (四角)	觀察 4 鄉土中國 (四版) 費孝通著 (六角)	觀察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再版) 吳世昌著 (五角)	觀察 6 英人法人中國人 (三版) 儲安平著 (六角)	觀察 7 論雅俗共賞 (三版) 朱自清著 (六角)	觀察 8 中國在戲盤上 (新出) 何永信著 (一元四角)	觀察 9 鄉土重建 (再版) 費孝通著 (九角)	觀察 10 紅毛長談 (再版) 塔塔森著 (四角五分)
-----------------------------------	----------------------------	---------------------------------	--------------------------	--------------------------------	-----------------------------	---------------------------	------------------------------	--------------------------	-----------------------------

郵掛包郵費：一本二分 二本三分 三本四分 以此類推

新書 中國在戲盤上 何永信著

政治論文集 論文六十餘篇 金圓一元四角

何永信先生的文章，一向以別具風格著稱。他見常人之所未見，言常人之所不言，鏗鏘平，不落窠臼。年來議論政治，國人爭論。本書收集何先生的政治論文六十餘篇，都二十七萬言。評論的範圍極廣：由英美的政治談到中國的政治與政制，由對日和會談到中日合邦，由印度分治談到中國前途，由政治問題談到工業、金融、教育、文化各種問題。本書並集有何先生對政治協商會議逐日批評的論文三十四篇，對於政協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均有深刻犀利的論見。要瞭解近年來中國政治的癥結以及關心中國國運前途的人，均須購讀。本書早已排竣，因何先生臨時有所增訂，所以遲至今日始能出版。



逃亡

汪銘

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就拿他帶着老婆同兩個不滿五歲的孩子，遠遠地從東北的安東逃到北平的事實，便可以證明他確實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了。他本來沒有錢，而且也沒有地。他在安東以趕馬車為生。當國軍同共軍在安東作戰的時候，閩人們紛紛地逃出那個危險的城市，另覓安全的所在躲避。因此，天天有行李運到車站或飛機場的生意。張老三既是以趕馬車為生，當然很賺了一筆錢。

以後，國軍撤退了，共軍進佔了安東。事前張老三本來不打算離開故鄉的；架不住親戚朋友的勸動，他也就活了心。最大的原因是聽說八路一過來，閩人就沒有了，而且有力氣的人必須去當兵。閩人一沒有，張老三還能賺誰的錢？更何況去當兵！當兵是要被人打死的，張老三倒是不怕沒有閩人；他所最怕的就是當兵，當了兵，老婆孩子便沒有人管了。他覺得如果真的打日本鬼子，他倒是還樂意再度扮演一次抗日的角色；因為他有過這種經驗；他曾經在抗日英雄鄧鐵梅手下當過一次小卒，跟日本小鬼子幹過一個時期。雖然為時甚暫，可是總算替國家効過一次勞。不過彼時他還是一個光棍兒，沒有老婆，更談不到孩子。現在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有了老婆，而且有了比一個還多的孩子，全都依賴着他的血汗來生存。如果真的八路過來，而且真的要他去當兵的話，他覺得那是多麼難受的一件事！張老三雖然認不得幾個方塊字，可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見解，却在張老三的腦海裏是一個先入為主的天地地義。於是乎他決定傾其所有，帶着老婆孩子逃出了他的可愛的故鄉——安東。

當然，張老三這一搬家，是需要相當的犧牲的；他不得不把他的一切零碎，統統拋棄。經過很長的跋涉，碰到許多的困難，好容易來到北平，可是沒想到北平的日子，竟是如此的難過；房子不好找，職業不好得，本想改行作生意的張老三，到了北平，已經是一無所有了，又怎麼能夠擺貨攤？他把他所僅有的被褥都賣了來應付房錢，再也

沒有富餘拿出來作本錢的東西了。結果，他依然走到老路上去——賣力氣吃飯。

他在沒有動身離開安東的時候，曾經對自己的老婆誇口地說：『到了北平，咱們可就要發財了。擺一個貨攤，我是買辦，你是售貨員，我們兩個人同甘共苦，無論如何，總比死守在家鄉的好，說不定碰巧一個好機會，咱們可就闊了。』張老三的老婆聽着很高興，而且幻想着歷代的皇上所在的地方當然容易掙錢。她卻沒想到容易掙錢的地方，同時也就是容易花的所在；拚命地掙，趕不上小米麵拚命地漲。他們的希望，一天比一天地減低。他們也不想發財。他們祇求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就算了。可是眼看着這最低限度的生存，馬上就要發生問題！

問題的發生，的確很單純；既不是張老三的能力不夠，荒唐好玩；更不是張老三的老婆好吃懶作，愛擺譜兒；他們都很苦幹，能挨。惟一的問題是張老三的老婆又養了一個男孩。因為小孩子吃奶的關係，張老三的老婆的飯量大增；同時張老三為了要多種幾個，不得不拚命地幹。實力氣的主兒，就怕拚命地幹，這一拚命不要緊，胃口可就大敞門了，本來可以吃一斤小米麵就能飽的，現在非得斤半不可。他們兩人的飯量的增加，不但沒有給他們好感，反而使他們憂愁起來了。

『喂！小狗子他媽！怎麼咱們今天吃了這麼些？』張老三驚訝着。

『這怨誰？窮肚子沒掛油，可不得多吃！』老婆沒好氣地回答着。

『我不是嫌吃的多，我的意思是咱們的進項，總趕不上吃的，這可怎麼好？』張老三也有點不耐煩的神氣了。

『我說不來，你偏要來！你說北平是一塊寶地，我看你到了寶地，也沒得了寶！』

『唉！別說了！這是年頭兒趕的！也是咱們的命不濟；人家都得了寶飛去啦！剩下的咱們還在摸索！』

『摸索什麼？左右擋不了吃，夠吃的就不易！』

『對啊！你說的對，咱們也不盼什麼了！夠吃的，咱就念佛！』

『……………』他們相互默然了一會兒。

『那輛車要是不賣，拿到北平來，現在也值兩個錢了！你說對不？』張老三又想起他在安東趕的那輛馬車來了。

『誰讓你賣的？』

『是呀！我自己賣的！要是不賣，咱們拿什麼來到北平？真是越窮越吃虧！』

『你不說是到了北平就有法子嗎？』

『我還說到了北平，照那樣的馬車，咱們可以慢慢地再置它兩輛了呢！』

『別作夢啦！眼看就要挨餓，還盼着天上蒸餡餅！真是他媽的沒有心！』張老三的老婆有點氣惱了，她始終是反對着跑到這麼遠的北平來的。

『……………』張老三沒話了。

『人家跑，人家帶着一把子一把子金條跑！咱們跑，咱們帶着什麼？一把子窮骨頭！』

『得啦！得啦！別囉囉啦！怎麼說也比去當兵強，我要真的去打仗，你們可怎麼活！』

『……………』老婆沒有理他。

『這幾天說地面上要抓兵了！你知道嗎？』

『怎麼不知道！旁邊那院裏李大媽的兒子前天被抓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聽說正託人辦着呢！』

『是嗎？李大媽不就是這麼一個兒子嗎？』

『人家說也許可以回來的，不過得花兩個錢兒吧！』

『咱們可真得念佛，咱要不是幹拉三輪兒的，說什麼也得被抓的。地面上抓兵，是找那遊手好閑的傢伙抓。咱們拉着三輪兒，老總們看見也不好意思往下拉啊！你說對不？』

『你可得把眼神放活了點，這年頭兒可說不一定，就許不管誰都得抓！要緊的是躲着老總們走！』

『不用你囑咐，咱天天在外邊跑，什麼不懂，一看風頭不對，咱就下啦！還等到人家給抓住？你可真把咱看廢啦！』

『……………』

以前張老三剛逃到北平的時候，物價的上漲，有如春天的溫暖的消失而慢慢地走進夏天的炎熱似地有步驟，所以他並不覺得難過；何況他又是初到北平，看什麼都生色，見什麼都新鮮。將來的一切，在張老三的腦海裏是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他認為這個年頭兒不是常久的年頭兒，總有一天會好轉起來；而且北平又是寶地，寶地要是不好轉，那麼像他那邊睡的那邊睡，更是沒有法子好轉了。

因此，他有時候覺得身子骨兒不大得勁兒，或是趕上大風大雨的天兒，就許歇它兩天；或者帶着他的六歲的大姑娘到天橋逛逛，看一場小玩藝兒什麼的，調劑一下，換換腦筋。

現在的張老三可不是那種看法了。他覺得物價的高漲

……

有點像冬天的三九忽然一變而為夏天的中伏似地沒有規律，頭天早上小米麵剛漲到八萬一斤到了午後，又漲上去兩萬，睡過一夜，就是十五萬了。目前就是二十萬一斤，他的確有點兒心慌。他不但像以前似地碰到大風大雨的天氣就歇車，反而遇到有個頭痛腦熱的時候，也得歇車。不然的話，這一天全家的嚼穀，就沒有着落。他發現自己是走錯了路，不該自動地攜家帶口地逃亡到北平。他好像迷途的羔羊似的恍惚而不知所措，往東還是往西？朝南還是向北？前進還是後退？求生還是求死？四面八方都是恐怖的境界，他沒有方法可以脫離這個陷阱式的生活；想爬而爬不起來，祇可任其所之地日益下沉了。

張老三核計着每半點鐘可以賺八萬，一天十二個鐘頭，可以賺一百九十萬，除了給車份三十萬，還可以剩一百六十萬；按現在的小米麵是廿萬一斤，全家每天吃四斤的話，不過八十萬就夠了；一百六十扣去八十，還富餘八十，他拿這八十萬交給麵舖子李掌櫃六十萬替他存起來，自己留下二十萬，作為燈水以及零星的花費。每天六十萬的儲蓄，到了月底可得一千八百萬；按現在的麵粉的行市是每斤卅五萬，買它廿斤交房租，才不過花七百萬，豈不是還可以剩一千一嗎？要是打上利錢，起碼得有一千二百萬的富餘。他預算着滿好，可是他沒有想到壞的方面；在一天十二個鐘頭裏面，他是不是需要吃飯的時間呢？是不是每當完成前一個客人需要的路程之後而需要等候下一個客人來僱車的時間呢？是不是在疲乏的時候而需要稍息呢？如果把這些得不需要的損失的時間減去的話，他就勢必在他的總收入——一百九十萬——裏面減少三成。這麼一來，張老三每天拚了命地幹，至多不過有一百三十萬的進項，也就僅僅夠全家的「吃」，至於燈水房租，以及修補糊糊的一切雜費，全都沒有着落；雖巧三輪兒出了毛病，還得給治，這一修理，起碼得十萬廿萬的，這筆損失，車主是規定好了由租車的主兒負擔的，可是張老三也忘了打上這筆支出。他不肯細琢磨，同時也不敢細算，愈算愈糊塗，索性不算了，隨它去，反正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有的是力氣，咱就拼吧！

張老三的心裏有數兒，一個人的力氣是有限度的。他覺得這個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地難過，以前拉一天車所掙的，可以吃兩天。歇一天，拉一天是再舒服也沒有的了。現在呢，拉一天不夠一天吃的，一天一個現在，現在的困難，是必需要解決的，至於解決的辦法，除了狠命地跑而外，是再也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來了。他拉到地方，不等客人

下車，就先留神着夾一個客人的呼喚。他時刻準備着接了一位客人的車錢，馬上就會又拉上一位客人。他實行着「歇歇不歇歇」的辦法，艱苦地接連着應付客人們的照顧。像這種樣子的幹法，別說是一個張老三，就算是十個，也得有一天累得躺下而幹不動了。何況又是一個飢一頓飽一頓的張老三？因此，他的力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地墮下去；潛伏性的肺病，逐漸地明顯起來。他近來常常咳嗽；感覺疲倦；胸部刺痛；肌肉日見消瘦而枯乾；精神比較萎縮了許多。他對於短道兒的生意，當然還可以支持，可是遠道兒就不敢去接受了。因為怕客人們嫌慢的關係，祇好避重就輕地專拉短道兒。這麼一來，他的每天進項，可就更不如以前了！他時常恨着自己，怎麼就會一天比一天地不濟起來。他未嘗不願意拚命地多拉幾趟兒，可是力氣不給他使喚了；跑不動還在其次，最煩瑣的就是喘病，不由己地日見沉重！善良的客人們是不願意看一個活人在受罪的，勢必下車另僱。狠心的客人們却不管那個，一定暴跳催逼，快上還要加快，使得他遍體汗淋，力盡氣絕，可是所得代步的價值却遠不如下車另僱的良善客人為豐。張老三為了避免因顧客的憐憫而自生的內愧，以及因顧客的殘忍而自覺的悲苦，是不得不量力而接受生意的了，縱然因此而減少了他的收入。

地面上抓兵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地緊張起來，就連獨資家庭生計的張老三，竟也不能逃出這種災難。有一天，張老三剛剛交了車，踏着疲乏的步子，走向自己的家門。經過西長安街的時候，他看見人們在四散奔逃；同時又看見一羣人們在那裏圍聚着，好像似什麼熱鬧。他以為又是鬧學生了。他喜歡看熱鬧，尤其是學生的熱鬧。學生們喊着「反飢餓」可以給他解解悶兒。他也知道「喊」是沒有用的，無論如何，還得靠自己的血汗去換飯吃。可是他的內心的深處總像似同學們所開的「反飢餓」在共鳴。因此，他是最喜歡看學生的熱鬧。於是他的信步走向那一羣人們圍聚的裏邊去了。從此張老三也就被認為「散兵遊勇」之流而被老總們給抓去。

雖然，張老三一再地向老總們聲明自己是有職業的，而且又是獨資家庭生計的人，可是老總們始終認為他是一件很好的傢伙，一個填堵炮眼的材料，結果也沒有答應他的釋放的要求。他也就無可奈何地幹下去。本來張老三的肺病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再一經過三個月嚴酷的軍事訓練，更形沉重了。當開發前線補充的命令頒下的時候，張老三便病倒了。後來經過軍醫官的詳細診察之後，才曉

得他確實是病得很厲害。他在那位好心的軍醫官的同情之下，終於被解役了。他高興得哭起來。他想到他的老婆同孩子們在這三個月裏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樣子活着。他急於要見到他們那副快活的迎接着自己回去的笑臉。他像似作了一場惡夢地醒轉過來。他覺得自己已被解役的事真是一件天賜的洪福。他認為這件洪福一定會給他帶來將來的好運。他匆忙地收拾了自己的零碎，換去了軍服，穿上那位好心的軍醫官所賞給他的一件黃色衫形同一條黑色短褲。他跳躍着走出那個軍訓的機關。他感覺到非常地輕鬆，好像似一隻鳥兒由籠子裏面被人家放出來似的輕鬆。他邁着大步子，一直奔向他的老婆同孩子們所住的房子去了。

「李大媽在家嗎？」
「誰呀？」
「我呀，張老三！」
「呦！我還當是保裏來人要什麼雜捐的呢！原來是張三爺！」李大媽走了出來。
「您這一程子好吧？您的少的出來了嗎？」張老三一面問着一面就走進了房間去。
「出來啦！我們那個孩子倒是有受什麼苦，進去不到七天就給放了。可是我的老存項算是花光了！您知道我的那一個金鐲子嗎？……賣了！賣的可慘了！五錢重才值一億多，聽說是叫人家給吃了！……唉！我也不心痛，總算咱們拿這筆錢換了一個活人回來，您說是不是？」李大媽嘴說不心痛，可是臉上帶着難受的神氣。
「怎麼花這麼多的錢？」
「唉！別提啦！咱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子事，保裏頭給代僱了一個人，頂替我們那個孩子去當兵，人家管咱孩子去死，您想人家還不吃上，再加上咱們也不得不謝謝替咱辦事的保裏頭的人們，就是這麼着花的。可是保長說我們還算是省了錢！您說這可往那兒說理去！」李大媽憤慨地敘述着。
「他們給僱的是誰啊？」
「誰知道？我也沒看見！」
「難道您也不去打聽聽保裏把這筆錢交給誰了？」
「唉！打聽什麼！這年頭兒就是老百姓吃虧，咱不認頭，又怎麼樣！……」
「李大媽！我跟你打聽打聽，我們家裏的，她往那兒去了？」張老三自從進了屋子，始終沒有得着機會問這一句。他看見李大媽剛剛喘了一口氣，就不等她開口搶先問上去。（下接十三頁）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

每冊壹角五分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一角八分
台灣航空版每冊售台幣二百八十五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

觀 察

五角一份每

日九月十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七第



卷五第

專 論

美援究竟能幫多少忙？

程子汶

工業化與人格

潘光旦

我主張中學不要教文言文

季振平

歐洲通信

波蘭之行(下)

葉君健

生活與文化

道德的眼鏡

劉緒貽

我逃出了長春

觀察讀者投寄

又一篇關於共區生活的報導

觀察讀者投寄

廣西在尋覓一條道路

觀察讀者投寄

信 通 察 觀

看守所

文 藝 書 評

魯 韜

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

嚴中平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四川路九二號
 電話：(02) 52432
 電報掛號：590021
 北平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北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香港：香港德輔道中
 澳門：澳門
 郵資：港幣八角、美金二元、航空掛號每冊七角
 國外：郵資另加
 郵費：每冊七角
 共計：八冊、三卷、上下、每冊四角
 郵費：每冊七角
 廣告價目：封面全色一百五十元、封面半色八十元、封面白面五十元、內面四十五元、刊費先惠
 退稿：附郵票一角五分
 掛號：附郵票一角五分
 航空：附郵票一角五分
 如欲：附郵票一角五分
 事函：不務請附角五
 後函：不務請附角五
 讀者：務請註明或更改
 地址：務請註明或更改
 郵費：務請註明或更改

生產要素四分法合理乎

編者先生：讀五卷五期樊弘先生之傳統經濟學何以竟成了阻撓中國進步的絆脚石一文，謹述愚見，請樊先生指正。

我完全同意樊先生所說的傳統經濟學第二點的不合理情形（見原文），至於第一點則不盡謂然。樊先生說：「生產要素四分法為不合理，而商品之價值與效用都是勞動所產生」，且強調限於現在的勞動，故說利潤、地租、利息之分配為強佔、剝削。現在我們先看利潤。事實證明在現代複雜的生產過程中，實行經濟管理是必要的，且實行經濟管理有利於通盤生產之收益，換言之即企業家（定義）在現代之生產過程中為必須，而且有利。企業家以精神或智力勞動（Mental Labour）作經濟管理，而樊先生既承認經濟管理之勞動為廣義之勞動，吾人自應給予報酬（即利潤）；因經濟管理而增加之收穫遠較一勞工參加普通工作而增加之收穫為多，企業家之利潤當亦較工資為多，故企業家既為現代生產所不可缺少者，而又有其報酬，其為生產要素之一當不可否認。我們再看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曾否參加生產？有無功勞？應否取得利息？樊先生不信麵包會自由加倍，我說「勞動能無中生有」亦為迷信。現代社會中絕少直接生產，更無須成本之原料，故如無資本（包括成本、工具等），勞動將何以生產？生產何物？在現代之農業或工業中均須工具，如無資本，則工具自何而來？故吾人可斷言：至少現代資本曾參與生產，即生產須要資本。樊先生文中引里嘉圖之理論說：資本是過去勞動之化身而所得係現在勞動所生產。我承認第一句話絕對正確，

至於第二句則不以為然。資本既為勞動之化身，亦即勞動之儲蓄，故在其參與的生產過程中，可視為資本家以儲蓄之勞動參與生產，亦為勞工；所異者，為出售勞力之先後而已。既為勞工，當亦有工資（即利息）。今更以例及數字說明之：如在生產開始前商品價值為100，勞工以手工工作，在將100毀了之後，又創出120之商品來。在最原始之直接生產中所多出之20，當純粹為現代勞動所創造，如加入資本（機器），以同樣之勞動，在消毀100商品後，又可創造120商品。試問120與100之差是否應歸益機器資本，抑仍歸益勞動？如仍認為為勞動所創造，則是現在之勞動剝削儲蓄之勞動，因儲蓄之勞動（機器）未得應有之報酬也。如上所敘，資本既曾參與生產，又因之而創出價值120與100之差之商品，又應得其工資——利息。其為生產要素之一當亦不可否認。無一項生產不須土地，此為眾人周知者。如無土地，勞工即將無用武之地，無法生產。故生產之須土地顯而易見。土地經若干代資本與勞力之經營開墾，已不復為原始之土地，已成為商品，地租之所以產生即因各土地之價格不同，給與生產之利益（如地位、沃度）程度不同。如土地無利於生產，則地租必不會產生，故土地之有利生產亦屬易明。地主在購有土地時必會償還地價，即開墾該地之勞力所須，地價所須為資本之一部份，亦屬勞動之儲蓄，故土地亦為有用之勞工，應有工資（即地租）。企業家、土地、資本、既為生產所必須，而又有利於生產，資本之得利息，企業家之得利潤，地主之得地租又為合理，三者自應為生產要素，再加勞動，生產要素仍須四分。遺產所得似為不勞而獲，但亦可解釋為儲蓄之勞動之贈與，想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中「贈與」之行亦不可視為非法。且我們有遺產稅累進法之規定，故本文不再予討論。

翁餘慶 十月二日 蘇州

“世界知識”周刊擴大徵求

（日一十月二十——日二十月一十）月一戶訂接直

你要足不出戶明瞭世界動態嗎？
你要節省時間有人代你配購圖書享受折扣優待嗎？

請即直接訂閱

世界知識

「世界知識」是一本歷史悠久的國際問題綜合周刊創刊於民國二十三年執筆者均為研究國際問題專家立論正確選材嚴謹值此國際風雲變幻莫測之時更是幫助你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不可少的讀物

• 訂閱刊費 • (三月共十二期計)
新訂戶(八五折計) 續訂戶(七五折計)
金圓二·七五 金圓二·四五
另加郵費：
平寄 免收 掛號 金圓一·一二
航平 金圓·七六 航掛 金圓·八八

• 訂刊手續簡便迅速 •

讀者惠訂本刊僅將姓名地址（如係續訂註明原訂單號碼）連同刊費郵費寄交本社訂戶科即可奉刊

世界知識社發行所

社址：上海（○）河南中路八十號（八十弄內）

- 直接訂戶優待辦法 •
- 一、新訂戶：照定價八五折續訂戶：照定價七五折（續訂戶須註明原訂單號碼）
- 二、訂戶選購本版圖書一律七折
- 三、學校團體集體訂閱十份以上（須統寄一處）七折
- 介紹直接訂戶酬答辦法 •
- 讀者熱心介紹本刊訂戶一律享有下列之酬答
- 一、凡介紹新訂戶滿三份者贈送價值金圓券一元之書券一張（該券向本社訂刊或購本版圖書十足抵用）
- 二、凡介紹新訂戶滿五份者贈閱本刊三期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程子汶：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季振平：二十年的中學教員
葉君健：作家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魯勒：
嚴中平：倫敦大學研究生

美援究竟能幫多少忙？

程子汶

一、美援的核減與經過

自從去年中馬歇爾返美以來，美貸五億元就此落空；政府沮喪之餘，大唱「自力更生」的論調。恰巧國際局勢由冷戰漸漸變熱，美人於枕陣不安的情緒下，再感對華貸款之必要，幾經醞釀，援華之說終告成熟。本年二月初，美總統向國會提議五億七千萬美元援華。此項規定分十五個月撥付。嗣於三月下旬，國會核減五億七千萬美元為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分十二個月撥款，並且劃出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為軍事援助。所以用於經濟援助的，祇有三億三千八百萬美元。最後到了六月中旬，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折衷方案，又從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核減為四億美元，分十二個月撥款，仍劃出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軍事援助。所能用於經濟援助的，祇剩下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此項從卅七年四月份起，至卅八年三月份止，分四期撥付。茲列表於後，顯示原來核定物資和多次削減後的物資情況：

物資價值	原來核定		
	第一次核減餘額	第二次核減餘額	第三次核減餘額
穀類米麥	11,000,000美元	11,000,000美元	11,000,000美元
棉花	15,000,000美元	11,000,000美元	7,000,000美元
石油及石油產物	11,000,000美元	9,100,000美元	7,350,000美元
肥料	4,000,000美元	3,500,000美元	3,000,000美元
烟草	11,800,000美元	11,800,000美元	11,800,000美元
金屬	11,500,000美元	1,900,000美元	1,000,000美元
醫藥用品	500,000美元	500,000美元	500,000美元
煤	1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補充生產設備(配件)	11,000,000美元	11,000,000美元	1,000,000美元(近增為三千五百萬美元)
特別建設費	6,000,000美元	6,000,000美元	11,000,000美元(近減為三千五百萬美元)
總數	77,000,000美元	66,500,000美元	46,000,000美元
行政費	1,000,000美元	1,000,000美元	1,000,000美元
總數	78,000,000美元	67,500,000美元	47,000,000美元

單位：萬元

從上表可以看出最後一次核減的物資裏面，已經刪去了原來核定的烟草、金屬、醫藥用品、及煤四種。同時主要物資中的穀類、棉花、石油、肥料、四種，比了原核定價值減少了百分之五。一。至於補充生產設備，也比原核定價值減少了百分之六。六。七。特別建設費，自始沒有變更過，六千萬美元還是六千萬美元。但最近由美援建設調查團團長史蒂爾曼宣稱：將六千萬美元特別建設費，和一千萬元補充生產設備，併作工業專款七千萬美元。以三千五百萬美元作為工業建設之用，餘外三千五百萬美元作為購置工業配件。如此就比原核定補充生產設備三千萬美元，增加了百分之六。六。其第三次核減餘額一千萬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二五。〇。這是說明多少生產工具的攤薄，是超過了一般人想像之外。所以從整個表上看來，補充生產設備是全部物資經過核減後，惟一的超過了原來核定數字的物資。行政費在原核定物資裏沒有估計在

內，再第一次核減餘額，應為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但上表所示，是四億六千四百五十萬美元。這是說有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行政費，沒有在物資價值裏劃出。但第二次核減餘額和最後核減餘額，都把行政費如數提開了。所以最後核定總數，扣除了一百二十萬美元行政費後，比了原核定總數實際減少了百分之五。

二、實際能派用途的美援是多少？

甲、能否平衡國際收支——在這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經濟援助裏面，有三千五百萬美元的特別建設費，是應當扣除的。因為中國在目前窮民貧的時候，要沒有這三千五百萬美元來作特別建設，中國決不會無端支付這筆外匯。所剩下的三億四千萬美元物資，纔是中國真正需要進口的物資。但是這筆款子規定分四期訂購物資進口，最末一期是在明年第一季，所以本年祇有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亦即一億八千萬美元可用以正式平衡國際收支的。關於本年度國際逆差，據某一較可靠來源的估計，約為二億二千二百餘萬美元。用上項美援平衡後，仍有四千二百餘萬美元的逆差，無從平衡。

乙、能否平衡財政赤字——關於用美援來平衡財政赤字，這個問題，並不單純。因為美援物資售款所換的金圓，要存在中央銀行的專戶賬上。支用任何一筆款數，都得獲得美方的同意。再者，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經濟援助中，還得除去幾筆款項後，談得到用來平衡預算赤字。其中如特別建設費三千五百萬美元，行政費一百二十萬美元，和鄉村建設經費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是不能用來平衡預算的。還有美援物資中的棉花七千萬美元，不向市上脫售，據說是與紗廠交換紗布，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預備外銷，另外百分之五十，作為內銷。所以有三千五百萬美元的外銷紗布，是不能用來平衡預算的。除去以上四筆款數外，祇餘下一億七千六百三十萬美元，折合金圓是七億零五百二十萬元。關於本年度歲出入，據財長王雲五於八月二十日談話中聲稱：今年歲出，約當三十六億金圓。歲入，約計二十四億七千萬金圓。兩比赤字數為十一億四千萬金圓。但上述七億零五百二十萬金圓物資是分四期進口，最末一期在卅八年第一季，所以本年祇有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亦即五億二千八百九十萬金圓，可用以抵補本年度財政赤字外，尚有六億一千一百一十萬金圓的赤字，非美援可以平衡。所以要用美援來平衡本年度預算，除非是照原來核定的美援數額，同時要其他條件，如像下半年度的物價和歲出數字都不變，否則也是徒然。這裏有二點，必須指出，第一、所謂美援，全是物資，其中穀類、棉花、及肥料的成本，都比國內市價為昂，幾乎高達一倍，所以物資脫售後，換得金圓款數，比了美元作價，應得打個折扣。第二、所有物資售款，即使美方同意用來平衡預算，最多恐怕也祇有售款的三分之二罷了。

丙、能否補充實物的缺乏——這次美援中最能裨益我國的主要物資是穀類，包括米麥。其次是棉花、石油、和肥料。現在按照我國產消情況來估計一下

這些美援物資中，對我國國計民生最有影響的主要實物，所能發生的補充作用，究有多少。茲將穀類、棉花、石油、及肥料與美援物資來核算一下，看能補充我國多少的實物不足額。

1. 穀類——所謂穀類，是指米和麥。不過到現階段為止，進口的美援穀類中，沒有見過麥，祇有麵粉。據糧食部估計，本年度全國稻穀產量，約為九億二千七百四十八萬餘市担。小麥全國產量，四億四千八百九十八萬市担。但因水災戰禍相尋，本年可資運用者，約稻穀八億一千三百九十三萬餘市担，折合米約為四億零六百九十一萬餘市担。小麥約三億二千七百七十八萬市担。至於米的消費，約計六億八千二百七十七萬市担，小麥的消費約計六億三千六百四十三萬市担。兩比本年度缺米二億七千五百八十六萬市担。缺小麥三億零八百六十五萬市担。再看美援穀類，計值七千萬美元，可購米二十二萬五千公噸，等於四百五十萬市担。但本年可資運用者，祇為上項數量的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三百三十七萬五千市担。再有美援小麥，計十七萬八千公噸，等於三百五十萬市担。但可資運用者，本年亦祇九個月數額，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市担。將上項美援米麥補充本年度米的不足，由於供需懸殊，食米仍缺二億七千二百四十八萬餘市担。小麥仍缺三億零六百餘萬市担。可知美援對我國本年度糧食的補充，直等於杯水車薪。

2. 棉花——據本年八月廿六日農林部與全國紡織聯合會聯合公佈，本年度第一次全國棉花產量估計，是一千一百三十三萬餘市担。重要棉產區，目前差不多都在戰區中，所以本年度最多可資運用的棉花，祇有總產量之百分之三十，計共三百四十萬市担。但目前由上海關係方面估計，全國實際開工紗錠為三百六十萬枚，約需原棉不足一千萬担。但加上手工紡紗、棉被胎、以及棉衣需要，約共需一千三百萬市担。兩比不足九百六十萬市担。再看美援棉花計值七千萬美元，約可購棉一百五十萬市担。但此數需分四期運用，最後一期是明年第一季，因此可以補充本年度棉花生產不足的，祇有一百五十萬市担的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一百二十二萬五千市担。所以本年度縱有美援補充棉產缺乏，無如供需懸殊，本年度原棉仍缺八百四十七萬五千市担。

3. 石油——本年度全國石油總產量，估計約為三千九百六十萬加侖。前據行政院翁院長宣稱，本年度汽油產量希望能達到一千八百萬加侖，惟據一般估計，本年最多可生產一千五百萬加侖。至於燃料油希望能達到一千五百萬加侖，據說頗有此可能。再有柴油產量，據以往統計數字，估計今年可能達到一百六十萬加侖。同時煤油產量，可比卅六年增加一倍，計達八百萬加侖。但據本年八月一日輸管會汽油分配委員會披露，卅六年七月一日至本年六月卅日止，各項油類進口總數量，計達三千六百六〇億九千九百七十八萬加侖之多。這是說中國除了自己生產微乎其微的一點油類外，還要消耗如許龐大數量的油類。再看美援石油計值五千萬美元，約可購四億八千一百餘萬加侖。但本年可資運用者，祇為上項數量之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三億六千零七十八

萬餘加侖，以之補充石油之缺乏，也是等於杯水車薪。
4.肥料——據估計所得，全國化學肥料生產量不足十萬噸。但消費量約達五十萬噸，兩抵計不足約達四十萬噸，再看美援肥料計值一千三百八十萬美元，可購化肥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噸。但本年可資運用者，祇為上項數量之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十七萬零一百餘噸。所以本年度縱有美援化肥補充本國生產量之缺乏，但本年度仍不足化肥達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噸左右。

三、結論

綜觀以上各種估計數字，可以看出美援對中國本年度的幫助，不但沒有像一般人那樣的可以樂觀，簡直等於 token Aid 一樣。但就這點美援，是否能夠好好運用，也要看政府的如何安排。筆者在此提出幾點意見：(一) 節省開支，嚴格運用，免蹈以前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之覆轍。請看美援還沒正式運用，本年五月十二日香港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社評「對華美援」，就擔心美援會像租借物資之被集體貪污一樣的走進了官僚資本的荷包。筆者認為這決非過慮，事實確有可能。前次租借物資一到，國人看做肥羊到了，於是千千百百的人，如蠅附膻似的大小職員上下其手。一大半物資消耗在貪污和人員費用開支上面。高級職員享用之盛，令人咋舌。一小半物資都質進了奸商手中，或者腐敗了。沉諸海中。(二) 凍結之款，應由央行繳存庫國，不得運用。本年八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社評「他們將要擊敗美援，說有兩個國家銀行，和

工業化與人格

任何事物不宜乎太多，尋常公認為好的東西也不宜乎太多。飲食是好東西，分量太多的結果是噁、是漲悶、是消化不良、是「禍從口入」。我們雖不能因噎廢食，却也不能不防這一串從噁開始而可能歸結到死亡的禍害。工業化也就是這樣一件東西。

工業化的零星弊病，在若干先進國家是早經發見而會不斷的設法加以挽救的。挽救的成效如何是另一問題，但挽救的誠心與努力我們不能懷疑。英國百餘年來的制作，始於社會立法，終於社會安全，便是最好的一例。不過對於整個工業化制度與文明發生疑問，乃是近頃二三十年以內的事。這可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唯有工業化充分發展的國家才有資格發動這樣一次戰爭，也唯有同樣資格的國家才有足夠的力量，來爭取一日之長，而終於把戰爭結束。戰爭的鉅大創傷第一次給西方人士以一個够分量的刺激，教他們深思，發他們深省。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前後的十餘年間，充斥於西洋著作界的有兩類作品。在時間上較早的一類是直接分析戰爭的危害的，我們略過不提。較晚的一類則比較間接，而致力於近代戰爭所由演成的種種因緣。此種因緣的推敲勢不能不牽

一個地方銀行，在美援存款上轉念頭」。該報最後提出三點，其中一點是美援物資售款，必須直接立即解交央行。筆者對此覺得尚有補充的必要。所謂專戶賬的凍結，是指在規定期間內，不許動用。其作用在限制存戶的隨時支取，但此種限制，並不影響所存的銀行的運用。因為銀行祇有到期支付的責任，沒有把凍結款項呆擱在庫裏的義務。所以在存戶方面講，已被凍結。在銀行方面說，依舊可以運用，也就是說依舊可以成爲一筆遊資，在市場上撒風作浪。所以筆者特別提出，央行應把此款如數提撥國庫，不得運用。雖然美方必然提出反對，但似乎仍可協商的。(三) 停止舉辦一切緩不濟急的建設，以免增加通貨數量，抵消收縮政策。關於這次美援的目的，中美兩國是不同的。美國人眼中所看出來的急，不一定就是中國人所稱的急。受援國家可能認爲美援售款，應用諸收縮通貨、平衡預算、穩定物價、以救燃眉之急，但給援國家不一定是那麼想法，它認爲應當舉辦發展中國生產的建設，開發美國所需原料的生產，和國債的償還等的緩不濟急的急。筆者覺得劉不同所說的一句話，也有意思。他說：「有的」的國家，不能基於自己的戰略或經濟政策，利用金錢或物資以奴役「無的」的國家」。一個國家所急的是什麼？當然當事國本身知道得最清楚。毋勞別國來代籌何急何緩。若然給援國是誠意的話，儘可先把燃眉之急解決了，再繼續來解決次要急的問題。這次美援建設調查團長史普爾曼，將補充生產設備，從一千萬美元提高至三千五百萬美元。同時把工業建設六千萬美元減爲三千五百萬美元，到是非常合理的舉措。

潘光旦

涉到工業化，而一經推敲，更不免發見工業化流弊所至，初不限於戰爭一端，而深入了文明的膏肓腠理。記憶所及，有三種作品是值得在此一提的：一是弗利門(Freeman)的「社會的衰朽與社會的再生」；二是介士(Case)的「人與機器」；三是柯勃魯茲(Coburn)的「人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此種深思與深省，顯然的是只有增加，不會減少。稍知目前時艱而稍能超越衣食瑣瑣的人，都在問，文明往那裏走？甚麼文明？還不是工業化的文明麼？事至今日，大抵除了想「迎頭趕上」的蘇俄與中國人士而外，對於整個的工業化制度與文明，沒有幾個不感到惶惑的。
最不能不教人惶惑的一點是：工業化以人爲芻狗。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所標榜而資以號召的是，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準與增加一般人的生活福利。然究其實際，有兩層是很清楚的。一是所提高與所增加的祇是一些尋常的器物之用，從燈水起，到汽車收音機止，那一件不是物用？至於利用這些器物的一個利字，究竟掛着甚麼，(例如，坐了汽車究竟做甚麼，收音機又收些甚麼)還有待於研究與證明。二是此種福利之所被並不普遍，事實上很不普遍。在工

業化具有相當成績的國家裏，無論其為資本主義的美國，或社會主義的蘇俄，似乎工業化的果實，到目前為止，只便宜了少數人。在美國，這是明目張胆，毫無掩飾的。在蘇俄，儘管理論上一切為人民，為社會，真正充分享受到這些的還是一部分上層的統治人物，克拉克夫貞固 (Klavchenko) 在『我選擇了自由』一書裏所描繪的種種，除非是一派胡言，總有幾分真實。總之，工業化的積極的利益，表面上很具體，實際上則很浮薄，名義上的全民，底子裏則僅僅成全了少數人的物欲。

反過來，工業化，在消極的一方面，對大多數人的不利，却是很實在的。我不說那些妨礙體格健康的許多弊病，女工、童工、長時間的工作勞倦、工廠設備的不衛生，一部分工業原料與工作過程中的毒害，對於工場與機件的危險，因防範難期周密而發生的傷亡等等。這些是少許可以預為之地的，廠家可以自動的做，工人可以要求着做，政府可以監督強制着做；事實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也已經做了不少。我要說的對人的不利完全屬於另外一類。這一類的有利有兩個特徵。一是它們根本從機械式的生產方法產生，是工業化過程中內在而無法拋開的一部分；除非停止工業化，除非取消大規模的機器生產，這些弊病也就無法祛除。二是這些弊病所牽涉到的不止是服用便利與體格健康的一類問題，而是更基本更久遠的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的問題。除非有一套新的人生哲學，教我們甘心承認，人應當做狗，國家的狗，社會的狗，制度的狗，狗，生產的狗，機器的狗，我們無法否認這些不是流弊，而不謀所以解救之道。

機器生產講求分工，成品的性質愈複雜，則分工愈細。分工愈細，則所責成於任何一個工人的努力愈單純，愈狹窄，愈刻板單調，愈沒有變化。任何人生而具備種種能力，我們指望一切能力都可以有充分的發展，可以作過度的運用；如今在極細的分工局面之下，其所能發展與運用的勢必祇是百般能力中同樣極小的一部分。甚至於此極小的一部分不免的畸形的發展，過度的運用。分工下的生產，誠然是多了，快了，成品也誠然是精緻了，標準化了。但對於人，對於每一個工人，却成一種凌遲宰割的局面。不用說，這局面是健全之反，健全是全是不開的，不全就是不健全，不健全於不全。此種不健全的情況，國家為了『迎頭趕上』，為了爭取市場，充實國力，準備戰爭，私人廠家為了累積更大的資本，從事更多的生產，榨取更豐富的聲色貨利的享用，可以長久不問；工人們為了升斗之資，為了一己的餬口，一家的僅免於飢寒，也許可以暫時隱忍，但日久影響所及，勢必為各個人格的支離破碎，而通體社會的桎梏不安。近代工業化的福利愈增加，社會生活愈千瘡百孔，寢饋難安，這可能就是最大的癥結所在。此其一。

生活不能無工作。工作不能不憑才能興趣。心理品性中遺傳的根柢比較濃厚者，我們叫做特殊才能；特殊才能更有發展與運用的要求，此種要求的動力，與夫發展與運用之際的情緒上的陪襯，我們叫做興趣。我們試看工業化生產

制度下的才能興趣又是怎樣發落的。它沒有發落，它根本不管。負組織、管理、指揮、設計、繪制藍圖的責任的那部分人，在這方面是不落虛空的，他們多少根據了他們的特長，受過教育，得過訓練，見諸行事，施諸實用；求仁得仁，也許可以無憾。但絕大多數分別死守着某一種機器的某一角落的工人又如何？裝置一隻螺絲釘，搭配一個齒輪，鑲上一塊玻璃，錘上一節管子，並且裝、配、鑲、錘上若干年月，試問這其間所需要的才能與所滿足的興趣有幾何。天地生人，稟賦雖有厚薄，總也不至於薄到如此地步，更不至於絕大多數的人都薄到如此地步。總之，工業化的生產制度，無論其為社會主義下國家所經營，或資本主義下私人所經營，所關心的，始終不過是更多的生產，更大的市場，公私資本的更雄厚的累積，一個幾年計畫的更加速的完成，而從來不是每一個人的才能興趣。有人很牛皮的說過，工人可以摸熟一部機器的脾氣，而廠家資本家對於工人的脾氣，向來未嘗一摸，不屑一摸！機器居然有脾氣可摸，而人則雖有脾氣而形同虛設，摸索無人，這豈不更足以坐實我們的狗之說麼？此其二。

一個人身心品性的總和，當其未發展之初，我們把它叫做人性，及其因教育與生活經驗而既發展，我們把它叫做人格。人性是整個的，而每個人又自有其獨特的個性。人格既從人性產生，其所企求的自亦不外一個最可能完整的發展，或各部分最可能平衡與協調的發展。人格發展的途徑不止一條，教育與一般的生活經驗而外，最重要而事實上比普通教育更具體的一條是具有遊戲性，與創造性的工作。當代比較新穎的兒童教育學說特別注重扮演，曾見美國某教育學者特別提到孔子幼年『陳俎豆』的故事，認為是『演習即是學習』的絕好例證。近代教育學者又極言『做即是學』的道理。前者承認了遊戲性，後者承認了創造性，而兩者都承認動作或工作應該是教育的一個重要成分，對人格的發展有莫大的意義。為甚麼？為的是：遊戲性的動作背景裏總有一個完整的場面，創造性的工作，憧憬中總有一個完整的物品；場面終於會演出，而演出時總有幾分推陳出新；物品終於會成就，而成就時總有幾分自我獨出。這些和人格發展的完整的要求顯然有極密切的關係。單單場面的演出與物品的成就，既和一般的完整的要求相配合；而推陳出新與自我獨出更和一人獨特的完整的要求相呼應。唯其兩相融合，內外呼應，所以幼兒自發見自我的存在之日起，對於扮演與創作的活動，興趣的濃厚與持久幾乎要在其它任何事物之上。百玩不厭的恩物與遊戲大都帶有扮演性。幼兒對一己大小解的動作與產物無不感莫大的興趣，且往往彼此引為笑樂，論者分析此種興趣，認為與其說是出乎不自覺的性的動機，無寧說是發乎比較自覺的創作的願望；淺濁淺便顯然是他的最早而最不仰仗別人的一些創作的過程和成品。我認為這分析是很對的。

工業化的生產工作說不上遊戲性和創造性，是再清楚沒有的。對發明家，這自然是很說得上，但發明家能有幾人？對企業家、設計家、工程師之流，多少也還說得上一些，但人數也極有限。至於一般的工人，則完全說不上了。在

立刻有行無市。四月中下旬，糧價較三月中旬漲了五倍。五月中旬駐軍大舉掃蕩周邊，開闢糧源。把距長市三、四十華里的小據點——卡倫、小合隆、大屯、孟家屯都收復了。想不到在五月廿一日，一晝夜的功夫，局勢全非，小合隆守軍被吃掉外，其餘的外圍國軍都退守市內。大房身機場失陷，空路交通也斷絕了，從此二十餘萬共軍把長春圍困起來。糧價如脫韁野馬，立刻頓導物價在翻跟斗。貧苦的百姓早已吃不起高粱米、豆餅、豆腐渣、米糠、野菜，都成了充飢的珍品。米每斤由五萬、十萬、二十萬、直線上昇，這天文數字的米價，都是由收購軍糧一手創造出來的。百姓手中的流通券總不如飛機空投整箱萬元大鈔來得方便。

洪熙街

七月十四日，筆者不堪生活壓迫，忍痛借妻離開長春。當日下午通過長市南郊國軍最前線的卡哨，進入了人間地獄的「洪熙街」。在這軍事真空地帶，幅度祇三華里的空隙，塞滿了五六萬難胞，被阻不能南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掙扎着。我親自領略了人類怎樣與饑餓死亡做最後搏鬥的慘酷情景。

人間地獄

筆者踏進這人間地獄的門檻，死亡恐怖的气氛充滿在這狹窄的圈子裏。最初難胞可以殺馬吃肉，用帶來僅有的衣物，換取偷過共軍封鎖線的老百姓背來的少量糧食度命。青壯年人還可以空身乘黑夜爬出封鎖線。可是後來共軍調來一批韓共，充實軍事封鎖線的力量，使難胞想做漏網之魚也不大可能。

衝出重圍

十一晝夜的功夫，我們和同伴六人做了四整夜突圍行動。但是因為突圍的人太多，夜裏有月光，共軍卡哨太密，結果都歸失敗。同伴中三人不能忍受苦難折磨，決計設法回長。我和妻每天吃兩頓炒麵混食，體力衰弱，夜裏爬過幾次不能脫出，饑餓與食野菜中毒，祇有奄奄一息，坐以待斃。筆者親眼看到倒斃的韓李屍體散發着腐爛的臭味。一個十歲歲的孩子躺在馬路旁哭喊着：「我的媽媽！可把我餓壞了」。一個三歲的嬰兒，母親把他丟在馬路上，已經餓得不會哭了。

六七兩月

六月下旬，米價迅速三十萬大關。長市參議員表現一次「泣素庭」的行動，當局痛下決心，組織長市戰時食糧管制委員會，由兵團司令部、警備部、省市政府參議會派員參加，着手調查存糧，每月不准超過三個月存糧，劃分

軍糧民食界限，軍糧暫停在市內收購。一方面由省市政工大隊派員赴區保調查，鄭兼主席也下一道嚴令執行，這樣一來，特權階級以及奸商們有所警惕，把部分囤糧、拋售市場，另一方面集中游資，猛襲黃金黑市，於是黃金每錢由三百萬直跳一千萬大關，糧價因之穩定，游動在三十萬大關之內。七月初旬，國軍出擊一次，戰事不利，糧價又開始跳動。糧管會的一祇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作風，使存糧戶又暗中活躍起來。七月十二日糧價終於突破百萬大關了。軍糧收購的人不管價格高低，蔴袋裝滿了現鈔，橫行市場。後來空運現鈔數字追不上糧價，便由中央銀行發出大額本票，額面都是幾千萬幾億幾十億的數字。長春市銀行發行五百萬以下的本票。貧苦的老百姓祇有出賣舊衣物，換錢到市上買一點米糠、榆樹皮、樹葉、麵子面、野菜等充飢。百分之八十的市民連蔬菜都吃不起了。食野菜有好多中毒，而現浮腫。麵子面（釀酒原料）雖是高粱玉蜀黍做成，但時隔經年，早已發酸，苦辣不堪。不過

所在地，是著名的一條南下的道路。六月初旬，國軍限制難胞出市後，即不准再度入市。共軍則每隔三五日，放難民車輛通過一次。但自六月中旬起，共軍便遮斷交通，加強封鎖，任何人不得通過。可是洪熙街與市內消息不通，國軍卡哨放行，難胞的車輛仍源源而來，於是這三四華里的空隙，幾千幢被拆毀的住宅，便塞滿五六萬不能南下的難民，洪熙街立刻成了鬧市。

絕的外出，因為市內報紙造謠，說共軍又開放卡哨，所以洪熙街附近熙熙攘攘，擦肩接踵，皆是餓殍。入夜陰雲密布，旬日來一場驟雨。我們糾合兩個識途的同伴，突出冷門，沿共軍圍堡工事邊緣爬越封鎖線（因主要路卡哨多，監視主要路卡哨，砲堡工事夜有燈火，老百姓多不敢靠近，然而工事周邊的草原並無卡哨）橫穿莊田、草原、公路、河屯、共軍交通壕、孟家屯鐵路、迴體雨水淋瀝，一身泥污，輾轉曲折一夜間踏破四十華里，拂曉前抵達長春南的大屯站。從此途經公主嶺、四平、昌圖、開原等地，除共軍共黨兒童團圍擊與共軍檢查外，乘大車並無任何麻煩。八月一日抵瀋陽。報載長春米價每斤五百萬。八月十日到天津，民團日報載長春米價法幣二億五千萬（核東北流運券兩千五百萬）益世報載南京專電：長春黑市出售人肉，每斤流通券一百五十萬，消息傳來，慘絕人寰。（九月廿五日）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以三千字為最合適，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並請在文內自加小標題。

又一篇關於共區生活的報導

觀察讀者投寄

哥哥自解放區出來，談起家鄉的種種情形：去年冬天，土地法大綱頒佈以後，村中又醞釀鬥爭。農戶分成三等：富農、中農、貧農。我家五口人，種十五畝田，剛夠每人三畝田的最低標準，本來算不了富農的，不過自祖父起，都是僱長工種田，算是三世割過窮人，因此列為富農，也就成了清算鬥爭的對象。祖父一生獻身鄉村教育，為人和平，熱心公務，沒留下什麼仇恨，所以沒受到打打等等侮辱，只指出了五畝田和幾身舊衣服。小孩子在學校裏被貧農的孩子割去了一件外衣，只此而已！不過在清算的風暴裏，母親和孩子們都不敢出大門一步。晚上民兵伏在屋脊上聽動靜，全家都變成啞吧，小孩子也乖了不哭不鬧。民兵偶而自窗戶中投進兩塊磚頭，也激不起什麼反響。冬天就在這軟禁中過去了。除去白薯充飢外，沒吃過一粒糧食。臨過年時，母親作了點粉條給孩子們吃，餵豬時不免帶上一二根粉條頭子

個兒子算一廝）分家，官方也無明文規定，所以分家要起糾紛。村幹們為省去麻煩，往往依從古法。這大概可算是向舊勢力低頭。

貧民團組織的時候，因為可以鬥爭富農，所以都爭先恐後的加入。但是誰是真正的一貧呢？於是開坦白大會，大家一比窮，人多稱之曰「比骨頭」。比窮時還要說出窮的歷史來。有人沉痛的陳述歷年所受的苦難，也有人將祖宗幹缺德事，耗光家產的故事，和盤托出。貧民團組成以後，我們的一個本家叔叔被選為主席。他母親一生吃嘴不作活，傾盡家產跑着最小的兒子跟人跑了。大兒子和老三，都去抗日，被鬼子捉住砍了頭。二兒子作長工，乳名阿貓。既榮任主席，人呼之為「貓主席」。

敢要，交由村中保管了。因為逃避兵役，村中青年大都流亡了。哥哥強調的說，「解放區的危機，是壯丁缺乏，生產減退。」不過主政者也有見及此，正謀充分利用每個人的生產力。公務員除了辦公以外，還要幫人種田。縣長沒有一定的衙門，民衆有什麼糾紛，需要縣長解決時，往往到田裏去找他；樹蔭下或田埂上，就成了臨時的辦公廳。關於縣政的推進，也往往在田裏休息的時候籌劃，辦起事來簡捷利落，沒有等因奉此的麻煩，所以還有時間參加生產。解放區的需要，糧食以外，要算土布了。老太太和小姑娘，都參加紡紗織布的工作，由村中貸給棉花，織成布後，一半交給村中，一半算是利潤。據說沒有一尺洋布，能夠進入解放區。好多人家，又都恢復了古時的自耕自織的狀態。遊手好閒的兒子，公開或不公開的賣淫婦女、乞丐、盜匪、早已絕跡，可以說已經沒人遊離在生產以外。雖說如此，生產仍有不

任何訴狀不經由村公所轉遞，概不受理。這就養成了他們的專橫。這專橫外加糊塗，大概就等於暴虐。聽說新華日報曾經到村幹大加抨擊。所謂「組織」也發動過搬石頭運動（註二），好多村幹吃了虧，有的充軍，有的送了性命。

我們家本來可以僱長工種田，不過近來有互助運動。不會耕田，或沒有壯丁耕田的人家，可以有別人家換工，這樣互助根本用不到僱長工了，立意原非不善。但是村幹們不理解互助的眞意，並不推動換工的運動，只是生硬的禁止僱用長工。這是不對的，不能自耕者的惡運的稅。母親快六十歲了，只得親自下田。我們家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漸漸絕路。哥哥經商，本可匯款接濟家用，可是倒轉來成了一國幣四十一元對邊幣一元，匯款太不合算。於是哥哥改跑單幫，帶貨到解放區出售，這樣使家庭可以鬆一口氣。解放區對於小本工商業，相當保護之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很歡迎商人運入，他們禁止的東西，沒人敢攜帶一點點。

提起村幹，哥哥非常憤慨。他們大多目不識丁，對事情的理解，往往錯誤百出。然而他們却威權十足。比如人民的訴訟，第一步由村幹和解，第二步才上訴區公所。不過他們的調解你必須服從，否則他們拒絕將你的案情報區

的起「歸與」之情，會對哥哥表示：「我真想回去耕田，就怕他們當國特殺了我！」

「殺人比從前容易了，去年流血鬥爭的時候，×村多殺了幾個人，結果指導員被活埋了，罪名是「托派」。不過你回去能作什麼呢？百斤的担子挑得起嗎？鐵錘揮得動嗎？作他們的公務員嗎？不要忘記你是富農的子弟，到處受人歧視！」

叔叔的大兒子，今年二十歲了，本來今年暑假可以高中畢業了，然而去年冬天，曠過了父親和幾個同學一同跑回家去，又曠過了什麼的母親，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叔叔說是年輕人頭腦簡單，受了宣傳的毒，也有人說他們到達目的地後，大失所望，偷偷往回跑，又被截了回去。這都是些傳說，究竟怎樣沒人曉得。記得我離開他時，他只有十歲，一向是驕而善良的孩子，就是現在，好多人提起仍不禁點頭讚嘆！

（註一）村子的中央和四週的屋頂上，站着幾個人，中央的人手執傳聲筒報告，四週屋頂上的人接聲響應，全都都可聽見。每天晚上都由這樣的廣播台上發佈命令。

（註二）將村幹比作石頭，壓在人民頭上，應該戒去。

好多大族人家，都分了家。夢想五世同堂的老人再也不固執了。這可以表示一經濟方面的適應，可以改變頑固的思想。「談起分家問題，本來土地的重新分配，是計口授田，分家時當然應該按人口作分配的標準。但是中國農村舊習，是按股（一

廣西在尋覓一條道路

懷藍

(觀察桂林通信)

李宗仁到海寧觀潮去了，廣西的人，除掉厭倦這個政權的，以及已經糾眾叛變的，是都關心他的。廣西民間，也在流行關於李宗仁行蹤的傳說，這傳說不同於京滬所流行的和謠，却是副總統要回廣西。

這在四個月前，正是白崇禧辭職華中剿總司令的時候，也曾傳李宗仁有電回省，說要離京返桂。李夫人郭德潔並有信給桂林市政當局，叮囑早為準備接待的工作，建造下榻的官邸。後來却到了北平，一住經月。

這次回省的消息，是官方透露的，桂柳邕三地的廣西日報和中央日報，都有登載，因為廣西省地方行政會議十月一日開幕，李白都作過表示：將趕回桂林與會訓話。四大城市中，柳州已在市面著實地做歡迎準備；南寧的文化搭客，正在編印李副總統的年譜和言論，趕上回抵省內的日期，刊行問世；省會桂林是政治風候的氣象台，只在幕後進行工作，表面上做

得平平靜靜的。

最近，消息又變了卦。省保安司令部出面關說，說副總統同桂說並非事實，而是白總司令返省之誤，應該中止歡迎籌備。省當局並指責萬柳兩地的廣西日報，認為處理反映省政的新聞不夠謹慎。消息越來越離奇，記者特地往訪一位行政區的專員，探詢究竟。他說：「我沒有什麼秘密可以奉告，也許黃主席知道全部的真實，也許黃主席也不盡知道；政治的變化性很大，波浪起伏中，常常出現一些不能逆料的突發事件，黃主席所能把握的，也不過是主要的線索和原則而已。」

另一方面，九月十二日的晚上，中央社拍出自李宗仁赴港的電訊，跟着又自動通告撤銷；許多報社都照着按下這事不表。十四日的桂林廣西日報，却發了一條三欄加框的新聞，眉題是「赴港之說不確」，主題是「李副總統昨遊太湖」；並在電訊內文中按了一按，把中央社撤銷電訊的經過和盤托出。這一記耳光，當然不僅

擱在中央社的臉上的。李宗仁的行蹤在廣西，竟有如此之多的曲折內幕，把這些前前後後連串起來研究，真是一件令人尋味的事。

廣西在重復開始摸索一條自助的道路了。消極方面，是力圖自固；當局對於現存政權，懷着敏銳的警惕；對於人事的佈置，也極其理智而不动感情。廿五年的秋天，正是龍雲調職中樞之後，廣西省參議會改選發生糾紛，雙方爭執不下，白崇禧親自跑回桂林處理，結果以內元老蔣經緯為正議長，岑永杰備了一個副席。岑雖然傾向中央，但比較陳錫珪溫和，還能為省當局所接受，一方面也表示廣西門戶半開，兼收並容的雅量。不過，在選票指揮下，駐會省參議員中，已無一員陳系人馬；而在省府內部策應陳系的省委陳壽民，嚴海峯等，都一一先後下台，陳嚴都是黃旭初的義兄弟，息影了將近兩年，還是無法再起。

當時擁護(錫珪)的中央日報，和支持李

(任仁)蔣(繼伊)的廣西日報，事後也鬥爭更烈。經濟改革以後，內政部原規定對開新聞紙每張可售金圓六分，但廣西日報只折售四分，並公開聲明，發動秋季攻勢，每天增出兩個特刊；中央日報則拚命抑低，凍結在原價法幣十萬元上面。至於業務以外的一競爭，廣西日報另辦了一個衍生的小型報，遇有中央日報媚美扶日的露骨言論，立即痛加抨擊。南寧中自稱是奸匪懷恨所構，南寧廣西日報則說是該社自己縱火邀功，危言聳聽。鬧得開交不得，終以不了了之。最近，中央日報揚言要封鎖廣西省府新聞，黃旭初滿不在乎，表示省內自有機關報，不愁新聞無處發表。因此廣西雖窮，却在拮据的省預算內，劃出一百個名額，充桂柳邕三地廣西日報職員的新津，支持了這並不算小的新聞機構。

動了一個副詞。為了財政上的自給，李宗仁曾召財政廳長陽明召晉京，面授吸收外資的機宜，隨着戰務，也退出建設廳長的職務(曾是一律尊稱為曾老師的。讓給前行總廣西分署長黃榮華，以便和美方接頭，爭取建設撥款；則現任粵桂經濟物資聯運處長，主管兩省間的物物交換。

整訓幹部的計劃，同時在龐大地進行；各區都開設了地方行政幹部訓練班，調訓鄉鎮村街長及中心校長，號召學員發揚過去的苦幹作風，體認省當局的施政精神。

下半年的施政綱要

已經通過，標榜着實施土地改革，澄清吏治。土改法令頒行後，還發動廣泛的討論，以提供執行上的參政和修正。討論中，各級官吏都還不敢言目前地土握着政權，可能因土改而叛變；認為需要加強佃農組織，才能保障實施後的成果。黃旭初也一再慷慨陳詞，聲言嚴懲貪污；再這樣下去，民心勢將盡失；我們要主動地革自己的命，如果讓共產黨來革我們的命，那便遲了。

在八月，黃旭初作了為期一月的出巡，視察各區訓練班的訓練情形，指示整理地方財政的要點，除了桂西北及桂

東北少數縣份外，足跡遍及全省。每到一處必對見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談話，都是十報說，這出巡地區之廣，行期之長，都是十年來所沒有的。廣西的管中樞，沒有出師北上抗日的十年，可是兩樁事的事，恰是十年以上。巧合了。

以上種種措施，是萬花撩亂，洋洋大觀，十天後的省地行政會議中，當會通過更多非表示廣西在找尋一條道路，廣西當局正在以改革的高興致，酬償似乎很高的興致，酬償改革的雄心。至於能否改革，改革的成績如何，以及政權所代表的性質所給予的限制，均須等待以後事實的證明。

經濟評論社徵約國內各地經濟通訊記者啟事

本社出版經濟評論(週刊)已滿三卷，今後為充實內容，增加「國內經濟通訊」，報導各地農村經濟，工礦生產，地方金融財政賦稅，市場物價，以及一般人民生活等實際情況，擬在國內各地約請通訊記者，按稿計酬。如有業餘對於當地區域經濟有廣泛認識並有深刻興趣者，願定期供給本社通訊文稿，每篇字數至多以三千字為限，立論態度須客觀公正，報導事實須具體真實，筆調風格須平實活潑，一經刊載，稿酬從優，並長期奉贈經濟評論。應徵者請書明履歷，試稿後再分別函洽。來稿請掛號郵寄「上海(18)建國西路七十五號經濟評論編輯部」。



看守所

魯 報

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我被押進了看守所。

前面是軍法處的傳令兵，提一隻圓單燈，急促的走着。兩個武裝兵托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緊跟在我背後。石鋪的小巷高低不平，四個人默默地走着，石塊碰得鞋尖發響，小巷中的狗被驚起汪汪地亂叫。拐了幾個彎子，停止在一座龐大的建築前邊，黑暗裏也分不出是廟宇還是衙門。傳令兵照直地進去。「走！」——後邊的武裝兵拿槍托搗了我的屁股一下。

門開了，我被帶進一座汚黑的房子裏，撲鼻一股無名的臭氣。一只黏滿黑油泥的破碗，從牆角上的破洞裏發出微弱的燈光，在黝黑而潮濕的地上鋪了兩排「犯人」，他們都是脚向外，頭頂着牆，中間閃出一條寬不滿尺的走道。帶我進來的士兵，他從靠後牆一排擠得很緊的人堆中，用脚踢開了一條只能側下身去的空隙，手指着回頭對我說：「你就睡在這裏！」被踢醒的人，用驚慌而又呆滯的眼光看了我一陣，隨即閉上。「砰！」——士兵出去把門鎖了。房子裏充滿了低微的鼾聲，嘆息和酸臭的氣味，我在十分的疲倦中倒了下去。

外邊的天雖然亮了，房子裏還是黑洞洞的。四牆上接近屋椽的地方開了個窗——那是一個扁扁的小洞，插了一排木柵——好像冤鬼的眼在睜睜地監視着我們。太陽反射的光，從這隻鬼眼裏鑽進來，在我頭頂的牆上掛滿焦黃的乾鼻涕，和一些已經發了黑的血塊！

光線比較強了些了，「難友」們坐成個圓周，一個生着疥瘡的中年人問我：

「老鄉，你是啥案子呀？」

「連我也不曉得。」——我說。

的確連我也不曉得。過了河就被渡口上的守兵扣留住，軍法處裏也沒有宣佈我底罪名，只是在送押的票子上填了「嫌疑」兩個字，——我就是這樣失去了自由。

「嫌疑」如果是罪名，他們指的是甚麼呢？我也想了，那就是：我和軍部幾個同事在談話中攻擊了特權階級

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掀起的內戰，和由它所造成的罪惡；我還說出軍長把全軍官兵三個月的新餉壓住不發，派他底小舅子（軍需處長）拿到上海做投機的生意，是一種違法而又無恥的行爲。這些話一定有人傳到軍長——那個陰險的老傢伙——耳裏，因此代表面上派我過河和×軍連絡，却暗中通知渡口上的守兵扣留我，送進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審問。他們在審問時所用的那些殘忍的手段，我是知道的，爲了真理，我準備忍受一切！

「我犯了啥罪？你們這些狗東西！」——忽然，靠後牆坐着的一個老人吧唧地喊叫起來。他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淺藍粗布棉，肩頭袖口上都磨開了洞，漏着灰棕紫。赤光的脚，套了一對藍布鞋，後跟磨得裂綻着。從他底爬滿了繃亂皺紋的瘦削的臉上，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飽經滄桑受着生活煎熬的老農。他底一對充血的眼，直瞪着前方，嘴裏還咕嚕着一些聽不清的言語，——顯然地，他是受了甚麼嚴重的打擊才有的這種瘋顛的狀態的。

「領飯啦！」——一聲喊叫從門板上稱作「風眼」的小方洞外限衝進來，裏邊跟着起了一陣騷動；門口像一羣雞民在搶着施放的賑糧。同我睡在一起的小黃，將領來的一碗半粒的小米粥，放在那個瘋顛的老人手裏，憐憫地：「老伯，快吃罷！」

老人的眼並不去看他講話的人，仍舊不然的直瞪着前方。

「快吃罷！」——小黃溫和地說，「你不怕餓壞了？」

「唔。」——老人機械地把他底長滿蒼白鬍鬚的嘴，顫動着湊近飯碗，開始吸吮。

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妒忌、掠奪，然而也有偉大的友愛和同情，小黃底這種舉動就深深地感動了我。

小黃是本地省立中學的學生，在我們三十七個「犯人」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大時代的風暴將這個年輕的孩子鍛鍊得堅強沉毅；他沒有像別人在失去自由後的憂鬱、苦悶和暴躁，他總是溫和地同別人攀談，集中了注意力傾聽着別人訴說各種不同的遭遇，當他聽完對方的苦難之後，總是握緊他底拳頭，望着門外限恨恨地說：「這種萬惡的社會，非重新改造不可！」在我進來的第二天，談到他被捕的原因，他說：

「當報紙透露了浙大學生于子三在看守所被謀殺的消息之後，同學們都非常氣憤，我和自治會的三個同學當天下午就寫了一篇抗議的露佈，貼在校門上。第二天被校長

查出是我們做的，就一口咬定我們有共產黨的嫌疑，我們問他有什麼證據？他說：『不是共產黨爲啥寫反抗政府的言論？』我們反駁說：『這是我們對於保障人權的呼籲、憲法上訂着人民有言論的自由。』『不要強辯！你們！』「哼，辦不到！」——他咆哮起來。

「以後呢！」

「以後我們就被他監視起來。」——小黃用沉重的語音說下去。「本來早就料到他們會有毒辣的手段使出來的，果然不到三天，我們就被十多個武裝兵從學校押到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句話也沒問又被送在這裏，那四個還不知道送到什麼地方了！……過了一個多月他們才開始審問，要我招出『同黨』，『受了誰的指使』。這真是豈有此理！……你看！這是被他們拿繩子吊的。」

小黃說罷將袖子剝起，在他結實的胳膊上現出來兩條粗麻繩印子的黑疤。聽完了小黃底話，我心裏感覺很膨脹，呼吸有點困難，我只想打破囚室的門，衝出去大叫一通，吐一吐悶氣！

「我犯了啥罪？你們這些鬼東西！」——瘋顛的老人在牆角下又吧唧地喊了起來。

天到中午了，「難友」們三五成羣抱着膝蓋低聲的交談着，有的俯身在地上，屁股蹶起來寫家信；有的脫下衣服拿虱子，捉跳蚤，——這裏邊生存着無數的像麥粒大的虱子；像黑高粱稈子似的跳蚤——那個瘋顛的老人，背着牆跟打盹；小黃躺在地上看一本破爛了的書，衛兵抱着槍在門外唱起小調：「天上的松羅什麼人兒栽？地下的黃河什麼人兒開？什麼人把守三關口？什麼人由家沒回來？……」

「討厭！」——小黃朝門外瞪了一眼，把書放在地上

「那個瘋顛的老漢究竟爲的什麼？也被關在這裏？」

我問小黃。

「冤枉極啦！」——小黃看了正在打盹的老人一眼。

「聽說老漢是當地人，他只有一個兒子，在七年前被保長抓去填了壯丁，撇下個年輕的媳婦。他村上的土豪想他媳婦的壞主意，這老漢不答應，當面罵了那個土豪一頓，沒待半個月就被抓來了。」

小黃說到這裏望着老人嘆了口氣，補充道：

「老漢被抓來的當天夜裏，那個可憐的媳婦就被土匪槍斃了！」



資本主義發展史

的研究 嚴中平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ondon, 1947, 3rd, ed. 188 pp. 387

做一個現代人，似乎總得對現代經濟生活的來頭有點認識，英文著作中這類大學教本和普通讀物很不少。這類書裏，有許多種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時代常斷自十八世紀後半，內容常從產業革命說起。這代表一種看法，認為近代經濟史上的大變動發自產業革命。這種看法并不錯，不過，這種寫法對於現代經濟之所以別於中古經濟，現代社會如何自中古社會蛻變而來，產業革命如何發生等等問題，都難得有充分發揮。與其這樣，不如把時代更上推幾百年，捨產業革命而以資本主義發展史為敘述主題，似乎更妥當些。

以資本主義為主題來寫書的，過去也有不少人，如桑巴德、霍布生等等。觀點不說，如今這些人的取材也已顯得陳舊了。多布 *Maurice Dobb* 這本書是集合近二十幾年的專題研究成績寫成的，拉長時代，放寬眼界，確實而學究氣，有見解，有系統，在晚出的同類書裏，最稱佳作。

多布是研究經濟理論的，現在劍橋教書。在這主觀主義思想汪洋汎濫的國度裏，他是一位很特別的人物。他那本「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就對正統理論批評得很厲害。現在這一本，寫法也頗特別。全書八章，第一章論資本主義性質及其發展階段，餘七章述資本主義發展史，從十二世紀直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實在把他當作一本資本主義起源史來讀，最為合適。

多布首先正名，確定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別於封建社

會，既不如桑巴德所說是這個社會特別講究生意經，也不如德國歷史學派所說是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分別，這是一個以特殊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在這裏，生產手段為少數人所佔有，勞力本身成為商品，資本和勞力按契約關係結合生產。就英國而論，這種生產方式由零星萌芽發展到佔據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是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早期的事情。

對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敘述，多布先從封建制度的解體說起。談到封建制度的解體，人人都從商業發展和城市興起上去找解說。多布指明，力役之改折，僱傭勞動之出現，需以市場之存在與貨幣之流通為必要條件，自然無疑。不過這樣的必要條件并不成為充足條件。城市興起對於封建社會的作用，也祇在城市作為逃亡農奴的隱避所，及其供給農奴以獲取貨幣的機會，從而進行改折這些方面，才可以說。若謂商業與城市的發達是封建解體的決定力量，那商業繁盛的區域，大城市周圍地帶，應該是實行改折最早最快的區域。反之，商業落後地帶，改折也應最晚最慢。無論是歐洲大陸或是英國，實際情形都未必如此，而且有時正好相反。

封建的解體，不是封建以外的力量——如商業，所造成的，決定的力量還在封建組織的內部結構上。原來自十一世紀以後，西歐封建社會就開始走上絕路。一方面封建統治階級的人數不斷的膨脹，戰爭頻繁，生活奢靡，統治者的財政支出就無止境的膨脹。如何從莊園上榨取更多的收入，成為了封建統治者日益嚴重的難題。另一方面，戰爭、災荒、疫癘，已在破壞經濟，戕殺勞力，而剝削沉重，勞動者根本也沒有提高生產的興致；技術停滯，地方日枯。因此，農奴的生活日益陷入悲慘的境地；封建統治階級的財政也日益緊迫，莊園組織作為一種生產制度，已不復適應現實，社會的要求，必得有所變動了。

在上述情形下，農奴便起而叛亂或離村逃亡，領主也祇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像東歐那樣，加緊束縛，加重剝削；或是像西歐那樣，將封建貢租改折貨幣，從而改變土地的經營方式。如果走上西歐道路，無論是領主自動實行的，抑或是被勞力缺乏，或被叛亂所逼成的，結果總必以僱傭勞動代替強迫勞役，封建的莊園組織自然也就失其依據了。在英國，這一過程開始於十二世紀，盛行於十五世紀，不過力役之改折不等於封建關係的全部消滅，若干殘餘的陳跡是要到十七世紀中葉才掃除乾淨的。

在這書裏，多布駁斥重視商業作用的想法，闡述改折制度，對於領主的經濟利益，指明益藏空虛，營養不良，

「罪名呢？」

「啥罪名，還不是那一套嘛——勾通共匪。」

「有證據麼？」

「證據？」——小黃苦笑着說：「有錢有勢的人一句話，就是證據！」

「小聲些罷！」——正在捉虱子，生滿了疥瘡的中年漢子，深怕小黃底話被外面的人聽去吃不消，善意地提醒他一下。小黃倔強的向地上一仰，兩隻手反托着後腦，臉向着房頂說：

「怕什麼？至多也不過拼出這條命吧。」

第三天晌午，人們零亂地躺在潮濕的地上，有的打瞌睡；有的默默地想心事。小黃站在門跟前，他指着一個牆角下問道：

「你看見沒有？」

我趕緊跑到他身邊，惶惑地順着他指的地方看見：牆角下放了一口尿缸，滿缸紅橙橙的漂着白沫的尿水，漸漸向地上滴着。離尿缸兩步遠，有一堆麥糞團在那裏蠕動着。我前進了幾步，從麥糞稀少的地方發現一隻黏滿了黑泥的人耳朵，和一蓬綠亂的麥雜着麥稈的長頭髮！我底心突然緊縮起來，胸背似要發生痙攣，回頭看見小黃緊閉着嘴唇。

「不明白吧？」——待了許久，他說。

「……？」

「他也是個嫌疑犯。」

「嫌疑犯？」

「嗯，是個乞丐。」——我們走回來坐在牆根下，小黃悽愴地說。「城門上的衛兵從他底口袋裏搜出來一個子彈壳，軍法處在審問時說他有共軍間諜的嫌疑，上了一次刑也沒有審出什麼口供來，被關在這裏已經半年啦……從進來就害着傷寒病，現在連吃飯，說話都不會了。加上這幾天刮北風，又沒的蓋，怕就要完啦……班頭打報告給軍法處，他們回答說：不管，死了抬出去就是了。」

「這是什麼法律！什麼世界！」——我不禁大叫起來。我底心突突地跳，全身振盪着，我面向着牆，牆上的血塊漸漸在我眼前擴張，擴張成一個龐大的黑洞，我看見一羣野狼的野獸在吞噬着人們血肉模糊的骨骸！」

「放風啦！」——門外限一聲尖叫，接着木門「嘰」地一聲開了。「難友」們一個個失神地走出去，陽光從門口斜射進來。我像是做了一場噩夢，簡直不敢相信方才的見聞，但是活活擺在眼前的事實，我有什麼理由懷疑它呢。

「我犯了啥罪？你們這些狗東西！」——瘋顛的老人又在嘎啞地喊起來。……

加深災疫的嚴重性，又討論政治因素，社會因素，乃至莊園面積，農作種類等等對於封建解體的作用，非常精采。遺憾是關於農民叛亂，未加重視。

分析了封建解體問題之後，多布接着就敘述布爾喬亞的起原，這是城市裏的故事。城市乃布爾喬亞的搖籃，但我們需知，本來城市社會的基礎，建築在小商人的生產方式上。商人、工匠、職工，在身份與收益來源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城市土地的漲價收入，該是早期若干商人與工匠蓄積財富的主要來源。變化發生在城市獲得市政自主權以後。大陸上自十一至十三世紀，英國自十三至十四世紀，多數城市都已獲得市政自主權。按照以後有力的商人和工匠便把持着布爾喬亞的組織和市政機構，這以後的商人和工匠各業，城市裏發生了階級分化，布爾喬亞階級才逐漸壯大起來。這時布爾喬亞蓄積資本的方式有二，一為政治性的，藉把持市政和其他特權來進行，一為經濟性的，以進行的區域間不等價交換為主，多布稱之為「商業剝削」。應注意，這時代商人的利益主要是寄托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隔離上的，諸凡市場交易方法之落後，各種封建的地域限制，各種專利特許權，乃至區域性的災荒，都是商人獲取厚利的好機會。所以儘管商業對於封建制度發生解體作用，商人都是封建社會的寄生者而非破壞者。商人一經獲得他們所希望的專利特權，就從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去和封建統治者相妥協。此所以這時代商人資本較為發達的國家并不就指示該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較他國為早為速。

從十六世紀後半起，英國的布爾喬亞作為適應市場需要，開始組織新型的生產機構，散工制度與作適應市場需要，特種為產業資本的興起一章來討論這些問題，關於新型生產機構的組成者，多布是相信兩元說的。就是一方面是純粹商業資本侵入生產領域，進而統治生產，這是一條過渡性的途徑。另一方面是一部份生產者積了足夠的資本，浸染商業，到適當的時候，便起而組織生產，這是一條真正革命的途徑。當然來源如何，結果都為資本對於生產產生制約的發展。到了十七世紀，儘管生產工具還和封建時代無異，然勞動者已失其獨立性，成為資本家手下的僱傭工人，生產關係從此便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了。

而成為新時代的障礙，那些與生產有關的商人製造家又如何進行政治鬥爭，衝破封建束縛，並他們鬥爭的目的何在，成就有何限度？又農業裏階級利益如何分化？政治上中央與地方，君主與內閣，各取怎樣立場。凡此種種，布爾喬亞的史家所忽略，多布却特別重視。

在敘述產業革命以前，多布還有兩章討論資本的蓄積和無階級的形成兩個問題。多布強調資本主義如要充份表露，必須在時間上先行具備這兩個條件。

多布所謂歷史意義上的原始蓄積，乃是多數人的財產所有權轉移與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意思。產權的轉移與集中，需要買賣與買賣，這是在特殊社會環境之下完成的。多布認為十四至十六世紀君主與貴族大破產，地產與公債債務的投資，便給布爾喬亞造成原始蓄積的絕好機會。十七八世紀海外貿易的擴張與殖民地的開發則又構成另一個蓄積浪潮。所謂重商主義就是買賤賣貴要求下的一套思想制度，所以多布也連帶論到重商主義。這章書前半論原始蓄積部份，多布論述有時脫節，比前此各章遜色得多。

無產階級的形成，是許多因素造成的。隨着封建的解體，領主、僧侶、寺院僧侶，都會投入無產階級羣裏。然最重農民的力量，還是圈地運動和階級分化，前者藉強制手段把農民剝離土地，後者則是經過高利貸的剝削將勞動剝離生產手段。這章書裏，多布又常有新鮮可貴的說明。他指明十六世紀物價革命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應該從真實工資的跌落方面去理解；指明圈地運動的區域，勞動者緊抓着土地，資本主義仍舊採取散工形式，工廠制度的開展常被延遲；他又證明土地不足，不必成為工錢勞動者制展的前題條件，就是說土地在商品生產的潮流中，小生產者作用下顯得如何脆弱，無從對抗歷史的衝擊。

經過前述種種變化，英國社會到十八世紀後半乃發生所謂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從此入於大關係發展的時代。到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擴張，所以這時代的進步速率，都特別適宜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所以這時代的進步速率，都達空前的高潮，成為英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直到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才出現大蕭條。二十世紀裏，直到十九世紀以前，英國又曾復興一陣，資本的累積，加速進行，不處於不利地位。兩次大戰爭之間的中心趨勢是獨佔的發展。獨佔企業的目標已經不復着眼於生產方法的改進，而轉入於金融與商業的統治上去了。這個潮流下英國經濟上的種種變動，多布也分析得很詳細。這章書最後和他的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一第四至第七各章對照來看。

多布不曾打算寫一部資本主義全史，但他所接觸到的問題，多布都分析得很精密。總觀全部，可以看出他對於這段歷史的看法，很重視發展過程的階段性，他確實也證實了這種看法。

搜羅全國報章雜誌
聘用專人分類剪輯

中國新聞資料供應社

徵求訂戶

本社以促進文化發展，便利各機關團體個人及各種業務機構之研究參攷為目的；創辦以來，深受各界歡迎，訂戶日增。茲為擴展業務，除在國內進行推廣交換外，特在國內普遍徵求訂戶。如蒙指訂，必當竭誠服務。

供應辦法

一、訂戶將所須之項目，逐目開示，並指定每目之重心及範圍，逕函本社。

二、本社根據所指訂之項目，將資料分類剪輯，貼于定式之紙片上，標明出處時間，分次投送訂戶。

三、資料價目，依片數計算，每一新聞片金圓兩分，專欄文字每片四分。

四、訂戶請照指訂之項目，每月預付二元，月終結算，多退少補。

查攷保存便利簡易
豐富翔實經濟合用

號七十三巷條二門華西(2)京南：社總

觀察

每份一角五分

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逢星期五出版

第五卷 第八期



專論

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

教育與政治

從戰前標準看公教人員待遇

印度通信

海德拉巴印度的問題土邦嚴紹端

婦女問題

從婦女運動看婦女問題

讀潘光旦先生婦女問題的

的論文後

總統北巡與北方大

局(北平通信)

從濟南逃到浦口

記湖南田糧大貪污案

(長沙通信)

書評

韋伯夫人的「我倆的伴侶

生活

楊人樞

劉大杰

王璧岑

嚴紹端

李超

黃碧遙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讀者投寄

呂玉文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九七號
 電話：(02) 2432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六個月：掛號三元二角，平寄三元
 一年：掛號五元八角，平寄五元
 香港：掛號八元，平寄七元
 澳門：掛號八元，平寄七元
 國外：掛號八元，平寄七元
 郵資：掛號八元，平寄七元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百五十元
 封底：每行一百五十元
 普通：每行八十元
 通：每行五十元
 照碼：每行五十元
 退稿：每行二十元
 掛號：每行二十元
 航空：每行二十元
 如欲：每行二十元
 事後：每行二十元
 地址：每行二十元

讀者投書

一個老百姓的控訴

編者先生：內戰的烽火，一天比一天兇猛，由東北而山東、河南、湖北、以至江淮河漢之間，最近濟南失守，守城司令官王耀武突圍被俘，自攻城以迄於破城，中間僅歷十日，（十四日至廿四）其間雖由於南線吳化文兵團的叛變，致機場易手，但這種種，在在說明一切都予政府軍以不利狀態，戰局已跨入一新的階段。最近徐州為最突出的目標，局勢已緊張極點，但是，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是老百姓所要問的，共軍究竟靠了什麼壯大？國軍目前嚴重的局面是怎樣造成的？

這問題就是坐在南京辦公廳的人也在日夜思索，答案却沒有，原因是他們並沒有真正和下層接觸。十二年來，中國最大多數的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已遠非皇宮裏的人們所能想像。在這十二年，除了官吏、豪門、資本家，投機家外，很多的資產階級破了產，作為社會安定力量的中產階級也沒落了，這中間，少數雖還撐着個空壳，骨子裏却窮得不堪。雖然因為兵役的關係，受教育的數字是增加了，可是小學、中學、大學大都是苦讀的學生，許多大學生完全靠公費維持，或以工讀的方式獲得費用，家庭並沒有分文錢接濟。估最大多數的農民，都窮得只能靠百分之五十的實物高利生活，買一雙襪子一條毛巾已經是非常奢侈的享受。這現象，說明大部老百姓的生活的確是活不下去了，他們是「雙」了。

「國民黨執政以來，我們別的滋味都沒嚐到，只感到我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都骨瘦如柴了。」（馬敘倫語）這是事實，而這些毛病在那裏呢？

第一，政府所加給老百姓的桎梏莫過於保甲制度。在鄉間，鄉保長成了太上皇，有生殺予奪之權。要兵，通過他，他能隨時隨地抓任何一人，打任何一人；要糧，通過他，它能叫大戶不必交，小戶滿天飛。今日老百姓所最痛恨的莫過於保甲長！它是宰割老百姓的利刃。江西豐城鄧圩鄉鄉長由一個流氓起家，在任十年，居然嬌妻美妾，大興土木，鄉公所、別墅、公館、十周年紀念由全鄉攤派慶祝費用，邀宴士紳，最後派款樹起紀念塔一座！現在資產已在千億以上。這是一個。

第二，政府給老百姓的第二個恩典，莫過於軍風紀。鄉間除了水災、蟲災外，還有所謂兵災。在東北，因軍隊而引起東北人士對南方人間的仇恨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我在東北時親眼看到一個二等兵可以跑到民家叫他殺雞，而東北人也就殺隻雞煮爛給他吃，在火車站一個軍人打東北人二下耳刮子，沒誰敢響半響。強佔民房，強借傢俱，強征軍馬，甚至命令房東搬入廚房，自己却高踞大廳，在在皆是。民間一聽到兵老爺就頭痛，一見到兵老爺就畏縮。

第三，征實征兵。十二年來，全國共征了多少兵，其中有幾個是富人？這些人有的沒有錢而被捉的，有的是和鄉保長有仇恨而被捉的，有的是賣的，因「賣」而普遍引起攤派的一災，逼得人民叫苦連天，政府又辦了幾個保甲長？征糧的人來了，小戶要招待伙食送糧時，一百斤變作了九五，負擔的是什麼人？

第四，政府治下最大的缺點莫過於是非不分。現在做事全憑人事。而鄉間，壞人都在抬頭，跋扈，好人都受逼迫。做官的，好官一輩子不得晉級，壞官則神通廣大。現在到處都是壞人的世界。無疑的，這些細菌的蔓延滋長，政府則是他們的溫床。

以上種種，叫人不能不懷疑，國民黨政府究竟是代表了那班人的利益？國民黨革命，究竟是革命的命？現在是窮人連根都給拔掉了，富人身上却不敢動一根毫毛。打二十多年內戰的，是窮人，出糧出錢的，是窮人，通貨膨脹所引起破產的，也是窮人，富人却大收漁人之利，放實物高利貸、做官、拿造幣錢來競選，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一把火快要點得着了！窮人活不了了！ 丁溪陽 十月七日 屯溪

末日

編者先生：這兩天上海的現象真是反常！所有飯館、旅館、戲館、跳舞場、電影院，無不擠得滿坑滿谷，特別是酒樓飯店。情形真是可怕。拚命的喝，拚命的吃，拚命的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錢似的。我們平時不大上館子的人，一定進去，看到那種情形，真要心驚肉跳。那種盛況，恐怕就是昇平世界，也沒有那樣的熱烈！我們知道，今天內地鄉村之中，幾乎百分之百都沉淪在饑饉線上，就是在上海，也隨處都可以碰見終日不得一飽的窮苦人，然而你到那些飯館戲館去看看，那裏會相信今日中國之窮呢？今天大公報的本埠新聞版，幾乎以二分之一的地位，描寫昨天一天上海市場上搶購擠購的情形，一家衣服舖子可以在一天之內定製一百多套大衣，許多綢緞店的貨物在幾小時之內銷售一空，甚至要拉上鐵門，提早關店。這種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個人人都變得瘋狂了！最近上海地產有的地方陡漲一倍，有錢的人不當地地，地，抓進了再說！末日末日，我們處此危局，祇好嘆息。

葉良文 十月三日 上海

關於生產要素四分法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研究化學的人，對經濟學是門外漢，但看了五卷七期讀者投書欄翁詠慶先生的信，覺得翁先生對樊弘先生的批評，混淆之處甚多。且生產要素四分法之不合理，已為盡人皆知之事實，茲就翁先生之原評，述數點意見如下：

第一，是酬報與利潤之混淆。酬報（工資）與利潤性質之不同，經濟學書上分得很清楚，工資是以「勞動日」為基礎，利潤是以資本的大小為基礎，此種經濟學ABC，不必多所說明。

第二，是企業家與精神勞動者之混淆。企業家與勞動者（精神的或體力的）之不同，應從階級的觀點去分別，他們是屬於兩個階級，把企業家看成勞動者，無異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的事實，一筆抹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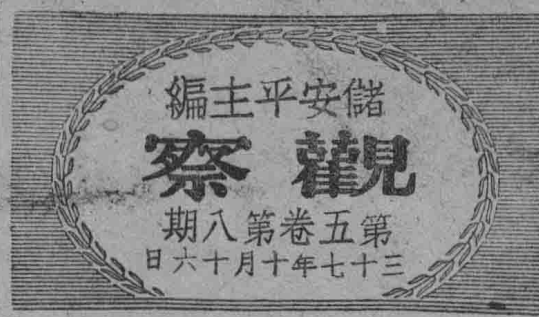
第三，是「勞動之化身」（價值）與「勞動本身」之混淆。資本可為「勞動化身」之儲存，而非勞動之儲存。翁先生似乎只看見「勞動」兩字，而完全忘記了「勞動之化身」（價值）與「勞動本身」之質的差別。又翁先生把「價值」與「物實」混為一談，勞動雖不能創造物質，但却能創造價值，亦即將勞動轉化為價值，亦就是里嘉圖所說「勞動化身」的意思。又從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之累積（資本），其本身怎麼又能創造價值（利息）？若果能如此，勢必承認有限勞動，能創無限價值，是不是無中生有？又假使照翁先生的理論，則值一工之資本，應即為值一工之勞動，其所得工資（利息），如何如此之微？其餘數點，稍加詳察，即易知道翁先生對現代經濟學上諸範疇之理解，不大清楚，在門外漢的我看來，尙且如此，在經濟學造詣較深的人看來，其疎漏之處，正不知尙有多少。所以在學自然科學的我看來，其批評實欠經詳細之研究與嚴密之考慮，討論學術，應虛心誠意，又以虛心為最重要，不然就足以阻礙進步！

余鑫年上 十月十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 劉大杰：暨南大學教授
- 王聲學：
- 李超：
- 黃碧達：
- 呂玉文：

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

楊人楩

一年以來，自由主義遭受了左右夾攻，頗有無從招架之勢。我會發表過一些贊成自由主義的意見，所以也附帶地成了被夾攻的目標之一。本文是為答辯而寫的，但我不願以論戰的姿態出現，一則因為反駁勢須引用對方的話，如此將使文章拖得太長；二則有關政治的論戰每易使人動感情，有了火氣就不容易冷靜地推敲。對方的話會引起過我的推敲與判斷，其中有些是我應當接受的，有些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會有人把所有自由主義者言論歸納到一個陰謀，認為這些人都是在扮演一齣由馬歇爾所導演的戲；這種態度假使不是因為認識不夠，便是希圖拿「陰謀」一辭來封閉自由主義者的口。我不知道道會有這麼一種「陰謀」，同時，我不承認我會彼此一「陰謀」利用而不自知，我要抗議此種陰謀論，要求有發表我的意見之自由。

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曾說明了我對自由主義的看法，至今我仍然認為我的看法是站得住的。有人以為自由主義是十八世紀的產物，在十九世紀中已趨沒落，到今日，根本再沒有什麼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太狹義的看法。廣義地說，今日的自由主義可以不同於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然而仍不失為民主政治或唯物論。因為今日自由主義的含義與過去的自由主義大不相同，所以有人主張另擬一個新名辭來代表牠，這個辦法是可以接受的，不過這個新名辭必須能確切地代表這個新意義，否則恐怕有更使觀念模糊之感。目前倡導自由主義的人很多，彼此意見却不一，為着有所區別起見，我會經想採用進步主義一辭來代表我的一套看法，可是嫌太生疏。共產主義一辭原不是專指馬列一派的社會主義的，現在却變成專指這一派的名詞了，用不着再加工「科學的」區別辭；假使現代自由主義因為往返討論而使其含義明顯，則「新」或「真」一類的區別辭也將是多餘的。

自由主義者不但遭受左右夾攻，就是在自命為自由主義者之謂，爭執可能更厲害，因為自由主義始終沒有一部經典或一套政綱來範圍她。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尤其因為有若干人濫用自由主義來為獨裁政治辯護；然而並不足以威脅自由主義的存在；反之，這正是自由主義所以能始終存在，能由衰落而再生之故。無論自由主義者彼此所見是如何的不同，至少他們要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不滿於現狀而求變，求進步，否則便是濫用自由主義。人仍然要把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混為一談，於是有人要以極端個人主義的缺點來否定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誠然是尊重個性的，尊重個性才敢於打擊傳統勢力；這是促成鬥爭的動力，但鬥爭之目的並非為着爭取個人的利益。個人主義可能是自由主義的動力，但不是自由主義努力的目標。自由主義所要求的進步是指整個社會的進步，否則牠在已往不會起這麼多的作用，在今日更無存在之理由。因尊重個性發展而在經濟上主張自由競爭，這是已成過去的說法；自由競爭在經濟上既不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那麼，自由競爭之說匪特不是構成自由主義的因素，而且已為多數自由主義者所放棄。有人以為自由主義不合於知識水準低下的民族，得不到廣大民衆的擁護而會自趨沒落；可是，在已往和今日，任何政治理想都不是一般人民所能了解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宣言又何嘗是一般人民所能讀懂的東西，除非在知識民主的未來，決不會使一般人民都能理解一種政治哲學，故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得不用口號來刺激，自由主義却仍努力要以理論與事實來說服。有人說自由主義不夠刺激，不能滿足青年的熱情要求；我們要問：一種政治理想是否為着要刺激青年而存在的？自由主義者希望以理論來說服青年，不願以簡賅的言辭來刺激青年。自由主義者不能抵抗強權，每易為暴力所屈服，是事實；然而只是暫時的屈服，並不消滅，可能有若干自由主義者因鬥爭失敗而自認失敗，但是自由主義本身並未承認失敗；惟有不復存在的理想，才是真正失敗的理想。任何革命者都有過不得不屈服的時候——屈服到不得不接受他所不願接受的統治，自由主義者也不能例外。至於有人說自由主義者的態度可上可下，不上不下；兩面討好，投機取巧，是一種灰色的騎牆派。對於這種指摘，我們可以一點

來解釋：假使自由主義是一種可以兩面討好的東西，便不會遭受左右夾攻；假使自由主義者是投機取巧的，那麼，在這動盪不安的局面中，頂好不推出具體的主張，更不必表明與國民黨或共產黨之不同的看法。更有人說自由主義者是逢人皆罵，自許超然；這便要對於黨與超然作何解釋。在我們看來，自由主義是無法超然的，因為他要在他所生存的社會中求進步。要在現實中求進步，便無法逃避現實。自由主義者的工具是說服，不願給人家戴上一頂帽子，因為他不相信罵人是一個有效的工具。

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曾說明國民黨與共產黨都不是自由主義者的道理，在「關於中共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曾說明我們不當堅持非甲即乙之見，自由主義者應有其存在的理論根據。有人認為自由主義的路線是中間路線或第三路線，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中間路線的意思是幾乎左右之間。假如左傾是象徵進步的話，則自由主義是左而又左的，因為牠是始終不滿於現狀而在不斷求進步的。第三路線是以數目次序來區別的，初看很容易明白這個數目次序所以產生之故，但經仔細推敲之後，何以會定出這麼一個次序，是頗難解釋的。何況在同一時代中可能有三種以上的主張存在。自由主義的要義在於變，因此牠是一個創造歷史的動力；歷史在不斷地變，自由主義本身所要求的也在不斷地變。在這個歷史路線中，牠會一再地與其他求進步的勢力合流，等到此等其他勢力已不再求進步的時候，牠便與之分手，而指示出更進一步的目標。自由主義是始終走在前面的，始終不滿於現狀而要求進步，所以牠始終為掌握着權力的一方所厭惡。

正因為自由主義不是共產主義，於是共產黨的同情者給予了自由主義者兩個厲害的打擊（我說共產黨同情者，因為我不會看見中共抨擊自由主義者的言論）：一、自由主義者一面討厭舊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們代表小市民階級的利益，害怕共產革命足以破壞他們的優裕生活，這種心情使自由主義者拒絕流血的革命而趨向於改良主義。二、因為是改良主義，所以自由主義者崇奉英美的民主，忽視了經濟民主；在目前的情況中，一碗飯應當較一張票更重要，假使二者不可得兼，寧肯犧牲一張票而要一碗飯。這種責難看來言之成理，可惜牠的根據是很脆弱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祇要改良主義能夠行之而無阻；果使改良主義能夠追求進步，我們便找不出應當拋棄改良主義的理由。在必要情況之下，自由主義者是不反對革命的，也不會逃避流血的革命，因為革命不免流血。已往的革命，在思潮上無疑地會受着自由主義的領導；在實際革命行動上，也一再有自由主義者參加或領導，至少自由主義者不會是反革命派。有人認為反內戰即反革命，關於這一點，我想留在「再論內戰」一文中來答覆。今日的自由主義者誠然是以小市民為主，但是他們所追求的進步，並非針對小市民的利益而言。「小市民」一辭並不一定是一個貶辭，雖然現在一提到「小市民」便彷彿有點侮辱的意味。在已往，小市民已盡了牠的歷史使命；在今後，他們仍要擔負着相當的使命。中國今日的小市民已無優裕生

活之可言，事實上大半已是些無產階級；只因中國的勞苦大眾太苦，所以小市民仍然構成了一個比較優裕的階層。假使我們承認中國有小市民這個階層，可是階級鬥爭的理論不一定能適用於小市民與勞苦大眾之間，因為這個小市民階層還不是勞苦大眾鬥爭的對手。自由主義者所要努力的並非保全小市民階級的既得利益，而是想以改良或革命的方法來提高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消滅各階層在生活水準上的距離。自由主義者決不怕「清算」，而且渴望着能實現經濟民主，進而希求知識民主，這便是自由主義者較共產黨更前進之處。前面已說過，自由競爭不再是自由主義的信念；那麼，從經濟革命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者決無反對共產主義的理由與必要。民主政治的含義是隨着歷史演變而演變的，英美的民主只構成這個歷史演變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假使牠在今日還有可取之點，我們便不妨採納這些可取之點。民主政治演變到今日，顯然要包括經濟民主的意義，否則便是倒退或固着，必為自由主義者所擯棄。不過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一張票與一碗飯是同樣重要的，我們必須努力達到兼而有之的地步，然後可進一步追求一本書的民主。所謂一碗飯與一張票當然是象徵的說法；試想，如果沒有政治民主，手裏拿着這一碗飯等於是奉旨吃飯，雖然自己勞力的報償，得來未免過於機械。「吃飯第一」的理論並非過效，至多只可用作一時期中鬥爭的口號，而不能真正使大眾滿足。如云滿足，人類將不會再有一本書的要求，人類文化的進步便會停留在這裏；何況，人類在肚裏滿足以後必然會要求良心的自由呢？思想史上的叛徒，有誰是因為缺少那一碗飯呢？自由主義不反對共產主義的經濟民主，但需堅持要有政治民主；牠不會滿足於英美的政治民主，因為英美的政治民主並不是政治民主的極境。對於認為一碗飯較一張票更重要的人，我們要特別提醒一句：在我們還沒有得到一張票以前，千萬不能放棄這一張票的要求；否則民主主要和我們隔得更遠。假如我們真的有一張票在手，那麼，我們便可能利用這一張票來爭取一碗飯；至少不會阻止我們要求這一碗飯，故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是絕對不相衝突的。至於有人以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張票，那是違反事實的說法，讓事實去否定牠好了。

復次，我們指出，有許多人，在事實上採取了自由主義路線而不自知。有人認為現在橫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路：維持現統治或者革命；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走國民黨的路或共產黨的路。對於有志於實際政治活動的人講，這種說法是最現實的；因為目前只有這兩個黨有實力，最近的未來之政治舞台仍將是以他們為主角；我們倘不擇一而「一事」，便會陷於兩面不討好而被拒於政治舞台以外的狼狽境界。可是，一個公民雖然很關切實際政治問題，但不一定要參加實際活動，而取得個人在政治上之權勢；在事實上我們沒有擇一而事的必要，在理論上也沒有被迫而加入國共之一的道理。就全國人口總數看來，不但國共兩黨黨員所佔的比例很小，就是誠心以全力支持二者之一的也為數不多；廣大的民眾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接受或此或彼的統治。公民的生存權利是一事，政治主張是另一事；大多數人民並未感覺到非於兩條路中擇一而行不

可，就是今日的蘇聯，也並沒有剝奪非共產黨公民的生存權利。今日已經不是容許我們餓死在首陽山的時代，既然認定為中國的公民，便無法逃出中國的現實統治；超出了現實，便是空想。如果認定只有兩條路的話，那麼，我們生在現在那一個統治之下，如果不自承是此一統治的叛徒，便只有無條件擁護這種統治。「書生論政」原是一句帶有諷刺意味的話，意思是說：書生所論離開現實太遠。其實，這是一句「現實」二字看得太現實了；一切要選就現實，因而阻遏了進步。論政不能離開現實，要進步則不能把「現實」二字看得太現實；故此我們在現實的兩條路以外追求。假使現實到認定只有兩條路，那麼，生存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人，如不自承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則必須以全力支持「戡亂」政策。在「戡亂」的大前提之下，再不能爭什麼人權保障，爭什麼改善公教人員的待遇；因為在「戡亂」時期中，人權不免遭受蹂躪，待遇不免降低，至於法治，自由，與民主等都待「戡亂」以後再談。正因為我們不受這兩條路的限制，所以我們才反對內戰，爭取人權，呼籲法治。採取這種態度而具有是非觀念與正義感的人，並不會受着「只有兩條路」的限制，多少已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即使他們不同意自由主義這個名稱。

從理論與事實的檢討，我們認定中國有數目的自由主義者存在，在今後的進步過程中，他們仍然是一個必要起作用的勢力。他們要如何才能起更大的作用呢？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曾說明自由主義者縱無組織，亦會起過很大的作用而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在已往是如此，在今後仍然是如此。自由主義者不妨有所組織，因為組織就是力量；至於如何組織，那是一個必須依環境而決定的技術問題。自由主義者既時常各自受着理性與正義感的支配，那麼，縱有組織也會是相當鬆懈的，民主的色彩必然很濃厚，「鐵的紀律」是不適用的。組織不能嚴密是一大弱點，然而也是自由主義的好處。一種不受經典與教條支配的信念，其特點在於能不斷地依環境而提出新的進步要求；假使組織嚴密而能持久不懈，便不能提出新的要求，勢將違反自由主義的精神。自由主義者雖有其政治路徑，雖然也參加實際政治活動，但是他們沒有以一集團來獨霸政權的企圖。自由主義者要行使其歷史的使命，與其在朝，還不如在野來得有力；故此，組織鬆懈並無害於自由主義的前途。一羣沒有組織或者只有鬆懈組織的自由主義者；在複雜的現實政治中，要如何才能起作用呢？與現存各政治實力要發生什麼樣的關係呢？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即是追求進步，此一原則可使自由主義者隨時決定他對某一實際問題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有其特有的見解，但是在追求進步的某一階段中，他們可能和其他的政黨合作，只要此一政黨在此一階段中有一個與他們所見相同的進步目標。對於已經完結其歷史使命而不願或不能再求進步的政黨，自由主義者決無與之合作的

教育與政治

四十年來的大學教育，大家都在嚷着失敗了。其實教育並沒有完全失敗，失敗的是四十年來的政治與社會沒有長進，因政治與社會上封建勢力的頑強，

可能。人類進步是由於不斷演變而來的，在此演變過程中，各個勢力或各個因素在彼此相激、相盪、相摩擦、相協調，時而彼此接近，時而彼此突然隔離。歷史是由這些複雜演變關係而形成的，自由主義始終是這演變關係中的重要份子，決不因遭受左右夾攻而被消滅。自由主義者也能了解其他力量所具有的歷史使命，決不因所見不同而企圖消滅其他力量。在歷史演進中，各個力量都有其歷史的功能，當其功能完全喪失之時，即此力量不復存在之時，這一切只有讓歷史來決定。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必能容許其他相對立的力量之存在，同時亦深信其本身力量之存在，必須這樣才能有相激相盪的現象，否則人類的歷史將是沈滯而固着的，無演變之可言。

自由主義者所以堅持其信念與主張，決不是偶然的。在目前國共兩大勢力對立的局面中，最現實的態度是「擇一而事」。要兩面討好是不可能的，兩面不討好却是最不「現實」的，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保持緘默，待機而動。自由主義者却要採取這「一種既不現實又不聰明的態度」；因為科學的精神使他們有這「一種認識」，他們的知識決定了他們所採取的途徑。民主態度使他們訴之於說服，由說服而產生的信念必然是很堅定的；故此，自由主義者不致因遭受打擊而放棄其信念，在追求進步的工作中，能時時表實其力量。假使有人說自由主義是違反時代潮流的看法，那麼，等着時代潮流來考驗吧！

我時常檢討我自己的看法是否有錯誤，只有說服才能使我承認錯誤，武斷是不會使我考慮的。誰都在嚷着民主，要求民主的人先要具備民主的態度！說服，惟有說服才能使人受其感化而能接受理性的支配。拋開理性而訴之於感情的煽惑行為，是阻遏進步的；牠可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使落伍的力量得着一個喘息的機會而延遲了社會的進步。自由主義者之所以能夠容忍，就因為牠願意讓其他其進步的力量並存，而與之起相激相盪的作用。在目前這個混沌模糊的局面中，我們尤當保全求進步的力量，保全得愈多愈好；故此，我再說：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

本文是為答辯而寫的，所以着重在消極方面的解答，至於自由主義之積極的意義，我仍堅持我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所提供的意見。文章寫到將近要結束時，又讀到了幾篇贊成自由主義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反對者：這只是時間上的偶合，並非由於一種預定的「陰謀」，自由主義者的意見既然彼此不同，我只能對自己的意見負責。我們不妨爭辯，但不希望把各人的意見混為一談來羅織成一種本來就沒有的矛盾，更不希望斷章取義來突破一點。必須如此，爭辯始可與說服的原則符合，否則仍然是憑藉強力的霸道，再用不着有所爭辯了。

劉大杰

阻礙了教育進展的前程。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對於教育並不是沒有信念，大家相信教育可以推動政治，可以改造社會。教育是國家最高的文化水準，是

一切事業的根本。教育不良，其他事業的改革與推動都無從下手。人心惡劣，不講信義，要提倡道德教育；迷信普遍，生產落後，要提倡科學教育；體格衰弱，疾病叢生，要提倡衛生教育；營私舞弊，投機取巧，要提倡公民教育；謀業不易，生活艱難，要提倡職業教育。這些教育的主旨，實在都沒有錯誤。按其實際，這幾年來的教育，一點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社會上一樣是貧窮、病弱、愚昧、自私、失業、和人心的腐爛、道德的低落。表面上教育確實是失敗了，真實的原因，是封建的舊社會不能與新教育調和，黑暗的政治，妨礙了甚至摧毀了教育發展的機運。教育為改造社會的工具，這句話並非誇張的謊言，但政治社會的性質，時常影響了或是轉移了教育的效果，光明的社會，教育愈光明，黑暗的社會，教育愈黑暗。好比，現在大家都在喊缺少建國的人才，許多有專門知識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飯碗。學校裏是學科學教育，外面是迷信社會；課堂裏講的是學問，社會上講的是人情；學生寫的是白話，機關用的是文言；先生教學生正直，商人教青年欺騙；學校所提倡的是民主和自治，政治上所盛行的是包辦和統制。在這些地方，演成了教育與政治社會的矛盾與衝突，這是目前中國教育界最嚴重的危機。從大學圖書館和課堂的玻璃窗中望出去的世界，對於青年們是一幅美麗的遠景，各人的心目中，充滿了推動政治改造社會的雄心，出了校門，走入社會，才知道是所學非所用，所想非所想，所見非所見的一個充滿了黑暗陰謀投機取巧的世界。從這時候起，許多好的青年，（壞的更不要說）爲了生活，爲了出路，勢必與這種黑暗政治與惡劣社會同流合污，結果他們出來不僅沒有改造社會，反而增加了一種相反的力量。說起來，這實在是中國教育的悲劇。

因此，近來有許多朋友對於教育悲觀極了，認爲要改進教育是百分之百的沒有希望，要改進教育，非得要先改造社會。這理論是通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容易。如果教授們全部離開了校門，一同去從事改造社會的工作，一方面是教育停了，同時在改造社會的那一方面，仍然是感着無從下手。我覺得關於這一問題，教育與改造的工作，可能雙管齊下，並沒有什麼大的衝突。最要緊的是教授們應當放棄從前那種教死書死教的對於世事不聞不問的態度，應當放棄從前那種唯唯否否的游離主義，和那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應當正視現實正視醜惡，對於黑暗的時代與社會，對於待遇的不平，對於自由的侵害，都應當表現勇敢的批評與積極的態度。這樣子，教育精神與改造工作才能打成一片。

我時常想，大學教育與中小學不同；中小學受政府的嚴格管理，還可以辦，大學則無法辦。大學在社會上有牠特殊的地位，在學術上要維持最高的文化水準，牠應當站在時代的前面，可以轉移政治與社會的風氣。因此，從事大學教育的人，必得要爭取學術的獨立性與自由的創造性，這兩點實在是大學教育的靈魂。我國二十年來由於訓政時期的黨化教育與最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於教育的嚴格管理與統制，教授的講學自由與學生的生活自由，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近年來，時常聽見人呼喊黨團退出學校，實際的情形，只有變本加厲。美國

的裴斐 (N. Peffer) 在「戰後的中國教育」一文中說：「在事實上，一個白色的清煉正在進行。當年的老人死去，或是爲了兒女的飢餓而辭職他去，他們所遺留的空缺，便由思想正確者來遞補。所謂思想正確者，就是國民黨徒認爲是可靠之流。這個清煉雖尚未腐蝕一切大學，但確已在開始。教授們在上課時處處當心所表示的意見，尤其是有關於政治的意見。一不留心，就會被人告密。在教授中及學生中正多着會告密的人，甚至在私人宴會中，教授不敢輕易表示意見，秘密使者，隨處都有。中國大學裏現所瀰漫的精神，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恐怖。在這種精神下，絕不會有真正的教育。」只要在在大學教過書或是担任過一點行政的人，覺得他所說的，並沒有一句假話。這位老教授前年到上海來，我們招待他吃過一頓飯，講過一次演，他臨走的時候說，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不久必有一次狂大的學潮。不錯，去年五月全國發生的學生運動，果然應了他的預言。

在這種高壓政策的環境下，用那些不懂教育的人來管理教育，教育的生機自然是日益枯竭，學術的獨立性自然是日益喪失。結果是教育成了政治的尾巴。正面的便是聖教，反面的便是異端。一面是違反了文化創造的自由精神，同時又阻礙了學術的進步。張東蓀先生說過：「現在大學中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是違反了文化自由。文化的思想，只是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批評，也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容忍。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得加以承認。總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說」，亦不能有「一尊」。這樣的精神，確是西方文化在人類上的唯一優點。中國以前沒有這個優點。現在既與西方文化接觸了，雖然有些傳染，但終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後中國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則非大大向這一方面推進不可。」這一段話，我完全同意。只是今日負責教育的最高當局，未必能瞭解和接受其中的意義。

大概是「發思古之幽情」罷。在今日烏烟瘴氣之下，大家都在讚仰蔡元培先生的民主精神，都在追念蔡先生時代的北大。蔡先生的寬容，對於青年們的體貼與同情，待人的謙恭，自奉的儉樸，尤其是那種不與惡勢力妥協的正義感，造成了蔡先生人格的偉大，替北大奠定了民主教育的風度，充分地發揮了文化自由的精神。但在這裏，我們有一點必要注意，如果那一時代的統治階級，對於教育不是採取放任政策，蔡先生未必能成就那樣偉大的功業。北洋軍閥時代的政府，做夢也沒有考慮到學術思想運動與青年學生運動，會發生那麼大的力量。現在的統治階級，都是五四時代的過來人，他們都懂得要鞏固自己的政權，鞏固自己的地位，必得要爭取青年組織青年，於是對於教育採取了嚴格的管理與統制。蔡先生如果今日仍然主持北大，也必得受同樣的壓制。然而蔡先生的過人之處，是他不與惡勢力妥協，能去留爭自由，能以正義反抗現實，這一種奮鬥的精神，在今日全國的大學教育界，是無影無蹤了。

我們要求學術的獨立，並不是不要教育的政策。教育本來是隨着時代前進

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潮流，自然會有那一個時代的教育政策。封建時代是貴族教育，神權時代是宗教教育，君權時代是忠孝教育，科舉時代是八股教育。現代政治的潮流，是民主主義的政治，民主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弱小民族的獨立自主。用三民主義作為今日中國教育的政策，實在是不錯的。從事教育的人，應充分培養民主的風氣與自治的精神，要講求解決民生的學識與技能，要鼓勵弱小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在不要違背這一個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之下，學術應保有絕對的獨立性與自由的創造精神。政府對於教育可以監督，所謂監督，應當是積極的獎勵與扶助。籌劃充分的經費，擴充圖書儀器的設備，獎勵學術的著作，保障教授的生活，解決學生的出路，要這樣教育才可蓬勃地發展起來。如果專從管理與統制下手，不僅無益於今日的教育本身，對於下一代文化的影響，會有嚴重的效果。

其次，今日的大學教育，在絕對的形式主義之下，失去了個性與生機。一

切只講表面，講條例，不注重內容和精神。教育部層出不窮的法令規章，既繁瑣，又呆板，一點也不能通融。功課的種類規定好了，時間也規定好了，必修的學分多少，選修的學分多少，結果是有的功課沒有人教，想教的功課又不能開。但是部定的課程標準，常有重複牽強的地方，學校礙於法令，只能照辦，對於教師的講學與學生的研究，都是一種束縛。這一系不能聽那一系的功課，那一院不能聽這一院的功課，限制嚴密，條理分明。在這一種環境下，學校都是一個樣子，學生都是一個模型。任何一個學校，都不能形成他特有的個性與學風，漸漸地都變成清一色了。

中國的社會，正在動盪變化之中，教育的工作雖是艱難，教育的效果雖是令人失望，我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還是要從教育入手。舊的教育制度已經過去，無須追戀那已死的殘骸。我們要有勇氣有毅力，一面迎合世界潮流的趨勢，一面適合社會的需要，創造一個優良的教育制度。

從「戰前標準」看公教人員待遇

王璧岑

幣制改革後，國內各報誌及立監委均曾爲公教人員待遇的低微呼籲。在八年抗戰三年戡亂的過程中，公教人員和農工都被「打」得奄奄一息。此次改幣由於絲毫未帶平均社會財富的意義，農工收入未能改善，而成爲現政府「基本幹部」的公教人員，更成爲企圖「平衡財政」而「緊縮節流」的唯一對象，實在是改幣中不公而又不智的事情。

改幣後公教人員收入和戰前相比，一般均以銀元作計算標準，似欠正確。茲就筆者管見，提供計算方法多種藉作比較，期在「戰前標準」的前提下，看出今日公教人員收入究竟爲戰前之若干。

一、以物價指數作計算標準：據中國經濟研究所調查統計，八月份上海物價指數改按金圓計算爲二、七六八。則公教人員底薪與此數相乘，方合戰前標準。今底薪四十元者仍給金圓券四十圓，百元者實得五十二圓，三百元者實得九十二圓，六百元者僅實得一二圓。則各合戰前之百分比如下：

-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40}{2768 \times 40} = 36\%$
- (2) 底薪一百元者： $\frac{52}{2768 \times 100} = 19\%$
- (3) 底薪三百元者： $\frac{92}{2768 \times 300} = 11\%$
- (4) 底薪六百元者： $\frac{122}{2768 \times 600} = 7\%$

二、以戰前美匯作計算標準：戰前對美匯率係按法幣百元合美金二九·五元供應外匯，約爲美金一元合法幣三·三九元，即戰前底薪四十元者，約合戰

前一·八美元；一百元者約合二九·五美元，三百元者約合八八·五美元，六百元者約合一七七美元。現下按改幣後給薪辦法，底薪四十元者所得合今日十美元，一百元者合今日十三美元，三百元者合今日廿三美元，六百元者合今日三〇·五美元。但美國今日薪工物價等，則較戰前約增一倍，亦即今日美金二元，始合戰前美金一元。依此計算，我國改幣後公教人員收入相當戰前收入之百分比如下：

-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10}{11.8} \times \frac{1}{2} = 42\%$
- (2) 底薪一百元者： $\frac{13}{29.5} \times \frac{1}{2} = 22\%$
- (3) 底薪三百元者： $\frac{23}{88.5} \times \frac{1}{2} = 13\%$
- (4) 底薪六百元者： $\frac{30.5}{177} \times \frac{1}{2} = 9\%$

三、以銀元作計算標準：這是一般所常用的計算方法，同時也比較簡單明瞭，即以今日實得之金圓券，每二圓合銀元一元計算。但下列計算結果，如和上述兩項方法所得之結果作比較，顯然看出對金圓券之高估。此蓋因金圓券與銀元之法定兌換率雖爲二比一，但實際上金圓券二圓之實際購買力，則遠不及戰前銀元一元之購買力。按銀元計算，今日公教人員收入相當戰前收入之百分比如下：

-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40 \div 2}{40} = 50\%$

(2) 底薪一百元者： $\frac{92+2}{100} = 26\%$

(3) 底薪三百元者： $\frac{92+2}{300} = 15\%$

(4) 底薪六百元者： $\frac{122+2}{600} = 10\%$

四、以生活指數作計算標準：這是改幣後政府凍結公教人員待遇政策的根據，同時也是本文所列四項計算辦法中，最不合理的一種。因為大體上政府認定改幣以前京滬區的生活指數，約在三百萬倍左右，而把金圓券與法幣的兌換率定為一比三百萬。在此以生活指數為依據的原則下，似乎算是恢復到「戰前水準」，其實生活指數所代表的究竟為何物，則除了改幣前作為計算薪資的基礎外，早已失去任何意義。其次，如果真實的生活指數真能凍結在三百萬倍左右也還罷了，事實上改幣以來物價黑市上漲的力量，已處處表現出大於管制的力量，如此而謂生活指數能夠凍結在三百萬倍左右，有誰能信。何況京滬區八月上旬之生活指數為三二五萬倍而非三百萬倍。改幣當時之生活指數當更不祇此數。即以三二五萬倍計，改合金圓計算，亦為戰前一〇八倍，依此計算，則在生活指數的標準下，今日公教人員收入相當戰前收入之百分比如下：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40}{1.08 \times 40} = 95\%$

(2) 底薪一百元者： $\frac{52}{1.08 \times 100} = 48\%$

海德拉巴 — 印度的「問題土邦」

(德里通信) 嚴紹端

(一) 獨立夢

一年前，當英國人離開了印度，印度的三色國旗在全國每一個地方驕傲的飄揚的時候，海德拉巴士那 (Hyderabad) 不願意向這一面旗幟敬禮，不願意看見這一面旗幟，甚至把它撕毀，把它在腳下踐踏。因為海德拉巴士王，除了是全世界第一位富翁之外，還有着一英國政府最忠實的盟友」的榮譽稱號，而印度領袖們雖然從英國政府手裏把政權接收過來，但原來英王對於五百多個印度土邦所握有的「最高權力」却不曾同時移交給印度。「最高權力」隨着英國人的離去而自動消失，這五百多個小朝廷的「王公們也隨着「最高權力」的消失而處於一種微妙的地位。海德拉巴在人口、面積和資源上都是這五百多個小朝廷的領袖，海德拉巴王朝又有着效忠英國的歷史紀錄，於是

(3) 底薪三百元者： $\frac{92}{1.08 \times 300} = 28\%$

(4) 底薪六百元者： $\frac{122}{1.08 \times 600} = 19\%$

綜上四種計算方法，就中按物價指數作計算標準，比較最為正確，但所得百分比則最小；按戰前美匯作計算標準，所得百分比雖較前者為高，但所高有限。其所以高之原因，大致為今日美國物價與戰前等已不祇較戰前增加一倍了。除了按照生活指數作計算標準，僅底薪四十元以下者尚可在「生活指數」標準下接近戰前水準外，其餘則均在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五十之間，距離戰前標準極遠，有背政府鼓勵公教人員奉公守法堅守崗位之旨。戰前五百元底薪的大學教授，其所得除可供五口之家生活費用外，尚可充分購置中外參考圖書，從事進修，今則不及戰前工友之收入，衣食問題尚難解決，遑論購置圖書。就筆者個人而論，即對自著之書，一旦散失，再向書商購買，亦已大感躊躇矣！其他更可想見。

當然，公教人員待遇，一經提高，國庫必然增加負擔。但所增如與戰亂軍費相比，則不啻九牛一毛。筆者主張廢除按四十元基數計薪辦法，而就京滬區為標準，按底薪實足發給金圓券，俾公教人員收入得與戰前標準百分之四十相近，其他區域得視物價之高低減成或加成。最低限度亦應以京滬區為準按底薪五成發給金圓券，使平均收入與戰前標準百分之二十相近，以免成為現政府中堅的公教人員，因過份偏枯，而流為貪污或降低工作效率，則國家幸甚矣！

卅七年九月十七日於南京

海德拉巴士王蔑視印度的三色旗，想自己另外豎起一面獨立的旗幟。也從那時起，海德拉巴變成了印度的「問題土邦」。別的土邦都已經先後後的加入了一項「維持現狀」的協議，同時，海德拉巴代表會經多少次的到新德里跟印度政府舉行永久解決的協商，多少次的協商都不曾產生一點具體的結果。印度堅持着海德拉巴要像別的許多土邦一樣加入印度；海德拉巴則堅持着獨立的要求，或者說以獨立為要挾，在協商中討價還價，希望印度政府單方面的儘量讓步，最好讓步到海德拉巴能享有實際上的獨立地位為止。

「維持現狀協議」呢，印度派駐海德拉巴的代表蒙西曾經說過：「這就好像一樁試驗的婚姻。假若在一年之內生了一個孩子，婚姻將繼續有效。我在海德拉巴是做一

個助產婦，而我自己又恰好是婆羅門教徒，我相信一年之內將會生下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但孩子並沒有生下來，這樁婚姻的結果是懷了怪胎。首先是海德拉巴擅自擴充軍隊，私運軍火，跟巴基斯坦暗中交好等等行為破壞了協議的條款，接着印度便對海德拉巴實行封鎖政策。同時，海德拉巴的教族組織回教徒協會所私有的回教徒義勇隊，開始在土邦境內和土邦邊境上的印度村莊裏製造殺人放火的恐怖事件，回教徒義勇隊領袖拉白威每天都在對他的羣眾宣揚伊斯蘭的勇武精神，要他們爭取和保衛海德拉巴的獨立，要他們進軍德里，要讓海德拉巴士王在孟加拉灣洗腳。假若印度軍隊侵入海德拉巴時，他們將流盡最後一滴血，把寶劍握在手裏死去。在海德拉巴境內，只要不跟拉白威抱着同樣想法的人就會遭遇到慘酷的殺害。當這種無政府狀態籠罩着海德拉巴的時候，印度民衆們早已失掉了

耐心，埋怨尼赫魯政府的態度過於妥協。尼赫魯也發現海德拉巴土王沒有誠意，協商解決的門已經關閉。而海德拉巴土王竟以假定獨立的身份，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對印度提出控訴。就在這時候，印度政府對海德拉巴採取了軍事行動。海德拉巴土王的獨立夢也就這樣破滅了。

(二) 五天的「戰爭」

從民眾們期待已久的心情來說，印度政府的軍事行動發動得太遲，但在民眾們的熱烈狂歡裏，這次的軍事行動却又結束得太快。行動在九月十三日清晨開始，到了十七日下午土邦軍隊宣佈投降。行動開始所激起的興奮還沒有低落時，勝利緊接着帶來了更大的歡呼。這次的行動使得民眾們的期望跟政府政策的距離靠近了一步，似乎也使得民眾們的心裏有了一種新的信念。五天的「戰爭」使得舊時時代錯誤的海德拉巴土王認清了現實，使得回教徒義勇隊領袖拉白威變成了階下囚，被押解到他日夜想着進軍的德里。

這次印度政府動員了陸軍和空軍，而且分幾路同時進入海德拉巴邊境，目的是要在海德拉巴境內印軍原來的防地色肯德拉巴重新駐兵（駐在該地的印軍在今年年初撤退的），恢復和維持海德拉巴的治安。因此，官方的公報上把這次行動叫作「警戒行動」。在行動之前，印度政府曾對海德拉巴土王提出兩點最後的忠告：第一點是讓印軍重駐色肯德拉巴，第二點是解散回教徒義勇隊。土王的拒絕決定了行動的開始，行動的結果這兩點都實現了。但是，回教徒義勇隊雖然已經解散，多數的義勇隊員都已轉入地下活動，直到現在，土邦境內還有着零星的暴力事件發生。這五天「戰爭」的一位印軍指揮官在接受投降之後已經變成了海德拉巴的軍政府主席，掌握了土邦的行政權力。印度政府還曾委派了一批民政官員協助工作。軍政府主席的任期可能只有一個月，以後將成立一個制憲議會，並將舉行公民投票，讓民眾們自己決定海德拉巴的未來。但印度政府目前強調的是恢復治安的工作，海德拉巴的未來以及行政體系的問題都還在討論，最近也許不會有甚麼具體的決定。一般的看法是，海德拉巴將正式加入印度，因為這是印度政府對於土邦的一致要求，一年來與海德拉巴的協商也不過爲了要達到這目的。現在這次軍事行動在問題的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另外一種極端看法則認爲所謂「加入印度」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因爲印度的軍事行動只是一個國家在其所屬地區恢復治安的行動而已。這一部分人以為，未來的制憲議會甚至可能討論到海德拉

巴是否應該保持現有的地理形勢，或者實行肢解，併入鄰近的各印度省份的問題。

(三) 土王的存廢

在海德拉巴的未來問題中，土王的存廢問題是很重要的。大部份印度民眾，尤其是一般進步人士都主張廢除土王，把這歷史上殘餘的封建體系徹底埋葬，讓這次進入海德拉巴的印度軍隊在恢復治安的任務之外，還要做到更爲基本的解放海德拉巴民眾的工作。因爲封建的殘餘是不應該與自由民主同時存在的。但土王不會被廢除呢？在軍事行動開始以前，印度總督拉加哥帕拉查理曾在給土王的一封信裏保證過，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土王的地位都決不會受到影響。在軍事行動結束之後，拉加哥帕拉查理和尼赫魯也會對土王的一悔不當初的表示加以欣賞。土王自己也曾如泣如訴的把他心裏的一番委曲說出來。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廣播裏說：從去年十一月間起，土邦內部的極端分子們逼迫他改組內閣，由勒克阿里出任總理，拉白威又擁護武裝的回教徒義勇隊，想把海德拉巴建立成一個伊斯蘭的國，他自己不惟無法控制，而且被他們夾持着，完全失掉了自由意志。「很久以來，我對於想跟印度和平解決，但他們每次都要我拒絕印度政府提出的建議」。他又說：「我是一個回教徒，但我知道海德拉巴是不能跟印度分離的。……海德拉巴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印度教徒，無論如何是不能變成一個伊斯蘭國家的。」接着他又說明，在勒克阿里內閣當權和回教徒義勇隊橫行無道的這一段期間內，海德拉巴民眾間的教派仇恨達到了最高潮，但當他們造成的危機到來，印度軍隊距離色肯德拉巴只有四十英里的時候，這一批人忘記了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狂言，內閣辭職了，「留下我一個人在挽救垂危的局勢」。他無限感激的指出，這次印度政府的行動使得他恢復了自由，可以像往常一樣依照海德拉巴王朝的傳統來掌握海德拉巴的命運。

現在，前任總理勒克阿里已在印度當局的軟禁之下，回教徒義勇隊領袖拉白威也已被捕，或者將舉行審判，而土王的一篇談話，把所有的罪過都推到了阿里內閣和拉白威的身上，表示出了他的清白無瑕，因此，要求廢除土王的呼聲現在比以往更爲高揚，提出這種要求的人以爲：一個拉白威並不足爲海德拉巴自由的代價。土王的一番悔悟是否出於誠心，那是另一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當印度政府決定重新駐兵色肯德拉巴時，土王分明知道印軍的優勢，但却頑固的拒絕了印度的建議，

(四) 土王的朋友們

甚至到了土王對土邦軍隊下令停戰之後，一部份敏感的人還會把土王這種行動解釋作他一貫的技倆，以爲他拖延時間，準備聽取安全理事會的好消息。但到了第二天，土王便通知出席安理會的海德拉巴代表團撤銷對印度的控訴，而且鄭重的宣佈說，海德拉巴代表團已不再代表海德拉巴和他本人了。

有趣的是，安全理事會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都曾因了無法解決而延宕下來，這次海德拉巴自動的撤銷了控訴，理事會却決定這問題仍然保留在議程上。最熱心的是阿根廷、敘利亞、和哥倫比亞幾個小國。（這幾個國家一向都很信從美國的意思。）阿根廷代表把印度與海德拉巴的關係直截了當的叫作「國際關係」，並且把印度的進軍海德拉巴比作意大利的進軍阿比西尼亞。印度代表解釋說，出席安全理事會的海德拉巴代表團是在勒克阿里內閣時派遣的，那時候土王沒有決定的自由，現在土王要撤銷對印度的控訴，却是完全自由的決定。但阿根廷代表堅持着，假若土王本人不親自到安全理事會的話，那他所寄出的一切函電都不足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奇怪：海德拉巴代表團所代表的政府已經不復存在，所代表的土王也已經宣佈了他不承認代表團的合法資格，而這樣一個代表團竟在聯合國裏引起熱烈的注意。

印度一向就認定海德拉巴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內部問題。因此這次的軍事行動才叫作「警戒行動」而不叫作「戰爭」。但想不到行動開始之後，竟會惹起國際間的過份關切。巴基斯坦的報紙上都把印度的行動叫作「侵略」，而且曾發生過示威遊行，遊行羣衆要求政府出兵協助海德拉巴。不幸的是，在行動開始的前兩天，巴基斯坦的國父真

納剛好死去，正在國喪期間，而印度行動的時間前後又只有短短五天，因此，巴基斯坦即使可能有實際表現的話，也不可能表現出來。但巴基斯坦代表已在聯合國建議，要求聯合國派遣觀察家到海德拉巴去。此外，英國外相貝文曾經很遺憾的表示說，印度這新自治領「竟發展了一種好戰的精神」。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也曾特別發表過一篇聲明，說美國政府對海德拉巴的局勢深為關切，他對於「放棄了和平協商的解決方式」一點也覺得非常遺憾。聯合國的英國代表似乎很欣賞印度所保證的在海德拉巴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土邦未來問題的諾言。客觀的說，假若印度的諾言實現，在舉行公民投票時又可以免除不必要的外力干涉的話，這倒比把海德拉巴的控訴徒然保留在安理會議程上

從婦女運動看婦女問題

——論潘光旦先生的「婦女問題的一箇總答覆」——

要有意義得多。
土王有着朋友，也有着敵人。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他的權力雖然已經減少，他的統治地位却很可能維持下去。除非他自動的禪位給他的王子，印度政府大概是不會逼着他放棄王位的。但他的敵人却是他的臣民們，那些在封建專制政權下面長久忍受着壓榨與殘辱的臣民們。
海德拉巴的總面積是八萬二千七百平方英里，總人口是一千七百萬。土王一個人的私產佔去了五百多萬畝的土地，替他耕種的有一百五十萬農民，實際上就跟農奴差不多。海德拉巴王朝兩百年來的統治，固然使得土王變成全世界的第一位富翁，使他更沉迷的攬住封建的殘骸；但另一方面，貧困却逼使農民們走向覺醒的路。被統治者是不

會害着時代錯誤的。在海德拉巴境內的特倫加那區域裏，從去年以來就曾經發生過多次的農民暴動，農民們紛紛反抗地主的命令，跟土王的軍警衝突。到了今年年初時，特倫加那區域的兩個村莊，四百萬人口，竟在土王的統治之下自己另外成立了「人民獨立委員會」和「人民法庭」，實行一套新的經濟政治計劃。這區域有的叫作「解放區」，有的叫作「赤化區」。兩天，海德拉巴的共產黨已經被禁，也許是這一區域的問題引起了注意。從原則上說，海德拉巴的政治經濟環境是有利於特倫加那區域的發展的，假若環境沒有新的轉變，這將繼續是一問題土邦中的一個問題。

——九月廿九日寄於新德里

李超

五卷三期觀察，潘光旦教授在他的「婦女問題的一箇總答覆」裏把此前婦女運動，分為「抗議」和「解放」兩個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婦女運動都有相當的成功；而在社會和文化上時多少相對的佔了些便宜。不過，潘先生認為在婦女自身却吃了虧了，吃的虧來自三個不同方向：第一，由於力不從心。第二，由於忽略了情緒生活。第三，由於性生活和母愛的傾向不能適當的發展。其所以從這三方面吃虧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的婦女運動為「捨己從人」，沒有尊重到「自然趨勢」。這裏所謂的「自然趨勢」，潘先生指為「從男女生育責任的分工，而有兩性生理上的差分，因以馴服女子為家庭動物，社會成為男人獨佔的局面」的這一套演化過程。根據這一理論，潘先生認為：為女子自身健康，求社會更高明更和諧的境界，今後婦女運動應該進入第三個「位育時期」。

潘先生這層分析，我們相信他有相當事實根據的，而最後潘先生所懸設的「適應而無礙於健康的位育」的理想，我們是擁護的。不過，我們要進而討論的有兩點：第一，潘先生所指的「自然趨勢」是兩性生理差必然而不可抗拒的結果？還是偶然而可抗拒的呢？我們必須先弄清這一點，不然則不能確保「位育時期」不再走回頭路，另成一種重男輕女的新局面。第二，潘先生所認定的「位育時期」是應該繼「解放時期」而進行的，還是此間應該還有另外一箇時期做橋樑？在形式上雖然前後是兩個問題，而在

意義上實在是一貫的。我們所以斤斤於此項討論，是因為這些概念在目的是富有教育的意義。現在且提供一點芻見，敬請指教。
我以為認識一個社會問題有兩個原則必須注意：第一要從社會的動象中去考察，因為一個問題不能孤立於社會之外，必然和社會各方面都有關聯，這些關聯有時須在動象中顯現的。第二要從多方面去考察，因為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既然有心去注意，同時心理上不免有些許存的状态，這些先存状态甚至為不自覺的、為求去蔽，必較多方面去考察，把這些不同方面見到的比較、綜合，庶幾較近真象。自然認識婦女問題也不能例外。現在我們先看婦女問題在理論上是怎樣發生的？
一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是社會中一部份要素在全盤發展過程中失調的現象，所以社會問題祇是社會發展中一種非常動象。（這裏所謂的「動」不光是指空間上的一「位移」，還包括內部的「變化」）我們不能否認社會也有其「平衡狀態」，但「平衡」不是靜止，是一「動」的一種形式，是協調的；這協調也祇是相對的暫時的，它對某些方面是協調，可能同時對另一方面失調，協調和失調對立着，乃成爲一種反抗的「潛能」存乎其間，當它祇是統一於內部的時候，也就是平衡狀態，這時外觀上不易察覺其為動的，但當對「關係發展起來，到足夠推翻「慣性」，或者爲一種外力所侵擾時，「平衡」隨將破裂，於是「潛能」

轉化爲「動能」，而成為外觀上可察知的運動，這外觀上可察知的運動，有容「潛能」宣洩的作用，到相當程度完成新「平衡」，原有矛盾乃不存在。由此以論「婦女問題」，我們可以說男女生育責任上的分工，原是社會進化過程中所必須的，它的作用就是在求社會全面的協調，隨此造成重男輕女的局面又是兩性分工對婦女方面失調的部份。而維持這局面的「慣性」正是潘先生說的「自然趨勢」和「積習」。這矛盾成爲「潛能」儲積着，若受外力影響，遂即發爲「婦女運動」，它的目的正是求新平衡的達成。如果這種分析是對的，則男女生育責任分工中，由兩性生理上差分進而演化成重男輕女的「自然趨勢」是為不可抗拒的話，豈不違反社會發展的法則，而認婦女問題永遠無希望解決？我以為這是一種殘酷的錯誤！男女生理上的差分本身不是造成重男輕女的決定原因而是在「社會制度」引用了這差異以後才造成這種趨勢，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而不在男女生理上的差分，是則所謂的「自然趨勢」是「不自然」了。並且社會承認人類有過一段母權社會制度時代，那時的婦女同樣要負起生育責任，也有兩性生理的差別，為何這時母權反能駕乎父權之上？這證明潘先生所謂的「自然趨勢」是過去社會制度下的產物，社會制度是人的，非不可改造的，所謂「自然趨勢」並不「自然」而是可抗拒的。我們想確保婦女有其適應而健康的位育，必需一反潘先生所謂的「自然趨勢」，並且要從社

會制度的改造上着手。進而言之，我們所以擁護婦女有其適應而健康的位育理想，不是遷就於「自然的趨勢」，而是為社會全盤利益打算，選擇了這樣一個理想為我們奮鬥的鵠的。

我們既已認為婦女問題是過去社會制度下的產物，則我們研究婦女問題前途發展的情勢，也要從社會制度中去認識。而此後的「位育時期」是否繼續在而運進的，那要看社會全盤發展的趨勢怎樣。婦女運動原是屬於社會發展的一部份，它與社會發展間有互相影響、循環決定的作用，所以我們不能妄想它將是一種為所欲為的直線運動。現在我們先來考察一下以往婦女運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如何？

在奴隸制度的社會裏，婦女所處的地位用今日的標準去衡量，應該是無法忍受的，何以婦女運動不發生在當時而在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階段，這是婦女在當時內心所積蓄的反抗潛能尚不足以衝破當日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慣性。文藝復興後人類從而發見「自我」。社會制度因此開始起變革，兩性矛盾也隨之發展起來，此後受盧梭人權思潮的激盪，女權要求的聲浪益見高漲，惟此前大部份祇是表現在言論著作中，正是潘先生所認定的抗議時期。產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抬頭，生產制度變革了，女權要求由抗議進為要求解放的運動。這種發展和當時的生產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裏，一方面因分工精細，素無技術訓練而體力較弱的婦女，都得以勞動被引入工廠；一方面因家庭手工業受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摧殘，以至於破產，婦女們被迫走出家庭，出賣勞力換取工資生活。而中產階級的婦女同受自由思想的激盪也自覺地要求脫離寄生生活加入生產序列。因此婦女經濟地位漸趨獨立，從而取得相當社會地位。為要和男人在職業上競爭，她們要求教育機會平等。為要保護自己的財產，需要財產繼承和婚姻自主。這些同基於和男人在出發點上平等的觀念上。此後婦女的生活和人生態度因以改變，啟發了她們向上的新道路，然而她們同時又輾入資本主義的槽臼中，婦女問題和勞工問題起了聯系，她們心理上生理上遭受了損害，婦女問題至此實際上轉了課題。這裏便是潘先生所謂婦女吃

虧的地方，但是根據實質上的考察，吃虧的原因不是一「捨己從人」的結果，同時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所給予的，因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一方面把婦女從家庭引誘出來，另一方面並沒給婦女在生產責任上準備過一點福利設施，她們一面要到工廠裏去做工，一面又要兼顧到家庭和子女教養的責任，在這不易求全面而勉為求全情勢下被迫的吃了虧了，這個虧正是她們對社會的完全和種族延續過份犧牲的部份。是可崇敬而不可嘲笑的！

中國的婦女運動是跟着世界婦女運動而興起的，但因中國社會開始變革是近百年的事，所以婦女運動也發生得遲些；同時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不盡同於西洋社會，故婦女運動亦有其特殊性質。中國婦女運動發端在戊戌變政失敗以後，因為人民鑒於變政失敗，對舊的請願式的政治革命要求已絕望，進而激發了種族革命的思潮，婦女運動便在種族革命的提引中發生了，辛亥革命前後都有先覺的婦女親身參與過戰鬥行列，從而乃有機會要求男女平權，但當二次革命失敗後婦女運動也隨着消沉，「五四」運動中婦女運動再起，直到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後，則婦女的教育機會平等、職業自由、婚姻自主、財產繼承等權益，先後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到現在女子參政也見諸事實。但是實際上能運用這些權益的祇是極少數中上層社會的婦女，同時此前各項婦女運動也祇是上層社會婦女去參加，廣大的鄉村婦女羣，在這些運動中始終是在不自覺情勢下，但她的家庭手工業隨着帝國主義勢力的內侵，也摧毀無存，而大規模的生產組織不能在殖民地國土裏長成，她們在退無以守進無以攻的情勢下，所受的痛苦比前更為深刻。這是中國婦女運動不同於西洋的地方。

循着這些史實考察，我們可以見到婦女運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主要的有兩點：第一，婦女運動始終為整體社會變改運動中的一部份，不能孤立，也不能領先。第二，各種社會變改給予婦女運動的影響，祇有生產方法的變革予婦女運動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婦女運動始終沒有超出中上層社會婦女的範圍，是因中國社會生產方法還沒有根本上的變改。以這兩點關係來說明潘先生所劃分的兩個時期，是第一個抗議時期繼承文藝復興的影響而有的，第二個解放時期是應產業革命後的成就，如果歐洲文藝復興後不繼之以產業革命，則婦女運動將始終止於抗議的階段不會有什麼成就。唯其有產業革命造成婦女走出家庭的機會，給予經濟獨立的道路，才容許「爭個人人格」和「應社會需要」。這裏說明了婦女運動必須配合歷史背景同步共進。目今婦女運動雖然走過第二個解放時期，是不是歷史背景已經配合到走入第三個位育時期呢？我的看法是沒有，在位育時期以前應當還有一個時期，我這裏叫做「社會解放時期」。為了和第二個時期有區別姑把第二個時期改稱着「個人解放時期」。

我以為婦女問題原本是婦女被剝削的問題，雖然剝削的方式和剝削權力的建造先後有所不同，歸總是屬於經濟性的，婦女被剝削是男人通過「家庭制度」以遂的。「家庭制度」在私有財產制度社會裏原是一種經濟的組織單位，同在一家庭組織中各個份子的經濟支配權並不平等。女子始終站在被支配的方面。人類一切活動為求生存上的完美，生育工作直接雖為種族延續間接也是為了生存上的完美，唯其兩性在生育中分工，男子所做多半偏重於直接獲取生活資料的工作，女子在偏重於負生育的責任中，其生活資料多是從男子手中間接取得，唯其有直接間接之別，是則有輕重主屬之分，因財產可為個人擁有，觀念上給男人以剝削女人可能性，男人遂得在家庭中為經濟上的獨佔權力。所以私有財產制度一天不消滅則家庭始終成經濟組織的單位，女人永遠為被剝削的階層，因為經濟佔有慾不是靠自覺或道德價值所能自甘放棄的，祇有私有財產消滅以後，人類對經濟上之佔有已失其意義，家庭不再是經濟組織單位，兩性的結合才有真正平等的一天。這個時期為全社會的福利打算，婦女順應其生物學上的法則，益其最有價值的貢獻，則一適應而無礙於健康的位育一庶幾近矣！所以我認為有一個「社會解放時期」。這個時期不光是屬於婦女的應該是全人類的，在這個時期把整個社會從剝削和被剝削的對立中解放出來。自然這是需要更大的努力的！

讀潘光旦先生婦女問題的論文後

黃碧遙

婦女問題有幸，最近幾次獲見於有地位的雜誌報章。

「觀察」五卷三期潘光旦先生的「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剛出現，第二天（九月十二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羅季榮先生又來一篇「婦女、事業、家庭」。羅先生的

文章，標明是為潘先生的另一篇「家庭、事業、子女」而作。潘先生在很短的期間，連續發表兩篇這樣的文字，可以看出潘先生對於婦女問題的重視。

着：

潘先生在「家庭、事業、子女」一文中，這般地寫，我認爲這是最可行而也是最相宜的一途徑。

「既明且恕的一個看法，是把一己子女的生、養、教，當作一種事業的看法。」

潘先生根據這種看法，提出兩項建議：
一、發揮此種看法，使人服膺。
二、父母應有兒童福利的修養，並使專家的知識常軌化。」

不知是潘先生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後接到了許多質問，還是自己覺得對於這個轟動了兩個世紀的婦女問題，覺得言有未盡，總之，他接着又發表了「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這個「總答覆」，要點如下：

潘先生說婦女運動已經有了兩個時期：第一個是抗戰時期，「是與男子抗衡」，「是對家庭革命」。第二個是解放時期，「是爭個人人格」，「是應社會需求」。將來將有第三個時期，即「位育」時期，「是將促進女性健康」。

潘先生認爲引起婦女「與男子抗衡」的男女重疊的局面，「一半因爲積習」，「一半由於自然的趨勢」。他着着實實來了一大段的說明，他說：

「我說積習，是誰都知道的；我說自然的趨勢，怕就有人不同意。其實這趨勢是最明顯的。陰陽兩性的分化，原是一個有機演變的事實，遠在人類登場以前，便有過極悠久的歷史。……就最基本的新陳代謝作用而論，陽性是謝多於代，陰性是代多於謝；在後者，唯其代多，所以能負起艱苦的生育責任；在前者，唯其謝多，所以才會有種種社會活動與文化事業的表現；也可以說，唯其謝多，唯其於生育之外，尚有多量的餘力，才終於造成了父權的社會，造成一種近乎男子獨佔的局面。我所謂自然的趨勢，就是這一番演化的經過。我認爲研究婦女問題時，我們於積習之外，必須承認這一層自然演化的過程；積習固然不健全，特別是對於女子，理應改革，就女子一方面而言，更理應抗議，但自然的趨勢，却是抗議不來的。」

潘先生以爲歷年以來，婦女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業的人數，一天多一天。一部分職業，如教育、醫學衛生、社會工作等，女子的工作效率，往往比男子爲高；這固然證明了以前的禁錮政策，是一個歷史上的錯誤。不過，（潘先生說「這是一個很大的『不過』」，）這一來女子的身

體却吃了虧，損害了身心的健康。以後必須要婦女明白：「女性與男性根本上有些不同」，必須順着自然的趨勢，承認社會的分工，就其本位來工作。而我們（潘先生自謂）對於婦女運動，應當進一步的「導引它」，「控制它」，使之入於第三個時期，即「位育時期」。

讀了潘先生這兩篇宏論，覺得潘先生對於婦女問題，大有抱負。

第一：潘先生是有意引導婦女運動，控制婦女運動，一句話扭轉婦女運動。

第二：潘先生是有意爲婦女確立一種人生觀，使之安天立命。

首先，我們且看潘先生的扭轉婦女運動，潘先生是有意把婦女運動扭轉到它原來的出發點以前。

婦女運動的發生，無論在外國或中國，都是由於新興的資本主義勢力向陳舊的封建勢力爭取解放。在封建生活還能安定的時候，以中國來說：所謂乾坤尊卑；所謂男外，女主內；所謂三從四德；所謂婦人伏於人者也等等，早是視爲天經地義，無一婦女敢於疑問。不意帝國主義者砲轟了我們的國門，沿海一帶，漸漸地散下了資本主義的種籽。與學校，開工廠，……我們的婦女，便一面由於主觀的自覺，一面由於客觀的要求，相率走出於閨閣以外。

到了辛亥，新興勢力進行推翻滿清朝廷。這一革命陣營中，有不少婦女在內。或則担任宣傳與計劃，或則組織義勇軍；男女攜手合作一破前此禮教防閑，內外有別的告誡。

這一回政治革命，頗像法國大革命的縮影。法國大革命初期發表了「人權宣言」，接着華傑女士就發表「女權宣言」，主張婦女須與男子平等，婦女須有參政權。辛亥革命陣營中的婦女鬥士，在共和政府成立之後，亦復要求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婦女須與男子平等。她們大鬧南京總統府，大鬧長沙、杭州等地的省議會，旗鼓堂堂，正式與男子抗衡。這是中國第一回的婦女運動。而其起步即在於踏出閨門，放棄家務，專心注視政治舞台，謀社會國家的解放。衝鋒陷陣，力竭聲嘶。婦女社會地位日後之得以逐漸改善，無可否認的是受了她們的厚賜，同時也是受了推翻滿清政府工作完成的厚賜。這回中國婦女運動的起步，即已證明它與其他方面的解放運動的緊鑼密鼓。

世界第一回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是出現於法國大革命。華傑女士的「女權宣言」，發表於一七九〇年。她正是大革命鬥爭中一個健將，她的同伴的女鬥士，何止萬千？她們是包圍王宮，要求麵包的幹隊；是手執旗幟刀劍，衝向巴士提獄的先鋒。等到路易王室推倒之後，她們才旗鼓堂堂地轉向男性爭取女權。這也就證明世界婦女運動的起步，和其他方面的解放運動的緊鑼密鼓。

中國方面，第二次婦女運動高潮是在「五四」時期。這也是因爲婦女投身在思想解放，文化革新，反帝反封建政治的洪流之中。整個運動在社會收到了相當的成效，婦女因襲的束縛，也得了一部分的解放。如同婚姻自主、寡婦再醮、大學開放女禁等等。接着是「五卅」和北伐時期，這是一個空前的社會解放大運動，婦女又和男子並肩齊驅，担負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軍閥統治等工作。雖則北伐匆匆結束，婦女地位也有相當的進步。女子財產繼承權的成立，有配偶而與人通姦的科罰，也都是北伐成功後通過於立法院的。

所有這些爲解放工作而努力的鬥士，大都是有家庭，有子女；但在權衡輕重之際，不得不犧牲一身一家的小利。比方辛亥之前爲革命而犧牲了的秋瑾女士，她遺有子女在湘，自己奔走於國內國外。現在讀她的遺作，可以看出她的眼光直射在國家的存亡。她在中日戰後經過黃海，寫下好幾首詩，其中有：「開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山河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另一首有：「忍看畫圖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叛奴？」倘使中國初期以及後來的婦女運動者們，各人只看重自己的家；工作的範圍限於家庭之內；事業的計劃限於教育子女；則不但中國婦女的處境，仍沉淪於封建桎梏之下，整個中國社會，也將比今日更爲落後。我們吃過了她們種下的解放果實，必不能反過來鄙夷她們的行動，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以自居於解放的罪人。

現在潘先生主張引導婦女重視家庭，以家庭中教育子女爲自己的事業，背棄社會國家的大舞台，重新偏促於丈夫、兒女的小天地。使她們第一是看到家，第二也是看到家，第三，第四，……一直是看到家。再以家庭作爲婦女的樊籠，而以廣大的社會讓男子單獨馳騁的，這當然要回到潘先生所說的一「男子獨佔的局面」，回到男主外，女主內的世界。所以說潘先生是有意將婦女運動扭轉到出發點以前。

其次我們且看潘先生的爲婦女確立人生觀，天命論。潘先生說：「女子的所以成爲家庭的動物，馴至家庭而外，更沒有其他活動的範圍與餘地，這其間也是一半由

命。華傑女士的「女權宣言」，發表於一七九〇年。她正是大革命鬥爭中一個健將，她的同伴的女鬥士，何止萬千？她們是包圍王宮，要求麵包的幹隊；是手執旗幟刀劍，衝向巴士提獄的先鋒。等到路易王室推倒之後，她們才旗鼓堂堂地轉向男性爭取女權。這也就證明世界婦女運動的起步，和其他方面的解放運動的緊鑼密鼓。

於積習，而一半由於自然趨勢；積習應當改正，而自然的趨勢又是無可如何之事。女子因性生理的不同於男子，……不得不大大地緊縮了女子向外活動的範圍，不得不安於一種比較靜止的生涯，而這種緊縮的範圍與靜止的場合，不用說，就是家庭了。這就是自然趨勢的說法。……所謂家庭革命的論點，一是對自然趨勢的革命，一是對積習的革命。我們根據上文的議論，可知對於前者的革命是徒然的。……易經稱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大體上是對的，……

自從「女權宣言」出世以來（附註：前面說過，「女權宣言」是法國大革命期間華傑女士寫的。其後一七九二年才有英國克拉克夫女士的「女權的擁護」出現。潘先生引用克拉克夫女士的「女權的擁護」作為「女權宣言」，真正的一「女權宣言」反未見垂青。或者因為華傑女士的寫於流血的革命運動之中罷？不然，論時代，她的居前；論名氣，她的更大；論內容，她的更激昂慷慨。）婦女祇知道男女都有人權，男女應該絕對平等，從沒有人相信尼采之輩的謬言，女子該屈服於男子的。即以希特勒的高壓手段，大吼「婦女回到廚房」！在他魔掌下的婦女，也還是陽奉陰違。現在潘先生却是以自然進化的趨勢，限定女子於家庭以內。而且他的自然科學，上追溯易象乾坤，源遠流長，令人不得不俯首敬服。

我不知道潘先生是否是倫理學專家，或生物學專家，或性心理學專家，這些東西，我全是門外漢。我祇知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宗教、藝術、法律甚至科學之類。那一時代的統治階級，要想維持他們的命脈於無窮，必然要假借天神地祇，自然造化之力；必然要把現存的事物，描寫成爲合乎自然，永遠確定，一成不易的東西。這所謂自然，當然是「萬物存乎吾心」的自然；也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自然；也就是一切由唯心論出發的自然。

易經的天乾地坤，男尊女卑的說法，表明它是男性中心時代的產物；易經的知幾，知變，以神道治天下，表明它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它的思想，統治了中國數千年；經過了封建生活的日趨崩潰，經過了「五四」追求科學人士的痛加打擊，到今天，本應早已壽終正寢，然而並不盡然。到今天，潘先生還以爲它有科學的價值，引用它以證明女性和男性不同的不可抗的自然趨勢。

潘先生的自然科學觀，是建築在易象乾坤的基礎之上。立在這基礎之上，對一切的自然現象不必用科學，都

可以「元亨利貞」來解釋。我們婦女對這所解釋的「自然趨勢」，當然也和「……」解作「天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一樣的風馬牛。

潘先生以爲重男輕女的局面的養成，除自然趨勢之外，另一半是由於積習。積習從何而來？天子嬪妃萬千；趙武靈王每夜易女僕數十；娼妓生張熱輿；日本大地震後妓女接客的最高記錄爲二十四小時之內達四十八人。若說積習是根據「自然的趨勢」，則歷代的天子和趙武靈王之輩的男性，與平日夜迎送之娼門女性，二者孰爲自然趨勢？積習是根源於生活，根源於財富不均的物質生活而來。自氏族社會崩潰以後，婦女即失去了經濟權，日積月累，變成了奴婢牛馬。不但地位卑賤，形體也日漸脆弱。現在文明國中男女外表之差異，並非「自然的趨勢」，野蠻民族中男女的差異即甚微。

據研究過生理學的人說：人體的細胞，在細胞核中有四十八個染色體，形成二十四對。男性的第二十四對少一個，成爲奇數，女性則成爲偶數。女性所多之一個細胞，傳自父親，這便是男女兩性的先天的差異。這一點差異，既不能構成女性的卑下，也不能構成女性必須僅僅看家。生物都有兩性，牠們很少是「雌伏」。

不平等的生活構成不平等的積習，也構成表面形骸的日更差異。一輩同年齡的男學生與拉車夫，一輩同年齡的女學生與童養媳或女工，比較而觀，形體的差異極大。現在不探求男女差異的來源而加以搗毀，反而要根據這差異來談分工，這是顯然的「維持現狀」，顯然地主張手指白晰細長的永遠拿雪茄烟；指尖特別粗大的永遠在三峽拉船艙。

由於「維持現狀」的觀念出發，才有不談生活革命而但談改革積習；才有不根據真正的科學而但以易象乾坤來談「自然的趨勢」；才有視「自然的趨勢」爲「不可抗」的天命論。這是潘先生的兩篇文章所給予的印象。

三

現在爲時間所限，簡短地來個總結。

- 第一：「天定勝人」的說教早已唱過了送葬進行曲，我們今天，祇認定「人定勝天」。
- 第二：不由客觀的科學的論據，我們不相信從事戶外工作的婦女，一定有損健康。反之，過勞的家庭工作和高壓下過分抑鬱的妻女，她們的健康，才大有損害。
- 第三：家，不是必須和人類共始終的東西。原始社會祇有民族，沒有家；未來社會家庭將社會化。目前我們已

經不是農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家庭本位的生活了，我們的衣食住許多都已交給了社會來解決；這就沒有理由不交出自已的妻女，不使之爲社會服務。

第四：兒童教育社會化，不但解放了婦女，也解放了社會的負擔（一個婦女僅教養自己的子女，甚不經濟），並且提高了兒童的福利（因爲托兒所或幼稚園的老師，平均比家庭的母親更能勝教養之任）。

第五：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撇開社會問題單從兩性的差別來立論，等於隔了美國紋皮鞋來搔癢。婦女不從社會解放運動中來爭取解放，等於不爭取解放。

第六：當十餘年前希特勒大吼「婦女回到廚房去！」的時候，中國有些女名人，也大唱「賢妻良母論」。當時我曾寫過「媚聖班昭論」。現在班昭不出於女界，而由男性代替，這是中國婦女進步了的可喜的現象！

第七：縱使所有的知識婦女，受潘先生的「教益」而回到家庭，現狀還是不能維持下去。整個的「乾」「坤」都在翻轉，「天尊地卑」的說教不得不蕩然。

第八：我們婦女要從世界觀，來建立我們的人生觀，不要誤聽盲從。

第九：眼光看到廣大的社會，於社會有益的事才是光榮的事業，給「維持現狀論」者添一根支柱，不是聰明的辦法。

第十：大胆地從事社會工作，於社會，於婦女本身，都是莫大的利益。蘇聯社會的進步，是一個鐵的事實。

觀察叢書

第三批新書

見下期本刊

總統北巡與北方大局

觀察 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去年十一月，蔣總統北巡故都，合併了保垣張垣兩級署，統一了華北軍事指揮權，傅作義在「爲主席分憂，爲主任分勞」(當今副總統那時還是行轅主任)的口號下榮膺重任。現在快要有一年的時光了。總統又於就任後首次出巡北方，蒞平赴瀋，現又返平。當此時也，正是濟南被陷一旬，遼西烽火正緊，察綏殘破不安，而軍糧民食在秋收後十分嚴重的時候。

山東共軍動向

華東共軍攻下濟南，對全面戰局影響是相當重大的。一則是華東共區與華北共區更加壯闊的連在一起，再則是渤海上的形勢有了變化，青島將被拋在背後。因此江南的京滬，華北的平津，都感受到相當的壓力，使得蘇魯豫皖邊境上的國軍華東基地徐州，變成了一個前哨陣地，削弱了她向中原追擊的機能。這個大的變化和共軍今後的動向是值得研究的。

一般人推測今後共軍的動向不外三條路，(一)是沿蘇魯地區南下，直指京滬。(二)是與遼西察綏戰場呼應，揮兵北上，謀取平津。(三)孤立徐州，再攻汴鄭，爭取中原，威脅武漢。至於東去進攻青島，一般人認爲無此可能，也無此必要，他們只要拿去煙、威、龍口就可以與旅大營口控制渤海了，用不到去爭美軍駐地青島，去變內戰爲外戰。

「軍事是流血的政治」，只要是一個政黨，不管他被博士們稱爲甲種政黨或乙種政黨，他必然是以奪取政權爲目標，來實現其終極目的，這是無容諱言的事實。共軍要顛覆現政府，假如直接進攻京滬，自然爲最直接的當。可是徐州附近國軍集有重兵，用以屏蔽京滬。共軍如果拋下徐州，從魯南到蘇北，企圖渡江取鎮江，以切斷京滬聯繫，這是一條比較冒險的道路。不過某些游離部隊如果再去吳化文的道路，那就會增加他們冒險南下的勇氣。魯南支部七旅的叛變，幸而發覺尚早，迅速解決，

不然這個亂子的確也不小；就是如此，長江下游已開始封鎖各港，派艦艇遊弋了。共軍要想沿津浦南下，濟南戰後，是否於短期內會有撼動徐州的兵力，恐成問題，而且節節南進，國軍拚力死守，兵力消耗甚大，萬一遇上大的挫敗，會使得一年來的順勢馬上變爲逆勢。軍事是瞬息萬變的，士氣的起伏伏，也恆常在一些意外的打擊或挫敗下有變化。共軍或許還是抓住順勢，徐徐運用，不以冒險硬拼，來求直接了當，以防備萬一的挫敗。

東西連橫大願得償的華東共軍，既不敢冒險南下，北進的確不失爲一個穩妥的辦法。從冀魯平原北來，有德石路做爲後方的聯絡補給轉運兵力的要道，遙與遼西、察綏共軍呼應，對華北腹地展開夾擊，更與華北共軍聯合，東面爭津沽及沿海地區，西攻平保地區，這樣華北國軍將陷於四面受敵的境地，而共軍可以穩紮穩守，立於攻守自如的地步。在政府政略軍

略的算盤中，平津不如京滬重要，防禦力量上，任傅作義怎樣精明，也運用不出什麼奇蹟來。如果東北華北完全被共軍控制，那局面將更不同，也就是說，由抗戰末期鼎足三分的形勢，真正變做南北朝了，共軍策動之下的新政協算是有足資號召的基地。而且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人能守住長江，做過舒適的偏安帝王。政府關於這一點，也未嘗不看得十分清楚，總統北巡，無疑的也是要搶救遼西，搶救華北。

共軍在華東除了南下北進的道路以外，還有一個到中原去的第三條道路。這一個進軍路線，是劉伯承陳毅走過多少次的老路，看起來是比較容易的。一個駐在商邱的人寫信給朋友說，「我們這裏的指揮所，像是一個大都市裏十字道口的交通警，手裏並沒有紅綠燈，汽車來到，照例舉起手來把他放過去，不管他是東去西進，南來北往，在表面上似乎是一體看待的。」

在共軍全面秋季攻勢中，華中是國軍僅能發動優勢兵力進攻的地區，共軍如果要在華東中原作戰，使國軍僅有的優勢地區，也不能構成的進攻力量，在長江以北長城以南的廣大地區，分別發動攻勢，逐步消耗國軍有生力量，在長江以南作游擊戰或半正規戰。我們知道國軍野戰軍主力大部分是在長江以北，共軍要真有心短期內決勝負，就可以在長江以北決戰，即使他沒有決心在長江以北決戰，這條走慣了老路，也還有再走的可能。識途老馬，如果既不南下亦不北進的話，還是會走老路的。

傅作義的看法

華東共軍固然有南下和再入中原的可能，但華北軍事當局，在濟南被陷以後，就估計山東共軍會北來。華北最高統帥傅作義是從來不輕於對人作任何預測的，連同他的新聞發佈員也同樣的在說，「只談昨天的事，不談明天的事。」而這次濟南失掉

以後，與傅有關的平明日報就發表社論，預測共軍次一步行動，是將呼應遼西共軍，夾攻平津。接着蔣總統率海陸空軍東大員北來，該報又於一日發表了一篇「從總統蒞平論北方大局」的社論。認爲「共匪在全國的壓力已經逐漸壓向華北一個地區，所以政府要打碎共匪的陰謀，也必須運用全國的力量，對華北作有力的支援。」內中還有一段說，「就軍事形勢來說，過去歷來的形勢，是魯豫地區陳劉兩匪，互相呼應，而在華北之間，則是聶林賀姚諸匪，互爲狼狽。單就華北地區而言，這半年以來的變化，東北形勢大致穩定，聶匪在河北察綏，並未討得便宜，實力尙有相當的損失。可是按最近的形勢，全國戰局却已開始醞釀不同的變化，首先太原標立，晉陝匪軍對於華北國軍向西牽扯的力量可較爲增大。另一方面，濟南失守，陳毅匪部，究竟南下北上，還是不可捉摸的隱謎。最近遼西大戰，烽火正熾，匪之所爭，顯欲控制濱海點線，以阻滯錦於孤立。聶榮臻匪部與賀龍姚喆匪部，環竄綏包，其目的則欲牽引國軍之西向。華北國軍需要對付之對象，已必將山東陳匪之行動估計在內，則其實力之加強，當無待論。」

察綏殘破了

華北當局對於目前局勢的嚴重與看法，從平明日報的社論中可以看出一個端倪。傅作義的左右們說，「我們的總司令有戰略的先見，可惜缺乏戰略的決心。」另一位在說，「並不是他沒有戰略決心，而是缺乏實力。」的確，傅作義要專對聶榮臻還差不多，可是砍殺了十多個月，在西邊又殺出了賀龍姚喆保向前來，在東面又殺出了林彪李運昌來。這兩股共軍正在東拉西扯，分散華北國軍，使國軍東西奔命，戰線拖長，找機會吃「山西押麵」。麵條越押越長也就越細，越細就越容易吃。東北西北兩面緊張中，要再加強上南面來的壓力，當然應付起來更加困難。

從濟南逃到浦口

王大衛

九月十八號下午，濟南緊急戒嚴，連大門口也不能去了。就在那天夜裏，我們被幾陣巨大的炮聲驚醒。抬起頭來聽聽，遠遠有機關槍的聲音，趕快跑到樓上去看：在南門千佛山一帶有很大的火光，商埠中心區緯四路的地方，起了騷動；紅紅綠綠的信號槍彈，不停地衝向天空。機關槍比先前更清晰了。我說：「這一次恐怕要真的打起來了。」

一 站在我旁邊的老趙說：「不要緊，這是小股衝突。」於是我們又下樓睡了。

躺在牀上睡不着，大砲的聲吼越來越厲害；左右鄰舍的軍隊，也在開槍，弄得一夜不得安寧。第二天，大家以為到了白天總可以好些了，那知槍聲更密，雖然到了十點鐘才鬆一點，但大砲却又跟着來了。大砲尖銳地叫着在頭上過去，爆炸的聲音，就在周圍接連三地響着。到了中午，宿舍管理員跑來說：「情形不好，大家趕快預備，有家眷的在一起，單身人在一起。」於是我們幾

個人都鑽到地下室去。在那裏，除了根據槍炮聲來推斷戰事的演變外，外邊的實際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也沒有大敢出去打聽。這樣地留在地下室裏，每天只吃兩個饅頭，一直支持到二十二號早晨。

到了二十二號，附近已經沒有子彈飛過的聲音了。當股紅的太陽照上了窗子，大家都舒了一口氣時，我們以為那衝進來的一小股隊伍，已經被打退了。不久，院子裏有人講話的聲音，愈講人聲愈多，愈嘈雜，在我們推測那當然是國軍無疑，但有人從窗口偷窺之後，說是共軍進來了，大家一聽，不禁失色。沒有人敢再說一句話。我低頭看看自己，身上還穿着制服，「完了，」我想，「不一刻宿舍管理員推門進來了，同時也跟進來了三四個共軍。」大家都出來！「管理員

到了外邊一看，右邊鄰舍的房子已經倒了，還在冒着烟。院子裏一些共軍坐在那裏休息。我們出來之後，大家自動排成兩排，一位共軍軍官向我們說：「大家不要怕，現在這裏全是咱們的人啦；若是大家為了躲避炮火，可以離開這裏，隨便。有人願意走嗎？」我們一齊回答：「願意走。」他讓我們立刻收拾一下，在他們沒有開拔之前走。到了下午兩點多的時候，我們便走出大門。街上沒有什麼異樣，只有一些來來往往的共軍，他們也沒理睬我們，我們便順着二馬路一直往西走。店舖都關了門，馬路上有一些軍用品，但沒看見一個死屍。那時東邊又激烈地響起了槍聲，子彈不時從頭上掠過。走到緯六路的地方，一家屋門正開着，裏面傳出悠揚的音樂；我們從那門口經過，看見裏面有一羣共軍在開留聲機。

「他媽的，」一個共軍嚷着：「都是他媽的日本片子，哇啦哇啦的，一個中國片子也沒有。」

「沒關係，」他們又說：「咱們都是自己人，進來！進來！」為了怕他問起我們的職業，行程一個共軍很高興地過來和他握手，說是老鄉。

我們籍詞有危險，便趕快離開他們。走到鐵道，才改變方向，依着鐵路往南去。

過了白馬上便碰上了共軍檢查站。那時我們都還穿着制服，只好據實告訴他們，並且拿出了服務證讓他們看。沒有什麼阻難，摸了一摸身上，打開包袱看看。一個共軍拿起老趙的照相機問：「這個還管用嗎？」「沒有膠卷啦，不能照。」他又放下了下來。隨後便讓我們走了。

離開了濟南市郊，直到泰安，這一段路相當平順，沒有遇見軍隊。進了泰安邊境，便有共軍的檢查站檢查。我們依然拿出服務證來。於是兩名武裝檢查員，便帶我們到「招待所」去。招待所是專為由濟南逃出來的公教人員設立的。我們到了那裏有一個指導員負責招待。

看見我們走過便喊住我們：「同志，進來歇歇，」我們謝絕了。

解決。說完後弄飯來給我們吃了，我們又要求乘車的問題，指導員說：「已經給我們交涉去了。後來還是他帶我們到車站去。為了我們也是服務鐵路的，所以站長很客氣地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張火車票。當天晚上便乘火車向兗州來了。指導員臨走時還殷殷囑咐我們說：到了兗州，馬上去找招待所，免得多有麻煩。」

第二天拂曉，便到了兗州，下車後沒待我們去找，招待所已經有人在車站接候了。我們在招待所吃了飯，到了中午便有人帶我們到「鐵路局」去。一位負責人勸我們留在那裏，不必南來了，他說：「到那裏不是做事？何必一定跑到國民黨那裏去？在這裏，我可以負責給諸位一個適當的位子，我們八路軍是信實的，說什麼就算什麼，並且我們極歡迎諸位留下來；我們各人都舉出了一個理由：有人說，家在南方必須回去，有人說暫時不願做事；後來他笑了笑說：「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不放心我們這裏，其實，我倒真替你們可惜，剛剛由炮火中出來，又要走進炮火裏去。」在招待所就開了兩天，每天他們都這樣問我們：「談話」，但結果我們也不再強留，隨即

取筆寫道：「臨別依依，不能遠送，後會有期，祝君平安。」寫完了交給我們。問我們那時候，錢已經花的差不多，沿路買東西吃又用了一個很少的數目了，剩面路上還要花錢，沒辦法，只好告訴他：沒有錢了。他馬上給我們每人一萬塊「北海票」，

他且開了一張路單，然後把我們送到警備司令部，由警備司令部又送到警察總局，警察總局又送到警察分所。到了分所便可到渡口上去了。我們在分所又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們雇好了船，便飄蕩在運河中，船到終點，便是夏鎮。到了這裏我們呼一口氣，好像離開一個彈藥箱不會再有危險似的；雖然那地方仍然是共軍，但不久我們便可入國軍的地盤了。

離開夏鎮，我們都有難以形容的喜悅。吧，到了徐州先得洗澡剪頭，你看身上還成什麼樣子？」

一直到夏鎮一路平平安安地走過來了，一切的危險，恐懼都經過了，那麼應該在前面的路是平坦的大道，但萬萬想不到，却是佈滿了那樣多的荆棘。

卡子，他們要檢查，我們根據過去對付共軍的辦法，拿出服務證來。不成！可是東西看過了，吧，又向我們說：「你算，又向我們說：「你算，要得待兩天再走！」於是，我們這一羣都被關起來。並且把我們的手錶戒子，衣服一律暫為收管」。無緣無故把我們關起來，又無緣無故把我們放了。

現在，身上是一文不鳴，一身子了，已經穿了將近半月的衣服，賺得不成樣子，頭髮長得那樣長，真所謂「狼狽不堪」。到了徐州我們也不敢就懶，因為身邊一分錢也沒有，連吃飯都發生問題。所以決定趕快來浦口報到。坐上了「自己的一火車了，雖然一天沒有吃東西，心中也痛快，「篤篤」報到之後，先借衣服借錢：「篤篤」一種念頭。但不想一樁更氣人的還在後邊呢！車開了以後查票員來查票了。查到我們都沒有。他做氣橫溢地說：「不行，補票！」

「本路的也得買票啊！」

不過，我們是在濟南逃難來的，到浦口去報到身上沒有錢。

他看看我們搖搖頭（下接十八頁）

他看看我們搖搖頭（下接十八頁）

記湖南田糧大貪污案

察讀者投寄

(觀察長沙通信)

湖南剛卸任半個月的田糧處長黃德安，於九月十一日被押起來。黃的上台是去年九月十一日，不先不後，恰巧一年，這是繼胡適之後在湖南的第二宗大貪污案。案情被揭破的起源是這樣的：省田糧處長沙交撥所虧欠賦穀三萬七千石的案子，經新聞界揭發後，發展甚為迅速，不但交撥所本身的弱點，由這個案子逐漸暴露出來，而且省田糧處的一些內情，也因此而連帶揭發出來了。由於交撥所業務股股長楊堯聞風逃走，牽涉到該所所長任正凡，又由楊堯的介紹人問題，牽涉到省糧處前任人事室主任丑志昭，而這個案子的發展，更牽連到整個田糧處的清算。

省田糧處是素來被入目為一塊肥田的，因此大家對這塊肥田的注意，自然在意料之中。自從黃德安處長下台以後，外面說他不乾不淨的風聲，一直就很濃厚。黃處長也曾致函轉請報紙為他開脫。這事引起了省府當局的注意。

於是派何漢文、蔣伏生、黃維國三大員負責清查監交。這類案子，如果說馬虎一點辦，也許可以包涵過去的。但不料長沙交撥所虧欠三萬七千石的案子，却先爆發了。這對整個田糧處清查工作，發生了重大影響，而且由於楊堯的走，更使這個案嚴重起來。

楊堯出走以後，各方的推測和疑慮，益發加深。大家認為三萬七千石穀子非楊堯一人所能獲得。為着不讓重要的人犯也像楊堯一樣的金蟬脫壳逃走了，於是交撥所所長任正凡和前田糧處人事室主任丑志昭，均於九月十日予以扣押。而前任處長黃德安亦於十一日下午被扣押到警察局司法科的辦公室，次日轉解到了地方法院。

楊堯潛逃，該案查與黃德安有關。二、該處委派縣處長或專員時，大做買賣，傳說一個專員三百光洋，一個處長二百光洋。三、濫職控制民船二千條，冒領給養租金，去年六月至本年七月，糧食部共匯來儲運業務費二千三百六十五萬元，田糧處付出的僅一千一百〇六萬元，即以民船租金之名義報銷，現民船業工會及船員工會均出具實書，證明田糧處並未控制一條船。四、印製本年田賦認券，大批回扣沒有歸公。五、挪用公款：本年一月廿六日，廣東向本省購糧十萬石，價款三百五十萬元。一月三十日廣東匯來運費四十萬元，田糧處直到二月三日才進賬，二月十日匯來三十一萬元，田糧處進賬則是三月二十二日，裏面有一億元，一直拖到六月份才進賬。運費僅付出四十二億元，而且是零碎支出，按照當時黑市拆息，這筆公款獲利相當大。六、從去年到今年卸任時，承辦採購軍糧的賬一場糊塗，並有勾結米商牟

貪污數字

黃德安在一年(缺十五天)的任內，究竟吞了多少農民的血汗？據各報所已發表的大略如下：一、長沙交撥所虧欠賦穀三萬七千石，案破後，該所業務股長

利興標實賦申通舞弊之嫌。七、虛報運糧損耗，中飽肥私。

被捕經過

黃德安案從清查到扣押，僅十三天。因為程主席接到太多控告黃的密告，因而組織三委員清查會，專門來清理這個賬目問題。黃本人從查賬到被押時止，對外僅發表過一次辯白的談話，可見他起先沒有覺得會如此嚴重，被押的前二天，本市某要人曾到簡英園五號找他，希望他快走，快快走！

黃德安又從警局起解到法院，他大約仍未真正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濃厚的幻想也還存在着。在通到法院的中正路上，他一邊抽煙，一邊東張西望，表現很鎮定的樣子，在法院審訊過後，他要求交保釋放，但未獲准。

黃德安其人

「天下烏鴉一般黑，糧官無地不貪污」這是報紙上常時可以見到的大號標題。在今日這遍地貪污的情形之下，一個糧官(那怕是小小

以後，黃德安與黃就說：「你也來了！但此時他的形色已經很不自然，直到劉隊附宣告奉命請他到警局去談話時，他的臉上就頓呈灰色。知道事已爆發，祇好俯首無詞的坐着包車向警局駛去。及至被押在警察局中，他還要求與省府秘書長鄧介松通電話，請秘書長顧全他的面子，移到他自己的寓所看管。那知就只這末一點要求也辦不到；對方甚至不願與他通話。當晚他被押在警局訓練室中，後來有人打警察局的官腔，怪他們沒有把黃德安關入班房，太客氣了。

第二天下午七時，黃德安又從警局起解到法院，他大約仍未真正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濃厚的幻想也還存在着。在通到法院的中正路上，他一邊抽煙，一邊東張西望，表現很鎮定的樣子，在法院審訊過後，他要求交保釋放，但未獲准。

幾支插曲

黃案揭破之後，在反對派的公館裏，在一個有關方面的閒談中，透露了很多不見於報紙裏的新聞：話說王東原主湘末期，不是一度感傳李默庵將軍要來接王主席的位嗎？就在那時，黃德安因與李在長師同過學，便匆匆飛京。他想像足先登巴結一番。結果李的命令沒有發表，黃反而招來王主席的不滿。王主席認為黃的行徑簡直等於「拆台」，王任最後一次省府當會上，王主席曾嚴詞厲色責備黃，要他辦軍糧應「拿出良心來，要對得起三千萬人民」。從這裏便可測知王對黃的反感了

談夫同新聞界聯絡，應該同各報搞得來。但這一次介書生終於以貪污罪嫌入獄了，各報關於田糧處的貪污新聞，也盡量揭露，不留情面。如今的黃德安算是倒霉了，好像已掉在井中，石頭落得特別多，這能怪誰呢？黃德安好像很有「自知之明」，早在上月省參議會裏，就說「我這一生就是不該做糧官」。可是誰叫你去自作孽，不可救！

第二，據十四日湖
南日報省市新聞載稱：

「記者詢問幾位參議員，
他們的意見大致是：
黃德安如果存在了貪污
的念頭，當然萬死無赦
；不過希望能夠澈底追
下去，不管是什末違官
貴人沾了肥的，一定要
追個水落石出」，同日

該欄的頭條新載，被法
院傳訊的前田糧處七位
科祕長的談話稱：「如
果要追究這個問題，而
是暴露整個政治的黑暗
面，身置其境的人，到
今天才深深感到，目前
中國的官是作不得的，
若干不明不白賬，都算
在黃德安的身上，送了
錢是得不到受者的證據
的。上面兩段話，頗
堪玩味。參議員談話中

「不管什麼違官貴人沾
了肥」一語，該不是無
的放矢，「有不明不白
的賬都算在黃德安身上
」一語，不是證明田糧
處除了貪污之外，還有
一些不明不白的賬嗎？
很多接近官方的人都在
談這件事，甚至連送錢
及要錢的數目字都繪聲
繪影的列舉出來。

第三、黃的後台老
闊周潤，是祁陽人。周
的老弟現在當祁陽縣參
會的議長；這次到田糧
處查賬的蔣伏生司令也
是祁陽人。據說蔣周雙

方在祁陽是對立的，在
黃德安未下台的前一向
，蔣司令會給他一信，
告訴他祁陽賜田糧處長
，怎樣勾結縣參會，侵
吞賦稅，希望黃德安派
人去查，並且把田糧處
長撤換。是時恰巧周潤
返湘，看到這封信，當
然大為不滿。黃處長在
這種情況下不好如何處
理，於復蔣司令一封信
，說貪污事將派員去查
。撤換該縣田糧處長却
難做到，因為那個人並
無辭職的表示。談話這
件新聞的人，總是把這
種關係與查賬的事拉在
一起，但是假如黃德安
不貪污，這樣的事是無
論如何都拉不上的。這
可說是黃案中的幾支插
曲。

援黃運動

一些與黃同派系的
人，想把黃牽涉得很廣
很複雜，因而減輕黃個
人的罪嫌，甚至使莊嚴
的法律，也能「網開三
面」。黃在警察局寫了
一個「自白書」，據說
黃已承認「經費之東拉
西扯，有關方面之額外
開支，實為處今日社會
環境事實上難以避免的
。偷因此而科之以貪污
罪，於情勢乃未免過苛
，實於仁者所不忍也」
，自然如果把田糧處這

麼大的貪污案，全部一
筆寫在黃個人身上，實
在是一未免過苛」，且
有失公平，但從油鍋給
踢出來的黃德安，真如
他自己所說的祇是一個
「手太容或有錯誤，而
用心不太惡」的乾乾淨
淨的書生嗎？

「一介書生」黃德
安每次在省參會作田糧
工作報告時，都稱省參
會為娘家，而有些省參
議員也稱他為「嫁出去
的女兒」。嫁出去的女
兒回到娘家，也不免要
受到一些責難，但總是
撤嬌了事。此番事發，
好些參公們為他奔走關
說。辦案的人接受多少
恫嚇的言詞，一位參公
說：「辦黃德安，政府
應該根據他的犯罪事實
，犯到那裏，辦到那裏
，不要東拉西扯，黃德
安這次不是犯的違警法
，為什麼要交警察局拘
押？既然警察局轉移法
院以後，為什麼警察局
把他送回審問，這樣在
大街上押來押去，簡直
是一種侮辱！」這時在
場的幾位參公們聽了這
番理論，都同意這種說
法，表示非常憤慨。並
且一度醞釀「援黃運動
」的暗潮。但後來看到
黃德安的犯罪情形日漸
證實，又鑒於社會輿論
的嚴重指責，祇好一按

兵不動」。但終於在九
月二十二日的省參會上
爆發了「援黃」與「反
黃」之間的爭吵。

當參議員陳觀與邱
企藩提出了「澈查省田
糧處舞弊事實，並將本
會歷次會議檢舉該處弊
端各案文卷，送請法院
偵訊，以肅貪污，而隆
法治」一案的時候，會
場空氣突然緊張起來。
首先發難的是陳觀，他
情緒非常憤慨的說出了
田糧處歷任的弊端，並
說：「何漢文此番查案
與前次以監察委員身份
來湘查案時，頗有輕重
。即以本案而論，僅重
視黃德安而忽略分贓之
主使者，及其他重要人
員」。同時陳又抨擊何
漢文在組織經委會的時
候，援引所好。措詞非
常潑辣。扯來扯去又扯
到何漢文競選監委的事
情來了。他說：「何漢
文先生上次競選監委，
投他票的人，他這次都
特別另眼相看，並且還
可以提攜！我們要注意
這一點……」他這一說
引起了投何票的參議員
楊任嚴，楊盛嘉兩公馬
上站起來反抗，於是你
一嘴，我一句，拍桌捶
椅，大鬧起來。幸得善
於把握時機說話的勸勵
初力言保留此案，謂以
往幾屆大會及駐會委員

會不追問，今天來討論
，實有一祖黃」之嫌。
始終含默的趙議長也趁
勢說：「保留，保留
！」

「援黃運動」暴
發之後，長沙各報記者
紛紛走訪何漢文，蔣伏
生，黃維國三監交大員
，請對此事發表意見。
適黃維國不在，由何漢
文，蔣伏生二氏接見。
據何漢文表示：「此事
個人雖有意見，然擬等
待頌公（程主席）發表
意見後再行發表，因本
人係奉頌公命令查案，
只願以頌公意志為依據
」。蔣伏生則表示了三
點意見：「一、我是奉
令調查黃案的，對於黃
德安個人決無絲毫恩怨
可言。對黃案的調查及
處理，一秉至公，毫無
私見，但要對得起湖南
三千萬人民。我不能為
少數人所左右，更不能
敷衍塞責，因之在黃德
安未押之先，黃即曾請
某要公向我說項，我當
時即予嚴詞拒絕。二、
黃德安的犯罪事實，不
是我查出來的，而是他
自己造出來的。現在田
糧處的事情不查則已，
一查便到處有毛病，黃
德安在田糧處長任內，

實在搞得大糟了。關於
自己造罪，我可以舉一
個例來說：黃德安在法
院裏向檢察官說：「那
些領款證據，都是私人
朋友的臨時借條，他們
可以歸還」。但是在搜
查他的證據中，發現了
祁陽某要公的一封覆信
，內容充分證明了黃德
安所說「一朋友臨時借條
」，根本是賄賂人家，
而這些證據，都是他自
造出來的。三、截至現
在止，已偵查出來，移
送法院偵訊黃德安的貪
污嫌疑，已有三件。但
在調查中者，尚有採購
軍糧，勾結米商牟利的
案子，這件案子，在黃
案貪污總數中，可算是
一樁最大的數目。現在
已經查了三天，最近又
發現黃德安所報的風、
水、火、糧食損耗，毛
病非多。程主席對此案也
嚴重表示：「一、整肅政
吏治必須做的事情，假
使黃案不辦個水落石出
，社會當然就沒有什麼
正義是非可分了，我對
此案非常重視，但一切
制裁，必須依據法律。
近日聞地方法院對
監交會所移送過來有關
黃案之文卷，雖尚在調
查和搜索階段，但已有
相當眉目，可能於十月
中旬以前依法提起公訴
。然而中途究竟會不會
有故障，湖南三千萬人
民都在舉目睽睽的看著
這幕大貪污案將如何了
場。」

（上接十六頁）
「濟南來的也不行，
沒有錢不要坐車！」
我們一齊都火了，「怎
麼辦？你說怎麼辦？」
「補票！」他大聲
地說。
「不補，隨你怎麼
辦！」
就這樣僵持下來。
對於我們是這樣對待
從患難中逃到所謂
「平安」地帶的人，不
但得不到同情溫暖，反
倒是冷酷無情，這使一
批從炮火中跑出來的人
感到極端痛心。我不禁
同想到在泰安到兗州那
一段的火車，是一個什
麼樣子。同是一樣的人
，為什麼那裏可以叫人
安靜下來，手挽手，那
我們為什麼又不能施行
同樣的「手段」？我們
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沿路的一切，多麼
明顯地浮在心头，可是
看了目前這種情形，
兩個對峙，心中感到無
限悲憤；這不是因了那
炮火的驚恐，乃是為了
這不幸的國家，毫無希
望的國家的前途，而傷心
！「懸崖尚不知勒馬」
，可憐！一個國家的公
務員，是抱着這樣的消
極觀念，那麼在昏天地
黑中的老百姓，又將如
何呢？
我見到了一些老朋友
，握手之後，道出了這
出死入生的故事，大家
不禁都紅了眼圈。談到
末後的遭遇，又都唏噓
長嘆而去。

查案大員的態度

自「援黃運動」暴
發之後，長沙各報記者
紛紛走訪何漢文，蔣伏
生，黃維國三監交大員
，請對此事發表意見。
適黃維國不在，由何漢
文，蔣伏生二氏接見。
據何漢文表示：「此事
個人雖有意見，然擬等
待頌公（程主席）發表
意見後再行發表，因本
人係奉頌公命令查案，
只願以頌公意志為依據
」。蔣伏生則表示了三
點意見：「一、我是奉
令調查黃案的，對於黃
德安個人決無絲毫恩怨
可言。對黃案的調查及
處理，一秉至公，毫無
私見，但要對得起湖南
三千萬人民。我不能為
少數人所左右，更不能
敷衍塞責，因之在黃德
安未押之先，黃即曾請
某要公向我說項，我當
時即予嚴詞拒絕。二、
黃德安的犯罪事實，不
是我查出來的，而是他
自己造出來的。現在田
糧處的事情不查則已，
一查便到處有毛病，黃
德安在田糧處長任內，

實在搞得大糟了。關於
自己造罪，我可以舉一
個例來說：黃德安在法
院裏向檢察官說：「那
些領款證據，都是私人
朋友的臨時借條，他們
可以歸還」。但是在搜
查他的證據中，發現了
祁陽某要公的一封覆信
，內容充分證明了黃德
安所說「一朋友臨時借條
」，根本是賄賂人家，
而這些證據，都是他自
造出來的。三、截至現
在止，已偵查出來，移
送法院偵訊黃德安的貪
污嫌疑，已有三件。但
在調查中者，尚有採購
軍糧，勾結米商牟利的
案子，這件案子，在黃
案貪污總數中，可算是
一樁最大的數目。現在
已經查了三天，最近又
發現黃德安所報的風、
水、火、糧食損耗，毛
病非多。程主席對此案也
嚴重表示：「一、整肅政
吏治必須做的事情，假
使黃案不辦個水落石出
，社會當然就沒有什麼
正義是非可分了，我對
此案非常重視，但一切
制裁，必須依據法律。
近日聞地方法院對
監交會所移送過來有關
黃案之文卷，雖尚在調
查和搜索階段，但已有
相當眉目，可能於十月
中旬以前依法提起公訴
。然而中途究竟會不會
有故障，湖南三千萬人
民都在舉目睽睽的看著
這幕大貪污案將如何了
場。」

實在搞得大糟了。關於
自己造罪，我可以舉一
個例來說：黃德安在法
院裏向檢察官說：「那
些領款證據，都是私人
朋友的臨時借條，他們
可以歸還」。但是在搜
查他的證據中，發現了
祁陽某要公的一封覆信
，內容充分證明了黃德
安所說「一朋友臨時借條
」，根本是賄賂人家，
而這些證據，都是他自
造出來的。三、截至現
在止，已偵查出來，移
送法院偵訊黃德安的貪
污嫌疑，已有三件。但
在調查中者，尚有採購
軍糧，勾結米商牟利的
案子，這件案子，在黃
案貪污總數中，可算是
一樁最大的數目。現在
已經查了三天，最近又
發現黃德安所報的風、
水、火、糧食損耗，毛
病非多。程主席對此案也
嚴重表示：「一、整肅政
吏治必須做的事情，假
使黃案不辦個水落石出
，社會當然就沒有什麼
正義是非可分了，我對
此案非常重視，但一切
制裁，必須依據法律。
近日聞地方法院對
監交會所移送過來有關
黃案之文卷，雖尚在調
查和搜索階段，但已有
相當眉目，可能於十月
中旬以前依法提起公訴
。然而中途究竟會不會
有故障，湖南三千萬人
民都在舉目睽睽的看著
這幕大貪污案將如何了
場。」

實在搞得大糟了。關於
自己造罪，我可以舉一
個例來說：黃德安在法
院裏向檢察官說：「那
些領款證據，都是私人
朋友的臨時借條，他們
可以歸還」。但是在搜
查他的證據中，發現了
祁陽某要公的一封覆信
，內容充分證明了黃德
安所說「一朋友臨時借條
」，根本是賄賂人家，
而這些證據，都是他自
造出來的。三、截至現
在止，已偵查出來，移
送法院偵訊黃德安的貪
污嫌疑，已有三件。但
在調查中者，尚有採購
軍糧，勾結米商牟利的
案子，這件案子，在黃
案貪污總數中，可算是
一樁最大的數目。現在
已經查了三天，最近又
發現黃德安所報的風、
水、火、糧食損耗，毛
病非多。程主席對此案也
嚴重表示：「一、整肅政
吏治必須做的事情，假
使黃案不辦個水落石出
，社會當然就沒有什麼
正義是非可分了，我對
此案非常重視，但一切
制裁，必須依據法律。
近日聞地方法院對
監交會所移送過來有關
黃案之文卷，雖尚在調
查和搜索階段，但已有
相當眉目，可能於十月
中旬以前依法提起公訴
。然而中途究竟會不會
有故障，湖南三千萬人
民都在舉目睽睽的看著
這幕大貪污案將如何了
場。」

實在搞得大糟了。關於
自己造罪，我可以舉一
個例來說：黃德安在法
院裏向檢察官說：「那
些領款證據，都是私人
朋友的臨時借條，他們
可以歸還」。但是在搜
查他的證據中，發現了
祁陽某要公的一封覆信
，內容充分證明了黃德
安所說「一朋友臨時借條
」，根本是賄賂人家，
而這些證據，都是他自
造出來的。三、截至現
在止，已偵查出來，移
送法院偵訊黃德安的貪
污嫌疑，已有三件。但
在調查中者，尚有採購
軍糧，勾結米商牟利的
案子，這件案子，在黃
案貪污總數中，可算是
一樁最大的數目。現在
已經查了三天，最近又
發現黃德安所報的風、
水、火、糧食損耗，毛
病非多。程主席對此案也
嚴重表示：「一、整肅政
吏治必須做的事情，假
使黃案不辦個水落石出
，社會當然就沒有什麼
正義是非可分了，我對
此案非常重視，但一切
制裁，必須依據法律。
近日聞地方法院對
監交會所移送過來有關
黃案之文卷，雖尚在調
查和搜索階段，但已有
相當眉目，可能於十月
中旬以前依法提起公訴
。然而中途究竟會不會
有故障，湖南三千萬人
民都在舉目睽睽的看著
這幕大貪污案將如何了
場。」



韋伯夫人「我倆的

伴侶生活」 呂玉文

OUR PARTNERSHIP, By Beatrice Webb, 1948 Longmans, 25s. pp. 544.

這是一個偉大的女性所寫關於她夫婦倆的共同生活，由高尚的愛情發生改造社會的動力的一段紀錄。

韋伯夫婦的一生原是一個奇蹟，他和她各有卓越的學識和才能，抱着改造社會的宏願，又幸運地結合在一起，情智相通，作息與共，共同生活至半世紀以上，不斷研究、調查、寫作、鼓吹、運動，終於漸漸將一個舊式的英國改了過來；天復賦之以壽，到了晚年還能雙雙見及他倆早年所播的種子長出鮮豔的花朵。如今將他倆的生活紀錄發表出來，格外值得珍貴；不消說，這是英國現代歷史中最親切的部分。

以前我曾讀過韋伯夫人的「我的學習生活」(My Apprenticeship)，裏面描寫她姑娘時代的生活，到一八九二年結婚為止。結尾這樣寫着：「我的學習生活到此結束，我倆的伴侶生活於茲開始。」對建立在共同信仰上的工作同志，圓滿地達到結婚；也許這是一切幸福中最優美的，當然又是最持久的了。往後她倆生活的豐富、幸福、而有意義，一如她所預期的，大概有一天她會把他倆的伴侶生活寫出來。

這是一本有意義又有趣味的書，一開卷就引誘我一直讀下去，簡直欲罷不能，不多幾天就把它讀完了。我彷彿看了一捲這偉大的一對的生活影片，夫婦愛情的創造和大社會的行進打成一片。本來自傳是最真切的一種文學，現在韋伯夫人以一人而寫兼兩人的自傳，更是自傳中別開生面之作。況且內容取材，充分利用她的日記，活生生的記

錄，讀來倍覺生動貼切。

韋伯夫婦倆在實際上是體體的，他們慣常被稱為「韋伯公司」(the Webbs firm)。你不可能忽略了另一個而瞭解這一個。他們的著作大多是雙具名的，內容很難辨別誰寫那一部分。他們講話的時候，這一位說了「我們想……」，另一位繼續下去「我們的意思是……」；有時他們中有一位演講，另一位答覆問題，下一回可能兩人易位，而所講的與所答的內容往往一般無二。當他倆在一位說「我們一時，所謂「我們」的內涵是明白的。在人格上，他們是不可分的，他倆是天生的「一對，人間的雙星」(Double Star)。

夫人對她的先生總是寫「另一個」(the other one)，指出他是一個社會的工程師，理想的打樣師，描摹他的特性——「為公的精神，對己的冷淡，堅定的目標，正確的智識，健全的判斷，靠了他這些能力貢獻於他所相信的社會改造，通過宣傳或立法或行政，得有這樣的成就。豐富的智識，明透的觀事，清晰的說理以及無休止的工作，是他對我倆共同工作的特殊貢獻」。對於她自己曾這樣寫過：「恬靜，美與身體鍛鍊在我是高超的娛樂；還有我倆靈智上所特有的——相互的愛和強烈的智識興趣」。誠如她謙虛地所說的「兩個第二等的智慧奇異地相補充」，埋頭研究，草擬文獻，是他出色善行的事，而與人交際，出外考察，又為她所擅長。兩下將長處湊合起來，終至成了不世之功。

全書除緒論外，總共八章：第一章從他們結婚建家起，描寫他倆怎樣確立生活計劃，研究工會運動的歷史與理論，寫成工黨活動的奠基大著。第二章敘述韋伯怎樣參加倫敦郡議會的工作，主持技術教育委員會，怎樣一同創辦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並確立倫敦大學的基礎。第三章說明前世紀末期英國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間可看出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日就衰頹，而他夫婦倆及費邊社同志却正以銳進的姿態創導費邊主義。第四章敘述他倆研究英國地方政府的努力，曾在各大城市實地考察，回來又勤勤地整理文獻。第五章是他們從事倫敦教育工作的紀錄，目標在使倫敦教育統一化。第六章繼續敘述他們草定倫敦教育法及其後的情形。第七章說到他們參加自由黨政府所發起的救貧事業運動，和勞合喬治時代疾病保險法的通過。第八章繼續述說他們反對當時救貧律的努力，他們盡力鼓吹要免除貧窮，完成充分就業，並維持每個國民的最低生活

水準。這裏面已提出以後充分就業的目標與預示最近英國的國民保險法的輪廓。

此書著作，一九二六年時即已開始，旋因研究急需問題，又從事二屆工黨政府的活動，暫時擱置下來。一九三一年費邊寫述，除了兩人同往蘇聯考察外，直至她一九四三年逝世，沒有間歇。遺稿由德賴克夫人(Margaret I. Cole)與柯爾夫人(Margaret I. Cole)幫同輯訂，韋伯先生生前交給費邊替他們出書的 Longmans 書局出版。內容從一八九二年起至一九一一年，依說這不過是第一卷，不幸韋伯亦老成謝世，續本如何尚不可知，好在漢米爾敦夫人(Mary Agnes Hamilton)所著他們的傳記(Sidney and Beatrice Webb—A Study in Contemporary Biography)，寫到考察蘇聯為止，至少可暫時補充這個不足。

這一對偉大的夫婦今已長眠在威斯敏司寺了。回想他倆一生在思想上和功業上的成就，未嘗不是愛情的贈與。賢伉儷的愛情到老彌篤，夫人覺得一日不能離開她的一男一個，看她所寫的：「當他不在時日子這樣過得耐，在失眠之夜我怕起鬼來了，我不是畏死，實因沒有他生活便可怖」。我想要不假以天緣，他們各自對祖國和人類的貢獻，即使加起來也未必有這麼多吧。

從這本書的描寫中，我看到陳舊的英國一天一天在向着他們所理想的方向變，足證思想確有支配時代的力量；又看到當代一時後進的動態，足見有為者確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在英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韋伯夫婦無疑地扮演著主要的角色。此書內容於我啟發頗多，讀後不欲自秘，用特介紹國人。

來函照登

逕啟者：查貴社觀察第五卷第三期讀者投書欄考生控訴(三)投考藝專落榜者投書一則，該文措詞譏謔，虛構事實，顯係挾嫌中傷，企圖破壞他人名譽，彰彰明甚。查敝校招考新生，照章組織招生委員會，評定分數，然而拆啓密封，錄名放榜。謂做校校長個人圈定，核與事實不符。至於訓導處聽選讓研習會等教至一節，因招考新生完竣，開學在即，自應籌劃準備，不能以少數人之方便，而妨礙公眾事務。用特函請查照，惠予更正為荷。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謹啟九月廿二日 杭州

見觀察

編主平安儲

卷五第

THE OBSERVER

期九第



舉世矚目的柏林問題
英國通信

政局報告 (南京通信)
華鑒山之戰 (成都通信)
記最近陝西省東戰役
南京重陽後 (南京通信)

馬的故事

文藝

周維明

呼籲和平
再論內戰
論遠東馬歇爾計劃

張申府
楊人棟
羅志如

朱若華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呼籲和平

張申府

我們現在最要緊的事，消極地說，就是打破現狀；積極地說，就是恢復和平。假使戰事還不設法結束，和平還

不速謀恢復，必致全國人，至少東北人與華北人，或至少在東北華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國家更將喪盡了元氣，委盡了險。

現在的應該呼籲和平，就像抗戰前的呼籲抗戰和抗戰時期的呼籲民主一樣；不管一時怎樣受盡了誤會，但在理

完全對，可以充分相信，必有一樣的成功的前程。民廿四呼籲抗戰之初，敢於公開呼籲抗戰的，不過少數，但是終

於抗戰了；而且由抗戰一度抬高了國家地位，而且抗戰勝利了。民廿八呼籲民主之初，敢於公開呼籲民主的，也不

過少數，但是民主終於為全國所承認了；不管情實如何，政治到底已由軍政訓政進入了憲政。

試問今日全國人，至少全國無兵的人，誰不心願和平，切盼和平？假使以民心為裁斷的標準，那麼，今日呼籲

和平，更是有百是而無一非。一個國家絕無可以百年內戰或百年戡亂的道理。與其將來全國人死去一半，再言和；

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計，替國家保留一點元氣，使人民得喘一口氣？

不管戰事之起，有無理由；但打到今日，打成這個樣子，還不如謀謀結束，已再無理由可說。試看這幾天全國幾

個大城市物價的情況；改幣不過剛剛一個半月，就及已這個樣子。人心的惶惶，生活的不安，就只這一項的損失，

又豈可以估計，又豈可以補償？這樣下去，倘不急急澈底改弦更張，前途豈還堪設想？可是軍事不停，經濟生活，

誠知現在全國一般人，並無一人不願和平。一般人所以還未羣起呼籲和平，也許是感到：和戰決於有力作戰的

兩方，而兩方現在顯然還無要收兵的模樣；在此情形下，呼籲和平，適足於招犯嫌疑，惹場無謂，非但於事無補，

更且於已有損。

事實上，這些年來，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已犯了一個絕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與成敗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

是只管眼前成敗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實為國家打算，只應辨是非，而不應該計較個人的成敗利害。凡事，但令其

是，就應該說，就應該作。可惜就在抗戰之前，有些號稱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現在，右了怕得罪將

定訴於武力，徒苦吾民？而這個別的方法，便是以民主的方式結束戰事，協議恢復和平。在軍事上爭取主動，誠不如在和平上贏得主動，必大大地足以使人心來歸。

當然，所要呼籲的和平，所應要求恢復的和平，必是真和平，必是長期的和平，必是為國為民的和平。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平，也必是為國為民，出於真情、實感、仁心；而不是別有動機，別有背景，而不是為那一作戰方面謀

再論內戰

楊人楩

又是在和議消逝以後來論內戰。這雖然說明我們之不够敏感而笨拙到只會放馬後炮；可是，正因為和議已經消逝了，我們才深深地覺得再論內戰之必要。我們無法窺察出和議的來源，但我們總幻想着有人在為和平奔走。和議會使市場停止波動；會使苦難中的人民準備喘一口氣。會使一切建設事業憧憬着一個美麗的遠景；會使黠武主義者感受威脅；會使惟恐天下不亂的內戰販子困惑而恐慌。要使和議變成事實，必須有人出來呼喊；最宜於出來呼喊的頂好是那些厭惡內戰的人，因為內戰的任何一方提出和平，將不免遇到「和平攻勢」的諷刺。

在「內戰論」裏（觀察四卷四期），我們會說明：長期內戰不能解決問題，近代國家應當是沒有內戰的，我們不能在火藥氣味中求進步，為着使國家能够進步，必先停止內戰。這種主張又遭受了左右夾攻；從左邊來的是根據一套革命的理論，從右邊來的是根據一套戡亂的理論。然而這兩套理論都不能使我們放棄和平的要求。

根據革命的理論，有人提出了內戰本質問題，認為：今日的內戰非普通封建集團對立的內戰可比，牠是一次必須徹底完成的革命，惟有繼續內戰始可完成革命；歷史上的革命不免有長期內戰，不承認此一事實便是歪曲歷史或不懂歷史。我們清清楚楚記得，主張革命的人在一年以前曾經提出「反內戰」的口號，為什麼在當時反內戰使沒有內戰本質的問題。我很懷疑：今日努力爭取民主的人，在將來是否會要提出民主的時間問題來延遲民主，是否也會像國民黨一般主張有一個訓政時期。由內戰本質論引伸起來，反內戰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語自民國十五年以來就發生了可怕的威力。革命不免流血，不免有內戰，但革命不等於內戰，更不等於長期內戰；我們不反對革命，但不願有不能解決問題的長期內戰。不經過長期內戰而完成革命應當是可能的，只須在革命進行中使反革命者無結集武力的機會。這樣的史例是有過的，例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光榮革命的性質如何是另一問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牠是一個不會經過內戰的革命。在「內戰論」中我們會強調「長期內戰」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我們更懷疑長期內戰是否能完成一個我們所希望的革命。長期內戰所習慣了的軍

取喘息整補空隙時間。

退一百步說。不拘作戰的那一方面，總該都以和平為最後目的。戡亂不能止於亂，革命不能止於革。如果雙方都完全標明只為和平而戰，也許會出師更有名，也許會打得更起勁。如此，作戰的雙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這豈不更可證明：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平，有百是而無一非？——可是當真雙方都要和平，那就應該立即停止下來，而不該再打！

事統治往往是不利於進步的。在兵連禍結之中，若干反革命因素有機可乘，而得加強其作用。革命倘必不免於內戰，則內戰的時期應當是愈短愈好。短時期的革命戰爭始能摧毀反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使反革命武力有來不及搖身一變及看風使舵的機會，一方面使革命軍人來不及構成一個龐橫跋扈的武人集團。在將近四十年的內戰氣氛中長成的我們，經驗已不算少，應當不難明了這個道理。我們看見了會經要推翻軍閥的人現在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軍閥，我們又看見了會經要擁護大清帝國的軍人一變而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這都是長期內戰的結果。我們不會料到受三民主義支配的武人會如此跋扈，我們又有什麼把握斷定受共產主義支配的武人不會專橫呢？對於說我們歪曲歷史的人，我們願舉出些史例向他說明：短期內戰可能完成一個革命，不管牠是那一類的革命；長期內戰造成武人獨裁以後，不但要使革命失敗，反而是民族與社會的災難。英國的清教徒革命原是可以成功的，只因長時期的武力統治（一六四八——一六六一）使「共和國」反而成了人民所憎惡的東西，克倫威爾的名字至今仍有象徵野心獨裁者的意義。光榮革命之所以被稱為光榮革命，就因為沒有戰爭。美國革命戰爭事實上不到六年（一七七五——一七八一），雖然正式條約要到兩年後才簽訂。假使說美國南北戰爭也有革命意義的話，那個戰爭只有四年。法國革命的內戰更是短促的，汪德黨及聯邦黨之亂都在一年多工夫中先後失敗，此後只能有一點餘波而已。內戰不是法國革命中的最重大事件；長期的拿破崙戰爭雖亦揭舉革命旗幟，却只是他蹂躪歐洲的幌子，在法國不但已無革命的意義，反而說明了因內戰而長成的武人（拿破崙是因內戰起家的）會如何地威脅革命。蘇聯革命所經過的內戰不到兩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九），這可能就是蘇聯革命政權所以穩固的原因之一。連年為內戰與革命所糾纏的，先後有墨西哥、希臘等國，其命運和我們的是一樣悲慘。單憑這些近代的史例，就可使我們知道長期內戰對於革命是如何的不必要而且有害。

至於「戡亂」那一套理論，用不着多所爭辯，只看眼前的事實好了。經不起事實檢驗或不能與事實配合的理論，便是不健全的理论。一個鞏固的政權誠然不難剿滅土匪。可惜所謂「共匪」並不是匪，而這個要去剿滅牠的政權又不

是一個鞏固的政權，所以反而居於被剝滅的地位。天天喊「戡亂」，越戡越亂；今年的情形已不如去年，在這動盪莫測的局面中，誰又料得到明年？在「內戰論」中，我們會提出「窮人的戰爭窮人來打」的警語，醉心「戡亂」的人却不肯理會。法幣不能支持內戰了，改用金圓券；憑着政治的高壓未必能够穩定經濟；憑着發鈔票的財政，能够爭得內戰的勝利嗎？內戰不停，一切使經濟崩潰的因素始終存在，而且加速地起作用；那麼，金圓券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充其量使這個困苦局面再延續一個時期而已。內戰是破壞教育的。瀋陽醫學院、河南大學及山西大學都發生了應否遷移的問題；站在教育的立場講，牠們是應當遷移的，站在政治的立場講，牠們是不應當遷移的。內戰不停，這種衝突決無法調和。流亡學生一天一天加多，多到政府不知所措；政府既然不願他們去投「匪」，又無能力安頓他們，以致演出七五屠殺慘劇。在北平，他們會從甲處被趕到乙處，「出天壇，入大廟」。他們的困難與苦悶是不難想像的，一時衝激隨使出點事情是勢所不免的，還用得着所謂「職業學生」來鼓動嗎？內戰不停，學運是不會停息的；學潮也會加多，打風更會是一種傳染病，恐怕會使政府連維持秩序都要感覺困難。學生是過慣集體生活的，所以在流亡中及流亡以後仍能結集起來。我們不要忘却那些不能結集的人民，他們不能流亡，因為他們離開了鄉土即無法生存。他們要求安定，誰不能保護他們，誰就失去了他們。「戡亂」既已戡到不得不拋棄人民的地步，便應該探尋「此路不通」的道理而另覓途徑，此外，任何高明的「戡亂」理論都是無用的。

在「內戰論」中，我們也會指明：革命也好，戡亂也好，顯然都非短期內戰所能解決的。「觀察」五卷一期「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中最後一段說：「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早就被事實所粉碎了」，這種看法是對的。短痛既屬不可能，業已陷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如何再經得起長痛？政府要「戡亂」，最初還能有提出預定期限的豪語，現在是不敢再開支票了，甚至連本身生存的自信心也在動搖，還要咬緊牙關硬撐。我們曾指明企待第三次大戰的賭博心理是很危險的。為國民黨計，只有在戰爭以外來着想，長期內戰以後的失敗一定是很慘的；即令爭得最後勝利（雖然我們看不出牠有爭得最後勝利的跡象），到那時，國民黨恐怕將是一個更不能實現三民主義的黨。共產主義誠然是一個促成進步的力量，假使定要憑藉武力而經過長期內戰，則其力量之發揮恐怕要受到若干難於克服的阻礙。有人預料內戰再繼續三年或五年，共產黨必然爭得最後的勝利。這種過於樂觀的看法，是根據目前軍事情況來預斷的，却未計及若干潛在的因素。我們現在無法指出這些因素，但我們相信這些因素是存在的，否則中共的政策不會一再修正，中共的作風不會一再改變，致使今日中共的政綱與政策，已不是原來馬列主義的面目。就算三年五年的預料是正確的，試想今日中國的人民，還經得起三年五年的大規模內戰嗎？有人諷刺我們這種從和平中求進步的態度是婦人之仁的宗教精神，也有人指責我們只顧這一代而不惜犧牲下一代是自私，其實這樣諷刺或指責我們的人，可能就是些「隔岸觀火」

的革命理論家，自身不會直接感受內戰的痛苦與危險，所以不會訴之於同情心。婦人之仁的宗教精神並不一定壞的，只要這種精神能够促成進步。要追求社會的進步，自然不能有犧牲下一代的道理；社會進化的正常步驟應當是由壞到好，由好到更好，決無使之由壞到更壞，再突然由更壞跳到更好的必要。歷史上可能有這樣的例，然而這決不是思想家所當設想的。我們並非不明白「有破壞才有建設」的道理，但當這個理論已不通的時候，我們才不願讓內戰繼續破壞下去。有人說，長期內戰的結果必然使共產黨勝利。今日要來呼籲停止內戰的人，必然是因為害怕共產主義而要阻止共產黨的勝利。在「再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中，我們已說明我們對於中共的態度：就經濟革命的內容而論，我們決沒有害怕共產主義的道理。經濟革命既是中共的目的，當長期內戰的途徑已走不通之時，中共不妨在內戰以外來另覓途徑。事實上中共已如此努力過，否則牠不會參加政協。政協失敗了，何妨再來努力一下，至少不會比內戰更有好處。我們既能以繼續努力的精神來支持不能馬上得到結果的內戰，何妨更以長期努力的精神來奔走可能獲得的和平呢？事實上不已有新政協的呼聲嗎？一種革命主張要澈底而不妥協地突然實現，畢竟是很難的，歷史上沒有這種演進，久之自可達到或甚至超出原有革命主張所追求的標準。這其間，需要各進步勢力的相互激盪，也需要各進步勢力的彼此協調。硬要不折不扣地拿一個模型來套上某一個社會，未免太機械，同時也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害怕由中共來領導中國的經濟革命，但我們不希望利用長期內戰來達到這個目的。長期內戰所培植出來的武人沒有一個不是可怕的，史無例外。無論長期內戰的結果如何，國民黨用武力消滅了中共，或者中共用武力消滅了國民黨，於中國社會的進步都是不利的。國民黨憑藉武力而完成了北伐，經過軍政時期與訓政時期而造成今天這一種統治，三民主義反而成了禁果；這個教訓是僅得中共政治家咀嚼的。我們不敢預言中共會蹈這個覆轍，誰又能保證牠不會蹈這個覆轍？長期內戰不免要培植出足以左右政治的武人，惟有不憑藉長期內戰，才可免除這種威脅而不使革命變質。

對於長期內戰不能解決問題的理論，殺紅了眼的鬥士是不容易接受的。「齊為玉碎，不為瓦全」，這就是勇於內戰的鬥士精神。然而任何戰爭都有要結束的一天。內戰拖到今日，雙方都多少有一點願意將其早日結束的意向，雙方却都希望有一個「光榮的和談」。以決定性的勝利壓迫對方接受其所希望的條件。已經操有勝算的一方固然不怕拖，就是軍事上已陷於失利與被動的一方也不得不拖，希望拖出一個光榮的和談。拖來拖去，老百姓固然受不了，光榮的和談也就永遠不會來。人類的戰火告訴我們：一次勝利只能刺激起另一勝利的希望，那時，更不易於妥協。彼此都受着這個原則的支配，於是兵連禍結。渴望以決定性的勝利獲得光榮和談的念頭是很不可靠的，雄視歐洲的拿破崙，到後來不就失敗在這一念之差嗎？「以戰爭結束戰爭」只是一個口號，不是真

理。日號只是用來辯護的，就中國問題的本身而論，馬上結束內戰是最有利的。應當在什麼條件之下結束內戰呢？這是實際政治問題，我們現在無法提出具體方案，到了水到渠成的一天，自會有一度討價還價的商談來決定。但在停止內戰的進程中，我們要提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希望：內戰終止之時，也就是一切反進步力量消滅之時。我們曾提出結束內戰的途徑：一方面需要政治家的遠見來當機立斷，一方面要靠蘇俄內戰的人民共同努力來製造一種足以使政治家屈服的環境。提到政治家的自覺，有人覺得這是與虎謀皮的幼稚。其實，我們不會天真到如此地步。我們會鄭重地指明：惟有在適合的環境中，有遠見的政治家才能發揮他的遠見；不能認識環境的政治家，必然是環境的犧牲者。環境有待於全國愛好和平人士合力來創造，我們呼籲和平，我們的呼聲蓋過了飛機大砲聲的那一天，就是業已形成足以使執政者屈服的環境之時。惟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使有遠見的政治家有所作為，才使有野心的死硬派知難而退，才可削弱或消滅反進步的勢力。

在我們呼籲和平的時候，我們不會忘却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環。美蘇對立是顯然的，美國「援華」也是顯然的，因為美國之「援華」而使中國的內戰更延長也是顯然的。美蘇對立問題不屬本文範圍。我們已說明美蘇戰爭或第三次世界大戰並無立即爆發的跡象；故此，美國之「援華」便不如若干人所期望的那麼積極，正因其不那麼積極，才使中國的內戰更延長。根據以往事實判斷，中共如不慘敗到不能立足的地步，蘇聯是不會以美國「援華」那麼鮮明的姿態來援助中共的；然而她在注視着中國內戰的演變。要縮短中國的內戰，美蘇可能有兩種對策：一、美蘇協同共同來解決中國問題，二、美蘇取同一態度絕對不干預中國的內戰。第一種對策，不是一個具有自尊心的民族所歡迎的，何況其間仍要以美蘇協同為先決條件。果使美蘇能協同，則她們也可同意採取第二種對策。美蘇如能絕對做到旁觀的地步，中國人民反內戰的呼聲又超過了內戰的砲火聲，雖有職業的內戰鬥士，亦將無所施其技。故此，當我們呼籲和平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反對美國之助長中國內戰；反之，那些提出內戰本質論者，在邏輯上却是不能不難美國之「援華」的；因為內戰的本質既是革命，則資本主義的美國之援助國民黨政權，在利益觀點和道義觀點上，都是可以辯護的。我們願意向美國人民提醒一句：中美兩國人民的感情素來是很接近的，不要因為助長中國內戰之故而使兩國人民的距離日遠，以至於變成仇敵；中蘇人民間雖然不具備那歷有歷史關係的友情，但決不會因此而容許美國之助長中國內戰。

我們希望蘇俄內戰的人齊聲呼籲和平，然而願意呼籲的人畢竟不多。有人害怕反內戰的主張必將觸怒一方，可能因此遭受打擊甚至犧牲；這種懦夫心理雖能合於明哲保身的古訓，只怕達不到明哲保身的目的，因為他遲早會是內戰的犧牲者。有人認為「戰難和亦不易」，不如不和而等內戰打出一個結果來；但是我們也可以說「和難戰亦不易」，「戰難」既已有事實證明，使談試試和

平。化干戈為玉帛總歸是有理性的人所當努力的事，即令和比戰更難，我們也當去努力。有人從「只有兩條路」的理論出發，認定只有讓戰爭來決定那一條路，不必急於言和；那麼，所謂「只有兩條路」事實上只是一條路。既然相信戰爭是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手段，則甲乙雙方都能有可勝可敗的或然性；雙方既然都不能逃出這個或然性的支配，則雙方都逃不出這個「只有一條路」的結局。無論這個結局是如何，甲乙雙方必有一方是戰爭的犧牲者；或然性所產生的結局必將否定雙方中的一方，那麼雙方中必然有一方將不能因內戰手段而達到了抽的目的。這不是諺語，這是事實，除非我們可以抹殺戰爭終局的或然性。我們如有理由抹殺這個或然性，使無異是抹殺戰爭的功用，那麼，我們何必要有戰爭？同時，「只有兩條路」的理論往往使我們陷於事實上的矛盾而不自知。贊成「戡亂」的人可以說反對內戰就是延長內亂，他們同時却在惋惜或埋怨內戰所帶來的災難與痛苦；他們也可以說打倒中共就是爭取免於極權支配的自由，他們却忘却了他們早已喪失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主張革命的人可以說呼籲和平就是有利於一個垂敗的腐敗政權而延遲革命，我們應當以不合作的精神來拖垮這個腐敗政權；殊不知生存在現政府統治下的人並無法貫徹這種精神。國立大學中「前進」的教授不也在固守崗位努力教學嗎？不也在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嗎？基於道德的責任心，不也使他們無法貫徹這種富有鬥爭性的不合作精神嗎？我們要免於這種事實上的矛盾與苦悶，必須拋棄這個「只有兩條路」的理論；惟有在和平的環境中才能容許對立而不致有生活與思想不協調的苦悶。希望全國厭惡內戰人士聯合起來，尤其是文化界人士聯合起來，一致要求和平，國共雙方能够充耳不聞嗎？一致反對美國之延長中國內戰，華盛頓政府能不放慮改變其政策嗎？一切是受環境逼迫決定的，厭惡內戰的人應當團結起來創造一個足以產生和平的環境。

文章寫到這裏，上海大公報（九月二十四日）帶來了八二高齡的張元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譴責內戰的消息；因為該報所引張先生的話並不多，因為其他報紙不會將其刊載，因為他是在坐而論道的嚴肅空氣中的呼號，更因為他的話可概括我這篇文章的意思，所以我願將其全部抄錄來結束本文：「抗戰勝利，以為和平可以到來，那知兵兵兵打個不休，大家意氣用事，真是痛心疾首。本來一家人，有甚麼事都可以坐下來談的，但內戰一起，甚麼都不可收拾了。請看太原、開封、及最近濟南的戰事，不知死了多少人。最近學生被拘捕，弄得全國學府草木皆兵。還有流亡的學生情況，也相當慘。總之為國家我們需要和平，為民族我們也需要和平。如果再相持下去，我們研究學術又有何用？希望和平了大家安心研究學術，為人民造福」。

提高稿費（第二十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一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五元至十元。

論遠東馬歇爾計劃

羅志如

兩週來，中美兩方面都一再有遠東經濟計劃的報導，一方面合眾社根據我國外長在去歐途中幾次強調東方各國的合作，且前行政院長亦有即將訪問東南亞的傳說，因而推測中國在作領導亞洲的企圖。同時南京方面透露消息，稱翁院長已在開始擬定遠東經濟計劃，並已派定各部會首長主其事。華盛頓前鋒時報又稱美國已將遠東的馬歇爾計劃作成，並將幾種重要工業增產的數字都已擬定。最近我王財長在美記者會亦稱遠東馬歇爾計劃及東方各國關稅同盟正在研究之中。

關於遠東區域要依照一個計劃來作經濟建設，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目。遠在一年半以前，聯合國就成立了一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並已先後在上海、碧瑤、烏達坎蒙等地開了三次大會，也就是專獨的討論這個問題，並已積極草擬具體方案。現在又來一個遠東馬歇爾計劃，我們不很明白這是美國單獨作成的，抑還是根據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方案而來。將來實施時是由聯合國這個區域組織來監辦，抑還是由美國單獨主辦？我們猜測既然叫做遠東馬歇爾計劃，其目標與辦法，大致會與歐洲馬歇爾計劃的性質相同，很可能又是透過聯合國的一套辦法。其實美國曾於本年三月依照馬歇爾計劃通過的援外法案，結果中國於第一年也可得四億美元，要是經辦情形不壞，以後還可繼續得三年的援款，這樣可見馬歇爾計劃在中國是已經實施了的。現在又談遠東馬歇爾計劃，可能是規模更加擴大，不但撥款數目可能加多，（前鋒時報稱有數十億美元）且將包括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報載此項計劃係將以中印非三國為對象，而日本則不在內，這是很可玩味的。

在遠東實施像歐洲那樣的馬歇爾計劃，現在似乎還言之過早，至少有三點理由，使我們覺得此事的渺茫。第一，在美國大選未有決定明年國會召開以前，顯然是談不到這個問題，最多亦不過是紙上的計劃。即是明年新大總統已經就職，而這個未來的總統就是談援華很熱鬧的杜威，但在負起重建歐洲重任之餘，美國究竟還有多大的力量來顧及遠東，實一疑問。而且在美蘇關係日益緊張的情形，它可能對歐洲的負擔還要加重，同時加緊國內的軍備，也須加多使用人力與物力，在美國來說，遠東雖也是必爭之地，但它亦將會感到力量分不過來。

第二，在遠東談經濟建設比較在歐洲更不容易，一則遠東都是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沒有良好的工業基礎，一切須從頭做起，投資見效必定甚慢。再則亞洲的局勢亦較歐洲更為混亂，尤以最大的中印兩國頭緒更為紛繁，沒有安定的因素，自然不便於投資，就是一定要作，也是費力多而成功少。由此兩點看來，恐都是美國更着重歐洲及日本的一個理由。

第三，要實施一個區域的經濟計劃，最要緊的條件之一，就是該區域內各國要能衷心合作，大家充分認識彼此相輔相成的利益，然後才能談配合發展，但在這一點，又正是現時亞洲各國所最感缺乏的。（理由甚多，如缺乏自然領袖，各民族間仇視，及經濟上缺乏相輔性等）美國當然十分注意這點，本年六月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印度開會時，美國代表格雷德曾強調東方國家不願合作而埋怨美國不投資實是不合理的。其實就是在歐洲，美國也一再宣言，援款之能否繼續，總以西歐各國能合作的程度以為定。理由很顯然，各國間若無合作，則計劃甚難成功，計劃不能成功，則美國的財力等於白費。

其次我們假定美國確有這個財力，能同時兼顧歐亞兩洲的馬歇爾計劃，並也顧不管客觀環境不願成功的來作。我們站在亞洲民族的立場，也得考慮將如何接受這個計劃，換言之，我們對於美國建議的這個計劃，所應有的態度，應當如何，方不致害多而利少，這是本文後半要講的話。

前已提及遠東國家除日本外都是經濟落後的，因此都歡迎外資來作開發，但顯然的都要以自主為條件。從前留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時期，外資進來，它們是彼動，所以外資進來的時期、分量以及所走的方向，它們幾乎都無法過問。可是今天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可謂已近高潮，最近的將來，必可得達完全自主的地步。因之照過去帝國主義的方式的投資，不但不歡迎，也決不會再忍受了。

但今天馬歇爾計劃是美國來的。我們眼見歐洲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不能不使我們有些疑慮。尤其是政治作用的色彩，似乎愈來愈濃厚。且歐洲國家抗拒的能力，也比亞洲國家來得強，將來若以同性質的馬歇爾計劃施於亞洲，其情形恐更壞。

整個馬歇爾計劃最受受人指責的地方，就是它不透過聯合國來辦，尤其在美國一再宣言擁護聯合國之下，偏偏這個對世界有最大影響的經濟計劃，却不經由這個國際組織來主持，而獨攬大權，一意孤行，這不能不對聯合國的威望是一大打擊。按國際投資的歷史，過去最大的失敗，都是由個別國家或私人在作，其結果或則政治性過重，而終竟引起戰禍。或則便接受投資國失去絕緣作用，而隨時可能捲入投資者與裏的漩渦裏。譬如美國一遇不景氣，突然停止對外投資或大加緊縮，對世界經濟自將發生極壞的影響（一九二〇年代的情形就是顯例）。今若由一個國際組織來投資，這兩種惡果，都可以大致免除，一則聯合國無論如何不致像一個國家那樣帶政治作用，誠然聯合國的各機構也多少受幾個所謂先進國家的控制，而其大部的資源，亦多半是它們的貢獻。可是聯合國的立場，究竟不完全就是美國的立場，至少聯合國作國際投資的考慮時，不

至有甚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再則聯合國機構作投資時，亦不完全盡以牟利為目的，而要隨時統籌全局，縱然有一二區域發生恐慌，亦當設法使其不致蔓延，換言之，在必要時，接受投資的國家還能保留相當絕緣的作用，這也是我們亞洲國家在接受美國投資時不能不充分注意的一點。

其實馬歇爾計劃還不能算完全國際投資，我們也不能全以國際投資的理論去繩它，它是美援，一大部分是不用還本付息的。我們姑不論美國藉此以維持其國內的充分就業，而不顧是否有「輸出失業」的嫌疑，至少它有政治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它在歐洲的經驗，已經證明有下列幾種後果：(一)美國保留有隨時停止撥款之權，(二)干涉東西歐貿易的性質及方向，(三)阻止英法拆運德國賠償的機器，(四)有優先在歐洲及其殖民地購買國防原料之權，(五)援助物資出售所得的本國貨幣，其用途須商得美國的同意。這些條件看來似非苛刻，尤其從美國的政治立場上講，也是易於了解的，不過我們相信將來亞洲國家接受馬歇爾計劃時，其條件至少不會比在歐洲的更優。

舉世矚目的柏林問題

(倫敦通信)

考慮這些後果時，亞洲的中國與西歐的法國，實更有難言之苦，它們縱然忍苦接受那些條件，原以為恢復本國的繁榮，但能保不因此而將本國變成第一線的戰場嗎？縱然美蘇不打，能保不因此而斷送了制止德日侵略復活的機會了嗎？對於此點，筆者本年初曾撰一文，(載經濟評論二卷十六期)茲引一段以為結論：「將來遠東各國的復興建設，無論是否可得外援，皆大有賴於日本賠償。外援主要固然要從美國來，而日本賠償的巨額，也是操在美國人之手。美國近一年的對日態度，顯有轉變。美蘇的衝突愈尖銳化，我國的情形愈惡化，它扶持日本的心情就愈切，它在這方面的表示也愈來愈露骨。由它種種措施，日本經濟復興已成鐵的事實。按日本工業基礎，即在戰前也遠比我為強，而現在她的復興又較我為快，同時美國在日本的所謂「再教育」的工作，又毫無成效可言。若我政府迫於國內情勢，急於獲得美方援助，即對日本賠償多作讓步，而斷送我們將來重建的根基，同時更助長對我友誼毫無把握的鄰邦復興，這是很可惜的！」

朱若華

在最近的國際局勢中，柏林問題已成為各方深切注意的中心。它是構成目前國際形勢緊張的主要因素，它是美、英、法、蘇、四國外長會議破裂後所演變的必然結果，就它的近因而論，它是最近數月來西方列強單獨建立西德政府，改革西德幣制所引起後果。

(一) 柏林問題發生的經過

柏林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就它的遠因來說，它是去年十一月英、美、法、蘇、四國外長會議破裂後所演變的必然結果，就它的近因而論，它是最近數月來西方列強單獨建立西德政府，改革西德幣制所引起後果。

我們先簡單的追述去冬倫敦外長會議所以失敗的原因。按四國外長會議主要的目的在討論對德和約的締訂問題。當時蘇聯對德國問題的處理堅持着下列四個原則：(一)魯爾工業區必須由四強共同管理，(二)德國對蘇聯應償付巨額的賠款，(三)德國在納粹罪惡清除後，在政治上應以民選的方式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四)四強在規定的期限內撤退在德國的駐軍。很明顯的蘇聯的目的在完德國政治上統一，以防止英美利用德國西部的工業資源，加入西歐集團，以對抗蘇聯。但英美的意見則認為賠償的結果，無異使德國的工業僅為蘇聯而生產，對西歐的經濟復興，毫無裨益；又因柏林係處於蘇軍佔領區內，德

國將來成立中央政府，事實上必易為親蘇聯的政黨所操縱；同時四強若一旦自德國撤退駐軍，蘇德二國互相毗鄰，德國遲早勢必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在雙方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的情形下，倫敦會議遂在彼此爭吵中毫無結果而散，連以後開會的日期也沒有決定。四國外長會議從此無形中斷，久懸不決的對德和約問題一直不能獲得解決。

倫敦會議失敗後，英美乃單獨進行建立西德政府。今年三月間，英、美、法、荷、比、盧在倫敦舉行六國會議，決定將英美法三國佔領區合併，在美軍佔領區的法蘭克福(Frankfurt)，成立西德政府，施行幣制改革，恢復工業生產，關於魯爾工業區，經法國的堅決反對，結果採取六國共管的方式。六月以後，英美更積極推動建立西德政府，德國各政黨先後在法蘭克福，哥布倫茲(Coblenz)、雪姆茲(Chiemsee)及波城(Bonn)舉行會議，討論制憲議會召開問題。最初德國各政黨均表示異議，最有勢力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曾訪問倫敦，再三申述德國不可分裂的重要性，後來因迫於形勢，只有保留若干條件而接受英美的建議。在經濟方面，英美軍政當局於六月二十日實行幣制改革，發行西德馬克。

英美在西德單獨的行動，顯然是破壞了四強共管德國的原則，使蘇聯感到極大的不安和威脅，因而對柏林採取嚴格的措施。柏林是蘇聯佔領區的中心，四強共管柏林是

象徵四強共管德國。英美既已單獨在法蘭克福成立西德政府，蘇聯又何嘗不可以柏林為首都，另行建立東德。六月二十四日，蘇聯繼英美之後，改革東德及柏林幣制。但東德馬克發行後，英美佔領區一律拒絕使用。這樣一來，蘇聯即採取斷然措施，截斷柏林唯一通西德的赫姆斯特(Helmstedt)鐵路斷絕英美在柏林糧食及工業原料的來源，結果造成今日劍拔弩張最嚴重的局面。

(二) 莫斯科四強談判

蘇聯封鎖柏林以後，國際局勢頓形緊張，英美為維持其佔領區糧食及重要工業原料的來源，只有以空運來接濟，展開大規模的空中運輸。但空運不過是一種暫時救急的辦法，所以當英國下議院辯論時，貝文即接受艾登的建議，立即派遣專使赴莫斯科和蘇聯直接談判。

自七月到八月間，英、美、法代表在莫斯科和莫洛托夫開始談判，最初雙方意見相去甚遠，偏重問題各有不同，其後與史大林二度會晤後，英美代表始表示對幣制問題可以讓步，同意東德馬克在柏林四國佔領區內通行，以蘇聯開放柏林封鎖為條件，惟關於柏林幣制管理細則必須交付四國駐柏林軍政首長商榷後決定。以後談判的重心遂轉移到柏林，四國軍政首長經過多次會商，但雙方對幣制管理問題各持異見，英美堅持柏林幣制應由四國共同管理

政局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忙小局與撐大局

（觀察南京通信）

魯中戰局易勢以後，朝野震動，人心惶惑，上下一片忙亂。軍事當局忙於軍事的新佈署。經濟當局忙於鎮壓「搶購」潮。駐華使領忙於準備北方的撤僑。徐州的高級軍官忙於奉命遷移眷屬到京滬。行政院則忙於改編卅七年下半年度的總預算，又忙於送立法院通過。立法院則忙於九至十二月的第二期會議，更忙於閉會前會提質詢，追究濟南失守的責任。國防部長忙於答覆質詢，表示負責。財政部長則忙於出席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會議之後，又忙於回國作報告。這一切的一切，很像忙戰局，忙政局，大家一齊忙大局。但仔細一分析，恐怕則無補於大局。有的是在忙小局，忙自己的小集團的人事。惟有月初總統的巡視北方，確實是在忙大局，忙戰局，忙政局，而且在想轉振

危局，苦撐大局。此話怎講，先舉二三事，以「忙小局」者之非虛，然後再就觀察所及以述元戎之如何「撐大局」。

王雲五的奉命出國，出席國際貨幣基金會會議，其正面的成績如何，只有待王氏回國報告，以後再看。金圓券的前途和物價的發展，也可說是王財長的這次出國有相當關係。但有一點是值得玩味的，即王氏出國的時機，恰和改露幣制改革消息的陶徐案發時間相吻合，陶徐案發時間又巧逢魯局易勢，朝野視線多已移注在戰局上，陶徐案的吸引

力因而轉淡，可謂幸運。王氏以「社會賢達」起家，當局先以經濟部長，再以財政部長相借重，其邀青陳和倚畀可知。王氏又為中國數一數二的文化企業鉅子，是商務印書館的大亨，中國出版界的權威。「行憲」的政府正需要此等人物入閣，藉以表徵政治的民主。元首安忍以財部員司失職違法的大員，而牽連依為股肱的大員。但陶徐案的

和參謀總長顧祝同等，均列席被質詢得很嚴厲。據聞立委中有提出這樣質詢的：「王耀武這傢伙屬無方致有吳化文之變，已屬荒唐，失職的作戰處長竟至將全體作戰計劃送給敵人，乃至責備南治安之責的警察亦皆投敵，豈非驚人

之事，請問國防部長作何解釋？」何氏向以遇事鎮定從容聞於世，對此質詢，仍本「謙摛之度」，表示自身應負責任。但質詢既畢，亦即人事上尚有兩個體系，衆所周知。王耀武為親何者，顧祝同又為何系之要角，顧祝同復的一套哲學對以衛術入世世曲，代顧下受過的典型。觀於這一幕濟南失守

的追究責任，益足證信。今天的表衰諸公，閉會議做文告，自然是口口聲聲不離「國家至上大局第一」，但一到國家的利害和私人的利害或小集團的利害矛盾時，關論高談仍是為大局，實則萬不肯為大局而犧牲小局的。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氏遊美歸來，接見記者，邀請立委茶會，極為忙碌。所談所論，無一而非有關

世界與中國的事。從西歐到遠東，從文化到道義，從反共到反蘇，從美蘇戰爭到世界前途，大概都有他自己的套看法，也有他自己的套套邏輯。看來也是為着忙大局。但陳氏歸國以後的顯著措施，多半還是表現在立法院的內部人事上。今天南京的立法院，正副院長各榮營壘，各自為政，競技鬥智，人所共知。這本是半封建社會中國政治機構中習見的事，無須詫異。但照理說，今天一行憲一後的立法院，畢竟得讓它裝璜成一個像樣的國會。而中國是，第一要務。現當此國事凋敝，人心士氣在可慮的時機，議會的領導人應該先做那些事，庶民可以不議，立院當局自當轉軀運籌，熟慮深思。但近日京中人耳目及多半是立法院內部事務上的人事。就記者所知，姑舉一例。立法院原有一人事室，主任原為姓許的，恰好在陳副院長歸國後不久逝世。這機會給了陳先生一個「安插國民黨舊雨新知人」的好機緣。人事室立即擴大為人事處，處長即以在國民黨組織部負責的侯標

慶任之。本來遠在立法院初成立時，就有一種是事實而未經完全證實的消息，說是陳副院長要把國民黨組織部的老同志二百八十幾位都要「推荐」到立法院去。一時取得位置的，據說已有百十餘人。後為環境所阻，形格勢禁，祇得中止。外傳陳氏此次歸國後的作人作事，迥異曩昔，另有新作風了。這大概是「一般存心忠厚而重儒道精神的人對於陳氏的一種期待，也不過是「善與人同」的一種忠恕之德而已。立法院的組織系統，是立委最高。為立法院的分工設有二十一個委員會。每一委員會設有專門委員二名和主任秘書一名，其次為科長秘書專員等。照規定每一個委員會的職員最多可有三十人，最少應有十七人。這些人都應屬於掌理立法院業務，協助各主委實際工作的。另外則是屬於事務性質的，機構有秘書、人事、編纂、會計數處，現在這一部分職員的名額較執行業務者為數已多。又立法院組織法規定全院除立委外，業務及事務全部職員的最高額，應為九百五十人，最低為五百五十人。但現在的人員已超過八百。

可是在業務方面工作的職員僅僅三百餘。人事處新處長到任，要大聲裁員以符節制。要在最高額九五〇和最低額五五〇之間取得一折中數，是七五〇。那就是說應再裁百餘人。應裁那些人呢？業務方面的呢？還是事務方面的？照立法院的工作原則講，是應先就事務方面裁。可是人事處長要裁業務方面的，這末一來，多數立委為之不平。又這位置處長到任之後，規定不管專門委員和秘書主任都須按日簽到，填具考勤旬報表，這一着大難了。覺得你人事處長那有越權干涉專門委員主任秘書自由的道理。有人說，這都是陳副院長的老同志，多年一傳統一下來的作風，以為黨部立院，還不是名異而實同，「肅規曹隨」又有何妨？職是之故，就有人感慨與歎說，陳先生何於自己小局的事忙迫若是？而於廢費元戎苦撐大局的方面偏又吝惜其精力？好，亂忙大局，實忙小局的事例舉至此為止罷。那末人們倘要發問：這般像忙大局而實忙小局的人們真的不想為大局着忙麼？非也。不過難以忙

華鑿山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共軍自從去年秋天就噴着要到四川來，雖未實現，一年中間却也有過幾度的緊張。記者過去曾爲文報導，在那些報導中，記者曾說過共軍入川非不可能，但却並不一定。記者的推測是：共軍基於兩種情形下會入川，第一是中原之戰及渡江的企圖失敗後，第二是他們的兵力擴大到相當的限度，能撥出一枝兵來取在攻勢軍略上並不需要的兩川。

同時指出共軍要入川，必先由四川的地方勢力——哥老中打定基礎，盡量的利用哥老作「第五縱隊」，那樣他們纔可能順利的收到成果，否則要重演十五年前徐向前等所遭遇的悲劇。

一年來，中原的共軍雖然沒有渡江，但也並非在退敗以入四川的逆境中。另一方面，共軍在川中的地下工作者，在政府矛盾而又不識時務的對付哥老的措施下，組織起所謂「民主聯軍」及「華西總支隊」。

彭德懷發動的「爭奪西安之戰」。戰爭的初期，是涇渭之後，頂點是一

的四川人注意了。

前幾天，中央社說：「劉伯誠企圖竄川」；又說他「集中三萬人在唐河，徘徊不定」。昨天，中央社又說彭德懷已發動關中大戰。證據已發動關中大戰。證據已發動關中大戰。證據已發動關中大戰。

一勝一負的

兩個回合

在共軍揚言攻川之後，四川的黨政軍民四方的「官」員，(四川的省市縣參議員都自稱或互稱爲參議員)齊放「官」調，要些什麼「拒匪於境外，安民於境內」的花腔。跟着政府——是中樞不是四川——也有所安排。

共軍侵川的兩次前哨戰，國共兩方是各有勝負。兩次戰爭雖不能肯定的說就是共軍攻川，但與入川一事甚有關聯，因爲兩次戰爭的時期，四川有幾個接近戰場的邊地區域很有點可怪的現象。所以我們不妨認作「前哨衝突」。

第一個回合，就是彭德懷發動的「爭奪西安之戰」。戰爭的初期，是涇渭之後，頂點是一

寶雞之變」，收場是「關東大瀕瀕戰」。當寶雞爲共軍佔領之時，孔從周也進攻安康，川中廣元一帶乘機民大批擁來之際，有過至今不明真像的騷動。要不是「香馬」出軍，也許那一戰不只西安之圍。

第二個回合，就是襄陽之戰。開封失守之後，國共雙方在黃汎區對陣。共軍失利，於是兵分兩路，東取兗州，西陷襄陽，撈回本錢。這一戰揚言「渡江」，江雖未渡，宜昌郊外至今難定誰勝。結果停去了四川兩員虎將——康澤同郭勳祺，還吃了潘文華兩師人，弄得拜命拒匪川外的孫震不敢再駐襄陽，而倚天整長江屯兵宜昌。共軍越平漢路西進時，川東石碛、利川、萬縣一帶的股匪大舉騷動，這一次騷動直到昨(九)日重慶綏署公佈是土共響應共軍攻勢。

兩個回合，雙方皆一勝一負，算是平手。而戰況之慘烈，却非四川人想象所及。因此嚇得最先大唱「安民於境內，拒匪於境外」高調

的鄧錫侯，不敢去就漢中川陝邊區綏靖主任，堅持要搬到川境以內的廣元棧頭走馬上任。據記者想來他當日所唱是「倒板」，事實上「原板」應當是「拒匪於境內，安民於境外」一稿對

提前起事

華鑿山區有共產黨人活動，已是多年來的事實，恐怕抗戰中期國共團結發生裂痕時，共黨就派員潛入該山區進行組織了。可是政府起初「不知」，後來則「知而漠視」，近年則「諱言事實」了。今年上半年，成都報紙對華鑿山

的「一事」，略有片言隻字提及。事過半年，重慶綏署竟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說華鑿山甚爲安謐，共匪云云不過是捕風捉影無稽之談。這「安謐」二字似乎在下月九月上旬又用過一次，那知大戰已啓多日矣。

七月中，(下面一段事實，記者係據最可靠的山區地方人士而告，惟日期及詳確地點以事久失記。)重慶綏署對華鑿山區已投以注視，密令保安部隊及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隊機關嚴

便一面招架北中國的共軍，同時又可一面配合所謂「盟軍」的戰略要求等等。王世杰出席聯合國會議，固屬堂堂正正，以常任理事國的代表資格與會，事實上對於英美法對付蘇聯的「柏林問題」，恐怕難有置喙的餘地。今天的聯合國，名存而實亡，不必隱隱。聯合國的支持，五強的中英美法蘇，已經離心離德，已是一種常識。而五強的一五一早已剩了「三一」，更

國內戰的發展，堅定杜

氏對於「行憲」政府必有前途的信念，讓杜威的黨羽也確信中國的唯一希望在「戰亂」，而且「戰亂必勝」——如「抗戰必勝」然；其次，更可提到中國的「三北」，經不幸而易勢，中國依然有潛力無限的「三南」。如此，可讓美國的杜威系，乃至牛民主黨系的美國財閥，寄最大希望於「三南」；從而，中國政府可於杜威當選後，得到數量超過今日杜魯門馬歇爾政府的美援，軍火和金子。不僅此也，王外長出國前，在遠東國際關係佈置上，似乎也有了「新猷」。

胡適之的「新猷」，是領隊來對付蘇聯的冷戰。同時，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以蘇聯爲主，如何應付美國集團的冷戰。中國的外交方針既已因內外大勢而趨於所謂「明明」了，而且已由疏遠蘇聯進一步的準備插足於未來的美蘇大戰了，則王外長此行任務何在，亦即不難索解。看看美國大選前夕的佈置，推斷杜威是否絕對有把握大選，繼陳立夫氏之後，重興中國政府理想中的美國未來總統杜威先生，更具體的交換關於遠東與中國的意見，陳述陳述中

最現實的外交家，最機警的政治家腦子裏，嘴巴上，就都變了質，易了形了。戰爭本是可能摧毀任何東西的，正因如此，它也需要任何東西爲它做犧牲。幻想世界大戰的人們，在幫着別人在這隨着軍火商追求戰爭的利潤的時候，也就無所不用，無一而不利用了。「亞洲關係協會」究有多少力量，實際上真能代表亞洲多少國家，多少人民，中國能領導幾許，果真有其國，果真有其力，是否也像中國的一些人一樣在幻想着可以在三女世界大戰中得救呢？那只有天曉得了。至於王財長不久前在美國也放言高論，大談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會變成一個繁榮國，和南京立法院的一立委聲色俱厲的說：「我們唯恐天下不亂」，「若美蘇戰爭一爆發，中國即可得救」，這一切的言動，倘不容許我們武斷爲「無的放矢」或者說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話，那末說它是「一脈相傳」，「中外唱和」，「異趣同工」，大概是「不會太背事實的」。

十月十日南京

密注意。八月初，合川方面曾因捕匪得到一點線索。接着某縣駐軍在山區附近盤查一攜帶巨款達法幣數百餘億的學生，該學生供出係奉其父命攜款去接濟某一方面的人士共備十月底前後起事用。並進而搜到一份主謀者的名冊，上面盡是合川、岳池、武勝、廣安、鄰水、大竹一帶的參議員鄉鎮長同一些大小地主與哥老會人物。綏署見事已急，就下令捕捉首謀的。這一來，對方也知事已敗露，不得不提前起事。

華鑿山之戰

華鑿山的主峯在江北、岳池、合川、等縣毗連之處，山脈可東南走萬縣、東北走梁山、宜漢等地，西北走南充等縣，所以在軍略上算是一個大據點。山區岡巒重疊，荆棘叢生，森林茂密，所以此地不但是據點而已，簡直可以作一個長遠的根據地。本山除了一座唐代的古寺外，最爲人所置意的，就是它是一座有名的匪窟。郝耀庭包平章連一批人都在這裏霸據過，他們也因山深難剿，而被招撫作師旅長。抗戰前不久，包平章

又從劉湘的隊伍中叛變回山，直到包剿滅後，該山區纔得到過三五個月的安靖，瞬間那山區又爲若干小股土匪佔住中進行的，但政府封鎖消息甚緊，直到九月初傳訊武勝縣長南充警察局長等陣亡後，政府才放寬消息。九月六日報紙傳匪勢猖獗，七日一有關於方面一稱，山區土匪化整爲零，企圖與岳廣等地土匪合流，經追剿斃匪八名。事實却沒有這樣簡單。八日，成都報上就有了很詳細的報導，並且省參議會也提請政府迅速派大軍進剿。後來王陵基由京返川，並未趕回安物價狂漲中的成都來安定人心，而在重慶逗留一週以上與朱紹良楊森商進剿方略。華鑿山共方的秘密經重慶綏署查得後，於八月初廣泛搜捕首要份子。十日在廣安城市鎮捕得共黨地下工作人員封偉光後，該鎮自衛隊附秦華就殺鎮長而起事，接着廣安、武勝、岳池、南充、合川等地的縣參議員鄉鎮長中小學校長鄧子久、陳伯純、張蜀俊、葉旭軍、鄭繼光、吳本貴、張德鄉等數十人，在共黨人員秦耀節副下先後起事。號

稱民主聯軍，向大竹、鄰水、廣安等山區縣份出擊，並攻取武勝縣城，南充警局長等就在此役殉職，至於武勝縣長陣亡事則迄今仍爲一謎。政府方面起初對各地叛變，頗覺意外，故只由各地地方武力捍禦，於是八月中下旬各地土匪軍相當得手，號稱要圍住山區來一次大旋迴攻勢，向各未響應城市來一次出擊。八月三十日南充警察局長戰死後，重慶綏署總司令第十及第十一區保安司令部負責指揮兩區團隊進剿，並任命樊麟少將爲指揮官。後來在九月底將這一職換了另一位少將担任。九月初綏署又派專員一人監軍。另一方面行轅下令對鎮川東若干縣份之情報，包括有非戰區的西、秀、黔、彭、忠、鄧、石、落八縣在內，並由川保安司令部在上述地區設置情報網。另一方面責成各縣縣長，若各縣有叛變及其他嚴重事件，軍法懲處。

土共的真相

以上華鑿山區國共小規模戰鬥的簡述，其中只有一些小地方與十月八日綏署發表的「共匪圍擾四川」的報告相異，而且大多是在叛變人物的姓名。但記者所聽說的却有些不同，告訴記者的人也非常值得信賴，因爲不是政府要員，就是山區附近的人士。

這一下政府

華鑿山之戰一發生，四川的地方政府與重慶綏署繞着忙，總認爲了共軍侵川的嚴重性，在明白共黨黨是如何的在四川作地下工作。要不是七月中八月初破獲了共軍的密謀，果真如他們的計劃在預定的十月底或十一月動起來，也許就付不過兩個月，以馬虎對付過去的。重慶綏署對此事件的認識見十月八日所發表的公報：「共匪自宣佈所謂『大反攻』以來，爲

一天把他的佃戶約到一處。他告訴佃戶們說，政府要我二五充租，又要把我的土地充公，我還是由我自己把契紙燒了的好，這一下土地就是你們的了。同時他又用其他的言詞，把他佃戶的一起捲入華鑿山共軍中去了。

兩月來，華鑿山區共軍已被擊潰是事實。但這不是政府方面所想要的，他們要的是「聚斂」，而不是流竄。如今共軍的流竄在安定的四川是一個威脅，在軍力薄弱的四川也是一項嚴重的負擔，所以地方政府於九月下旬又開始一個大的清剿，清剿山區以北如渠縣等地。總指揮官是專員雷清塵。關於山區現存共軍數量最保守的估計當是五千人。

（下接十五面）

局裏去秤重量，一次付費，手續簡單，掛號則要一個一個貼好掛號郵資，並且還要我們先在郵單上將姓名地址一登記，郵局才收。這兩件工作要費很多的人工和時間，我們當然不能拒絕定戶要求掛號，但掛號比平常慢，這一點我們是要聲明的。在過去，掛號的刊物我們都是努力和平常的刊物同日付郵的，可是假如掛號的數量再加上，能否同一天付郵，沒有把握。同時，在郵局裏，掛號信本來比平常信慢，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定戶，一方面要求掛號，一方面看到別的平常定戶先一天收到，便來函責難，這是不合理的。要掛號的，便須遲收到，要早收到，仍請用平常戶自己斟酌決定。

關於稿費，我們在八月份最高額是千字六百萬，九月份爲千字四元，十月份爲千字六元，現在自十一月一日起，提高爲千字十元。衆所周知，目前各刊售價，以本刊爲最低，而兩個多月來，售價不能調整，所以我們的收入不能有太大的增加，但是我們這次仍舊循例調整稿費，聊表我們重視作者利益的微意。（編者）

方面不外是擴軍，因爲四川的軍隊現在在量與質都差得很遠，不要說「拒匪川外」，就是剿內地的土匪也還差得很遠。四川省政府計劃中的擴充軍隊有兩方面。一是正規軍的擴充，計劃增加保安隊三至六團。王陵基在各縣民衆訓練副團長訓練班上課，將組訓民衆武力一千萬人。重慶綏署也表示要請中央允准在川建軍三師。於是，另一種極的工作，就是搜購軍糧，除儲備待用外，還要大量運出川，因之刺激米價大漲，還是苦了老百姓。（十月十一日寄）

記最近陝西省東戰役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共軍廣泛發動秋季攻勢，陝西也展開了規模較各地為小的戰鬥。當濟南失守，陝西告警之時，陝西還相當的沈靜，可是一般人都料到陝境必有行動，而且一般的猜測，這次戰鬥行動必由國軍先行發動。事實上，胡宗南將軍早就開始佈署他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選擇的地區是北上韓城、郃陽、驅逐共軍主力離開關中邊緣。因為共軍以黃龍山為根據地，國軍進剿過若干次，都是無功而返，所以現在只要求清除關中邊緣的共軍，以求確保關中，而各種跡象的顯示，這一攻勢將在五號至十號間展開，分兩路進兵。一路由咸陽支線向東進，一路由蒲城向北攻，想取回韓城、郃陽兩個據點，並控制禹門口這一渡口。可是在五號，共軍又來了一次先下手為強，選擇了關中東部為攻擊目標，三天內，攻下了平民、朝邑兩縣城，而且進到了大荔北郊兩公里處（新聞報南京專電載大荔曾陷共軍之手，不甚確實）。這一攻勢，使西安大為震動。表現得最敏銳的是麵粉價格。因為政府不准報導黑市價格，所以這裏也不必提它的價格，不過可以說的是，就是西安的糧價驟躍至全國的第三位了。（第一、二位當然是東北與太原。）在省東的國軍，屬於裴昌會將軍指揮的第五兵團，指揮一個旅，依道理說，應該可以抵擋共軍的攻勢。為什麼有點招架不住呢？據西安所得消息，朝邑縣的某一地方部隊，突然叛變了，迎接王震的第二縱隊到了朝邑。

這次共軍南下的兵力，據西安綏署公佈是有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人數約五萬人。但根據其他資料判斷，可以知道共軍並沒有將全部兵力投入這次戰鬥。就以軍方所發佈的戰果來看，也只提到一、二兩縱隊和一郃陽支隊，一個獨立旅。再根據我們對陝西共軍兵力分佈的重心來看，也可以知道共軍有大部分兵力控制在白水、銅川、耀縣這一區域內。

再以這次戰鬥的性質來看，共軍顯然沒有將全部兵力投入的必要。我們試作下列的說明：

(一) 這次省東戰事的本質是牽制性戰鬥，易言之，這並非主力戰。與其說共軍欲由省東窺西安或潼關，不如說他是先發制人，牽制國軍的行動，而所謂牽制也者，也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是牽制國軍即將發動的攻勢，以擾亂國軍全盤的戰略計劃。第二是間接支援太原的戰鬥。這次太原戰鬥的重趨激烈，與省東戰鬥幾乎是同時。先一次的太原戰鬥，只做到了威脅的地步，西安綏署的卅師空運前往增援，阻遏了共軍的攻勢。這一次太原戰鬥重起，同時共軍在西安的大門前發動攻勢，使西安部隊不能再空運前往。西安沒有兵運去，太原就失掉了獲取援軍的可能。華北抽調不可能，徐州抽調不可能，由西安抽調也不可能，所以從全盤戰略意義上來說，共軍發動的這一次攻勢，應作支援太原之戰來了解。

(二) 省東的戰鬥

僅是陝境軍事行動的序幕，筆者認為將來共軍仍舊是在省西找出路，就是說，還要取道涇渭河谷，建立汧隴軍區，進而建立秦嶺軍區。可是咸同支線國軍的壓力很大，所以發動在省東搞一下，吸引咸同線的國軍去增援。這一點同線的某師趕調前往參加了戰鬥，在國軍集結省東甚密時，共軍可能忽向西折經白水、銅川西進，共軍如走這條路，則是直線的，國軍要截擊他，必需走孤線，再由華陰到咸陽，由咸陽再北上，在兵力運用上很不經濟。那麼共軍在東路發動主攻有無可能？有的，在一種情形下可能，就是河南的共軍取配合行動，西進打通一條豫陝走廊。豫西南的共軍確實掌握虛氏，進入陝境，取商南、龍駒寨、三要司。豫西的共軍取閿鄉。陝東的共軍取華陰。會攻潼關。這樣，豫陝走廊建立了。可是豫陝的共軍並無應援豫東，可知省東戰鬥並非主攻。

共軍有無略取或圍困西安之企圖呢？前提在於他是否能攻下太原。太原是山西最後兩大據點之一（另一為大同）。如太原不幸陷落，可以轉移到陝西來，而圍困西安必須掌握東面的蒲城和耀縣，南面的商縣。可是如戰鬥再到寶雞，勢必又要與馬繼援碰頭，也就是說欲圍困西安或經寶雞南下，都必須與馬家軍再拚一次。這在目前共軍力量是不夠的。如省東的共軍過十萬人，他就可以作以上的打算了。所以西安對太原戰事之關切，不減於本省之戰鬥。

東路戰鬥從五日起到十三日止，據西安綏署的報告，斃傷共軍二萬餘人，俘虜二三千人，並且引用「慘烈」字樣形容這次戰鬥。關於國軍的損失，我們未便引用共軍所宣稱的數字，可是官方迄無一字提及。但從有關方面獲悉，第八十七師（即由延安撤出來的一個師）和卅八師，整補後的卅八師各有相當損失。因為在初期，戰事倉猝，難免不吃點虧。可是這次朝邑，平民損失的糧食實在不少，尤以朝邑為甚。

陝境共軍的番號始終只有彭德懷的一、二、三、四、六五個縱隊。（這次戰鬥彭德懷沒有指揮，是由第二縱隊司令員王震來指揮的）

現在據悉原在晉南的新四縱隊由蕭克、韓鈞帶過來了。太原若不幸為濟南之續，陝境局勢將有大變化。

陝境國軍的金、銀、糧食，賦力，流入共區的現象很嚴重。省府派出去觀察的三位省府委員都有類似的報告。因為西安限價後，各種物資都不來西安。這次西安市府將糧食改為「物資資證」之故。（十月十四日）

觀叢書新書預告一 兩條路 樊弘著

樊弘先生年來在各地報紙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在國內思想界掀起了廣泛的影響。樊先生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見解，這本「兩條路」也就可以說是一部向人民的大膽的宣言；凡也注意中國未來發展的人，均應讀此書。全書輯集樊先生兩年來所發表的重要論文二十餘篇，凡十五萬言。下月出版。

目錄

- 苦悶與得救
- 知識方式與行為方向
- 社會科學與行為
- 再論社會科學與儒家哲學
- 一知難行易一學說的批判
- 孫中山與馬克思
- 從經濟的觀點評今日的種種錯誤的政治見解
-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今日的文化與政治
-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 評蔣公權先生的一自由一社會主義
- 十年來政府威信之隆替
- 階級、政府與民主政治
- 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病症的總結
- 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歸趨
- 只有兩條路
-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 今日大學教育的使命
- 學生運動的意義
- 由必要到自由



馬的故事

周維明

這家馬戲團裏，自從被軍隊牽掉了馬以後，就像是個癱瘓了的人；祇有歇着嘆氣的份兒。老闆韓老七，像熱鍋的螞蟻，整日價這兒那兒地亂鑽，老闆娘子一肚子悶氣呆在家裏，也是鎮天的咕咕着，抱怨這一個多吃了菜，那一個還是嘻皮笑臉，她總離不了這句話：「以後的日子還苦哩！你們快活？」

今兒天還是稀灰的，韓老七就趕忙扒了幾口冷飯，顧起屁股走了，他是去聽一個朋友的回覆，也擔心軍隊果真明早會開走，那末這條馬就丟定了。再買匹馬要化很大的一筆錢，還得重新訓練，假如活動一陣子能贖回來，花個兩三萬算什麼呢，當它是被土匪劫了就算了。

韓老頭一頭走一頭想，希望天保佑能贖得回來，要不能，可不容易活下去了，這隻馬跟他躲過了黃河，渡過長河，比他兒子還親些。他想起兒子，不禁又皺上眉頭，這個大娃兒真優勁，憑空赤着兩手，還要去跟兵爺爭，挨這幾槍柄可不輕，連自己實跌打損傷的膏藥的人也都感到沒把握，吐了鮮紅的血，儘躺在床上哼，做老子的又有什麼辦法呢？

越想越加煩悶，他趕緊驅逐了湧上心頭的陰影，抬起頭一看，天大亮了，街上却冷冰冰地一個人蹤兒都沒有，他納罕起來，不禁遲滯了脚步，莫是發生了什麼事？但又找不到一個人來問問詳細。

怎麼辦呢，他狐疑着；回去，這匹馬就要完了。於是心裏重鼓起勇氣，還是到那朋友家去。

一拐灣，幾乎和一個挑担子的人撞個滿懷，雙方都瞧清楚了，原來就是那朋友。

「你還不走！」朋友急忙說，連担子都沒放下。

「什麼？」

「八路離城不遠了，昨晚有錢人已跑個光！」

韓老七苦笑一下，連忙問：

「馬的事怎麼樣了？」

「你這個人，現在還是馬，昨晚半夜那軍隊開拔了！」

他轉身像滾上盆冷水，暈了半截。朋友和他點點頭，旋即開步走，他一把抓住：

「你搬到那裏去？」

「我們是窮人，逃得了多遠！說不定晚上就要開火，我搬到西城避避子彈大噯。」

一鬆手，朋友就很快地走了，周圍冷靜得很，他嘆一口氣，只好回頭走。

馬戲團住在一個孤零零的大祠堂裏，他剛跨進石門檻，老婆就急急迎上來問：

「怎麼樣？」

「檢東西，滾蛋。」彷彿一天的悶氣忍不住了，他說得那末沉重。

唬得媳婦連藥都不倒，和小娃兒呆地望着他，只有大娃靠裏面臥着，彷彿睡熟了。

他繼續吩咐着：

「這裏馬上要開仗，我們趕早出城。」

老婆和媳婦立刻明白，一個就去收拾東西，一個倒好藥，推醒丈夫，也幫忙收拾東西去了，祇有小娃兒依然趕上去問：

「嫂嫂，馬牽回來了麼？」

韓老七一聲不響：

「吵什麼！」

嚇得小娃兒不敢作聲，儘盯住爸爸，看見他踱了一陣，突然想起了甚麼，連忙走上去抄攔刀棍等傢伙，拿扁担試了一試，嘆了一口氣，把一些小件傢伙拿出，放在媳婦的担上。

大娃肚裏明白，也摸着了床，躬着腰疊好了被，隨手握着桿棍子試拄着走路。

韓老七又不耐煩了：

「這樣慢，你們都是死人！」

媳婦扁着嘴，不敢響。老婆絮絮着：

「就好了囉。」

霎時，東西裝成了三個担子，韓老七就挑一個出大門，隨後老婆和媳婦也跟來了，小娃兒走在嫂嫂和母親中間，祇有大娃兒，還一癩一癩地慢慢落在後頭。

小娃兒回頭一望，喊道：

「哥，快來啊！」

兩個女人不覺放下了担子，韓老七也把担子一丢走向來，迎着大娃兒咒罵：

「你裝什麼架子，坐轎你又沒生成這種命！」

大娃兒躬着腰，左手撫着胸脯在加速走，聽了他爸的話也沒做聲，臉漲得鮮紅。

做母親的憐惜地說：

「有馬多好，他可以騎着走！」

媳婦接上說：

「有馬？有馬就不會出這種事噯。」

出城的時候，好在他們都有身份證，但是一個檢查的依然在媳婦的担子裏翻着，一面打量她的上下，許久才放他們走，但是後面却送來一句輕薄的話：

「這個妞兒倒好水色……」

韓老七和大娃兒在前面走了，祇把媳婦羞低了頭，心頭泛起了愆意。

出城來，人像流水似的多，嘈嘈吵吵，他們夾雜着走了二十來里，幸善沒有聽見槍聲，但是幾次低飛的飛機却把他們嚇得魂飛魄散。

大娃兒一直是緊跟着走，但是喘得厲害，抽搐得胸前的創傷發痛，突然，他吐了幾口鮮血，腳一軟就在路邊坐下來。

女人們很發急，韓老七也不好再發脾氣了，坐了一陣，老婦哭起來：

「一些千刀萬剮的賊胚，那些……」

韓老七也唉聲嘆氣道：

「空咒有什麼用呢，現在怎麼辦？又歇他不起！」

媳婦連忙說：

「不能再走了！到前面村莊裏借歇罷？」

都隨着他的手向前望，密林叢中果然有些屋子，於是又挑走東西走田畦，彎彎曲曲地走着。

走到一個灌木叢面前，後面突響起一聲斷喝：

「站住！」

幾個人都驚惶了，祇好放下担子。裏面轉出幾個農民裝束的槍兵，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韓老七堆下笑臉回答：

「我們是難民，因為大大兒病了，初意是想借歇的。」

槍兵望望大娃兒似的臉，揮揮手想叫他們走，但立刻

轉念問道：

「你們是幹什麼生涯的？」

韓老七衝口回答：

「馬戲團。」

槍兵立刻起疑的神氣：

「馬戲團沒有馬，不是好人！」

韓老七愈急愈分辯，可是那槍兵却說：「沒有空閒聽你的理由，我們要防哨」，就喊出幾個擲梭標的人，把他們解進了村莊裏。

韓老七很發急，不知道又要受什麼苦了，他心裏不住的忐忑着，垂頭喪氣的挑着担子走。

村莊不大，却有一個大祠堂，外面是靜悄悄的，可是他們一走進裏邊，却發現現很多人，都是農民，看見他們進來，便停止談笑，圍前來看。

那個荷梭標的進裏邊去了，引定一個青年人，也是農民裝束，滿祠堂的人都向他打招呼；喊他「隊長」，韓老七知道是官長了，也站起來迎接。

「老鄉是那兒來的？」隊長和悅的問他。

「官長，我們是×城來！」

「不要喊官長，我們都是老鄉，」隊長說：「你們是馬戲團，爲甚麼沒有馬哩。」

韓老七從頭至尾說了個詳細，最後他指着大娃兒說：

「這個小孩子爲了不許他們牽走，還挨了幾下槍柄哩！」

隊長看了看大娃兒的病樣兒，不禁皺了皺眉頭：接着又問：

「你們知道是那部隊牽去的麼？」

這可把韓老七難倒了，他訥訥說不出話，呆坐在一傍的大娃兒倒急忙說了：

「是文新一八七九連。」

隊長想了一會，回頭問：

「昨夜被衝散的是什麼番號。」

站在左邊的高個子連忙說：

「就是這個！」

「那好了！」隊長說：「你們的馬有沒有記號？」

「有，左腿上烙了個井字。」

「你去查查！」

隊長吩咐那個高個子，一邊就和他們夾七夾八的撩天

，問他們一天能弄多少錢，這些都是韓老七的甚麼人，還拿來一支烟管，和韓老七兩人遞來遞去，他打心底兒浮起了快活。

高個子來回信，說有這麼一匹馬，韓老七心裏一喜，心想求這位隊長送還他，願意出幾個錢贖，可是隊長却起身要走了：對高個子說：

「弄飯他們吃，明早送他們上路。」

又回頭對韓老七：

「馬你牽回去，這裏不能久留，說不定明天就要開仗。」

韓老七追上去說：

「隊長，謝你幾多錢？」

「笑話，我們都是一家人。」

隊長邊走邊回答，轉入後面去了。韓老七彷彿每一個寒毛眼裏都是高興的，一家子也個個快活起來，只有小娃兒不曉得，他一來就倒頭睡了，也沒有誰告訴他。

韓老七一晚都睡得很甜，從失掉馬以後，他沒有好好睡過一覺。半夜裏，兩個梭標兵就來推醒他：

「老鄉，趕路啦！」

他睜開惺忪的眼，外面黑漆漆的，他曉得這是天亮前的黑暗，就推醒了老婆和兒子，起來收拾好担子，梭標兵指引他們吃早飯，他們稱謝不置，正吃飯的時候，馬牽來了，小娃兒頓時歡喜得連飯都不吃了，儘是跳前跳後逗着馬玩，馬也似乎快活地頻頻拂着尾巴。

兵燃着松枝在前面引路，大娃兒騎在馬上了，韓老七想逗引着兵同志說話，問道：

「老鄉，你是那年抽到壯丁的？」

兵士把松枝的火星彈去，一面回答：

「我們是自願來的。」

韓老七內疚似的一噁了一聲，不言語了。

那個兵倒來挑他的話頭：

「昨夜啦，祇放幾槍便把他們衝跑了，就搶到你的馬。韓老七被搞糊塗了，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兵，但祇曉得他們是好的隊伍。」

轉過一個山凹，兵說：

「不遠送了，打這裏拐灣，朝東走，過石橋轉右手，石板路，筆直到××，記着，莫走×縣城裏。」

「謝謝你！」

韓老七聲音充滿了感激，就領頭引着馬先走，過了石橋，回頭望着來路，還看見一星火煙在那裏，就欣喜的高聲喊：

「請轉吧：我們曉得路了！」

黑夜漸漸在沖淡，晨風拂着他們快活的心坎，也傳播着小娃兒充滿了喜愛的吶喊的聲音！

(八月八日下午)

編者報告

讀者先生：我們現在遇到了真正的困難：我們買不到紙。我們已經有整整五個星期沒有買到紙。上星期六，我們幾乎跑遍了上海的紙店，可是一無結果。但是刊物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要出下去，再加上叢書的用紙，消耗的數量可觀。我們真是焦急透了。

從這期起，我們改出十六面。可是，假如情形真的不能改善，我們不是能維持這十六面，也是疑問。本刊現銷七萬份，倘如紙張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勢須自動減印，現在先向本外埠同業打一個招呼，務請原諒。

過去我們在任何困難情形之下，都沒有改動過我們的封面，這次我們不得不勉強我們自己，把封面也改了樣子。這一切都是爲了顧全讀者的利益，因爲這樣一來，封面上可以多排二千字的文章。同時我們又決定暫時停收外來的廣告，以免再佔去文章的地位。我們當儘量經濟我們的篇幅，不使它有任何浪費。這也是不得已中所能努力的安排。

關於專論是否仍用小五號字排或改用六號字排，我們還沒有決定，此事請讀者表示意見，以供我們參考。

關於叢書，已出的十種之中，除「紅毛長談」因爲三版本早已印好，尚有餘書外，其餘的九種都被搶購完了。在這突如其來的情形下，觀察叢書暫時不克繼續供應。現在各書業已送印刷所重印，但因爲種類和數目太多，澆版、印本文、印封面、裝訂等，很費時日，一時不及提出，在這青黃不接的時間，服務諸多不週，希望讀者原諒。

同時，關於叢書的寄遞，也發生很大的困難，許多地方都寄不通。(週刊可以通，叢書不一定通，因爲週刊是新聞紙類，叢書是印刷品類)現在祇有江蘇的南部，浙江全省，江西全省，安徽的合肥和蚌埠，福建的福州等地通郵，其餘都不能收寄。各地讀者來函購書，而未能寄出者，爲數極多，這是使我們無能爲力的事情。

關於訂閱，我們說明二事：一、因爲政府規定在儲原料不得超過三個月的需要，所以自即日起，我們停止接受六個月的定戶；二、由於郵資未漲，掛號與平寄，相差祇有一角，所以日來定戶改爲掛號的，非常多。掛號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因爲平寄不要一個一個貼郵票，祇要到郵

(上接十一面)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第十期

編主平安儲

卷五第



論當前的經營情形
百孔千瘡的物價管制
工業化的利弊

美國通信
中國在聯合國中

宋子文主專一年

清華園的制法與大選

爐邊天下

費孝通

施復亮
劉濂源
劉緒貽
何永佶

（北平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廣州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北平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論當前的經營情形

保護消費者還是保護生產者？

一 消費者不全是生產者

生產者必然同時是消費者，消費者却不一定同時是生產者。社會的矛盾和對立，即由此而生。在原始共產社會，一切消費者，除了老幼殘廢，都是生產者。所以那時社會沒有內部的矛盾和對立。假使在那種情形之下有一種保護消費者的政策，實際上也就是保護生產者。

可是自從原始共產社會解體，私有財產制度成立以後，情形就大變了。有了私有財產，就有剝削關係，因而就有階級制度，有一種不事生產的剝削階級存在。嚴格地說，一切剝削者都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並且是最大的消費者。在這種社會，還有一種非生產的消費者，那就是附屬於剝削階級的各種寄生份子和一切失業的人民。假使在這種社會裏實行一種保護消費者的政策，那在本質上就是保護剝削者。事實上，這種社會所行的經濟政策，必然是名為保護消費者實則保護剝削者的政策。

在一切階級社會，從生產的觀點來看，可以把它裏面的人們區分為這樣五類：（一）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在今天各種工人和農民以及其他一切從事獨立生產的人；（二）直接或間接協助生產的人，在今天各種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營業人員、各種正當必需商業人員、各種調查或研究跟生產有關的科學和工程的工作人員，以及真正有助於生產發展的經濟行政人員和社會行政人員；（三）組織或指揮生產的人，在今天企業家、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在國營和公營企業裏，則為政府官吏；（四）脫離生產的人，在今天一切跟生產無關的知識份子、長期失業的人民以及其他一切自動或被動地處在生產領域以外和不能勞動的人；（五）妨礙或摧殘生產的人，在今天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盜賊土匪、地痞流氓，以及從事封建剝削的地主，還有官僚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特別是好戰份子所指揮的從事殘酷內戰的龐大軍隊。第一類和第二類人是在任何文明社會都需要的。第三類人在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其需要，但須限定一定的範圍和程度，且須減少指揮性，加強指導性。第四類人則除了缺乏勞動能力者外，必須儘量減少。第五類人則必須澈底消滅，全部肅清，而消滅或肅清的辦法並不是全部殺戮，乃是儘可能地讓他們有機轉變為第一類和第二類人。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和中華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在任何社會，人人都是消費者。可是在階級社會，消費者却不全是生產者。而且最大的消費者都是剝削者。剝削得越多的人，其消費能力就越強，因而其消費量也就越大。在階級社會裏，真正的生產者，其消費能力和消費量都不會很大。所以在這種社會實行保護消費者的政策，不但不就是保護生產者，甚至根本侵害生產者的利益。

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會有真正保護生產者的政策；但它必須保護那些組織或指揮生產的工商業者，使他們有利可圖，藉以刺激生產。不然，生產就不會增加，資本主義就不會進步，甚至其存在都會成了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政府所行的經濟政策，不但是保護真正生產者的政策，而且不是保護正當工商業者的政策。一些官方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經濟主張，也都不注重保護生產者的利益。他們都從消費者的觀點來提出政策和主張，因為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費者，他們所代表的是不事生產的消費者（即剝削者）的利益。

二 限價政策的失敗

當前政府所行的經濟政策，有三種好像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即限價政策，貼補政策和配給政策。這些政策究竟能否真正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值得我們仔細研究一下。

當多數淺見的人們一致歌頌限價政策，經管當局正以限價成功沾沾自喜的時候，我就毫不客氣地公開斷言這次限價政策必然要歸於失敗。這並不是我歡喜澆潑冷水，實在因為這種限價政策根本違反經濟法則。現在已經有無數事實證明：這次限價政策已經完全失敗了。全國各地，在政府所控制的區域內，沒有一處不衝破「八一九」的限價，沒有一處沒有搶購風潮，甚至還發生搶米、搶麵粉和搶奪其他日用品的風潮（例如漢口、

施復亮

武昌)。超過限價二、三倍的商品和地點，據報章所載，已不在少數；各地商店多半十室九空甚至十室十空，形成「欲搶無物」的狀態。稻米、麵粉、食油、食糖、布疋、絨線、橡膠、西藥以至日用百貨，普遍地缺乏或買不到。不僅魚肉雞鴨不容易買到，甚至根本買不到，就是普通的蔬菜也很難買到，而且價錢也不斷高漲。原料缺乏，燃料不足，食糧恐慌，商品奇少，出口呆滯，已成了全國普遍的現象。到處停工減產，到處禁運出境，到處有半罷市或半停業的狀態存在。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游資沒有出路，到處亂奔，下鄉南流，如瘋如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娛樂場所，天天客滿。人民心理，勤於消費和浪費，懶於生產和營業。這就是這次幣制改革以後所行的經濟管制和限價政策的成績。這種情形，不僅各地如此，就是這號稱限價模範的上海也是一樣。而上海的搶購風潮還有領導全國的作用，而其規模之大和持續之久恐怕也要算全國第一。從本月初起，人山人海，排隊購買，直到今天還沒有停止。而黑市的普遍存在，即經管當局也已公開承認。限價政策的失敗，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了。

限價政策的失敗，還從盛行物物交換的辦法中表現出來。據十月二十一日大公報所載：「蘇浙內地及漢口等處紗廠，已直接採取以紗易棉方式。最近紗廠所需漿紗的麵粉，就是拿棉布向麵粉廠交換」。「紡建公司現將製粉後的副產品麵筋，供給天廚味精廠做味精原料，而天廚則把它姊妹廠天原電化廠所產的鹽酸和漂粉，換給紡建公司。上海捲烟工業公會現正與菸商業公會商洽，把捲菸換成菸葉辦法。各綢廠亦與絲廠商以綢易絲。手帕、毛巾廠則把手帕、毛巾換棉紗。紡建公司各廠現正搜羅廠中廢鐵，以備向機器廠換取生產器材等」。這些物物交換的現象，足以表示今天工業在無辦法中掙扎的努力，同時也是表示工業界對於當前不合理的限價政策的嚴重抗議，也就是表示限價政策的成敗。倘使限價政策不失敗，決不會產生這些物物交換的倒退現象。

原來從物物交換轉化為貨幣經濟，是人類經濟生活上的一大進步。如今由貨幣經濟倒退為物物交換，顯然是一種違反經濟發展法則的反常現象。在幣制改革以前，還只是鄉間有這種現象；在幣制改革以後，竟擴展到都市裏來，甚至盛行於上海這樣工商業最發達的大都市。這不僅表示限價政策的失敗，同時還表示當前經濟危機的更深入和更擴大，也就是表示新法幣將遭受跟舊法幣同樣的或更悲慘的命運。

最可笑的是經管當局還有意地助長或鼓勵這種倒退現象，以掩飾限價政策的失敗。報載上海經管當局正擬以紗、布、鹽、糖掉換各地的糧食，並「決定外埠商人來滬採購捲烟，必須以米及其他各種農產品運滬交換」。以貨易貨「好像已成了經管當局挽救限價失敗的主要方案。而其結果，不但不能挽救限價政策的失敗，反而加速促成這次幣制改革的失敗。經管當局口口聲聲要「嚴辦破壞金圓券信用的人」，誰知最用力破壞金圓券信用的人就是經管當局。倘

使「以貨易貨」普遍實行，必然要宣告金圓券的死刑。貨幣的主要機能，在國內是充當價值尺度、價格本位、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儲蓄手段。「以貨易貨」的辦法，就是宣告金圓券不能充當價值尺度，價格本位和流通手段。這種不能充當上述三個機能的金圓券，必然無法充當支付手段，更不必說充當儲蓄手段。這樣，金圓券便失去貨幣的一切機能，而變成了一種廢紙。結果，自命擁護金圓券的護法羅漢也就變成了破壞金圓券的頭等罪人。

「以貨易貨」，表面是為着維持限價，保護金圓券的信用；實際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加速破壞金圓券的信用。就是這種辦法，也無法普遍澈底地實行，而且必然很快地要歸於失敗。大公報記者也說：「物物交換的範圍究嫌狹窄，不僅技術上很多困難，而且要配合雙方的需要。有許多原物料則無法換進，或找不到對象。此外各物上漲的幅度高低不同，也使交換的數量不易擴大」。簡單一句話，這種辦法根本不適用於現代複雜萬分的工商業經濟。其理由，在這裏不能詳說。

當前物價狂漲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發行數量的增加，在短短四十天內（改幣後到九月底止）金圓券的發行已經達到九億五千多萬，再加上未收回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通貨流通量至少要超過改幣前五倍，現在至少要超過改幣前七倍左右。有這樣龐大可驚的通貨在市面上流通，物價怎能不漲？第二是物資的大量破壞和減少。內戰是物資的最大消耗者和破壞者，再加以大量搶購，大量隱匿，減產斷流，那可供銷售的物資自然要日益減少。物資減少，搶購的人就越多，物價自然要大漲特漲，何況還加上龐大的通貨壓力？第三是管制不當；釘住「八一九」水準的限價政策以及一切不合理的管制辦法和做法，都是助長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不先消滅這些促成物價上漲的原因，絕對無法限住或穩定物價。這是經濟學上的常識。不幸，當前的經管當局偏偏不懂或蔑視這種經濟常識。因此，物資越管越少，物價越限越漲。過去還只有貴賤問題，如今竟變成有無問題了。

淺見的消费者，最初頗滿意於當局的限價政策，以為這樣便可以保證自己的最低生活。他們不會想到：不合理的限價政策和管制政策，使得一切工商業者得不到利益或虧蝕老本，甚至還要坐牢受罪，結果只有停工減產，賣光掃光的辦法，更使這種情形惡化，甚至根本無法生產或無法進貨。各地當局的阻滯斷流了錢也買不到貨，感受生存上的極大威脅。所以這種引起減產斷流的限價政策，決不是真正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政策。一時的小利，會帶來長期的大害。這是每個消費者都應當認識清楚的。

三 貼補政策和配給政策的不合理

貼補政策是一種輔助限價政策的必要手段。這次限幣制改革同來的經濟改革方案，一方面要釘住八月十九日的限價，同時又要調整國營事業的價格到戰

前的水準，顯然是一個極大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幣制改革後馬上就表現出來，而且引起人民的極大反感，嚇得政府直到今天還不敢明白調整國營事業的價格，只得繼續以國庫貼補國營事業的虧損。

要執行限價政策，必須同時實行貼補政策，兩者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不僅對於國營事業和公用事業有了虧損，應當實行貼補；就是對於民營生產事業有了虧損，也應當實行貼補。倘若既不許它漲價，又不肯實行貼補，那就無異逼它關門倒閉，所以貼補政策必須與限價政策同行。

反轉來說，倘使限價政策行不通，貼補政策也就不應該繼續實行。就原則來說，只有限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有關的重工業和交通事業，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條件之下，才應由國家給與一定的補貼。其他國營事業和公用事業，在原則上應謀自立自給，不應由國家隨便補貼。例如鐵路的經費，應由利用火車的人來負擔，郵政的經費應由託寄郵件的人來負擔，電報的經費應由託打電報的人來負擔，決不應由那些不用火車、不寄郵件和不打電報的人來負擔。誰利用這些事業的次數多和份量多，誰就應該多負擔一些費用。倘使隨便以國庫來貼補這些事業，那就無異叫全國人民來共同負擔它們的經費，叫那些從來不會使用或很少使用這些事業的人（農民、工人及其他絕大部份中下層階級）來負擔不應歸他們負擔的經費。這種貼補政策，使消費者（使用）可以減輕負擔，非消費者憑空增加負擔。而這些事業的消費者，却多半是上層階級和一部份中層階級。極大多數的下層階級，都不能享受這種消費。所以這種保護消費者的貼補政策，實際上是犧牲多數人利益來貼補少數人利益的政策，是違反公道原則的。這些多數人大半是生產者；他們受了損失，消費者最後也不會真正得到便宜，不過其發展過程是間接的緩慢的罷了。

配給或配售政策在現在也是一種輔助限價政策或穩定物價的重要手段。從今年三、四月起，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五大都市開始配售糧食，後來又加上青島。六大都市配糧人口約達一千一百萬以上，每人每月配米一市斗（十五市斤）或麵粉十五市斤，六市每月共需米八十萬市石左右，麵粉一百五十萬袋左右。根據十月五日大公報所載立法院會議中的報告，五大都市（青島除外）配糧，政府每月須貼補二千餘萬金圓券。可見配糧政策，實際上也是一種貼補政策，不過貼補個人而已。這就是說：六大都市的配糧，有一部份糧價是由六大都市以外的人民負擔的。六大都市以外的人民為什麼該分擔六大都市的糧價，特別是六大都市以外的窮人為什麼該分擔六大都市富人的糧價，這是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的。還有，配糧政策的目的是要抑低糧價，就是要犧牲農民的利益（也犧牲到一部份地主的利益）。本來糧價和一切農產品的價格，差不多都連在工業品之下，舉凡在交換關係中已經吃了大虧；如今不抑低其他商品的價格而偏要抑低糧價及一切農產品的價格（糧價既被抑低，其他農產品的價格也就跟着被抑低），更使農民遭受重大的損失。現行的少數都市的配糧政策之不合理，觀此已很明顯。於是有些立法委員主張把配糧範圍擴充到漢口

、西安，也有人主張「全國普遍配糧」。前者不過要擴大享受這種特權的範圍，毫未變更問題的性質。後者好像顧到「平等消費」的原則，其實根本無法實行；倘使硬要實行，必然要逼出全國性的「民變」，因為極大多數的農民和地主根本不要你配糧。

報載上海區經管會導員辦公處於十月十三日開會決定，「自十一月份起，本市實行全面擴大配給，以米、油、布、糖、煤球五種重要日用品為限」。凡有戶籍的本市市民都可享受此項權利。後來又聽說只限於「公教人員、工人和貧民」。不管怎樣，我都懷疑這種辦法實行的可能性，更不能相信它的效果會優良。要實行這種辦法，首先必須如期確實地掌握標準的和足量的上述物資；這在現在是很成問題的，如果貿然地勉強實行，到了將來不能掌握物資的時候，其後果將不堪設想。退一步說，我們姑且承認這種辦法能夠實行，也是不合理的。第一、全國全面的配給制度，在中國根本不能實行；一地的局部的配給制度，決不能有穩定物價的作用。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我們有過這種經驗。在改幣以前的上海，也曾普遍地配過米、油和糖，部份地配給過布和煤球，都不曾收到穩定物價的功效。要想靠上海一地這樣的配給或配售制度來穩定全國的物價，根本是一種空想。第二、上海市民沒有理由可以單獨享受這種廉價配售物品的特權，尤其是上海的富人更不應享受這種特權。這種特權的取得，由於犧牲全國多數生產者的利益，同時也由於犧牲其他各地消費者的利益。這種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的辦法，不是上海市民所應贊同的。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却不可犧牲別人的利益，尤其不可犧牲生產者的利益。第三、由於配售價格低於普通市價，必然要使一部份人購買一些暫時不需要的物品，不用或轉售牟利，因而剝奪那些需用很殷的人的消費權利或購買權利，更加促進物資缺乏的現象。總之，全國人民處在同一經濟體系中，休戚相關，利害與共，應有整個的政策，互相配合與聯繫，不能再回到經濟的封建割據時代。假使整個國民經濟崩潰，上海決不能獨保無恙。拋開全國而單謀保全上海的辦法，實在是一種愚蠢的辦法。

貼補政策和配給政策雖然都好像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但其結果都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任何犧牲生產者的政策，最後都有害於消費者。所以真正要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必須首先保護生產者的利益。

四 首先必須保護生產者

上海的經管人員一再強調地說明他們的使命是「要保護大部份人的利益，得犧牲小部份暴利或既得利益的人」，他們「不惜對少數人作嚴厲處置」，「而使多數人解除痛苦」。他們之中也許有人在主觀上真作此想，希望在這次經營工作中有所作為；可是我們從客觀上看來，他們所做的事實，不但不能「使得多數人解除痛苦」，倒反只有增加多數人的痛苦；他們只在努力拍蒼蠅、捉小雞，並不肯或不敢真正打老虎；他們只犧牲一部份較小的既得利益者去維

護較大的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轟動全國的「揚子國積案」，其當事人至今尚能「逍遙法外」，就是最好的證明。至於盤據津和遼走國外的老虎，更是安然無事，誰也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因此，標榜「犧牲少數人來保護多數人」的人，竟成了「犧牲更多的多數人來保護更少的少數人」的人。這是現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決非這些執行人員所能為力。問題不在這些執行人員，而在現政權的本質。

什麼是多數人？就是直接生產者、扶助生產者、指揮生產者以及一切從事有益社會的工作和一切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具體地說，就是一切農民、工人、獨立生產者、知識份子、民族工商業者、工商從業員、失業者以及這些人民的家屬。

什麼是少數人？就是一切妨礙或破壞生產的人以及寄生於他們之下而毫無覺悟或「助桀為虐」的人。具體地說，就是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封建地主及其幫兇和家屬。

正確的經濟政策，應當保護這樣的多數人，犧牲這樣的少數人。一則因為這樣的少數人的利益是過去犧牲這樣的多數人而得來的，使它「物歸原主」，才合於公道原則。二則因為「物歸原主」之後，才能把過去用於國策投機的資金轉向生產事業，過去歸少數人浪費的物資用來改善多數人的生活。只有這樣的政策，才算得真正保護多數人的利益，也即真正保護多數消費者的利益。

只有生產者才是我們社會裏真正的多數人。社會的財富都由他們生產出來

百孔千瘡的物價管制

劉滌源

在本刊第五卷第六期「論物價的局部管制」一文中，筆者曾明白指出：局部物價管制中各種破綻的嚴重性，勢必與時俱增。時愈兼旬，現在，物價硬性管制在全國各城市出了大亂子，已到了百孔千瘡的境地。事態的發展已極為嚴重：由物價的高低問題，變成市場中物資的有無問題；如這種嚴重局面繼續下去而不及早改善，則會變成人民生活能否維持的問題。

從上海搶購風潮發生以來，全國其他各大城市幾乎都被搶購狂潮所侵襲，受到極大的擾亂，形成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上最混亂的狀態。現在，上海成了物資的「真空」地帶，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陷入了半身不遂的癱瘓境界。以武漢市場為例，一週來，市面上買不到米、肉、油等日用品，市民生活馬上感到莫大的威脅。許多學校伙食團有斷炊之慮；即使勉強開伙，也是上餐接不到下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由於搶購的結果，物價更拚命的上漲，如上等米在一週以前只賣二十餘元一担，現在已漲逾百元大關；銀洋黑市早已存在，但旬日以前與官價相差尚不十分遙遠，現在則已超過米價的上漲程度了。在偷偷摸摸

國家的經費實際都由他們負擔，一切非生產者實際都由他們養活。可是他們今天是被剝削者，過着極低度的生活。他們對社會國家盡了最大的功，但吃了最大的苦。我們為着國民經濟的復興和進步，為着社會國家的前途，為着一般人民的幸福，都應當特別保護這些生產者的利益。只有積極保護生產者的利益，才能大量增加生產，暢通貨運，繁榮經濟，穩定物價甚至減低物價，結果使消費者真正得到利益。不然，「減產斷流」的結果，必然會把消費者逼上死路。

在今天，要增加生產，暢通貨運，還必須保護民族工商業者，鼓勵他們投資生產事業，保障他們的「合法利潤」，並給予他們以一切方便。民族工商業者是今天組織生產、疏通貨運的有益份子；打擊他們就等於打擊生產和流通。結果，對於消費者也會發生極大的不利。

所以真正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必須首先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可是今天的政權，無法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在內戰的環境中，一切「竭澤而漁」，只顧財政的目的，不顧經濟的目的，更不能採取這樣的政策。內戰的龐大消耗和猛烈破壞，必然要使物資減少，通貨越多，物價越漲，經濟危機越深。

因此，我們要實行保護生產者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要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只有首先努力結束殘酷的內戰，全面恢復和平，改變政權的階級基礎，實行真正的民主，使少數人的政權變為多數人的政權。不然，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都會被犧牲殆盡。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現實的最嚴重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值得每個人的注意和考慮。

卅七、十、廿二。

的交易中，賣者漫天叫價，買者急不暇擇，恐懼與僥倖的心理交織着，人都失了理性，近乎瘋狂了。影響所及，黑市價格直線的更往上飛躍。毫無疑問的，幣制改革的物價硬性管制，已收到了許多無法補償的反效果。本文擬將這些問題作一概要的分析。

物價管制所應具備的條件

許多迷信政治力量及槍桿力量，對經濟方面的複雜現象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人，嚮往於英、美、蘇聯、及德國等戰時物價統制的成功，堅信把硬性限價的法實搬到中國來，就可以使十年通貨膨脹的重荷霍然而愈。事實證明這種信念是錯誤的：他們只見到了上述諸國物價管制成功的結果，而沒有見到其所以成功之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所具備的基礎。

上述諸國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機構儘管各不相同，但促使物價管制成功的條件或基本原則是太體一致的。他們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所以能成功；我

們沒有具備這些條件，所以得一個完全相反的結果。茲將這些基本條件加以概括，並作比較如下：

(1) 在社會組織方面：他們全國人口調查辦得很完善；基層組織很嚴密；政府對人民的管理強而有力。所以，物價管制推行時，在政治及社會等方面之阻力較小。而我們呢？連人口總數究有多少，也是一筆糊塗帳。各地方均有些特殊勢力，基層組織鬆弛達於極點。中央政府一道命令，逐層承轉，到地方政府即成了具文。物價管制尤其如此。如此，物價管制成了管大城市而不管小城市，管城中而不管鄉村的殘破局面。

(2) 在經濟結構方面：英美蘇德都是高度工業化，採取大規模企業經營方式的國家；尤其是蘇聯，許多生產事業都控制在政府手中；英國的許多日用必需品主要要從國外輸入，政府緊握此一物資供應之來源。惟其是採取大規模方式的企業組織，物資供應比較的集中，比較的容易估算，容易管制；而不致有零碎雜亂之病。以麵包一項為例，政府控制國內的麵包廠及麵粉廠，是比較容易的。我國經濟結構則完全不同。產業經營方式是小規模的，分散的，管制最不容易。以食米為例，產戶分散於各地農村，統制其供應自不容易。

(3) 在物資需求方面：英美蘇德諸國實施物價政策時，必定同時嚴格限制全體國民的購買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上述諸國中許多日用品都在配給之列，而且消費量都限制得非常之小。反觀我國，全國人口總數都無法確定，遑論以全國為範圍的計口配給制呢？人口調查殘缺不全，自然無法估算出某種貨物的全國消費量；更自然談不上物資需求方面的管制。

(4) 在財政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許多國家以增發鈔票為籌措戰費的主要方法，飽嘗了通貨膨脹的惡劣後果。在第二次大戰中，大體說來，英美蘇德都不再採此種慢性自殺的財政政策。新鈔增發數量有限，社會中不致憑空增加許多新的購買力。如此，只要貨幣流通速度大體不變，物價縱全不管制，也不會暴烈上漲。我國呢？八·一九以前不用說；就在八·一九以後，也在大量的增發鈔票。據政府公告：在幣制改革後迄九月底止，金券發行額即達九萬五千餘萬元；內中收回法幣及東北流通券約計五千萬元，則新鈔增加純額即逾九億元。十月份的發行增加純額諒也不在少數，今後還要繼續增發。市場中憑空增加如此大量的籌碼，怎能硬性的不許物價上漲呢？

(5) 在剩餘購買力的吸收方面：人民所得中，除供消費外，尚有剩餘。這種剩餘的購買力，需要正當的出路；然後才不致在物價上作祟。英美蘇德諸國在戰時都大量發行戰時公債，加以吸取。同時，一方面極力保持債信，另一方面人民對政府也很信任，所以，戰時公債推銷甚為暢順。政府即可將這筆剩餘購買力去應付戰費。這樣，在消極方面可免游資對物價增加壓力，在積極方面可誘導剩餘購買力作有益的活動。我國情形，根本不同。幣制以前的情形不必再追溯。幣制改革後，出售國營事業股份成效極微，發行短期庫券銷路不佳，出售剩餘物資及敵偽產業則或杯水車薪，或緩不濟急。而因大局不安定，及

管制不合理，生產事業萎縮，游資更難導入生產事業中去。這樣，游資在市場中泛濫，大家提心吊胆生怕多存紙幣，於是大量搶購物資。這次各大城市中搶購風潮中的瘋狂程度，即可說明剩餘購買力沒有正當出路的危險性。

(6) 在順應營利心理方面：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工商活動是以追求利潤為動機的。英美德三國的經濟統制中，都顧不及了這一點。希特勒政府在開戰以前即實行統制經濟，曾明白規定股息 (Dividend) 為六%。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為了鼓勵生產者努力增加生產，准許其將對政府供應數量以外之部分，另以市場價格在普通商店出售。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惟有一方面顧及並保障工商業的合法利潤，另一方面禁止過分利得，才能使物資之生產與運銷，得以長時期的圓滑進行。反觀我國，不問八·一九的各種物價是否合理，一律以是日價格作死硬的限價標準。蔣經國氏更明白承認：物價管制中須有些人佔便宜，有些人吃虧。這樣要使物資之生產與供應照常進行，自然是不可能的。

此外，英美蘇德人民的守法精神、道德水準、與教育程度，都已臻於相當高的境界，實對經濟統制與物價管理有極大的助力。我國在這方面都有遜色。總之，惟有具備上述諸項前提條件，才足以保證物價管制之成功。假若條件全未具備，或殘缺不全，而政府要對物價作硬性的規定，不許上漲，其必然的惟一結果即為招致混亂，促使物價的更加暴烈上漲。

適得其反的惡劣效果

在立法院物價檢討會中，王雲五氏列舉下列四項補救辦法，即(1)增加生產，(2)節約消費，(3)疏導物資，及(4)控制游資。(見十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這四點，算是面面俱到。但是，這是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政府屢次宣告而無具體成就的四大問題；而且通貨膨脹的程度愈增加，即愈難解決的四大問題。這十年來，國人對這四句口號式的原則，已聽膩了。這次幣制改革，原也寓有這些方面逐漸改善的希望；由於物價管制的不當及其他許多原因，使這些希望都一一消逝。物價管制的原意是在求物價之安定，進而求整個經濟之安定；但結果適得其反。茲將這些事與願違的惡劣效果，分析如后：

(1) 在增加生產方面：政府屢次宣布要增加生產，但這次物價硬性管制使國內工業生產差不多到了空前的不景氣狀態。主要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橡膠業、鋼鐵業等，無不發生減工現象。目前工業生產主要困難有二：一為原料缺乏，二為限價不敷成本。前者主要由於限價太低，而原料產地價漲，致來源阻滯；後者自為硬性限價政策之直接的惡劣效果。當局答應對於原料困難無法解決，擬實施原料配給制度，但現尙未開始。至限價不敷成本一點，以上海區情形言，則蔣經國氏要大家犧牲自己以成全自己，忍痛繼續生產。但犧牲總是有有限度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大環境中，不計及生產者之利潤，其必然

的結果為生產緊縮，物資減少。希特勒實施統制經濟時，猶顧及此點；我國物價管制者能有比希特勒更大的魄力嗎？此種硬性限價的辦法如長期繼續下去，將使受限價之各種工業逐漸萎縮下去，終至完全關閉。對我國民族資本之發展，當為一大損失。

(2) 在輸入生產器材方面：增加國內生產，需要從國外輸入大量的生產器材及原料。政府的盤算據說如此的：幣制改革後收兌的金銀外幣，移充發行準備，不提充輸入必需物資之用；至生產所需之生產器材及原料，則由民間移存金銀外匯來輸入。輸入限額自第七季起，以第五第六兩季標準，再核減至少四分之一。但是，在限價的規定下，以外匯市價計算，輸入國外物資將大虧其本，致走私進口近來也大見減少。所以，在限價政策之下，人民自備外匯輸入生產器材及原料，已差不多陷於絕望了。

(3) 在增加輸出方面：政府是極希望增加輸出，以增多外匯頭寸的。但我國輸出主要以農產品為大宗，如桐油、茶葉、豬鬃等等，產地分散於各鄉村。限價政策在鄉村毫無效驗，照常的自由漲價。這樣，輸出品產地價高，而官定匯率不變，輸出業者以高價從各地購收產品，輸出後依官價匯率結得金元，即須賠本。所以，這種區域的限價政策推行到盡頭，將使我國正常輸出完全趨於停止。

(4) 在節約消費方面：政府三令五申要勵行節約，更推行各種方式的節約運動。但事實上，在消費方面，限價政策剛好發生一種適得其反的效果。通貨數量增加，市場中憑空增加了許多新的鈔票。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貨幣流通速度大體不變，物價應任其與貨幣數量之增加依同一比例而上漲，才不致使人民對物資的購買力有所增加。現在，政府一方面增加發行數量，另一方面又將物價凍結，則人民將原已發行之鈔票總量，依限價購買物資，自然可將各商店的物資搶購一空。在限價及搶購聲中，自然會發生貨物退藏的現象。這種貨物退藏暫時不賣，在某意義上講，倒有保留一部分物資以調節時間上供需的作用。而當局却又執行了嚴格檢查存貨的辦法，所有認為超過合法數量的存貨，都強令出售。此種措施因為取締囤積減少物價上漲壓力，但其結果會使已有一點物資提前賣出，加速經濟危機之來臨。這種只管物價不管人民手中鈔票數量的辦法，將使市場上的物資，加速的被人民的新增鈔票搶購淨盡；推其極，將使整個市場完全停擺。

(5) 在疏導游資方面：政府口口聲聲說要疏導游資，而事實上適得其反。幣制改革以來，游資大量增加。其主要來源（自然尚有其他次要來源）不能不歸諸因收兌金銀外幣而發行的通貨。截止九月底止，此項發行增加額約為六億元（見第二次檢查公告）。這數目不為不大。而限價政策使生產萎縮，則游資自難與生產事業發生關聯。這樣，政府一方面因收兌金銀外幣及國庫開支放出巨大的籌碼；另一方面一般工商業因出售貨物後不能立刻補進必需原料及同樣製品，手頭所積存的現款也就堆積於市場。政府只注重金銀外幣之可貴，而

不知大量增加游資之可畏。政府只注重限價之必須貫徹到底，而不知在硬性限價下，游資更無出路，更無法加以疏導。

(6) 在補貼公共事業及都市配給方面：政府原希望幣制改革後能減少在這些補貼方面的開支。現在，在維持限價的前提下，政府失却了過去隨時調整公用事業價格的根據，使各公用事業虧累不堪。同時，都市配給制繼續存在，補貼自然仍須國庫負責。以上海為例，據說已大批派員赴各地收購米、油等日用品，產地價格遠較上海限價為高，這差額自然只有由政府負擔。限價愈持久，兩者價差愈大，補貼額也愈大。

(7) 在各市場間物資交流方面：幣制改革前，全國各地物價水準高低不一。幣制改革實施之初，採行全國劃一的辦法，結果物價高的地區大體保持原來狀態，物價低的地區則一律依金銀兌換率，向高的水準看齊。到限價政策出現破綻以後，各地管制當局採取物資禁運——一種最原始的經濟管制措施，把全國各地市場用人為力量加以支解與分割，遮斷各市場間物資的自由交流作用。管制愈認真的區域，此種遮斷政策也愈徹底，區域的經濟孤立所產生的惡果也愈嚴重。

(8) 在價格安定方面：限價政策原在求全國物價安定，但事實上，在物價問題本身方面的結果是這樣的：第一，在廣大的鄉村與小城市，物價漲落完全自由。第二，在限價政策執行比較澈底的上海，檢查存貨認真，物資被迫依限價賣光，全市成為物資的「真空」城市；管制當局比較有權力與財力，可向產地收購日用品，來填補城市的食用。第三，在限價實施而無法澈底的其他大城市，如武漢等地，搶購風潮中，物資退藏起來，日用品如米、油、肉等均買不到；當局權力及財力遠較上海區者為小，差不多束手無策。報載武昌湖北省立中學無米開伙，去請省政府幫忙，結果省府也是愛莫能助。即此一例，可見其他。在日用物資與銀洋的爭購中，賣者漫天喊價，買者不問貨色，不問價格，欣然接受。這種半公開的漲價較政府明白承認其漲價，在程度上猶遠過之。總括的說，限價政策實收到適得其反的惡劣效果。在幣制改革以前，只有物價高低問題；現在則變成物資有無的問題。限價政策之本意在求經濟安定，其結果足以擾亂經濟，而且擾亂程度之大，為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所僅見。由物價問題，演變到城市人民不能繼續生活的問題。影響所及，將使經濟崩潰提早降臨。十年來採行通貨膨脹政策而不嚴厲管制物價，是一種慢性的經濟自殺政策；現在，通貨膨脹的程度並未改善，而又推行「局部的」物價限制，使經濟急轉直下的惡化，實為一種急性的經濟自殺政策！

。三七、十、二十、珞珈山

本刊歡迎讀者

直接定閱

工業化的利弊

劉緒貽

讀了潘光旦先生「工業化與人格」一文以後

從前在母校裏，潘光旦先生是我敬愛的師長之一；他所時常談論的博雅教育、通才論、優生學等等，也是我衷心贊同的。但近年來我的想法有許多改變，上星期六讀了潘先生在「觀察」五卷七期上發表的「工業化與人格」一文以後，覺得有許多可以提出來討論之點，因此禁不住寫這篇短文，來就教於潘先生以及讀者。

潘先生認為工業化的弊病有兩個特徵：「一是它們根本從機械式的生產方法產生，是工業化過程中內而在無法撇開的一部份；除非停止工業化，除非取消大規模的機器生產，這些弊病也就無法祛除；二是這些弊病所牽涉到的不止是服用便利與體格健康的一類問題，而是更基本更久遠的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問題。」這種問題的起源，潘先生認為是由於「機械式的生產方法」，使工人的能力沒有全部發展的機會；窒息工人的特殊才能與興趣；抹殺工人人性中遊藝與創造的要求，由於此種緣故，工人的人格被剝奪了，變成了機器的奴隸。

工業化有他的弊病，這一點我和潘先生同意，但是我們要問的是：是否因為工業化帶來弊病，我們便不要工業化呢？答覆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我們此地因篇幅限制，不能詳細加以討論。不過從常識判斷，想潘先生是不會想從工業時代回到農業時代去的。不獨潘先生，就是其他中外正視工業化弊病的人士，也從不會不加保留的反對工業化。所以從潘先生的文章裏，我們只能找出限制工業化的意思，而沒有完全反對工業化的意思。

既然需要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弊病又是不可避免的，然則，是否限制工業化的程度便可以祛除工業化的弊病呢？從潘先生的文章，我們得不到正面的答案。因為工業化涵蘊大規模的機械式的生產方法，而大規模的機械式的生產方法，又必然的帶來潘先生所說的弊病。然則限制工業化的程度，頂多也不過「減少」工業化的弊病而已。至於此種「減少」，是否所得能償所失，則我們的意思也許和潘先生的不同。其所以有這種不同，我以為這是因為潘先生只看到了工業化對於人格不利的影響，至少是太重這種影響，而忽略了它的有利的方面的緣故。

任何一個從事於工業活動的人，即使是工人也好，其人格，可以大體分為兩面：一面是在其職業活動中養成的；一面是在整個社會中養成的。一個工人，在從事於生產勞動時，他的思想行為，固然不能脫離機械的影響，但是除了工作的時間以外，其餘的時間，他可以從事於與機械式的生產方法毫無關係的活動，例如：看戲、釣魚、讀報、打獵、訪友、與家人團聚等等。在職業活動

中，由於工作的呆板機械，支離破碎，工人的人格固然可以受到凌遲宰割，漸漸變成機械的奴隸，但是離開了工廠，他所生活的社會，是一個工業化了的社會；工業化了的社會之中，因為大量生產和價格降低的關係，有許多東西是可以幫助工人發展人格的，也就是增加工人「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使之不僅作機械的奴隸的。比如在美國，因為收音機的普遍，從前僅是上層階級才能享受的古典音樂 (Classical music) 和大歌劇 (Grand opera)，現在工人們也可以享受了。閱讀報紙，討論政治，關心選舉的工人，在美國也愈來愈多。這不過是舉例而已，其實，我們只要把美國工人和中國農人比，我們似乎只能說中國農人的人格比美國工人的更簡單，而不能說中國農人的人格比美國工人的更「健」「全」。這就是因為在工業化的社會之中，工人人格所受職業活動的壞影響，可以由社會生活中所受的好影響來補償的緣故。

說到這裏，我們似乎應提一聲，我們是不太同意潘先生對於工業化的籠統估價的。潘先生認為工業化所標榜的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準與增加一般人的生活福利，其所提高與所增加的「祇」是一些「尋常的器物之用」，這是有點抹煞事實的。工業化所提高與所增加的固然或許「偏」於「尋常的器物之用」，但是，隨着工業化而來的人民知識程度的普遍提高與欣賞音樂機會的增加等等，我們能說是「尋常的器物之用」嗎？何況，物用是人格發展的基礎，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物用的問題不解決，人們是沒有餘力去講究「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的。

尤有進者，工業化的過程也就是人力解放的過程，所以工業化的程度愈高，人力解放的程度也愈高。人力解放，同時也就是閒暇的增加。一九四七年來，美國已有許多工廠一星期只作五天或四十小時的工。這種閒暇的增加，一則減少工人職業活動的時間，使工業化對其人格的壞影響減少；一則增加其非職業活動的時間，使工業化對其人格的好影響增加。這種趨勢，愈來愈明顯，前途還顯現着更大的希望，使我們更相信似乎沒有限制工業化程度以減少工業化弊病的必要。

其次，潘先生以為工業化對人格的影響，不獨會使工人變為機械的奴隸，而且「從機器的奴隸開始，中間成為制度的奴隸，團體的奴隸，最後成為野心家的奴隸。」這種說法也是相當牽強的。做制度與團體的奴隸，這是原始民族和現代民族同有的，並不僅是受了工業化影響的工人為然。有許多人類學家，還認為在這一方面，現代人比原始民族要好得多。至於說到做野心家的奴隸，我們把現代的產業工人和農業社會中的一般人民比較，究竟是那些目不識

中國在聯合國

(聯組(聯合國)通訊之一)

何永信

丁的農人容易被野心家控制與利用些呢？還是有相當知識水準的工人？不用說自然是前者。所以產業革命以來，下層階級的覺醒才日益普遍而深刻，使統治者應付為難。潘先生以德、義兩國為例，說明工業化是導引人民走向「奴役之路」的開始，如果這種說法可靠的話，那麼，工業化程度更高的英國、美國，甚至比利時的政治制度，應該比德、義兩國還要集權化些。但事實不然。根據潘先生文章裏的意思，這也許是因為德、義兩國有野心家嗎？她們國內甚至還有法西斯的組織哩！所以我們認為，德、義兩國的集權政治，各有其複雜的歷史社會背景，即使與工業化稍有關係，也絕不會像潘先生所說的那樣密切，潘先生加給工業化的這種罪過，實在是相當冤枉的。

最後我們要說明的是：潘先生認為工業化帶給人類的好處「只便宜了少數的人」，這句話似乎也略帶語病。我們的看法，以為工業化帶來的好處，人們固然未能平等的享受，但不能夠說「只便宜了少數的人」。蘇聯的情形我們知

道得太少，暫且不說，但即使是在美國，貧富的懸殊固是事實，然而大多數人都多多少少享受了工業化的益處，則是很顯然的。這只要把美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和中國農民的生活比較一下便可知道。不過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美國的經濟制度是完善的，是公平的，從分配的不合理看，美國的經濟制度還大有改革的必要。我們只是用美國為例，說明工業化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至於工業化社會中的人民大眾不能平等的享受工業化的利益，那不是工業化本身的責任，我們當別求病因。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有些非工業化社會中財富分配的情形便可明瞭。比如印度，尤其是從前的印度，中世紀時代的歐洲，六朝時代的中國，社會上貧富懸殊也是十分厲害的。所以沒有工業化，我們也不能擔保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如果我們要求公平，只有從分配方面去着手，假使分配有了辦法，則第二步我們要問的是：有多少東西可分。如此，我們又不能不吹噓工業化了。

三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於珞珈山

聯合國組織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按

簡稱「聯合國」，會引起人們誤以為他是個國家，究不知仿照「聯組」[「行總」]之例，叫她做「聯組」。至於英文簡稱 United Nations, 「國」之一字是雙數，可無誤會)是個無地盤，無可以叫做自己的收入，無武力，現下甚至無房子住的孤兒。其經常辦公的祕書處是借人家的一個工廠舊址，離紐約城有三十多英里，其地叫「成功湖」(Lake Success)，但並無湖沼在那裏。那工廠原是美國 Sperry 公司用以製成「方向儀」(Gyroscopic) 的，既然是工廠舊址，便不怎合一個外交團體辦公之用。裏面的辦公室，都是用木板開的，這屋講的話，旁屋聽見，所用的光線是白尼安燈，辦公人員經常差不多看不見日光。這會址有兩個大會堂，一為安全理事會會議廳，一為託管委員會的會議廳，裏面的陳設，比我們有些中山紀念堂還不如。Sperry 公司雖然把他前座的一樓租給「聯組」，但仍保持着後座的一樓為工場用。來參觀「聯組」的人，免不了動用照相機，藉留紀念，又免不了把後座之一樓也照一照。當美國逮捕共黨情勢緊張外務部人員又發表「聯組」內有很多從外國來的間諜的言論時，這些把後座樓照入鏡頭的遊客們，便倒了霉，被認為「間諜」，「間諜」。一「聯組」是在這種氛圍下工作，所以有人當他頭一次看見這聯組會址時就向人說：「這個能保持世界

和平嗎？」(現在「聯組」預備在紐約市東城建立永久會址，美國也借了錢來，看圖樣是相當大氣魄的，但還遠未蓋成，所以是後話。)

「聯組」之能否維持世界和平，在數年前牠尚未成立時，中國已經有人在報上(可參考大公報一九四五年三月間一為向舊金山會議獻議)之幾篇文章)指出牠是不行的。但實際放驗的時機到了。為着柏林封鎖，蘇聯在那一邊，美英法在這一邊，正在安全理事會內猛烈抬槓。蘇聯仗着否決權的武器，不怕這事件出來在安全理事會吵鬧。在會場上吵鬧的只是這四個國家，都是公說公理婆說婆理，其他六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中國、阿根廷、加拿大、哥倫比亞、敘利亞、及比利時——却緘口不言，贏得個「六不響」(Six Not)的尊號。

「六不響」中，有五個是非常任理事國，牠們是中小國家，欲哇哇哇哇哇，其力有所不逮，惟中國是個當任理事國，五大強之一，五強中之四已在那裏大嚷，而中國却噤若寒蟬，自甘俯於小鬼之林，視虎狼之舞爪張牙恍如馬戲。本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任何兩國發生糾紛，其他國家必爭着來做和事老，以增加其在國際中之地位，無論成功與否，做和事老的國家總可以博得國際間的一聲喝采。今美蘇在那裏抬槓，而中國為五強之一，能做和事老的角色者，莫過於中國，做和事老的時候莫好過於今日，

然我國駐聯合國組織的代表却一聲不響，非修養有素的人，莫克臻此。(最近的消息是「六不響」中比利時加拿大，及中國是幫美國，哥倫比亞，敘利亞，及阿根廷則不肯得罪蘇聯情願中立。我們的外交已由崇高的和事老地位降下一面倒的跟班地位了)。

南非洲虐待有色人種，其中包含黑人，中國人及印度人。印度駐「聯組」的代表潘迪亞夫人曾在這裏慷慨陳辭，指摘南非之不當，博得多人之同情及國際之好譽。今中國在海外的華僑，多過印度，其受虐待的情況，慘過印度，其被虐待的地區，不限於南非之一隅，舉凡荷屬印度、英屬馬來亞、法屬安南、甚至在暹羅印度的華僑，靡不受當地的政權或其土著搶的搶，燒的燒，殺的殺，全球的華僑莫不啞口無言，哭訴無門，然未聞我國駐「聯組」的代表曾呼過一聲，發過一眉，瞪過一眼。

「聯組」自己沒有地盤，即是沒有抽稅的對象，所以沒有自己的荷包。牠每年的經費都是靠五十多個會員國每

國給一點，湊成一筆以應開銷。牠最大的開銷是有着千餘二千的僱員的祕書處，這些人的薪水都是靠各國每年繳納「聯組」的會費，所以祕書處用的一個職位的成規，是所用屬於某一國籍的人數，要按比例地符合該國每年所納的會費。中國所繳的會費每年三十多近四十萬美元，惟現在「聯組」祕書處所僱用之中國人數，遠未到我們所納會費

的比例；雖則旁的國家早已達到了。然洋人看見中國人好欺負，秘書廳僱用中國人員不但不肯達到正當的比例，反而遇到裁員時首先把中國僱員裁掉。去年我們代表團之某代表曾在會議上偶然說到秘書廳之關於保障人權的一部門用錢太費。這部門的主管人是個法國人，他的答復則為「過不了幾天把一大批的僱員（內多數為中國人）裁掉！我們的代表團視若無睹。惟所裁掉的裏面有一個是巴西人，巴西的代表團却不肯視若無睹，即行抗議，說不能隨便因某一代表批評到該部門用錢太費，即行不由分說，不問那僱員平日的工作成績若何，而遽行裁掉。抗議的結果為秘書廳不能不收回成命，重僱那巴西人，而因為收回那巴西僱員，遂不得不收回中國的僱員。我們中國人竟因由巴西代表的抗議而佔了一點便宜！

有一秘書廳的中國僱員向人說：「我的上司對我說：『秘書廳所僱用的中國人都不大行，只有你行』』有人便問他道：「你對於那上司的話有生氣沒有？」答：「沒有」。那人便向他道：「你應該生氣的。你應該知道上司說其他中國人不行也就是說你不行，你應該抗議，不引他的話為榮而引之為辱。你假如抗議，而同時每個中國人在人家說到中國人不行的時候，都去抗議，以後便沒人敢說中國人不行了。其實秘書廳的中國僱員不比別國的壞。中國僱員中容有一二敗類，惟別國僱員的敗類恐怕更多。但他們不敢面說別國的人而却敢面說中國人，正因為我們中國人中有有些人得了洋人上司的一句好話便受寵若驚，對於其他中國人挨罵受屈，便裝不聽見，甚至幫著洋人來罵自己家人！豈知道這種戰略對於你這個黃臉中國人，並無甚麼好處。」

是的，在國外，中國人的根本毛病，就在他們不是黃臉。人們之所以不敢欺侮黃臉，正因为你如動了一隻黃蜂，其他全巢的黃蜂都來刺你。我們中國人太文明了，太個人主義化了，自己的面孔雖黃，然却不肯或不知道應該去做黃蜂，結果只好去做馴羊，一個一個地任人宰割。

最近「聯組」秘書廳開除了一個相當高級的中國職員（表面上當然算係他自己辭職），事情發生的一天，由秘書長賴伊親自用電話告訴中國代表團的總代表。這高級職位原算是一「政治」差事，照例由一國的政府推荐，而且只能由政府推荐，秘書廳鮮有不接受的。總代表如係「黃蜂」主義者，看見本國的高級國際官員丟了差事，一般人以為他總會說道：「等我查查看，如查明不是這官員的過處，則我保留抗議及要求收回成命的權」，這丟了差事的中國官員無論是總代表的朋友也好，仇敵也好，在那種場合下

，為着國家利益，我們以為他總會說那類的話的。誰知道總代表口袋裏有兩個私人，一聽見空了一個好缺，便也查查明抗議等等拋出九霄雲外，連忙把他那兩個私人弄上去，任秘書長揀一個，那丟了差事的中國官是否受了委風，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國家由他這種行動所受到的後果，好像簡直不是他的事情。

我們的總代表這種舉動，正中那秘書長的心懷：一則可以免去查明真相抗議收回等等麻煩，二則總代表所荐的人是兩個而不是一個。如係只是一個，則照慣例，秘書長非要不荐，因為那缺是個「政治」缺，必須由政府推荐人的。今推荐的人有兩個之多，勢不能不從中挑選一個，挑選則必須審查資格比較一下，而這種工作係人事處的事。秘書長便說：「好；請他們把履歷表填上，我發下人事處審查」。這一審查，就耗幾個月，至今尚未審查出來，據裏面人說，這缺點恐怕是讓牠空起，中國人要補這缺，恐無希望了。總代表的手法，太過高明，舉一個則秘書廳不能不要，主動權操在中國；舉兩個則要讓他們審查，審查後又要人事處簽呈，簽呈後又要秘書長批准，批准與否，權操在他，主動權已旁落給人家。於是中國雖每年買幾十萬美金給人，而坐視好東西一件一件被人家拿走：這是我們今日中國的外交！

紙還是買不到，真是急死人。照正常的情形，原料一面用出去，一面應當補進來。現在我們已經整整六個星期沒有買到紙，這樣下去，勢將油乾火熄。

我們還沒有決定怎麼辦。現在我們先要求作者體諒我們，文章希望不要太大。我們可能甚至連十六面都不能維持，所以五千字以上的專論和四千字以上的通信都將使我在編輯上感到困難。

有一位讀者建議我們改排成報紙的格式，不再排成雜誌的格式，這就是說，排成一張八開的報紙式樣，全部排六號字，不用鉛條，如此，紙可節省一半，而文字仍可容納四萬字。這個辦法，當然是很不得已的，一方面已經失去雜誌的形式，一方面對於將來裝訂訂本時也有很大的困難。但是這位讀者認為：讀者主要的要求是讀觀察的文章，其餘的條件在必要時都可放棄。我們並不願意這樣做，但事實上現在已到了極艱難的地步。還是維持原來的格式呢？還是節省紙張下來多出幾期呢？我們十分懇切的希望各地讀者表示意見，以供我們參考。（我們仍當盡最大的努力去解決紙的困難。）（編者）

編後

（上接第十頁）我們略一分析，便知道目前形勢與半年前陳銜交接時大不相同。最主要的，第一、國內戰場擴大，西邊關西，東至沿海，北起長城，南達江漢，無處無共軍的蹤跡，亦無處能避免主力作戰。共軍擅於突擊，專門以大吃小，國軍處此：疲於奔命。兵法「割人而不受割於人」，國軍却是背道而馳。第二、「死子」日漸增多，半年前的死子，尙祇長春、瀋陽、錦州三處，今日則加上太原、大同、保定、承德等多處，其中如臨汾、洛陽、濟南等已被共軍陸續吃掉，當局一方面要保護現有的死子，一方面又不能預防新死子的產生，日積月累，死子愈多，正像聖誕老人的包裹：越背越重，最後還是趕做孩子的禮物。第三、濟南易手，戰局大變，一國民黨喪失濟南，就等於喪失像西班牙一樣的山東省（合眾社），自今而後，共產黨要到了何處，就到何處，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沒有什麼阻擋了（聯合社）。此外，濟南之失，除了影響關內戰局，對於東北，關係尤大。山東不再是軍事運輸管，華北不再是東北的後備軍，此後的東北，將道道地地的變成「孤島」了。以上分析結果，證明以半年前的眼光，衡量東北的今日地位，是完全錯誤的。

也許有人還寄希望於遠西大戰的勝利，或者幻想營口海路的「暢通」。事實上，錦州即令失而復得，海路即令暫通，對於整個東北前途，並無補益。北方報紙最近透露傳作義將兼轄遼西軍事，又云將統一華北東北指揮，雖經「華北剿總」否認，其事亦非無因。蓋傅氏為人，外質樸而內自喜，如果兼轄二區，力雖未必，心非不願。據云總統留平，即已此事垂詢，實施與否，當視遠西之戰而定。萬一戰勝，則可視為「小康局面」的持續，如果失敗，則「壯士斷腕」，政府當不惜一痛。屆時，傅氏一遙領「東北，或屬可能。至於殘餘部隊，一部抽調入關，鞏固華北，一部南調華中增援其他戰場，亦係意中事。

總之，拖延經年的東北，已經達到政府「攤牌」的時侯了，棄之雖然「可惜」，食之轉覺無味，抄勺楊修的語，「晉知王欲還矣！」（十月十六日於北平）

可能的發展

假如你怕將來有一天買不到本刊，（像上期本刊在上海，星期六當天報攤就都賣完了！）假如你認為零售本刊實在太不合算（在外埠，書商將本刊的售價抬得非常高，西康賣到六角一冊，台灣賣到台幣五百元一冊，最好的辦法是向本社直接訂閱（定戶提前一週寄出）

宋子文治粵一年

木艮

(觀察廣州通信)

十月三日是宋子文主粵的週年紀念日。這天他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他總算對得起廣東人。此外，在省新聞處主權之下，穗港各報，發表歌功頌德的文章，是日赴官舍道賀者，中外人士絡繹於途，極一時之盛。

當去年宋子文南下主粵時，就有人說這是建設「戲園」大後方的「一張「王牌」；但「王牌」擺開了一年，却無法挽回這個每况愈下的局面。記得在宋子文就任之初第一次出席省參議會時，他就拍拍胸膛說：「請各位相信我，我這次返家鄉係為桑梓服務，我沒有成見，也沒有黨派，請相信我。」把事情幹好，三個月後把治安弄好，六個月後人人有飯吃」。同時他更在招待記者會上，把解決水災善後各問題、維持治安和恢復交通、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為治粵三大施政方針。又說：「為達到理想，應針對以前失敗地方做去」。但今日擺在廣東人

面前的現實環境，一年

前宋子文所開出來的支票，都未能兌現。先說治安。宋氏一再強調「治安第一」，他說：「今日主要的是剿匪問題，如果剿匪問題能成功，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如果不能成功，那一切就成為空談」。宋到任後，先把「中央系一軍人黃鎮球中將充作副手。他又實行了黃氏的分區清剿、軍政合一的計劃，將全省劃分為九個清剿區（最近由江市之變遂成立第十清剿區），由各區行政專員兼任清剿區司令官，把區內軍政大權集中於一人身上，以便適切處理「剿匪」工作。增強警保兵力是宋子文自誇的得意成就，他說：「在這一內，本省武力已經增加兩倍以上，故惟一精銳國軍六十九師北調後，地方治安仍保一律維持，如非強編保警武力，恐治安更不堪設想」。一年來他不但把羅卓英任內原有的十個保安團，加以整補外，並擴編六個與國軍編制一樣的保安團，和配屬於各清剿區的十一個獨立營，一個工兵營，一個炮兵營，一個汽車大隊，及游擊總隊。又把駐於廣九沿線的國軍一五四旅擴編為美式最新國防師，最近並決定擴編三個同樣的師及三個旅，又成立一個幹部訓練班，培養優良幹部，此外又成立了一個無線電器材修繕庫，最足以令廣東軍事當局引為自豪的是宋子文的陸軍空清剿計劃。中央最近撥粵省剿匪用的炮艇（二百噸至三百噸）數量為廿五艘，另外四噸的登陸艦「中興」號和過千噸的炮艦「美英」號，「美中」兩艘，廣東的第四軍基地司令部運用。粵省府又在香港直接向外商購入軍火二百噸，向美國以每架三千元價值購同能在窮鄉僻壤中的池塘及禾坪上即可升降的水陸兩用小型偵察機六架，用以應付共軍的流竄戰術。宋氏就在就職週年的紀念特刊裏說：「一年來擴編整補各保安團及各機構所需經費，均經另籌來源，或呈請中央撥付及補助，未曾增加本省人民負擔，是為本

省治安措施之一大特色」。但三十七年度下半年粵省全省預算數，以警保費為第一位，約佔總額十分之八。三十七年下半年田賦征實數，由每畝六斗五升增至七斗五升，內規定每畝撥一斗五升為全省警保費之用，還有已開始征收之自衛特捐，最近決定征收的戲園附加稅。如果再加上正如宋氏所謂另籌來源，或呈請中央補助的經費，則可知今日廣東用於治安上的經費，是怎能龐大。一收獲的勝利却是：由去年九月行統計全省的「匪數」共一萬四千人，經過年內大小一千八百餘次「剿匪」戰役後，竟剿出擊斃匪共一萬四千餘人，擊傷匪共七千餘名，投誠自新者計一萬五千餘人這個數來。此外更有蕉嶺縣城之陷，湛江市（前廣州灣）之變，沙魚涌被包圍之變，這些都是使官廳之變，這都是使官廳不能諱言之治安嚴重。

「匪患」猖獗的事實。各江的輪渡被劫時有所聞，建設廳長謝文耀說：「全省公路無一場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時全省建設之公路一五〇〇公里，惟迄今則一籌莫展，主要的乃因治安欠佳」，這就是我們的宋主席主粵一年來的所謂「維持治安和恢復交通」的情形。

說到吏治問題，宋子文到任之初，曾以身作則打破了傳統的官場「五日京兆」的陋習，只帶了一位秘書長上場，出納庶務一概沿用舊人。宋氏又於去年十二月組織縣長甄審委員會，由各機關法團及社會賢達，共同參加甄審決定派用，以示縣長人事公開。據統計參加甄審人數有四百〇五人，經甄審認為合格者有一百二十九人，已派出者有六十九人。又成立青年就業輔導班，甄拔優秀青年人才，以充實行政及實業幹部。第一期學員均為本年春秋兩季省內公私專上學校畢業生，經考取後入班的共一百四十五人，由八月一日至八月廿一日施行輔導課業，於九月四日依據各人原習科系及工作志願，分別配派於民、財、教、建四廳及田糧會計兩處見習。這就是宋子文一再自譽的「就地取才，絕對不任用私人，不浪費公庫分文」

的吏治整頓與確立健全人事制度的原則。但縣長甄審委員會於本年八月在各方責難其甄審漫無標準之下而宣告閉門，而青年就業輔導班之結業學員，又有改派往待遇低於省級機關達一半之縣級機構服務之說。縣長因貪污而被告的數百人以上，而予以扣留者僅有三人，將案移送法院偵查者亦祇十四人。去年就開始清查的實業公司、順德糖廠的舞弊案件，到今天竟沒有下文。就是宋氏自己本人在就職週年招待記者會上，也不否認目前廣東官場風氣之壞，但他認為此種壞風氣非自今日始，在羅卓英主政時即已存在，甚至數十年前即已如此，非朝夕之間所能改變。

財政問題本來是宋子文第一拿手好戲。他是哈佛大學出身的經濟博士，一九二五年廣東時代，他以一省財力支持了整個北伐的龐大軍費，是在民國史上永垂不朽的。但擺在目前的廣東財政，是省府裁員百分之十五，公教人員支薪打個八折，政費羅掘俱窮，十月份公教人員公糧，因各縣欠賦尚未征起，而欲改發代金

也沒有辦法。省有之收入，土地稅二成（包括田賦），營業稅五成及契稅二成五附加，目前仍不足應付實際支需。所有公教人員生活補助費，仍須賴中央補助。廣東是一個缺糧省，宋子文到粵後，自認為對廣東人的第一個大貢獻，是組織廣東省糧食經理委員會，籌劃辦理運糧回粵調節。他在就職週年晚上向全省父老耆儒時得意地說：「對於本省糧食問題，因起始即充份籌劃準備，故本年青黃不接之際，民衆從未感受糧食恐慌」。在廣州鬧到滿城風雨，而為留京立監委員與黨方人物抨擊宋氏的廣東省銀行奉宋氏命令於改幣前夕套取港匯五十九萬元的事件，宋子文說是用來購辦暹米供給供售，以公款辦公物，自稱毋可置疑。並謂如要問應否買港匯，則要問廣東人應否購糧。又謂渠並非不知古人明哲保身之道，但為了免除糧荒，故不怕罵會，不怕攻擊。但看今日廣州的糧價，黑市的價格超過由「經管處」一物價審議委員會所評定的二十二元公價達十元之多，而評定出來的所謂公價，却又超出一八一

九「價格百分之八十。從上述的數字看來，可以顯看出糧食價格奇昂的重担，是怎樣加壓在今日廣東同胞身上的苦況！

發揮華南經濟力量，以支持北方的軍事發展，是宋子文南下主粵時的主要使命之一。他帶來了一大批外籍技術顧問，甚至連在抗戰期間，指揮日僑華中的南京、揚州、蘇州、常州、無錫、南通、寧波、杭州、蚌埠、徐州、漢口、安慶等十二處政治經濟機構到搜括物資的日本人堀內干城也做了實業公司顧問，而標榜出「日本人材，美國資金，廣東物資」的廣東經建大計。這一大批廣東經建「謀士」，每月都是起碼支七八百美元月薪，另有汽車洋房一律免費供給。宋子文建設廣東的計劃，包羅萬象，各式俱備。在交通方面：(一)是修復東南公路幹線，修築東區公路；(二)是興築粵漢鐵路直通狗牙洞煤礦支線，重建粵漢鐵路恢復戰前行車水準；(三)闢建黃浦港為南方第一世界港。在開發資源方面：(一)開發瓊崖之水利、礦業、漁業、鹽業、鐵路、海港等

；(二)與資源委員會合辦開發狗牙洞煤礦，八字嶺煤礦；(三)興築瀾江水電廠。這一大批迷人的美麗遠景，現在却祇是一卷卷紙上的藍圖。事實上，廣州水內「電燈不明，自來水不清，電話不靈」，就夠市民大傷腦筋。中山大學教授伍碩立說：「宋氏建設方針，最低限度存有兩種錯誤：(一)就是忽視原有的事業基礎，企圖建立新的工業體系，那是一種超現實的幻想；(二)撇開農村經濟建設，而談工業建設，就是等於只談生產而不講市場，可說是盲目的建設。」伍氏又說：「我們要期望廣東經濟成為繁榮的孤島，顯然是一種過份的希冀，我們一定要正視現實，廣東經濟不外是構成中國經濟的一環，它決不會超脫這種現實而單獨發展的，它所略有差異的，是不會像拉鋸戰的地區人民生活之慘，和造成幾個新興的官僚買辦階級罷了！」這一段話，正是今日在宋子文主持下的廣東經建

參議大會上，有人攻擊說是「豪門」資本作祟，宋氏却慢條斯理地說：「我來到廣東迄今不知誰是豪門資本，請勿輕信別人的宣傳，而中了『共匪』宣傳之毒」，「金融問題實屬問題，中央在京滬平穗等市設置專局，本人却不能越權管理」，正如省參議員凌維業說：「他(宋氏)計劃中的工作，往往流於計劃化，不能配合現實，而當前工商百業凋敝，人民普遍失業，事實上未見政府有何對策，替人民設想，最近社會公論，都似乎一致承認宋博士目前所為者，似側重中央國策的執行，側重於資金及工廠南流，於省政改革及解除人民痛苦，未能從根本做起；仍和以前任政院時的情形一樣，祇知廣聘外籍顧問專家名流坐在沙發上寫計劃方案，對於構成今日政治腐敗，經濟凋敝，財政破產，社會瓦解，文化墜落，民氣消沉之癥結所在，未能作深入攷究，加以切實的改革。」

政府主席，行政院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大員，最近又把警保處裁撤改組成立保安部，而兼多了一個司令官銜。前任民政廳長徐景唐，所謂為工作而來，為工作而去，就是為了提高縣長職權的縣政改革方案被擱淺。有人譬喻宋子文在廣東，正如封建時代手執上方寶劍的「欽命封疆大臣」，只是直接對一個人負責。

一年來宋子文主粵政績，真可以說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在他就職週年紀念時，就有一振奮起徵道福華粹，百粵羣黎同深景仰」之類民衆團體賀電數百封，南京益世報謂：「在動蕩不定的『觀亂』時候，如果不正視現實，想宋主席創出奇蹟，未免過於天真幻想，但希望新人來的話，又有誰更有資格魄力能夠平治廣東」。這正是今日廣東的可悲！也正是今日全國的可悲！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以三千字為最合適，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並請在文內自加小標題。

(上接十三頁) 學藝部的班担任了自治會宣傳的工作，競選生活福利部的班，到每個宿舍裏去，發送校內重要時間表。康樂部放映電影的時候，有一系全班都到會場上服務，他們油印「說明書」，披裝銀幕，使選民從幻燈裏知道他們在電影工作裏貢獻了不少的勞動。

競選晚會是最煩瑣的業務工作也是由一個競選總務的班担任的。競選到了最後兩天，民主牆上再也找不出一隙的空白了！這是每個競選團攤出政綱來比賽的時候。有的政綱真是詳密精細，有的新穎得大出奇，政府限價，不是買不到油鹽嗎？他們偏偏說有辦法。冬天溜冰不是借不到冰鞋嗎？他們說也有辦法。你買不起課本嗎？他想法借給你用上一學期的！你要進城買東西，他說競選團沒有一個不對自治會服務的工作紅了臉！就讓你閉上眼睛不看它，兩座對開的播音臺，一陣喧嘩的鑼鼓聲，又是演說，又是唱歌，清華團給他們競選的呼聲歡翻了。

集中心力在會上作最後的突擊。開會時間還沒到，千餘位選民便擠進了大禮堂！守門的招待，一面拿着節目單親手交給每個來賓，親密的囑咐說：「別忘了！我們××一票！」東北的同學，城裏的同學，很多集體來參觀這個大選的競賽，招待也當他是選民。禮堂裏，四面掛滿了各團的布幔，最大的可以遮住半壁牆。

最末的一晚，是選舉委員會舉辦的大規模競選晚會，每個競選團最大的可以遮住半壁牆。幔子的花朵，個個都在吸引選民的注意！大會開始了！節目單上有十六個節目，其中多半是演說。其實，有的演說只是四五十人的宣誓：有的是工作小組廿多個人一齊唱着說；他們願意分担自治會的工作。有的化裝八個博士來跳舞，舞完了每人發表他們的「一件新工作。那些真正演說的，又各各不同，吹牛的，嚴肅的，道歉的，集體的，聯合內閣的，謙讓賢者的都有，各有各的一套特殊的說法。在這裏競選的熱情凝成一個焦點，放射着集體智慧的光芒，他們已不再過個人主義的生活了！

開學已經將近兩個月，清華團從制法到大選，一一順利的完成！今天的清華人何嘗不明白眼前黑暗沉重，然而新會章終於達成進步的使命，不但擴大了清華自治會的精神，而且把民主選舉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一層。地球只要不停止旋轉，這代青年人就on會停止在黑暗的威脅中。他們擊斃浩蕩的跨過了個人英雄主義的生活方式，躍入健康的羣體中。在這次大選裏，許多競選團用實際的工作代替了紙面上的噱頭，空洞的口號或「捧」一己已經有了真正吸收了過去的經驗而擬定全盤工作計劃的才是真正競選的資本。開玩笑，耍活寶，騙不到清華選民的一票。

記者特別留意他們競選經費的來源，特地去訪問幾個競選團，據說最多的花掉三十金圓。我確切的相信，在今天的時代裏，青年人已經真正學會了民主的生活。(十月二十日)

清華園的制法與大選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現在各大學一般同學最覺稀薄遺憾的，莫過於一批熱情進取的朋友因為他們担任自治會的工作，以致遭受政府的殘害，不僅犧牲了求學的機會，而且喪失了身體的自由。很多人都在想法避免這種不幸的事件，他們認為過去自治會競選理事的方式，個人太突出，已經不適合於當前的情勢。同時自治會的工作有增無減的不斷擴大，附屬的機構也越來越龐大，更不應使全體同學的事務祇堆在少數人身上，讓他們勞累得像牛馬一樣。於是「大家事，大家幹」便成爲了一個鮮明的新口號。

正當迎新熱潮蓬勃高漲的時候，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常駐會成立了一個法制委員會，從事研究有關自治會制度的缺點，指出修改自治會章程的問題。他們先是比較各校自治會組織的特點，再去訪問政治系和法學系的教授，而最重要的工作乃是搜集同學的意見。起初，他們邀請現任自治

會的人員開一次座談會，從實際工作者的經驗裏發現修改自治會制度的重點。同時又歸納了民主牆上各系級各社團所發表的意見，確定一個修憲的原則：「就是要使自治會建立在更廣大的系級基礎上，大家的事情讓大家來幹。用集體的力支持全體的工作。無論任何情勢，自治會都能順利的推動工作。」從民主牆上所張貼的文字看去，許多系級都開過討論會，依據舊章發表他們對修改會章的意見。有的主張用「系級分部競選」的方法產生理事。(過去的方法產生理事。)

以後再分担任自治會各部的工作的，「一部競選」的意思就是候選者先決定担任那一部的工作，然後再參加競選。民主牆上有的大談修憲應有的心理準備，有的提出全盤修改，徹底變革的全新制度。當然也有提出枝節修改的意見。各種主張自是免不了有爭辯。其中有連續發表達三萬言的洋洋大文章，每個字都是用毛筆寫的，像拳頭一般大

的草案才捧到代表大會上去！如果你不明白什麼是羣衆智慧？什麼叫集體創作？這便是一個具體的實例。

在這部新會章裏，理事會的理事用「一班」代替了「個人」，各班不再捧出某「個人」來做理事候選人，而是組織一個「理事候選人」。這個候選人要包括三個理事和一個工作小組(普通都是十個到二十人)。有的班是全班輪流擔任，出來參加競選學藝、康樂、總務、生活福利四部門之內的任何一部門。被選上了以後，他是代表一班參加工作，全班的同學都要支持他們的。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由各班的生

活小組的小組長來担任(生活小組是清華園裏新興的一種制度，大概是從陶知行行的育才學校學來的，普通是把一個班分成幾組，每組七八個人，他們在一起吃飯，在一齊散步，一塊兒上圖書館，一塊兒談天，讀書。)代表會的代表要經常地和小組的同學聯繫。要真實負責的代表他們的意見。

這樣一個高度發揚集體精神的會章，比舊會章的內容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二。包括六十餘條款，全文五千餘字，代表大會積一晚上的努力，將全稿細細審查一遍，字句上作了部分的修正，才正式通過。當時有的同學主張不但要修改內容，而且要把官腔調的文辭翻譯成通俗的白話。果然不久民主牆上高掛着說話一樣明白的新會章，今年清華園的大選就是根據這部大法舉行的。

政府想打擊學生自治的企圖在清華園可以說落了空。從他們創造這部新會章的精神看，學生是更進步、更壯大、更勇敢的。站在時代轉變的尖端。胆小的人不必替這一代的青年擔心，只要聽聽他們天天口裏唱的歌吧：

「跌倒算什麼？我們不要緊；爬起來，再前進！——夠多麼雄壯、英勇、有勁！壓迫，殘害的結果，鍛鍊了一枝更鮮明，更壯大的隊伍。

自治會選舉委員會終於公佈了選舉日程。各班都開了全班大會，清華園裏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成立了小組。小組長當了班代表

競選的意義，廿多個班決定要參加競選，競選的工作可不簡單！要分工，要計劃，要組織，要籌款，要推出最精銳的人選，還要考慮當選以後怎樣支持理事團，以及大家在工作忙的時候怎樣去應付功課？這些問題的解決，必要靠着全班合作的。在新會章的基礎上，解決了這些競選的條件以後，於是從各班的懷裏，紛紛擁出了各色各樣的理事候選人。

競選開始了！牆上畫着兩隻昂首高啼的大公鷄叫着：「機三！機三！機三！」他們打開這頭一炮。他們首先發表競選宣言，表明競選的決心和態度。民主牆上當然充滿了各色的圖畫和標語(最大的有一丈高的字)，就是廁所的門口，飯桌上面的紗單，都是競選的標幟。對聯、橫布條、舞台佈景片、網球網、活動佈告板、飄蕩在所有的學生可能的去處。教室裏的黑板，洋灰的地板上都寫了很客氣的競選口號。有一系出了一個競選特刊，一氣足足寫了三十張未裁的白報紙，用圖表，用公式，證明他們的人才是多麼

有能力的，分析他們的陣容是多麼的強大，另外有一班介紹他們的歷史，過去學生運動裏，引起同學們的回憶，想起他們是怎樣的出力，他們內部團結是多麼好。還有有的班提出整套的計劃書，說明他們對於自治會工作研究的結果。其餘三毛競選記(漫畫)，油印小報，種種形式都被採用了！整個清華園到處都看見花花綠綠的標語。其中也有選民貼的：他們寫着：「你們再到處亂貼標語，不知道愛惜公物，我們不要選你們了！」

晚飯之前，院子裏無線電廣播競選的演說，廣東話、四川話、上海話、北平話，都有。最可笑的是機械系三個人的分工演說，頭一個人是一副幽默的姿態和語調，集中同學的興趣。第二個人以隆重的態度，完密的邏輯推理，演說他們競選的實力。最後一個人站起來，問道：「諸位選民，有這樣好的系！這樣棒的競選團！你們選他不選他呀！」下面是一陣嘩然大笑，他們跳下桌子向女同學的飯廳跑去！

更聰明的競選團說：「要用工作來證明他們的能力」，一個競選

(下接十二頁)



鐵幕安在

費孝通

人人都說北平好，說北平好的說來並非窮人，窮人是到處都苦，雖則各處的苦處不盡相同。北平的窮人苦在冬天，尤其這年頭，怎樣過冬？不知有多少人在發愁，天氣又冷得這樣快。

專會和窮人作對的天氣，遲不遲，早不早的在這金元券無人要的要緊關頭，偏偏冷了起來了。裝爐子的工人昨天挨戶的來叫：「要不要裝爐子，今年冷得早！」陰雲密佈的天空，似乎在他作這預言的證人。我翻開去年在「觀察」上所寫的「爐邊天下」一看，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開筆的，比今年今日剛剛早了一個月。這真叫人心寒，心寒者是在有爐無煤也。

說起煤，話也長。上個月，金元券擋住漲風時，還不過三四十元一噸。有人勸我早些買一兩噸，防防冬天。但是一個拿到薪水就夠回賬的窮教授，那裏有這七八十元的餘款？現在想來真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了。夏衣去換煤了。昨天問一間煤價是三三元一噸，還是有價無市。薪水是凍結了，對着空爐子，想到的祇是這億萬人苦難的天下！

今年春天拆爐子，我在結束「爐邊天下」時曾說：「這名目是去年秋末裝爐子時想起的，取意於閒談無禁之旨。爐子本來是象徵冬天的溫暖，緊張裏的閒談。誰知道時過境遷，那裏是這回事。」現在讀來，感傷更深。這年頭，教書人想起「冬烘」兩字都像失去了的樂園了。

在這無煤爐邊看這冷戰日深的天下——接下去該是，「無話可說」四字。可是我又在替「觀察」繼續寫「爐邊天下」了。在我開筆想怎樣找一個體面的理由時，我忽想到了「觀察」編者和我今夏深夜乘涼時的談話來了。我說：「你要我稿子，催是沒用，最好鼓勵逼逼不住膨脹，到我稿子裏沒有了米，爐子裏沒有了煤，你不催我，也不愁我的文章不跟着膨脹。」——這句笑話居然言中。罪過，罪過。我有什麼更體面的理由來說明繼續寫這欄時論的動機呢？這天下是夠冷飢餓的了，多少人眷戀過的北平，已將成爲窮人們咒咀的地獄，雖則現在還不是長春。長春無春，北平難平，這個冬天！

去年我以「從冷仗說起」開的筆，這仗又打了一年，還是看不出歇手的影子。其間我和許多人一般曾鼓着勇氣

對一些和平的曙光寄託過種種幻想；這些幻想，大多已成泡影，不留痕跡。今後大概有更多的「不變」會接踵而至，好像華萊士落選，朝鮮內戰，馬來亞大屠殺之類的新聞會出現。這些對於已不敢再存幻想的人可以說是意料中事。也許要等到每個人絕滅了僥倖的幻想，不再張了嘴等天上落下幸福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的看到希望。

窮困固然不應當讚美，但是它却是最嚴厲的師長。當廚房裏有肥肉，院子裏有存煤時，沒有人心腸不是軟的。軟心腸的人看出來的天下也是隔膜的，除了天下萬戶都有肥肉存煤。祇有自己已領受了窮困的教訓，才會明白，「如今天下大不同」了。經了英國的煤荒和絕烟，拉斯基教授才向他的學生說：政治學裏的概念得從頭改起。這是說一個窮人看出來的天下和富人是不同的。用富人的概念說不出窮人的話來。窮了人才和現實真的接觸，沒有假仁假義的隔膜，最重要的，窮人才會瞭解生命的可貴，生命如果是一切力量的泉源，他們也近這泉源。

從窮困這一點我可以說到正題了。鐵幕這一個名詞現在已經流行了，凡是兩人之間找不到共同立場，無法說服對方時，就會很順口的說「我們之間有了鐵幕」。這名詞愈是流行，意義也愈是玄虛，「疑神疑鬼」也成了鐵幕的註解。究竟這個幕在什麼地方呢？有人想在地圖上找，畫來畫去都不是；試問巴黎在不在鐵幕背後？說不是的，因為巴黎在法國，而法國是一馬歐兩國家，意思是接受馬歇爾計劃的；說是的，因為巴黎的罷工，那些佔大多數的勞工簡直難於「理解」。我想在地圖上找鐵幕還不如在貧富之間去看來得清楚。如果讓我來回答「鐵幕安在？」我很願意指鐵幕爲金，指幕爲元。換了一句話說：金元迷了眼

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把許多地方打窮了，但是也把有些地方打富了。打富了的是美國。怎麼會打富的呢？並不是發了國難財。美國有着個龐大的生產潛力。在戰前受了資本主義機構的障礙並不能充分利用。戰爭一起，消費的需要日增，不但美國軍隊要給養，而且因爲是一民主國家兵工廠，要供給全球各戰場的戰時需要。生產受了這需要

要的刺激激速的提高了；勞力飽漲，工資高漲，雖說戰時的人民消費受到限制，但是人民購買力的擴張還是刺激着日用品的製造。這一陣生產狂潮又使各種製造業中壘量的

採取新技術。所以戰爭開始後二年，生產總量就比戰前提高一倍。每個製造工業中的工人的平均生產力，到去年計算已比一九三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這是打仗打富的美國。

另一方面，也是更多的人，却打仗打窮了。窮人中還有幾種：一種是像我們中國，在戰爭中降低了生產力，好像抽壯丁把農田荒廢了，徵實徵糧，攤派徵許，把農業資本吸乾了；工廠被轟炸了，加上通貨膨脹，工業資本改道走入了投資市場；抗戰結束繼以內戰，消耗日增，豪門巨富把資產向外逃；人民無米無煤，成了世界上第一等窮國。

這是一類。另一類是西歐的國家，窮法不同。西歐國家並沒有像我們那樣不爭氣。他們一打完仗就努力爭氣。德國除外，一九四六年就恢復了一九三八年生產力。英國在最近一年已超過了戰前水準。但是還是窮困。他們的窮困是因爲喪失了戰前的「帝國」。這裏所稱「帝國」是經濟的：那就是他們在海外投下的資本，每年有利息可收，像是一個租田給戶種的地主。聯合國經濟部有一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話可以節錄在這裏：

在戰前，歐洲輸入超過輸出達三分之一，或二十億美鈔，這個差額完全是以「無形收入」支付的。所以如果現在歐洲要恢復戰前的輸入，同時維持戰前的輸出，依現在的物價計算，差額當在四十億美元左右。

這裏所謂「無形收入」大部就是指國外投資的利息；所謂維持戰前輸出就是指恢復了戰前生產力和不增加戰前的消費水準。如果不能永久靠救濟過活，歐洲必須重新建立他的貿易平衡。上述的報告接着說：

爲「無形收入」已經無法恢復。依一九三八年貿易水準說，他們得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輸出或減低百分之三六的輸入。依一九四七年水準說，他們得增加百分之二一四的輸出或減低百分之五三三的輸入。這樣才能達到貿易的平衡。

減少輸入，所謂節流，不但是消極的，而且有限度的。譬如英國糧食不能自給，如果停止了糧食的輸入，立刻會發生饑荒；又好像原料，如果原料不輸入了，工業停頓，生活必需品怎樣供給，更談不到增加輸出了。所以歐洲國家想復興就非得從提高輸出積糧方面着手不可，也就是必須提高輸出工業。

在歐洲還有一類國家。他們在戰前並沒有「帝國」，而且在經濟上可以說是「帝國」們的市場，那就是東歐的若干國家。經濟的繁榮，使他們的人民生活程度低，使

恨

讀者先生：我們鄉下人對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信仰，有三點使我們對於政府恨入骨髓。第一宗是抽丁。抽丁在鄉下是由鄉保甲長包辦辦的，一律採用買賣制。說老實話，現在誰願意去送死？買不起壯丁了，只有借，用加倍的利息去借。因此大家變成了無底債窟。第二宗是征軍糧，攤派！執行的人都發了財。對升斗小民繳來的借債，在實地和斤兩上，還要故意挑剔，一不稱心，便是違反賦制，要用軍法！嚇倒無錢的老百姓。第三宗是金圓券行使以來，物價騰漲。有錢的還有些小辦法，普通大多數的老百姓買不到油鹽米食，長期坐在飢餓線上等死。老百姓已經在等死，而政府還在打官腔。昨天我們一羣人到上海來謀生，誰知上海也一樣糟，有人請了三個月的市民證，至今還無着落。買東西又非市民證不可，鄉下不怕死的人也會罵起政府來了，『該死的政府，爲什麼不槍斃幾個派蛋官員？』政府既在風雨飄搖中還想爭扎求存，爲什麼還不反省自己的錯誤，替老百姓們想一想。編者先生，你以爲如何？

讀者先生：我們鄉下人對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信仰，有三點使我們對於政府恨入骨髓。第一宗是抽丁。抽丁在鄉下是由鄉保甲長包辦辦的，一律採用買賣制。說老實話，現在誰願意去送死？買不起壯丁了，只有借，用加倍的利息去借。因此大家變成了無底債窟。第二宗是征軍糧，攤派！執行的人都發了財。對升斗小民繳來的借債，在實地和斤兩上，還要故意挑剔，一不稱心，便是違反賦制，要用軍法！嚇倒無錢的老百姓。第三宗是金圓券行使以來，物價騰漲。有錢的還有些小辦法，普通大多數的老百姓買不到油鹽米食，長期坐在飢餓線上等死。老百姓已經在等死，而政府還在打官腔。昨天我們一羣人到上海來謀生，誰知上海也一樣糟，有人請了三個月的市民證，至今還無着落。買東西又非市民證不可，鄉下不怕死的人也會罵起政府來了，『該死的政府，爲什麼不槍斃幾個派蛋官員？』政府既在風雨飄搖中還想爭扎求存，爲什麼還不反省自己的錯誤，替老百姓們想一想。編者先生，你以爲如何？

一筆賬

讀者先生：看到貴刊五卷五期讀者汪君所投一覽術一函，不禁有感於衷！所以也把幾年來鬱積於心的一筆糊塗賬，公之一觀察，以見吾黨（本人是國民黨員）政府剝削的厲害！

我和我的家人，自各人能分別謀生之日起，各以勤儉所積，存入郵政儲蓄局。那時，開賬和存放，完全是光澤白銀。積至廿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計有活期儲蓄三戶：一戶存一千九百六十九元五角一分；一戶存七百四十四元一角九分；一戶存六百二十三元六角三分，另外在同年八月四日，存入定期（二年）儲蓄一月，計三千元正；四戶合共六千三百三十七元三角三分。

民國			摘要	存入元	支出元	結存元
年	月	日				
26	5	31	第一本移來			1,969.51
26	11	30	下半年利息	44.30		2,013.81
27	1	4	支款		100.00	1,913.81
35	10	5	定期一戶活存	5,212.22		7,176.03
35	10	5	本三十四年利息	758.57		7,884.62
36	5	31	利息共	535.37		8,419.99
37	5	31	利息共	862.01		9,282.00

按法定比率折合金圓零一分正

赴原存局入帳，詢知尚未有清理辦法，仍依原單位入帳，並由經辦人員，將定期一戶活期二戶母利結清，過入現存一戶。由今春開報繳清辦法，再行往詢，以三十四年後，有存入者，不在此例！天哪！所存的，還不同是戰前存款嗎？

近金圓出世，局員依法折存金圓券一分，存在帳面！以後的什麼獎勵儲蓄，吸收游資；什麼經濟改革擁護亂亂的法令，恐怕連國境內天上飛的鳥，地面跑的獸，水中游的魚，也不至再再度上當吧？

我決意保存抗戰紀念品的帳冊一本，所有數目附後：

即在辦公地方，亦復如此。然而現在不同了，因爲今天奉到總署本月十一日的代電，不准我們閱讀一觀察。即有幾個同事們，向我問長問短，使我感到萬分的憤慨。

現在，將原電抄錄於後，（恕我沒有將字號聲明）藉以明瞭所說的根據：

一、准國防部參議總長三十七年九月廿八日致序字第一五四號代電以儲安平等所出版之「觀察」刊物言論荒謬爲匪宣傳詆毀政府破壞戰亂凡我部隊學校醫院無論官兵員生應嚴禁閱讀以免擾亂軍心影響士氣

二、希查照軍心影響士氣

我希望 先生不要因此而改變了一貫的作風，相反的，還要更加肩起時代所賦予的十字架，爲全中國的人民自由而努力奮鬥。

一讀者 十月十七日 X X

兩難

讀者先生：廣州物價素以港幣作標準。金圓券發行之初全國物價普遍下跌，祇有廣州適得其反。八月二十日物價比十九日漲一倍，第二天（廿一日）又漲一倍，一直漲了三倍才安定下來。物價安定以後，港幣與金圓的市交易表面是絕跡了，許多奉公守法的人民都拿出儲蓄的外幣到銀行去兌換金圓券，大家重又渡着戰前用元角分做幣單位的生活，天下彷彿是太平了。誰料這種情形持續不到兩個月，那些「炒友」們又活動起來，起初是由官價七五漲至九五，第二天漲至一五〇（比官價漲一倍）後來竟漲到二三，四，於是物價也跟着作三級跳，有些商人竟把貨物藏起來不肯出賣。廣州人自始至終都信任港幣，不信任國幣；金圓券一發行，大家已抱悲觀，果然，事到如今，守法者都上了大當，吃了大虧；違法而收藏着黃金外幣者却覺得自己已做了一樁聰明的事。國家社會如此混亂，叫人民守法好呢？還是不守法好呢？

羅賓 十月廿一日 廣州

台灣與米

讀者先生：台灣是一個產米最豐富的地方。無論在書本上或者台胞們的口裏都是這樣說：台灣一年出產的米，可供台灣人民三年需用。然而今天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在這產米的地方，新米登場的時節，發生一件最不幸的因過飽食米而犧牲了幾個老

當時，若以之同鄉買田，可以買入五六十畝的田地，若以之糶米，可以糶入四五百石的白米。可是久受黨國教育的我，深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且身在敵人治下，從大後方的郵局，支錢來用，豈不是敵之厚，國之薄呢？所以咬緊牙根，始終存在郵局，不敢動用，以免影響戰時金融。眼巴巴等到抗戰勝利了！帶同厚薄，

閱讀觀察的自由

讀者先生：我是一「觀察」的讀者。在今天之前，還沒有知道自己已經失却了「一觀察」的自由，所以還能隨意的閱讀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掛號：一元八角
掛號：一元九角
掛號：二元六角
掛號：二元七角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
北平府石街李國老胡同二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一角八分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

見觀察

THE OBSERVER

期一十第

編主平安儲

卷五第



一場爛污
限價解除·危機反舊
知識份子與文化的自由
以「債點制」反「服務紀錄」解決用人問題

「法意」出版二百年(巴黎通信)
狂妄為甚歷會招致失敗(外論選擇)

觀察
通訊
飢餓的野火
在冀東共區所見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記者投寄
觀察讀者投寄

儲安平
自移今
張東蓀

李翰如
凌卓
羅素

漫談方言文學

王了一

一場爛污

儲安平

在全國空前騷動、朝野爭議多日之後，政府終於放棄了他那「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限價政策！這是二十年來一個政府第一次在人民面前低頭的一個紀錄！在這二十年中，這一個政府，憑藉他的武力，憑藉他的組織，憑藉他的宣傳，統治着中國的人民，搞到現在，弄得民窮財盡，烽火遍地。這次，在全國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棄下，他終於屈服了一次！

過去一個月真像是一場惡夢！在一個月裏，數以億計的人民，在身體上、在財產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損失。人民已經經感到他們從未經過過的可怕的景象。他們不僅早已喪失了人生的理想、創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興趣，這次，又傷失了他們多年勞動的積蓄，並更進一步被迫面臨死亡。每天在報上讀到的，在街上看到的，無不令人氣短心傷。饑饉和恐怖，憤怒和怨恨，籠罩了政府所統治着的土地。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個「金圓券」，搶購搶購，逃往逃往，像大洋上的風暴，席捲了整個社會的秩序。搶購是一種「無言的反叛」，這是二十年來中國人民受盡壓迫、欺騙、剝削，在種種一言難盡的苦痛經驗中所自發的一種求生自衛的行爲。因爲這種行爲是自發的，所以這種行爲能同時發生在政府統治區域中的大小各地；因爲這個風暴已是全國性的，所以這個風暴已經威脅到政府政權的安全。中國的人民是可憐的，在政府種種秘密的監視下不能有什麼大規模的組織，因之也不能發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這次的全民搶購，骨子裏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這個政府，然而可憐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國老百姓從來不能正面站起來對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搶購從政治的觀點來說也祇是一種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極反叛，然而祇要是真正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種消極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個名詞，「無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脈。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這是一次嶄新的教訓。

「紙幣」本來祇是一張紙，它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它的價值都繫於發行這個紙幣的政府的信用。有一個「市民」曾在上海各大報紙登載大幅的廣告，質問一般市民：爲什麼美國人民有了美鈔不去搶購呢？爲什麼英國人民有了金鎊不去搶購呢？爲什麼中國人民拿了金圓券就要去搶購呢？這問題真是問得漂亮！可是我們反問一下：爲什麼中國人在以前（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有了美鈔英鎊並不一定要去搶購物資呢？爲什麼在中國的美國人有了中國的金圓券，也一樣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裏呢？稍稍一想，這裏面自有道理。嚴格的說來，要以改革幣制來解決中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本來是個幻想。發行法幣的是這個政府，發行金圓券的也是這個政府，這同一個政府，法幣的信用既然不能維持，難道金圓券的信用就能維持了嗎？有人認爲這次的改革幣制和最近的放棄限價，都是爲了人民。實際上真是如此嗎？老實說，無非因爲當前的經濟情景實在太不像樣，有點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亂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暫時麻醉一下人民；後來弄到全國搶購，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麼亂子，威脅政權，所以祇好放棄限價。這一切，說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痛苦，骨子裏還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權？而在改革幣制時，政府命令人民將平時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金鈔，一律兌成金圓券；政府祇要印機器轉幾轉，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裏去了。政府拿這些民間的血汗積蓄，去支持他的亂亂，使所有國家的一點元氣，都送到他「裏」裏去了！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們在敵僑時期所經過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兇，也沒有弄到連飯都沒有吃，連買大便紙也要排隊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緊，也沒有把民間的金銀收完——就靠這點元氣，勝利後各地慢慢恢復各種小工商業的活動。現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個吃虧的老百姓心底裏都在咒詛，有一肚皮眼淚說不出來！

七十天的夢是過去了，在這七十天中，賣大餅的因爲買不到麵粉而自殺了，小公務員因爲買不到米而自盡了，一個主婦因爲米油俱絕而投河了，一個女兒的母親因爲購肉而被槍殺了，還有不知多少悲慘的故事報紙上沒有傳出。我相信這些人都是死難賬目，陰魂不散的。許多良善的小市民，都聽從政府的話，將黃金白銀美鈔兌給了政府，可是曾幾何時，現在的金圓券已比八一九時期打了個對折對折了！慘啊，慘啊！冤啊冤啊！一個祇要稍爲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

限價解除·危機依舊

宜移今

濟南失陷五天之後，政府於十月二日實施菸酒等貨物增稅，准予按照比例提高售價。新的軍事變化和新的經濟刺激，使改革幣制後平靜四十天的市場，突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搶購狂潮，從黃埔灘頭一直泛濫到全國各地，人心惶惶，莫知所措。這是金圓券在經濟戰場上遭受的決定性的挫敗，它已度過曇花一現的安定時期，而跨進苦難的險惡階段了。

我們一再指出，中國經濟危機是和政治問題分不開的。土地制度之不合理，又是目前紛擾戰亂的根源。任何經濟措施，倘不針對這個基本問題，予以有效的解決，便無法澄清混亂的經濟局勢。幣制改革後的種種現象，以及管制工作所碰到的強大阻力，充分證明沒有澈底的合理的政治刷新，就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推行。

八月十九日公佈的經濟緊急處分令，是「以改革幣制為出發點，以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目的，而以控制金銀外匯平衡國家歲出預算，及平衡國際收支為主要措施」(王雲五語)。很顯然的，這有關國民經濟的四項重大措施，却沒有觸及農村問題，而是以都市為對象的。中國是一農業國家，國民所得農業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農業人口佔百分之八十。現在受苦最深，啼饑號寒過着地獄生活的，亦以農民為最多。所謂安定人民生活，應先從農村着手，應先廢除封建剝削關係，減輕農民負擔，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購買力，以便擴大商品市場，刺激工業生產的發展。只有循此以進，才是保障民生，培養稅源，推進出口物資，爭取外匯，穩定物價的初步辦法。被當作經濟改革方案的緊急處分令，竟迴避這個主題，自然不能吸引農民的注意，不能博得農民的支持。改革幣制以來農產品價格的激漲，以及都市食用品的奇缺，正是農民對金圓券所表示的態度。不把多數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中下階層為受惠者的經濟改革，乃是不着邊際沒有內容的裝飾，實難逃脫悲慘的結局。政府歷年各種改革，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推其原因就是沒有能正視現實，沒有能認清本源，作釜底抽薪之計，以致每經過一次改革，必增多一層人民對當局的不滿情緒。

執行強力的經濟管制，在最初的極短期內，消費者雖減輕了一點物價壓迫，不久却又身受到物資缺乏的痛苦。兩相比較，前者遠不如後者嚴重，遠不若後者威脅人民生存。幣制改革沒有能挽救經濟危機，且反驅使人民走入恐慌的深淵，促使整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剛才收聽南京廣播，政府已決定放棄限價政策，這雖能和緩當前的危急形勢，但絲毫不能改善經濟基本狀態，因為造成經濟惡化的主要原因依舊未變，而且物價從此又恢復「八一九」以前的老路，金圓券將更不被人民重視。

多年來最爲人所病詬的經濟現象，是財政收支不平衡，及由此而產生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之緩急，往往被視爲經濟危機深度與廣度的指標之一。金圓券發行後，依然沒有平衡財政收支的具體辦法，通貨比以前更加膨脹。八月十九日法幣發行總數爲六百萬元，合金圓券二億。截至十月底止，金圓券發行額約在十六億左右。兩個月另八天通貨增加八倍，平均每月發行七億。換句話說，改革幣制後每月的發行數，較之改革幣制前七月份一個月的發行數(法幣一百五十萬億，合金圓五千萬)增加十四倍，確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縱令其他經濟條件不變，單就改幣後的通貨增發情形看，足以顯示今日經濟情勢，要比改幣之前更惡化更可怕了。

生產不足，一般人認爲是中國經濟危機的另一指標，而內戰又是破壞生產的直接原因。內戰規模愈大，對生產破壞性愈強。政府發行金圓券，在主觀上原想穩定後方經濟，充實前方「戡亂」力量。可是，由於管制太嚴，原料困難，在動盪的現狀下，使工商業者對事業前途失去信心，鼓不起生產情緒和創造精神，大家抱着過一天算一天的消極態度。原來企業的目的是在追求利潤，取得利潤的方法，廠家希望不斷購入原料，迅速完成製品；商家希望源源補進貨物，迅速售出。如此周而復始的循環活動，才能保證不斷地取得利潤。一旦廠家缺少原料(或成品價格低於原料)，商家缺少進貨(或售價價格低於進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即發生運轉不靈，利潤便沒有繼續取得的希望。至此，廠家遂生珍惜原料或匿藏原料的觀念而收縮生產(因爲原料用罄勢必停工)，商家遂有留戀貨物或匿藏貨物的打算而拒賣(因爲貨物賣完勢必歇業)。伴隨通貨膨脹而俱來的看漲心理，更促進進進藏原料，匿藏貨物的趨勢，廠家看重原料，商家看重貨物，正如軍隊看重武器一樣。軍隊失去武器，就不能作戰，不能自衛。廠家缺原料，商家無貨物，等於失去了營利武器，無法維持企業的生存。目前工業蕭條，商業冷落，內情雖說複雜，但原料與貨物的缺乏和匿藏，也是主要原因。

由於禁止私有金銀外匯，使人民認爲失去了最可靠最安全的貯蓄手段。加以政局不定，又多不願以生活節餘的資金，存入銀行轉用於工商事業，因此只有將剩餘購買力，投之於消費市場，以致形成空前的消費狂熱。「例如永安公司的營業情形，八月十七日銷售價值爲金圓券一萬一千餘元，到十月十七日銷售價值增爲十一萬一千餘元」(見蔣經國向上海市民進一言)。在不滿兩個月內，人民購買力增加十倍。易言之，在改革幣制後的五十三天中，物資消費量——也可以說是物資浪費量膨大十倍。在法幣時代，物價雖然上漲，生活雖然很難，不過爲了防備失業，爲了防備疾病或其他災難，人甘多願忍痛受苦，降

低生活要求，盡力節衣縮食，把一點一滴積蓄起來的辛苦錢，換成黃金外幣，使之不至貶值，留藏起來作為必要時的支用。現在金圓券把這習以為常的貯蓄美夢和這優良的節約美德打碎了。人民尋不着保存價值的有效工具，覺得省吃省用的刻苦生活，毫無意義，毫不值得，再也沒有節約的興趣。「玩在時候，穿在身上，吃在肚裏」，這就是人民對抗經濟管制的新風氣。「今朝有酒今日醉」，這就是人民在改革幣制之後的生活態度。在現存生產關係未改變之前，在政府未給人民保存購買力的工具之前，此種消費擴大的傾向，絕無內縮的可能，也絕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干涉得了的，更不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宣傳所能勸服的。

隨着幣制改革而來的一套雷厲風行的辦法，受打擊的是民間資本，受損害的是工商業，受犧牲的正像一般人所說是蒼蠅、是小雞。依法繳兌黃金、白銀、外幣的，也是這班中小市民，對於人民最痛恨的官僚資本，對於剝奪人民財富最多的真正富豪，却未損其毫末。這些人的金銀外匯資產，早放置在最安全的地方，無法動用其分文。政府既認為控制金銀外匯，足以鞏固金圓券的信用，而握有全國金銀外匯十分之七八的官僚巨富，竟一毛不拔，實足影響政府威信，妨礙新幣制的聲譽。這一活生生的教訓，使一些天真的中下層人民，對金圓券不得不由信任而懷疑，由懷疑而動搖。寬容官僚巨富，苛待中小市民的事實，蔣經國氏亦曾坦白承認：「已兌換金鈔之民衆，皆為中小階級，真正擁有金鈔者，並未兌換」（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時報）。所以兌現金鈔的結果，使有錢的人（保有鉅額金鈔）還是有錢，使微有貯蓄的人（保有極少量的金鈔）變成無錢。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處分，傷透了人心，使之不再崇尚儉樸的美德，不再專心經營事業，轉而搶購物資，追求享受，一不隨意，又必遷怒現實，懷恨一切。人民確已被逼入瘋狂境地，處處流露反常心理。這種精神病態，乃是腐蝕社會的毒菌。

上海為全國經濟中心，有人認為上海經濟有辦法，就能引導其他各地納入

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

張東蓀

我曾在展望週刊上刊有「告知識分子」一文，（編者按：觀察四卷十四期觀察文摘欄曾載此文）主張知識分子在今天的大轉變局勢下不必害怕。在那篇文章裏，我要說明的是依照我個人的對中國社會的分析與診斷，料定將來無論有何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大改變，而知識分子自有其始終不變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識分子自己是否了解其本身的使命。倘使知識分子真能了解其本身的時代使命，不但不必怕被人清算，而且還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現在我即本着這個意思加以伸說。

我深知今天的大學教授羣中大部份人抱着一種憂慮，即恐懼將來的變局會

正規，這種重點主義的想法，如有整個計劃，如有高度的行政效率，未嘗不可一試。反之，倘把上海孤立起來，當作一個經濟單位來處理那就危險了。各自為政的結果，使城鄉對立愈益尖銳。弄得外地（小城鎮及鄉村）發生缺少日用品的痛苦，上海（其他大都市）受到沒有糧食的恐慌。使工人不能安心做工，商人不能安心營業，公教人員不能安心服務，學生不能安心讀書，恐慌的暗雲吹遍了全國。所以禁止貨物外運的辦法，破壞了市場交換法則，阻止了貨物的自然流通，增加了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得不使多數人感到現行的經濟管制政策，不僅不能扶助生產，不能安定民生，而是意外的煩擾，是不合時宜的政治束縛。政府爲了衆怒不可漠視，毅然放棄限價，主要作用是在安定人心。不過如何對付今後物價的威脅，如何使人民樂於貯蓄，依然是更不易解決的一個大難題。

根據上面的分析，幣制改革之後的主要事象是：通貨加速膨脹，生產益形萎縮，消費空前擴大，人心益感不安，恐慌籠罩各地，貧富更爲懸殊，民生愈趨焦苦。而限價解除後的物價問題，勢必更加嚴重。缺貨與搶購風氣，定必連續存在。倒退的地方經濟，及物物交換行爲，恐必日漸抬頭。經濟危機確已進入千鈞一髮的嚴重關頭。早在八月三十日美國共和黨議員——福爾登批評金圓券說：「如果新幣能得人民信仰，則整個中國財政即能穩定；否則政府勢必垮台。基本問題是政府是否因幣制改革而使通貨不再膨脹。倘使不能辦到，那麼整個經濟機構，可能就此崩潰」（八月三十一大公報）。觀乎當前情形，如果政府不能合理的解決經濟危機，那麼經濟危機就要變而無情的來解決政府。站在人民的立場，以安定爲第一，要想挽救現時的經濟危局，在基本上應該順從民意，全面革新政治，改變現存生產關係，在鄉村實行平均地權，在城市扶植民族企業。而眼前的緊急要務，乃在清理官僚資本，放寬國營事業出售辦法，以使引導游資，並力避執行對人民無利，對政府無益的不必要的經濟干涉。

使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完全失掉。這種憂慮在我看來，確對於知識分子創造光明前途是一個障礙。我們必須剖解而廓清之。

我們明知這是一個誤會，這是一個杞憂。但何以會有這樣的誤會與杞憂呢？却又由於確有可以引人誤會導入杞憂的根據。我說必須剖解而廓清之，亦正是對於這些根據而言。

首先我要說的是：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必須倚靠於精神獨立。如果思想的主體其精神不獨立，則其所得的學術自由不是真正的學術自由，乃只是一個偽裝的學術自由。這種學術自由乃是以學術爲名而解決一部分人（即從事於學術

（十月三十一夜）

者)的生活問題。現在大學裏的教授們當然多數是在那裏孜孜不倦，爲了學術而治學，但無可諱言的，亦有少數人或不太少數，是爲了生活。這些人對於學術並沒有把自己的靈魂與學術打成一片，只是拿來裝璜門面，以便在教育界佔得一個吃飯的位置。所以每一個大學，在表面上看來，是一個神聖的機關，而其內幕却是人事問題重重疊疊，鬧得人們各個頭昏腦脹。在這種情形之下，而要高談學術自由思想獨立，實在並不如一班論者所想的那樣沒有問題。

至於思想自由，雖較學術自由爲廣，然而亦必是先天有超然的精神，方克致此。如果並無清明之氣，只是沾沾計較於當前的個人利害，利用思想自由爲幌子，而發表一些專爲自己個人私益或地位所關的言論，這實在不足爲真正的思想自由。著者曾在馬尼刺的華僑報上有下列的話：

「國內知識分子的動態，最近的是與抗戰期間及政治協商的當時完全不同。在抗戰期中，「抗戰」二字是一個目標，可以將所有的知識分子的意志都約而同集中在這一點上。政治協商的時期，雖則爲時甚短，但確亦有一個目標，把大家的希望集中於其上，這就是和平。因爲勝利以後，和平是舉國一致的要求，正和抗戰時期的抗戰一樣。抗戰與和平都是舉國一致的要求，故可使全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團結在這個一致的要求之下。不幸現今這些一致的要求都成爲過去的事，現在的狀態乃是知識分子已經由苦悶而趨於分化。」

我自信這樣敘述不失爲現下的知識分子近狀的實情。現在知識分子的分化情形真是分得十分可憐。有的甘爲法西斯的幫兇，有的希望美蘇立即開戰，亦有的是一切看了不順眼，甚至於遷怒到死去二千五百年的孔子。可謂怪象百出，自暴其短。

不過我並不以爲分化是要不得的，因爲有思想自由當然即有分歧的主張。但分化的背後是以各人所根據的利益。有的是怕害既得利益的喪失，有的是企圖得到新的利益，這却是真正要不得的事。我以爲大家應得以整個兒的民衆前途來着眼，以人民的普遍幸福爲前提。果真能如此，我仍相信不致於有太大的分歧。

寫到此，看見最近出版的「中建」上有下列的話：

「對於政協，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全心全力貢獻了的。他們無愧於任何一點。唯其如此真誠，所以教訓也最透闢。這不是書本上得來的，而是血汗中得來的。所以政協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分裂。多數堅強的是越過了自由主義前進，落後的却從自由主義向後退。二者方向不一，而脫離自由主義的陣地則一。」(念慈：自由主義與知識分子側論)。

這一段話我完全贊同。我亦以爲今天在事實上已早沒有政治性的自由主義存在的餘地。原來純政治性的自由主義如得成功，亦只在政協那一個機會。此機會一錯過了，即好夢難再圓了。當時一班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却不甚了解此義，只以爲國共以外的人們亦是在那裏想做官。其實除了本無良好動機的青年黨以外，大家都是想扳回這一步國運。竟不能成，而知識分子大部分不齊心

努力亦有關係。胡適之先生在政協當時不發言，而在最近却於廣播上大講其自由主義，把自由主義即認爲是等於和平改良主義。胡適之先生每每喜歡講歷史，而獨於此處却完全忘記了歷史。歷史上所訴於人們的只是：和平改良行不通，然後才有革命。如果和平改良而能行得通，則決不會有革命，所以革命的成否與其到來，反而不決定於革命家，乃只是決定於被革命者，可見革命與自由沒有必然的連合，同時亦決沒有必然的不連合，胡適之先生讀了許多書，豈有並此兩淺顯易見的事實而不知的道理呢？令我們不能不休息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偽裝的自由主義不是我們討論的目的，因爲不惟得討論。但除了偽裝的自由主義者以外，並不是就真沒有了問題。我在上文說過，真正的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是建立於精神的獨立上的。如胡適之先生這樣故意忽視歷史，用以遷就當權者，這是精神不獨立。這種精神不獨立自由主義其實在今天還不佔多數。除此以外，却不能說絕對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的精神確是獨立的。我在上詳述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內心狀態以前，先要講一講自由在精神上是如何造成的。

我願強調地告訴國人的是：中國接受西方文化雖只短短將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 Liberal Mind。此字可譯爲「自由胸懷的陶養」，乃是一種態度，或風格，即治學、觀物、與對人的態度或性情，亦可說是一種精神。不過這個精神不是一旦隨便能得的，乃必須積若干學養，後方可致之。在此又非指一二人能如此而言，實謂整個文化界含有這樣的風度。這種精神却正是西方文化中最寶貴的地方。即在西方亦是大家都認爲應該寶貴的。這個精神是先起於希臘文化中。柏拉圖所攻擊的「辯士」(Sophists)對於這樣的的精神實有貢獻。蘇格拉底還是受他們的影響。至於到了近世，科學家哲學家的貢獻尤多。蓋列勒(Galileo)、笛卡兒(Descartes)開其端，以後不但恢復了希臘的自由精神，並且更走上了一個新的自由的方向。在哲學家之中，英國的洛克(Locke)與休謨(Hume)尤爲盡力較多。總之，一部哲學史與一部科學史就不外是紀錄這個自由精神如何生長，如何發展。在人類文化上，西洋文化有其異彩，未嘗不是正由於此。亦可說人類文化中得有西洋文化，正是替人類全體開拓了一個新局面。倘使沒有這個自由精神，恐怕即不會有實驗的科學，不會有「進步」(Progress)的觀念，不會對於人生幸福，不論個人方面抑或從社會方面，設法去加以改良。所以西洋文化雖不免仍有種種弊病，但其中所含的這個自由精神却是較可貴的，而爲他種文化所無的。老實說，即馬克斯亦正是這個自由文化的產物。不先有這個氣氛，則馬克斯的思想是不會產生的。

這個自由精神對於任何宗教式的信條是不受拘束的，故可謂之爲「懷疑的精神」(Sceptic spirit)。對於任何問題取分析的態度，故又可謂之爲批評的態度(Critical spirit)。關於這一些，我不想多述，因爲在這短短的五十年中，凡真正能接收西洋文化的人們，似乎都已經十分知道了。我要提到一點

即在西方亦不是沒有和這種自由精神相反的情形，這就是羅馬的宗教，即今天的天主教。這樣的宗教是有一套的教條，無論如何不許思想超出其外，而西方文化上所以有今天的光輝燦爛，却正由於有破除這樣固定藩籬的新教出現。新教在英文是 (Protestantism)，或稱之為 Protestant Revolt，就是反抗的意思。西方文化所以有今日，亦正在在容忍有反抗者。這是思想自由的基本條件。

凡此種種，我不想多說。我所要說的只是中國雖在這種短短不滿五十年中，却居然在文化思想界已經把文化人的頭腦改變一下，養成了這種自由精神的習慣，不像以前只用於四書五經的教條之中。這一點却非常可以寶貴的。因此乃有了反覆思考的能力，使思考能力在科學的發展出來。這個自由胸懷的陶養是與科學同存在的。所以西方的哲學正是科學的助力，不是科學的障礙。中國自接受西方文化以來，為時雖然不太長，幸而對於這個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雖尚有待於將來的更發揚光大，却不能不說已經有了萌芽。為了將來發展科學計，為了中國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計，這些萌芽却是必須保全下去，千萬摧殘不得的。

著者靜查中國知識分子最近的動態，發現除了一部分偽裝的自由主義者在裏面自由為幌子，替反動派說話而外，却未嘗沒有另外一批人士，真心愛護自由，尤其是學術思想方面的自由。他們雖不作文章，然亦對於國事十二分憂心。他們確是對於將來的自由氣氛未必能保全抱有憂慮。我們不能說這些人們和偽裝自由主義者一樣。

至於何以會使他們有此擔憂，我却以為前進陣營中民主人士的言論與態度，不能不稍有責任。我個人所見到的範圍雖然不太廣，但我却有一個印象，似乎民主人士的言論中很少對於這一批非偽裝的自由主義者採爭取與聯絡的態度，總是動輒稍見有異議，即不問動機，一律加以駁斥。態度尤其是往往流於尖刻毒辣，尤其是對於自由主義一辭不加以分析與剖解，只是一味蒙頭蓋面，亂罵一陣。這樣實在容易使人誤會，以為民主人士沒有容忍與寬大，亦就是不具有自由的胸懷的陶養的風度。我雖然並不承認民主人士是真正如此，但我仍願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語來奉勸民主陣線的一班言論家。此事看來好像只關乎一部分人，固然今天所急的是在於大眾，然而這一部分人的事，却與文化前途有關，並不能認為是一件小事。

我所要勸告的，還有那一些為民主人士所導的青年學生們。有人告訴我：現在各大學中的學生有一些已對課程所教的學科不感興趣了，只是為了文憑，在那裏敷衍了事。這些學生，平常只看上海書店像生活書店耕耘書店一類的出版的小冊子，對於學校所開的各參考書認為不值一讀。果有其事，確不是好現象。以前曾有人告我：現在學生運動的主幹人多是各大學內理工科的考試成績優良的學生，這却是最可喜的事。這兩個報告，一個是關於壞現象，一個是關於好現象，在我個人則以為可能都是事實。現在專就第一點來說，這真是與「自由教育」的原則相背。自由教育就是要養成人們的自由胸懷，使其對於各

種不同的學說與主義都能澈底了解，然後自己做一些分析。由自己的反覆思考能力，從獨立自主的觀點，加以選擇，如此方能免於盲從。如果不接受這樣的「教育」，便是自己把自己先封閉在一個宗派中，這是養成信仰，而不是造。學識。為了文化發展計，使青年們趨於此路，是有害的。所以倘使確有這種現象，則對於真正愛自由的教授們引起了一種迷惑，亦未嘗不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話又說回來了，在我個人始終同意於上文所引的念慈君的話。專就政治經濟方面來說，中國今後如要走上光明的路，當然必須有一個建國計畫，把全社會都拉入於一個計畫中，照着來發展。浪漫的自由主義必須由過而被否定，不過在文化方面却不然。文化方面却需要高度的自由，使各科學與思想皆得自由發展。在表面上看，好像一個統一性的計畫的社會必與自由發展的文化相格不入，實則須知文化自由可列為計畫社會中的一個項目，二者不是不相配合的。如果我們真能認定今天的中國還絕對無法走上嚴格的社會主義之路，只能依照國情，劃訂一個過渡時代的建國計畫，這個過渡可能長到數十年至百年，這個計畫又必須融合各方面，則我們便不會拿硬性的社會主義，尤其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強迫一切思想家都嚴格遵守在其中。於是我們可以劃訂一個建國計畫，在其中即可以文化發展到高度自由為一個項目。在這一項目內，即在這一方面，把文化反而可推進較現在在反動政權下更有高度的自由。這不是辦不到的事。古語云，事在人為，只須知識份子無此種覺悟。關於政治方面單純的自由主義已成過去，在文化方面却正須我們大大努力來保護這個已有萌芽的學術自由。我在「觀察」上曾有一文，讀者似可參閱，不再多說。(觀察四卷一期：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所以本報的目的，不僅在勸告民主言論家，不要無故惹起旁人的疑慮，勸告自命為前進的青年學生們，不要造成一種小胸襟的印象，令人見而生畏；而且乃尤在於勸告要一些真正酷愛自由的學者即大學教授們，你們如果真視自由如生命，應該團結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由萌芽，開拓未來自由的田地。但千萬不要以為反動勢力可以保護你們所作為生命的自由。這是緣木求魚，亦是白晝見鬼。必須把這個夢想幻滅了，方有前途。否則便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上述的偽裝自由主義。請大家挺起腰板來，不要有顧忌，用自己的力量，大家手牽着手，創造自己的前途吧，沒有什麼猶豫，沒有什麼危險！

老實說，我個人對於中國學術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觀的。因為我始終相信人類的知識一經開放，便無法再退回蒙蔽的狀態。中國在這數十年中居然已養成這種自由思想的風氣，誰也無法再壓倒下去。所以我們的任務還是如何把這股揮光大的總要比現在更自由些。對於自由風氣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擔憂。我個人生活方面雖願意在計畫社會中做一個合乎計畫的成員，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所以今天愛自由的學者們如有覺悟，用自己的力量，不存依傍的心理，而要對於自由的保存與開拓有所盡力，區區小子願為執鞭之士。

(本文為香港出版的時代批評而做，但該刊物內地不易多見，故同時投寄觀察，特此聲明。)

九月廿六日

以「積點制」及「服務紀錄」

解決用人問題

李翰如

一個學工程技術的人，平常所管理的都是些沒有生命的東西，如機器、鋼鐵、油料及混凝土等類，很容易用科學的方法，作系統的管理，而不使發生流弊。可是一到管理人事，往往束手無策。管理人事，第一便是用人；用人是最令人傷腦筋的事。尤其我國社會，多年來因為對外及對內的戰爭，社會經濟已瀕破產，建設事業無法樹立，大眾生活極為艱難，到處感到謀事之難，失業之苦。因此每當一機關或一企業組織成立或主管更替的時候，持介紹信找事的人，多得不可勝數。有的不學無術，全憑裙帶關係來鑽；有的藉派別集團關係及其他種種不相干的關係來找事。可是因國步一天一天的艱難，到處在喊緊縮，許多機關在進行裁員減薪。那些人應當裁，那些人應當減薪，也是十分不容易處理的事情。因為許多人被用的時候，既然沒有標準，在裁員減薪的時候更無標準可循了。作者近來，除作一部分技術上的事情以外，也要兼管一點人事。在這次旅行中又遇到許多對裁員減薪抱十分不平的朋友，因知用人辭人，其中麻煩糾紛，在在皆有。然而我認爲這麻煩的用人問題是可以科學方法來解決的。

在一般論行政管理的書籍式的文章中，很容易找到許多用人的原則，但很少找到具體的辦法。考試院銓敘部的銓敘辦法，也許相當完善。但銓敘出來的結果，往往使許多機關用人更加困難。有的俸級銓得很高，有的銓得很低，使被用的人感到不平。「選賢與能」是國家大政之一，自應該有一個一定的標準和辦法。這標準和辦法，有公開討論的必要。如果能經大多數人討論而得到一致的结果，使成爲定案，公佈出來，則任何人都可依照這辦法去決定他自己的薪給，且與其主管所核定的相差無幾。因爲這定案是客觀的及科學的。

近代的工商管理學中，因爲特別注意經濟的經營與利潤的獲得，非常注意人員的應用與監督及職務的授予。人員監督 (Personnel Supervision) 及職務計量 (Job Evaluation) 兩課中有許多用人的原則與辦法，都可以供我們的參攷。

筆者對於用人問題，願作建設性的提議，想將平時對這問題攷慮的結果，提出「積點制」與「服務紀錄」兩個辦法，來供大家討論。

先談積點制。積點制以點爲單位，去品評人才。所攷慮的項目包括七項：即教育、經歷、攷試、發明及著作、專長及特別需要、特別推荐、及獎懲。積點之總和，代表某人在某時期的才值，以才值乘以一係數，即可決定某人大致

的薪給。積點的分配如下：

項目	點數
1. 教育	2
初級職業學校及師範學校畢業	2
高級中學、職業及師範學校畢業	3
專科畢業	6
大學及研究院畢業	8
碩士	14
博士	18
2. 經歷	1-5
普通服務	1-5
最初五年每年一點，次十年每年二點	
以後，每年三點	
有關所學及進修之遊歷、考察、參觀、對職務有幫助，可能提出報告者，每次至少半年，以三年爲限，每年兩點至四點	2-4
3. 考試	1-5
國家普通攷試及高等攷試及格	1-5
國家留學攷試 (包括公費及自費)	1-5
發明及著作	不定
創造性論文及學術論文	5-10
書冊編輯及翻譯	2-6
5. 專長及特別需要	5-10
6. 特別推荐	2-4
7. 獎懲	1-2
獎狀，記功	+1-2
懲罰，記過	-1-2

關於教育一項上積點的審查，不僅以學位與文憑爲依據，而關於職務的分配與薪俸的支給，且應以學校內的詳細成績單爲根據。成績單記錄每年每期的學業與操作成績，很可看出某人在學齡內學習的態度及學習的毅力；同時可以

配與薪俸的支給，且應以學校內的詳細成績單爲根據。成績單記錄每年每期的學業與操作成績，很可看出某人在學齡內學習的態度及學習的毅力；同時可以

看出其個人生活路綫的趨勢，是進步的或退步的；及在其同一班中的地位；同時更可發現其工作的興趣與特長。這是為選用人材與授予職務最好的參攷。可惜我們現在公私機關用人，對於出學校不久的人，還沒有注意到成績單的考核與審查，實屬不幸。美國中學生升大學不用考試而全憑成績單。大概一班中成績落後的學生很少被大學收錄的。大學生找事除送詳細的履歷書外須再加上成績單。用介紹信的很少。有效的介紹信，多出自其多年指導的教師及校長之手，證明其特著之品格與能力而已。

經歷 經歷與教育，有同等的重要。許多學力好的人，無辦事經驗，做事依然不行。經驗是由長時間經不斷努力而獲得的，尤其普通服務與慣常事務的處理，經驗得來極慢。「獲得效率」遠不如學校訓練之高，所以經歷以年為單位，依年資每年給予一點至三點。

經歷的證實，不能專憑一紙簡陋的八行履歷片。這履歷片有打倒的必要。它給人以極模糊而含混的印象，是絕對要不得的。我們應當用極詳細的履歷書。依照本文所列的七項，詳細記載，以防投機取巧。近年政府頒行的公務員履歷表，相當詳細，但還有許多地方，須要改善。

除詳細的履歷書以外，應當另附以往服務機關的「服務記錄」。這「服務記錄」應當由原機關主管或人事部門的人負責逐月逐年填寫，不是臨時堆砌成的。其詳細辦法，將在本文結束時敘及。

近來許多公私機關及學校，為求業務上的發展與進步，常派人出省或出國作進修旅行參觀或考察。長時間的進修，有助於經歷的增進，所以每年也給予點數。留學生在國外學習，所見習者較廣，除可獲得學位之點數外（這與國內學位同一看待），在這個項目內，也能獲得少許點數。

考試 考試辦得好，也能激勵人才上進。我國歷代用人，得力於考試制度者甚大。考試制度，雖不算絕對正確，但相當公平。歷來政府舉辦許多事情，發生不少流弊。獨於考試，頗能保持公正作風。所以我主張考試合格的人依種類等級給予不同的點數。

發明及著作 發明及有創造性的著作，不僅代表學業及工作上的成就，同時且為對社會及人類幸福上的一種貢獻。應當依貢獻之重要及性質，給予較多點數。而於編輯與翻譯工作，給予較少點數。

專長及特別需要 這一項可以視情形而給予不同的點數。譬如我國極需造船工程師，而這界的人才又非常貧乏，萬一找到這樣的人，自然不能僅僅依照上面四項給點，而應加入專長及特別需要的點數。又邊遠省份，人才不足，內地的人也不多，為獎勵遠方服務人員，在這項內也應多給點數。

今日社會因為公私事業的不安定與無法開展，人才轉業成為極普遍的現象。因此在甲方為專長的人，來到乙方，未必即為專長。因此應用與薪給的核定，絕不能照原機關所訂的為標準，所以改業後的專長點數，可能成為負數。這樣可以防止人才的改業。

特別推荐 特別推荐屬於特別而不平凡的人才。如清代賚章的向清廷力荐左宗棠，及過去胡適之之推荐王雲五出長商務印書館是。美國許多成功的企業家及工廠監督，是四十年前的學徒及練習生，無學歷可言，全靠他們自己的天才與毅力，受人特別獎掖及推荐出來的。

特別推荐應當不以感情及私人關係發動，而應站在公的立場以公正的方法推荐。最好以同業同行關係的多數人一致推荐，同時審核方面，也應當特別嚴格，以防流弊。

獎懲 獎懲為個人做事成就或失敗的一種記錄。其點數應當依其大小而增減，審查時也應當特別仔細。這積點制是科學的和客觀的。一經確定與採用，對於用人授職與薪給，全國即將有一個共通一致的標準。不僅可以減少人情偏私之嫌，而且可以增進人事行政上的效率。

關於積點制的應用，限於篇幅，不能詳細舉例說明。這辦法對於一班普通工作人員，非常適用。僅僅對於少數的天才與敗類，應用比較困難。因此對於此兩種人，給予點數應當特別小心。尤其此制中第四、五、六、七、四項，伸縮性較大，非根據以前各機關的詳細服務紀錄決定不可。

由積點總數乘以薪給係數，即可決定薪給。如某人的積點總和為50，其薪給係數為2，則其薪給應訂為100元。照目前情形而論，本積點制所用的薪給係數以2最為適宜。但特別機構如銀行，薪給素低，其係數可採用1.5或2.0；又如臨時成立之機構，如過去之善後救濟總署，一時找人不易，其係數可訂為1.5或2.0。然而計算才值之總積點其標準是一致的。

最後我們主張倡用一種詳細的服務記錄。我國政府當局很早就提倡一種人事超然制度，無論大小機構，都設有人事部門。可惜超然(?)的人事組織沒有做超然的人事工作。如果這服務紀錄隨時填記及審核得認真，便可算是超然的了。這紀錄不僅可供主管年終成績及決定升退與獎懲，同時可供將來更換機關申請工作的依據。說得更重要一點，可供將來國家非常時期徵用人才的參攷。

服務紀錄表包括下列各項，並設例說明：

資源委員會水電工程局服務紀錄

姓名	×××
職務	技術專員
編號	×××
籍貫	陝西長安
年齡	三十五(民國三年六月生)
學歷	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二十六年)
資歷	(詳見履歷書)清華大學機械系助教三年，航委會技士三年，中央機械廠副工程師三年
日期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廿五日
介紹人	自己申請
技術專員應用	

進入本機關

原 因 因工作興趣及水力機械之特長
 原 機 關 200元
 給 200元
 進入本機關時 200元
 服務紀錄：

「法意」出版二百年 (巴黎通信)

孝 隱 凌 卓 女士

年月至年月 協助堪測廣西鬱江上游水力，如期完成。
 年月至年月 負責計畫廣西第一抽水機站，負責安裝抽水機二十部，試
 車成績良好，如期完成，才增加預算。
 年月至年月 西江水漲，搶救不力，損失抽水機五部，記過一次。

「法意」出版於一七四八年，到今年，牠的高壽是整整二百歲了。現在歐美各國的文學界法學界，正在熱烈地爲這部「年高德劭」而「老當益壯」的偉大名著大做其壽；給他闡述頌揚，爲他紀念慶祝。

牠變爲方塊字，在中國出版界坐上一把交椅，也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著者孟德斯鳩給他命名 *Loi's*，譯者嚴復給他譯名「法意」。我覺得「法意」兩字的譯名，頗符合「信達雅」的條件。

在這本書出版的那年——一七四八年，在法國以及在歐洲的平民思想、民主主義，自然還不及一百年後——一八四八年的蓬勃活躍。但平民思想與民主主義的理想戰爭在一七四八年已經開始沸騰起來了。就在這新思想開始沸騰的時候，出版了這部偉大的名著，作了思想進化的南針，發了政治革命的大源！

「法意」中的政治論和法律論，都是近代談政治理論和法律理論的基礎。而更重要的，自然是牠所主張的三權鼎立的學說。直至今日，全世界民主各國都視爲金科玉律；雖然我們中國創生了五權憲法，不過在三權之外加了兩權。至於牠所揭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仍是牢不可破！

當「法意」出版之時，著者已經五十九歲了。（孟德斯鳩生於一六八九年，死於一七五五年。）但在他發表「法意」之前，在他四十五歲的時候，在一七三四年，在暢遊各國之後，在受英國憲法影響很深之時，曾發表了一部「羅馬與亡史略」。在「羅馬與亡史略」之前，他還發表一部「波斯人的書信」。這書是假託波斯人的言語，來批評當時法國的文學、宗教、政治、社會的。這書出版之後，轟動一時，孟德斯鳩的文名大震，那是一七二一年，正當他二十二歲的時候。

孟德斯鳩是生長在法國西南部的人，到他二十七歲（一七一七年）的時候，承襲他叔父的職位，當了西南重鎮

博多 Bordeaux 高等審判廳的顧問，兼任博多州議會的議長。兩年之後，升了審判廳的廳長。雖然在大約十年之後，一七二六年，他才辭去各職，專心學問，但他在任之日，政簡事閒，已經用了全力在研究文藝哲學與政治。一事飛騰羨前輩：昇平時勢讀書官。「我常常記起鑿定磨這兩句詩，使我表示無限的同情。龔句是爲欣羨乾嘉諸老而言。今日我再讀來，又欣羨在法國昇平時勢讀書官的孟德斯鳩了。

孟德斯鳩對於法意的構思，始於一七二九年，正當他在英國旅行之時。他發奮地工作了二十年，才完成全稿，出刊問世。他在一七四九年三月，給他朋友索拉 *Sorab* 寫信，會這樣說過：「真的！這個題目是美麗而偉大的；我可以說對他工作了一生。在二十年前，我就發現了我的原理，那是很簡單的。……」他用了二十年的精力與時間，才著成這部名著，可見他的專精與有恆。真正有貢獻的偉大的著作，都是長期間不斷努力的結果。這在中國的前例，也非常之多。如何維祺的宋史新編用了三十年工夫寫成的，顧亭林的日知錄也用了三十年工夫寫成的，其他例不勝舉。「大器晚成」有志著述的人不宜率爾操觚，而當堅忍持久。如今看「法意」的永久價值，更可知這著作的原則，是中外一律，古今皆然的了。

「法意」原本是在一種莊嚴而厚重的方式之下印出來的：用四摺八頁式共裝成兩大本，一本五百二十二頁，一本五百六十四頁！是由維爾拉 *Vernet* 牧師經手，由日內瓦一家書店經理負責，在日內瓦出版的。他的手稿保存在亨利巴爾高孫 *Henri Bâle auser* 手中，巴氏正爲這稿本在作精詳的研究。看見這些稿本，就可知道他對這部著作用了多少苦力。這種苦力，包括了他的深思、反省，堆積的文件，廣博的讀品，及其他個人的創見。孟德斯鳩在他的筆記裏面曾這樣說過：「要多多地讀書，可是所讀過的東西，要極少地採用牠。」這就可見孟德斯鳩的「博學

「與「深思」，這就是他讀書與著書的態度。

「法意」出版之後，真是風行一時，不翼而飛了。格利姆 *Chene* 文學消息，是當時一種權威刊物，是專門介紹有價值的新著作的。牠有過下面一段的話：「……孟德斯鳩主席，是一個最時髦的人物了。他把全國人的口味，都領導向公法方面發揮了。……這部書幾個月前在日內瓦印成的，最近前幾天又秘密地在巴黎重印了。這部書使所有的法國人都作一番回顧與檢討。我們在現時的學者的書房裏面，在一般夫人和執事子弟的化妝台上，也都可以看見這書。我不知道人們對這書的狂熱是否能夠保持永久，但讀者對刊物的狂熱沒有比對法意再進步的是無疑的了。」

這書出版之後，自然也受過不少的攻擊。就是同時大文豪伏爾泰 *Voltaire* 也寫過許多的批註。這書中有評擊教廷的部份，但在羅馬却沒有人敢說禁止出版的話，雖然受過檢查，但檢查也是秘密性的。因爲著者早在事前做了一工夫，他給紅衣主教披爾拉 *Pasquali* 寫過一信，請在被質問以前，不要禁止牠的流行。教皇比諾十四 *Beolt XIV* 也會經優待過他，保護過他。至於索爾朋 *Sorbonne* 神學院，本想燬滅這部書，可是，就像伏爾泰所說的：「牠感覺到將被大眾批評非議，所以牠也就保持了緘默。」

有許多批評引起孟德斯鳩的憤激而作反答的，也有時他就置之不答。有一位財務稅官加洛得杜班 *Card. Du-pin* 寫了兩大本書，證明孟德斯鳩「既完全不懂商業，又完全不懂財政。」孟德斯鳩祇答覆了一句話：「我向來不跟財務稅官辯論或是關於金錢問題，或是關於思想問題。」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狂妄爲什麼會招致失敗

Why Fanaticism Brings Defeat Bertrand Russell The Listener September 23, 1948

羅素

目前有一種很流行的信念認爲那些維持理性、冷靜和（在常識限度下）懷疑的國家和個人，當他們碰著那種被狂熱的信仰所支持的教條時，沒有成功的希望。這種見解在善於懷疑的人中間尤其流行，這種人面對內狠有力但缺乏理性的教條主義者不免覺到目眩心惑，手足無措。我却不認爲歷史能證實這種見解，從過去的史實中得到的教訓剛剛相反，溫和和科學的信念過著狂妄主義時並不是毫無能力的。讓我們看一些例證來說明這個論據。

懷疑主義和事功

在羅馬帝國擴張最快的時候，帶領軍隊的將官們大部分是伊壁鳩魯派的懷疑主義者。他們的動機是無可最粗俗的了：搶劫廟宇的藏金，和他們的軍隊平分享受；把和羅馬競爭的城市毀壞，等等。後來的羅馬人，不論信不信基督教，沈溺在迷信裏；他們一天比一天更爲狂熱於這些信仰，一直到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的滅亡。狂妄主義的浪潮升起一分，國事也收壞一分。回教的歷史也是如此。他們早年的擴張時期，領袖們都是懷疑主義者，最早甚至反抗先知們的教派，後來看到了有利可圖才加入。這種懷疑精神一直維持在哈里發的盛世；到他們狂妄的墨守教條時，軍力的式微也同時開始了。

十六世紀時，列強中對宗教最狂熱的是西班牙。它雖具備種種的優勢——勇敢而好戰的人民，優越的地理位置，西印諸島的資源——終於瓦解。這半島上最勤勞和最文明的猶太人和摩爾人（西班牙的回教徒）的被驅逐損害了國家的元氣。荷蘭的失敗是因爲它不願意實行容忍政策。長期而且無結果的宗教戰爭之後，Westphalia 和議和英國清教徒的崩潰說明了沒有極端主義的人會得到勝利。勝利却屬於從這戰爭裏獲得大部財富和權力的荷蘭和英國的那些不拘泥教條的廣教派。Napoleo 的撤消，允許有用的工業從法國移入英國，是法國在七年戰爭中失敗的遠因。在這個悠久的歷史中任何時代，勝利沒有屬於過狂妄主義的。

最近的歷史在這方面也並沒有變化。英國參加第二次世界戰爭祇覺得是一件沉重的義務，毫無十字軍式的精神

。蘇聯和美國都是受到了侵略才反擊的。祇有德國的納粹才是受著狂熱的鼓動，他們的狂妄却也是失敗的主因。勝利之後，同盟國很奇怪的發現德國在原子彈的製造上這樣落後。重要的原因是在他們把猶太和反對納粹的科學家都趕走了。他們對納粹條條的狂熱曾激起了他們所已經征服的區域裏的反抗運動。我想，沒有疑義的，如果他們的統治者有一點理性，他們可能在這次戰爭中得到勝利；因爲如果有一點理性，就不會去進攻蘇聯和鼓勵日本去偷襲珍珠港了。

有人認爲狂妄之徒祇有被狂妄之徒所打倒。這種見解和事實並不相符。現代戰爭的勝利主要是倚賴於資源、工業和科學技術，以及決定政策者的機敏。這些條件中，技術和機敏就不常能見於狂妄的信徒中；那些有科學見地的人極容易具有這些素質。狂熱於一定教條的人不會願意接受敵人的科學發現，他們即使打敗了也不肯認輸，敵人的一切都認爲不如自己；因之，他們不久就落在接受經驗教訓沒有成見的敵人之後了。

有些人認爲狂妄主義是無法拒絕的，因爲如果不對一套教條狂熱的信仰，就會變成一個完全無所倚傍的懷疑主義者了。其實這兩極端並不是非擇一不可的，我們最好是採取科學態度。懷疑主義說「一切皆不可知」；這樣，他也是一個教條主義者，雖則他的教條是消極的。他的信條會引起癱瘓，一個接受這信條的國家必然滅亡，因爲它不能啓發自衛的決心。科學的態度却不然。它不說「知識是不可能的」，而說「知識是困難的」。它和教條主義者不同，它認爲除非能在試驗中證明是有用時，沒有能算是知識的，而且即使證明是有用了，還得不斷在新的事實裏加以考驗。它不同於懷疑主義者；它認爲凡是經科學考驗過的比了沒有考驗的更近於真實；在許多情形中，這真實性是差不多一定的；無論如何，這是應用時最好的假定。教條主義者接受了一個假定，認爲不必再加以證明了；懷疑主義者否定一切假定，不去求證明。兩者都不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暫時接受最可能是正確的假定，繼續去尋求可以證明或否定的證據。就在這條路上，人類獲得了控制自然的能力，科學國家也由此獲得控制其他國家的能力。

理性主義者和教條主義的區別並不在後者有信仰而前者沒有；區別是在信仰的根據，和維持信仰的方式。理性主義者是準備說明他爲什麼這樣信仰的理由，這些理由（除了有關價值）最後是根據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他可以承認他的理由並不是絕對圓滿，新的事實可能使他接受新的信仰。但是他對於這最大可能性的假定所願意支持的行動和教條主義者對他認爲必然性的信條所採取的行動可以一樣的有力量。他比了教條主義者却有一點長處。當教條主義者發現了損失——譬如，打了敗仗——他的失敗是致命的，可以一蹶不振，但是這對於理性主義者却不會如此，因爲他始終認定他可能做錯的。盲從的人喪失了信任纔是最沒有希望的人，他們已失去了理性，領袖又不能再領導他們，除了頹喪之外別無出路。這種人是沒自動尋求出路的能力，而且也不會願意再去聽從原來那一套指導，已上了一次當不願再上了。發生行動的泉源已乾涸，餘下的祇是無目的的隨波逐流罷了。這是沈溺於集體瘋狂的代價。

理性的爭執需要前提

我並不想說一個科學性的人是有感情的。科學祇講手段，不講目的；目的定得由感情支持。以我自己說，我有許多東西是認爲有價值的，特別可以提出來的是：理智、寬大、和自尊。科學不能證明這些是好的；它祇能在假定這些是好的之後指出怎樣去得到它們。不說理由而相信這些或其他價值並非不是理性的，因爲這件事並不能作理性的爭辯。一切理性的論據必須有前提，沒有了前提也就無從說起。在事實界內，前提來自感覺；在價值界內，前提來自感情。許多反對理性的流行成見是起於沒有明白理性祇合用於可以證明的事情上，不能合用於證件所具的假定上。一個人並不會因爲他接受了某種目的而成爲非科學的，祇有因爲他在達到這目的時採取了錯誤的手段纔成爲非科學的。希特勒是非科學的，因爲他所達到的結果，德國的毀滅，並不是他的目的。成爲科學的或是理性的人祇是達到了一種德性，沒有正常的人會把它看成惟一的德性。

容忍出自兩個來源：一是，明白我們可能有錯失的；（下接十五頁）

饑餓的野火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十月，四伯利亞的寒流已經開始侵入了北平。一個月來，北方各戰場接連的失利，上海瘋狂的搶購熱潮，以及如水湧來的這地流亡的難民，種種壓力從四面八方一起壓向這座華北的心臟。本來就搖搖欲墮的限價，那禁得起這種兇猛的激盪？這一下就全部徹底崩潰了。麵粉由金元十元一袋一下子跳到七八十元。黑市明市各種物價無不上漲。唯一不漲的，被限在限價內的，只是可憐公教人員的薪津。這一下，不論是血汗換得麵粉的勞力，或是賣智識實腦力的勞心者，舉凡一家無隔日之糧——靠固定薪水吃飯的人，全都逼上了山窮水盡的死路！

飢餓，飢餓的洪流吞沒了一切。現在的間題已不是吃飽或吃不飽，而是怎樣設法不餓死。在二十日，一向生活最苦的國民學校的教員們，實在受不住飢寒交迫，終於喊出了救命的呼聲，集體請假四日，爲了好參加搶購可以使得他們多活幾天的限價配

麵。在教育局王局長和張厲生副院長連帶帶哄之下，管九每人立刻發給十月份下半月薪水和三十幾斤雜糧，總算把事情拖了過去。

一波甫伏，一波又起。小學的先生們剛剛無可奈何的上了課，大學裏的教授們又停了教。那是二十四日晚上，翁院長從南京帶了一套新經濟方案來平，督見總統，並且就在總統的行館中召開了一個宴會，邀請了幾位經濟學者參加，請他們對當前的經濟情形貢獻意見。翁院長並有意請他們到南京去，會同京滬的專家們，厘定一個挽救危機的計劃。這聽說是胡適之校長的建議，當胡氏正在忙着幫總統籌劃安

國大計時，不料在校內的教授員工餓得等不及了，有八十二位教授就在那天晚上，發表宣言，停教三天。宣言的內容出乎意料的簡短，僅說物價過高，生活不易維持，只好停課三天，出外借貸。宣言既未附具體的要求，而全文亦寥寥寥寥一百餘字，不僅使人感到突兀，而且頗

文告，罷教三天，多多少少隱含着對總統和內閣一個猛烈諷刺的意味。在北大，待遇最高的教授，其底薪也不過六百三十元。依照改革幣制後的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六百三十元底薪者只能拿到一百二十五個金圓，外加研究費二十金圓，兼課每四金圓，(兼課每人最多不過四小時，而且有許多教授並不一定有課兼，)合計不過一百八十五金圓。九月份配給麵到現在尚未領到，十月份的遙遙無期，還不知要等到何時何日？在麵粉由八袋圓躍進到七十金圓一袋的情形下，一般的物價也跟着跳了六倍以上，三輪車夫每日實勁賺十個金圓，北平私立中學的教員每月可以拿八袋麵粉，而大學教授們的薪水却凍結在固定的數目上面，較盡心血腦汁，一個月拿到這一點錢，事實上早已不夠一家三口的最起碼生活了！樓邦彥先生在某一天的講演會上曾提到，說四口之家最低的要求，每人每天半斤米，一個月六十斤米，這就需要一百二十元了；求最少的營養，每人每天一兩肉，一個月也需一百多元，單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編者按：本文遲到，所以上期未能刊出。)

提高稿費

(第二十一次調整)

由於限價解除、百物狂漲的緣故，我們決計在十一月這一個月內作第二次的稿費調整，自十一月十一日起，本刊稿費每千字致奉金圓十二元至二十元；此啓。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編者按：本文遲到，所以上期未能刊出。)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編者按：本文遲到，所以上期未能刊出。)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編者按：本文遲到，所以上期未能刊出。)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編者按：本文遲到，所以上期未能刊出。)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編者按：本文遲到，所以上期未能刊出。)

鮮豔的楓葉，隨風飄搖，不知道將來落到什麼地步。平津兩市及平津鐵路的易手，裸露着時常有遭受攻襲的可能。一百廿幾個縣市的河北現在國軍的手中縣城也已經寥寥可數了。熱河熱西五縣盡失，僅剩了一個承德，和時有時無的灤平。察哈爾已經丟去了半數以上的縣份，綏遠也失去了綏東五縣。這些變化雖不如洛陽、臨汾、開封、襄陽、濟南、錦州等名城之易手驚人，而其實際的影響是比一城一地更加重大的。華北所以造成目前局勢，除了一般的原困外，就是兵力不足。據說，傅作義希望中央充分撥給他裝備糧餉，儘速自己擴編部隊，而中央却答應可以以再撥部隊給他指揮。這是兩方面對於增強華北防禦力量，在見解上不盡同的地方。總統北來可能有一個折衷的做法，那就是從外地增調一部分部隊來，也從本地成立一部分部隊。華北一年的變化雖然是在皮裏抽肉，但比起全部其他各地還不算太糟，當總統來平時，平綏東段還有所謂關溝大捷的表演，這該是總統來北方的

見聞中惟一的比較愉快的事。然而就是這役，國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也不能扭轉華北乃至於察綏的局勢。

北方軍事問題的變化還是要看遼西，國軍要負氣力爭錦州，是個相當大的軍事冒險。將來結果如何呢？是沒有任何人敢提保證的。

對東北比較穩妥的辦法，應當是將瀋陽的兵力儘早南移，不要再使瀋陽落到長春的地步。南移遼西雖已不通，仍可於封港以前搶囤營口利用，「戲院靠海」可以在海岸上慢慢的觀戰動靜，或苦撐下去，或再轉移都還是活棋。就是這個做法，也得有天才的敦克爾克專家來執行。

總統就職後第二次來北平，又已經一週了，他第三次赴瀋陽返平後，東北還不見什麼大變化，緊接着錦州與長春之變以後，軍事上當然要有一番新的部署，是穩妥的做法呢？還是冒險的行動呢？總統在這裏一切表示得很優閑，十九日接見太原原署副主任楊愛源，指示機

宜，因爲太原也正被圍攻，情勢甚緊。下午總統赴平東通縣巡視。廿日聽說總統行館曾有重要會議，但是行館令副總統發表的消息是，「上午接見杜建時，下午接見傅作義。」廿一日總統夫婦再往遊香山，參觀熊希齡創辦而仍由毛彥文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真是好整以暇。平南二十里外的永定河畔連日不斷有戰事，平市居民歷盡桑滄，除了難以忍受物價的高壓外，對此並無恐懼，鎮靜如常，至於太原的緊張，綏包的戰事，以及東北的變化，只是被少數關心者，到處打聽着說：您看最近北方大局怎樣？

(十月廿一日)

這兩項要求已經超過一個月二元薪水所能供給的了。事實上很多的教授，早已吃不起米，不消說更吃不起肉了。譬如像韓壽宣先生家裏，已經天天是窩窩頭和白菜了。韓先生苦笑着說，他去年從美國回來還帶着一千多美金，現在這點積蓄早已貼家用貼光了。以後再拿什麼往下貼，他也不知道。再如教育系主任留德的專家張天麟先生家裏，也早就就是小米粥和窩窩頭。張先生患有骨髓炎不能走路，不少的薪水要花在三輪車上。大多數的教授，如著名的經濟學者樊弘先生，和考古學權威向達先生，差不多每星期都得向學校借錢，幾乎將下一個月的新水都透支光了。有些教授除了自己，還寄錢養活在南方的母親，像胡世華先生一個人拿錢兩個開支，只好把自己最心愛的書都賣光。還有些教授為了節省甚至不坐車，每天走一個多小時的路到學校裏上課。如果家有八九口的，那就更不堪設想。

拿最高薪津的教授們已如是之慘，那些薪津更低的講師助教工警等，其情形當然更慘。教授停課的消息傳出以後，講助會立刻響應，從二十六日起停課五天，工警隨之向學校要求每人先借一百元，以救目前之急。同學們爲了表示支援，也決意罷課五天。於是停教停課的野火，隨飢餓的北風，四處蔓延。由北平到天津到唐山，由大學研究院到市立各中學各小學，由國立到私立院校，包括北大、清華、師大、燕大、輔仁、華北學院、東北鐵院、藝專、南開、北洋、唐山交大以及平市各市立中學，幾乎全華北所有的教育機關，在兩天之內完全停頓。在停課的期內，各大學的學生像北大、清華、燕京等，都紛紛的組織了爭溫飽委員會，進一步向員工向市民向廣大的社會，展開具體的訪問，在這次訪問裏，更清楚的知道，今天古城裏的人們，究竟是過着怎樣的一種生活。

一位參加訪問教職員眷屬的同學回來報告，他說這是一位曾受過大學教育主婦的家庭，只住一間鴿子籠大小的房間，擠滿了炕、板凳、火爐、鍋……人幾乎都無法轉身。主婦正背着一個孩子，牽着一個

孩子，頭也沒有梳，臉也沒洗，站在地上發白。旁邊是一個盆，裏面全是沒有洗的髒衣服。炕上還爬着兩個小孩，滿臉的鼻涕。訪問者進去還能說什麼呢？只好默默地退了出來。和這位主婦住同院的有一位月薪拿一百三四十元的高級職員，他有八個小孩，沒法子，他只好把最大的男孩送出去當校工。這都是讀了十幾年書，而又在人人羨慕的大學裏做事的人，飢餓已經把他們逼成了這個樣子！

這還算是幸運的。最苦的是工警。說起來令人不能相信，他們一個月才拿二十元，天知道他們怎樣用！在蔡子民先生長北大時，一個月曾拿七塊大洋錢吃白麵的紅樓門房老陳，現在每頓只有一碗開水和一隻窩頭了。他常常嘆氣說，在敵偽時代還有配粉，從來沒有吃過像現在這種苦。他說年頭兒真是變了。有家眷的校工，更出我們意料之外，那真是比狗還不如的生活。訪問組的同學特別參觀一位曾在學校服務二十多年的老校工的家，那是在一座破落的大雜院內，一間不過一丈見方的房子，沒有

窗戶沒有炕，黑陰陰的八九個人擠在一起，他們沒有被褥，只有一張草蓆，睡在潮濕的泥地上。八九口人靠這二十元就是吃草也不夠的，只好把他兒子也帶進學校做校工，他的太太天天出外找點針線零活，凡是能夠動的都出外找食。當訪問者走進去時，他的七八十歲沒有牙的老太太，正嚼一塊已經乾硬如鐵的冷窩頭，她紅着眼睛問來人：「你聽，到哪天我們才能過到好日子啊？」誰聽了能不爲之酸鼻？

作社會訪問的同學回來，個個搖頭嘆氣，尤其是訪問難民的同學，他們看的難民還算是好的，幾十個人擠在一間破廟的泥土上，四面空空的窗戶，使他們在寒風中戰慄。有些人身上穿的還是單衣。唯一使他們多活幾天的是社會局發的每人每天十二兩小米，就連這個據說也有好幾天沒有了。有些人只好到外面的垃圾堆找白皮兒，捨回來煮食。每個被苦難磨練悲愁的臉，都寫出了他們各自不幸的歷史。尤其那那被過重痛苦壓塌了無神的向前望着似乎已經麻木的眼，更使人看了想痛哭。訪問

的人不忍訪，也不忍問，悄悄地走了。

飢餓也把同學給逼倒了，學校門口的小館子和小食攤，全都冷清清的。宿舍的門口，出讓的條子突然增多，而徵求却幾乎看不見。有一位同學願意以一百元忍痛出售他過冬必用的皮袍，在他出讓的條子上附有一首詩，最後一句是：「買者身上暖，賣者肚內酸。」饑頭騰團的人已逐漸減少，吃絲糕的經濟團體，雖一再擴充，還是人滿爲患，有很多同學補不進來。有時在上課時，未吃早點的同學肚子突隆隆作響，即面有菜色的教授也不禁隨之嘆息。

編後

政府取消限價，購買白報紙的困難應當可以解決，不過截至本刊付印時，我們還沒有能夠買到，現在先將印體書的紙張移用一下。照一般情形看，將來報紙的來源並不樂觀，所以本刊的篇幅暫時仍以十六面爲限，不過無論如何，總不致于要狼狽到改出單張了，這幾天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對本刊都很關切，編者在此表示謝意。

上一屆的半價定戶到第十二期即已滿期。下一屆的半價定戶原應自第十三期開始，但是由於紙張的缺乏，半價定戶祇好暫時停辦。本期及下期的半價本，因爲原有的紙張已用完，爲了維持信用，祇好一律也用白報紙印刷。

觀察幾番恐怕最早要到本月下旬才能恢復供應。其實我們早已將紙型送到印刷所去重印，但印刷所在上個月裏「不大起勁」，一直擱了下來。現在即使請求他們趕印，但重版的和新出的「共有十三四種，澆版、印刷、套封面、裝訂，手脚很多，相當費時間，一俟各書裝竣，再在本刊公告

（編者）

（上接第十三頁）

壘，一方面也爲的是杜絕中央區物資的流入。在紙烟方面便是一個例子。多數烟癮大的人只用工紙捲土產的烟葉來吸，烟捲算絕跡了。

交通

交通工具，山地多是驢子，北邊稍平則用大車，當我經過專員公署所在的地區時，美式的新卡車也有了。公路整齊，可直達哈爾濱，橋樑也堅固，這是爲行軍和運輸物資用的。

婦女生活

一般年紀老些的人寧兩縣，走上歸途。這就是我在冀東解放區的女性解除了過去社會一切枷鎖，她們可以和

男子同樣在中學各壘學校裏免費入學。畢業後在各種機關服務，再也沒有依賴男子的跡象。她們是活潑而熱情，工作效能一般的超出男子之上。當她們結婚的時候，工作仍繼續得到保障。生育時可得到充分的假期。經濟方面，政府按月發給保健費、奶費，和一定數量的雞蛋與白米、麵。過了滿月，她仍可參加工作，可以用奶費僱一個人代她在白天照顧着孩子。我經過了蘆龍和撫

在冀東共區所見

觀察讀者投寄

我是一個小公務員

這次北寧路失守，我在昌黎被俘。他們問我有沒有槍枝後，就叫我隨同他們到解放區去。

一路上經過後到台到安山。我在這二十五里的路程上，懷着恐懼的心情，一步步的跟隨着他們，身體感到無限的疲憊。在路上，我要求他們休息一下，我用手袖擦着額上的汗珠，問他們帶我到甚麼地方去。

「帶你到我們的後方去。」一個老誠的中年人回答。他又說：「不要怕，不會虐待你們的。」他面上的表情是和藹而自然的，彷彿對我一點也不就心。他們穿的是灰色的服裝，是用粗布做的。他們四人都帶着一棵大槍，也有的帶着小槍。鞋都是布的，看起來相當結實。他們每人都有一個兒子，凸凸的不知裝着些甚麼

小的村莊，我不知道甚麼名稱，一人突然指着東面對我說：「中央軍在那裏燒毀了二百多間民房，現在我們的政府已經給他們修好，老百姓真是太苦了。」我默

默的點頭，朦朧的暮色中隱約見到些用石和磚做成的新的房屋。

天黑了，走到一個山坡上的村莊，莊頭上站着和他們同樣服裝的人，有的端着槍，也有空手的，民與兵使我

不清楚。他們都以好奇的態度問我：「你是縣裏做啥事的。」我向他

們說了些簡單的話。飯後一位穿着長袍的人正式向我問話。他高興我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沒有做過甚麼壞事，便給我找房休息了。次日有更多的來向我問話。我很驚奇的他們每個看起來很粗魯的人都

能談出一套理論來。同時對我們地區都有詳細的瞭解和批評。我奇怪的問他們這些知識的來源，他們說：「解放區的每一個行政工作人員和士兵，每天都有兩小時學習的時間，書籍是由新華書店各地分處買來的，非常便宜。報紙每月僅需帶三元，這些都時常放在背包裏，準備隨時學習。」那裏一位教育負責人和我談的很暢快，他約我幫他辦小學教育，但我謝絕

了。我坦白的和他們講了，年邁的母親還要我一人來奉養，只有回去才行做些小事以維持。他們同意我的處境。這時我開始一掃擔憂歸家的事而大感愉快，且可在村中散步了。

在他們優遇我的生活中，我向區長做了進一步的要求，我想到縣府一帶參觀，然後回家。區長答應了。他說：「我們很想讓你們瞭解解放區的真實情況，以減除你們恐懼的心理，現在我們已經校正了許多過去偏激的辦法，以適應廣大人民的需求」

到縣府 他允許我參觀縣府

的第二天，正當吃早飯的時候，突然來了情報，說中央軍已經到「二百戶」了，有馬隊。大家一時緊張起來，槍聲已經聽到，他們馬上抽了槍去防禦了。這時街上許多男女女拉着驢子，帶着被褥向北走着，工作人員也和他們一齊向北移動。區長向我說：「你可以去縣府了，我派人護送你去。」

我同另一人動身了，途中經過無數的山崗，到處都有北移的難民

。我問他：「老百姓爲甚麼也要跑。」民兵講：「他們不跑可能吃苦，因爲中央軍認爲解放區的老百姓都是八路，所以他們非走不可。」

一會兒又遇到一支馬隊偵查兵，他們穿着黃色的制服，身上並帶着刀。路上在一個村莊上還參觀了一家新華書店和郵局，書價便宜，種類亦多。

工作者的生活 首先到了縣府的祕書室，他們在信上已經曉得我的情形，午間和縣府的人一同吃飯，縣長也在裏頭。大家都是高粱米粥，白菜熬豆腐。他們談笑着，毫無身份的區別。飯後我想參觀司法機關。祕書室的一位彭君講：「這兒是司法民政兩科合成的祕書室，並未單獨設立，審判是依照法律由大家討論公斷的。」

監所的犯人 他帶我去監所參觀，可笑的是門口並無崗警而且敞着大門，但院中則很整潔；分正、左、右、三列房，土坑，左邊的是廚房，犯人的門也開着，正在做鞋，坑上並雜列着許多鞋底

。他們見了這位彭君很客氣的寒暄。彭對我說：「裏面有殺人犯，也有普通犯。最多有十年徒刑的，並無死刑的。他們有生活小組，每天除用手工或勞力謀生外，有一定學習的時間，討論會和檢討會時常開；他們自己相互約束不願犯規……」

觀劇 晚上有文工隊演劇，在一樹林裏的土台上搭起了藝術而壯觀的舞臺，青年的孩子們充當扮演的角色。舞台懸着「慶祝濟南解放和北寧路勝利大會」的大字。開頭有兩人講演，說出開會的意義和要節衣縮食支援前綫等。語言通俗而情緒激昂。演劇開始了。第一幕是一牛永貴同志負傷，是描述一個抗日戰爭中老百姓愛護八路軍的故事。其餘還有許多劇，因爲我衣服太薄，只好先回去了。

土地改革的進行 我和他們談了許久，也和當地中農聊過天，同時也看過幾年關於土改的小冊子。關於土地的配置在這區域是由去年底實行的，結果有許多偏激的地方。大概缺點爲：(一)地主、富農、中

農沒有劃分的完善。(二)平分時貧人得好好地，其他階層得壞地。(三)打擊面過大地，超過了中共中央的限度。這種措施偏激的結果，影響了中農生產的情緒，他們多數態度消沉，致生產效果很低，甚至影響到對現在持有的土地所有權發生一種懷疑的態度。

談到這地方的教育 解放區政府已承認此種普遍行政的缺點，重新提出了糾正的對策，同情富農，補償中農。他們不分中央和地方，一致掀起了討論的浪潮，謀取解決的辦法，並普遍的徵求富農中農的意見。這個工作目前還在進行着，而且局部的已實施了些暫時的補償。我住的那家農戶便因此獲得了八十件衣服。不過他們在平分後亦可溫飽。

今年的七月到明年三月爲校正偏差補償中農的期間，校正後便發給土地證，人民有所有權了。一位張縣長曾向我談過，這些錯誤的發生與教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農民們開會時，往往把私人感情加在裏面，有時也有地痞混入，把事情歪曲，以致對富農中農的財產打擊得過重。幹部方面管理這工作的多爲工農幹部，他們教育水準比較低，以爲凡是大眾通過的就是絕對的民主，不敢在討論會上提出來讓大家研討。再一方面就是開討論會時只有貧農而沒有其他階級參加。目前這些都要徹底的糾正過來。現在討論會上中農富農也可參加發言了。

教育概況： 談到這地方的教育機構，他講全解放區對學校的設立是一天天在加強着改進着；小學普遍的設立在各個村莊，孩子們都可免費入學。中學比較少。因爲多注重普通技術的訓練，所以專科學校在軍區裏很多。大學教育在東北比較完善。這裏凡有資格的人都可到東北各大學投考入學。前線附近地方辦教育比較困難。秋收的時間孩子們都幫着家中收割，不久冬學就要開始了，但他們仍可讀到八個月的書。

我參觀過一個中學，看他們正在紡織。這正是他們生產的時間。他們說，在大學裏的學生也同樣勞作，有的做肥皂，有的織毛巾，彼此以物易物。一方面是在學習技術，從事生

(下接第十二頁)



漫談方言文學

王了一

我在嶺南大學演講了一次，題目是「漫談方言文學」；講了幾天之後，我看見了觀察五卷五期郭紹虞先生的「談方言文學」。我的態度和郭先生相同，而演講的內容和郭先生不同。郭先生的文章徵引繁博，很有分量；我的演講只不過隨便說說，所以叫做「漫談」。現在把我的意思寫下來，可算是郭先生的文章的附錄。有些意思是當時沒有講到的，這也沒有妨礙，因為這篇文章是可以獨立的，和那一次的演講也可說是不生關係的。

我們談方言文學，可以從兩方面去談。首先，我們該說明方言文學有沒有它的可能和必要；其次，我們要談到怎樣去寫方言文學。現在我們想只談前者；留着後者，待將來再談。

方言文學是可能的。書經聲度篇非但是白話告示，恐怕還是方言告示。詩經裏許多難於索解的語句，恐怕都是方言。在西洋文學史，也有的是方言文學。例如法國的「費力不烈士」派 (Filibre)，就是用法國南部那克語系的各種方言來寫作的。其中像盧瑞尼 (Rouman II 1818-1891) 的詩和散文，和米斯特拉爾 (Mistral, 1830-1914) 的詩，在文學史上都是很有地位的 (後者並曾得到一九〇四年的諾貝爾獎金)。中國近代像胡適的粵語，雖然文學的價值不高，也是為方言文學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我雖是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之一，但是我個人有八個字的口號，就是：「提倡國語，擁護方言」。所謂國語，它本身也是一種方言；它並不比其他的方言更優美，更完善，或更能表達意思。我們之所以提倡它，只是因為中國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正像我們學習英文並不是要消滅中國語言一樣，我們學習國語並不是要消滅方言。

我們試從真善美三方面來看：一個非國語區域的人用國語寫作，至多只能做到一個善字，然而那種作品一定不夠真，不夠美。反過來說，方言文學雖然不夠善，但是容易做到真和美 (這和郭先生「真」和「雅」的說法不謀而

合)。何況這裏所謂善只是從功利主義着眼；因為用國語寫作就可以傳遞，甚至可以傳久；如果撇開了功利主義不談，單從藝術的價值而論，凡不用「母音」寫下來的文學都可以說是不夠善的。

一個人捨其所長，用其所短，是很吃虧的。還是用我們最有把握的武器罷。「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那只是一種說法。實際上，關雲長最好還是用他的青龍偃月刀，張翼德最好還是用他的丈八蛇矛。當孫悟空無極可弄的時候，還不甘心借一借豬八戒的釘耙呢！

現在大家寫白話文都是用國語來寫的；但是，除了道地的北平人，或從小在北平長大的人之外，寫下來的國語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失了真。我知道有人以為這種失真是不緊要的，因為要說的話總算表達出來了。但是，失了真就不純粹，不純粹就不自然。大家覺得在語音上的南腔北調是很難聽的，為什麼在文章上的南腔北調却容忍呢？也許又有人以為將來中國的國語正是南腔北調的國語，現在何妨讓它不純粹呢？這又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將來國語演變成爲什麼樣子，那是另一問題；現在呢，我們必須用極純粹、極自然的語言來寫文章，然後能合於真善美的標準。尤其在純文學方面是如此。

和國語距離頗遠而又文風最盛的，是江浙人。以此，我們常常有機會讀到江浙人的文章。在語彙和語法方面，國語和吳語的分別往往爲江浙的作家門所忽略了。這並不是一種羞恥，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假使吳語被定爲國語，北平人不是也會犯同一的毛病嗎？但是，從「真」的一方面說，畢竟是有多多少少欠缺了。現在試舉出最常見的兩個例子。第一個「臉孔」。北平人只說「臉」，不說「臉孔」；江浙人只說「面孔」，也不說「臉孔」。但是，有些江浙人把「面」字翻譯爲「臉」字，再加上自己原有的「孔」字，於是變爲「臉孔」了。第二是「多少好」。北平人只說「多麼好」或「多好」(多字讀陽平)，不說「多少好」；有些江浙人因爲吳語的「幾化」等於國語的「多少」，所以犯了類推的錯誤，把吳語的「幾化好」譯成「多少好」了。(第一例是語彙的錯誤，第二例是語法的錯誤。)最糟糕的是某一些小學國語教科書或小學國語補充讀本，把這種「吳語化」了的國語教給小孩兒們。陸志韋先生在「一篇文章裏」敘述了一件很有趣而又頗驚人的事情。他說，北平的小孩們，天然會說國語的，但是，等到他們參加什麼演說比賽之類，就不知不覺地受了國語教科書的影響，改用了吳語化的國語了。

非但江浙如此，各地莫不皆然。我手邊有一張香港的

報紙，我隨手在一篇用國語寫的白話小說裏擠出下面的一些例子：

1. 男子都是花心惡霸。
2. 多少錢？不要打死狗講價！
3. 你還是坐手車去罷，省得走路。
4. 今天我還沒有發過市。
5. 我拿這皮箱也拿得夠了，現在給你。
6. 除掉他，還有別個人嗎？
7. 敢動老子一根毛，算你狗胆！

這些例子，大致可分爲三類。1. 2. 兩例是俗諺，俗諺是最富於表現性而又富於地方性的東西；別的地方的人往往不懂什麼叫做「花心惡霸」和「打死狗講價」，即使懂了，因爲一向沒有這種語言習慣，也會覺得味同嚼蠟的。3. 4. 兩例是語彙的不同，因爲北平叫「洋車」不叫「手車」，說「開張」不說「發市」。5. 6. 7. 三例是語法的不同。「給你」是粵語「畀翻你」的直譯，實際上國語只說「還你」或「還給你」。「別個人」在國語只該說「別人」，但因爲粵語說「第二個」或「第二個人」，所以類推誤作「別個人」了。「狗胆」一類的話很特別，國語「狗」字只放在形容詞的前面，很少(也許沒有)放在名詞的前面的。由此看來，這又是「粵語化」了的國語。

因爲寫純粹國語的人太少了，所以許多劇本是不能上口的。有一位話劇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演話劇的人，往往是先把劇本的語句改爲純粹的國語，然後演出的。最特別的是廣東的話劇，他們往往採用國語劇本，而用粵語演出，有些語助詞是譯爲粵語了，但是仍有許多語彙大約是因爲容易懂的緣故，雖然不合粵語，也並沒有改過。例如「裏」字，廣州話裏是很少見的，而話劇裏却用了它了。這種文學，無論如何是有缺點的。

我們更進一步地說，即使你寫下來的白話文完全沒有和國語遠異的地方，如果國語不是你所能最熟習的一種語言，仍舊不如運用你的方言能盡左右逢源之妙。尤其是在純文學方面，全靠著把最富於表現力的語句運用出來。當你想想一句最富於表現力的話的時候，這句話往往就是最富於地方色彩的，你若把它譯爲普通的一句國語，你就是把最濃的一種味道沖淡了。使假你把北平土語中最富於地方色彩的一句話來替代它，在某一些情形之下是可以得到相等的表現力的，但可惜的是你既然對於北平話不熟習，也就做不到這一點。人們把通行最廣而地方色彩最少的四不像的話叫做「普通話」，這種普通話拿來做隨身行李也許是最便利的，但若拿來表現在文藝上，却是最笨拙的；因

為活潑的語言的精華都被剝盡了，剩下來的是它的糟粕了。普通的語言的作用在乎達意，但是文學的語言應該更進一步，它應該是能使作者和讀者的心靈交感。糟粕的語言是缺乏這種交感的妙用的。

近十年來，有些作家喜歡把方言的對白滲入小說裏。這種辦法也就是「九尾龜」的辦法。如果那種方言是那作家所最熟悉的，這種辦法也頗值得讚揚；否則弄巧反拙，於真善美三方面都無足取。據我所知，廣州香港一帶頗有方言文學的趨勢。許多小報裏面，小說和雜談，大部份是用粵語寫的。雖則偶然參雜着「一」「乎」「矣」「也」一類的文言字眼，但是，比之「九尾龜」只把蘇州話用於對白，可算是進步得多了。這種作品唯一可以責備之點乃是着重低級趣味；他們之所以用粵語，並非有目的地提倡方言文學，只是迎合一般商店影計的程度。不過，即就那些小說雜談而論，它們那種方言的風趣，已經遠非「普通話」所能及的了。現在試抄小說一段為例：

「你話拍戲？真係呢我膝頭食辣椒醬咯！你估我嚟嘅咩？昨晚去普慶戲院睇戲，遇到黃雨，佢話你拖住一個女仔，週圍嘈嘈，我已經知道你必有古怪咯！每個女仔你唔係係阿芳咩？你隻隻野，靜靜叫阿芳嚟香港住埋，究竟想點？」

「慚愧得很，我不知道一呢我膝頭一譯為國語該是一句什麼話，纔可以一樣地神傳。當然，在北平土話裏，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字眼像「呢我膝頭」一樣地有表現力的，可惜我不是道地的北平人，我找不出來。」

我覺得廣東人可以更進一步，把這種方言文學由小報搬到報去，由低級趣味提高到有價值的文藝作品。另一方面，廣東的劇作家可以用純粹的廣州話寫劇本，盡量地把最富於地方性而又最富於表現力的語句運用在對白裏。這樣，一定可以得到意外的成功。自然，吳語區域，閩語區域甚至客家話區域的人都不妨作此嘗試。

(上接第九頁)

二是相信自由討論會促進我們所喜歡的見地。第二點是祇有從理性基礎上所建立的見地才能作如此想法。教條主義剛相反，他們害怕自由討論會揭穿他們信仰的毫無根據會因之他們永遠是主張要檢查輿論的。四方國家學習容忍，種種困難。經驗已指示容忍和自由討論會促進進知的進步，社會團結，繁榮，和在戰爭中得到勝利。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說在將來這種情形會比過去不同。狂妄主義有起有伏，現在的高潮，將和過去的一般，在現實面前潰退。容忍和科學精神是人類最大的成就，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我們正在喪失它們，或是那些維持它們的人，在任何面臨的爭鬥中，會顯得比過去有絲毫的脆弱。

(觀察特約譯者譯)

觀察叢書新書預告之四

新疆十年 周東郊著

近十年來的新疆是有史以來最值得記述與研究的。從一九三四年中蘇英三國在新疆的均勢被打破以後，餓腕獨裁者盛世才於建立其個人統治的修長歲月中，許多史實都非常暗晦，以致一般人士到今天對此一時期的新疆還感到「神秘」莫解。周東郊先生在新疆十餘年，親歷各次事變，所搜集的資料都非常珍貴翔實。觀察週刊一卷十四期曾出過一次「新疆變亂專輯」，傳譽一時，那個專輯就是周先生寫的。現在周先生經過兩年的整理，撰成此書，全部新寫，共分八章，把二十二年到三十七年的新疆情形，記述分析，純據客觀，毫無成見。可以說是一部現代新疆史實與新疆問題研究上的最寶貴的資料。書中並附圖片與文件縮影多種，均非外界所能獲見，尤為名貴。全書業已付排，希望十二月底可以出書。

目錄

- 動亂年代(二二——二三年)
- 安定的開頭(二四——二六年)
- 肅清中的五年(二六——三〇年)
- 盛政權的昇華與沒落(三一——三三年)
- 從圖生到爭獨立(二九——三三年)
- 三十四年的大戰亂(三四年)
- 相對和平時期(三五——三六年)
- 民族與民主(三五——三七年)

觀察叢書新書預告之五

優生原理 潘光旦編

潘光旦先生過去已經寫過不少有關優生學的專著和論文。本書是他在昆明日機轟炸最猛烈的一個時期寫成的。優生的原理是由演化的原理質續推演而來的。人類如何可以把自身今後的演化把握得住，控制有方，便是優生的主題。演化的主要成因有三，一是變異，二是遺傳，三是

選擇。本書就是討論上述幾個問題的，全書共分八章，其中七章從未發表。全書約十六萬字，另有一「註脚」二百二十六條。業已付排，希望十二月底可以出書。

目錄

- 第一章 性與養
- 第二章 本性難移
- 第三章 流品的不齊
- 第四章 流品的遺傳
- 第五章 自然選擇一——死亡
- 第六章 自然選擇二——生殖
- 第七章 人文選擇一——戰爭之例
- 第八章 人文選擇二——宗教之例

觀察叢書新書預告之六

英國采風錄 儲安平著

本書以筆記的體裁，敘述英國各種政治制度的起源，社會階級的解剖，英國種族的來源，英人的性格和風度，地理氣候的影響，以及一般社會生活的描寫，各種古裏古怪的風俗習尚，本書搜羅得很多；這是以深入淺出的筆法，介紹讀者瞭解英國一本通俗讀物，讀來津津有味，絕不感到枯燥。本書在重慶「客觀」上連載時，傳誦一時。全書十五萬字，本月底可以出版。

目錄

- 第一章 王·后
- 第二章 國會·上院·下院
- 第三章 內閣·首相
- 第四章 貴族·貴族社會
- 第五章 大憲章·自由主義
- 第六章 種族·外族入侵遺留之影響
- 第七章 性格·風濕
- 第八章 霧·雨·潮濕
- 第九章 鄉村生活
- 第十章 女子·結婚·家庭

政府·學生·百姓

編者先生：我是鉛山縣農村中一位小學教員，一月來的種種，我不得不忍痛的寫出來，希望能在貴刊公諸社會，促起政府的注意。

鉛山是贛西東南隅的一個三等縣，浙、贛、閩三省要隘，縣城雖小，風景却幽美，人民安居樂業，和平相處，真所謂一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自從××中學學生奉命來鉛後，憑空給百姓帶來了滔天大禍。

他們光顧後，老百姓的橘子、柚子、甘蔗、蔬菜、竹子、花生、雞子……都被他們搶光、吃光、殺光、不但不給錢（當然亦有好學生給錢）時常還要打罵老百姓。城內的舖子，不知給他們搗毀多少家了。十天前，聽說打死了一個坐汽車的客人。更使人寒心的，他們却集強強過三、四次（也許不至四次）婦女，其中一個孕婦，在輪流強姦後死去了，還有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女孩子，也被強姦了。弄得本地百姓怨言載道，敢怒而不敢言，看到了學生，莫不避而避之，皆以「九路軍」相稱。因為縣城太小，突然來了兩千多人，本地糧食本來不多，這樣以來，物價自然上漲，而學生以為奸商抬價，出官價硬要買到食米油鹽及其他物品。加上一流亡聯中一，師出有名，縣府和學校師生站在一條路線上，可憐無辜的百姓，有苦無處訴，眼淚只有向肚內流。因為種種原因，學生百姓間結下了深仇，十月十七日，一顆炸彈終於爆發了：

原因：學生十餘人到鄉下買米和老百姓發生衝突，結果學生十三人被百姓擄去，四、五人重傷回來。這樣可不得了，一聲號起，成千的學生集合起來，團團圍着了縣政府及該校高校長的住屋，聲言要衝入縣府解除縣府武裝，並定全體學生赴鄉下報仇。後經校長與縣長百般勸解，決定由學校派一教官，縣府派二十餘武裝弟兄，會同學生代表八十餘人，到鄉下去了。可是到了鄉下，一個人影也看不到，當地四、五個村的百姓大人小孩連財產一股腦兒搬走了。據說到深山小去了。學生乘機就將民房燒了起來，好的東西亂搶一通；第二天清早，跑回來一個重傷的學生，背上、子上砍了十數刀，他說是死過去被丟到山內以後醒來才逃回來的。他看着兩個學生被活埋，其餘的十個不知是死是活。

先生，百姓不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誰肯拋棄了自己溫暖的家逃到山內去？本地在民國十八年共軍盤踞的結果，人民對道、暗殺險要，據說現在城東十五里以內的百姓都搬光了，未來的發展，不敢想像！

談到對學生管理方面，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據該校老師稱，簡直就不敢管，帶隊來的先生們，在路上莫不提心吊胆，僕人似的來替學生服役，結果還有一位先生挨了一頓揍，學生的組織很嚴密，採取嚴格的絕對服從軍事管理制，每人都有短刀一把，竹棍一根。隊長出來時，後邊經常跟隨數十名，威武十足。隊中有軍號，每晚都戒嚴，還訂出口令。據說他們中，有七十二弟兄，一百零八將，四大金剛。有一次他們內部意見不合，打了起來，許多人受了傷，四大金剛之一亦受傷，為了紀念金剛受辱起見，拍了一照，傍邊印有「四大金剛之一×××將軍蒙難紀念」字樣。

先生，寫到這裏，我有幾個不能回答的問題提出來。第一就是學生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試問有幾個學生不是農民的子弟？那一個不是從農村中掙出來的？青年

的學生們又都是熱血有為，富於正義感的良善孩子，按說百姓與學生是很容易和平相處的，然而為什麼會鬧出這樣大的衝突？這個責任誰負？第二就是政府當局滿以為流亡學生離開了首都，一切事情就緒完全解決了，別的都可不管。這是可能的嗎？看到了這一羣無家可歸的流浪孩子，雖然已是深秋了，穿的蓋的都是單衣單被，住的都是潮濕的地舖。他們從小都生在北方中原的平原上，驟然來到了多雨的江南，在這深山內的秋天，早晚的天氣和冬天一樣，病窮圍上了他們，前天病死一個，今晨又病死一個。據說有十分之四都有病，學校當局說，他們每天都有電報到南京要服被醫藥，然而首都的官員們是否想到了這一點，却成問題。老實說，這些問題不及時解決，這些學生的前途是不可想像的。

法律！

編者先生：我是××案件的嫌疑犯，被當局解送法院，由法院起訴、辯論、終結、終於宣判有罪了。法官對我們的案子，是有成見的，結果被重判××年的罪刑。我蒙此不白之冤，抑鬱難伸，瞻念歲月，不禁黯然！

中國的政治整個的未上軌道，司法更是私法。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國家的法律本來是防亂的，然而不良的政治，就是造成昏亂，而使人容易犯罪的主要原因。法律固然可以於善代惡，勉人向善，然而假設制裁失平，則不但不能改善犯罪者的心理，反而增加其厭棄嫉視當局的觀念。尤其是嫌疑犯的實施羈押，那不但使被羈押者傾家蕩產，而且尤增加社會人情之不安不平。

現在的世界，只看國家的朝野豪民，他們貪贓枉法圖積操縱，那件不是禍國殃民，那一椿不是損人利己的，又那一事是依本份憑良心幹的，可是國家的法令都

編者先生：政府在「一行憲」和「民主」的甜言美名之下幹着違憲和反民主的行爲。這裏郵政局內經常騷擾着大批的檢查員，他們對一切來往書信件任意扣留沒收。前幾天檢查員又開列出十幾種要扣留的雜誌名稱，「觀察」也在其列。我的一個在郵務組當僱員的朋友是「觀察」的擁護和愛好者，當時忍不住，對他們說，「觀察」是合法的刊物，而且在上海出版，當地也並沒有留難被扣等情事，不應該在必須扣刊物名之有。結果他們把他斥責了一大頓，並就他蓄意反抗政府，隨天我的朋友就給逮了。請你把這件事在貴刊披露，使全中國的同胞都知道。

李如凝 十月廿五日 廣州

台灣風聲

編者先生：台灣，向來被譽為亞洲第一安定的區域，是「得天獨厚」的幸運兒。多少達官顯貴來此遊逛，忙煞了「封疆大臣」魏道明的迎來送往。

這個在戰火瀰漫全國的唯一「僅有的」小康」省份，現在亦已隨着幣制改革而趨於沒落。物價像野馬般瘋狂地飛馳：由政府所限價而激起全面漲價、黑市、搶購……等等恐怖現象。街上的商店大都一關門大吉，連油、鹽、柴、米等日常用品都沒地方買。

於是，謠言來了：台灣民衆又要繼「二、二八」而來第二次有計劃的暴動，把所有在台的一中國人」驅逐出境，或索性「集體屠殺」。自然，這一驚人消息傳來，外省人大都胆戰心寒，寢食不安。而「當局」諸公却依舊在硬着自鳴得意的政績：開什麼「博覽會」。這種勞民傷財，粉飾「繁榮」的「外衣」，到是有何意義，實非區區小民所能洞悉。

明光 十月二十四日 台北

一個爲「觀察」而犧牲的郵務員

編者先生：政府在「一行憲」和「民主」的甜言美名之下幹着違憲和反民主的行爲。這裏郵政局內經常騷擾着大批的檢查員，他們對一切來往書信件任意扣留沒收。前幾天檢查員又開列出十幾種要扣留的雜誌名稱，「觀察」也在其列。我的一個在郵務組當僱員的朋友是「觀察」的擁護和愛好者，當時忍不住，對他們說，「觀察」是合法的刊物，而且在上海出版，當地也並沒有留難被扣等情事，不應該在必須扣刊物名之有。結果他們把他斥責了一大頓，並就他蓄意反抗政府，隨天我的朋友就給逮了。請你把這件事在貴刊披露，使全中國的同胞都知道。

李如凝 十月廿五日 廣州

編者先生：我有幾個不能回答的問題提出來。第一就是學生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試問有幾個學生不是農民的子弟？那一個不是從農村中掙出來的？青年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第一一〇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二二號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S）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二一號
電話：(02)5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平寄：五元五角掛
航空：六元五角掛
加郵資（本期刊印）
時政府尚未公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
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
台灣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六角）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3.00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

見觀察

THE OBSERVER

期二十第



編主平安儲

卷五第

杜魯門勝利的分析

楊慶堃

美國大選前夕，一切來自美國的新聞報導，大都含着十分濃厚的「杜威必勝」的空氣。中國新聞界既以美國的報導作為新聞的來源，自然祇能跟着美國的新聞傳播「杜威必勝」的報導。再加上許多官方的報紙，渴望杜威當選，希冀美國增強援華，因而特別標榜杜威勝利的兆徵，大大的加厚了此次大選中杜威必勝的氛圍。身居中國而與美國政界沒有密切和新近接觸的人，無論是看美國直接寄來的書報，或是看中國的二手新聞，祇能墮入五里霧中，對於美國選舉前途斷難有合乎實際的預測。結果，選舉一經揭曉，杜魯門居然操了勝算，大眾無不驚訝不置；至於希冀杜威當選從而增加美援的人士，更是大感失望。

一 美國言論機關失却了獨立性

這次美國大選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應當深切覺悟到美國新聞事業對政治問題已失其獨立性。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很難從美國的報章雜誌和無線電網，採取正確的消息；關涉到黨派利害的問題，尤其如此。這一點，不獨是我們中國人這樣，就是駐華的美國友人，縱然是數月前新從美國到來，如果和政治內幕人物沒有最近接觸，對於杜魯門之當選，也是一樣的驚訝不可名狀。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美國的消息和言論，已受了政治的壓制，而失去了自由。到現在為止，美國的言論自由，還是美國制度中的一個優點。無論什麼黨派和信仰的人，儘管寫文章，發表言論，絕不怕因為冒犯了什麼人或什麼黨，而致喪失身體自由，或遭逢任何迫害。但要行使這自由，却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和報章雜誌或廣播電台肯登載或傳播你的意見。換句話說，你在政治和法律上可以有言論的自由權，但此外你還需要行使這種自由權的工具。

在美國行使言論自由的主要工具，一是通訊社、報紙和雜誌，一是無線電。這半世紀，尤其是最近十、二十年來，美國事業組織規模日益宏大，小規模的地方的獨立事業，日被排壓，出路日窄。大規模的通訊社報紙、雜誌和無線電網，因而日益控制美國的輿論事業。規模細小的獨立報章雜誌，很難立足，地方上的小無線電台在美國雖是多如牛毛，但它們大半要從大規模的電網買節目，才能爭取聽眾，因而也受大電網的控制。試向美國的通常人家兜個圈子，在他們的桌上所見的雜誌，總是生活畫報，Time Magazine, New week 類的大雜誌，銷路幾百萬份，資本千數百萬美元；他們沙發椅上散置着的報紙，多是大規模新聞公司有統屬關係的報章；他們的收音機傳出來的言論演講節目，多是有全國性的大電網轉發過來的節目。

操縱了這些大規模的言論事業的主人，不是中下階級的小市民，而是大資本集團。他們自然要利用這力量宏大的言論工具，為自身階級利益去鬥爭，去辯護。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言論和消息，他們自然去登載張揚，不合或違反他們利益的，就被摒棄不錄。在美國的近代新聞史中，這一類的例子寫起來，真是盈篇累牘。這不是說美國資本輿論心含惡意，這是階級制度下人類社會行為的自然傾向。叫美國共產黨主辦的紐約工人日報去毫無偏袒地登載為資本階級辯護的文章，也是同樣的行不通。

在這次選舉裏，無論杜魯門的路線變到怎樣，他到底是羅斯福新政的名義上的繼承人。至少在口頭上，他反對大資本階級的利益。杜威呢？他總是共和黨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共和黨這次壓倒司徒森等比較自由派，抬出杜威，以至該黨發表的競選政綱，都是大資本集團自己的手筆。這次美國事前的選舉消息充滿「杜威必勝」，可說是自然的道理。而這類消息之不能真實地報道美國大選前的輿情，不能代表美國人心背向的真象，也是同樣的自然。資本集團主持下的大規模新聞事業機關，決不會替自身的政敵賣賬。

舉例來說，直至大選前的瞬息，美國的美聯和合衆兩大社所發消息，還是極力張揚杜威的希望，以助長共和黨的威勢。向來態度比較中立的 Time Magazine 自選舉運動展開以來，就放棄中立的立場，張揚杜威，壓抑關於杜魯門有利的消息。大選前兩星期，該雜誌在上海印發的太平洋國際版，稍為提到杜魯門日益龐大的羣眾政治集會所歡迎，然而以極不顯著的地位登載，叫讀者不去留意，並且極力譏諷這些羣眾的政治力量，叫讀者縱使看到了，也覺得不重要。其實，選舉前夕，歡迎杜魯門的羣眾集會人數大增的傾向，是關係選舉大勢極重要的政治消息，但

專論
杜魯門勝利的分析
最近官方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
楊慶堃
施復亮

倫敦通信
原子能與世界大局
陳志讓

外論選擇
法國的磨難和危機
Thomas Cadetti

物價·豪門·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
通信

五十天來軍事局

勢的總檢討
觀察讀者投寄

不見擁有四五百萬定戶的該雜誌或任何其他大規模新聞機關，給我們任何翔實的報道。這不過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我還記得上次羅斯福第四回出馬競選的時候，全美國的報紙和無線電網也同樣地奚落羅氏，而力言共和黨必勝，叫讀報紙和聽廣播的人，都覺得羅氏必敗。但結果又給羅氏爭到勝利。杜魯門這次之打破言論界預言而獲勝，不過是再度說明美國言論機關已失却其獨立性而已。

二 勞工在大選中的地位

無論我們預知與否，杜魯門是勝利了。這勝利的背後，自然隱伏着許多因素，而美國勞工的投票擁護，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這勞工擁護的因素，因為事前沒有大規模的言論機關去替它紀載和宣揚，所以很不受一般人士的注意。其實，將來選舉的詳細統計和估計一經發表，在擁護杜魯門的票數中，勞工的成分一定很重要。擁有會員六百五十萬的產業工人聯合會早就決定一致擁護杜魯門，連華萊士的進步黨也被捨棄了，以免分散民主黨的票數。擁有會員七百萬的美國勞工協會雖然因為內部分子複雜，並未鮮明堅決地表示擁護那一黨，或促勸會員一定要投那一方的票，但該協會屬下的個別工會還是多數趨向杜魯門的。例外地反對杜魯門的重要勞工領袖，祇有工團路易士 (John L. Lewis) 等少數人。路易士領導下的礦工聯合會，有會員六十萬眾，這回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路易士以雷霆的聲勢向會眾咆哮，說杜魯門是個專門欺騙工人的壞蛋，凡是礦工聯合會的會員都不應投他的票。但是，上回羅斯福競選第四任總統時，路易士也同樣地咆哮過，威迫該會工人不要投羅斯福的票，但上次大選之後，查出礦工聯合會的工人投羅斯福的票的，佔了過半數以上。這次路易士打倒杜魯門口號的收效，想來也不過如是。

美國目前有職業的人數，約計有五千五百萬，其中祇約六百萬是農業的人員，其餘的四千九百萬人中，約有四千萬是各種和各級的工人（據本年美國人口調查局估計數字）。這四千萬左右的工人當中，隸屬工會組織的共約一千六百萬（美國勞工局本年估計數字）。換言之，工人當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有工會的組織。工人的人數眾多，工會組織又大半擁戴杜魯門和民主黨，是則杜魯門的勝利，和民主黨的再度操縱了參眾兩院的多數議席，應當不是十分詫異的奇蹟；奇蹟是在美國言論機關對這情勢沒有真切的報道。

工人們為什麼要擁護杜魯門和民主黨？這問題不易澈底的回答。就目前的事實說，杜魯門批駁 Taft-Hartley Act，把創立這壓迫勞工的法令的責任，推到共和黨操縱下的議會身上，至少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勞工投票時的一個抉擇原因。然而許多重要的勞工領袖都看出杜魯門之批駁此案，主要的動機還對工人裝腔作勢，爭取工人選票，因為杜氏明知在共和黨控制下的議會，總統的批駁不會生效，他又太可以持此向擁護民主黨的資本家作交代。這可謂善於逢迎兩面。

然而，在名義和傳統上，杜魯門總是民主黨新政的繼承人。他今日的政治

經濟立場，雖不能和當日的羅斯福相提並論，然而羅氏留下來的幾項重要政策，如包括黑白平等的民權法案，救濟失業人民和養老的社會安全法案，和不利於大資本的累進所得稅案等等，他都一一滿口應承，繼續力行。工人們縱使不相信他競選時的諾言，也希望選他上台，然後利用議會中的民主黨議員向他施壓力，去和他拉攏議價，反正是同黨同派，比較好說話，而民主黨議員在這次競選前已估優勢，是連共和黨的言論機關也無法掩飾的事實。在杜魯門和民主黨身上，工人們至少能够寄托希望。

反之，杜威和他的共和黨却是標明資本營壘的旗幟，他們明白明白是「Taft-Hartley Act」的主腦人，他們明白明白是十六年來民主黨新政的大敵。工人們對於杜魯門和民主黨儘管有許多不滿，但他們不滿於杜威和共和黨之處更多，知道共和黨上場後，和工人們議價妥協的餘地更少。且看：杜威這次競選旅行各地時，在大工業中心停留的時間特別少，對工人集會的演說更不多。最近一次他到畢刺堡鋼鐵工人中心演說時，對勞工利益問題一直就沒有鮮明的表示。工人們的挑杜魯門和民主黨，最少是「兩害之取其輕」。

我並沒有說杜魯門和民主黨是澈底為工人羣眾謀利益而和大資產階級無干的政治集團，也沒有說美國工人全昧於此。工人如果有見及此，為什麼不去投華萊士第三黨的票？這裏，我的印象是，飽食暖衣的美國工人，至少在經濟繁榮的目的，並非一堆渴望大變的革命羣眾。他們傾向於妥協。其次，投第三黨票的工人，這次一定不少，據未完全的統計已有九十五萬，在 California, Connecticut, Maryland, New York, Nevada, Ohio 等六州，華萊士的票數如果加入杜魯門的票數，可決定杜氏的全勝。但第三黨運動是個複雜的題目，這裏想指出的，只是美國工人在「兩害之取其輕」的態度下，不願冒第三黨路線的大險，而去損及杜魯門和民主黨蟬聯的機會。

無論工人的動機和立場怎樣，這回大選最低限度表明了這十六年來，美國工人在政治上的力量日益強大。在這十六年間，美國經過一次經濟的大恐慌，和一場國際的大惡戰。在這兩大歷史關鍵下，美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起了很大的基本變遷，而其產生出來的羅斯福新政路線，和大大增強了的勞工組織，已顯然不是一時的過往流雲，而是具有相當永久性的社會趨向。杜魯門和民主黨議員這次藉着繼承新政而勝利，可以說是這個趨向的表現。廣州有一位美國人看了大選結果之後，喟然地說：「美國真變了不成？以美國歷史傳統而論，在經濟繁榮期內和大戰之後，總是進入右傾的保守潮流，而此次因何竟會讓了還是標榜新政的民主黨再度上場呢？」

三 民主黨執政日久的優勢

杜魯門和民主黨這次勝利，除了勞工擁護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民主黨執政了十六年，其間積累了不少實際上的政治優勢。操權的政黨可以運用權力，支配政府職位，藉以眷養一班在平時食官祿，在選舉時專為黨而奔走的爪

牙。這種分贖式的政治，真是中外如一。操權的政黨因為有了吃飯的地盤，故能維持比較堅定和高效率的黨組織。一黨執政越久，黨組織和活動的基礎越深，根深蒂固，在野的政黨平時沒有這樣的培養，大選關頭一到，臨時來捐募錢財，招集人馬，是很難打破長期操權政黨的積重局面的。共和黨這次大選失利，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吃虧的地方。

其次，執政黨除了可以眷養為選舉而活動的工作人員之外，它還可以利用政權去施惠選民，以博取他們的選票。它可以看準了擁護本黨的基本羣衆，而施行或鼓吹對其有利的法案。羅斯福破例四次競選都獲勝，這是主要原因之一，杜魯門此次之操勝算，也是如此。例如這回在美國北部的幾百萬黑人選民，知道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對於改進黑人地位還有半線的希望可圖，但如保守的共和黨當權，也許連希望都沒有了，所以投民主黨票的一定不少。又如十多年來，在民主黨的農業調節政策之下，一部分農民可以向政府領取免費肥料，以增進土地的肥力。這一部分農民自然會想到，假如大選結果換了一個政黨，他們是否還能繼續享受這批按時到手的免費肥料。因為長久操權的民主黨握有眷養黨羽的地盤，有對選民長期普施小惠的機會，它可以彌蓋許多執政期內的嚴重過失。所以，在今年七月，有一位很熟悉美國政治內幕的美國共和黨人會說，「照理共和黨這次希望很大，但民主黨執政十餘年，局面積重難返，這叫我們對於選舉結果，不敢作誠實的預測。」這是一句幕中人語。

四 美國人和戰心理可能影響到選民的抉擇

最後，美國人民的和戰心理，可能影響到大選時選民投票的方向。杜威和共和黨的競選人員對國際問題直接或間接標榜的，是對蘇聯強硬，他們的競選演詞，常常流露出「不惜與蘇聯提早一戰的氣概。他們加緊援華的呼聲，是這種

態度的一部分。他們的策略是把世界大局張揚得非常緊迫，又從而表示美國應該採取積極或甚至斷然的立場。但杜魯門却極力標榜和緩國際局面，對蘇聯謀妥協的政策。迫近大選關頭時，杜魯門謀派美國最高法院院長文生赴蘇和史大林直接談判，此事雖然沒有成功，並被對方指為競選政治的笑柄，但這說明了杜魯門在競選時對國際局勢的立場，不是促成戰爭，而是力謀妥協。這次，美國選民取杜魯門而棄杜威，是否說明了美國選民多數還是願意設法對蘇和解，而厭懼戰爭，這是一個值得尋味的問題。

我並不是肯定民主共和二黨的和戰真意。美國選民大概也會看出兩黨的外交立場不會有根本的差別。無論那一黨執政，到了戰爭的時機或關頭，美國是一樣地踏上征途。然而人類總是傾於寄託希望的動物，雖然明知戰爭難免，但是耳邊聽聽競選人物的和平諾言，心裏做做和平的夢，投投他們的票子，情懷似乎總比較痛快些，對大命運的無情壓力，似乎盡了自己微弱的掙扎的責任。這一點，可能是杜魯門和民主黨這次爭得勝利的一個因素。

事實上，美國的內政外交，在軍部人物左右之下，如大局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素來缺乏堅強魄力的杜魯門不見得能夠挽回狂瀾，化干戈為玉帛。就是共和黨上場，也同樣的不能不跟着軍部佈置下來的格局，繼續前進。例如以援華問題而論，美軍部既決定歐洲為對蘇和戰的決勝場所，共和黨上場後不見得能夠扭轉這個方針，真正的大量援華反共。杜威競選時之強調援華，而始終沒有說出援助的實際辦法，殊非無因。中國方面的反共軍事失利，直接打擊美國對蘇陣線，影響美國利益，這一點，美國選民們大概多持此見，而杜威正好藉援華不力，去指責在朝者的失政。增強援華於是成了大選時候共和黨玩弄政治的一種呼聲。所以，渴望共和黨上場來增強援華的中國人士，終不免因該黨落選而空喜歡一場。

評最近官方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

施復亮

十一月二日南京立法院開會，行政院長翁文灝氏曾出席「報告經濟緊急處分令及補充辦法的擬訂和執行情形」，公開承認除了「中央銀行收進金鈔共計達一億九千萬美元」，「可說有了相當的成效」以外，其餘如「關於收支平衡」、「抑制高利貸」、「增加銀行存款」、「吸收外幣外匯存款」、「關於制止資金逃避」、「關於穩定市場價格」、「關於增加生產」、「關於吸收僑匯」和「提高輸出貿易」，統統「不行」、「失敗」或「完全失敗」了。自從幣制改革以來，所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金圓券以及以限價政策為中心的經濟管制，僅僅施行了兩個多月，終於因為沒有具備根本的條件以及辦法本身的不合理和執行人員的魯莽從事而迅速地宣告澈底的失敗了。

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於十月二十八日開會時，有人認為「幣制改革，對

穩定物價平衡預算兩點均未做到，新幣之失敗是理所當然」；「現在人家的感覺是政府在用紙來騙他們的金銀外幣，但現在結果通貨還是膨脹」。十月二十九日大公报）這已經指明通貨膨脹是這次幣制改革和經濟管制失敗的根本原因，其責任在政府自己，決不在人民。恰恰相反，在政府控制區域內的一切人民（不僅上海「五百多萬市民」）「都給庸醫做試驗的工具」，而這種試驗的結果是「中下產階層被解決」，「真真苦了絕大多數的勤勞貧苦的大眾」，「實在已經威脅到了人民的生活」。

根據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第三次檢查公告：「自八月二十三日起到十月三十一日止，共計十五億九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元，其中十月份計發行六億三千八百六十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六元六角」。這個發行數字約等

於過去十一年所發行的法幣總額的八倍，平均每十天金圓券的發行額便與過去十一年法幣發行總額相等，以短短七十天的時間便超過過去十一年的總額至七倍之多，以這樣空前無比的重大壓力壓到市場上來，怎能使物價不漲，金圓券的信用不變？再加上未收回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尚有大量在市場上流通，金圓券的流通區域又因軍事形勢的惡化而逐漸縮小，更使金圓券加重對於物價的壓力。這還是單從經濟方面來說，若再計及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更可明瞭事態的嚴重程度，已非我們所能想像。

對於這樣嚴重的事態，政府有什麼對策呢？據翁氏說，「我們計劃中有下列幾點：（一）儘量減少貼補；（二）以積極而有效辦法大量收回游資；（三）以「實在有效方法扶助生產及出口貿易」；還有「如何節省開支來使收支平衡」。至於怎樣纔能達到上述目的，則因為他「已經要求辭職了」，只「希望負責革新的會有更好的辦法拿出來」。老實說，上述的計劃和目的，除了「儘量減少貼補」一點以外，在現政權之下都是無法「達到」的，任何「負責革新」的人都不「會有更好的辦法拿出來」，這一點用不着事先討論。

現在我們且來看一看他們已經提出來的「補救」辦法。十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過一個「補充辦法」，其要點如左：

（一）取消限價，實行議價，即所謂「核本定價」。「紗布糖煤鹽，由中央主管機關核本定價，統籌調節；其他重要物品，包括民生日用品及工業原料，授權地方政府，參酌供應情形，依核本定價之原則，加以管理」。這一辦法，根本無法實行；其不合經濟法則，與限價相同。第一，商品的成本價格，固然依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平均利潤（非所謂「合法利潤」）來決定；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却還要由市場的需供關係來決定，絕非「一成不變」的。主張「核本定價」的人，根本不懂成本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區別。第二，在幣值穩定的情形之下，計算成本尚須請相當高明的成本會計員平時作正確的記錄，定期作正確的計算；在幣值變動的時候，帳面上的成本記錄，根本不能作為計算實際成本的正确根據。貨幣有充當價值尺度的機能；如今貨幣本身天天在變動，在貶值，如何還能充當正確的價值尺度？昨天的一元已不是今天的一元，今天的一元也不是明天的一元。過去等於一元銀圓的法幣，這次被貶值到三百萬分之一，就是最明顯的事實。同樣，今天的一元金圓券，已不是幣制改革初期的一元金圓券了。這次行政院調整幣匯率，「從金圓券一元折合台幣一千八百三十五元，改為金圓券一元折合台幣一千元」，就是證明政府自己已經「公開承認金圓券貶值」了。第三，商品的成本價格是依再生產或再購買（或再運銷）所化的成本再加上平均利潤來決定的，並不是依據那生產或購買它本身所化的成本來決定的。手工業製品經不起機器生產的打擊，其原因就在這裏。在自由競爭的環境裏，各工廠必須不斷採用新的機器和新的技術，其原因也在這裏，主張限價和議價的先生們，根本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們才會說「存貨不能照新價，以後新的進貨纔可照新價出售」；「核本定價，只能算以前的本，不

能算新補進的原料或新進貨的成本」。假使真的由這些先生以這樣的頭腦來「核本定價」，我敢斷言：這次受了限價的極大痛苦和極大損失的工商業者，將來還要受多次議價的極大痛苦和極大損失。不然，議價只有跟着黑市跑，根本宣告「核本定價」的失敗，跟抗戰時期在後方各地所經驗過的一樣。

（二）開放糧食交易，禁止阻礙阻運。「糧食依照市價交易，自由運銷」。地方妨礙糧食及其他貨物流通之措施，未經行政院核准者，一律禁止。其有擅自阻礙阻運者，從嚴懲辦」。這次經濟管制，除了硬性限價以外，最荒謬的辦法就是各地一律阻運貨物出境，而閉其端者却是上海。想不到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在一個政府統治之下，竟會出現這種荒謬絕倫的怪現象。各地阻運貨物出境的結果，竟會使無錫、蕪湖這樣有名的米市場和台灣這樣有名的產米區的人民普遍地買不到米，像上海這樣的大消費區更不消說了。其威脅人民生活之嚴重，是任何麻木的人都感覺到了。假使還要這樣蠻幹下去，那簡直不知自己之死活了。這是環境逼出來的，算是當局還有點聰明。但這只是恢復限價以前的原狀，而且還須經過相當的時間，算不得挽救當前經濟危機的辦法。

（三）「六大都市配售糧食，仍由政府繼續辦理」。這是舊辦法，並不是新辦法；只能緩和糧食問題，不能解決糧食問題，更不能解救經濟危機。局部的配售政策的不合理，我已有另文評論，這裏不必重複。我只想在這裏指明一點：上海十月份的配售糧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配齊，十一月份更是未見消息；北平、天津和青島，恐怕問題更多，更無把握。這裏最困難的事，是如何掌握六大都市所需要的糧食。萬一政府得不到所需要的配售糧食，而人民又無法在別處購買，其情形是異常嚴重的。那時，有無問題和貴賤問題一定同時逼來。何況這還跟軍事形勢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呢。

（四）取締投機黑市。「對於市場投機囤積行為及黑市買賣，繼續嚴格取締」。這也是一種老辦法，倘使不流於官樣文章，陽奉陰違，便一定弊端百出，病民擾民。

（五）調整稅收。「關於貨物稅及其他從價徵收之稅捐，應依稅法參照物價，調整徵收」。這也是一種老辦法，實行的結果只有加重一般人民的負擔，減少一般人民的購買力，但仍不能彌補財政上的虧空。

（六）公用及交通事業漲價。「公用及交通事業，應核計成本，由主管官署核定調整價格」。翁氏所謂「儘量減少貼補」，就是指此而言的。但這也只是把負擔轉嫁，使某些消費者增加負擔，既不能解救財政危機，更不能解救經濟危機。

（七）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及工資。「文武職公教人員待遇，參照生活之必需，酌予調整」。「工資參照維持工人生活之需要，酌予調整」。前者將使公教人員的生活繼續降低和不安，既趕不上物價的高漲，又得不到最低的保障。後者將使工人降低生產情緒，不斷為增加工資而鬥爭。自從限價取消後，黑市變為明市，上海物價少則比限價上漲二、三倍，多則上漲五、六倍，甚至有超

過十倍的，普通在四、五倍之間。其他各地的情形，也與上海差不多，甚至還

有比上海漲得更兇的。這種情形，今後只有更惡化下去。
立法院裏有人說，「八一九以前的是條絕路。」可是我們細細研究了上述

的「補充辦法」，發現政府又回到這條「絕路」了。翁氏說「這一個辦法當然

是不夠的，繼續的還有一套計劃」。政府手裏還有一套什麼計劃，我們無從推

測；不過有一點却敢斷言：只要「裁亂」政策還繼續執行下去，決不能有什麼

「活路」的計劃。

立法院裏頗有幾位委員，要想找出一些「活路」的計劃或「根本政策」。在十一月一日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裏曾經有人各別提出四種辦法：(一)「發行硬幣」；(二)「把金圓券與幾種日用必需品如米煤鹽訂定一個比價」；(三)「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或存款」；(四)「充分把握必需的物資」。他們打算「根據政府的經濟管制辦法，參照各委員的意見，研擬一個具體的改善經濟補充辦法」。十一月二日大公報(在我們沒有看到他們所研擬的「具體

的改善經濟補充辦法」以前，姑且先來檢討一下這四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發行硬幣」。據說「發行硬幣可以增強金圓券的信用，即使

有黃牛黨搶購，但至少可以使人民覺得紙票子還有些價值。我覺得硬幣發行以

後，至少又可以維持五六個月，到那時軍事上也許會有轉機」。這位委員的話

，實在有點天真得可愛。第一，他承認不兌現的「紙票子」是「一文不值」的，

只有「發行硬幣」跟它兌換才會「使人民覺得紙票子還有些價值」。第二，

他不怕「硬幣發行以後」有黃牛黨搶購，不知道他準備發行多少硬幣，也不知道這些硬幣的原料從那裏來，還是天上掉下來呢，還是美國人會源源不斷地送來。第三，他主張「發行硬幣」只要「維持五六個月」，以待「那時軍事上也許會有轉機」，不知道「轉機」以後是否還要繼續「發行硬幣」，萬一沒

證據。除非大量地收縮通貨，金圓券絕對無法恢復原來的「價值」，甚至要維持一個「不動的標準」也不可得。而收縮通貨在今天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二，倘若把金圓券與米煤鹽等日用必需品訂定一個不變的比價，姑且不去討論這種

辦法的不合理和不可能，也要以掌握大量的米煤鹽等日用品為前提，允許用金圓券無限制地購買這些日用品必需品，試問這些東西從那裏來？老實說，倘若金圓券的「價值」穩定，就不必跟這些東西訂定不變的比價；倘若金圓券的

「價值」不穩定，就不可能跟這些東西訂定不變的比價。金圓券跟台幣的比價尚且不能固定，何況跟這些東西的比價？第三，倘若金圓券不斷貶值，其他商

品的價格都跟着上漲，只有限金圓券訂有固定比價的這些東西(即限價的東西)不能漲價，那結果一定是大家都來搶購這些東西，而生產或販賣這些東西的人也就不再願意生產或販賣這些東西了。那時我們還能得到日用品必需品嗎？

第三個辦法是「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或存款，吸收通貨回籠」。好像有幾位有名的正統派經濟學者也老早提出過這樣的主張。我很懷疑這些先生是否懂得通貨膨脹的意義，或者還要更進一步地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把政府的一切負擔都要轉嫁到多數窮苦人民的身上。我們要知道：通貨膨脹就是一種變相的

稅收政策，它使每個人都要通過收受通貨或使用通貨而受到損失，即負擔國家的經費。徵稅和募債，還有人可以逃避；通貨膨脹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即老幼殘廢和叫化子也不能逃避。絕大多數人自生活日趨惡化，就是受通貨膨脹之賜。工商業的「虛盈實虧」，也是受通貨膨脹之賜。如今有人不想法子去

根絕通貨膨脹而只想「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或存款」來保全少數有「儲蓄或存款」能力的人的利益，根本是不對的。這些人不應受通貨膨脹的損失，那末誰應該命定地受這種損失呢？再則，一再失信於人民的非民主的政府，誰又能夠保證它將來一定會按照物價指數還儲蓄或存款呢？這些先生的目的，是不是只要把人民手裏的錢騙上了手就算了的呢？過去買過法幣公債或有過法幣儲蓄

和黃金儲蓄的人，一定能够答覆這個問題。「觀察」五卷五期及五卷十期的兩篇讀者投書「魔術」和「一筆賬」，就是最好的參考資料。

第四個辦法就是「充分把握必需的物資」。這裏只有採用兩個方法，一個是用政治的力量向人民去徵收或攤派，例如田賦徵實、隨賦帶購(雖有所謂「糧食庫券」，實際仍與徵收無異)，以及各式各樣的實物攤派；另一個是「用紙來騙他們的金銀外幣」和各種物資，就是以成本很輕的金圓券去掉換各種「必需的物資」，主要是向農民身上去搜刮。由於政府採取這樣的辦法，才會使

「現在社會已真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使窮的人更窮了」。這不但不能解救當前的經濟危機，而且只有加深經濟危機，使它早日爆發出來。
從以上所說的種種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無論號稱「責任內閣」的行政院或號稱「民意機關」的立法院，對於當前的經濟危機，都沒有切實有效的挽救辦法。他們說來說去，都沒有觸到問題的核心，發現問題的癥結。翁文灝氏知道新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收支不敷，差額太大」，但他始終不願或不敢說出

「收支不敷，差額太大」的原因（翁氏是絕對不會不知道這個原因的）。立法院裏也沒有人敢於說出這個原因，而只是空喊「絕對不能再發金圓券」。請問委員先生：政府收支不敷，不發金圓券，有什麼好辦法？你們衰頹諸公能夠提出一個更好的辦法嗎？你們說「最好的辦法是叫蔣門拿出錢來」。不錯，大多數老百姓都會贊成。可是有誰能夠「叫蔣門拿出錢來」呢？有人認為「只要蔣總統一紙命令就可以辦得到」。不知你們是否考慮過：蔣總統為什麼不下這一紙命令呢？有誰能夠叫蔣總統下這一紙命令？你們對蔣門尚且沒有辦法，怎麼能夠對那地位比蔣門更高的蔣總統有辦法呢？可見問題不是那末簡單的吧。

原子能與世界大局

（倫敦通信）

陳志讓

十月份內，倫敦出版了兩本重要的書：其一是英國戰時領袖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Gathering Storm），那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另一本是蒲勞開教授的「原子能的軍事政治後果」，（P. M. S. Blacket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 Energy, London, 1948, Pp. VI+216, 121-6d.）這是一本關於戰爭却意向着和平的書。

蒲氏是當今極負盛名的實驗物理學家，也是原子能權威學者之一。生於一八九〇年，受教於海軍學校。第一次大戰時任海軍軍官。戰後入劍橋，隨 Lord Rutherford 研究物理學。一九三三年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F.R.S.）。一九三七年受任多曼徹斯特大學物理學教授。一九四〇年受皇家學會獎章。一九四六年又得美國 Medal for Merit。雖然蒲氏現任原子能諮詢委員會委員，這本書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見。他屬於工黨，也屬於費邊社（Fabian Society）。這就說明了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本書出版在邱吉爾的「原子彈講演」（Llandudno speech）以後的第六天；在聯合國正討論維辛斯基對原子能的新提案的時候，更準確地說，在一個萬方多難的時候，人們正被囚於冷戰熱戰，原子分子的時候。這一本書觀的極有權威性的著作是極其入時，也極有教育意義的。下面是對這本書的簡短介紹：

一 熱戰的結束和冷戰的開始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廣島，全世界對原子能普遍的注意從此開始。接着是八月八日蘇聯對日

很顯然地，政府收支不敷是由於打仗或「戡亂」。戰爭需要支出龐大的經費，消耗大量的物資，同時還要直接間接地阻礙生產，破壞生產，更使物資缺乏，貨運不暢。這是當前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只要內戰繼續一天，這種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不但無法挽救，而且只有更加惡化。內戰不停，限價和管制固然是絕路，議價和自由漲價也一樣是絕路。今後通貨膨脹的速度必然會超過過去的任何時期，物價上漲的速度也必然會超過過去的任何時期，多數人民所受的損失和痛苦也只有日益加甚。要挽救這一悲慘的厄運，只有趕快以多數人民的力量去謀結束內戰，恢復和平，實行真正民主，進行經濟建設。此外，再沒有挽救經濟危機的方法。

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本宣戰；八月九日清晨蘇聯的攻勢開始，同時第二顆原子彈又投在長崎；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八月廿四日蘇聯佔領了全部滿州南部軍官島和北部朝鮮。這一些接踵而來舉世矚目的事件絕不是偶然的。

為什麼美國甘於使用這樣殘酷的武器？根據八月九日杜魯門總統的談話，使用原子彈的目的在提早結束戰爭，並避免盟國軍隊受更大的損失。提早結束戰爭自然是讓日本提早無條件投降。日本果然在八月十四日投降。這兩顆原子彈（據史汀生的談話，那是美國當時僅有的兩顆原子彈）對日本投降究竟有什麼影響？

兩顆原子彈一共殺傷了二十三萬人，摧毀了八萬五千所大小的建築，略等於四千噸普通炸彈的威力。就其破壞的力量而言，更準確地說，就其破壞的結果而言，對日本的戰鬥能力並沒有多大的損害。所以原子彈之使日本提早投降並不因為它有極大的破壞力量使日本的戰鬥能力受了極大的損失。從第二次大戰開始以來，英美空軍在東西戰場投下了三百萬噸的炸彈。到戰爭將近結束時，幾乎日以繼夜地疲勞轟炸，這樣巨量的炸彈對德國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生產的影響非常之小。對德國人民和軍隊的戰鬥意志的影響更是不值一提。同樣的，德國對英倫的轟炸並沒有減低英國人民反抗的情緒。三百萬噸炸彈約等於一千五百顆原子彈。一千五百顆原子彈對於戰爭的影響如此之微小，為什麼兩顆原子彈的影響會如此之大呢？單就原子彈本身的破壞能力和它的軍事價值是不能解釋日本的提早投降的。日本所接受的兩顆原子彈其政治的意義遠超過其軍事的意義。

其次，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選就了廣島和長崎？為什麼選就了八月六日？這兩顆原子彈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關於目標的選擇，華盛頓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杜魯門總統八月九日的談話，他說：「廣島是一個軍事基地，這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儘可能避免殺傷無辜的人民」。第二種是關於原子彈的官方報告。它說：「因為人口集中的原故，所以我們選定了廣島和長崎作轟炸的目標」。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理由，我們不知所從。姑且寫在這裏，讓將來有更多的材料再下結論。

關於時間的選擇是極有興味的。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中，史太林對羅斯福兩位宣稱，在對德戰爭勝利後三個月，蘇聯將對日本宣戰。對德戰爭的勝利日是五月八日，所以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日期應當是八月八日。如果等到蘇聯對日本宣戰，美蘇同時進軍，蘇聯因為地理條件的優越，進軍的速度或超過美國。在那樣的情勢之下，今日的日本會與今日的德國相同。美國為了避免共管日本的許多麻煩，所以在八月六日投下了原子彈——這是一聲警告，警醒日本早日投降；不然，將來日本的命運是非常悲慘的。從這一點權力政治的觀點來看，原子彈投擲的時間比原子製造的程序更要精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熱戰）就此結束。可是這種權力政治，蘇聯是充分瞭解的。冷戰於是開始。

二 原子彈和戰爭技術

冷戰有許多戰場。原子彈和原子能是其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要瞭解在原子戰場上的冷戰，我們不能

不先對原子彈原子的性質多少有一點基本常識。先談原子彈。

從原子彈投下以後，一般人以為戰爭的技術會因此而劇變，戰爭的時間會因此而縮短，甚至可能在幾天之內決定勝負，戰爭動員的範圍可以縮小，甚至只要幾十架飛機，裝上原子彈，飛到目的地，往下一扔，立刻便可以天下太平。其實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作為一種戰爭的武器，原子彈有幾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原子彈本身的破壞能力；第二是運送原子彈到目的地的工具；第三是積極的防空設備；第四是消極的預防方法。

先說原子彈的破壞能力，投在日本的兩顆，每一顆約等於二千噸通常的炸彈，對於較小的目標（工廠之類），這樣大的破壞力已嫌其過甚。這樣大威力的武器只宜於用於大城市，或與之類似的目標。假定在未來五年或十年，原子彈的破壞力增加到相等於三千噸或四千噸炸彈，要達到上次大戰盟國空軍在德國轟炸的結果，至少也需要四百顆原子彈。如果要用原子彈征服一個強大的國家（譬如蘇聯或美國），不但所需的原子彈將數以千計，而且如何投擲也是一大問題：一次投完呢？還是分期投擲呢？原子彈的製造程序很長，製造費用很大，種種考慮，使我們覺得原子彈，就是顆顆中的，順利地投下，除非投下幾千幾萬，也是無法用以征服一個強大國家的。

其次是運輸的工具。運輸的工具可能是飛機（指用人駕駛的飛機而言）；可能是飛彈（V.V.之類）。原子彈究竟有多重，至今無正式的報告。根據美國B. Brodie的猜測，至少在六噸左右。此一估計與用B29裝載原子彈一事頗有互相印證的作用。如果將來原子彈的重量可以減輕，則用V1或V2裝載原子彈是可能的。不過用V1或V2只能作短距離的投擲，要增加飛彈的飛程到一千哩已是非常困難的工作。美國海軍部甚至認為在未來二十五年以內絕無實現的可能。用飛彈（包括無人飛機）以輸送原子彈不能作長距離的投擲，且其準確性也極成問題。對抗一個大國家，這種輸送方法的效果很小。比較可靠的方法還是用飛機。要對抗一個大國家，輸送的飛機必然是長距離的轟炸機。這種飛機的速度不及戰鬥機，且成本也遠大於戰鬥機，勢必這種飛機須有大軍戰鬥機護航。戰鬥機保護着轟炸機，轟炸機裝着成本很大的原子彈，這種戰爭絕不是便宜事。

既然原子彈多半還是用飛機裝載，防禦的方法就便當得多。被轟炸的國家必須儘力充實防空。空防愈是堅強，

原子彈的威力也就相對地減小。除此以外，還有更多的消極防禦辦法，人口的疏散，地下防空洞（這已經證明有效）等了。

原子彈是有史以來威力最大的武器。但戰爭的技術不會因原子彈而根本改變。戰爭仍然是浩費很大的事業；戰爭仍然是曠日持久的事業；戰爭也仍然是全民動員的事業。原子彈的發明和使用，使陸軍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大批地集中，海軍不能再建造龐大不堪的戰艦。但是戰爭還是照老原則打下去，勝負還是靠武器以外其它更重要更基本的因子去決定。

三 原子能和落後國家

原子彈是一回事，原子能又是一回事。

原子能可以用來作戰（原子彈），也可以用來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對於使用動力（煤、水、電、石油）已經很多的國家（英美），原子能作為一種動力還不是太重要的事。第一，原子能不一定比已經發展的電、石油、水力、更便宜許多；第二，用了原子能要引起許多不愉快的經濟問題。倒是對於比較落後的國家（蘇聯、中國、印度等），原子能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國家的國富，大體上說來，與她使用動力的數量成比例。美國使用動力最多。蘇聯（平均每人）只及美國的百分之十八，中國印度只及美國百分之二。這種落後國家亟需新的動力以增加生產，增加國富。

使用原子能來增加生產，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原子能原料的礦藏；第二個問題是開發使用原子能的資本。如果落後國家有了資本，又有這種富源，短期之內，他們就可以建設起來，比美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在這方面，就已知材料來說，蘇聯印度都有很大的希望。至於蘇聯，有幾點更值得特別注意：

- (一) 蘇聯人口衆多，而且都願意為國防民生而暫時犧牲享受；
- (二) 其生產效率極高，生產增加極快；
- (三) 無失業罷工等問題，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不受阻礙；
- (四) 政府人民對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均極端重視尊敬；
- (五) 其有計劃之建設更是舉世無雙。（這是I. L. Rensur參加一九四五年蘇聯科學院會議以後發表的一篇文章，原文載於 One World or None, 1945, N.Y.）

原子能對於落後國家的發展，特別是蘇聯的發展，有極大的意義。這一點，澳洲的D. E. Evalt, 美國的李運鐸爾都有相同的看法。

四 一場假想的戰爭

假設美國和蘇聯在不久的將來一場原子戰爭。

這是兩個大國家——人口多，幅員廣。蘇聯有較優勢的陸軍，美國有原子彈（邱吉爾的避箭牌）。即使蘇聯有原子彈，其數量也遠不如美國，且缺乏進攻美國的適當空軍基地，所以蘇聯大規模地向美國投擲原子彈是不太可能的。同時蘇軍進佔美國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在那樣的情況下，蘇聯如果向美國投擲原子彈，正無異日本之轟炸珍珠港，是不會有好結果的。除非美國先動手，蘇聯沒有在美國投三五顆原子彈的理由。

反過來再看美國：美國進攻蘇聯的空軍根據地繞遍全球，而且美國原子彈的儲藏額也遠比蘇聯大，更加以薄立特之流的宣傳煽惑，如果戰爭真的爆發，美國是可能先投一彈的、先投一彈、十彈、百彈，對第三次戰爭有什麼幫助呢？

正如華萊士和李普曼所說，紅軍以優勢的軍力，一定席捲歐陸（這是最近美國要武裝歐洲，甚至武裝佛郎哥的理由）。而且在歐洲大陸的國家中，內戰一定立刻爆發。正如倫敦觀察報所說：『蘇聯與西方的戰爭更富於意識形態的意義，更少帶國家主義的色彩』（本年四月廿五日）這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絕非原子彈所能了結的。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技術問題值得我們考慮：蘇聯是一個大國家，人口和工業都不集中。蘇聯有強大的空軍，空防的深度極大。如果蘇聯不能發展她的原子彈生產，她一定盡力從事空防，使每一支帶有原子彈的飛機絕無生還的機會。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除非是傻瓜或犯有殺人狂的人，任何的飛機師都會變作不可靠的。

如果美蘇開戰，真正受難的是作為美國空軍或其它軍事基地的西歐國家：法國、斯堪的那維亞、以及英國。從這方面看，這些軍事基地好像棋盤上老將面前的小兵，只要小兵還活着，老將躲在後面，安安穩穩的。（美國海軍部關於V2的報告）。

五 控制原子彈和控制原子能

歸結起來說：(一) 原子彈對戰爭技術沒有基本的改革，雖然它具有

有極大的威力。

(二) 原子能發展起來對落後國家有極大的利益。

(三) 蘇聯沒有先用原子彈攻擊美國的力量。美國用原子彈不能征服蘇聯。美蘇真地開戰，吃虧的是西歐國家。

在這樣的基本認識上，我們進一步看看原子彈和原子能管理的問題。有關於控制管理原子能的重要方案，第一個是 James Franck Report, (June 1945)，第二個是 Acheson-Lilienthal Report, (March 1946)，第三個是針鋒相對的 Baruch Plan 與 Gromyko Proposals。因為篇幅的限制，我們只就幾個問題去看美蘇兩國的立場。

第一個問題是美國要把原子彈的問題孤立起來解決，蘇聯的幾次提案都主張把它和一般裁軍一齊考慮。

第二個問題美國主張先控制原子能的生產以及原子彈的製造，蘇聯主張先消滅現有的原子彈，再討論原子能的控制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制裁和否決權的問題，美國主張制裁，在制裁時不考慮否決權；蘇聯絕對不同意此點，認為聯合國憲章不能因此而修改。

如果我們承認原子彈不足以決定勝負和戰的局面，原子彈就沒有孤立考慮的理由，就必需和它的武器一併討論——原子彈的控制是全部軍縮問題的一部份。這種看法美國是同意的。她認為原子彈有超越的地位，而且世界

上只有美國才有。她主張單獨地討論，成立了原子能委員會，單獨來考慮原子能問題。在會議上，除了美國以外，大家都沒有講價錢的能力，因為除了美國以外，大家是無錢又無貨。從這一點去看，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美國主張單獨考慮而蘇聯主張和裁軍問題一起談論。

如果說原子彈可怕(一)，美國既有的原子彈使蘇聯怕，蘇聯將來的原子彈使美國怕，更可怕的是落後國家，特別是蘇聯，發展了原子能。蘇聯怕的是現在；美國怕的是將來。所以蘇聯主張先消滅原子彈再說；美國却主張先控制原子能的生產，甚至連有關原子能的礦藏也要受國際共管。這幾點巴魯赫計劃反映得最為真確。

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個大國家違反規定而製造原子彈，美國主張立刻制裁，不必等候辯論，也不必考慮這一個國家的否決權。蘇聯一直反對這一點。美國提出這一點是在原子能委員會中有絕對多數票的把握，可以因此而制裁并防止蘇聯生產原子彈。蘇聯不能控制多數票，即使美國生產原子彈，她也無法提出制裁，她只能退而求其不准外人合法地制裁她自己。真正一個大國家生產原子彈，由國際機構提出制裁，制裁的方法却是一個大難題。道德的、經濟的、制裁，其效果極其微小。軍事的制裁不成問題就是戰爭。再說聯合國組織是一個國家的聯合，不是一個擁有大兵和原子彈的太上國家。從制裁和否決權兩點來看，DINO 的性質并不因原子彈而有所不同，聯合國憲章決不能因原子彈而要特別地修改。

法國的磨難和危機

Troubled Days in France Thomas Cadett The Listener

這個時候到法國去的人，對於他所見的一切是不免惶惑的。他曾聽到或讀到種種傳聞，說到法國政局的浮動，勞工羣衆的艱苦，局面的嚴重等等。但是到了一看，十之八九會忘了不窗飾華麗的商店，豪華高貴的酒家，不受物價的限制，真令人羨慕，甚至妒忌；除了他運氣太壞，他

也會得到有禮貌，又輕鬆的法國人民對他熱烈和友誼的款待。他帶了這些印象離開法國，並不是錯覺。但是他所聽到或讀到的却同樣是真的，這種情形是不難解釋的。法國有兩個面貌。普通短期的旅客祇看到她的一面。他所沒有看見的是勞工羣衆，公教人員，靠養老金的翁媪，以及薪水階級的日常生活。如果他看見了這些人的生活，他不難

明白他們的艱苦和不满現狀的理由了。

我想一個普通的旅客並不會瞭解——這也難怪——那永遠鬧不完の官場浮沈，使國會和政黨的聲名狼藉。關於政治方面，我在下文裏還要申述，這裏我祇想提到法國人民的生計問題；生計問題原是法國內部一切問題的根源。這問題中的因素却十分複雜，相互激盪，情況錯綜。讓我先說一句概括的話：法國的人民和國家都是入不敷出。至於個人方面自然有例外，但是以國家說，收支一直沒有平衡，連美援算在裏面還是如此。法國人中却有很多並不願意像英國人一般東緊肚帶的。有意思的是法國政府竟把肉價公開的列入基本生活費用之內。在一個每星期祇限購

六 出路何在

關於原子戰場上的冷戰就敘述到這裏為止。這一場冷戰在目前的聯合國會議中正進行着，冷戰的前途是什麼？自然可能是再來一場熱戰。既然始終不得協議，為什麼不在蘇聯有原子彈以前，先發動一次「預防戰爭」呢？這一場戰爭來得愈早愈好。很多人這樣主張，英國的戰爭領袖邱吉爾更是日夜地祈禱——用原子彈使蘇聯無條件地投降 (Llandudno Speech)。可是美國還在等。美國究竟等什麼呢？等更好的飛機來裝載原子彈麼(英美兩國在這方最近十分努力)？等武裝好西部歐洲以抵抗紅軍的進攻麼(最近的消息更可以證明這一點)？等蘇聯慢慢地造原子彈麼？還是等蘇聯也好好列成陣勢，秣馬厲兵呢？再不然就是等萊茵河谷重建起來，沿德國進兵，多瑙河下游和直叩華沙布拉格呢？等有等的好處，也有等的壞處，正如 Mr. Forrestal 所說：『時間對我們是不利的』。(“Time flows against us.” Manchester Guardian, 3, June 1948)

不戰就和罷。美蘇的調和得看西歐的腳步。如果西歐能抽身出來，保守中立，美國絕不會進攻蘇聯，蘇聯也不會進攻美國。不幸西歐在馬歇爾計劃的「撫養」之下，中立是不太可能的。和平的前途非常黯淡，但中原逐鹿，勝敗的局勢是難以逆料的。

十月廿二日寄自倫敦

October 14, 1948

一先令二辨士肉類的英國人聽來是夠使他咋舌不止了。其實法國人哪裏真的都有肉吃？肉價固然沒有管制，但是價格本身却足以限制普通人去購肉了。他們一磅肉要買到七先令，其他的東西也相若，除了有錢的闊客之外，誰能啃得到骨頭？這是很不公平的限購辦法。

其他的食品不往在漲價，結果是窮人們每星期的收入中要花去四分之三在吃的一項。幸虧房租還算便宜；但是政府的糧食政策實在無可原諒的。更使人覺得不合理的是法國並不是缺乏糧食：肉、蔬菜、菓子(除了油)在收穫期是很豐富的。生產者却願意少賣以獲高價。——而且黑市之外還有許多投機家大量的囤積着各種貨物。對法

耶的缺乏信用也使生產者不肯大量拋售他的出品。他眼看通貨在貶值，怕受損失，寧願把資本投在活的牲畜身上，不願屠宰了換成貨幣；貨幣一到手趕緊買東西，結果是通貨更要貶值。

說到這裏，我想最好簡單的一談過去幾個星期的情況。物價繼續上漲，勞工活不下去，要求提高工資的需要也日見增加，居伊政府在罷工的威脅下不能不接受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的方案。這方案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提高工資數目，一部分是把勞工應付所得稅的一部分轉移給雇主。但是祇有幾天工夫，政府一手剛把這徵收的好處給了勞工，另一手却很快的把這份好處又拿了回來，現在一切東西都漲價了——煤、電、煤氣、汽油、火車、公共汽車、地下車、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如果都要說出來，勢必佔很長的一個篇幅。必然的結果是勞工們所爭得的一點好處現在已經完全喪失了；他們勢必又要鬧增加工資，心情也一次比一次更壞。

法國政府在這個局面下預備怎麼辦呢？他們在內政和財政上有什麼對策呢？居伊內閣接受了一部分的雷諾計劃。這計劃的主要綱領是緊縮國家支出，包括大舉裁減冗員，整理政府機關的組織和國營事業。他們決定從國營的飛機廠開刀，開革一批工人，這事鬧成了巴黎街頭的混亂，繼續了兩小時——弄得很難堪。幾天之前，政府又下令減少煤礦的地面工人，和增加缺工的罰款。結果發生了煤礦罷工。這樣看來，政府對於這些政策是毫無辦法，正和它無法應付生活費用的情形一樣。

法國勞工的罷工還有它政治的意義。法國共產黨在這方面一直處於領導地位；在他們，罷工是政治武器。勞工生活的艱苦使法共很容易發動罷工，其他非共黨的工會，尤其是社會主義者，不能不跟着罷工，因為如果不參加罷工，勞工們會拋棄他們而去擁護法共。法共有兩個目標，他們也並不藏隱這些目標：一是重執政權，二是顛覆馬歇爾計劃。有些政治集團中已有一種看法：「讓共產黨來執政也許並不壞，至少他們會使勞工安靜些，好好地生產。」這種看法顯然並不考慮到法共可能利用他們的政權去阻礙法國在現在的社會體系中謀得復興。

不論怎樣，戴高樂對於讓法共重入政府的意見反對得極尖銳和粗暴。幾天前，他在一個招待記者席上表示得極清楚，如果法共進入政府，他就可以不顧法律採取必要行動——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事實上，這位將軍的表示還不止此。他聲明，政府把十月地方選舉延期到明年三月，自己已經先破壞了法律。他這個聲明的涵義是說他現在已

覺得有採取任何行動的自由，他想什麼時候下手就可以下手了。但是同時他又驕傲的暗示，如果不久就舉行選舉，他可以暫時束手不動。他這個聲明也表示他的自信之強，和藐視他的對手。這聲明引起許多溫和人士的震驚。這位將軍堅定的自認是法國精神的託生；他毫不同情那些頭腦比較冷靜的企圖避免左右兩極端火併的努力——一旦火併就會給獨裁主義上台的機會。頭腦冷靜的人對於戴高樂那種驕慢和缺乏瞭解實情的態度實在感覺不安。

無論別人的感想是怎樣，戴高樂的聲明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行動，它已把危機拉近了一步。這危機究竟到怎樣，沒有人能說。至於政變，我認為共產黨和戴高樂雙方都不致於先下此一着棋。雙方都考慮到大多數中立的民眾；依我看來，誰先下此一着就會遭受這些民眾反對，而給對方造機會。換一句話說，如果戴高樂先動手，很多法國人就會跑到街心裏去反抗他，但是如果共產黨先動手，這些人也會去幫戴高樂。我想雙方的參謀部都明白這道理。

編者緊急報告

我們經鄭重考慮後，向全國讀者報告左列各事：
一、我們已經到了真正困難的階段；我們在過去八個星期中沒有買到一令白報紙。由於印數的龐大，週刊的紙張業已用完，自上期起即移用叢書的紙張。過去兩個月的收入，到現在也已不敷用，兩年多來的元氣，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耗傷大半！從經理部的觀點說，我們現已無法出版。（上海其他商業都在停頓狀態之中）但是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從事言論事業的人，本身負有一種文化的使命，應盡可能的為社會服務。我們決計能多支撐一天，便多支撐一天。

二、我們現在向讀者聲明：今後我們所作的一切緊急措置，如減少篇幅，提高售價，甚至終於停刊，都是有其不得已的。我們相信一定只有少數讀者，不明實際市面情形，對於我們要表示抱怨或不滿，但是，今天擺在讀者面前的是在「觀察停刊」或「觀察出版」之間挑選一個。在此「百業皆停」的大局面下，我們能夠繼續出版，就算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了。一切抱怨或不滿的信件，我們不再一一函復解釋。

三、我們為了節省紙張的消耗，決計縮減篇幅並同時減少印數。這期改出十二面，自下期起，可能改出八面（看以後市場的變化如何而定），並一律用六號字排。本刊上期實銷八萬份，自本期起，我們開始減印，無論本外埠的同業，一律著漸減發。
四、篇幅既然要減到八面，編輯上勢須受到很大的限

警察和軍隊怎樣呢？這個時候這問題還沒有發生；但是總有一天警察和軍隊要表示態度的，至於雙方能得到多少擁護者，現在不過是一些猜測罷了，因為當時的情形會變得怎樣，現在很難說。我這樣說似乎有故作驚人語之嫌。我並無此意，雖則我確暗示雙方有衝突的可能，除非局面能好轉。共產黨將不斷的以罷工來威脅，但是却不曾造成危機，使戴高樂有所藉口。他們的策略似乎是發動一連串的罷工，每次罷工時間很短，包括礦業、公用事業、水電等等——使國家經濟更為虛弱，通貨更為膨脹。

這些活動對於法國的國際地位影響很深。法共很明白，每次罷工都是外交政策，有利於東方集團。法國在患難裏，但是這一個明睿和勇敢的民族，土地肥沃，假如他們內心有了主見，一定會做出偉大的事業來的。現在他們意氣消沈，是個失望而且分裂的社會，這是值得我們明白和留意的。（觀察特約譯者譯）

制。文藝、書評、週末欄、生活與文化、科學叢談、讀者投書等欄，祇得暫停。外論選譯以有關世界大局或中國政局的重要論文為限。國內通信以有關政治軍事或其他有全國性的案件的報導為限。專論以時論為主。篇幅的量雖然減少，但我們希望還能保持原有的質，務使每篇文章都能結實。每篇的字数也將盡量縮短。我們希望每篇文章都不要超過四千字，超過四千字的文章，將盡可能使之縮短。刪節過度的文章是最使作者不痛快，最容易得罪作者的，但是為了顧全本刊全局，使篇幅盡量縮短，事出無奈，務請作者特別諒察。

五、文章字数縮短，勢將影響作者的稿費收入，為了公平的補償，自十一月十五日起，本刊稿費作高度的調整，每千字致奉金圓六十元至一百元。
六、由於物價的瘋狂，工潮勢所難免。我們過去從未脫期，以後假如脫期，一定是受了環境上的影響。（上期因為印刷所罷工，幾乎脫期，直至上星期四深夜十二時，才將大樣看完，勉強及時出版。）
七、許多刊物已停止接受定戶，退還定費，事實上，在目前狀態下，的確無法接受訂閱。本刊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決計繼續定戶，改用活期計算，一律先收金圓三十元，按每期售價七五折優待，款滿通知續定。我們現在有一萬多定戶，活期計算將使我們在工作上增加極重的負擔（因每星期要算一萬筆賬）但我們經理部的同人，全力支持我，為了表示我們對於讀者一貫的服務精神，願意增加工作上的負擔。

八、所有同業批購，一律以現款為限。無款不發，務請原諒。（編者）

農行六千萬，商股佔一千七百七十五萬。此為先天之變質，應予首先提出。三行商股，披上國家銀行外衣，伸出鐵腕，掌握全國整個財政金融機構。商股取得國家銀行股權以後，猶未滿足，故中央銀行法及中交農三行條例，對於增資之規定，均有如下之「但書」：「中央銀行於必要時，經理事會議決，監事會同意得呈請國務院核准擴充資本總額，并得招集商股。又中交農行條例第二條：如有增加商股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增加之。」提案人對於國家銀行增資，限於商股部份，表示合理的疑問，問政府如此辦法，到底有何必要。對於四行的人事，王力航立委亦暴露指責得有理：中央銀行監事及中交農三行董事，無論商股官股，率多財金融最高主管或其姻親至戚，通家世好，亦官亦商，輪流世襲，一人數行化名兼任，極少數人成為各行政理監事之主宰。提案中又指出，中央銀行增發債券，向不經過立法程序，其發行總額亦多年不曾公佈，遂致通貨膨脹，幣值日低，影響國計民生。四行之預算決算及其盈餘之處理，一切決於理事會，或董事會，而理監事，或又為少數特殊人物所主宰。高下在心，盈虧在

握，少數人權力實已凌駕國家權力而上之。即以四行待遇而論，亦特創高峯，全國法視而莫如之何者，不受國計主計審計機關限制，實為厲階。「大四行」之外，大家都知道還有所謂「小四行」，即一中國國貨，「中國通商」及「四明」等四銀行是提案中提出的「小四行」，均非國家銀行，而政府竟亦投入大量之官股。但歷年官股息及官股應得之盈利極少，解繳國庫。商人利潤作天文數字之增加，而國家權益之損失，有非通常所能想像者。目今，國人積怨深門資不，而門深似海，呼之幾佔其半，小四行，政府亦混跡其間，真是國與家不分，官與商一體。四行爲其軀壳，商股是其靈魂，政府爲其工具，法令是其保鏢，廣土衆民之膏血，盡被大四行小四行囊括以去。即所謂一種家門資本，亦即資本之豪門，游資集散之總匯，亦即物價漲跌之司令塔。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多勞一罷？這名單，記者是當目的，倘若一一的列出來，也可說是一樁奇聞，不是他兼中行的官股理事，就是他同姓又是其他三行的商股監事，掉上換下，換來掉去總是那幾個有名有姓的大於。這一台戲大概是目前經濟險惡的形勢和人們憤怒的情緒就要在立法院上演了。

大局暗淡 難關重重

由政局到物價，由民生到士氣，綜合來看，當前大局確是暗淡難關重重，也可以說是人心動搖，危險透頂。然而最高當局，恐怕正如記者在本刊五卷九期所寫的政局報告所謂種種，正在作保衛「三南」的措置。可是在這當口，却從海外傳來了「一個出乎當局意外的消息：在美國大選中，杜魯門又依然當選了，而形勢亦變，民主黨竟佔了優勢。雖說兩黨外交政策基本上無變動，但杜魯門却又標榜着繼續執行羅斯福的政務。在此情形之下，對遠東，對中國，尤其是對積極地「援華」，會不會如今天當局所盼望的呢？中國的內戰危局，想靠美蘇的外戰來挽救，這是不是會成一個的夢幻？那是值得審慎考慮的。

按照目前種種跡象，當局很像要苦撐到底，硬幹到底。可是可靠的生力軍在那裏？「外援」的可靠性有幾許？「外戰可救內戰」的把握有幾許？這都是急待解答的問題。爲挽回頹勢，爲挽救危局，爲起死回生，振士氣，軍事、經濟、政治都須要一番天翻地覆般的改革。但這些幹部又從那裏產生呢？國民黨是在朝黨，執政黨，也是一個大黨。但這黨的力量今天是個空殼在那裏？單憑幾個政客能手是萬萬不夠的。上半年不是有人在倡導「黨的改造」和「革新」來麼？但不幸是被法團十三國民改組的故智，但深刻的觀察者則以爲這是文不對題，今非昔比。當年那黨的改造是算中山先生的大膽決策以號召中國農工大眾作基礎的。廿幾年的時光過去了，而勝利後的二年寶貴時光也等於虛擲，改造國黨，重建信仰的時機也瀕絕地。一塊在國內的現實政治力量確已易勢。以今日國民黨的關係而論，怕沒有人敢再侈談自己的黨的羣衆基礎是雄厚和堅固的。豪門的官僚資本把持了中國的經濟，摧毀了農工大眾的生力，而且摧殘了中產階級，這正是最值得正視的，

個主要問題。其次是軍事和政治的體系在實際中亦漸變質。然而因爲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因爲民地又是半封建性的，就是這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會性質及其尚未覺醒轉變的力量，作爲當今政治機構還能倖存的維繫。倘有人能深刻真切地體會以揚棄和培植，或尚不失爲一轉機之憑藉力。但在時間和空間上，能否容許或來得及，也是問題。總之，除了很客觀地很科學地嚴格執行自我檢討與批判，堅決地作「自力更生」的打算，而不自幻想什麼只靠外援和「以外戰」的種種「望而不可即」的「奇蹟」，更重要的是要能尊重他人的意見而不一味地相信自己，唯有如此，方可有一線希望的轉機，否則前途是不堪設想的，俗語說的好，自己無力量不爭氣，單靠兇罵着人家，是無用的。假使引咎者是真的引咎，求去者真的是爲讓賢求去，實關係今後的全局。寧用大智慧以謀國，以克己而復禮，則一念之轉，一身之退，或將大有助於大局，乃至造福於億萬袍澤，那當然另是一個大局發展的方面了。現在聽說正有朝野的人士作如此想，作如此佈局。

據記者在京都觀察與透視，一般人都認目前已瀕危局。其危險點并非非是純屬於軍事的，也不是指共軍的節節進逼。客觀的估計，單就軍事論，當局還是能夠運用苦撐，期待轉機。其危機實在於經濟措施，外交方針和政治改造的大計。另一關鍵確是在於一般人心在「變」，想向着變的方向看齊。近日謠言是多的，什麼遷都湘贛了，遷都八粵了，這都可以說是離題還遠。一種近於事實的估計，大概是有人在準備應變局於萬一的一種措置。假使有人問大局是不是朝着一個新的方向走，即一方「知難而退」，另一方即肯「適可而止」呢？不是「和談大使」的張治中已入京了麼？不是京中大學教授有的也在呼籲和平麼？會不會化干戈爲玉帛呢？觀察家的回答是，這在目前形勢下是很難出現的一種局勢，除非時局的中心有巨變，現局，恐怕還是要拖下去的。不過，「花陰覆地疑無路，石徑穿雲別有天」，我們倘可以此詩聯句作譬喻，則今後的大局是少可能有這麼一個小小的遠景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寄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三十第

卷五第

政治失常

儲安平

最近政府有幾件事情做得實在不成體統。第一件我們要說的當然是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通過的「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政府在八一九發行金圓券時，規定黃金一兩兌換金圓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兌換金圓券四元，這次的修正辦法改為黃金一兩兌換金圓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兌換金圓券二十元，將金圓券貶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發行金圓券時，大唱其「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調子，並且說誰破壞了金圓券，誰就是國家民族的敵人！現在，我們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壞了金圓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國家民族的敵人！當十月杪十一月初全國騷動得不成樣子的時候，當局宣佈即將有「更好」的辦法頒佈，所謂「更好」的辦法，大概就是這個金圓券發行的修正辦法了，其中決定將民間繳兌的金鈔吐還出來，以便取之於民者，仍用之於民。然而吃進去的時候，黃金一兩祇兌金圓券二百元，美金一元祇兌金圓券四元，現在吐出來時，黃金一兩却要金圓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圓券二十元，「一取」一「用」之間，賺上了五倍，這筆沒本錢的買賣真不壞。抗戰末期，政府財政困難，宣傳黃金儲蓄，說得天花亂墜，可是到真要支付黃金時，却來了一個六折，憑空扣去四成；這事大家當還記得。現在舊戲新編，又要一手。多年以來，政府把人民當着一團米粉，捏在手裏，要圓就圓，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虧，心裏恨透，可是沒有辦法。再說八一九政府的經政辦法，規定人民所存金銀外幣，一律須向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逾期而未兌者，即視為觸犯刑法，現在又允許人民持有金鈔，並將金鈔的價值，提升五倍，以前服從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從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這種行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後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實也一再證明：相信政府的最初總是給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後就給政府扔下不理會了。修正辦法第十一條又說：「凡以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指定之銀行，存期滿一年者，除照章計息外，並得於存款時以與存款同額之金圓券向存款銀行兌換金圓。在金圓未滿前，得按規定比率兌換黃金或銀幣。……一年之後的情形如何，誰都不敢說定，而一年以後的金圓券貶值到什麼地步，尤其不能想像，假如今天真還有人到中央銀行去定期存款，此人始為白癡無疑。所以這條條文，撕破了臉皮來說，就等於要化兩千元金圓才能兌到一兩黃金；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盡精極！

第二件我們要說的是翁文灝內閣的辭職問題。這件事也出

平常情之外。我在十一月三日寫了一篇論翁閣辭職的文章，可是四日中英文日夜報一律報導，翁氏堅辭，並已不到政院辦公，翁閣的總辭書也已全體蓋章，即將送府，翁閣之辭，似成定論，深恐文章刊出時，已成馬後炮，所以在付印前數小時又臨時抽了出來。不料我的文章剛抽了出來，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辦公了。這次經政失敗，翁氏的責任無可推諉。真正的來說，這個大責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負之（財政部部長當然有責任，但財政部隸屬於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敗，行政院院長的責任遠大於部長的責任，故此處不獨立論院長的責任），有欠公道，因為拆穿了說，翁也不過是一個賬房先生，既不是當家人，也做不了多大主。但就憲法的原則言，這件事總是要翁負責的。所以從政治的責任言，翁的一辭二辭三辭堅辭，都對。問題是他雖堅辭而當時竟未能堅辭到底。這次經政的失敗，其性質不可謂不嚴重，其影響不可謂不廣遠，無論就個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責任言，翁氏絕無繼續負責的可能。嚴格言之，就是十月卅一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有關經政的補充辦法一事，亦屬不當。內閣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執行的政策的成敗，政策既敗，內閣即垮。八一九的經政辦法，政府亦已自承失敗，在此種情形下，行政院應當立刻呈辭，任何補充或修改的辦法，都應由後任來策辦理。當翁氏上台之初，胡適之先生捧場，謂翁氏有勇氣。我覺得當時翁氏並不是有勇氣接受那個閣揆大任，他祇是沒有勇氣拒絕這個閣揆大命吧了。翁氏既無勇氣拒絕任命於前，亦無勇氣堅決呈辭於後。不錯，當前的局勢是危急的，政務不宜一日無人主持，但是從憲法原則來說，這個責任是屬於總統的，而非屬於行政院院長的。易言之，時局既然緊急，總統便應早日另定閣揆之選，已經呈辭並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長，不能因為總統的遲疑不決而勉力維持下去。至於總統先生，行政院院長既然有這樣嚴重的政治責任，其辭呈應無不批准之理；因為假如這樣一個有重大政治過失的行政院院長，還不使之去職，則所謂「政治責任」也者，豈不成了好聽的空話？翁氏一辭再辭，總統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總統對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對僚屬氣度之厚，假若一味堅留，則既破壞憲政的原則，亦置綱紀於不顧，無論從那一角度來看，都是不當的。

第三件我要批評，而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賦予傳作義的權力的問題。按照報上的記載，要點有二：一、以後華北軍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權處理，不須事前請示中央；二、

政治失常
經濟學人與經濟方案
從四種觀點論美蘇兩國的經濟平等
吳景超
倫敦通信
英國整軍及其影響
朱若華
外論選譯
足以引起戰爭的緊張情況的原因
世界八專家
觀察
大局的搶救
觀察特約記者
通信
瀋陽失守的尖銳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在牢獄中(文藝)
昶明

假如傅氏所頒佈的法令與中央所頒佈的法令有抵觸者，以傅氏所頒佈的法令為準。凡此記載，雖未見之正式公報，但也未見政府有何否認更正，想為事實。這個問題十分嚴重。舉例言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變更之」。現在假如傅氏要變更中華民國固有之疆土，則中央是否承認傅氏之變更為合法？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假如傅氏所頒佈的法令，有與憲法抵觸者，則是否仍以傅氏所頒佈者為準？凡此都是大有問題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許不成立，因為祇說傅氏的法令與中央的法令抵觸者，以傅氏的法令為準，並未說到與「憲法」抵觸的情形，如與憲法抵觸者，自然無效。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憲法第一百十六條明明規定：「省法規與國家法律抵觸者無效」，第一百十七條說：「

經濟學人與經濟方案

徐毓枬

二 有一部份學人對物資前途悲觀，認為什麼辦法都不好

幣制改革以後，第一個月物價還相當穩定。從九月下旬起，物價開始跳躍，繼則演成搶購情形，再演為無市不「黑」，祇有在「黑市」一纔能買到東西，或甚至於在黑市也不容易買到。民不聊生，人心惶惶，許多人覺得這種局面不應當讓它繼續下去，應該想一個辦法；許多人更把目光投射到經濟學人身上，認為他們應該可以利用其專門知識，擬出一套辦法來。但是事實上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例外，經濟學人異常沉默，拿不出什麼好方案。在學人們自己私人談話之間，大概也是搖頭嘆息的時候多，自己覺得有把握挽救時勢的時候少。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一般學人們專門知識不足，想不出一個辦法？或者傳統的經濟學根本不適用於處理這種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或是還有其他原因？筆者專門興趣亦在經濟學一方面，想以（忝為）經濟學人一份子之立場，向一般人解釋：為什麼經濟學家想不出什麼好辦法。

一 有一部份學人基於政治理由，根本不肯想辦法

在現在這個時候，幾乎任何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政治的含義，不過有人明白意識到，有人不明白意識到而已。有一部份經濟學人的政治意識很強，他們有種種理由，不喜歡現政權繼續維持下去；他們很明白，凡是幫助政府解決經濟困難者，不論有意無意，都是幫助鞏固現政權者，因此他們祇在經濟紊亂之中，等待或迎接光明之來臨。這些經濟學人也知道，在經濟紊亂之中，許多人生活或不能維持，或痛苦不堪，但是他們從現政權無可救藥一定要顛覆——這個前提出發，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在短短的痛苦過程中，當然有一部份人要受犧牲，但是在長痛痛苦過程中，被犧牲的人更多。這一點痛苦好比是女人生育時之痛苦，要創造新生命，新時代，這一點痛苦是必須付的代價。寧可讓痛苦程度劇烈一些，可是不要讓痛苦時間加長，因為時間一拖長，母體怕受不住；等到光明的新時代來臨時，享受這新時代的人，却已失去了享受能力。

上面說過，本文目的在解釋，價值判斷則讓讀者自己去下。我們要在這裏指出的是：這亦不失為一種態度，如果有此態度，當然不願意為目前經濟失常現象想任何辦法。

省法規與國家法律有無抵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明白規定地方法令不能與中央法令抵觸，抵觸者無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張傅氏的法令如與中央的法令抵觸者，應以傅氏的法令為準，這種事情完全是違憲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規與中央法律抵觸發生疑義時，應由司法院解釋之，現在假如硬性承認傅氏法令與中央法令抵觸時，即以傅氏法令為主，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違憲的。

大局越來越緊，各種現象日見失常，但失常也有一個失常的限度，當權者雖然希望保持他們的政權，但政治的常規則究竟不能不「永矢成遵」。上述三事，都是舉舉大者，實際上，近來當局各種措置，大都有失體統。我們平日的職司，就是議論政事，然而處此危局，幾乎無政可論，無政足論；仰望長空，廢筆三嘆！

二 有一部份學人對物資前途悲觀，認為什麼辦法都不好

另有一部份學人，他們的政治意識或者並不強，或者認為在戰事過程中，應該想辦法，想讓不直接參加作戰者生活得下去。可是在這批人之間，又因為目前物資情形是否足以支持這樣一個大規模戰事，而意見分歧。經濟學人都知道，戰爭是物資之大量消耗，而消耗之最高限度，乃等於全國本年產量加國外借款，減去維持本國人民最低限度生活水準，所必需的物資。如果戰爭之物資消耗量，超過這個限度，人民將無法維持生活，後方先將發生動搖，戰事無法再繼續。目前全國物資情形究屬如何，是一個統計資料問題。這些資料既非人人可得，不妨作一些臆測。連年戰事，適齡壯丁大都來自田間，抗戰後期有些村落，簡直看不見壯丁，農事大都由老弱婦女充任，這種現象大概對於生產量不利影響，此其一。政府有效控制區域，無庸諱言，日漸縮小。有大批餘糧可供他區消費之地區（如東北）已不在政府控制範圍，全國主要產麥地區，亦因華北戰局之節節失利，而逐漸喪失，此其二。在以前抗戰時期，地域雖淪入敵手，但因敵軍祇控制一些點面，淪區物資尚能滲入自由區，今日則地域一入共軍之手，物資即不再外流，此其三。即使江南尚有大批餘糧，可供華北幾個孤立據點之用，全國運輸能力，是否能夠把充足的糧食，準時運達指定地點，尚有疑問。長春在圍城時期糧食情形之嚴重，目前平津配粉之不能準時發售，都是說明本點，此其四。如果全國大都市都要靠外國糧食來維持，則即可撇開外匯問題不談，富庶如美國是否有此能力負擔，亦成疑問。京滬平津穗青這幾個都市，人口就在一千萬以上，約為英國人口四分之一，約為美國人口十二分之一，美國是否有此餘糧，可以供應偌大人口，同時滿足她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契約義務，是很有問題的，此其五。

基於以上五點，故懷疑目前物資情形是否足以支持如此大規模戰事者，除非有決定性的統計資料，可以證明其每一點都站不住，否則他們的論證即告成立。如果他們的論證可以成立，則一切經濟方案還有什麼用？一切經濟方案至多是使財政收支平衡，物價

穩定。但如果物資情形，使得戰事與生存不並立。則經濟方案不是靈術，更不是神蹟，不能無中生有，變出物資來。一切不能使大眾生存下去的方案，是大可不必想的。

三 還有，邏輯的解決法不就是切實的解決法

即使有些經濟學家，衝破以上兩道難關；他的政治意識不強，或者他是同情（有意或無意）現政府者，他又認為物資情形不嚴重，或雖嚴重而尚有克服可能，可是這些經濟學者還有些躊躇不前，不敢或不肯提出具體方案。因為他們明瞭，邏輯的解決法不但是切實的解決法（logically practical solutions）。

要說明邏輯的解決法與切實的解決法之區別，最好舉幾個例。如果有人說，要解決某地的糧食問題，我們不妨學梁惠王的辦法，「河東饑則移之於河西」，如果有人作此主張，大家一定要竊笑，因為這完全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每個人對他久居之處，都有情感上的業務上的聯繫，不能驟然分割，而且每人都多少有些家累，不能說走就走。而且扶老攜幼，如何走法，徒步幾乎不可能，要用交通工具則何來如許多大量交通工具？然而我們要明白，在邏輯上說，這未始不是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我們笑的不是這種種想法之邏輯，而是這種種想法之不切實際。

我認為幣制改革之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即在沒有辨別邏輯性與切實性。當時政府當局根據何種思維，要實行改革，執政者從來沒有明白說過，我們無從明確知道。一種可能的邏輯大致如下：法幣之所以如此貶值，是因為行使日久，人民已經失去心理上的信仰；如果幣制改革，則心理上大概可以改觀；如果心理上改觀，則二億金圓券（收兌舊法幣之數）必不夠流通之需，故大可增發；即使增發至戰前水準（十四億），物價亦不致於大漲，因為折成戰前法幣，十四億僅抵戰前發行額之半；如果以增發如此之多，而物價不受影響，則財政收支可以平衡幾個月；如果可以平衡幾個月，則在此幾個月內，可以想想財政上更根本的辦法，於是財政走上正常之路。從邏輯可能性而論，每一個命題都不偽，可惜事實上出現的並不是預期的可能性，而是另外一種可能性。人民心理上固然暫時改觀一下，可是因為已經有十年教訓，很快便以對待舊法幣的態度，對待金圓券，於是以下命題都隨之而不能成立。

以上舉例前一例最明顯，使人一望而知邏輯性與切實性不同；後一例屬於事後診斷，事實具在，無容置疑。筆者舉這兩個例，其興趣不在這兩個例子之本身，而在作為一種一般的警告，不要把邏輯性與切實性混為一談，對一切所謂經濟方案，須以批判的態度，審慎考察。

常人每震於（impressed by）學人們所擬方案之邏輯性，覺得他們說得頭頭是道，無懈可擊，於是誤認為這便是一種切實的方案。如果有這種聯想，那是錯誤的。邏輯一事，凡是受過嚴格思想訓練的人，都能說得頭頭是道。問題祇是：這些邏輯推論所根據的前提是否站得住？擬議人對於各種有關因素之價值判斷，是否近乎人情？而擬議人對於這些問題，往往不問，祇作暗中假定，因此更增加常人了解之困難。試以物價指數債券為例，擬議初起時，雖然有人懷疑，但對於該種證券理論上的懷疑，現在都已沉默，以前懷疑甚強者，現在亦已變為信徒。但我認為，我們可以相信一種方案之邏輯性，可以不必同時相信其切實性，我對於物價指數債券即作如此感。指數債券不過舉例而已，其他方案亦可以同樣態度視之。

在離開本節之前，我必須得強調「機構問題」，使我最感大惑不解者，是一方面詆毀

政府貪污無能，而在另一方面，在方案之中，却又常常說政府應該做這樣，做那樣。我常常懷疑，如果政府真有做這樣做那樣的機構，事情還會如此之糟嗎？這無異是對一個天資拙劣的兒童說，如果你要在學校裏面功課好，你應該天天聰明些。這句話之沒有意義，很顯而易見。這裏不禁令人想到全面配給問題。我對於「全面」什麼，「統籌」什麼，一向存着懷疑態度，流弊所及，往往限於機構，包而不辦。英國能夠實行良好的全面配給，因為英國食糧之五分之四來自海外，糧源容易控制；英國行政機構之有效以及免於貪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而我們呢？以平津二市而論，公教人員九月份以後的每人一袋麵粉，迄今尚未發下；而十月份全體市民可得每人十五斤麵粉，迄今尙祇能發第一期三分之一。如果我是一個老實守法的公民，我能高枕無憂，信賴政府能夠按時把食糧配下，使我免於斷炊之威脅，而無需向黑市去擠購食糧嗎？如果主要配給品該到而未到，這在人民心理上，將發生多大惡劣影響？政府在維持配粉方面所遇的主要困難，似乎是糧源以及運輸工具二者。我們要注意，每人每月十五斤並不足夠一個正常人之需要。如果維持小規模的配粉，都已感覺困難，則維持更大規模的全面配給制度，其困難又如何？在沒有確切把握之前，最好不侈談好聽名詞，以免又是一張空頭支票，再失信於人民。

四 經過以上三重考驗以後，還有一重難關：時效問題

如果有人政治意識方面不發生問題，認為物資情形也還過得去，認為自己擬的方案，既在邏輯上無可非議，而且深切實際，無難行之處，他是否有充分自信心，把這方案公諸於世，要求政府採納呢！未必。因為還有時效問題，恐怕太晚了些。

我這裏毫不涉及軍事情勢，我祇從方案本身立論。如果在政府沒有幾次自毀債信之先，發行物價指數債券，那時人民之趨向這種投資對象，也許不亞於購買黃金儲蓄券，可是在今日發行這種債券。其成效也許類乎國營事業（中紡、招商局、台糖等）股票。這些股票背後，的確有真實可靠的資產，而且未必個個人都想控制一種企業，故對一般人而論，國營事業股票應該是最理想的保持幣值工具，何以問津者不踴躍呢？又如封凍游資等，如果要發生效力，最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一下子實行，現在學人們呼籲已經一年多了，聰明的有關人員也許已存戒心。正好像徵用國人在外資產，議未行而囑甚久，恰好給豪門們充份時間，安心準備，設法逃避。又如在外國購糧在國內拋售這個辦法，現在效力也小，因為在一年多以前，這個辦法之解決食糧有無問題之意義小，過制通貨膨脹之意義大，今則情況相反，解決食糧有無問題之意義大，過制通貨膨脹祇是副作用而已。上面說過，如果許多大都市之食糧都要靠國外，事實上恐不可能。而且，拋糧而要收平抑物價之效，政府必須有相當豐富的庫存，以後來源又要源源不絕，以往拋售政策之未能奏效，主要是因為存底稀薄，拋了極短一個時期便無以為繼，因此反而增加市場恐慌心理。現在搬開外匯來源問題不談，單就積聚這樣一筆存糧（例如足敷幾大都市三至六月之用），就要花多少時間？因為以上種種理由，故在現在提出經濟方案，大概祇是盡其在我而已。

五 結尾

我寫本文之目的，祇在說明：為什麼經濟情況嚴重到如此地步，而經濟方案反而甚

少。如果我的分析不錯，如果國內經濟學家對政治、物資、可行性、時效這四點之看法，意見一半一半，則現在可以從事於擬製經濟方案者，祇是國內經濟學家之十六分之一。而在這十六分之一之中，意見還可能不同，着重點還可能不同。

還有，悲觀與否是實際執政者之態度，不是科學家之領域。如果是執政者，當然應該抱「有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的想法。如果祇想混，不想更澈底的辦法，當然是愈來愈混不下去。

從四種觀點論美蘇兩國的經濟平等

吳景超

「經濟平等」一詞，含義甚多，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為大眾都能接受的定義。現在談經濟平等的人，各人對於這個名詞，有各人的用法。現在我們採用幾種不同的定義，也就是從幾個不同的觀點，來看美蘇兩國中經濟平等的實際狀態。

經濟平等的第一個意義，就是各人所得的來源是一樣的。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私有財產的制度取消了，人民的所得，照理只有一個來源，便是勞務的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各人的勞務所得，有多寡之不同，但無害於經濟的平等。這是正統派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平等的看法。恩格斯曾說過：「無產階級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就是要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結論來的。」列寧解釋這一句話說：「恩格斯寫得千真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竅不通的偏見。」遵照這種解釋，一個國內，如有一部份人靠勞務的收入維持生活，另外還有一部份人，靠財產的收入維持生活，那就是表現階級的存在，也就是表現着經濟的不平等。反之，不工作的不許吃飯，大家都靠勞務的收入來維持生活，那就是表現階級已經取消，也就是表現着經濟的平等。

如以這個定義來衡量美蘇兩國，那麼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是不平等的，但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程度，超過蘇聯。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全國的收益，有一部份為勞務的收入，另外一部份則為財產的收入，所以從上面的定義去觀察，美國是一個有階級的國家，也就是一個經濟不平等的國家。研究美國經濟的人，都很願意知道，在美國的全國收益中，有幾成是勞務的收入，又有幾成是財產的收入。這兩種收入，在過去幾十年內，變動的經過如何。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其所以不容易回答，就是因為美國的公統統計，凡是討論全國收益的，都不是採

用二分法（即將全國收益分為勞務收入與財產收入），而是採用三分法。三分法的內容，一為被僱者的收入，這是勞務收入，不成問題。二為公司利潤及存貨調整，此為財產收入，亦不成問題。只有第三項目，包括經營者及地租的收入，不易處理。地租收入，可以歸於財產收入一項之內。只是經營者的收入，包括一切非公司組織的事業單位的收入，如農業、商業、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其中到底那一部份是財產收入，那一部份是營務收入，是不易分別的。譬如美國中部的農夫，擁有田地一百七十英畝，自己一人利用曳引機來耕種，年終收入五千元。這五千元是勞務收入呢，還是財產收入呢？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關於美國的全國收益，我們雖然不能採用二分法，但是過去各階級中收入的演變，也有幾點可說。第一，被僱者的收入，在一九四七年，佔全國收益的百分之五九點九，較之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五五點九，顯有改善。公司的利潤在未付稅以前，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二一點八，一九四七年佔百分之二五點五，也有加增；但在付稅以後，前期仍佔百分之二〇點一，後期則佔百分之九點四，略有下降。地租與利息的收入，一九四七年的百分數，均低於一九二九年的百分數。地租在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七，一九四七年只佔百分之三點九。利息在前期為七點九，而後期則為一點九。農業經營者及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後期的百分數，都較前期為高。在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的國家中，欲求財產收入的壓低，只有在稅則上想法，如所得稅、遺產稅、及過途徑上用過功夫，公司利潤百分數的升降，可以說明。但是這種努力，還沒有達到社會改良者所希望的。

蘇聯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照理應無財產的收入，可是現在這種收入，已經出現。利息便是財產收入的顯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階級的取消，並不是說大家的收入便會一樣。在勞務的收入中，還是有多寡之不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便發生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那就是：

蘇聯的政府，對於那些收入較多的人，應當鼓勵他消費呢，還是應當鼓勵他儲蓄？在需要資本甚為迫切的蘇聯，自然是走第二條路，即是鼓勵人民儲蓄，而利息的付給，便為鼓勵儲蓄的工具。在一九三七年，蘇聯付出的薪資，為八二、二四七兆盧布，同年人民投資於政府公債的數目，為一八、二七四兆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為三、九八五兆盧布。人民的總儲蓄，約佔薪資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公債與儲蓄的利息，平均約為四厘，所以利息的收入，約在八億八千萬盧布左右。有人懷疑，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是否會產生資產階級。貝柯夫（A. Barkov）的推論，說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蘇聯的公債，為五千萬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得債額三六五盧布，銀行儲蓄，為一千四百萬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儲蓄額為二八五盧布。平均每人的儲蓄數量不多，所以專靠利息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貝柯夫的推論，有一點是站不住的，就是他假定每人所保持的公債或儲蓄款額是一樣的，但據柏格森（A. Bergson）的報告，在一九三七年正月，蘇聯的儲蓄存款，有百分之六十七，在百分之十的人手裏。假如這個報告是可靠的，那麼這百分之十的人的利息收入，也就可觀了。不過蘇聯的公民，即有利利息的收入，也不能把他轉變為資本，從事於再生產，因為生產的原素，如機器及他人的勞力，不是私人所能購買的，而且蘇聯的憲法中，也不許有不勞而食的人存在，所以假如有人真想靠利息維持生活，他的歸宿，只能是集中在中營。

二

第二種經濟平等論者，其判斷一個社會的平等與否，不注重收入的來源，而注意各人收入的數量是否有很大的懸殊。

不管收入的來源如何，只看收入的數量，那麼社會中貧富的差別，在美國與蘇聯是同樣存在的。收入的不同，自然會影響到生活的不同。生活程度上的差異，美國與蘇

聯的社會中，也都一樣存在的。有人以為收入的平等，以及生活程度的不平等，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據斯大林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各人底胃口和需要，無論按質量或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如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底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和同量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誹謗馬克思主義了。」由此可見蘇聯在現階段的社會中，並不要求個人收入的平等。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在兩個國家中，這種不平等的程度，有何深淺的不同。

簡單的說，從收入的數量去看，兩個國家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的程度，美國深於蘇聯。

我們先看鉅萬者的收入。在美國，淨收入每年在百萬元以上的，一九一四年約有六十人。以後十年內，此種富豪的數目，在二十與二百之間。一九二九年達到最高峯，共有五百十三人。在不景氣時期內，此數驟降，在一九三二年，只有二十人，一九三六年，也只有六十一人。最近這種富人的數目，想必又加增了，但詳細數字不詳。蘇聯收入最多的人，到底一年可以拿到多少盧布，我們沒有看到統計。但從一九四〇年所通過的所得稅法案中，我們會看到一個規定，就是自由職業者，如作家、藝術家、及醫生等，每年的收入，有一千盧布可以不納所得稅，但收入超過三十萬盧布的，其超過部份，納稅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見蘇聯也有收入在三十萬盧布以上的人。假定有一藝術家，每年的收入為五十萬盧布，以官價匯率五點三盧布等於一美金來計算，這位藝術家的收入，也還不到十萬美元，所以蘇聯的富翁，遠趕不上美國的富翁。

但是比較兩國富豪的距離，遠不如比較在一國內貧富的距離為有意義。美國的最低工資，自一九三八年規定為每小時二角五分以後，一九四五年加至每小時四角。一九四八年一月，杜魯門總統曾提議將最低工資，增為每小時七角五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每點鐘一元二角七分）。今假定有一工人，每點鐘得最低工資七角五分，每星期工作四十點鐘，可得工資三十元，每年如工作五十二星期，可得工資一千五百六十元。蘇聯的最低工資，一九三七年規定為每月一百一十盧布，每年應為一三二〇盧布，約合美金二百五十四元。蘇聯的最低工資，雖然趕不上美國，但是貧富間的距離，却比美

國為短。

除了以上的統計外，我們還可以收入集中的情形作一比較。根據美國一九三六年的統計，最富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三六，最富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五一。在另外一極端，最窮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二；最窮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五。關於蘇聯的情形，傳說極不一致。托洛斯基在一篇文章裏，曾說蘇聯有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的人民，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五十。這種說法，顯然有點誇張。就是對於蘇聯抱敵視態度的達林（David J. Dallin）在他的「真實的蘇聯」一書中，也只承認有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四的人，收入佔總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另外那些在集中營中被迫服勞役的，人數佔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一，收入只佔百分之二點三。關於蘇聯集中營裏面的人數，各人有各人的估計。他們是否有達林所說的那樣多，其收入是否如達林所說的那樣少，乃是蘇聯經濟組織中的一個謎，外人是無法猜透的。對於蘇聯收入的分布，我們願意採取柏格森的結論。他研究了一九三四年蘇聯的薪資支出，發現蘇聯收入最少的百分之十的人民，其薪資佔總數的百分之三；收入最少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其薪資佔總數的百分之七點八。另一極端，收入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其薪資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四點三；收入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其薪資佔總數的四〇點三。這個統計，勉強可與美國的統計比較。他表示蘇聯收入集中的程度，也還不如美國。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美國人除了勞務的收入，還有財產的收入。假如美國的收入統計中，把財產收入除開，那麼美國貧富的距離，馬上就可縮短不少。就我們手邊所有的統計來說，美國同一工廠中工人的收入，以及規模相似的事業，其經理的收入，彼此相差是無幾的。譬如蘇聯同一工廠中的工人，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間，據道布（M. Dobb）的計算，約為三與一之比。美國鋼鐵公司的工資，雖然分為三十等，但最低工資，為每點鐘一元零九分，最高工資，為每點鐘二元二角五分，相差的比例，還到了三比一。蘇聯的經理，平均每月拿薪水二千盧布。美國的大公司經理，（在戰前曾有人調查過二百六十四個此類經理的薪水）在製造業中，平均每人每年得七萬九千二百元，在公用事業中，得四萬八千六百元；在鐵路局中，得四萬零六百元。彼此相差，也不太大。專靠薪水的收入，美國很少幾個人能每年拿過十萬元，但連財

產的收入，便有不少人超過百萬元了。

三

希克斯（J. R. Hicks）在他的名著「社會骨架」一書中，在討論平等問題時，說是剷除不平等，是一種烏託邦的思想。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現。社會上還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種不平等現象，就是權力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瀰漫於各種社會之中，我們很難想像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權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的不平等，曾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出現；主人控制他的奴隸，貴族控制他的佃奴，地主控制他的佃戶，資本家控制工人，組織者控制被組織的羣衆，官吏控制人民。從各種不平等的現象中去觀察，收入的不平等還是比較瘦處最少的。這種不平等，可以測量，因而也有方法控制。現代的社會，必須控制這種不平等。但是為人類的自由着想，我們不要前門拒狼，而讓後門進虎。

這個警告，是值得我們仔細思量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為企求某一種的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種的不平等。我們為要求收入的比較平等，很容易引進經濟權力的更不平等。在經濟平等這個名詞的含義之中，我們不要放棄經濟權力平等這一概念。所謂經濟權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與私有財產頗有密切的關係。誰把握着財產，誰就把握着經濟權。美國的國會，為調查經濟權的集中問題，曾指派一個委員會，專門搜集這一類的資料。他們所搜集的意見，已達數十厚冊。專家根據這些資料而寫成的叢刊，也有數十餘種。我們對於美國經濟權集中的情形，是有相當認識的。我們從這些意見之中，看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濟權的意義，不但包括財產所有權，還應包括財產使用權。這兩種權力，在以前的社會中，是集體的，在現代的社會中，則可分開。像美國的電話與電報公司，股東多至幾十萬人。握有公司股票的人，雖然把握着財產所有權，但不能行使財產的使用權。在另一方面，公司的經理，可能的并未保有公司的股票，但整個公司的資產，都由他指揮運用。這種經理的股票權，是很大的，有許多人歸他指揮運用，有許多物資歸他安排支配。這種人在美國的社會中，薪水很多，地位很高。

用同樣的觀點來看蘇聯的經濟組織，可以看到他的一個特殊而有深刻意義之點。在蘇聯，生產工具是公有的，私人對於這些資本，並沒有所有權。可是蘇聯的生產工具，總得有人使用，所以財產的使用權，是寄託在若干人手

中的。在蘇聯，財產使用權的集中程度，超過美國，所以經濟權力的不平等，蘇聯大於美國。我們可以舉幾個例來說明此點。美國的鋼鐵工業，是相當集中的。美國鋼鐵公司，是美國鋼鐵業中的巨子，他手下的公司，便有一百三十家，可是美國鋼鐵公司的產額，只佔美國鋼鐵總產額百分之四十。在美國的鋼鐵廠中，除去美國鋼鐵公司之外，還有八家，每年的產量，均在一百萬噸以上。美國沒有一家大公司，能夠指揮全國的鋼鐵生產。在蘇聯，所有的鋼鐵生產事業，都歸一個生產部門主管。這個主管部門的首長，對於鋼鐵事業中的指揮權，用人權，決非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或經理所能望其項背。再以汽車工業來說，美國有三家大汽車公司，其出產量佔全國約百分之九十。但在一九三九年，除了這三家公司之外，每年生產汽車在一萬部以上的，還有五家。蘇聯的汽車工業，與鋼鐵工業一樣，也是歸一個生產部門主管。這些生產部門，都歸行政院指揮，而行政院又聽命於黨的中央政治局。所以蘇聯經濟權力的集中，世界各國，沒有一國能比得上。在蘇聯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於在美國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資本家。在美國，因為經濟權還未十分集中，工作的人，得罪了一個資本家，還可在別的資本家手下謀一位置，甚或自立門戶，小本營生。在蘇聯，得罪了政府，還有什麼別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餘萬方英里的蘇聯領土之內，他有何處可以成家立業呢？蘇聯國內政治權與經濟權的集中，是蘇聯人民的最大不幸。不過這種不幸，與社會主義無關，因為在理想的社會主義體系之下，經濟權力，即財產的控制權與使用權，依舊是可以分散的。

四

若干社會學者，討論經濟平等一個概念時，特別注重機會平等。機會平等的核心，就是教育機會的平等。一個人假如在受教育方面，與別人得到同樣的機會，因而得到他的天資可以吸收的教育，然後根據他所受的訓練，在社會中得到一個適合他的才能的位置，他對於這個社會應無怨尤。從這個觀點看去，一個社會，假如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機會平等，這個社會也就是平等的。

關於美蘇兩個國家中的受教育機會，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兩點。第一，蘇聯中學的最高三級，是要收費的，而美國的公立中學，完全免費。第二，在大學及其他高級學校中就學的青年，美國人數多於蘇聯。此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幾點來比較。一為兩個國家在教育上的花費。美國於一九四〇年，花在教育上的，共為美金三十九億元。同年蘇聯花在教育上的，共為二百二十七億盧布，以官價折合美金，共為四十三億元。蘇聯在教育上的總支出，多於美國四億，但如用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教育費用來說，則蘇聯以人口較多，其平均數低於美國。第二點可以比較的，為高級學校中學生的出身。據烏格朋 (W. F. Oghurn) 的報告，美國自由職業者的子女，有百分之五十二進大學，而粗工子女，只有百分之六進大學。與此

類似但不能作嚴格比較的一個統計，是一九三八年蘇聯高級學校中學生的出身。在總額五十三萬五千人中，出身於勞工家庭的，佔百分之三三點九，出身於農民家庭的，佔百分之二一點六；出身於薪水階級的，佔百分之四二點二；出身於其他家庭的，佔百分之二點三。蘇聯薪水階級的人數，決無農民及勞工階級那樣多，但其子弟在高級學校中讀書的，超過任何一個階級子弟。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倘有此種現象，可見教育機會平等之難。教育機會如不平等，則欲企求收入的平等，或經濟權的平等，亦為妄想。

五

我們已經從四個不同的觀點，來討論經濟平等的意義。從收入的來源與收入的數量兩方面去看，蘇聯均較美國為平等。從經濟權的分派去看，美國又較蘇聯為平等。這些現象，與兩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如經濟制度不改變，這種差異，也難改變。教育機會的平等，現在蘇聯似乎不如美國，此點與經濟制度的關係不大密切，將來到底教育機會，在那一個國家中，更為平等，第一要看誰能生產盈餘較多，第二要看各國的政府，是否肯以更大的盈餘，用於教育之上。這兩個國家，在教育上都是不容吝嗇的，因而在這兩個國中，教育機會的平等，假以時日，將來似乎都有實現的可能。

英國整軍及其影響

(倫敦通信)

朱若華

觀察

最近幾個月來，戰爭的陰霾籠罩着整個英倫三島。隨着柏林問題的緊張和整個國際局勢的嚴重，英國下院在九月底通過了重整軍備法案，延長現役軍人服役時間，大批徵募陸海空正規軍及補助隊，同時并擴充軍備生產，加強空中防禦，舉行大規模的空軍演習；對外則鞏固西歐五國軍事防守同盟，成立永久性的統一軍事機構，由英帝國參謀長蒙哥馬利擔任主席。總貝文在聯合國大會極富煽動性的演說之後，邱吉爾在保守黨的年會中發表了戰爭預告的演說。一時戰爭的風雲密佈着英倫海峽兩岸。今日的英國經過兩次大戰浩劫以後，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而現在又為準備新的戰爭，走上備戰的途徑，這對於疲憊不堪的

英國人民實在是極沈重的負荷。英國為什麼在這樣一個艱苦的時候，不惜一切來從事重整軍備呢？英國防部長亞歷山大在下院重整軍備的辯論中曾講，由於今後國際安全的不能確保，英國必須及時充實軍事力量，以應付萬一。這顯然是因為國際局勢的日益惡化，世界和平前途的不可樂觀，英國才採取擴軍的政策。但從反映英國外交部意見的泰晤士報社論裏，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英國的重整軍備是為堅決推行其既定政策，以便在今後的冷戰中，以軍事的力量來作後盾，以獲得外交上的成果。在權力政治之下，擴張軍備可能增加外交上討價還價的力量，甚至迫使對方就範，而英國的重整軍備即

具有這雙重意義的。國際局勢發展到今日，已到了陣容分明，互相敵視，加緊備戰的狀態。假如雙方不力和平解決與相處之道，世界和平前途甚為暗淡。造成今日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其原因固然非常複雜，但英國工黨政策在外交上未能發揮協調作用，亦是主要的一個因素。英國在工黨政府領導之下，并未做到如一般的理想，成為溝通美蘇關係的橋樑；相反的，它却成為美國的幫手，從中促使美蘇分裂的惡化。從基本上說，貝文政策，是邱吉爾政策的延續，工黨的外交政策處處以保守黨的政策為依歸。英國外交，始終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色彩，貝文自始即獲得保守黨的贊助而

為許多工黨議員所擯棄，這是工黨外交政策的失敗，對於世界和平前途，實在是非常惋惜的事情。

戰後英國工黨登台，普遍的帶來了新的希望，工黨政府對內採取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策勵行種種改革，以便逐步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對外則須配合國內的政策，擺脫舊的束縛，推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以促進國際間的諒解和合作。但是過去的事實却證明了工黨的外交政策并未脫離傳統勢力的羈絆，并且反而為舊勢力所決定。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的主筆麥考密克 (R. R. McCormick) 於今夏訪問英國之後，有一句極饒意味的話，他說英國少數的貴族階級不但決定了英國的外交政策，并且在若干方面影響到英國的政策。事實上，邱吉爾在富爾登 (Foulton) 的演說已成為英美外交政策的準繩。貝文處處莫不與美國攜手，共謀對付蘇聯。設若英國戰後能真正採取不偏不倚的政策，不捲入金元勢力的企圖，以促進世界和平合作為前提，則國際局勢當不致演變成今日的局面。貝文既然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緊緊的追隨美國之後，有時甚至站在美國的前面，來分裂整個世界。國際局勢當必有愈加惡化，英國亦惟有走上備戰的途徑。所以英國重整軍備，是它現行外交政策必然的結果，整軍以後英國必更加緊推行其既定方針。

英國重整軍備的結果，無疑的國際上以及國內的政治經濟各方面均將發生種種的影響。就國際的局勢而論，英國的重整軍備將增加世界的動盪和不安。邱吉爾曾一再強調安全必需建築在武力的基礎上；英國一般的輿論亦認為惟有以實力來支持外交，國際問題才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但是近代的歷史却剛剛得到相反的結論。擴軍的結果最後只有訴諸於戰爭，國際和平并不能單靠武力來保障。再看美國在軍事上的積極措施，和最近北大西洋軍事協定的準備，英帝國會議關於軍事聯防的會商和拉攏中東各國締結軍事協定等等，更可以推測將來的趨勢，假如戰爭萬一不幸爆發，那將是一次全面性徹底毀滅性的戰爭，英國在地理上是最重要的戰略據點，不論誰勝誰敗，英國都難逃脫毀滅的厄運。英原子能專家白萊克教授 (Prof. P. M. S. Blackett) 在其新著「原子能的軍事與政治影響」一書內對英國的處境曾加以申論，他認為如果一旦戰爭發生，英國惟有採取武裝中立一途，以武力拒絕交戰國任何一方佔領英國本土，以為進攻對方的根據地；這樣或可以幸免戰爭的慘禍。(編者按：請參閱本刊上期倫敦通信，專論此

事。)但現在英國已成為美國空中堡壘的根據地，英美已密切合作，準備戰爭，假如英國不能懸崖勒馬，改變其現行政策，恐將招致空前的浩劫。

重整軍備對於英國國內政治經濟各方面尤有重大的影響。在經濟上，英國戰後已成為債務累累的國家，而國內人民生活水準已降低到不可再低的程度。目前它必須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來從事經濟復興，以求自給自足；一方面要鼓勵輸出，減少入口，以平衡國際收支，同時必需盡量增加生產，緊縮消費，利用生產和消費的盈餘來作工業投資，這樣才能繼續增加生產，提高一般生活水準。目前英國經濟建設途程中最艱苦的階段，不能容許任何浪費和消耗，英國再沒有多餘的人力、物資來重整軍備。就人力來說，由於復員的滯緩，許多工業，尤其是煤和紡織業等缺乏勞力，產量因此不能增加。英國在這時整軍，本身一部分工人必需應徵服役，或轉入軍需工業，不但他們本身不能從事生產，並且還需靠他人生產來維持，這對於國民經濟是雙重的損失。再就物資來說，許多工業原料，英國都非常缺乏，尤其是鋼、鐵、鋁和若干金屬原料等。整軍以後打擊最大的當為機械工業，因為鋼鐵將移作軍事用途。由於飛機的產量將增加一倍，需要大量鋁片，明年起將不再製造鋁鍋，若干家用金屬器皿亦將隨之減少。在資本主義發生恐慌的時期，重整軍備為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的良劑，但在目前英國人財兩缺的情況下，整軍的結果只有使物資愈加短少，引起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現象，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亦只有再行降低。工黨政府本擬積極進行建築房屋、學校、醫院，並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但整軍後將無形中延遲其社會主義政策的設施，這在政治上將發生重大的影響。在下院的辯論中，工黨一部份議員反對整軍破壞經濟復興的原則，或者主張整軍必須美國以新的租借方式來維持。重整軍備與經濟復興是互相對立的。整軍的結果，不但破壞英國經濟建設的基礎，並且可能使英國更加依賴美國，成為美國經濟上的附庸。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一般輿論的趨向。大體上說來，英國今日的輿論幾乎是一致的，都贊成政府的整軍政策。過去英國的言論對每一個問題都有進步的、自由的、保守的分別，但今日在這樣一個嚴重的關頭，對於整軍問題意見却無二致。去年以前英國的輿論在督促政府，現在則好像被政府的政策所領導，這是英國輿論上一個明顯的轉變。

然而英國一般的輿論果真可以反映英國人民的真正意見嗎？如果普遍地多和英國人民接觸，則可以發現英國人民的想法和輿論的主張隔有很遠的距離。今日英國人民在心理上和情緒上與一九三八年情形都是兩樣，那時他們是為反法西斯侵略而戰，他們是堅定的，知道戰爭必然來臨，他們雖然憂慮，但并不懷疑；可是今日的情形却有不問，他們不但憂慮，而且非常迷惑，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沒有敵人的，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戰爭。他們沒有備戰的情緒，他們的心是冰冷的。今日現實的政治家們只注意到準備戰爭的武器，而不顧忌人民的心情，在這樣的情形下，英國還能打第三次大戰嗎？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寄自英國

(上接第十一頁)

趙邱等，掌握着地方團隊四個旅，企圖以持衛立煌以下高級官員。秦祥徵原為瀋陽自衛總隊長，指揮着兩千多人。秦過去與瀋陽市長董文琦私交甚篤，雖已奉命把守機場和留衛立煌趙家驥王鏡漢董文琦等，但秦事前仍猶豫不決，在十月廿日的上午就把規定的企圖告訴了董文琦，董當時勸以明大義，多考慮。秦在瀋陽市府大樓內徘徊，遲遲不能決定下手，此時董文琦趁機溜出市府。廿日那天，衛立煌用電話找周福成不到，又得到董文琦的報告，斷定大局不可收拾。當時北陵渾河兩機場已不能使用，立刻通知東北各省市府及黨團負責人、國代、立監委趕到東塔機場撤退。衛立煌，趙家驥等到達機場時，僅有的一架飛機內已無人，命令衛兵往下去人，衛兵等一面請人往上拖，算是爬上了飛機，遼北省主席兼東北騎兵司令徐梁的一大包金圓券被拿出飛機，東北政委會副主委高惜冰失落了手杖。廿日下午四時飛抵葫蘆島。同一飛機撤出出來的有劉匪總司令衛立煌，參謀長趙家驥，遼寧主席王鏡漢，遼北主席徐梁，瀋陽市長董文琦，新一軍長潘裕昆，八十三軍長龍天武等。未能撤出瀋陽的有東北剿總秘書長兼合江主席吳瀚濤，嫩江主席彭濟羣與一羣國代立監委及各省廳處長不下二百多人。廿一日王鏡漢，董文琦，徐梁，潘裕昆，龍天武等飛到北平。十一月六日衛立煌，趙家驥也撤到北平。杜聿明在葫蘆島等候營口的五十二軍撤退，十一月七日撤出一個半師到秦皇島，杜聿明於八日飛抵北平，九日飛京進職。整個東北從此全失，十三個軍，僅撤出一萬多人，其餘全軍覆沒，打破任何戰史上所未有的損失紀錄。

足以引起戰爭的緊張情況的原因

亞爾撲提

Gordon W. Allport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富芮葉

Gilberts Freyre
巴西及阿根廷社會學教授

葛維其

Georges Gurvitch
法國社會學教授

何爾海母

Max Horkheimer
紐約社會研究所所長

勒 斯

Arne Næss
阿士諾大學哲學教授

芮克曼

John Rickman, M.D.
英國醫學心理雜誌編輯

沙利凡

Harry Stack Sullivan, M.D.
華盛頓心理病學專科學校理事會主席

薩 賴

Alexander Szalai
布達佩斯大學社會學教授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esco) 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其主要工作之一，是促進國際了解。該組織認為，要人們相互了解，先要改變他們的心理態度，使之趨於接近，本年六七月間，該組織曾邀集上列八位世界知名的社會科學家，研討國家侵略的原因及國際了解必需的條件。本文係他們研討的結論；簡明寬闊，扼要客觀。當此國際風雲日亟，劍拔弩張，和平不絕如縷的時會，國與國間還有了解的可能嗎？「王道迂闊」；然而根本之圖，似乎仍是重要。爰為譯出，以供愛好和平人士及國內社會科學家們的參攷。李惟遠譯並誌。

人類已經進入其歷史的一階段，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足以引起戰爭的緊張情況的原因了。本小組的集會即象徵這種情形：破題兒第一遭，許多地域的人們，經由他們自己創設的國際組織，邀請若干社會科學家，運用他們的知識，來研究我們這時代的一些主要問題。在本文中，我們八人雖然各有各的著重點，且對本文的廣博性及如何完成文中的建議，意見亦不相同，但我們全體對文中任何一部份的重要性，都是一致承認的。

我們同意下列十二段的意見：

(一) 就我們所知，並無證據，足以證明戰爭是「人

性」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人們的能力和性情雖然大不相同，然吾人相信，人們有其共同的重要的需要，必須滿足，始可建立和平，維持和平；普天之下，人們都要免於饑餓與疾病之憂慮，並要免於不安與恐懼的心理；人們都要同伴，都要他人的尊敬；都要個人成長與發展的機會。

(二) 和平的問題在使羣體與國家的伸張與侵略限於可以管束的範圍之內，並導之於個人及社會建設的目的，俾不至剝奪他人。此目的不能用表面的改革或單獨的努力達到。社會組織和吾人思想的基本改革，殊為必要。

(三) 如吾人想避免導致戰爭的侵略，則必得對近代生產力及原料，善為利用，妥加安排，務使社會上有最大的公平。經濟的不平等，不安定，和挫折失望，將產生羣體和國家的衝突。凡此皆是緊張情況的根源，往往使某一部分人誤會另一部份人為一種威脅，其實乃由於真象認識不清，或接受過份單純的解決方法，或由接受煽動家不擇手段犧牲他人的吶呼所致。

(四) 近代國家間和國家集團間的戰爭，乃由許多一代傳一代的神話，傳統和代表國家尊嚴的符號等所孕育而成。現在還有許多社會的符號，帶着國家主義的色彩，阻礙着思想自由的傳播，通不過政治的疆界，而其實，今日之世界，已是互相依賴的了。

(五) 作父母和教師的，其幼年時代及其環境和現在都不相同，他們那時所養成的態度，與所培育的忠忱，在目前變化的社會裏，已不足以有效地領導青年的行動。這種事態的程度，他們很難於認識。各種教育必須反對國家性的自是，而努力教青年對自己和別人的社會生活方式，作客觀的研究和自我檢討的評價。

(六) 近代高速度廣範圍的交通發展，實為凝結世界的一大助力。但是這種發展也可以增加一種危險，即真理的歪曲將被宣傳到許多不能辨明真偽，或不自知受騙，或被引入歧途的人們。所以善用大眾傳播的方法，以鼓勵對他人人民的了解，實是聯合國各種機構的特別職責。這種瞭解必須是相互的。假如各民族都能看自己，猶如別人看他們，對和平一定有幫助。

(七) 劣等地位的繼續下去，對任何人民集團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及其他原因，對殖民地的剝奪或壓迫少數

民族，時間一久，都是與世界和平不相適合的。我們以社會科學者的身份，找不出任何證據，證明那一民族的本身是劣等的。

(八) 許多社會科學家正在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仍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和階級的不同所分開。這些不同使他們難於對偽科學的學理，作有效的拒絕，而這些偽道理一直被政治領袖們為他們自己的目的利用着。

(九) 凡政治的或經濟的勢力迫使研究調查的人接受狹隘的黨派的意見，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是無法保持的。因此，吾人亟需一種集中力量，經費充足的國際研究和教育的計劃。

(十) 舉例言之，我們建議社會科學家們作廣泛區域的或國際的合作，創辦一所國際大學及在國際監督下的若干社會科學的世界研究所。我們相信，國際科學尋求事實的研究，將有助於各國文化的有用知識的獲得，並能將全世界人民的合法願望與帶危險性的不安和緊張情況的根源，揭示出來。此外，研究家庭中、學校中、及青年組織和其他團體中所採用的教育方法，影響或支配着青年的心思，使他們傾向於戰爭或和平的，也是有價值的。從這類研究所得的知識的分佈，我們可以預期：指導國家教育計劃的具體建議，一定可以提出。

(十一) 近年來物理的和生理的科學研究的結果，很有表現。這些實際的結果中，有些却未能減少文明世界的緊張，反而使之騷擾騷動。科學家的研究被用來發展原子和生物戰爭，他們本身當然不負為害世界的責任。這種情況反映出目前決定科學用途的力量。假如人們都不忽略個人及社會內發的及外來的力量所加於他們的影響，則科學及工藝發展的潛能用於建設方面的機會，將可增加，敢為斷言。

(十二) 在這種獲取自我知識及社會透視的工作上，社會科學——人的科學——實有重大責任。今天各種社會科學面對着共同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界限就逐漸消失，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現象。社會科學家可協助各國人民明瞭：一個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總是與所有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相連的；這世界不須繼續成爲互相殘殺的場所；爲自己的羣體的努力與爲人類的努力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大局的搶救

觀察特約記者

軍事上的搶救：建立新兵團和新防線

(觀察南京通信)

大局演變到目前，真是到了千瘡百孔不知如何補救的地步了。大局真是無救了麼？也並不見得完全如此。是在當軸的「一念之轉」麼？這是在太籠統的一種思想。問題是在於怎樣轉，向那轉，和轉的程度怎樣。記者對這一問題的答

案如何，想來想去還是「不便明言」。現在所提的只是近日政府的幾種打算。首先應當提到「軍事第一」上的救急。

目前的軍事可以向下列三方面注視。一是北中國的太原和歸綏之戰。一是正在進行的徐州之戰。一是當局籌備中的建立新兵團，即第二綫兵團和建立保衛華中和東南的新防線。傳作義將軍的匆匆來去，當然是爲了今後他一個入對華北大局如何担負挽救上的全責問題。據聞是「圓滿」地決定了

。現在華北戰場形勢上雖像有很多的棋眼：如平津外圍的許多小據點，冀東走廊，和晉冀察綏的許多大據點如張家口、保定、歸綏和太原，但有決定性影響的當然是歸綏和太原。這兩大省會的得失，將是今後三北全局上見分曉分高低的關鍵。倘此兩處有失，尤其是太原有差池，那麼，所謂晉冀察豫熱察綏邊緣地區，或所謂三角地帶的會戰決戰以及所謂保衛平津的事，都是徒託空言。據悉歸綏太原兩戰區的雙方兵力近於一比一，裝備也是對等的，補給交通線除了空運上國軍佔優勢外，陸上也難分優劣。軍事上，凡是這些條件雙方達到對等時，就只賸下了一個重要因子以決定勝負了。那因子便是雙方的指揮藝術和士兵的戰鬥意志，以及民心民力的如何歸趨。關於這一點，有過去的事實和眼前的例子作答覆，讀者想是可以自作判斷的。徐州戰場上，淮海區間，雙方的兵力大體上也是一

比一，裝備和交通補給上比較的是國軍佔優勢。國軍大約有五個兵團和交憲兵部隊，還有地方武力，以第八軍爲骨幹的李瀾兵團，以五軍爲骨幹的邱清泉兵團，以廿五軍爲骨幹的黃伯韜兵團，都可稱之爲勁旅。但對方的幾個縱隊和「快速」，「兩廣」縱隊，兵力也旗鼓相當。統帥指揮上的人事，國軍是衆所周知的劉峙，共軍則是主將之一的陳毅。開最高統帥曾經一度請「小諸葛」白崇禧代劉經統坐鎮蚌埠，終以白氏的「謙遜」而作罷。這一戰場的形勢是以徐州爲中心，西迄隴海綫上的蘭封而東至海州。包括津浦極南段的兩大據點，蚌埠宿縣，可是重要的兩個棋眼，一是蚌埠，一是淮陰。淮陰位於洪澤高郵兩湖，是過去三年來雙方拉鋸的要地，是蘇北的重心，此地一有差池，京滬必立即感受威脅。爲了集中兵力，當局曾擬將徐州迄蘭封一線縮短，以配置在徐東新安鎮一帶去。國軍統帥

部的判斷，共軍很可能在徐州新安鎮之間配備強大的兵力，採取主攻，企圖穿過隴海鐵路的徐新段，一面牽制徐蚌正面的國軍，相機迂迴徐州，用以切斷徐蚌綫；一面則直奔淮陰，沿運河湖泊地帶躍進，將國軍的運河防綫突破，切成幾段，使國軍首尾左右不能相顧，而乘隙陷虛，向京滬鐵路綫進迫，然後配合皖中皖南的攻勢，迂迴蕪湖句容而在南京的東面進襲江陰鎮江。這是取京滬的一套傳統的戰法。顯然的是，這一戰是長江以北國軍第一綫兵團的最後一戰，這一戰的影響必然是十分重大的。

近日，最高當局正着重於計劃建立新兵團，即所謂第二綫兵團的問題。華北方面據說是已經國防當局允許傳作的撥款和裝備，成立五個軍，實際上是五個師。長沙綏靖公署所轄湘隴兩省，也答應程潛主任成立五個軍或五個師。其他三南的重要省份，也將陸續建立新兵團，設立新防綫。政府

既準備萬一時遷都於廣州，則廣州綏靖主任宋子文所轄的幾個省當然也需要成立新兵團。最近各省主席集首都商討「搶救大局」，除討論如何維持金元券，鼓鑄金圓硬幣和民食軍糧等問題外，最要緊重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爲建立新兵團和新防綫的問題。本刊六、九各期的通訊裏，記者曾不斷地提到所謂「中國的馬其諾防綫」的問題，現在看彷彿是很有點言中了。不過在此應附帶來一個小插曲，就是這次南中各省乃至台灣主席黃旭初缺席，同時李副總統的夫人郭德潔和桂系大將之一的李品仙都飛回桂林去，想是廣西的章法另有一套的。

經濟上的搶救：鑄金圓、售國產、豪門出錢

政局動盪，須「軍事硬幹」，但拚命的人們是需要錢的。聽說當局將對兵士，佈恩施仁，普通士兵的餉要自硬幣六圓起。現在統計台灣所練的新兵，和第一三兩個陸軍訓練處所訓

練的以及新近補充擴編的九個青年軍，以及準備在湖南徵募的二十萬新軍士，再加上華北華中和徐州會戰的，這筆額是很可觀的。每月需要多少硬幣金圓，那只好讓國防聯總部作統籌計。可是事到如今，已臨燃眉之關，不在金銀上下大注，也難以談到搶救危局和軍事硬幹了。前日(十一)行政院修正財政經濟緊縮分令，當然是貨幣政策的又一重大修正，是想以硬幣支持金圓券，這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表現，也是當局硬捏頭皮的一張牌，蓋非如此亦難以度過這危急萬狀的「一險關」。此令一出，物價猛跌，恰好又碰上中央社的「徐東大捷」，慌亂的人心似乎爲之一鬆。但深刻的觀察家，很耽心這是一種「迴光返照」。鼓鑄金圓、改訂外匯率、現在算是黑字白紙上的政府諾言，然而金圓的支出，僅就軍餉一項算，已是驚人的浩繁，再加上其他和政費，不知究竟要多少黃白的金銀才能應付這筆大開支！因此，就不由得使人聯想到立即清算豪門的問題要孔宋等豪門立刻真能「大發慈悲」掏腰包，大把出錢。此間近於事實的一種推斷是，最高當局很可能已向孔宋等指出他們的最後存亡關鍵豪門巨頭當然也是很敏感的，可能已答應「照辦」。不過豪門是講究體面的，死也不肯在中國百姓面前承認他們在過去確是從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身上吮吸了那樣多的血汗錢，他們可能來一個迂迴式的貢獻。他們的財產當然不在國內而在外邊。他們在美國，在中南美，或其在歐洲的安定的小國裏購有大批的股票，和地產，在南洋各地購有橡膠樹木園，他們可能用這種股票或不動產向美國銀行作抵押，進行借款，通過「美援」的外衣，而把錢送進來搶救中國的經濟「一險關」。美國政府對南京政府，基本上是願意救援的，其所以吝而不予，或遲緩，或在數量上打算盤者，主要的原因還不僅是因爲中國的軍事步步逆轉，更是因爲中國無東西作抵押，怕借出去，他日難以奉還。現在既然有了與南京政府密司關聯的人物進行實物抵押担保借款，而在形式上又是美國政府的一「慷慨外援」，那又何樂而不爲？此一計劃，豪

瀋陽失守的尖銳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信)

廿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領石覺、趙公武兩軍出關，廿七年十月三十日，衛立煌率領潘裕昆、龍天武兩光桿軍長撤出瀋陽，兩年零十四天的時間，東北國軍整個舞台，政府退出東北。不是林彪太兇，而是國軍太糟，政府太無能，剿人不成，反把自己剿了。

接收就是「劫掠」

一點也不錯。國軍出關後，佔領的面積雖然不大，却是東北工商業精華的地區，有煤、有鐵、有大豆高糧，有日本遺留下的無數財產，足夠你搶我奪，你搜我刮。少數的清廉官員除外，那個人不把東北當塊肥肉，狼吞虎嚥？接收那天，就是喝東北血的開始。敵偽產業總值兩億零三百一十一萬三千七百金圓，佔全國敵偽產業總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東北的敵偽產業，一直到十月三十日國軍撤守瀋陽的那天，一文也未經政府收回，全部在各機關與私人手中，變了兩年多寬術，

細軟全變成了鈔票，沙發都運到了北平。到過東北，凡是與「接收」沾上一點邊的人，那個不是大大的暴發，在去冬七次攻勢的時候就「衣錦還鄉」了？舉個例子說，如前東北長官司令部秘書長余協中，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他們在平京的家像小皇宮一樣，過去他們是連沙發都沒有的窮小子。東北人要給余紀忠立貪污紀念碑，靠了某大員的解圍，才偷偷的溜出了瀋陽。余協中曾兼任杜聿明辦的中正大學校校長，學生罵他是教育販子。學生流亡在北平一千多人，他替學生在北平社會局領麵粉，還從中套取，學生一度遊行請願，硬要余協中交出吞沒的麵粉，余一氣通知北平社會局不再發給學生救濟麵粉。在關外喝東北人的血，到關內照樣喝東北人的血，簡直走了人形。高級軍政官員，開始就沒有想在東北有作為，東北日僑俘管理處長李修業，向日本人受賄貪污，玩弄了多少日本女人？放了多

少日本戰犯？曾被回國日僑向李帥總部控告。瀋陽警備司令彭壁生把李修業從杜聿明面前保出，在官官相護的鬼臉下，李修業一變，跑回四川老家做了寓公。彭壁生的錢也夠養活三代人了，在李之後，默然南返。杜聿明本身也不務正業，辦學校，搞報紙。廖耀湘一類的軍師長也是一樣的胡來，當官的嫌官小，有錢的嫌錢少，自己怎樣方便怎樣做，不管甚麼叫國家人民。東北運輸總局長陳延炯，救濟總署東北分署長劉廣沛，吉林主席梁華盛都是由於貪污的劣跡離開東北的，政府一個不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它腐化下去。東北統一接收委員會監察處長馮庸，東北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驥，東北生產管理局長王家楨這些人的操作如何？國防部與東北監察使署有舊案可查。陳誠總長在東北的時候，對一羣老虎看得更清楚，可惜他不敢下手，只打了一個蒼蠅——瀋陽工務局長李榮倫。

廿五年五月，林彪退守到松花江以北後，滿以為這就是永久戰勝了一共匪，政府的軍政官員在自己的控制區內的長春、瀋陽、錦州、四平、永吉、營口幾個大城市，得意忘形，吃，喝，玩，樂，盡量享受。勾結商人，作生意，大發財源。軍官全兼副業，士兵的紀律無人管束，民間遭受比張作霖時代更甚的痛苦，軍隊拿百姓不當人看，人民也不拿軍隊當國人的兵看，愁恨日深。花天酒地，胡作亂為，轉眼又過去了一年，林彪的大兵過江打來了，新六軍的廖耀湘也好，新一軍的潘裕昆也好，不論美式還是中式裝備，誰也擋不着林彪的進軍。一次、兩次、七次攻變過後，東北局面完全變了，剩下瀋陽、錦州、長春三個孤點，衛立煌司令一手玩三球，有些不靈，總會有一個下落地。軍政官員們，知己知彼，趁著今春喘息的機會，運黃金，鈔票，姨太太，甚而連日

本人留下的花都送到關內，他們早已斷定東北守不下了。林彪也知遼國軍再也守不住東北。他衡量長春、瀋陽、錦州，國軍三個據點，究竟先攻那一個？先攻長春，再攻瀋陽，再攻錦州，須打三次戰。先攻瀋陽，再打錦州，長春可垂手而得，三個仗兩次打完。如果先攻錦州，瀋陽長春可垂手而得，三個仗合一次打。於是林彪於十月初旬採取了最後的三合一戰法。十月十五日輕取錦州，俘獲了國軍冀察遼邊區總司令范漢傑。十七日長春國軍六十軍長曾澤生叛變。僅兩天的時間，國軍在錦長兩地損失了六十、新七、九三、新八等四個軍。軍長也全被俘。錦長失守後，林彪以鉅形的陣勢夾著國軍最後的據點瀋陽。

此時林彪讓華國軍後路，退出新立屯彰武的共軍，急速南下，佔領了新民，東西包攻，圍了十二個師全軍覆沒，有六師長被俘，廖耀湘下落不明，跑回瀋陽的有新一軍長潘裕昆，八十三軍長龍天武。其餘的七十一軍長向鳳武，四十九軍長鄭庭笈，第六軍長羅文倫全無消息。黑山一戰，東北六個縱隊，自十月廿五日開始向瀋陽外圍壓縮，担任城守的周福成五十三軍（周係東北軍），比廖耀湘腐化的更早。周福成身兼松江主席，第八兵團司令官，五十三軍長，惟恐官職太小錢太少，故專造個人勢力。部下師團長吸食鴉片，作生意，烏煙瘴氣。眼看林彪要打來，周的副軍長趙鎮藩，師長王立環首先搖動，探不抵抗主義，一路向瀋陽城邊退。瀋陽城內的守備隊乘祥徵，國軍部軍法總監趙毅，剿總高參邱立亭等幾位東北籍的失意軍官，見機與周福成的趙副軍長勾結，同時在去年被共軍俘虜又釋放的抗日名將蘇炳文，在瀋陽剿總任總參議，利用機會，聯合秦

蔣總統在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的那天，從南京飛到瀋陽，召集衛立煌以下各將領開會，決定命令鄭洞國由長春即刻突圍南下，瀋陽國軍向新民集中，準備再攻遼西。總統十六日

飛到北平坐鎮，十七日長春曾軍突變，十八日總統再飛瀋陽，堅決的命令衛立煌指揮瀋陽兵團向西攻新立屯黑山，切斷共軍後路，收復錦州，重新鞏固遼西。衛立煌以連渡遼河，大凌河，柳河向西進軍，易犯背水之戰的忌諱，與其收復錦州，不如加強遼南，經營已收復的營口，重新給東北找出路。聞統帥部堅持自己主張，並派顧祝同總長在瀋陽監視執行。中央與地方對戰略的意見不一致，拖延至十月廿日，瀋陽的新一、新六、六、七十一、八十三、四十九等六個軍由廖耀湘率領，從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擊。五十三軍守瀋陽，五十二軍守營口。廖耀湘此人，好大喜功，自私自利，但自共軍七次攻勢以後，他私生活日趨糜爛，早無鬥志。且對杜聿明，陳誠，衛立煌都有成見，黑山一戰，他還是不絕對服從命令，想保全實力。可是林彪並不允許，首先攻垮廖耀湘的第九兵團司令部。最初與衛立煌失去聯絡的就是廖耀湘這張王牌。各軍師之間也失掉連絡。衛立煌急電北平請示蔣總統，又奉令回師守瀋陽

。此時林彪讓華國軍後路，退出新立屯彰武的共軍，急速南下，佔領了新民，東西包攻，圍了十二個師全軍覆沒，有六師長被俘，廖耀湘下落不明，跑回瀋陽的有新一軍長潘裕昆，八十三軍長龍天武。其餘的七十一軍長向鳳武，四十九軍長鄭庭笈，第六軍長羅文倫全無消息。黑山一戰，東北六個縱隊，自十月廿五日開始向瀋陽外圍壓縮，担任城守的周福成五十三軍（周係東北軍），比廖耀湘腐化的更早。周福成身兼松江主席，第八兵團司令官，五十三軍長，惟恐官職太小錢太少，故專造個人勢力。部下師團長吸食鴉片，作生意，烏煙瘴氣。眼看林彪要打來，周的副軍長趙鎮藩，師長王立環首先搖動，探不抵抗主義，一路向瀋陽城邊退。瀋陽城內的守備隊乘祥徵，國軍部軍法總監趙毅，剿總高參邱立亭等幾位東北籍的失意軍官，見機與周福成的趙副軍長勾結，同時在去年被共軍俘虜又釋放的抗日名將蘇炳文，在瀋陽剿總任總參議，利用機會，聯合秦

（下接第七頁）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四第十第

卷五第



專論

幣制再變革與物價前途

論金鑄造與修正

紐約通信

杜魯門的勝利就是華萊士的勝利
邱吉爾的投降主義(外論選擇)

觀察 徐淮戰局的變化

通信 徐蚌會戰的分析

美國在華還能做些什麼(盧邊天下)
圍城與"Tom Jones"(書評)

徐毓枬 劉濼源 夏 蕭
何永信 新政治家 觀察特約記者 費孝通 林海

幣制再變革與物價前途

徐毓枬

自從限價政策取消以後，金圓幣制一定要變，這是大家都料得到的。變的途徑，亦未出入意外。筆者在一個月以前，曾經寫過，金圓幣制已面臨最嚴重危機，一切正常補救辦法，都嫌緩不濟急，目前需要一二針強心劑，并預測強心劑大概採下列二方式：

(A) 把以前收兌進來的金銀美鈔，再出賣給人民，價格則定得高些(例如每美金等於金圓八元)……

(B) 立即宣佈金圓為兌換紙幣，於二月以後，以銀兌換；金圓之金含量雖規定，但銀含量未定，故兌換比例仍可另行規定。

筆者還說這是飲鳩止渴的辦法，不過政府也許會走上這條路，正好像以前大家感覺到改革幣制不足以解決問題，而政府却又非改變幣制不可(參閱拙作「物質與幣制善後」，新路週刊，十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一日之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以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不幸未出以上兩點所料，祇是貶值之程度更加深，貶值之事實更赤裸裸；政府并未在名義上維持金圓之金含量，而是明令把金含量減為原含量的五分之一。本文目的在推測兩點：(一)變之邏輯，(二)變之可能後果。

先說第一點。金圓券發行會促，券面竟無「金」字，而且對於收兌金銀外幣而付出的金圓券，亦未事先為之妥籌出路，因此雖然在極短時期內，人民暫存觀望，物價得暫時穩定，但等到人民一發覺政府并無根本辦法時，對於金圓之一點微弱的信心便失去，演成黑市搶購等混亂局面。要挽救金圓幣制之全面崩潰者，一定面臨兩個問題，如何使人民相信金圓券？如何使金圓券回籠，以抵銷另一方面之增發？新修正辦法之設計人，當然也看得到這淺顯的道理，不過設計人不敢、不能、或不肯想根本的辦法，於是想出一條阻力最小的路：把金圓券變為對內兌換紙幣，而且就利用人民對紙幣之不信任心理，希望金圓回籠。這几句话需要解釋一下：

金銀外幣復准持有是一個必要步驟，新辦法之重點，是在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之第三條及第十一條。第三條是說，你們不要慌，金圓券即將以金銀分別鑄造，與金圓券平行流通。第十一條是說：如果你們還要心慌，等不及，那你們可以出雙倍價格，由政府即刻把金銀賣給你。當然，依字面解釋，第十一條之意義并非如此，而是一半作為一年定期存款，照單計息，另一半則依法定兌換比例，兌換金銀；但在目前局勢，目前情緒之下，不論有無合理根據，恐怕沒有人會傻到作一年定期存款。故以上「翻譯」法，想與設計人之原意不悖。如果這種解釋

釋是對的，則政府出賣黃金之價格為每兩二千金圓券，而收買黃金之價格則僅為每兩一千金圓券。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自難相信金圓券之黃金價值會不再貶值，故如果黃金仍為人民持有財富之對象，則人民祇有向中央銀行購買黃金，而沒有人願意把黃金等售於中央銀行，故金圓券祇有回籠。

這套邏輯未始不言之成理，在指出這套邏輯之可能漏洞以前，先問一問，這些黃金銀幣等將從那裏來？大家知道，這些金銀就是以前收兌進來的東西，這裏要指出，這一進一出之間之獲利之厚。據政府自己發表的數字，政府約收進價值美金一億五千萬元的金銀外幣，共兌出金圓券約六億元，現在金圓券之表面的貶值為五分之四，但以政府出售金銀之現貨價格而論，實際貶值為十分之九。故若以收兌進來的金銀美鈔(美鈔可換成金銀再出售)脫手，即刻便有六十億金圓券回籠。如果目前發行額為二十億元，則祇須將收兌進來的東西，脫手三分之一，金圓券便可全部回籠，淨餘三分之二。這是一取之於民還之於民一的現實解釋！

現在要說到幣制再變革之效果。在現在這個時候，事態瞬息改變，二個月已是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新的因素時常加入，超過經濟因素之重要性(例如開放限價以後，照經濟上說，因為觸犯限價規章之風險因素已去，故物價應當稍跌，而事實上反漲，而且漲率空前，十天之內，上漲率超過十倍，這是因為心理上大變，大家都想存些物資，準備緊急狀態之來臨)，故預測極難準。雖然如此，我們還不妨冒險一試，不過時間要限得極短，至多是一二個月。而且所謂效果，亦專指對物價水準影響而言。

(一) 如果人民不相信金圓券，可是還相信金銀，趁現在金銀可以持有，中央銀行還出售金銀之時，雖然吃虧，還是忍痛向中央購進——如果這樣，物價水準可以平穩一些。平穩不是不漲，因為金圓券固然一方面要回籠，但超支之基本原因未去，故他方面仍在放出。控制區愈小，搜購物資之範圍愈狹，物價亦有上漲之勢。

(二) 如果人民既不相信金圓券，亦不相信金銀外幣，認為在現在這個時候，金銀饑不能為食，寒不能為衣，趁政府尚未宣佈持有金銀為違法，而且還肯收進的時候，趕緊脫手，換為金圓券，再即刻換成物資，作一些緊急準備。如果是第二種反應，則物價漲風將如火上添油，市場上又淨增加了一大批購買力，來搶囤物資。

這第二種反應并非不可能，限價取消以後而京滬物價反而猛漲，便是反常心理之結果，有此反常心理，便可能有此第二

種反應。新辦法設計人沒有想到這種可能性，乃是新辦法之一大漏洞。稱之為漏洞，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說法，也許新辦法設計人早已看到想到這點，不過他們另有高見：「如果你們來購買金銀，則我出極小一「代價」（簡直不能說有代價，因為以前低價收兌進來的金銀，可以應付此種需求而有餘）而收穩定物價之效。如果你們既不來買，又不來買，則祇是現狀之繼續；我亦沒有虧本，你們也不能把物價上漲之責，推在幣制再變革身上。如果你們真再把金銀外幣買給我，搶回物資，物價漲風固然是如火添油，但我也因此而又撈了一筆外匯資源。管它以後怎樣（after me, the deluge）！我真希望這些設想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不幸而設計人而真有這種想法，則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關於物價漲風之地域公佈及先後次序，似乎亦可得而言。凡一地人心安定，認為軍

論金幣鑄造與修正

劉滌源

十一月十三日

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經濟情勢日益嚴重的纏結，在於政府未曾強制有錢者出錢，致財政收支不能平衡，因而以增發鈔票為籌措戰費的主要工具，使物價水準繼續上漲。這時期，政府關於財政金融諸方面所公布的法令、辦法、及方案，數目很多，前後頗多錯綜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即一方面無魄力、無決心、與無能力運用大刀闊斧的方針，去實行「有錢出錢」以根絕通貨膨脹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却採行一些不關痛癢的枝枝節節的辦法。連之如黃金拋售、票據不准抵用等，近之如八九金幣改制，及十月三十一日的「補充辦法」等，都是如此。把截斷通貨膨脹洪流的主題撇開不談，或輕輕帶過，而要用次要的枝節方法去解救這病入膏肓的重病，實無異於「緣木求魚」；結果不僅空費氣力，無補於事，而且治絲益紛，使事態日形嚴重，演成當今不可收拾的危殆局面。

一 修正辦法之要點

病急亂投藥：八．一九金圓改制與限價政策收到適得其反的惡劣效果；十．三一取消限價的「補充辦法」後，全國各地物價狂漲，京滬搶米風潮澎湃洶湧，情勢之嚴重為民國史上所僅見。新財政部長徐堪上台後，又由行政院於本月十一日通過一套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希望對當前經濟危機有所挽救。此種辦法仍未改變過去「萬變不離其宗」的基本精神，並未採取確實而有效的辦法去截斷通貨膨脹洪流，而只規定下列數項：（一）由政府鑄造金幣發行，使紙幣同時流通，（二）以高於官定兌換率一倍的金圓券存向中央銀行兌換金銀幣，同時中央銀行將該金圓券半數列為該兌換人一年以上之存款，（三）金圓券發行最高限額取消，其發行額由政府隨時以命令定之，（四）金銀外幣兌換率調整，使發行準備中之金銀與外匯，可折合為更多的金圓券，（五）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並許銀幣流通買賣，及（六）進出口貿易採連鎖制。

上述六項辦法中，第一項在字義上確定硬幣與紙幣同時流通，本位制度表面上與第一次大戰前歐美所行金本位相似，但却未具備其實施成功的條件。第五項規定人民可保有金銀外幣，且可買賣銀幣，算是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後轉彎；這種新措施可以說一方面

事威脅之可能性不大，則第一種反應比較或然，故該地物價要比較平穩。反之，如果某地大家都預測有某種重大變動而又不確定過渡時期將延續多久，則人心惶惶，朝不保夕，都想存些物資以求倖免。在這種地區，第二種反應成為可能；或雖無實際的第二種反應，但因大家（包括商人）都存同一看法，會形成物價漲風無止境上漲而交易額甚小的局面。物價之新漲風亦必發動於此。當然，如果二地在貨幣及交通上還有聯繫，則一地之漲風必波及他處。未來漲風在何時何地發動，可作為該地之政治氣溫表看。

以上專就心理因素立論，而未涉及更基本的因素，例如物資問題之真正缺乏，或財政赤字之不能彌補等等，因為這些或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常識，或已被強調，故此處從略。

是第一項必然的副產物，有了第一項規定後，此項規定算是「應有之義」，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經濟管制失敗後，對民間廣泛行使銀幣一事加以遷就，這一項可算是比較能順應民情與避免紛擾的辦法。第六項進出口貿易採連鎖制，出口商所得外匯，可由其自己處理移充進口貨物之用；此點算是結束了政府過去用低廉官定匯率對出口商的剝削作為，同時使官商間有微妙關係過去可在「官定匯率」烟幕下獲得便宜外匯的進口商，也不再如過去那樣容易獲得暴利，這一點也可算是比較合理的辦法。第三第四兩項則為取消紙幣發行最高限額，並貶低紙金圓的價值，使今後紙幣發行可以隨意增加，解救政府財政上的困難。

第二項旨在以「兌換金幣」為餌去吸收一部分泛濫於市場上的鈔票，可算是政府對人民十足的如意算盤。據估計，金圓改革後政府收兌金銀外幣約一億九千萬美元。人民依當時兌換率：銀幣二對一、黃金二對一、美鈔四對一、將金銀外幣送到政府手中，換得紙幣；現在，曾幾何時，人民要向政府手中買回這些金銀外幣，却需付出十倍於當時兌換率的現鈔。這現鈔的半數名義上可換得中央銀行一年以上的存款，但一年以後的局勢如何，大家都能心照不宣，所謂「存款」實近於送禮。政府對金銀一收一放，時隔數十日，即市利十倍，誰能否認政府不會「生財有道」呢？又金銀官定兌換率較原有者僅增五倍，即在此辦法公佈後，人民有金銀賣給政府，所換得之金圓券，與人民向政府用上述長期存款辦法換取金銀時所付出之金圓券，兩者比較，相差幾乎為一與二之比；例如，人民有銀幣一元請求政府收兌，只能換得金圓券十圓，而人民要向政府換購銀幣一元，則非多付一倍的金圓券數目不可。在同一時間內，金銀收進兌出，市利十倍，可謂「生意經」之能事。政府在這方面賺了錢，算是「所得是實」，但政府法令之出爾反爾，變幻莫測，令人無所適從，故政府所得者為金銀收兌與換出之金圓券差額，喪失者為無法補償的威信。

二 金幣與紙幣同時流通

現在各國貨幣制度殊不一致，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國內市場中不再具有金本位幣流通，而以中央銀行之紙幣充無限法償（unlimited legal tender），對內成為

不兌現紙幣。在財政制度健全，財政收支平衡的國家，政府不會用大量發鈔為彌補預算的工具，本位幣雖為紙幣，不能兌換，但仍行之甚善，不需用金幣與紙幣同時流通的辦法，來維持其貨幣的信用。我國民二四年冬法幣改革後迄抗戰初期，並無硬幣與法幣同時流通，並未因此損害法幣的信用，即為實例。

相反的，假如政府繼續大量增發紙幣，則縱然有硬幣與之同時流通，如政府硬要維持二者間之官定比值，結果會使硬幣終告隱藏，無法使硬幣永遠與紙幣同時流通。硬幣雖為貨幣，但同時可熔鑄而成為貨物，在繼續通貨膨脹中，勢必使硬幣與紙幣間之官定比值，與其市場時值相乖離，且使乖離之程度愈來愈大，徒增紛擾。金圓改革後，政府曾擬鑄造並發行輔幣，但因輔幣之市場價值較官定價值為大，換取者可獲大利（據說用十元金圓券換成十元輔幣，可賣三十五元金圓券），擠兌甚厲，硬幣幣兌出後即告隱藏，結果被迫停止發行，此為實例。此次修正辦法中兌換金幣或銀幣，雖規定需付倍於官定兌換率之金圓券，但金幣與紙幣二者間之官定比值與市場比值，無法保持等價，且會隨時變異，實增加金融上不必要的紛擾。

修正辦法中規定政府鑄造金圓券本位幣，與金圓券同時流通，與金本位制相似。但是，真正的金本位制以自由鑄造、自由兌現、自由熔毀、及自由輸出輸入為基本前提。藉此基本前提，經過國內與國際兩種自動調節過程，使金幣之實質價值與名目價值趨於一致，貨幣數量因而能保持於最適度之狀態。我國此次修正辦法並未規定人民對金幣有此種自由，故在實際上無法收到自動調節使貨幣數量趨於適度之功效。另一方面，紙幣發行之最高限額，主要基於財政的目的而加以決定，與金本位中紙幣發行之基本原則不符。所以，規定鑄幣與紙幣同時流通，在實質上並非金本位制。

此外，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有待解決：第一，我國不是產金國，存金量也並不如何豐富，鑄造金幣，究竟準備鑄造多少？假如數目不多，則市場上通貨主要由紙幣所構成，少數金幣混雜其間，僅屬一種不必要的陪襯而已。假若鑄造數目甚大，充幣材用之黃金從何而來？第三，政府掌握之黃金有限，現正充紙幣發行準備，用於鑄造金幣之部分增多，則充發行準備之部分即減少，紙幣發行勢須減少，或不能增加；而戰費之籌措主要靠發新鈔，正需要更多的黃金充發行準備，於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二者即互相衝突，而無法兼顧。第三，鑄造金圓為本位幣，法定含金量為純金四·四四三四公毫，此硬幣「金圓」與紙幣「金圓」究竟有無等價關係？依辦法的字義上看，二者同時流通，當

然是價值相等，而且，紙幣「金圓」是硬幣「金圓」的代替品。既如此，金圓券兌換硬幣金圓時應可等價交換，為什麼要規定以二元金圓券始可兌換一元金圓硬幣呢？當局也許要以強制儲蓄為理由來辯護，實則其中一年以上存款之近於「送禮」乃屬必然的事；故在實際上，此即變相的承認金圓券的價值較金幣為低。這是一大破綻。更有進者，金幣的法定含金量已加固定，假若金圓券因日後發行太多而更形貶值，而且波動甚大，那時政府如何去保持上述金幣與金圓券間二對一的交換比值呢？

三 增發紙幣更方便了

八·一九金圓改革時，規定金圓券最高發行額為二十億圓。但這次修正辦法把這限額取消，改以命令去隨時變更。這足表示今後發行紙幣不再受最高限額之約束，可因財政上之需要，隨意擴大發行數量。今後增發鈔票比較更為方便，此其一。

其次，金銀外幣兌換率調整後，政府所掌握的金銀外幣可折合為更多的金圓券，則金圓券發行準備基金已無形增加，發行數量也可成比例的增加。今後增發鈔票比較更為容易，此其二。

在現階段中，發行準備對於貨幣價值之維持，有下列兩種作用：第一，藉現金準備來限制紙幣的發行數量，防止紙幣的濫發，以增大貨幣之稀少性，使貨幣價值得以維持於較高的水準。第二，利用一般人民對於金銀之傳統的迷信觀念，以現金準備作幌子，來增強人民對於紙幣的信仰，使貨幣流通速度保持於正常狀態，免貨幣價值之跌落。兩種作用中，以前者為最重要。所以，貨幣價值與現金準備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現金準備只有通過發行數量，而後可間接的影響貨幣價值。

現在，發行最高限額已取消，而政府現在保有的發行準備，轉瞬之間，因金銀外幣兌換率調整為原有兌換率之五倍，使金圓券發行額也可增加五倍。今後兌換率隨時調整，十倍、百倍、千倍、……萬萬倍，則政府可將發行數量依同一比例而增加。這樣，政府手中的金銀外幣之發行準備，有如孫悟空的毫毛，可以千變萬化，成為無限制增發鈔票的護身符。這樣，名義上，金圓券仍有「十足」的發行準備，但實際上與貨幣學上發行準備之原意，完全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發行準備的原意在於限制發行，而不在于隨時貶值，為大量增發鈔票開方便之門。

十一月十四日瑤珈山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

夏 鼐

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二十年，今年纔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八十名至一百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六十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纔選足八十一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慎。不管各方面對於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

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一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我現在根據中央研究院所刊印的院士錄，試作客觀的分析。

第一，先說年齡方面。我將這八十一位院士依照他們的年齡試作一表。今年是一九四八年，凡是一八八九年生的，今年恰是六十歲。現在將一八八九年以前生的作為一格，其餘各以五年為一格；最年輕的是生於一九一一年，即以此為斷限。茲列表如下：

一八三至一八八	零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一八四至一八九年	十人	零	一人	八人	九人
一八五至一八九〇年	七人	二人	二人	十人	二十二
一八六至一八九一年	六人	十一人	七人	七人	二十五
一八七至一八九二年	六人	九人	三人	三人	十八
一八八至一八九三年	二人	二人	二人	零	四人
一八九至一九〇四年	三人	零	零	零	三人

就全體的院士來說，以四十六至六十歲為中堅主要份

子，佔百分之八〇·三；其中尤其是五十一至五十五歲者為最多，佔百分之三〇·九。如果分組來說，數理組沒有超過六十歲的，生物組的超出六十歲者僅一位。怪不得有人說，我國派遣代表出席自然科學的國際會議時，人家多是銀鬚白髮皓然老翁的前輩學者；相形之下，人家常以小孩子來看待我們。或以為這是由於我國學者以先天及後天的種種關係，體力遠不及他人，未老先衰，罕享高壽。然而據我看來，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自然科學的發軔過晚。有幾位未到望六之年的學者，不僅是他所專長的那一門學科的現存的最老師，並且往往是這門科目在中國的開山祖師。至於人文組則超過六十歲者有八人之多，幾佔人文組全體三分之一。八位中有兩位是社會科學，其餘六人都是文史科學。這是由於文史科學是繼承清代樸學一系統，已有相當的基礎，並不需要向西洋學習後始能開始發達，所以尚有幾位老人作後輩的典型。同時恐怕也因爲這關係，人文組竟沒有一位是在四十五歲以下的學者，五十歲以下的也僅有三位。但數理組及生物組中五十歲以下的有十一位，生物組中有二位在四十五歲以下，數理組且有三位更在四十歲以下。後者都在數理組數學門，也許像一位數學界前輩說的，數學方面的天才，是比較容易顯露出來，所以天才的數學家，在年青的時候，往往便已有輝煌的成就。

其次，依各院士的出生地，試作省別的統計，列表如下：

省別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依所知原籍統計
浙江	九人	六人	二人	十七人	十九人
江蘇	五人	六人	六人	十七人	十五人
廣東	二人	一人	六人	九人	七人
江西	三人	二人	二人	七人	七人
湖南	一人	一人	四人	六人	六人
湖北	一人	三人	二人	六人	六人
福建	四人	二人	無	六人	六人
四川	一人	一人	一人	三人	三人
河南	無	一人	二人	三人	三人
山東	無	二人	一人	三人	三人
河北	一人	無	一人	二人	二人
陝西	一人	無	無	一人	一人
甘肅	無	無	一人	一人	一人
安徽	無	無	無	無	無
山西	無	無	無	無	一人

不論依出生地或依原籍來說，都以江浙二省為最多，二者共佔全體百分之四十二。從前丁文江先生曾寫過一篇中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在東方雜誌二十卷第五號發表（民國十二年），記得也以爲近世人物以江浙為最盛。我們這次的結果，除江浙佔首位外，其餘當推江南沿海各省及長江流域各省，這是在大家意料之中。但如果依出生地來說，長江流域的安徽省，竟無一人，殊出人意料之外。怪不得胡適之先生想爲他的本鄉梓面子，要依照原籍來算，不必管他的出生地上海市。不過，這樣一來，有好幾位院士都應該同樣以原籍來計算。例如張元濟先生原籍浙江海鹽，生於廣州市；湯用彤先生原籍湖北黃梅，生於甘肅；李方桂先生原籍山西昔陽，生於廣州；俞大綬先生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南京。不過，這次院士錄中，除胡張二先生外，都僅填明出生地，不兼註明原籍。據我所知道的，既已有好幾位，其餘漏列的一定也還有。上面表中未項雖依照知道原籍的幾位，另作一表，但因並不完善，所以下面的討論，仍以錄中所載的出生地作為根據。

出生地在江蘇的十七位，都在長江以南的各縣，計上海市及武進各四人，南京鎮江金壇及太湖流域。如果以浙江舊分的十一府來說，杭州計佔四名，其餘爲寧波溫州各三名，紹興台州各二名，嘉興湖州金華各一名。廣東省集中於廣州市（四名）及新會（三名）。福建湖南都集中於省會，福建六人中四人生於閩侯，湖南六人中五人生於長沙。其餘各省比較分散，沒有這樣集中，每縣市不管他是否省會，都只有一名。

其次，說到學歷方面，除了人文組有六位未曾到過外國受西式的教育以外，其餘都曾出過洋。茲將留學的國別，列表如下：

國別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美國	十七人	十七人	十五人	四十九人
英國	三人	四人	二人	九人
德國	三人	一人	二人	六人
法國	二人	一人	二人	五人
比國	一人	一人	無	二人
瑞士	一人	無	無	一人
日本	一人	一人	三人	五人

就上面而論，以留美的為最多，佔全體院士百分之六〇·五。其次爲英德法及日本。人文組有兩位留學過他國後又在德國研究，所以在上表中雖填入德國一項下，但另加括弧以示區別。表中留歐的比較留美的爲少，這和留學生人數的多寡有關係似乎是成比例的。但是我國留日的學生，在數量上恐遠超過留美學生，但是在院士的百分比却很低。這大概由於留日的多在受過大學教育後便返國，很少仍留日本進畢業院獲得較高學位。在上面表中數理組二十八人中得有博士學位者二十五人，碩士學位者二人實習者一人；生物組二十五人中得有博士學位者二十人，碩士學位者二人，餘三人未詳；人文組留學歐美的十九人中得有博士學位者十三人，碩士學位者三人，餘三人未詳。博士或碩士學位，並不見得和一個人將來在學術的成就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在導師的指導下，做過一番比較狹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總可使之領悟到研究工作的性質和途徑。如果返國後有適當的研究環境，加以個人的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

至於國內所受的教育，六位人文組的從未出國受西式教育的院士，四位是前清科舉中出來的（進士、舉人、廩生各一人，一未詳），兩位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即畢業院）畢業的。至於出洋深造的院士，在未出國以前所受的國內教育，因爲院士錄中多未填明，所以無法做完整的統計，現在只好將錄中已填明的摘錄出來，連同上面所說的未曾出國的六位，合併作爲一表。又如原錄中註明連大學本科教育也在國外受過的，這表中也收進去，依國別另成一項。所得的結果如下表：

清華	北大	東南	南開	唐山	金陵	復旦	他校	科舉	美國	日本	英國	未詳
三人(又研究所二人)	四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二人	三人	一人	一人	九人
數理組	四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二人	三人	一人	一人	五人
生物組	五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二人	三人	一人	一人	五人
人文組	七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二人	三人	一人	一人	五人
三組合計	十二人	三人	三人	三人	三人	六人	六人	六人	九人	三人	三人	二十一人

遺表不很完備，未詳一項達全數四分之一，所以統計結論的價值較低。但是也可以大概的表示國內學籍的分佈情形。國內各校，以清華出身的為最多。我想如果將未詳一項下的各位及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的各位，都查出他們在

國內的學歷，恐怕大半是清華出身的。清華從前本是留美預備學校，本備上一節已述及院士中留美的達四十九人之多，所以可以斷言院士中清華出身的決不止十二人。至於各組分佈的情形，就已經知道的而論，清華比較平均，三組都有好幾位。北大以人文組見優，數理組二人都屬於地質學，生物組的一人屬於心理學。東南（即中央大學前身）似限於數理及生物二組。唐山限於數理組，同組的所謂「他校」，是交通及同濟各一人。金陵（農學）復旦（心理學）各二人，都限於生物組。同組的所謂「他校」，是協和、湘雅（皆醫科）廈門（魚類學）各一人，前清科舉出身的，都限於人文組。這表中所未詳的太多，將來查清楚後，需要修正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是我想縱使有些小出入，大致的情形，不會相差太遠。

最後，就現在職務的分佈來說，各院士所服務的機關，可列表如下：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中央研究院	八人	八人	五人	二十一
北平研究院	二人	〇	〇	二人
北大	四人	三人	三人	十人
清華	一人	三人	五人	九人
中央	二人	二人	〇	四人
浙大	二人	二人	〇	四人
輔仁	〇	〇	二人	二人
其他七校	一人	二人	四人	七人
國外大學	〇	〇	二人	二人
文化機關	二人	一人	一人	四人
技術機關	二人	四人	〇	六人
工商業	一人	一人	一人	三人
行政長官	二人	〇	二人	四人
其他	〇	〇	三人	三人

院士。」以為「令人有一種諸子出於王官之感。」（見北平版中建一卷六期，祝南北兩學術會議）查中央研究院現有十三所，其中十一個所的首長被選為院士，所佔的比例確是大。但是如果我們假定中央研究院設立每一所時，是認定這一所研究對象的學科，在中國確已產生有專長於此的權威人物否則寧缺毋濫；又如果中央研究院所延聘的首長，確實是這一種權威人物；那麼，各所長幾乎全體被選為院士，毋寧認為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不過，事實是否如理想上所假定的那樣的美滿，那是另外的一件事，至於專任研究員（兼任的及副研究員都不算在內）中央研究院現下共有六十八名，這次被選為院士的，共計九人，僅佔百分之十三，似乎不能稱作「大部分」。中央研究院的首長和專任研究員，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他們的工作和貢獻，院中同人自然比較熟悉。又加以人類到底是感情的動物，朝夕相處的熟人之間多少有點「感情」的關係。所以同等成績的學者，也許是院內的人比較稍佔便宜。為着「避嫌疑」及延攬院外人才起見，也許須要採取一種政策，如果遇到有同等成績的學者，儘先推選院外者，以表示禮貌（Courtesy）。但是此後的選舉權是操於院士會議之手，僅佔四分之一，中研院中人，並沒有完全的決定權。向先生提出這一點，可以供給中研院內負責推選院士者的注意和參考。

上面的表是根據今年春間的調查，現下經過了半年多，職務當已有些更動。但是至少可以代表春間被選時各院士的職業分佈。其中最多的是大學教授，共三十八人佔百分之四十七。這些教授中有六人是以大學校長的資格兼任教授。依學校的分佈，以北大（十人）清華（九人）為最多，其次為中央及浙大，各為四人。這和上節所說的各院士國內讀大學時學歷的情形，正相呼應。那一個表中，也以北大清華東南（即中央的前身）為最多。浙大創辦較晚，畢業出來的人才尚未能有所表現。一個學校中師資的優劣，和他所造就的人才，自有相當的關係。此外輔仁有二人，國外大學也有二人，都是人文組的。其他七校是武大，川大、湖南、山東、復旦、台大、和社會教育學院，每校一人，這都是暑期前的情形。暑期是教授聘約更換的時間，現下當已不同。至於文化研究機關，國內甚少。所以除了中央研究院外，只有北平研究院和地質調查所各二人，靜生調查所及國學圖書館各一人。所謂技術機關，數理組是礦產測勘處和橋樑工程處各一人；生物組是醫院或實驗院共四人。工商業方面，在中國因為工商落後，很少利用高級的專門人才。所以只有化學工業公司，製藥廠研究所，及銀行顧問各一人；其中製藥廠還是美國人在美國所辦的工廠。可見得中國工商業和研究工作人員，很少取得聯絡。因為幼稚的工商業，並不需要或無法維持一個規模宏大的研究室。至於行政官，因為表中將兼任文化機關職務的都算到文化機關中去，所以剩下來僅有四人。如果連兼任的也計算在內，行政官也僅六人。不僅人數不多，並且他們所以當選，並不是由於做官的煊赫，實是由於他們在學術工作方面的貢獻。末了一項「其他」是包括兩位年逾八旬的老者，僅擔任學校或公司的董事長的名義，和一位僅填一自由職業一詞的。這三位都是人文組的院士。由於各院士職業的分析，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是仍在繼續做學術的工作。在今日的國內情形之下，誰都知道做學術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最近北平各大學及研究所，不是為了生活的壓迫，實行罷教，罷研，和總請假麼？院士們大部份是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便是感受這生活壓迫最甚的人。雖然學術界中人，大多能忠於所學，不肯輕易的離開他們的崗位，但是在妻兒啼飢號寒的環境下，教人如何能翹首研究以求產生偉大的成績？教人如何能專心教誨後進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學者？縱使是教者諄諄善誘，有心想要帶出幾個徒弟來，但是優秀有為的青年有幾人肯再踏覆轍，走上純粹學術研究的途徑？中國學術的根柢極淺，尤其是自然科學可以說剛是萌芽。如何能使政治經濟軌道，使這嫩芽不致為缺乏陽光和雨露而枯萎，這有視於我們今後的努力。

杜魯門的勝利就是華萊士的勝利

何永信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羅斯福總統競選時對美國國民說：「我現在答應你們——我還答應我自己——將要給美國人民一個新政」。十六年後，同月的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競選時對美國的選民說：「我們現在的口號與一九三

二年的口號並無不同，是個新的新政（New New Deal）」。憑着這「新的新政」，杜魯門在全世界料想不到的情形下，得到美國選民票數的多數，打倒共和黨的候選人杜

威而繼續做白宮的主人，這不能不歸功於故羅斯福總統的「蔭庇」。從前拿破崙第三競選總統時，有一投他選票的法國人說：「我的鼻子曾在莫斯科凍裂過」，意思是說拿破崙第一的威望遺風，猶可「蔭」着他的侄兒，捧之上層

大位。今美國故羅斯福總統在位十三年，雄猷新政，德澤在民，杜魯門倚此蔭庇以上台，乃倡言「新的新政」。為甚麼「新的新政」原來在其第三第四任內，故羅斯福總統已為戰爭及國際問題纏繞到不得開交，無暇推行其新政，此蓋已寢息八年矣。今杜魯門競選，把這蓋上塵埃的寶鏡拂拭一下來向選民一照，居然得到一般人料想不到的奇果，（筆者雖曾在今年二月十七日選大報上向國人報導過「杜氏的資望從低點往高點爬，而其政敵則從高點往低點落」，然亦未想到杜氏能有這次如此的多數。）蓋直接得力於其政治顧問克理福（Clark Clifford）的競選戰略，而間接得力於華萊士進步黨的政綱之淬礪。今試把杜氏競選時所作的新政諾言，集合起來有以下各點：

- (一) 社會安全設施 (Social security) 即人民就業、老年等等保險。
- (二) 勞工集體議資 (即准許工人以罷工及其他手段獲得合理工資)，勞資關係改善，及最低工資之規定。
- (三) 政府大量助民建屋，及嚴格管制房租。
- (四) 對農民置產、耕作、及銷售等等，政府予以財政援助。
- (五) 電力公有 (即龐大電力公司，如 TVA 不許私家電廠經營，俾民衆能獲便宜的電力動力)。
- (六) 申令民族權利平等 (即禁止美國國內白黑人種待遇之不平)。
- (七) 改善租稅制度 (即加重富人及大公司的所得稅，減輕中下等人家的所得稅)。
- (八) 廢除現下的 Taft-Hartley 勞工法，恢復一九三五年故羅斯福總統新政時代的 Wagner 勞工法。

以上幾點，均係華萊士倡導的東西，杜魯門拿過來而得勝利，直不啻華萊士的勝利。唯一杜魯門未從華氏手中口裏拿過來的是與蘇聯言好的一點。在這競選中，杜氏難得談到外交國際問題，其藉以取得選民歡心者，是他關於內政的甜言。美國民衆生活舒適，年來經濟繁榮，是花天酒地，只有看得遠一點的人才會因對蘇政策之缺乏成績而欲改換政府，一般人只要他能在現存政權下喝個醉吃個飽，便不想國境以外的問題了，便對於更換政府之一事提不起勁了。華萊士是個遠見之人，競選時斤斤以外交國際問題為言，他一談到美國外交問題，便不由不談到蘇聯問題，一談到蘇聯問題，華萊士便勸美國人先要反躬自省，說美國政府對蘇的舉措如何如何的不對。他其實只是向美國人倡導中國人的怨道，但因為他一「蘇聯」却被人誤認為共產黨的同黨，美國人一聽到有人要共他的產，莫不談虎色

變，美國四十八州中有六個州不許他競選，其中有一個州竟與華萊士打官司打到最高的大理法院，而最高法院判該州得值。所以華萊士的思想及政綱，在杜魯門口裏發生了效力，在華萊士嘴裏，却因為摻雜了外交成份，便沒有那麼靈了。（話雖如此，仍有些人以為杜魯門在競選中出主意派大理法院首席推事文遜 Fred Vinson 去看史大林，為一種愛好和平的表示，因此而得到許多的選票；這話無從證實，誌之以備參攷。）

我想比和平手勢還多重量的，是美國勞工界的擁護。「這是勞工界幹的！」（"Labor did it"），杜魯門總統這樣說。平心說來，勞工界也不是怎樣特喜民主黨，而是特憎共和黨。為甚麼呢？因為這幾年來美國給勞工不便的法律，均是由共和黨所控制之第八十屆議會內的共和黨議員提出而通過的。譬如 Taft-Hartley 勞工法便是由兩個共和黨議員，鑿於煤礦工人在魯易斯頓總罷工之可怕，提出而「軋軋」(RAILROAD) 通過的，此法曾經杜魯門總統否決過，但為國會三分之二之大多數再通過，便成了管轄勞工之大法。這法却給了勞工界許多不方便，譬如勞工界多有規定僱主只能僱用屬於該廠工會的工人（這叫做 Closed Shop），而這法却允許僱主可僱用工會以外之工人，這便取消了該工廠之工會的議資利器。又譬如有些工會雖可答應僱主可以僱用不屬於該工會的工人，但在僱用後的一定期限內此種工人必須加入工會（這叫做 Union shop），而這條法律允許這種後來之工人自己自由決定加入或不加入，這便令一工廠內之工人集團難以團結起來對付僱主。此法命令工人簽字宣誓自己不是共產黨員，而不要僱主作同樣的宣誓。此法又給予法庭甚大權力禁止勞工罷工，前年煤礦工人罷工即是由法庭命令禁止的。凡此種種，此法都是便利僱主，而不便工人，換言之，即是令到工人少得入息。美國人看荷包是看得很重的，動一動他們的荷包，他們便視若仇讎，而這是共和黨幹的，他們便集中力量來反共和黨的黨魁杜威。但不選杜威，選誰呢？華萊士無疑地是愛護勞工的，但經過了美國資本階級的的工具（如報紙廣播電台等等）之宣傳，又經過美國共產黨公決決議擁護華萊士，這個人早已成為問題人物。而美國勞工界並不自覺地想國際和平問題，又不怎樣希望把美國政權拿在自己手裏（如英國的工黨）。他們的平庸願望，只願意看自己每月收入多幾塊錢，生活多舒適些，便認為已足，不必還管歐洲遠東問題；故除了杜威外，他們覺得唯一可投票的是杜魯門，而且此人曾經否決過上述之不便於勞工的法案。

杜魯門的選上，證明搞近代政治的必須為實際工作的人打算，然後始能有前途。杜威之所以失敗，正因其代表着一班擁資自固、養尊處優的人，無論其在報章電台上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終不能愚弄人民於永久，不但杜威落選，連國會內共和黨的候選議員，凡曾舉手贊成限制勞工法令者，均一一落選，以致今日美國上下議院均落在佔多數的民主黨手裏。這一串的事實證明三點：（一）美國的報紙廣播、雜誌、民意測驗等等凡需要大量金錢才辦得起來的傳聲筒，現在已不足代表真正民意；（二）美國民衆不是完全是傻子，不致為上述由金錢控制的主意製成機關所愚；（三）美國這部政治機構——大選——仍可用以反應真正民意，而以和平、不破壞、不打仗、不弄到人人貧窮的方法出之。

中國現有的中央政權，在其素質上，在其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上說，當然是贊成杜威的，這無足為怪。且因杜威曾發表過一篇演說，指摘杜魯門援華之不積極，國內的哀哀諸公，便日夕向上帝祈禱杜威勝利，而驅着一班衣服襤褸杜威看不上眼的小孩子，叫化子打着木牌，在中國為杜威作政治宣傳，恭祝「杜威好運」。很可惜，上帝並未聽見我們政治要人的祈禱，杜威亦未嘗向我們的要人說半句「謝謝」。今杜威落選，而杜魯門上台，這自然是對於國內那班人一大打擊，但容有尙不肯心死而祈禱杜魯門大量援助現在中國政權者。抱那個佛腿不靈，也許抱抱這條佛脚會靈。其實關於援華，杜魯門無多大意見，意見都是外長馬歇爾供給的。馬歇爾本來不是不要援華的，他在中國調解時猶要求美政府把借錢給中國的大權交給他，庶他可用以引誘國共雙方來言歸於好，可見他對於中國本無惡意。惟自從二年前他回美國任外交部長後，對於援華即不大感興趣。關於這，與其怪他老人家，不如怪我們貴國政府，在他在中國時給他的感想太多了。後來的四萬萬援華款，不是他建議的，而是國會的共和黨議員，在援歐法案內硬加進去的。現在國會不由共和黨操縱，而總統仍是杜魯門，外長仍是馬歇爾，援華之一事能有多大速度，不問可知。前不幾天，上議員勃里奇 (Sen. Bridges) 公開要求杜總統立刻開國會討論援華事，杜魯門今日給他以「不擬接納」為答。但國會明年正月就要開會，到時必有人提議大量援華，那時亦必有些議員（包含些民主黨議員）贊成。但那時援華案通過得過不過，及即使通過是否太遲，等等問題，那就要到時才有個分曉了。

十一月十五日於紐約

徐淮戰局的變幻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從九日開始的徐東之戰，與邱清泉兵團展開全綫到十九日形式上近似尾聲的宿(縣)蚌(埠)五華里處即為國軍飛機之戰，戰場的廣袤包括了徐州的邊沿和淮河北面，並將延及淮南。這一戰，確切地說，應叫做徐州淮海區之戰，或者徐淮之戰。這一戰關係着京滬和江南的安危。而中國戰史上的傳統戰法又常是取江先取淮，因而徐州的得失，宿蚌的誰屬，正和淮河兩岸，江北江南的安危得失密切相聯。這確是最關緊要的一戰。

關於這一戰局的雙方部屬，記者在本刊上期「大局的搶救」一文裏曾略述其梗概，不再贅言。現在報導的是戰事進行中的變化因素和所謂國軍「大捷」，共軍「潰退」的真相。以國軍統帥部在這一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軍的「大量傷亡」。

為這一兵團的司令官，他同時兼任正在籌設中的新制軍官學校校長，并不常在前線，而以副司令官兼十八軍長的胡璉代行司令官職權。

任六十三軍軍長的陳軍的失蹤(一說已自殺)就是在這個時間。十三日晚，共軍且已逼近徐州東南的潘塘鎮，威脅了飛機場。同時，十日到十四日幾天間，南京的情形也異常混亂，搬家的如潮湧一般，顯然與這一段戰事的緊急有關。就在這緊要關頭，聽說最高當局在某一高級幹部的聚會上表示了他的必死的決心。而且當眾立下了誓言：要大家信任他，他在軍事上絕對地有把握，而且會有妙計可以使徐東戰局立即改觀。果然，他立即把可以調動的部隊，除了屬於桂系的駐蕪湖一帶的兵力未調遷外，一切可用的都集中在津浦南段，而且增援了徐州外圍各綫。此外，則將所有各地的空軍一概調來徐州方面，平均每天每次四百架的輕重轟炸機不分晝夜的飛上前綫，更要緊的是開始用了大批的特種炸彈，其殺傷力確是驚人，結果是凡經此項炸彈轟炸過的地方是周圍八里內幾乎一概被燒完。十二日的中央日報號外

和翌日的報端載為「殲敵三萬七千」以及後此的消息：徐州會戰十日，殲敵逾十萬等等；據軍事觀察家的一種推斷，殆即指這種特種砲彈的結果。近日自徐州逃來的難胞也輾轉相語地說飛機上曾擲下來不少的奇怪炸彈，炸死燒傷的軍民無算，而且負傷的傷勢也很慘。同時，高級軍事機關透露的消息也半承認有這種炸彈。共軍對此新武器的出現當然是猝不及防，只有知難而退了。國軍配合着這一形勢的突變，大概才有所謂邱李兩兵團對陳毅施行反包圍以救黃兵團。共軍作戰一向的作風是敢於冒險，作試探，但也能迅速轉退，巧於避戰。所謂劉伯承的三營司令部被攻入和劉一僅以身免」，大概就是為了要暫避此毒惡之戰，並求全師而還。

這次徐州會戰，就軍略上說，國軍是「內線作戰」而共軍是「外線作戰」。外線作戰的正確法法是要能「分進合擊」，更要能收能放，進退上，隨機應變，不使其主力遭過對方的圍殲。外線作戰應當掌握着「利害轉換綫」。這是戰略戰術上不移的原則。這次會戰，照政府公佈的消息看，共軍兵力約為四五十萬，國軍正是旗鼓相當，事實上或已超越了共軍方面。但戰果是「消滅共軍十餘萬」，劉伯承陳賡兩部又未能「誘入口袋陣地」，致國軍「未能一顯身手」，可見共軍是分進未利，合擊未成，而趕快地收了兵，隨機應變，退師速還。這顯然是國軍的一步「少算」。同時，國軍方面當黃兵團被陳毅圍得緊急時，李彌兵團雖然一時踟躕了脚，邱兵團並能由徐西繞過徐北鐵道綫，一方面震住了馮治安部隊的張克俠何基澧所影響的兵變，一方面又能對陳毅作了個半包圍圈，因而解救了黃伯韜的險關。然而結果仍是沒能夠將陳劉兩部予以圍殲。孫胡李三兵團也沒能夠將劉伯承的主力打光，終於讓他們「逃退」了。單就這一點說，國軍實未能依照內線作戰的戰法，以運用利害轉換綫。按理，邱李兩兵團既為國軍的勁旅，就該審視當時徐東、徐西、徐南的輕重利害，而當機立斷，決定轉換利害綫，大膽的轉進，一方面集中力量將陳毅或其他的主力予

以殲滅完，倘是這樣，則所謂「徐州大捷」才能算是名實相符。

戰局現勢與今後發展

今日中國內戰的局勢，全面與局部本是不容分割孤立開來看。華北與華中，陝東與華中都是息息相關。而徐淮戰區，雖偏居華東，實與華中密運連貫。當徐淮戰事進行中間，冀東之戰適又配合着晉綏之戰揭幕。陝東之戰恰也在徐淮間歇時展開。共軍的這一策動，計劃上當然是有他整個的打算。這是一計劃，恐怕不僅是為了完成整個華北與東北打成一片，而且也可能正是針對着徐淮戰局的變幻，繼續企圖着對付徐州方面的最大第一線兵團。我們就題論事，現在只分析當前徐淮戰局的形勢，并判斷其以後的發展。目前國軍在這一方面，不僅是處於內線作戰，而且還是一種防禦戰。由於新兵團，即第二線兵團還沒能夠完全裝備起或訓練好，或者因為三南大據點的防守成邊而一時不容完全拿出來放在徐淮方面，因而在基本上，目前徐淮戰區的兵團是沒有充分的後備

中央社連日公佈徐東碾莊八義集的「大捷」和共軍死傷近十萬，俘獲共軍，繳械無算。但至今我們還沒見到政府公佈俘獲共軍將校中上級指揮員的名單。十八日國防部發表的「徐州會戰總檢討」裏面，更有劉伯承陳賡兩部未被完全誘入國軍「口袋」一陣地即告逃退的消息，并對劉陳退去的消息「未能一顯身手」像似表示遺憾。又據中央社徐州十八日電，十七日晚共軍約十餘萬人向徐州東南二十五華里之潘塘鎮以入海戰術猛攻，與邱清泉兵團展開全綫血戰。按潘塘西北約十五華里處即為國軍飛機場，共軍目標殆為爭機場無疑。

關於這一戰局的雙方部屬，記者在本刊上期「大局的搶救」一文裏曾略述其梗概，不再贅言。現在報導的是戰事進行中的變化因素和所謂國軍「大捷」，共軍「潰退」的真相。以國軍統帥部在這一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軍的「大量傷亡」。

為這一兵團的司令官，他同時兼任正在籌設中的新制軍官學校校長，并不常在前線，而以副司令官兼十八軍長的胡璉代行司令官職權。

任六十三軍軍長的陳軍的失蹤(一說已自殺)就是在這個時間。十三日晚，共軍且已逼近徐州東南的潘塘鎮，威脅了飛機場。同時，十日到十四日幾天間，南京的情形也異常混亂，搬家的如潮湧一般，顯然與這一段戰事的緊急有關。就在這緊要關頭，聽說最高當局在某一高級幹部的聚會上表示了他的必死的決心。而且當眾立下了誓言：要大家信任他，他在軍事上絕對地有把握，而且會有妙計可以使徐東戰局立即改觀。果然，他立即把可以調動的部隊，除了屬於桂系的駐蕪湖一帶的兵力未調遷外，一切可用的都集中在津浦南段，而且增援了徐州外圍各綫。此外，則將所有各地的空軍一概調來徐州方面，平均每天每次四百架的輕重轟炸機不分晝夜的飛上前綫，更要緊的是開始用了大批的特種炸彈，其殺傷力確是驚人，結果是凡經此項炸彈轟炸過的地方是周圍八里內幾乎一概被燒完。十二日的中央日報號外

和翌日的報端載為「殲敵三萬七千」以及後此的消息：徐州會戰十日，殲敵逾十萬等等；據軍事觀察家的一種推斷，殆即指這種特種砲彈的結果。近日自徐州逃來的難胞也輾轉相語地說飛機上曾擲下來不少的奇怪炸彈，炸死燒傷的軍民無算，而且負傷的傷勢也很慘。同時，高級軍事機關透露的消息也半承認有這種炸彈。共軍對此新武器的出現當然是猝不及防，只有知難而退了。國軍配合着這一形勢的突變，大概才有所謂邱李兩兵團對陳毅施行反包圍以救黃兵團。共軍作戰一向的作風是敢於冒險，作試探，但也能迅速轉退，巧於避戰。所謂劉伯承的三營司令部被攻入和劉一僅以身免」，大概就是為了要暫避此毒惡之戰，並求全師而還。

這次徐州會戰，就軍略上說，國軍是「內線作戰」而共軍是「外線作戰」。外線作戰的正確法法是要能「分進合擊」，更要能收能放，進退上，隨機應變，不使其主力遭過對方的圍殲。外線作戰應當掌握着「利害轉換綫」。這是戰略戰術上不移的原則。這次會戰，照政府公佈的消息看，共軍兵力約為四五十萬，國軍正是旗鼓相當，事實上或已超越了共軍方面。但戰果是「消滅共軍十餘萬」，劉伯承陳賡兩部又未能「誘入口袋陣地」，致國軍「未能一顯身手」，可見共軍是分進未利，合擊未成，而趕快地收了兵，隨機應變，退師速還。這顯然是國軍的一步「少算」。同時，國軍方面當黃兵團被陳毅圍得緊急時，李彌兵團雖然一時踟躕了脚，邱兵團並能由徐西繞過徐北鐵道綫，一方面震住了馮治安部隊的張克俠何基澧所影響的兵變，一方面又能對陳毅作了個半包圍圈，因而解救了黃伯韜的險關。然而結果仍是沒能夠將陳劉兩部予以圍殲。孫胡李三兵團也沒能夠將劉伯承的主力打光，終於讓他們「逃退」了。單就這一點說，國軍實未能依照內線作戰的戰法，以運用利害轉換綫。按理，邱李兩兵團既為國軍的勁旅，就該審視當時徐東、徐西、徐南的輕重利害，而當機立斷，決定轉換利害綫，大膽的轉進，一方面集中力量將陳毅或其他的主力予

以殲滅完，倘是這樣，則所謂「徐州大捷」才能算是名實相符。

戰局現勢與今後發展

今日中國內戰的局勢，全面與局部本是不容分割孤立開來看。華北與華中，陝東與華中都是息息相關。而徐淮戰區，雖偏居華東，實與華中密運連貫。當徐淮戰事進行中間，冀東之戰適又配合着晉綏之戰揭幕。陝東之戰恰也在徐淮間歇時展開。共軍的這一策動，計劃上當然是有他整個的打算。這是一計劃，恐怕不僅是為了完成整個華北與東北打成一片，而且也可能正是針對着徐淮戰局的變幻，繼續企圖着對付徐州方面的最大第一線兵團。我們就題論事，現在只分析當前徐淮戰局的形勢，并判斷其以後的發展。目前國軍在這一方面，不僅是處於內線作戰，而且還是一種防禦戰。由於新兵團，即第二線兵團還沒能夠完全裝備起或訓練好，或者因為三南大據點的防守成邊而一時不容完全拿出來放在徐淮方面，因而在基本上，目前徐淮戰區的兵團是沒有充分的後備

孤注一擲與冒險試探

這一戰場上國軍的主要兵力有五個兵團。黃伯韜兵團在徐東，主要據點是徐州新安鎮一線間的碾莊、八義集和鄰近飛機場的潘塘。邱清泉兵團在徐西，主要據點是黃口和碭山。李彌兵團的大部預備隊控制在徐州城，一部在宿縣蚌埠間。孫元良兵團在永城蒙城間，主要據點是蒙城。黃維胡璉兵團在蒙城阜陽間，主要據點是阜陽。(按黃維

和翌日的報端載為「殲敵三萬七千」以及後此的消息：徐州會戰十日，殲敵逾十萬等等；據軍事觀察家的一種推斷，殆即指這種特種砲彈的結果。近日自徐州逃來的難胞也輾轉相語地說飛機上曾擲下來不少的奇怪炸彈，炸死燒傷的軍民無算，而且負傷的傷勢也很慘。同時，高級軍事機關透露的消息也半承認有這種炸彈。共軍對此新武器的出現當然是猝不及防，只有知難而退了。國軍配合着這一形勢的突變，大概才有所謂邱李兩兵團對陳毅施行反包圍以救黃兵團。共軍作戰一向的作風是敢於冒險，作試探，但也能迅速轉退，巧於避戰。所謂劉伯承的三營司令部被攻入和劉一僅以身免」，大概就是為了要暫避此毒惡之戰，並求全師而還。

這次徐州會戰，就軍略上說，國軍是「內線作戰」而共軍是「外線作戰」。外線作戰的正確法法是要能「分進合擊」，更要能收能放，進退上，隨機應變，不使其主力遭過對方的圍殲。外線作戰應當掌握着「利害轉換綫」。這是戰略戰術上不移的原則。這次會戰，照政府公佈的消息看，共軍兵力約為四五十萬，國軍正是旗鼓相當，事實上或已超越了共軍方面。但戰果是「消滅共軍十餘萬」，劉伯承陳賡兩部又未能「誘入口袋陣地」，致國軍「未能一顯身手」，可見共軍是分進未利，合擊未成，而趕快地收了兵，隨機應變，退師速還。這顯然是國軍的一步「少算」。同時，國軍方面當黃兵團被陳毅圍得緊急時，李彌兵團雖然一時踟躕了脚，邱兵團並能由徐西繞過徐北鐵道綫，一方面震住了馮治安部隊的張克俠何基澧所影響的兵變，一方面又能對陳毅作了個半包圍圈，因而解救了黃伯韜的險關。然而結果仍是沒能夠將陳劉兩部予以圍殲。孫胡李三兵團也沒能夠將劉伯承的主力打光，終於讓他們「逃退」了。單就這一點說，國軍實未能依照內線作戰的戰法，以運用利害轉換綫。按理，邱李兩兵團既為國軍的勁旅，就該審視當時徐東、徐西、徐南的輕重利害，而當機立斷，決定轉換利害綫，大膽的轉進，一方面集中力量將陳毅或其他的主力予

以殲滅完，倘是這樣，則所謂「徐州大捷」才能算是名實相符。

今日中國內戰的局勢，全面與局部本是不容分割孤立開來看。華北與華中，陝東與華中都是息息相關。而徐淮戰區，雖偏居華東，實與華中密運連貫。當徐淮戰事進行中間，冀東之戰適又配合着晉綏之戰揭幕。陝東之戰恰也在徐淮間歇時展開。共軍的這一策動，計劃上當然是有他整個的打算。這是一計劃，恐怕不僅是為了完成整個華北與東北打成一片，而且也可能正是針對着徐淮戰局的變幻，繼續企圖着對付徐州方面的最大第一線兵團。我們就題論事，現在只分析當前徐淮戰局的形勢，并判斷其以後的發展。目前國軍在這一方面，不僅是處於內線作戰，而且還是一種防禦戰。由於新兵團，即第二線兵團還沒能夠完全裝備起或訓練好，或者因為三南大據點的防守成邊而一時不容完全拿出來放在徐淮方面，因而在基本上，目前徐淮戰區的兵團是沒有充分的後備

戰局現勢與今後發展

今日中國內戰的局勢，全面與局部本是不容分割孤立開來看。華北與華中，陝東與華中都是息息相關。而徐淮戰區，雖偏居華東，實與華中密運連貫。當徐淮戰事進行中間，冀東之戰適又配合着晉綏之戰揭幕。陝東之戰恰也在徐淮間歇時展開。共軍的這一策動，計劃上當然是有他整個的打算。這是一計劃，恐怕不僅是為了完成整個華北與東北打成一片，而且也可能正是針對着徐淮戰局的變幻，繼續企圖着對付徐州方面的最大第一線兵團。我們就題論事，現在只分析當前徐淮戰局的形勢，并判斷其以後的發展。目前國軍在這一方面，不僅是處於內線作戰，而且還是一種防禦戰。由於新兵團，即第二線兵團還沒能夠完全裝備起或訓練好，或者因為三南大據點的防守成邊而一時不容完全拿出來放在徐淮方面，因而在基本上，目前徐淮戰區的兵團是沒有充分的後備



美國在華還能做些什麼

費孝通

「我也許會丟掉飯碗，但是美國民意測驗者應該自殺。」——這是一位專程去美採訪大選新聞的法國記者上了「杜威勝利」的大當之後的氣憤語。在許多人看來，這次美國大選真是個大玩笑。會丟飯碗的不祇是那位法國記者；你想，以未來大使自居的蒲立德先生，過河焚舟地在大選前夕脫離了民主黨，與沖沖預備來東亞搞個大買賣，誰知會落得這個下場？當他再見他的華籍知己們時，怎樣開口才是？心裏的酸痛，祇有他自己知道了。這玩笑也開得夠了，比了原子彈大王更「超級」，美國真是個「競爭」世界，連撒謊也會有這一手。

這個大玩笑連累的人可真不少，最主要的也許是美國的政客們自己。聽說在華的有些大員，已經打箱卷被蓋的，一聽說杜魯門職任，平地直跳起來，打開箱子，找酒瓶，一醉兩天。於是美國政策將大變的說法也滿天飛了。其實，這幾個星期，喜出望外的政客們也許還在乾杯豪飲，醞醞未醒，政治中現出一段真空。天下大事，醒來再說。

杜威一陣空高興之後，上海瀟灑去曬太陽了。但是有些人却忙起來了。國防部長福萊斯特行程匆促，像蜻蜓點水般巴黎、倫敦、柏林的作「效率」飛問。那些被傳為將在明年正月辭職的大臣們交頭接耳，把重要會議移出了國都華府。為的是什麼？誰也不難猜想。大老闆們會在選舉票前低頭，才怪哩！維辛斯基急喊着「謹防珍珠港事件」，不是無因的。

把杜魯門重選看作美國大變又難免上當。美國老百姓在「美式民主」裏也怪可憐的，投票完畢，他們又得乾等二年才能再表示意見了。其間嘵嘵不休的又將是那些「該自殺」的御用喉舌。華爾街金元的魔力並沒有因大選而減弱。我們要「預測」美國政治動向，還得在金光彩裏去窺視。杜魯門的職任也許就等於過去政策的聯輝，表面上要變一些花樣，應付一下這些非「民意測驗」所能反映的民意。

這樣說，不是許多對杜威落選而失望的人還能重溫好夢麼？我並無此意。美國外交政策是否會曲折修改是要看美國之外的世界是否有重大改變。我想，我們如果假定美國外交上主觀的希望並沒有改變，大概不致大錯的。主觀希望是在這世界上獨霸，造成個「美國世紀」。在這世界

上，花旗商品可以通行無阻，各地原料都可以用美金收買，經濟血脈條條通向紐約心臟。美國工人有工做，老闆們有錢揮，沒有搗亂份子和他們為難。富翁們對這兩洋外的窮人表示着憐憫，於是各種基金，用了大批「社會工作者」，經營世界性的救濟事業。他們良心上因之得到安慰，不但今生可以享受，死後還可以進天堂，上帝不會拒絕慈善家的。

順我者可以被救濟，逆我者將遭受超級空中堡壘投下原子彈的災難，一個人間的上帝。——這是大體上不變的主觀希望。但是客觀上却並不是個如意算盤，於是在步驟上總得隨時做些適應。適應的步驟得依客觀局面的變化而定。如果我們要不致太上當，還得放開美國外交的主觀因素，多看看客觀事實。

關心美國對華政策的人在這個時候似乎盼望一個重要的轉變。這轉變是可能的，但是原因不是在那個姓杜的上了台，而是東亞客觀的局面在過去一個月裏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變化是美國在中國所扶植的對象，在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都已日見式微。這式微的過程却並不因美援而有所改變。而且這過程又正在加速進行，如果再維持原來政策，勢將在東亞大陸上看到一個壯大的反美政權。所以這個時候美國又需要謀新的適應了。

美國將怎樣適應這遠東的新局面裏？他們的政策將倚於他們對以往政策的看法，換一句話說，他們一定要問為什麼以往的援華沒有發生所希望的效果？回答可以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認為援助的數量不足，如果經濟和軍事上能充分支持南京政府，這個危機還能挽回。第二個層次認為不是數量問題，而是使用美援的機構不健全，經濟援助落入了官僚的荷包，軍事援助甚至運到了敵人手裏，所以如果要繼續援助必須加緊監督，甚至挑選美國能信任的人出來負責。第三個層次更深一層，覺得行政的腐化和政治有關，現在執政的集團已經沒有希望，所以如果果要防共就得另找援助對象。凡是有能力有成績的才值得扶植。問題是怎樣托梁換柱，另起爐竈。第四個層次則懷疑在中國反共是否必要。美國所怕的不是中共，而是被認為在中共背後牽線的蘇聯。美國在這東所需的軍事防線，有沿大陸的島嶼在握，已夠維持；在大陸上祇要有個安定

的市場就得，在中共支配下的大陸，如果要建設，還可以是一個美國的市場。在這層次裏美國可能停止過去的援助，貫徹袖手政策，等國共打出個結果來再說。第五個層次，也是最後的層次，就是根本認為反蘇是無利於美國的，為世界和平，美國和蘇聯應當停止冷戰，重行合作建設這世界。

美國現在離開第五個層次可能還遠，但是第一個層次似乎也已經過去，甚至也已經走出第二個層次了。蒲立德上女來華已主張嚴格監督，可以說走進了第二個層次，但是事實上似乎並沒有走通。現在連這個辦法實現的可能性也不太多了。最近美援直接運來華北表示已入第三個層次。但是這個扶植地方勢力來對付具有整體性的中共，其成功的機會也屬渺小。

美國政府面對這連中國最高當局都認為可能的「不幸」局面，就是中共控制大陸的可能性，不能不在第三和第四的層次裏徘徊了。留在第三個層次裏罷，如果地方勢力擋不住中共壓力又怎麼辦？出兵既不可能，撒手又難出口。進入第四個層次罷，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又拿不穩；中共為了建設不會拒絕沒有政治條件的投資，但是所投的資本又有什麼保障？單做買賣罷，中國經此兵戎，元氣大喪，要自力更生，還得有相當時間才能消納美國商品。把中國扶植起來之後，如果美蘇終不免一戰，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保不住不幫蘇聯一把，在東亞多了一個巨敵。——杜魯門政府決不致在中共控制大陸之前走入第四層次的，到了不得不向這層次走時，也許又太遲了。

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處於被動地位。既沒有採取第一層次的的能力，又沒有採取第四層次的決心。結果大概還是留在第三層次中眼看著自己主觀希望的幻滅。

南京的立場是很明白的，最後一個希望寄託在華盛頓，敲、求、唬、詐，一切手段都會用出來。顧大使在杜魯門當選後要求美國趕緊宣布對華政策是情急之詞，而華盛頓的反應却既遲又淡漠，杜魯門剛剛喜出望外，在奇蹟前還沒有摸清選民為什麼又選他的理由前，不敢把共和黨的調子在這個時候彈唱起來的。馬歇爾則忙着處理歐洲問題，而且自己是否辭職還沒有定見，這會使他煩惱的中國問題決不會引起他的興趣。——急病遇着慢郎中，有什麼辦法呢？我深怕這位慢郎中到達時，除了第四層次可走外，已別無他途了。

十一月十六日

書評

「圍城」與「Tom Jones」

林海

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單行問世以來，給我們寂寞的文苑添了不少的聲色。它在過去一年裏面所受的「禮贊」和「讚美」，如果全體搜羅起來，大約總可編成一巨冊的。但是評論這書的人雖多，却還未見有誰指出它的淵源。有些批評家看見書中夾着許多中西典故，不禁怒髮衝冠，大罵作者自作聰明，把小說當作辭典來做。那曉得這種在神官野史裏引經據典的作風，別處老早就有，並不是錢鍾書發明的。這只是舉一個例來說罷了，其他有來歷的新奇手法，書中還有的是。我相信作者寫這部小說的主要動機，便在介紹這些外來的手法，和作風，一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云云，恐怕還只是次要的。因此，我敢說些功夫，來給讀者指出這書的來源。不過，這工作很不容易。錢先生是以博極羣書著名的，他這部作品所取法的西洋小說真不知有幾派幾家，書中甚至連有些比喻都有出處！詳細的註釋應該留給未來天下太平時的學者去做。這兒只打算挑出一部性質跟它最近似的小說來比較，這就是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的傑作「湯姆·瓊斯傳」(Tom Jones)。

錢鍾書和菲爾丁至少有一點相同：第一，他們都是天生的諷刺家或幽默家，揭發虛偽和嘲笑愚昧是他們最擅長同時也最願意幹的事情；第二，他們都不是妙手空空的作家，肚子裏有的是書卷，同時又不贊成一別材非專的作主張，所以連做小說也還要擇些書法。這兩點，前者由此推知了。我不敢說錢鍾書的「圍城」有意摹仿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傳」，但我敢斷言他在「懸擬」這本該怎樣寫一時，腦海中必然有這一部小說的影子在那裏浮動着。不信，且來看看這兩部小說的各方面。

菲爾丁在這部小說的開卷第一章裏，以飲食為喻，聲明他要奉獻給讀者的佳餚只有一道——人性。說得明白一點，他在那本小說裏惟一要做的，是忠實地刻畫人性。錢先生雖不曾公然指出揭發人性的宗旨，但他的一

「圍城」却更徹底地是一部人性大觀。這二位心目中的「圍城」人物，除一兩尊外，可大別為二類：下流的和陰險的。錢先生比菲爾丁還要憤世嫉俗，他在「圍城」的序文中劈頭便表白：「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還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本性。」這就是說，他不承認世間會有 Allworthy (見「湯姆·瓊斯傳」) 那樣一塵不染的完人。我們的世界，照錢先生的看法，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糞窖——這裏面照照照照着的儘是些臭人和醜事！一部「圍城」便是專門預備給糞窖中的人物畫臉譜的。臉譜有三副，用韓非子的字眼來形容：一副代表「愚」，一副代表「諛」，一副代表「怨」。中鬼魂的態度，「圍城」的作者對於糞窖中的三類人物還要加以區別。他比較最能同情的是第一類的「愚」。這類人物的毛病祇在抵擋不住肉體的引誘，正合老子所說「吾所以有大患者，惟吾有身」，準情酌理是可以原諒的；書中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屬於這一類。第二類的「諛」病在心術，在「地獄」中應屈居下層，自然更要厚加詆斥；書中的韓學愈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三類的「怨」而兼「諛」，那是窮兇極惡，不可救藥，只好用大棒子來痛打了；書中的李梅亭屬於這一類。「圍城」中所對人物不出這三類，中間只有一個例外——唐曉芙。作者對於唐小姐特表好感，似乎有心發慈悲，給糞窖安上一朵荷花，藉以略解穢臭。但即便是唐曉芙，好色也只是上不忍不諛而已，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超人德性，別說比得上 Allworthy 和 Sophia (亦見「湯姆·瓊斯傳」) 的程度還差得很遠呢。

正由於宗旨相同，這兩書的「口氣」(Tone) 便也不謀而合。菲爾丁在「湯姆·瓊斯傳」的第八卷第一章裏曾向文藝女神呼籲，希望能讓自已追蹤亞里斯多芬、劉仙斯(Lucian)、塞萬提茲、拉伯雷、莫利亞、莎士比亞、斯威夫特、馬利服(Maryaux)諸人，以幽默來充實本書的篇幅，「直到人類培養了只對別人的喪廉忘恥之行發笑的好脾氣，以及深以自己的同樣行為為憾的謙遜美德。」錢先生並未違背這願望，不過我們可斷定，他心裏所嚮慕的前代作家，必然的也就是前面那幾位。「圍城」和「湯姆·瓊斯傳」同樣的是以幽默諷刺的筆調來寫的，這筆調浸透全書，成了一種不可須臾離的原質；偶然一離，讀者立刻便有異樣之感。而也就在這裏，這兩位作家稍微有些不同。菲爾丁雖好諷刺，却並不悲觀。他不喜歡被反臉孔來教訓，但有時也說正經話。因此，每逢他轉換口氣，總是「諷刺」之外，惟有一「感傷」。錢先生則是兩個的悲觀，是「諷刺」之外，惟有一「感傷」。這情形從兩書的結局處看得最清楚。菲爾丁在他大作的第十八卷第一章裏，便曾公開表示要改變作風。果然，在這一卷裏，作者笑着全收，

以異常嚴正的態度，讓那邪敗露，佳耦成雙。諷刺了一場之後，到底還是止於至善，真正的十足迭更斯作風！「圍城」的前七章筆飛墨舞，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字裏行間看得見作者臉上嘻笑的表情。從第八章起，這笑容漸漸消去，跟着來的不是「正經」，而是「悲哀」。第九章幾乎全浸在悲哀的情調中，縱有笑聲，也是非常勉強的。雖然這兒述的仍是方鴻漸的「圍城」，是也應該有此收場的。圍城不僅象徵着方鴻漸的人生觀，實際也代表着作者自己的。以體裁來說，這兩部作品都是所謂惡漢體的小說(The picaresque novel)。這派小說有個特點，便是不大注重故事，因而也無所謂結構。作者個個特點，便是工作遠不會安逸。作者便借着他到處漂泊的機會，來刻畫社會各階層的形形色色。在這一點上，「圍城」和「湯姆·瓊斯傳」可說是完全一致的。但後者畢竟是十八世紀的出產品，無結構之中還是有結構，而且有嚴密的結構。全書十八卷分三部：第一部從湯姆出世起敘到他被逐止；第二部敘他從故鄉一路漂泊到倫敦去的情形；第三部敘他在倫敦的經歷以及他的最後勝利。書中事實千頭萬緒，人物也十分繁富，一路看去，像是信手拈出，全無干係，到了結束處，纔知道這些全有作用。原來這裏面包藏着無數的「埋伏」和「巧遇」，真是萬派朝宗，一切路全通到羅馬去！這種傳奇性的手法固然很巧，給我們二十世紀的讀者看來，却未免過於造作，有背「可能」(Possible) 和「可靠」(Probable) 的原則。比較起來，還是「圍城」接近人生。這書的結構非常簡單，只是把一位留學生從國外回來後的二年半裏面的經歷，挨着次序敘述出來，中間既無曲折，又無呼應，老派小說家慣用的那些解數，這兒一概豁免。書中的事實，除了方鴻漸和孫小姐在火鏡裏夢壓那一樁有點神秘外，其餘全是太陽底下習聞慣見的事。可知作者的興趣並不在事實和結構上面，而是取有在的。

說到這裏，我們纔真正觸及錢鍾書和菲爾丁的根本相通之處。這兩位小說家有個共同的信念，便是題材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處理這題材的手腕。菲爾丁曾以牛肉為喻，說明王公大人席上的牛肉或詩和里巷婦人桌上的牛肉同出於一牛之身，然而前者能叫胃口頂壞的人動起食慾，而後者却使食慾最強的人倒盡胃口，可見分別全在調味、加料和烹製的手腕上面。緊接着便來了下面的結論：「同樣的藝術手腕的為少。」(見「湯姆·瓊斯傳」第一卷第一章) 這一番議論是為掩護書中惡惡的題材而發的，由錢先生全部接受過去，而更變本加厲地運用起來。不久以前，有人在香港出版的一小說月刊「上評論「圍城」，說作

(下接第九面)

內政部登記證警滬字第一一號
上海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一號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 62432
電報掛號：390027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照售價七五折
記賬，款盡通知續

觀察航空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
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
台灣台北館前街八十五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二元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 500 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五第十第

卷五第

專論
和真比戰難麼？
貧窮與貧窮問題
漢代末年的學生運動

討論
「生產因素四分法」與革命
關於傳統經濟學的總答辯
應變與求援（南京通信）
華北山雨欲來（北平通信）
冀東風雲（天津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特約記者

董時進
全慰天
劉大杰
譚崇台
樊弘
邵燕祥

和真比戰難麼？

董時進

報載胡適之先生在北平講演，認為中國的局勢「和比戰難，要難上千倍萬倍，而和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這些話使一般渴望和平的老百姓見了，感覺十分掃興與失望。打仗要動員無量數人力的物力，犧牲生命財產，應該是最繁重，最困難的，所以說兵凶戰危，任何國家非到萬不得已，決不肯輕易打仗。至於和，乃是戰之反，是消極的，只要不打便是和。不打，應該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何以反而是最困難的？假使說和平的實現，真困難，也不過是因為雙方的首領互不肯讓步，但是，只要有一方面肯作比較重大的讓步，和平也沒有不能實現的道理。

胡先生認為與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這不啻首先關上談判之門，而與一般人認為中國的戰事任何一方面也不能離對方，而最後必是一個和談結局的意思恰正相反。胡先生大致是認為政府早晚必可以平服中共。但這究竟要待何年何月，以及最後到底能否辦到，恐怕一般人很少與胡先生有同樣的信心。就過去的事實而論，以往和談之所以卒不成功，並不能歸罪於中共一方面，這是一般的公論。因此，我們實不能閉口就胡先生一方面認為和平萬不可能，一方面似乎也承認戰事亦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所以主張「只有苦撐待變」。他說：「所謂待變，不一定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只要對我們的生

活方式（民主自由和平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能撐住，那麼，半年一年之後，大局不會沒有轉變。」不知道胡先生所期待的轉變，究竟是什麼樣的轉變，除了外援和第三次大戰而外，不知尚可能發生什麼奇蹟。胡先生說「不一定要爆發第三次大戰，一可見第三次大戰也是他所期待的轉變的一種，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期待，我們都祝禱它不要爆發。」

假使再苦撐半年一年之後，大局依舊沒有轉變，或變得更壞，又將如何？胡先生有何把握，能担保將來的轉變「一定有利於我們」麼？

依據我過去所得到的印象，胡先生對於時局的觀察，與嗣後表現出來的事實大有出入。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前的那幾年當中，全國人士痛恨日本步步侵略，多認為非拚死抵抗不可，胡先生便是當時反戰最力的一個人。他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同日本打，他說我們要度德量力，知己知彼，只有忍耐，等待五十年之後再說。想不到仗舉竟打了，而且勝利竟歸了中國。在民國二十二年春，我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一篇主戰的文章，胡先生即在他所主辦的「獨立評論」上把我痛斥了一頓。我並非要同胡先生算舊帳，不過他那篇反戰的文章恰與這次反和的論調相反，所以不能不令人要想引用一下。他在那篇文章裏面會說，他不能昧着良心出來主張作戰。

我的文章上有這樣幾句憤慨的話：「去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

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胡先生說他的良心決不能容許他說這樣的語，他說他「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接着他問道：「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對於他的這一些問題，當時我曾經有答復，不在話下。不過現時再談胡先生的這幾句話，不能不有一些感慨。不知道胡先生是否認為現在的作戰，也是一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不知道他是否仍願說，情願亡國，不願主戰的話。

他又說：「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胡先生當時不會把事情看準確，不過他的用心和上邊的幾句話是善良的。他不願昧着良心去主戰，主張處處存哀矜，這不能不說是仁者的用心。胡先生應該將那種哀矜之心拿在現時來應用。目前的戰事，不但已經進行了很久，而且規模是驚人的大，也是空前的慘酷。據政府派往徐州一帶視察戰事的鄧文儀所發表的談話，也說抗日戰事也從來沒有這樣大的場面。被飛機轟炸起火的村莊，烟霧滿天的照片，印在報紙上，使人見了心驚胆寒，不勝浩嘆。試閉目一思，那周圍至少數百方里的人民，以及全國各戰區無數的人民，流離失所，受飢受寒，房屋被燒了，父母兒女被打死了，或者敲着眼睛看見他們的房子在燃燒，看見他們的父母兒女的血肉橫飛，我們應不難明白，為什麼一般人民不能跟着胡先生「苦撐待變」。這般人民根本沒有生活，從何說得上什麼生活方式，及民主自由，更何能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胡先生既顧念幾千萬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現在正是拿出哀矜之心為他們謀幸福除痛苦的時候，將士願意打仗的恐怕也很少，士氣民心鼓動不起來，就是這個緣故。極少數人硬要驅使着，拖着這許多人去打仗，哪能不是一件難事？但是我敢說，只要一聲和平出來，全國人民都一定會歡欣鼓舞的迎接，不用政府發命令，到處都會懸旗放鞭炮。戰是難的，越打越難，和是容易的，比戰容易到千倍萬倍。至於和平以後的問題，以及生活的方式等，自須求得解決，不過這一切相繼是終究可以解決的，而且相信以和平的方法求解決，比較以槍炮求解決容易得多，而且比較「於我們有利。」在和平的社會上，大家動口不動手的生活方式，任何人也不能強使全中國人民奉行他們所不信仰的

生活方式。

貧窮與貧窮問題

全慰天

貧窮與貧窮問題在概念上應當是有分別的。人類生活必須進行在羣體中，如果羣體中每個人都吃不飽，穿不暖，在飢餓線上苟延生命，而沒有一人例外，那是貧窮。貧窮是羣體所共有的。貧窮問題則不然。在羣體中大多數人陷於貧困時，它允許有人享受特殊的生活，不受飢餓，也不受寒冷。古詩「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滿街衣羅者，不是養蠶人」，所描寫的正是貧窮，而是貧窮問題。貧窮原於生產力的不夠，只存在於人與物的關係上，而貧窮問題則發生於財富分配的不均，不僅存在於人與物的關係上，還連帶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上，可能更偏重於後者。

我們如果視羣體為一個單位或整體，以全人口數量除全年收入或生產總額，所得的商數，即足以表示這一羣體絕對的貧窮程度。如果單着眼於這一羣體內的貧富距離，在財富分配的比較上，從上層階級全年收入的平均數中減去下層階級全年收入的平均數，所得的差數，便是其相對的貧窮，或貧窮問題嚴重性的指標。

一

絕對的貧窮，與一個羣體中的人口數量，其所佔有的土地面積，或嚴格說，可耕地面積，以及其已具備的文化程度或即生產技術，都有極密切的關係。英儒馬爾薩斯的學說，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人口數量過多，必然招致貧窮與罪惡」。由於土地報酬遞減律的限制，可耕地面積的大小與貧窮有着反比例的關係。生產技術的改善，無疑可以減低貧窮的威脅；近年國內許多人士提倡工業化的主要用意在此。總之，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術決定了這一羣體的財富總生產量，而人口數量則密切影響到財富的總消費量。總生產量與消費量的平衡，除了儲蓄或再生產，最後主要係於一般生活程度的高低。由於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此種生活程度就可以說是這一羣體的貧窮程度。

但貧窮問題雖與人口數量、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術不無關係，而這兩個因素至多是間接的，有時甚至是不必要的。此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這一羣體共同財富的多少或有無，並不一定即是每個人所實際享受財富的數量。換言之，它們只能相互決定簡單的「人與物」關係上的一般比例，並不一定影響到複雜的「人與物與人」的關係上的實際分配。由此可見，貧窮問題的癥結是另有一工的。

貧窮問題的存在有它更深一層的道理。假如一切人類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有如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用不盡，人們不工作而自然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那不是適於貧窮問題存在的狀況。不幸「樹上掛着葡萄，河裏流着牛奶」的伊登樂園，迄今還不會，也許永遠不可能，在地球上實現。在此種沒有「無虞匱乏」的情況下，由於人都有好逸惡勞的本性，希望工作得少而享受得多，又由於人與人之間沒有神經的連繫，各自苦樂可以互不相干，所以社會中各個人的生物基本需要，必然只有從不均的財富分配上求得一己的滿足。而與財富分配息息相關的是工資、地租利息及利潤等因素。固然個人的才能、職業與機遇的不同，也影響到財富不同的分配，但在分配過程中無論如何須通過這四道總門。尤其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如此。通過它們而出現的財富不均的分

配現象，再加上遺產原則的推波助瀾，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演成了嚴重的貧窮問題。

三

上述只是貧窮與貧窮問題的一般理論的比較分析。如果再從社會演化的事蹟中來說明二者的分別，也許更能對於上述意見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原始社會中，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與生產技術的不發達，無論如何免不了飢寒交迫的苦痛。現在東倫敦貧民窟裏的貧窮程度，也較一般初民不知低下到幾千萬倍。初民固然不時也可獲取一個野豬或海象，大嚼一頓，但挨餓受凍的經驗總是相當普遍的。尤其在寒冬如此。愛斯基摩人為節省糧食，甚至常於搬家時令妻老父母留在原處，飢餓以死。這無疑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局面。但在貧窮的背後却找不到貧窮問題的蹤影。初民原本不能生產多餘的糧食，有了也不知道妥善保存，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無論何人獵取一個大野獸，都得與大家在短期內把它吃完。財富公有，苦樂同當，或許是這時對每個人都比較有利的辦法。孔子所謂「人得之，人失之」的理論，多少反應了原始社會的需要。此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有貧富距離，至少貧富距離不可能太大。貧窮問題在原始社會生不了根，雖然它是貧窮的。

等到由漁獵遊牧進化到農業階段之後，尤其是由農業的鋤耕文化 (hoe culture) 進化到犁耕文化 (plow culture) 之後，由於獸力被使用到農業生產過程中，大大的提高了生產力，這時每一個人所能生產的糧食，除了滿足自己生物基本需要，剛好有些剩餘，可以被保存起來。這是職業分化、奴隸制度、私有財產、社會階級等現象出現於人類社會的關鍵。因為即使在鋤耕文化階段，仍是「一夫不耕，或失之飢，一女不織，或失之寒」的局面。大家都必須附着在泥土上，工商等職業無法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財富無從累積，任何人都不能剝削，也就不被剝削。戰爭俘虜必然只有殺死，若為奴隸，實在榨不出剩餘勞力來。因之社會階級的存在也落了空。基於此理，所以司馬遷所謂「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孟子所謂「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一類事實，必須要在犁耕文化的基礎上才能發芽與生長。與這類事實連繫在一起的就是羣體內部相對的貧富距離，有人衣食膏肉，有人終年勞苦而不得一飽。總之，犁耕文化雖然一面減低了以往貧窮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是貧窮問題的起點。

如上述，犁耕文化階段雖已有貧窮問題的存在，但由於生產力不如今日發達，財富累積與貧富距離都受相當限制，所以貧窮問題也遠不如今日嚴重。並且此時農業生產過程主要進行在自然力量嚴格控制之下，人們要「靠天吃飯」，所以無形中迷信天命，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或者原於前生行為的善惡。由於農業人口安土重遷，文化交流不容易大量進行，社會很少變遷，故此種迷信心理經久而不易動搖。因之，這裏雖已有貧窮問題，但一般人並不一定就意識到它；至少不容易意識到這是社會本身的問題，是由於人謀不臧所引起的问题。富人因迷信因緣果報的自私心理而推行的慈善救濟事業，結果也可使貧窮問題緩和下來。農業社會中的貧窮問題，大都如此被輕輕的按下不理罷了。

工業文化中利用無生能力所發動的機器，改變了以往「靠天吃飯」的局面，使人們從迷信天命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領悟到人的偉大，人力可以勝天工。這種心理與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機器生產情形下的貧富懸殊現象湊合在一起，於是使極嚴重的貧窮問題明朗化了。貧窮問題從此不再是天命的問題，也不全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屬於社會本身的問題了。可是這時却並非比農業社會，尤其原始社會，貧窮。相反的，貧窮問題最嚴重的跡象，都見之於資本主義的後期，即在社會演化史上較以往最不貧窮的階段。一面是有產階級的社會立法、社會保險等政策的絡繹出現，一面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運動、社會革命等事實的層出不窮。目的都無非在使有產者的貧富，通過政治的方式，多少轉入無產者的手中，期望減少或消弭當前嚴重的貧窮問題。

四

在貧窮與貧窮問題的比較和分別上，美國、蘇聯和中國各自的情形，正好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型態。

先就美蘇情形比較說。美國久矣被譽為「黃金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不但沒有受到絲毫損失，而且反獲得了許多「漁人之利」，更加呈現一種特殊的繁榮景象。而蘇聯原本是一個生產比較落後的國家，幾次五年計劃的一點成績，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毀，迄今還未曾復原。因此，美蘇兩國貧窮程度的懸殊，由此可以想見。

可是在另一方面，最不貧窮的美國却是貧窮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從資本家到勞工階級的貧富距離，大到不能想像。Guther Steiner曾在 The Spectator 上發表一篇「迷個的美國」，認為美國「繁榮的背後，不是欣欣向榮的愉快和滿足，而是恐懼和不安」。因勞資爭議而引起的大罷工，更是常見於報章。而蘇聯雖然一般比較貧窮，但由於一

漢代末年的學生運動

劉大杰

這幾年來的學生運動，政府感著頭疼極了。政府用盡了各種力量來弭平學潮，都只是一種治標的方法，未必能有多大實際的效果。任何一種思潮一種運動的起來，都有時代的背境，都有政治社會的原因。在這一經濟破產、社會腐爛、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的時代，知識青年，發出「不滿意於現狀的呼聲」，對於政治有所責難，對於現實有改革的要求，這實在是表示時局動盪不安的信號。這一種情形，歷史上是常有的。近一點的五四不用說，東漢末年北宋末年晚明時代和戊戌政變，青年學生都起過激烈的運動。每一時代的統治階級對於讀書人都採取高壓的政策，以大量的慘痛的屠殺，來毀滅他們的力聲，結果是兩敗俱傷。但是後代讀歷史的人，對於那些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的言行，無不加以讚歎與同情。為什麼到了歷史上便變成了正義與英烈，到了現實便成醜惡與暴亂。是非曲直何如此之不明，何如此之沒有標準。是統治者沒有進步，還是歷史沒有真理？我們只要把頭腦冷靜地想一想，便知道要弭平學潮，只有切實改善不良的環境，改善物質上精神上不良的條件，才是積極的治本辦法。我今天特別提出漢代末年學生運動的史事，是想要在這「幕悲劇的舞台上，看一看當代政治社會的黑暗與腐爛，以及當日統治者最後的悲慘的結局，那一個朝代末年的世態與人情，也很可以給今日的人們作一個參考。

東漢末年的幾個皇帝，都是短命天子，繼位的人都是幼小的孩子，什麼事情也不懂

一般人主要靠工資的勞務所得而生活，很少甚至沒有財產所得的存在，故其貧窮距離比起美國來，幾乎可以說是小到了等於零。至少在蘇聯沒有汽車大王、鋼鐵大王一類的百萬富翁。蘇聯沒有貧窮問題，蘇聯社會更不「迷惘」。

至於現在中國的貧窮情形，無論就貧窮或貧窮問題任何一方面說，都是有病的。中國可耕地面積有限，人口數量過多，而生產力又不發達，故命運已注定了是一個貧窮的社會。近年內戰蔓延，一面減低了原有生產力，一面對於已生產的財富又無情的毀於砲火，自更加深了貧窮的程度。中國的貧窮比蘇聯更有過而無不及。並且，全國有限的財富，又大部掌握在少數豪門資本家的手中，而過着大多數人民在死亡線上苟延生命。不合理，不人道，無有過於此者。中國的貧窮問題也許不比美國的嚴重。所以很不幸的，中國人正面臨着雙重的災難，其建設工作也是加倍的艱鉅。

五

根據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論，貧窮問題無疑遠較貧窮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來得嚴重。在社會演化過程中的現階段尤其如此。貧窮令人「苦」，貧窮問題令人「悶」。就人類社會說，自然最好是既無貧窮，又無貧窮問題，既不「苦」，又不「悶」的局面。萬一不得已而求其次，應當是寧「苦」不「悶」。因為人只要不「悶」，「苦」亦不覺其「苦」了，至少「苦」不太關緊要了。

免除貧窮是自然科學的責任，解決貧窮問題是社會科學的責任。由於自然科學的進步，現社會比起原始社會來，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了貧窮，至少貧窮已不太嚴重。然而社會科學依然停留在中世紀的幼稚階段，以之來應付現代自然科學所引起的嚴重貧窮問題，却有如治絲愈紛。果真解決貧窮問題較免除貧窮更為當今急務，則主要工作無疑在於發展社會科學，並消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間的不平衡。

結果是太后聽政、外戚專權、宦官得勢。女人宦官和外戚的鬥爭與殘殺，演成了東漢末年亡國的歷史。自和帝連合宦官鄭眾，殺了專權的外戚竇憲兄弟，一直到獻帝時候袁紹帶兵進宮，那幾十年的政治，完全掌握在宦官們的手裏。中間雖也有外戚如梁冀竇武之流，想從宦官的手裏奪取政權，結果都是送了性命，一事無成。於是宦官的勢力日盛一日，在朝的封官賜爵，掌管朝政，在野的親屬兄弟，佈滿州縣，刮地皮、害百姓，奪婦女、殺善良。真是弄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關於他們的情形，史書上有不少的記載，我們今日讀了真是只有憤恨和歎息。試看後漢書的單超傳云：「單超，徐璜，具瑗，左闔，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銅胎，施於大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妻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這些宦官都是桓帝時候的寵臣，一旦得了勢掌握政權，便無惡不作，為所欲為了。

我們再看侯覽的傳記：「侯覽貪侈奢縱，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簪類宮省。破人居室，發掘墳墓，奪廢良人，劫略婦孺」。這樣的兇惡奢淫，完全是盜賊行為。到了靈帝，更是寬廉鮮恥，叫宦官張讓作父親，李忠作母親。一點正事不作，一天到晚駕着四騾車馳騁郊外，有時候西園弄狗，同婦人飲宴取樂。又叫宮女在後宮閉着小

店，販賣雜貨，與小民爭利，借着雜貨店的方便，正式定出價格來，賣官鬻爵。二千石的官價二千萬，四百石的官價四百萬，公一千萬，卿五百萬。積了錢都寄存在宦官家裏去。這樣的皇帝同那樣的宦官結合起來，政治上自然會產生出種種的混亂與罪惡，民衆自然會陷入痛苦無告的深淵。熱血青年的抗議與農民的暴動，自然會一觸即發了。

從西漢實行土地私有制度以來，於是貴族富豪收買土地，集中財產，小百姓的生計，是日益窮困。王莽雖曾一度將土地收歸國有，限制資產，但他那種經濟政策隨着他的皇位完全失敗。到了東漢末年，貴族富豪的勢力愈形膨脹。他們都有廣闊的田地，壯麗的城堡和莊園，幾千幾百的奴婢，眷養無數的勇士和刺客，增厚他們的勢力。上可以抗朝廷的命令，下可以魚肉小民，劫奪婦女。小百姓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忍受那種無可形容的痛苦。仲長統在『理亂篇』中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買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郡城。琦路寶貨，巨室不能容，牛馬羊，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酒，飲而不可飲。』這正是當日社會中一幅貧富不均階級對立的圖畫。政治的黑暗是如彼，經濟的腐爛是如此。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叫小百姓在飢寒中過生活不許亂動，叫知識青年一聲不響俯首聽命，這自然是不可能的。雖說當日也有許多無恥的士大夫和那些唯利是圖的讀書人，羨慕那種有錢有勢的享樂生活，於是用欺詐用游說種種不顧名節廉恥的行爲，去媚媚官官已結黨，達到勢利的目的。『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亦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亂，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樂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耶？仲長統這幾句話，把當日無恥的士大夫的臉譜，刻畫得那麼分明，真是沉痛到了極點。但是善良的讀書人，前進的知識青年和窮苦的小百姓，眼看着這種黑暗腐敗的政治，身受着官僚豪富的經濟壓迫，不能全無舉動，思想激烈情感狂熱的青年們，自然會發出反抗的言論與行動來，東漢末年有名的大學生運動，就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了。

關於他們種種活動的詳細史料，雖說被正統派的歷史家毀滅了，但我們從零細的記載裏，還可看出他們的宗旨和活動，他們是以三萬多個大學生爲主體，因為再也不能容忍那種黑暗混亂的狀態，於是集體地向那些狐羣狗黨的宦官污吏，發出有力的攻擊，對正直的孤立無援的人，加以熱烈的擁護。這些正義的呼聲，果然造成堅強有力的輿論，就是那些作威作福的宦官外戚，窮奢極侈的富豪，也不能掩耳不聞，大家都感着恐懼和畏縮，開始用收買取巧的方法，來緩和他們的情感破壞他們的陣容。可是青年們並不妥協，攻擊更加厲害了。同時，對於當日那幾個有思想有品格有胆量的李膺陳蕃和王暢，熱烈的擁護出來，成爲青年們的領袖。這三個人雖然官爵大小不等，但誅宦官殺土豪爲民誅害的思想是相同的。大學生因爲擁護他們，喊出口號來了，（這是中國最早的口號）『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暴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這口號雖是簡單，意義却是深遠。那就是說不畏強暴的可爲人民模範的人我們就擁護，反則就要反對。這樣一來

對於這新生的力量，宦官污吏知道非溫和政策所能奏效，不能不一顯身手了。罪名是容易的。擒賊先擒王，先從他們的領袖下手。『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誹訕朝廷疑風亂俗。』這罪名便成了亂臣賊子。於是靈帝就下命令，逮捕黨人，一捕就是二百多，逃了的還要懸賞追捕。這種恐怖，並不能壓服青年們的行動，反而更激動他們的熱情和憤恨。李膺他們有的是被捕了，有的是被罷了，學生運動的集團，並沒有分散，言論的力量，並沒有減低。他們再接再厲的前進，陣容更堅強，加入的人數更多，聲勢也更加浩大了。宦官們看見這形勢，愈來愈緊張，真是急了，知道不來一次大的屠殺，不能鎮壓這運動。那時靈帝只有十四歲，天真活潑，不大懂事。對宦官曹節說：『你們天天吵着要殺黨人，黨人究竟礙了你們什麼事？』曹節說：『黨人圖謀不軌，靈帝聽了不懂，問他什麼叫不軌呢？曹節真是太陰毒了，他知對於小孩子，非用一句恐嚇的話不可。他說：『不軌就是黨人要謀死你，他們自己來作皇帝。』於是那天真的孩子，也就動怒了。這一次的恐怖行動真是大規模的。一次殺了八九百黨人還不算，凡是當時行爲正直有點思想有點學問的人，一概陷害，妻室兒女，俱流竄邊塞。這是中國歷史上學生運動的空前悲劇。范滂臨刑的時候，悲傷的對他的兒子說：『我要你去作惡事，惡事實在是在作不得。要你去作善事，爸爸一生是作善事的，但結果是要殺頭。』這話是多麼的憤恨，又是多麼的沉痛，難怪路旁人聽見了，都爲之掩面流淚哩！

不用說，宦官們是得志了，學生運動是失敗了。當時知識階級中的一點優秀份子，完全死在宦官們的刀口下。文化思想界蒙受了重大的損失，言論的自由被剝奪了。知識界的殘餘者，逃出了虎口的，只好躲在深山裏著書，或是藏在山洞裏修道。他們後來在歷史家的筆下，得了高士的清名。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這種局面維持不到幾時，漢朝也就亡了。

司馬光編完了這段悲痛的歷史的時候，曾感慨的說：『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廷，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於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據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他一面悲歎讀書人死得可憐，一面好像還在責備讀書人不識時務。以口舌示勇氣與爭，其危險自然是等於撩蛇頭踐虎尾，但讀書人也就要在這種地方，才可表示勇氣與正義。司馬光這一種明哲保身、卑弱自守的觀念，實在是太消極了。難道東漢的亡，還要黨人負責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雖是失敗了，實在是中國知識份子偉大精神的表現，是爭自由爭正義反暴政反豪門的偉大精神的表現。這一次運動，是可歌可泣的！

歷史的事實，活躍的擺在我們的眼前。他可以讓我們認識古人，也可以讓我們知道他自己。他是一面透明的鏡子。可惜今日居高位握大權的人們，不肯照一照這面鏡子。會讀歷史的人多，會用歷史的人少，這真是一種永恆的悲劇！

生產因素四分法與革命

譚崇台

雙弘先生在「傳統經濟學何以竟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一文中，指出傳統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假設足以妨害革命觀念的發展。第一是把生產因素分成四種，勞動、土地、資本、和管理，第二是把主觀的經濟法則普遍地應用到本質不同的客觀社會。拜讀雙先生

大文後，頗覺他對第一點的批評意有未盡，因寫此文，並向樊先生請教。

二

從技術的觀點去看人類的生產行為，我覺得生產因素四分法的本身并不承阻滯革命觀念發展的過失。單純憑勞動，生產行為殆成爲不可想象的事。最原始形態的生產，也必需勞力與自然(土地)的結合，如要增大產量，則必賴中間貨財(Intermediate goods)的出現，使生產過程拉長，從直接生產方式變爲間接的迂迴的生產方式；換言之，必須在勞動與自然之外，給生產行為加上另一個因素——資本。生產行程加長，生產規模加大的結果，勞動、自然與資本如何配合方能有很大的效率，生最豐美的成果一問題，給生產行為帶來了一個新因素的需要，即是，要從事大規模的生產，除勞動、自然與資本之外，還需要一種特殊形態的勞動——管理。

照勞動價值學說，資本是過去的勞動所積成，因此資本也是勞動，不必獨成因素。但「死勞動」與活勞動畢竟有死活之分，我們如將「死勞動」定名爲資本，而此物又確爲生產行為所必需，則名之爲要素也似無不可。至於生產行為圓滿之後，純生產係祇來自勞動，抑或資本、土地與管理也各有貢獻，早已成爲經濟學說上的爭論。但從事生產行為時，技術上有一個確切不移的事實：即以同質同量的勞動從事生產，土地愈肥沃、資本越豐富、管理更進步者所得的純生產產量越大，因此即使否認資本土地等對純生產各有貢獻，也無法否認一個技術原則：要增大勞動的純生產力，必須以資本土地等因素與質的增加爲要件。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中央設計機構不特要付給管理因素以「利潤」(採取薪津或俸給的型態)，而且爲了要把資源的分配達到最大利用的境界，還必須把資本的「利息」及土地的「地租」計算在社會成本(social cost)之內。社會主義實現之後，資本、土地等非人生產資源(nonhuman productive resources)雖已從資本家和本地主手中獲得解放，但數量上有限的問題并未消失。如要使有限的資源獲得最經濟最大效率的使用而不流於浪費，中央設計機構不能不付與此等資源以適當的「價格」，在使用時必徵收適當的「費用」，即資本須付「利息」，土地須付「地租」。但此種「價格」不爲一種市場價格，而爲一種由中央設計機構所決定的帳面價格(Book keeping or accounting price)。土地與資本的價格在帳面上已經決定，再加上生產技術的客觀條件，則勞動可與土地資

本最有效率地結合起來，社會資源的分配不致有所荒廢或虛擲，而且消費財的價格因此得到正確的計算，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可以依照選擇原則得到最大的滿足。

試以土地爲例，今假定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有甲乙兩勞動者具有同質的勞動，以相等的工作強度用同樣的種子，在沃度不同的兩塊耕地上耕耘，則生產的結果，耕沃土的某甲的收穫自比耕瘠土的某乙爲多。此兩人的勞動既同質，工作強度又相若，則所得的工資應彼此相等。此時，如祇把工資當成唯一的成本，則兩地所產的穀物因產量互異而單位價格應彼此不同，沃土的穀物價格低，瘠土的穀物價格高，但在實際上，此兩種價格不同的穀物的品質又并無差異。如要使價格劃一，轉而付甲工以更高的工資，則又失去「等勞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human efforts)的意義。唯一的妥善方法，是由中央設計機構，在計算穀物的成本時，除了工資之外，還須計算土地的價格，肥沃的土地價格高，貧瘠的土地價格低，則穀物的價格都向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看齐，而勞動者也獲得均等的報酬。但穀物的總價因加上土地一成本一的结果必遠較勞動者所得的總收入爲高，勞動者的購買力將不足換取穀物，中央設計機構再將此兩數的差額，亦即是土地的「地租」，用總額社會紅利(Lump-sum social dividend)的方式分給勞動者。其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土地的「地租」依然存在，但不屬諸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而屬諸出汗出力的勞動大眾；不是不公平的財產所得，而是由大家平均的社會紅利；不是由私人競爭而形成的市場價格，而是由中央設計機構所決定的帳面符號。此種「地租」取之於勞動者，仍還之於勞動者，但此一「轉帳」的方式并非會計上的覺術，反之，能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價格機構圓滿形成，同質同強度的勞動報酬相等，社會主義的理想得以順利實現。

三

從生產的角度去看，生產因素四分法并不具有對革命觀念的反動性，但在傳統經濟學的整套理論體系中，生產因素四分法却成了隱蔽現存經濟制度榨取本質的有效工具。

傳統經濟學把社會生產物的生產和分配看成同一程序的兩面，例如工資，一面是生產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勞工分配社會生產物所得的一部份。而尤爲荒謬的地方是把「所有」(owning)也當成一種生產性的活動，因此從資本土地應由社會所得取得配額的推論跳到佔有資本土

地的階級，也猶如工人一樣應從社會生產物拿出一部份的結論，更用「犧牲」(sacrifice)、節欲(abstinence)期待(waiting)等似是而非的學說來爲地主和資本家辯護，說他們之所以能擁有土地和資本是他們個人茹苦含辛艱難奮鬥的結果，同時，意義含糊的利潤概念，又暗暗地掩飾了在現存經濟制度中，企業家以獨占(monopsony)的方式榨取勞動者，以獨占(monopoly)的方式剝削消費者的本質。

傳統經濟學有意地而又無意地把生產和分配纏混不清，纏混不清的結果，生產因素四分法也被利用爲給現存經濟制度辯護的工具。但生產因素四分法的本身并無過失，資本、土地和管理本身，也和勞動一樣，并無罪惡。一朝社會主義實現，生產和分配兩個問題，將由中央設計機構一刀兩斷；生產追求效率，分配本乎公允。資本也好，土地也好，都成爲由中央設計機構自由支配自由運用以增加人民福利的客體，完全失去當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剝削和榨取的性質。

四

在今日而言經濟革命，我覺得至少有兩個重要觀念必需澄清。

第一，經濟革命的崇高理想是「均富」而不是「均貧」。在短期之內，「均」可以作爲革命行動的口號，但在長遠的將來，「均貧」決不能滿足人民當前的希望。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榨取性的生產關係，不公道的分配方式，造成貧富懸殊福利不均的現象，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罪惡，消滅此種罪惡，正是革命行動的目標所在。但革命決不應消滅資本，毀滅資源，捨去技術，而只留下一羣亦貧亦徒的勞動人民，使社會生產力低沉衰落，社會物質幸福的水準倒退幾百年。資本土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資本家與地主階級。資本土地爲生產行為所不可缺少，它們的數量與質的增加也正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要件。制度有罪，爲制度所支配的客體的本身却并無過失。蘇聯的五年計劃目標何在？蘇聯人民在新經濟政策時代節衣縮食所爲何來？還不是痛感社會生產力的薄弱，社會資本的不充足，而在那裏節省消費從事社會資本的積蓄以建設更迂迴性的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人的剝削關係要完全剝除，物的實質價值要小心珍惜，這個經濟革命原則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尤其值得重視。我們應還記得，「雙手萬能論」一時曾爲極端頑固份子所倡導，以「均富」爲革命目的的革命者不能不對此有所警惕。

為在「自由社會」名義之下，企業家得以特殊的地位，取得獨佔獨賣而產生的盈利以及因特殊機會而出現的暴利。一旦經濟革命成功，資本土地轉屬全體人民，管理生產的人員由政府任用，「自由競爭」不復存在，生產暴利不再出現。在中央設計機構的「藍圖」裏面，勞動、土地、

關於傳統經濟學的總答辯

樊弘

在觀察五卷五期上，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中國的絆腳石？」我預料着這篇短文發表後，必然會引起許多的補充和反駁。果然，在觀察五卷七期上便有翁詠慶先生一個駁論，題為「生產要素四分法合理乎？」此外還接到幾位青年朋友們的來件，有的是給我補充的，有的是向我質疑的，有的是借着討論這個

題目，發表他個人，在新社會到來以後，所試擬的工資、地租、和利潤的政策。我對這些先生們的意見，本應分別的答覆和請教。但一來呢，因為自政府金庫券政策實現以來，越發的貧困、忙迫和煩惱，雖欲分別置管而力有所不支。再來呢，因為這些先生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也許還是一般的或多數的讀者所共同感觸到的問題。不過他們喜歡把他們說出來，而後者不喜歡或不能夠就是了。既然如此，憑此一個公開的答覆，也許尚可以向更多的讀者貢獻意見，並且鉤出更多的寶貴的意見出來。這便是我決定公開發表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總答辯的原因。

在這些先生們的意見中，楊詩浩先生以為，依據一般銀行家們的見解，放利的資本家，以其儲蓄化為資本取得利息，似乎是合理的。詩浩先生是在銀行作事的。他的意見大約是指一般貨幣資本家們對於銀行利息的一般的看法。依據這種看法，利息可以誘致資本的供給或儲蓄。假如沒有利息，儲蓄勢必減少，消費勢必增加，結果生產的資本勢必減少，同時勞動的生產物，因為缺乏資本的幫助，勢必也要減少，這豈不是很有害麼？反過來說，就是利息的存在，因為可以誘至儲蓄或資本的供給，似乎是合理的

但我以為即令利息為零，但資本的供給，仍是可以源源而來的。試設一例以明之。假令在經濟衰敗的時候，社會上有強制失業的現象存在，或有相當廣大的勞動後備軍，又如此時現存的資本亦有剩餘的生產力。為解救經濟的蕭條起見，銀行採取無利的放款政策，而以膨脹通貨的方法，向工商業者為無利的貨幣資本的供給。工商業者於是

以此貸款僱入失業的工人與原料，充分的利用現存資本的剩餘生產力，生產出嶄新的或淨餘的資本或生產的手段出來，資本的供給可能立即隨之增多。這豈不是說，資本的供給總令利息為零，亦可以為龐大的增加麼？

無利，資本的供給亦然可以增加。有利，資本的供給也許會減少。這個道理極易了解。任何一個資本家在增加投資的時候，他首先考慮的，就是在他投資之後，於其所得之中，除了成本之外，所餘毛利是否夠付利息。現在假令利息為零，則是所餘毛利悉為純利，當然他更要增加投資了。結果生產的資本豈不是更有增加麼？設令利息增加，所餘毛利尚不足以付利息，投資勢將減少，結果資本的供給當然亦減少了。這豈不是很明白的事情麼？

無利既然資本亦可增加，有利資本反而還要減少，足見利息不是誘致資本供給的必要條件了。何況今日放利生息之人，皆為不勞而獲之輩。以言享受，高撤雲霄，以言勞動，等於烏有。這還不是剝削是什麼呢？剝削既可減少生產又可破壞正義，其怪社會主義者要說利息是不合理的了。但我的答覆很簡陋，恐怕不能令人太滿意。

現在我要回到翁詠慶先生在觀察五卷七期上所提出的問題了。翁先生以為傳統經濟學上的四分法仍然是合理的。他的理由是，利息係以酬報儲蓄勞動之物和利潤係以酬報經營勞動之物，所以利息與利潤均是合理的。我以為，在「管理」與「所有」尚未分離之前，利潤尚可解為經營的報酬。在「管在」與「所有」一分而為二之後，利潤似乎

只可解為資本家們的剪取利息的報酬，而不能解為經營的報酬了。因為經營大半都係由經理担任，不由剪取利息的資本家來担任。後者既不自負經營的責任，當然所得的利潤，便不是他們的經營的報酬了。他所得的利潤，至多，可以說是資本家剪取利息的報酬而已。農人、工人、技術家、工程師與經理人，平均說起來，十點汗尚換不得一點錢，然而資本家，因此些微的剪取利息的動作，一擊便可

資本和管理，都被當作生產要件，對生產各自發揮最大的生產力，而生產的所得却只歸諸出汗出力的勤勞大眾。要生產力高，不能只憑「一雙手一腳」，而必靠「資本化的生產方式」的建立；要分配額平均，須根絕所有權的觀念，而必賴對現存經濟制度革命的成功。生產力龐大，分配額公允，這才是人類最高經濟理想的實現。

獲得無比肥大的利潤，何其動作之值錢也如是？再說，世上的大中等的資本家們，連剪取利息的這點些微的工作也是不作的，而由他們的傭人替他們代辦呢。似此，則是不到場的資本家們所得的利潤完全是種不勞而獲的賊贓了。即此可見凡屬在表面上負有所謂經營責任的資本家，假如他的所得超過經理的薪俸太多，亦很難說，在他裏面，十分有七不是一種不勞而獲的賊贓了。不！說是賊贓也許太過火一點，實則利潤絕非一種不合法的賊贓，他可是一種合法的所有的權利。無非這種權利是建築在剝削的關係上就是了。從經濟的觀點上說，剝削而有利於生產的增加，很難說他不合理。可是現在世界已有一個無剝削關係存在的社會，那裏不但分配極為公允，而且生產亦頗豐富，而且這一種社會比起世上其他的賦有剝削關係存在的社會來，尚且既無恐慌的襲擊，又無失業的恐怖。假如說前一種社會是合理的，那麼，後一種社會現在便必要逐漸的由合理再化為不合理的了。

資本與利潤根本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且又為勞動者所有，只因法律不為勞動者所有，即在法律的關係上，資本屬於非勞動的階級。因此，勞動者的階級便不得享受他們的勞動的全果了。設使勞動者階級一旦取得了政權，把法律的製造逐漸掌握在勞動者自己的手中徹底改變所有的關係，把主要生產的手段由私有化為公有。試問社會上還有什麼太懶的人可以得到了不得的利潤的事情存在呢？

現在有許多經濟學家都以資本是由儲蓄而來，實則不然。資本完全是由勞動創造而來。勞動創造資本，但不能所有資本。資本家雖不創資本，但能所有資本。千人創造，一人佔有。不幸這些「余一人」的獨佔家，反欲抹殺了千人創造資本的功勞，說資本非由千億萬人的血汗創造而來，乃係由「余一人」的佔有儲蓄而來，並以他的佔有與儲蓄的功勞很大，應當得到利潤，不幸這種荒謬的理論反而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認許，這可是可以尋味極

華北山雨欲來

季明

不設防的都

市

(觀察北平通信)

到二百金元。可惜好景不常，忽然鬧什麼「游資北流」，一下子將平津物價又漲了回來。據說南北大門大會京滬，祇一個回合，北方大門看看招架不住，便振旗息鼓，回頭就跑。於是，前北平市長何思源，馬上乘機飛平，對夫人說：「上海物價受不了，咱們還是呆在北平吧！」

據潘陽逃出來的難民說：自本月三日潘陽易手後，政府飛機就沒有停止過轟炸，共方工廠固有損失，老百姓死的更多。論起來政府既已撤退東北，潘陽總夠得上「不設防」的都市了，但還不免轟炸，則所謂「不設防」云者，就能保障安全麼？

這並不是說共軍將捨北平而不取，北平畢竟具有重大的政治性，共軍拿下後，小則召開「政協」，成立「人民政權」，大則建為國都，要求國際承認。惟取之之法，却不限於戰爭，（小接觸當然難免）下文談到軍事，我們可以順便提及。

共軍秋季攻勢隨着瀋陽的陷落而結束，冬季已開始，一般人不知道共軍次一目標是華北還是徐州。最近徐州大戰經告爆發，一陣子急雷驟雨，反到沖淡了全國對於華北的注意。就華北本身而論，也不免一燕雀居巢，不知危之將至，然而埋藏在地下的岩漿，遲早總是要爆發的。

「北平不設防」原是張申府提出的。張先生以「呼籲和平」的菩薩心腸，非正式向當局建議。接着平市長許惠東也表示附和。華北當局雖未表示態度，但目下尚未設防却是事實。其實北平也無「一防」可「設」。要設，大概也得在距城三十里外。蓋近郊平曠，無險可守，萬一兵臨城下，也就不必「血刃」了。

因此，一般「老北平」似乎都一胸有成竹。記者碰到一位前清遺老，他就說：「怕什麼？直奉戰、北伐戰、中日戰、都沒有嚇跑我，北平才是中國的巴黎哩！」（按：巴黎陷落三次，均未破壞）。然而，人們至少也還有幾種恐懼：老百姓怕「一絕糧」，壯丁怕「一抽兵」，學生怕「一逮捕」，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還怕「一挨炸」。但這些都無關緊要：怕絕糧可以事先貯存，怕抽兵可以「下鄉」逃避，怕逮捕可以到××區去，至於怕挨炸，不是有人正在掘防空壕麼？

這幅七陣圖，西起保定，東迄濼平（古北口外），北達張垣，南自津沽右折直抵樂縣。由地形看，恰恰繪成一個「一七」字。環繪「一七」字周圍，大軍雲集，而以津唐一線為獨多。論傅氏兵力，總共約為三十萬（地方團隊在外），以之分駐東西約四百哩、南北約五百哩的鐵路地區，自感不敷。但上述軍隊，大多裝備優良，給養充裕，如能鼓勵士氣，不難背城借一。加以陸空運輸，均佔優勢，譬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傅氏所恃，適在目前，防區大

南下南下！

先撇開軍事不談，我們且看看富豪們的逃難相。他們似乎「預知一華北不免易手，從張垣、從承德、從保定、從唐山、一齊擁到平津，有錢的定下舖位，連沙發藤椅也不忘攜帶，更闊的坐上飛機，狗少爺，貓小姐，也搭伴飛升。一時機場擁擠，碼頭阻塞，瞧那個「亂」模樣兒，真該請政府來「截截」一番。然而其間也有「一椿好處，正如某報所說的：「感謝這班富豪將屯糧一齊拋出，使我們吃到幾天便宜食糧」。當上海米漲到一千八百時，這兒還不

本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富豪們趨吉避凶，倒也難怪，但除開富豪外，機關法團也有興趣，例如平津各院校就是其中之一。先是，東北易手後，共方屢次廣播，除軍事外，還談到「解放區」教育問題，如「清華教授孟慶基現任石家莊××廠廠長」啦，「名歷史教授吳晗平安到達解放區」啦等等，頗使華北教育界起了點波動，因此，謠言馬上來了，有的人說，共方已決定梅貽琦留長清華，有的人說，范文瀾將代替胡適，繪聲繪色，儼然道真。一班右派教授「見微知著」，認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自國軍四十萬人在東北「解甲」後，共方為了改編降軍，調整內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數，尚未可知。幸而勝則華北如在囊中；不幸而敗，則華北一戰，尚可捲土重來。蓋共軍五虎將中，彭德懷善「練兵」，劉伯誠善「調兵」，陳毅善「將兵」，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山雨欲來

現在我們看共方的佈署。

「見微知著」，認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院校，由政府看來，「無進攻北平的必要。但正實行遷校，還只有「唐工」一校，那是因為唐山近在前線之故。其餘院校大都不遷。萬一共方吃掉平津，這批

傅作義是主張「總體戰」與「游剿制面」的，前者偏於政治，後者着重軍事。在今晨以致決定，原則上李文部

駐平，陳長樓駐津，楚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撤出城垣），石覺部防守承德（現已退駐古北口），董其武、孫渡所轄不變，然後以林偉翰、劉玉章增援唐山，孫蘭亭游弋察綏，鄂友三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部署，並非一成不變，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呼應，也極可能。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六十第

卷五第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潘光的自由

中國在十字街頭
外論選譯

生活與文化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觀察
通信

大馬外弛內張
北方大局識小錄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劉緒貽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讀者投寄

倫敦泰晤士報
新政治家

楊慶堃
李有義
潘光旦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楊慶堃

在戰爭激烈直向南燒的時候，當局最焦灼徬徨的一個謎語是美國會不會改變它年來不冷不熱的政策，轉而大舉援華，把現政府從這千鈞一髮的危機裏拯救出來？在此文執筆的時候，美京最高當局對這問題還是商而未決，縱使會商的结果，有了重要的新方針，也許還要等待明年八十一屆國會重開，才可以作最後決定；在那時候以前，美當局對其內定方針，不能作很明期的表示。作者對這未有答案的謎語，並無新消息足以提供，但想就大家已經知道的幾件顯明事實，對這問題做個估量。

我們第一點似乎可以假定的，就是美政府對中國現局的確非常憂慮關懷，因此可以進一步假定美政府的確有大量援國抗共的心衷。東北慘敗，華北勢窘，京滬瀕危，長江調促，華南不安，這局面對於美國抗蘇的前途，沒有好處，這是誰也看得出的，美國當局人員自是不能例外。向來阻撓大量援華的馬卿，至此也不能不在白宮加緊密商，頻搔白髮。素來主張大量援國抗共的幾位國會議員，像周以德等，此時更大聲疾呼，鼓動民意，向政府施壓力。在美國輿界一向是反共的中堅的魯斯 Henry Luce，前幾天又在他的具有廣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畫刊，發表社論，重彈舊調，要美國人想一想中國國民政府萬一給共產黨打垮了，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美國利益將會受什麼威脅。此外還有克拉克將軍來華一類的傳說，都襯托出美國當局各級人員的關懷中國局面，和想設法援一下手。就連英政府對於美國關切華局，也感不安，特在美方舉棋未定之時，發出警告，說如果美國決定大量援華，結果必致滅弱歐洲對抗蘇俄的力量，言下頗有美國即將大量援華的恐慌。

所以美國之有援國抗共意向，似乎是一個正確的假定。事實上，美國目下已在進行援助當中，四萬萬美元的款項、軍械、物資，和軍訓人員，都是這意向的表現。問題是這種行動會不會大量擴充起來，和可能擴充到什麼程度？我們既假定了美國有大量援助的心衷，跟着的問題是美當局會不會心有餘而力不足？

到此文執筆時，美國對抗蘇聯的策略仍是『着重歐洲，敷衍亞洲』。這策略是根據幾種什麼基本打算而產生的？中國共軍的勝利，會不會改變這些基本打算？就作者的理解，美國對蘇之所以着重歐洲，以歐洲作決勝場所，第一個原因是歐洲在軍事形勢的扼要。美國萬一對蘇開戰，進攻蘇俄心臟區域距離最短的基地，還是歐洲。蘇俄東部的工業，近年來雖有了長足

的進展，然而蘇俄的人口集中地，政治的重心，和農工業生產的最重要地區，還是在烏拉山脈以西。美國如果要進攻烏克蘭和莫斯科等地區和城市，距離最短的陸空基地還是現在接受美援的西歐各國。反過來說，如果從遠東經西伯利亞而去進攻烏拉山脈以西的心臟區域，不獨空間的距離大為延長，而且必空面臨許多其他軍事上的困難。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的良好空軍基地，如果因為美援不足而失掉，以政美國軍事勢力全部被排到歐洲以外，則美蘇糾紛一旦要訴諸武力，美蘇軍事處境必陷於萬分困難。

其次，歐洲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可以做對蘇戰鬥的軍事生產根基。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勃魯姆十一月廿六日在美京對報界談話時，說西歐各國擁有全球工業潛力百分之五十，因而主張美國今後還是集中力量援歐。勃氏以眾院外交會主席的重要地位，並且於參與白宮連日對中國問題密商之後，來發表這意見，至為重要。現代戰爭的決勝因素，是工業生產力量。歐洲工業雖有一部份受這次大戰的破壞，但祇要美國略施贊助，便可以恢復生產。反觀中國，本來就沒有現代工業的根柢，若要把它造成對抗蘇聯的基地，就要替中國建立一套規模宏大的現代工業。這事功的浩大，非美國所能及，更不是比較援助歐洲更經濟的辦法。有人或者會說，在華援國抗共，用不着另起爐灶的去替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若是去掉了對抗蘇聯這最後目標，美國不會放感大量援華這問題。

和工業基礎相關的問題，是抗蘇主力國家內部，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沒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萬一對蘇動起兵戎，後方局勢就難以駕禦。西歐現在雖然還是面臨着很大的社會經濟危機，法國尤其是這樣，但是協助原本具有現代經濟基礎的西歐去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總是比較容易。反觀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都在過渡期中，無一不是百孔千瘡，若靠外方來圖迅速恢復秩序，建立穩定的戰時後方基礎，就算可能，它的耗費也必比歐洲大得多。操執世界經濟牛耳的美國人，絕不致連這道簡單的算盤都打不清。

再次就是西歐各國的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比較了。這一點是十分顯然，毋需多說了。西歐各國政府都比中國清廉，辦事更有條理，有效率，美國花錢資助它們去做一件事，可以有把握做得成。中國呢？別人雖然給了錢，資助政府去做一件事，結果成績在那裏？錢是流到了什麼地方去了？自從抗戰時期直到現在，美國撥給中國幾十億美元的各類資助之後，美國朝野人士不斷在追究這問題。美國以往往往『着重歐洲，敷衍亞洲』，這是一個主因。今後呢？主張大量援華的人士，恐怕還是無力

改變這個邏輯，使美國人相信美元拿到中國之後，不再會大飽私囊，徒供浪費，東北戰役和改革幣制失敗之後，尤其如此。在美國支持大量援華主張的人士，大概是運用兩種詞令：第一是中國政府之腐敗無能，主因是在經濟困難，而經濟困難的一個根源又是美援不足。作者還記得去年在美國聽詞鋒犀利的周以德在一個辯論會裏說：『中國政府的病癥是貧乏，所以對症下藥就應該增加美援。如果要以中國政治清明，作大量援助的先決條件，就等於叫病人先恢復健康，然後給他藥吃。但到那時，藥是毋需的了。』辯題反面的幾個人差不多齊口合聲的說，周氏能夠提出什麼事實去保證美援增加之後，中國政府一定能夠賢明地運用它，來穩定經濟和政治局面？此外，第二種詞令就是拿赤色的恐怖，去叫美國人考慮萬一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後果。美國一部份人士自然萬分害怕這後果，但他們要問，假若再拿大注金錢，來防範這後果，是否確有把握，是否確比集中力量援歐更為機智？

三

上面是就軍事策略、經濟基礎、和反共政府的效率，來推論美國一向『着重歐洲，敷衍亞洲』的理由。然而美國並非因此就把中國一筆勾銷，完全撇下不管。美國既然要管，以往因何不採取歐亞並重的政策，以援歐等量的財物來援助中國政府，這複雜的問題包含許多可能的答案，但其中一個重要而大家週知的因素，是美國荷包有限，故不能不集中有限的財力，去做援歐這最重的一件事，對於被認為次要的中國，祇好敷衍應付。美國這次大戰對盟國的經濟負擔，已大到很足驚人，戰後這幾年規模宏大的國際救濟事業，接着增加美國人民的經濟重荷；至今年，祇是援助西歐經濟復興計劃這一批五十六億元款子，若就六千萬有職業的美國人去平攤，每人即要攤派約八十六元，此外再加上援助世界其他各地的巨款，加上國內中央和地方行政費用的浩大開銷，令到美國人民現在的稅項負擔，已突破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紀錄。如把所得稅，營業稅，公司稅，財產稅，和許多省份的消費稅等等一併算起來，今年入息在五千元以下的美國人，平均每四元的收入當中，要納一元給政府去支撐國內國外的局面。美國人對這沉重的担子，早已發出許多憤慨的呼籲。減輕人民稅項負擔，是這一屆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都爭先標榜的大題目。選舉之後，杜魯門的輝聯政府和新國會最大的頭腦，也是如何編整捐稅，以應付來年國內外的浩大需求的問題。

在這財政負擔的沉重壓力下，要想美國大大的增加援華規模，不是一件易事。僅就目前的四萬萬元援華的款而論，每一個有職業的美國人已經要攤派六元六角。此款以後如果要作點滴的增加，美國人當然不致担負不起，但點滴的增加不能夠改變目前吃不飽餓不死的美援局面。如果要大量的增加，增加到和美國援歐數目相接近的規模，實行起

歐亞並重的政策，這一來，美國人明年對國外的捐稅負擔也許就不祇比現在援歐數目加一倍，因為明年援歐款項大概要超過今年的數目。美國人到底出得起多少錢，這是很難猜得透的謎語。在戰爭時期，美國人可以挖破了荷包，負擔驚人鉅額的捐稅和公債。但大多數美國人還未肯把目前的歐亞形勢看作美國直接參加的戰爭局面。若把現局仍然看作和平時期，那末，美國人現在的捐稅和公債（一九四六年是二千二百九十七億）負擔，一方面是打破美國歷史的和平時期紀錄，一方面是已經接近飽和點。本年十一月美國一部份物價指數已開始下降，就表示出美國人今後經濟收入的趨勢，最多能夠維持現水準，只有減少，不致增加。美國人在和平時期的捐稅和公債負擔能力，是跟着人民入息水準而轉移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想大大的增加援華款項，則惟有減削援歐的規模。但美國人又肯不肯這樣子做呢？

從美國對蘇聯的軍事策略，從反共國家的工業基礎和政治效率這幾方面看，美國似乎不致改變着重歐洲的政策。從經濟方面看，美國似乎做不到歐亞並重。如果真正大量援華，要替中國解決內戰和金融問題，並且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抗蘇力量，結果必致改變着重歐洲政策，而且這注賭博的輸贏，美國人還未表示信心。熱望美國人大掏腰包來挽救反共危機的人士，這段話是一盆冷水。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危急局面並未未能改變這些客觀形勢。京滬和華北吃緊的消息，可能衝動一下許多美國人士的情緒，但到了明年正月國會重開的時候，外交和軍事委員會坐下來認真考慮對蘇策略，和財政委員會開始細細的打算盤的時候，這點衝動的情感也許會冷下去。然而這不是說，美國將會把中國方面的反共戰事，完全撇下不理。為了盡力壓縮蘇方勢力範圍，為了號召各國擁護美方的營壘，美國對於熱衷反共的中國政府，不能不加以援手。但這援手還是敷衍。現在援華的四萬萬美元用完了之後，美國大概會繼續，而且或會多加幾萬萬元，這都是可能的。但若以為中國局面危急，美國將因而以接近援歐的規模去大量援華，這種假定至少沒有事實作根據。

最後，美國下一步的對華措置，會不會包括直接軍事行動，如派兵來華正式參戰，或派軍官直接指揮中國軍隊對共軍戰鬥，或派兵替政府保衛長江和華南幾個重要的城市？照作者意見，這問題比較簡單。美國這一類的軍事行動足以直接催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美國顯然還沒有認為目前已是大戰發難的時機，或認為對蘇局勢已到了非戰不可的最後關頭。杜魯門目前對蘇策略，顯是一面結納盟邦，建立陣營，一面拖延僵局，爭取上風。西歐聯盟的部署和柏林僵局之沒有新結論，都表托出這策略的運用。在這場合裏，美國斷不至於在華作未成熟的冒險舉動。就算美國此時不避對蘇一戰，如果將雙方直接衝突的序幕在中國拉開，會影響到美國以歐洲為決勝場的基本策略，因為美國的軍事力量二部份也許從此被中國的泥潭吸住了，不能隨時機動地集中到歐洲去。

十一月三十日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西藏的徬徨

在這漫天烽火籠罩之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遙遠的邊疆，但當我們看大字標題看得心煩了時，也不妨讀一點邊疆的報道來換換心情，何況這些遙遠的邊疆亦是我們的國

土，它們的動向未嘗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我們這裏要向大家報道的是中國西南角的西藏，這個四面為雪山圍繞起來的國土，一直和外界隔絕，他們仍然過着中世紀或者更古老一點的社會生活。當世界的人們為主而流血時，他們仍然滿足地維持着他們封建的神權政體。這個落後了一千多年的政體

李有義

，假定沒有外力的干涉，西藏人仍然相信達賴喇嘛是菩薩的化身，當你向他們解釋什麼是民主時，他會笑向你說，民主也好，君主也好，反正都是人要統治人，我們却是受着神的統治，神總該比人好些吧！民主政治既然好，為什麼世界上會產生這麼許多的戰爭呢？以上這段話是作者在藏時親自聽到西藏人講的，這些話代表西藏一般人的看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外力的干涉，這個古老的政體是不致很快發生動搖的。

西藏人雖然和外界儘量保持隔離，却没有阻止了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仍然是想保持他們的孤立，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他們一直在均衡勢力下過生活，一邊抓住了英國，一邊對中國却也沒有放手，當那一邊要使勁拉她時，她就會向另一邊倒，結果是任何一邊亦沒有拉住她。印度的獨立對她是個威脅。她想印度獨立後這個已往利用慣了的均勢就沒有了。她深恐在一陣風暴之下，她就被捲入漩渦，這個小小的神國亦就難得存在了。

當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亦隨着結束了。西藏人看清了英國已經倒下去，她已不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了，雖然臨去的英人仍然向她秋波頻送，但在西藏人眼光中看來已經不中用，她再難利用她來抵制另一方了。而獨立後的印度又是一團糟：印回的殘殺，把個好好的國家分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他們自願都還不暇，那裏會有餘力來幫西藏呢！因此西藏人對印度是失望了。

假如戰後的中國是和平統一的話，那也就沒有問題了，她們只希望中央不預預他們的內政，對他們也就夠了。至於名義上仍受中央統治他們是不大在乎的。他們希望的是隔離和孤立，並不希望真正的成爲一個獨立國。他們根本不想參與任何世界政治活動。可是戰後的中國偏偏掀起了內戰的烽火，西藏人看看也失望了，他們不僅是失望，更有幾分懼怕，他們兄弟之國外蒙的覆亡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他們深知只要一朝捲入一個大漩渦裏，一切就要蕩然無存了。

在這萬分苦悶之下，他們看中了美國，他們曉得美國是目前世界上第一等強國，對西藏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因此他們決心和美國拉攏一下。他們希望藉美國的庇護可以保持他們的獨立。在幾番商議放慮之後，西藏政府決定派遣一個商務考察團出國考察。西藏爲不傷舊情人的面子，把中英兩國都列在考察區域之內，實際她的意中人却是只有美國。

商務考察團籌備經過

遠在三十六年夏季，西藏政府就決定派遣商務考察團了，然在出發之前却遇到了好些技術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護照。過去西藏人出國多半持着中央外交部的護照，這次他們却不願再拿中央的護照，因爲他們的目的是想表示他有獨立的身份，如果拿了中央的護照豈不是把獨立的意義喪失了？於是他們爲這事躊躇不決，他們並向英國駐拉薩的代辦處，並在英代表協助之下，向英印當局及美國駐印度使領館商談，可否由西藏自出護照，由英美駐印使領代爲簽證。這次的活動似乎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也沒有完全失望，據說駐印美國使領對他們的答覆是：希望他們到中國去和美國駐華代表交涉，也許可以成功。

第二個問題是外匯。西藏雖然有它獨立的幣制，但因一向和外界隔離，在金融上沒有和任何外國發生過連繫。甚至連和它關係最密切的印度也沒有法定的匯率。平常藏印間貿易撥款項都是由藏商及尼泊爾商人私下撥劃，數目並不能太大，如果一次要十萬

以上的印度匯比，那就很難找到一個承匯人。這次商務考察團既然要走遍全球，需要的經費當然很多，而且更需要相當的美匯，這個問題在西藏本身是無法解決的，西藏政府除了存着一點金銀珠寶之外根本沒有外匯資產，所以他們爲籌措外匯也很費了一番心思。最後他們決定運一部現金銀到印度，希望從印度國家銀行得到一筆外匯，此外他們希望中央政府能有一點補助。

其次我們當略述這次考察團的人選問題。當西藏政府決定派遣商務考察團後，就有一般想發財的藏官們來競選這幾個肥缺。他們拚命的向攝政及噶命(大臣)們送禮，他們知道只要能派出去，考察的結果如何不必去管它，至少每人可以大大的撈一筆。但藏政府對這次人選問題却十分慎重，他們沒有選上那些賄賂最高的，而派定了幾個攝政最親信的人。我們茲將全部考察團員名單錄於下面。

一、團長，夏古巴，現任「孜本」兼鈔票局副總裁，係攝政之親屬爲攝政最信賴之人物。

二、祕書，則康堪尊，係僧官，曾任帕里稅官，爲團長夏古巴之弟，亦係攝政最親信之人物。

三、財務，邦達昌，原係一康商漢名羅紹庭，現任卓木商務總管，爲西藏最富家族之一，亦爲該團惟一懂國際貿易之人物。

四、翻譯，索康代本，現任藏軍團長，係大臣索康汪清之弟，亦爲攝政所信任，粗通英語。

以上四名團員中除財務邦達昌一人外，均是攝政最親信的人物，亦是西藏政府中目前最有勢力的一派。邦達昌雖然不是親信，因他在內地和印度都住過很多年，多年來操縱着西藏的進出口貿易，資力既雄厚，經驗亦豐富，同時亦是惟一私人有外匯的，他們不得不借重他來解決他們的財務問題。

商務考察團籌備就緒後，藏政府曾給中央上了一個公事，說明他們要赴英美考察，希望中央協助。他們的目的是試探中央對此舉的態度，以及作以後要中央補助外匯的張本。中央除來電歡迎考察團一行早來南京之外，毫無其他準備，中央把他們看的太簡單了。

考察團之抵京及出國

考察團一行於去年十月底離拉薩，攜帶着三百多歐現銀，多半是袁大頭(約值二百萬印盾)，十一月下旬抵達印度北境的噶林堡，在這裏稍息後即遊往加爾各答，英印當局對他們展開了熱烈的招待。我們駐加城的總領館亦想和他們聯絡，他們總是避不見面，最後總算是應了總領事的一次晚宴。詢他們的計劃時他們總是緘口不言，弄得領事莫明其妙。十二月中他們一行又到新德里去了。從旁得到的消息知道他們仍是在爲護照及外匯問題努力。他們想，如果這兩項問題在印度能解決的話，就可以不必先到南京去了。但交涉似乎不太順利，印度銀行的美匯亦很枯竭，他們雖然帶着大批現銀，印度銀行亦無法大量供應他們美匯，究竟他們是否從印度銀行中得到了美匯沒有，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們確知他們曾在加爾各答以現銀向黑市搜購美匯，如此即令印度銀行給了他們一點美匯，數目亦不會太多。不然他們決不會求之於黑市的。護照簽證問題則好像沒有進展，於是他們在今年一月中，在中央專誠邀請之下，乘機飛到南京。南京之行是在他們計劃中的，所以他們一到南京後即開始活動，他們對付中央是有經驗的，只要對幾位菩薩似的要員們送點禮，輸輸誠，事情沒有辦不成的。果然，經他們這麼一活動，出國

事就大有眉目了。中央事先知道他們的計劃，曾經勸他們打消出國之議，假定非出去不可的話，最好還是拿着中央的護照。西藏代表一面很恭順的聽着中央的指示，一面却在背後展開了激烈的活動。他們私下和英美大使接洽，請求美方簽證他們的護照。美大使館爲這事請示他們的國務院，國務院也許看上了西藏對他們將來有用處吧，回電准許了，但必須在中國以外的口岸方可照辦。美大使館將這辦法秘密的通知了西藏代表，並且建議他們到香港。只要他們一到香港，那邊的美領事立刻可給他們簽證護照，機位船票都可代辦。可憐我們的中央到這時還在五里霧中，以爲西藏代表在南京住一下，無法出國後，就要捲起舖蓋回去了，想不到人家事已辦妥了。我們總以爲中央耳目靈通，這些情報一定早就知道了，想不到等西藏代表抵達美國後，方大驚失色，一面向美政府抗議，一面罵這些西藏代表們可惡。但「既成事實」是造成了，西藏人拿着西藏護照亦可旅行全世界了，再抗議亦難以挽回這個「既成事實」，今後任何國家都可援美國的例子，簽證西藏護照。西藏獨立的活動第一步是成功了。

其次我們還得略述他們如何敲了中央一筆外匯竹槓，也許是讀者樂於知道的。在他們簽證問題解決後，他們就向中央表示，這回是不想出國了，不過希望中央給他們一筆

讀書的自由

潘光旦

半年多以前我寫過一篇「救救圖書」的短篇，爲坊間行將「還魂」的大批書籍呼籲。呼籲的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轉眼一想，即使有些效果，又怎麼樣？當代的入根本沒有讀書的自由，留下書來，也無非束諸高閣，最好不過爲典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說過，天下的圖書館，十之八九是「藏書樓」，十之二是「尊經閣」。這話很對，因爲在讀書不自由的情況之下，少數人儘管藏，少數人儘管讀，絕大多數的入，包括藏的與尊的人在内，也包括以讀書爲業務的青年在内，不感興趣，不來問津。

不過我們先得把題目的意思弄弄清楚。一兩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閒話，朋友說起，某一個都市經某方攻佔以後，某國的外僑向本國政府報告，說是情形還不錯，不錯就是「對」，那外僑確乎用了一個「對」字，意思是說，——這是朋友自己的法腳了——外僑們還可以「自由行動」。我趕快插嘴說，該是行動自由，不是自由行動罷。這位朋友和其它一二參加閒話的人都首肯的點了。行動自由與自由行動很有幾分不同，我想誰都瞭解，用不着解釋。好比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也有很大的分別而不煩解釋一樣。如今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其實所謂自由這個，自由那個的「自由」並不是我們所瞭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動可以包括殺人放火，「自由戀愛」意在廢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閱讀或自由讀書，準此，可能引起搶書，偷書，以至把公家書籍割裂塗毀等等的行爲；那就成爲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與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樣的不自由的。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爭取自由等於排除禁忌。對於生活的其它方面的禁忌，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對於讀書的禁忌，一則大概因爲愛好而能讀書的人究屬少數，再則即在能夠讀書的人也未必真有多讀的毅力與機會，我們却不甚理會，在大家忙於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無暇理會了。一切禁忌，包括讀書的禁忌在内，又有外鑲與內發的兩個來源，大抵對於外鑲的來源，我們在這叫喊民主的時代，是理會得比較清楚的，至於

進出口許可證，以便從中國輸出一些貨物到西藏去，以及從外國買點東西來。中央以爲他們真的要回家了，當然樂得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給了他們一大批生絲出口證。出口證拿到手後，他們立刻乘機赴香港，很快的護照亦簽好了，生絲出口證則售給了一個印度進口商，他們得到了一筆不算小的外匯。中央雖然沒有直接給他們外匯，但這個外匯竹槓終於是被敲上了。

西藏代表一行在勝利的微笑之下，別了香港，乘看汎美航空機經日本檀香山而抵達美國。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雖然美國管轄中國的抗議是他們決不和西藏代表談政治問題，但談不談誰又知道呢？

我們這裏不恨西藏代表們想出國，不平的是美國憑什麼給他們簽證護照。美國不是九國公約的支持者，要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嗎？爲什麼會在此時扎我們一刀呢？這裏使我們很難相信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行徑。

這篇文字和讀者見面時，大約西藏商務代表團已經安返西藏了。月來報紙上還偶然有西藏的消息，立法院爲西藏代表出國事曾提出質問，主持邊政的首腦們亦還大談西藏是如何的歸順中央，我們對這些情形除了嘆口氣外，實在沒有可說的了。

內發的來源，我們却不大理會，以至於全不理會，即使被指點出來，怕也還有人否認。其實這內外兩路的禁忌，我們從「禁忌」一名詞裏就可以辨別出來。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禁忌原是一個籠統的名詞，指着行動思維的一切限制，初不問這限制的由來。但若我們稍加分析，可知禁是外鑲的，而忌是內發的。禁的所以爲外鑲的禁，是比較容易瞭解的。「入國問禁」，「懸爲厲禁」，禁止吸烟、吐痰、閒人出入之類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來的。「禁」字的下半字是「示」字，無論是上帝的啓示，官廳的告示，總是外來的。「忌」字却不然，它的下半字是「心」字，上半截是「己」字，己字可能只供給了忌字的讀音，也可能是台字的假借，而又供給了忌字的意義，那就等於說，忌者，我心之所忌耳。其實要坐實內發的一層意思，下半截的心字已經足夠了，初不必問上半截「己」字的源流。從社會與文化的立場看，一切忌諱也未嘗不可以說是外鑲的，一切行爲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習慣成自然的變而爲「忌」，換言之，起初是人家不容許你做，後來你就就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於覺得不應當做了。但從生理與心理的立場看，至少有一部分的限制，原先可能是一些「忌」；有一類行爲，你做了之後，或做過火之後，也許妨礙了你的自己的健康，或至少會教你感覺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別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覺，日久經過一番社會化與形式化之後，就成爲「禁」了。兩方面大概都有話可說。但無論如何，一種行爲的限制，要成爲「忌」，總得先經過你內心的接受，方才有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這種效力才能維持得比較長久，初不論這接受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

讀書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於外來的禁止，另一部分却是由於內發的忌諱。外來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顯的，可以無庸多說。圖書的缺乏，藏書的過分的限於某一專行，某一方面，書籍的寫作、印刷、與流通受到阻礙等等，不論是由於不可避免的情勢，或由於人爲的因素，有如社會的風尚或政府的功令，都是外來的。書報郵電的檢查當然是屬

於這一類，在讀者是被剝奪了「閱讀自由」在檢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閱讀」的機會，可以作些感觸。上文說到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的為截然兩事，這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了。有少數人可以自由閱讀，便有多數人不能閱讀自由。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內發的限制或忌諱。惟其是內發，所以表面看來不像限制，不成其為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會；惟其不受人理會，問題就更見得嚴重了。我近年來因為職務上的關係，與圖書出納的接觸較多，對於青年人讀書的習慣，也就多得了幾分瞭解。我發見他們的忌諱是不一而足的。歸納起來，這忌諱大都跳不出三個範圍，一是新舊之間，二是中西之間，三是左右之間。

青年人愛讀新書，不愛讀舊書，愛讀洋裝白話文之書，而不愛讀綠絨文言文之書，愛好討論現實問題與宣傳當代思想的書，而不愛讀關於人格修養、文化演變、比較通盤而基本的書——是誰都知道的。但為甚麼有些愛與不愛，有此愛憎，說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說法總是從興趣出發，說青年對前者有興趣，而對後者沒有興趣，青年自己的答覆也復如此。其實這只是一種冠冕的說法。試究其實，則所謂興趣的後面，必有一番成見，而成見一深，對所愛悅的便成迷信，對所憎惡的便成忌諱，所迷信的趨之唯恐不速，所忌諱的避之若將浼焉。從社會的立場說，這種愛憎當然也有其來歷，就是「現代化」或「進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這種要求，並且拳拳服膺於此種要求，此種要求的見解意向行事，便成爲內發的，成爲成見的一種表示，而其對於「不現代化」「不進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於反表示，也未嘗不是一種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諱的表示了。

中西之間我們所看到的成見大致與此相同，但比較的複雜。大體上是對「西」是積極的信賴，對「中」是消極的忌諱。讀書人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態度尤其如此。不過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這便是中西之間比新舊之間更爲複雜之所在了。一是讀書人對於所謂「西」的對象的接受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謂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單純的東西，英美是西，蘇俄也是西。一個人究竟接受那一個西，就要看他過去的訓練與平時的接觸了。不過訓練與接觸，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經心，太無抉擇，結果也就成見，而對未經訓練未經接觸的事物的態度便成忌諱。二是精通西文的人畢竟不多；讀書的人雖愛讀舶來之書，却大都不能讀原本，只好讀譯本，原本與譯本，可能

一個圖書館都具備，但譯本往往摺皺爛熟，而原本可以幾年無人過問。這不用說，讀者表面上閱讀的是「中」，實際上欣賞與嚮往的還是「西」。

左右之間所表現的愛憎也是一樣的，不過因爲目前國際與國內的冷戰熱戰特別劇烈，此種愛憎，或信賴與忌諱，而表現的範圍與程度似乎是在新舊與中西之間之上。近年來此種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更趨變本加厲，至於有把新舊與中西合併進去的趨勢，成爲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舊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態度之中，大體說來，對於左的、新的、西的信賴和對於右的、舊的、中的的忌諱要大於它們的反面。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讀書人辯護說，這一類對於讀物的取捨並不由於成見與忌諱，而是由於能力與訓練的多寡。許多青年對於文言文瞭解得不够，讀去不通暢，因而不感興趣，對於西文也是如此，至於左右之間，因爲名詞、習語、命意、遣辭的不同，彼此也就發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慣」終於成爲後來的「看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絕不讀。這是對的，我不否認這中間有一個能力與訓練的問題存在。不過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推敲，便可以發見此種能力之所以差，訓練之所以少，還是由於成見與忌諱的心理在後面作祟，青年自己已有此種心理，而五四以來出身做教師的人也未嘗無此心理。一個人存心厭惡一種事物，第一自然不趨向於此種事物的學習，第二學習了也決不會有長足的進步，原

是我們的常識，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場。總之，由於上文所論對於「三間」的成見與忌諱，我們的讀書是不自由的。此種內發的不自由，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與解脫之不易，要遠在政法律所能給我們的自由之上。一樣爭取閱讀的自由，向環境爭取總還容易，而向自我爭取則大難，因爲，上文已經一度說過，這在閱讀的人自己大都並不覺察，而並不感覺到其有甚麼取捨的必要。這種不自由的局面，覺察得比較清楚的怕還是一部分負責圖書收藏之責的人。國內公私圖書館也還不少，多則百餘萬冊，少亦數萬冊，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於百分之千分之一之洋裝、白話、譯文與白報紙的書籍借閱得爛熟而外，看來其餘只好供太平時的點綴裝璜，離亂時的咸陽一炬而已。我們看果子可以知道樹，看書庫的冷落便可以知道讀書的不自由了。

英報論中國

中國在十字街頭

Crossroads in China The Times

(London) Nov. 8, 1948

瀋陽的失守表明了中國戰事進入十字街頭。六個月的軍事失利累積這結果，蔣介石總統在他的統治下統一中國的希望也告結束。他企圖以浪擲人命和資源去擊敗共軍，並奪回被共軍佔領的區域是失敗了。軍事和經濟的力量原來是國優於共，現在却相反了。中共在東北已經站穩，控

制着中國最富的礦產和工業原料。他們可能缺乏足夠的技術去充分開發。東北想恢復日本佔領期間的生產力還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因爲蘇俄曾搬走了該地的工廠和設備。即使如此，東北給中共一個可靠的基地，有着豐富的資源，可以用來進攻國軍在華北和華中的據點。

中共勢力的逐漸擴張不能用蘇聯的干涉來解釋的。除了允許中共利用日本留下的軍備外，並沒有證據可以說蘇聯供給中共軍火。有些中共的領袖是受過蘇聯的訓練的，但是究屬少數，而且沒有主張把延安——或是瀋陽——受莫斯科的支配。他們會用馬克思主義應用到當前的情況裏

觀察特約譯者輯譯

去，就是他們這個運動能成功的實際原因。他們的方法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共黨是不同的，因爲他們並不是從利用少數革命者去佔領已有組織的主要地位以獲得權力，而是從落後區域中去說動羣衆，利用他們自己的能力去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曾用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去實行他們所謂經濟公平，但是到了現在他們却既不主張階級戰爭，又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們對於任何願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給予地位；他們並不設法強制民意接受嚴格的限制；他們獎勵小型商業、工業合作、和個人企業。他們採取這個辦法，因爲他們想說

服人民，他們並不像過去傳統的專制皇權。

在重建中國政治經濟基礎中，中共最明顯的弱點就在他們的看法是太限於農業的，在農民中做工作，這看法有它的力量。但是在經濟、工業、金融和行政各方面，中國如果要避免混亂和痛苦，必須加以改造，農業觀點並不能答覆這種需要。中共的壯大並不因為他自身的功績而是因為對方的錯誤。現在政府的弱點是出於它不能獲得知識分子、商人、和中農的同情，這些人在性質是和共產主義不行的。現在除了大地主和財閥能使用腐化的手段謀利者之外，各階層對於南京政權能否維持都已失去了信心。蔣總統和他的顧問完全依靠美援的政策更失去民心。

現在的局勢也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前例。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佔領東北將又見一個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勢，在中國歷史已有好幾次。當前南京的危急劃出一個歷史的段落，過去四十年來自南向北發展形勢告一結束。如果中共決定在奠定華北和華中後向南進攻，南京政府即使有充分美援也難於堅守長江的。以現在看來，中國如果要統一，似乎將從東北出發了。這在歷史上是曾經發生過的。如果歷史可以作為鏡子的話，從北部向南部發展，時間可能相

當長，但如果統一成功了，東亞的平衡也將完全改變了。

中國的展望

China Outlook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3, 1948

每個人想知道的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將是怎樣的。這裏祇有四個可能性：中共得勝；國共分裂中國成兩個對壘的國家——南北朝；聯合政府；國民黨得勝。現在看來，分裂似乎是最可能的結果。這在中國並不是新的，長江是一條自然的界線。華北的人和華南的人不同，有如意大利人和蘇格蘭人。分裂不過是承認這個事實。不久兩地之間會發生商業，這是雙方都需要的。但是，由我個人看來，雙方現在還不會願意接受這解決辦法的。另一方面，國共的聯合政府已沒有可能。共方的首領決不願和宋氏家屬坐在一張桌子上的。若干小黨，實際影響也很小，可能準備參加共方的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將由中共控制，所以美國不會承認的。

美國的態度是很重要的，事實上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一直到目前為止，人類學家大都認為：人是由動物演化而來的；而且，人類的祖先，和高等動物猿猴類的祖先，在某一演化階段，大約是同一種動物。（從前認為猿猴是人類的祖先，現在由於地底下掘出的許多證據，人類學家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現在的看法，認為猿猴和人類大約只是從表的關係。）所以現代的人，和猿猴之間，尤其是無尾猿（anthropoids）中的黑猩猩（chimpanzee）和大猩猩（gorilla）之間，不獨體格結構、感覺、血液等幾乎完全一樣，就是心理作用，也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對於人類和動物心理作用比較研究的人，發現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心理作用，和三、四歲小孩的心理作用，完全一樣。）

既然人類和猿猴是由同一種動物演化而來，而兩者的結構與功能，又大體上極其相像，那麼，為什麼人類能向前邁進如此一大步，超過其他各種動物，創造文化，統治

世界呢？大體上說，這是因為人有四個特點：一是直立的姿勢；二是人能用手，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因為人有一個對時性的大姆指；三是人的腦，尤其是前腦，特別發達，超過了其他各種動物的腦；四是人有有音節的語言。（articulate language）這四個特點，又可以其彼此間相互關聯的程度，分為兩組：直立的姿勢與手屬於一組，特別發達的腦與有音節的語言屬於一組。每一組中的兩個特點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比如說，人要有直立的姿勢，才能靈活的運用他的手；要有有音節的語言，才能盡量發揮腦的潛在的功能。前兩者的相關性是很明顯的事，用不着詳細的加以解釋。後兩者的相關性，則可以用未開化人（low man）作例來說明。所謂未開化人，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從小便和獸生活在在一起的；一種是從小便離羣獨處的。因為這種關係，他們沒有學會說話，因此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的思想，也沒有普通人的各種感情，甚至於腦的發展，也不及一般人的大。由此可見有音節的語言之運用與腦的發展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事實上，平常我們說「用腦」

之一。美國已耗費不少的金元，已完全浪擲了。但是運來許多器械，大部分在中國各部生鏽，一部分却落入了中共的手裏。美國似乎在乎在扶植日本，作為它在遠東反蘇的基地，但是同時他們也強調：沒有中國，日本的基地絕難維持。他們已下令天津的海軍在必要時撤退，而同時又說他們絕不使商埠落入中共手裏。

除非國民黨在國外獲得更有效的援助，中共是會佔領全中國的。可能再有一年的戰爭就可以結束了。他們在一個月裏可以佔領上海。如果這些事實實現了，美國怎樣呢？如果我知道了這答案，現在也不會這般傷腦筋了。從資本主義的觀念，我相信如果中共佔領了上海，祇要美國不封鎖這港口，商業還是可以繼續的。如果美國封鎖了港口，中共就祇有跑到蘇聯的懷裏去。至於現在蘇聯是否援助中共，還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問題。但是有一件事不應忘記的，就是中國人是不喜歡外國人的；一切外國人，美國人、英國人、俄國人、非列賓人、印度人，都是「洋鬼子」。中國一直會接受外援，但是祇是為了自己。最後的雄心，不論是國家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是使中國成爲一個世界的強國——一個由中國人自己統治的強國。

劉緒貽

或「用思想」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用無聲的語言在說話的時候。沒有語言，腦的活動或思想的活動是不可想像的。從演化的歷程來看，也許人類是先學會用手，有了手，他才可以造成各種工具，克服自然，戰勝野獸，慢慢變成世界的主人。不過，僅僅有手還是不夠的，因為製造工具，尤其是比較複雜的工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人生來就會的。假如沒有語言傳遞那些與工具製造相關的知識，則人類不能，至少是不易，利用前人或者是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成績；每一個人，在他和自然與野獸奮鬥的途程上，都是從頭走起，這樣，人類的進步一定是很慢很慢的。也許是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後來人類便慢慢有了語言。有了語言以後，知識的傳遞與積聚才成爲可能，人類才能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經驗，在征服自然與野獸的途程上，不必再從頭走起，可以站在別人的成績上，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製造更多更巧更複雜的工具。這是人類演化史上，手與腦第一次最有意義的合作。到了語言演化成爲文

大局外弛內張

觀察特約記者

南北戰局一鬆一緊

(觀察南京通信)

徐淮戰局的變幻發展到目前，主戰場已南移到淮河流域的南北肥河間，從地域說，約略像是中國千年以前的肥水之戰，但也只能就戰場幅員一點上作此近似的譬喻而已。他如戰爭的性質與雙方的動員以及戰略方針戰術運用和其他等等，時間空間上的差別都是有霄壤之別，今古之差的。在宣傳的伎倆上，硬是把今日國共兩軍比做晉之二謝與秦之苻堅的決鬥，確是有點文不對題之嫌，多少總像是一個硬拉中國戰史循環兜圈子的笑話。好在這也所關不大，聽它去罷。近日南京中央社發佈消息說是共軍已於二日晚間由宿縣固鎮間北退，國軍北起徐州南迄肥水東至洪澤湖連河之線對共軍作緊縮的包圍。但另一方面國軍退出徐州和周司令官自第一綏靖區司令部已自淮陰南遷至揚州亦經官方證實。退出徐州，就集中兵力固守宿蚌、

屏障江淮、安定京滬上說，不失為國軍統帥部的一種英斷。這是當局接受濟南清陽被圍變成孤島死港的教訓上的一種措置。因為「徐東大捷」的結果是黃伯韜兵團四五個軍十幾萬人的勁旅生力軍只剩了三個多團，黃司令官率二百士卒闖出重圍之後飲恨自殺以殉（黃伯韜自殺的消息是由黃之基本軍第廿五軍？）副軍長到京面報當軸的，原因是邱清泉雖奉命救援黃兵團終於在距中心包圍圈廿里處止步，李彌兵團雖奉命馳援八義集不幸於未能達成解圍任務之前旋又奉命回兵固守徐州，職是之故，共軍雖退，黃兵團經已損兵折將斷髮無算，黃受此重大刺戟，於率二百衛士突圍到達某地之後，便決心一死，先將二百隻槍集攏起來燒燬，自射兩彈，奄奄一息，副軍長嗣見情勢迫急，復忍痛射一彈，黃遂死，亟為黃易一普通士兵裝。共軍湧至，問死者何人，士兵答謂自己兵士弟兄，算是掩飾過去，事後某副軍長入京晉謁

最高統帥泣述此事，相與泣血。）徐淮戰場，國軍主力兵團有五，勁旅則是衆所周知的黃伯韜邱清泉李彌三個兵團，另外兩個就是孫元良和黃維的。邱李孫黃（維），都黃埔出身，一脈相聯，但黃伯韜算是「外江」。就事說事，主力的有力兵團既然三分配兵員守據點，佔線面上，勢須重作打算，所以說國軍之放棄徐州乃至不作固守淮陰淮安各重要據點的打算而採取所謂「緊縮包圍圈」，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一種比較穩健的戰法，所以說，不失為當局的一種「英斷」。半月來，當局增調張淦和宋希濂兩兵團增援淮肥和京滬外圍間，三個青年軍配置於京滬線，同時，廣西自己徵集十個軍，四裝備中。又一關於山東方面的傳聞是，國軍在青島方面似有青年軍的新兵增援企圖壓迫膠濟路的東段。劉伯承的青後，果真有由西向東的國軍兵團，她當然會顧

徐淮戰局，肥水宿蚌戰場略呈寬鬆的當兒，北方戰局的情勢又加緊張。據報載，平綏東段吃緊，張垣外圍激戰。冀東和太原方面無甚消息，這可以說明共軍基本的戰略方針未因淮南肥水的場面鬆緩而改變，恰恰相反，這正是共軍的南北配合一鬆一緊，東西呼應，一弛一張。東北既已統一，半東北，半西北長城以外的天塹，承德，亦已到手，包頭歸綏張家口和太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山海關既經圍進津沽，控制了冀東走廊，津沽重鎮之取得藉可內與魯北德州相接，外與東北相聯貫，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石家莊保定，既經掌握着，則表裏山河的大原之取得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記者報導至此，無妨順便來一個插曲。據此間高級軍事機關方面的透露，太原的防禦工事是很堅固的，原因是在當勝利後受降的有名西尾的一位上校日本軍官率領精銳的日軍向閻錫山投降，閻的算盤大概已經算到抗戰後中國難免有內戰，便對這位西尾上校禮遇優渥，格以與這位投降的日本軍官攀談日本士官前後期間同學的關係，讓西尾

替他設計太原的工事，據說現在太原城內依然有七千餘日本官兵在為閻錫山對共軍作着防禦戰，太原至今尚未被攻下者，此其一因。據權威的觀察家判斷，共軍在全面冬季攻勢中，可能開闢更多的小戰場的，為牽制國軍的陸空兵力，這是一個打算。在南方戰場上，自動棄守徐州，無論怎樣說，對國軍今後作戰上這是一個大缺口，汴鄭洛和隴海的東大半段既已完全放棄，則對潼關西安的安排如何，那也是可想像的事，大概這着和太原的得失有密切的關聯，最近共軍在陝東大荔方面又在發動，多少是與這着棋有關的。今天戰局的變幻發展，從華北到徐淮，綜合來看，仍是基本在演變中，局部的一方面戰場上的鬆弛，不能掩蓋全戰局的緊張，忽而北鬆南緊，忽而南弛北張。美國駐在南京的軍事顧問團之所以不敢對國軍戰局在基本上抱樂觀，和華盛頓方面對「援華」一之遲疑不敢下大注，想來不是無理由的。當局對此局勢的認識如何，僅就最近的幾項措施：派女特使遠飛海外作

女使遠飛宣傳求援

求援的宣傳和懇邀孫科出面組織所謂「戰鬥內閣」，就可瞭然。這些措施，無疑主要的是為了要搶救軍事上的危機。這顯然的也是當軸擺出來的具有特別記號的兩張牌，這兩張牌，雖不能說是最後的，但說它是在最緊張階段或是最重要關頭近似最後的兩張牌，多少是近乎事實而且貼題的。

戰局的似鬆實緊與政局的似安實危，在當軸的心裏怕是清清楚楚的。無妨以此附帶舉陳布雷之死為例證。廿年來雷難相隨，愛樂與共的職掌總文案和內府機密的陳布雷之敢於自殺前以一停止戲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則「以死明志」。這件事在政局發展的研究上是頗值得參考的。據說陳自殺以前的旬日間，是有驚難繼卷的文章，那便是當軸對固守江淮，死守首都表示最後可與金陵共存亡而且表示將於最後到中山陵前自殺時，曾囑陳為之起草遺囑的文稿，陳乃以當軸當年在黃埔時的語誠大家的演詞相反駁

北方大局識小錄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東北垮了以後，很多人擔心着華北，因此人心惶惶，職工和公教人員鬧着反飢餓爭溫飽。國立大學盛傳着南遷的消息。我們中學裏的師生們，也面對着飢寒與烽火而戰慄。半生粉筆生涯，而今已至絕境，我在这裏歷盡了不少變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痛苦，就是廿六年七月廿六日日本人進北平，那不過是幾天內的急促變化，在生活上也沒有今天這樣的狼狽。在淪陷時期，一個政治上有些幻想的退伍兵，鑽進了粉筆匣內，舌耕討飯，以沉默來抵抗一切，倒有其悠然而逝的安逸之感。現在動盪的時局，像隔盆前的陣痛，這或許是中國人民真正獲得幸福的開始，五十歲開外的人，因此也激發了一些回憶與希望，然而希望跳躍時，又被生活壓倒了。目前一般流行的雜誌以通訊論，似乎是一比一般報紙充實，但是那些談軍論政的報導和專論，也多是粗枝大葉，語焉未詳，不能給一般人一個明確的指

示。大題目下缺少人做的小文章，「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埋藏在粉筆層中近二十年的心，未能隨抗戰前局勢誠然有不少隔膜，然而生於斯、學於斯、教於斯、數十年寒暑，也看了不少興衰，自知不賢，止能識其小者，編者先生，請也讓我來談一談吧。

北方，尤其是河北，清未時的進步力量相當的微弱，灤州起義失敗及吳佩孚在石門被刺，更是相當大的損失。所以辛亥時各省紛紛獨立，只有河北是例外。袁世凱收集所有北洋的勢力來與南方的革命黨抗爭。他算是北洋軍閥的開山祖。他死後，北洋的軍權分集於駐在天津的馮國璋和駐在南京的段祺瑞手中，這就是直皖兩系。直系中的曹錕，十三年前極一時之盛。五四運動雖然發生在北平，實際獲得一五四一精神的力量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北方依然處於北洋軍閥的勢力宰割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時期，北方一

鐵錘——一系本來有相當的實力，而李大釗的被殺是一個極大的損失。直系失敗以後，國民黨仍以直魯豫人為主體，以後的西北軍實際上就是河北軍。還有，癸丑以後的中國政局，在北平軍閥混戰中，大體上總是南北對立，南方以西南為最後據點，北方以軍閥不斷的互相爭奪或控制當時所謂的中央政權。而南北所爭者則為長江流域及東南各省。這個局面一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才出現了一個表面上強力統一的局面。然而在一般的觀念中始終難免南北之分，使得國家在精神上總有南北兩個中心，十九年中原大戰，不能說與此無關。

在國民黨統治中國二十年的歲月中，中央的軍事力量真正到達河北只有過三次，第一次當然是十七年北伐成功；第二次是長城戰役以前一個時期；第三次是勝利接收。除了這三個時期以外，北方軍政大權始終是直系（西北軍）、奉系、晉系三種勢力的馬燈，南京利用彼

此矛盾，遙遙控制。北政局在北伐以後的動盪不安，這又不能不認是一個主要原因。我們簡單說這一篇綱領，大致如下：北伐成功，晉系軍取保定，接收京津，商震、徐永昌先後主冀。十九年中原大戰，閻馮失敗，東北軍入關，又有王樹常于學忠兩任主席，以至於九一八事變。被山西排擠出來的商震，在冀南解決了西北軍的右友三部，以三十萬軍的實力，再謀河北政權，一方面有京買好，一方面有日本勾搭，於是擠走了王樹常，再登河北政壇。長城戰役以後，西北軍系的宋哲元，挾喜峯口戰役的聲譽，擁兵十萬，照商震的辦法又擠走了商震，成立冀察特殊化政權。蔣清溝事變之前，又將主席一職讓給他的部下馮治安。抗戰發生後，河北首先淪陷，八年西北軍手中，由馮治安而鹿鍾麟、而龐炳勳、而馬法五、而孫連仲，以迄抗戰勝利。勝利後，連仲又在河北呆了兩年，因沒有做為，失地折兵，於是晉系又來了司令，楚溪春做主席，以察綏晉為基地的傅作義，現在已經將重心移

到平津冀來，這就是現下北方的局面。觀察整體幹部東來以後，很想與地方勢力結合。既是整體，旁人自不易插足，就是中央在華北的關係人等，也不能不過事讓三分。可是另一方面，察綏幹部，實既不高，量亦不大，實與想撐起這個新派戶，與地方國民黨各派系勢力結合。所謂實施一總體戰一，所謂團結人民，第一步是團結國民黨各派系及地方勢力，雖然他們早已失去了羣衆，他們的身份還可以做投傅作義的資本。

說到北方國民黨各派系，可以說應有盡有，不過特富地方色彩，而在直中奉、晉三系實力更迭中，奉、晉三系實由於領袖乏人，搖擺不定，除了張厲生躡着他心的華北黨部就因此瓦解了。新中人士紛紛轉入教育界服務，在當時各中等學校中佔有相當的勢力。當時新中左右不黏，表面是一種獨立不黏，而實際上是一附於商震的實力。商在經商時，就與新中系國民黨員合作，到河北後，來往更密，（商祖籍是紹興，落戶保定已兩代人，兩任河北主席幹過，後北方已無可圖，於是歸還祖籍，自稱浙

君就是一位搖擺不定者的典型。當在北伐成功前後，汪精衛的國民黨左翼——政組同志會已反逐漸抬頭發展，他是反對當時的所謂中央。在北方政組的老將有王法勤，後起之秀的有顧孟餘，還有現在的北平市長劉瑞華，河北社會黨主席張清源，實力相當雄厚。張清源既不贊成當時的中央，把持着與政組派合作，把持着平津冀幾個黨部，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當時蔣中正北巡，專車到天津，市黨部委員並未去接迎，而是在專車上打電話到市黨部，要市黨部各委員到車上來聽訓。意思是說他們前來，他們事前已經聽到了風聲，於是當警警色圍時，蘇蓬仙、楊希亦舟、于紀夢一舉就逃過，於是中央派來整理華北各省市黨部，以新中社為中心的華北黨部因此瓦解了。於是他們更加擴散了。傅作義之來，想把他們收容起來，他們也安土重遷，思依傅以不能生根。一戰社與代表CC的「戰社」與有代表CC的「復興社」在北方活動，搞出了新學聯，但是力量還是表面的，隨着抗戰炮火而散了。隨着戰期間派來北方搞黨團工作，青年團代表復興社，黨部一系就變成了朱家驊派。勝利後他們從地下鑽出來了，他們確乎是在地

（下接第十頁）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打開地圖看天下大勢是最明顯不過的，東北整個完蛋不打緊，面對華北的威脅却夠受了！官方也不諱言，林彪部屬已有好幾個縱隊入關，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承德、保定一轉進——於前；山海關、秦皇島一撤退——於後，於是，平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雖然，一度有人甘冒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本來，在這亂與解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因此，南歸的人，爭先恐後，頓成風氣，外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的故都」了！

南歸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汽車，半時可達，城中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染。此時，正當嚴冬來臨，樹木多成秃枝，小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着一片蕭殺的景象。表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騷擾隔得遠遠地！然而，由於某些事實出人意料，才刺激着部分平日優哉游哉的上層階級。清華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內中不乏豪門大享的嬌兒愛女，還在濟南告緊，有人曾作萬全準備，一到瀋陽陷落便紛紛告假南歸了。大概前後走了近百，以粵滬兩籍居多，大都是幾封快信，幾個電報召回去的——這個時期的電報信件突增，郵電報整日忙碌不停。可是，也有違抗家庭命令的例外，某女同學家中連來四個電報，叫她「速返」，她一直未理，後來，做家長的反倒同意女兒的見解了！

大半的同學都是依賴公費吃飯的，說走，袋裏總得有錢，至少兩千圓的旅費決不是一個窮小子吃得消的。所以，縱使想走，經濟的條件受了限制，無法走動。但是，這種其可奈何的人極少，絕對多數有着這麼一個共同的想法：「這是一內戰」，不是「抗戰」，不管你是截亂也好，他是解放也好

與抗戰的性質絕不相容，天下沒有完不了的戰爭！這是屬於「學業至上」者的觀察。還有少數人，他們希望藉此機會看看那一邊究竟實情形怎樣？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麼可怕？有些人說的那麼可愛？

這可以算是一種進步，今日的大學生並不專嗜書本，他們還注意與他們有關的現實諸問題——實際，欲想擺脫，也不可能。尤其在這新舊交接的時代，每個人都急須獲得對現局的認識和了解。這情形只裏看看，便不難解釋。每天上午十一點左右，正是城裏的報紙刊出的時候，那裏，早有人在等候着。報剛攤開，一個緊貼一個，腦袋拼命地往裏鑽，那種緊張的情緒，實在是很複雜的。還有一個現象：便是看「世界日報」的人多；看「華北日報」的人少。到了下午三點鐘，視線又轉移到了當日天津「益世報」。前回會有一段時期可以看到兩天之前的香港「大公報

，擁擠的人更多了！個子大一點的簡直是以排山倒海的姿勢搶「看」，豈在水門汀裏的報架，經不起重壓，塌個過兩次。大家深信外國通訊社比「本報專電」強，比「中央社」更不必說了。幾種新折局勢極為詳盡，對不偏不倚的刊物，像「觀察」——「展望」在一般人眼中也是很吃香的。此外，偶然在民主進軍兩邊發現幾段「進軍的聲言」，也常成爲行人注目的資料。

「跑啦！」教室裏的座位愈來愈空了！教授拿着名冊叫着：「×××」、「×××」、「×××」……「那裏去了？幾堂不見上課？」「堂下默不作聲，相互而笑，彷彿有什麼秘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一句流行的口語，真的不少的人跑啦！好多怪熱的面孔，熟悉的口音，忽然相繼失蹤，如果仔細打聽，知道的人，他會毫不驚奇的告訴你：「跑啦！」這現象，其實早在七月大連不外乎：北平是文化古都，沒有軍事價值，無

日更厲害罷了！有的固然大戰門可能，即便圍困時間亦不會太長，況且遷校對學校的損失太大，兩年復員，辛辛苦苦，難離離開這美好的環境呢？

這一次（十一月廿四日）教育部督學黃會燾來平，與幾個國立大學的校長「正式」交換意見，談了幾個鐘頭，未得要領，各校長不贊成南遷，報上的記載是因爲「在傳作義總司令指揮下，華北局面甚爲安定。」然而，黃督學却又說：「在過萬一時，政府爲保持民族文化，決盡全力設法搶救！」「救」之旨，不難揣摸。除非，有一天平津不通，海路阻塞，造成一個既成事實。（那時，可能用幾架飛機帶走幾位正統教授和一頓重不過半斤的關防，來一個「象徵式」的「搶救」！）或者，林彪按兵不動，戰事膠着，平津一時苟安。否則，政府白白地將這些「在國際學術上享受盛譽」的大學，拱手送給對方，恐怕沒有這麼慷慨！

將來——不會太久，如何演變，事實之前，不致留下判斷，只是人人都在爲未來的日子打算，全校的膳團，主

食一律改吃混合麵，意識到一天將比一天艱苦！另一方面，富於動亂經驗的父母，正趕着替自己的兒女匯來不少的錢——該叫做應變費吧！現在的人都聰明極了！不惜高價即將金圓換成美鈔，或是銀元，放在身邊，以防不測。同時團練的也不少，自治會推動的「儲糧運動」，成績頗佳，截至目前爲止，儲蓄部超過了六百個戶頭，存糧兩千餘，然而，差理想的數字尚遠（計劃必須留存三個月之食糧。）

世界變了！今日二十多歲的人，彷彿都經過一番磨練來的，應付危難，滿不在乎，代替張惶失措的是安之若素。這緣故，說他飽經世故也對，說他時代賜與也對。可不是嗎？運動場上不是一樣跳跳蹦蹦麼？課堂裏不是一樣聚精會神麼？圖書館不是一樣擁擠不堪麼？……

由他們面部的表情，也許你不能感覺什麼，聽他們的歌聲，從一跌倒算什麼？而一如今世界大不同！「更別以爲他們已經變得消極。如果他們有機會，與你在生活方面多多接觸，你會驚奇：在這烽火邊沿，還有這麼一羣不同凡響的年青人！

（十二月一日）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S）北四川路一七七二號內，電話：(02)2443
電話：(02)2443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照售價七五折
郵費，款盡通知

觀察航空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
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北平航空版發行所：
台灣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二元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一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

見聞

編主平安儲

卷五第

THE OBSERVER

期七十第



觀察
通信

局勢又臨緊張階段
華北大戰前夕烏瞰
危世感典(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論政治變動

兩次幣制改革中之技術錯誤
狂瀾

一個面臨毀滅的世界
外論選擇
爐邊天下

Aldous Huxley

陳仁炳
徐毓枬
劉緒貽

費孝通

論政治變動

一 政治變動的法則

人心浮動萬狀，大局愈趨愈下。中國正面臨一個清末以來未有過的空前的政治變動。無論以變動的範圍和規模言，或以變動基本原因的深度言，這個變動都遠超過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局面。首先我們得認清目前這個變局的基本重心是政治的，所有軍事上的失利，其基本原因固是政治上的失敗，所有經濟上的亂象其基本導因亦是政治上的錯誤。本來，依據社會學的看法，政治變動不過是廣泛的社會變遷中的一面，各時代的社會變動本不一定着重表現在固定的任何一方面。路德馬丁的時代宗教變動站在最前線，英國的產業大革命中，經濟變動推動其他一切變動。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以談歷史的眼光來看，正進行在我們眼前的，首要的却是一個根本的政治變動。在理論的經濟主張上，對立的兩大勢力並沒有太大的歧異。政治延長為軍事，進而表現為雙方戰力的優劣和有生力量的消長；政治控制着經濟，進而表現為幣制金融的混亂和人民生活的破產；政治影響人心，進而表現為今日普遍的社會混亂，人心浮動，民心喪盡。

冷靜地分析一下，一切政治變動的背後都是有法則可尋的。政治變動的造成，不起於一朝一夕，「其由來也漸矣！」政治變動的發展，也有種種跡象可以逐步按察。最後，政治變動的歸宿，亦有可以預測的方向。美國社會學家 L. J. Cairns 曾分析一般社會變動的過程，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為紛擾階段 (Disturbances)，第二為危機階段 (the crisis)，第三為調整與適應階段 (readjustments)。看今日中國政治變動，自亦不妨運用同樣概念作為分析的工具。粗略的說起來，今日政治變動，其種因遠當在一九二七武漢分裂時算起，近亦至少在年前政協會議的破裂，以及一大黨(點綴着二小黨)召開「國大」時起。兩三年來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動盪不安，青年學生對現狀的不滿，其總的契機即在這一點上，這是了解今日一切糾紛的關鑰。近兩三年中一切政治上的紛擾不安現象，最後結晶為總動員的宣佈和正式「戡亂」的進行，還可以歸納為變動的第三個階段。目前已至雙方作你死我活最後爭搏的時機，政治危機已快達到頂點，不但戰火類於白熱，即財政經濟金融生產教育文化各方面，亦瀕臨一種生與死的邊緣。至於將來總結局如何，在朝野上下紛紛搬運逃生各自為計的今天，很多人心目中還只有一個很渺茫的輪廓和猜測，不過的，天下沒有一個不結束的變局，「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們的政治變動恐怕遲早也會有由第二個階段轉入第三個階段的一天。筆者在本文中，想對於現階段政治變動的來龍去脈，作一番簡單的分析

二 一步錯步步都錯

今日政治變動，上文提起過，應以政協的失敗為契機。政協的失敗，這一邊說是由於那一邊搗亂，那一邊說是由於這一邊搗毀，這個是非自有歷史家去下定論。我們在此時此地可以說的是：在那個時候，巨大的政權持有者的集團，因為一念之差，錯失了別人和自己的力量，可以護今天的尷尬局面。還政於民，而缺乏決心和自己造成三年，以讓步而不讓步。正當曹萬的名劇雷雨裏面大家都熟悉的一個角色特待，對她女兒四鳳哭着說的那一句話：「一步錯，步步都錯！」

一個錯誤產生更多的錯誤，是依循這樣一個矛盾發展律進行的。一個錯誤產生更多的錯誤，是一個矛盾之中又包含小矛盾，一直到全盤政治無一不是處，令人與觀止之嘆。試以「選政」為例，因為要「擴大政府基礎」給美國看，不得不來個三黨聯合，於是鬧出中央提名啦，簽署提名啦，黨派互讓啦，甚至鬧出「拾箱」一絕食，「一大串話聽了，令人啼笑皆非。再以半年來的經濟措施為例，不改幣制不得了，改了幣制也還是不行了，壓低外匯率不好，提高外匯率也是不好，縮緊工貸不行，放寬工貸也不行，不提高公教人員的待遇過不去，提高真正能對付生活的水準，國庫支絀起來，還是個過不去。限價政策失敗了，取消限價政策却並不能解決問題。不交出這點金銀不能保持些許信用，交出金銀還是不增加增信用。即在這兩天全國存兌金銀的情形來說，原說無限額兌出的，現在好多地方每天只限兌三百人甚或一百人，數量上本無限度的，現在至多只能兌出兩甚至(如漢口)只許二兩。這麼一來，當初許可人民自由兌換金銀的原意完全失掉了，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少數搶兌的「黃金」與維持秩序的警察之間的無意義的糾紛，早已離開「穩定金融」的題目萬里之遙了。自八一九限匯改幣之後，在上海方面首先突破限匯壓力作為飛漲現象的導火線，一般都說就是烟稅的加額。香烟一漲，於是百物隨之飛昇，限價政策終於不得不宣告失敗，新幣制一再宣佈修改。這是政治矛盾的很好的例子。要知道財政部為應付戰費支出，減少鈔票膨脹，增稅所必行。加了稅物價固然要暴昇，不加稅的所謂政治稅收，通貨膨脹，結果物價還是一樣要暴昇。這就是所謂政治稅收，必然的發展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即以通貨膨脹問題來說，大報載上海銀行公會發表的一個意見書裏面推測，金圓券在最近四個月裏面，可能要膨脹到二百三十億，這就等於於八一九的一百倍！這就不得不任令通貨膨脹，既任令通貨膨脹就不得不坐視物價作直昇式的高漲。結果是人民更痛苦，天下更「亂」，政治上更接近最後最大的危機。

再以一般人民說，這種種種的搞下去，如樊弘先生在中建一卷九期說的，「政府發行的大鈔越多，物價漲的越高。物價漲的越高，公教人員的財米油鹽越感不足。由是公教人員越要貪污，小官越要賤賤，人民越要向左轉。」這是政治矛盾發展的一幅活生生的圖畫。

三 危機一發不可收拾

在一個港口裏，每逢有風暴侵襲的時候，市民可以看見風

陳仁炳

球的警號。我們這幾年看見的政治上的風球太多了，學生心理的普遍的，各地的反飢餓運動，公教人員的爭待遇表示，各種不安和反常的徵象，甚至在黨權政黨的內部，也明顯的表露過很多反對和不滿的情緒。這都是明眼人不會輕易忽略過去的預算。愈是施用逮捕政策，學生和青年愈對於現狀不肯屈服，凡此現象，有識者均當認爲時代動向最彰明的朕兆。由微可以知著，由現在可以觀未來，由此起彼落的各種不安接近危機測斷大局的可能的動搖，和權威的可能的傾覆。歷史告訴我們，政治上每一次要接近危機爆發之時，此種風暴前的警號，各樣預兆性的紛擾不安，在數量上一定愈來愈加多，在性質上一定愈來愈嚴重。到最後，一點風聲鶴唳即可發生極大動搖作用。辛亥的前夕，民間充滿不滿情緒，武昌半夜一聲槍響，全國大局轉動。秦勢就衰，陳勝吳廣之徒登樓一呼，全局形勢頓轉。歷史上此類例子很多。從不安微兆的陸續出現起，以至愈來愈嚴重的警號，經過一個危機之最後爆發，其間可以問不容答，輕瞬步入另一階段，亦可以拖延周折，經過一個長期的難產才生出新局面，歷史給我們的例證殊不一致。究以中國眼前的鮮活的歷史，更不易遽下結論。不過我們在這裏特感興趣的有兩點：其一，在過去掌政治之權者作了些什麼來消弭或消除政治上的大危機及其各種朕兆？其二，在過去背後，今日政治變動的根柢究竟是什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看見的答案是頗爲叫研究現代政治的人失望的，因爲太欠精采了：當軸面對如此重大的危機，二三年來作了些什麼？除了枝枝葉葉的應付了一些臨時問題以外，我們很難看見一個根本的政治或經濟的長期政策。事實上，在基本政治矛盾上面，任何長期政策也不可能。每逢事到臨頭，就頒這樣一個治標的緊急措施，那樣一個醫頭醫腳的臨時辦法。兩年以來，大家對於這一串的一以萬變應不變的各種緊急措施是太熟悉了。所謂不變的「辦法」的基本政策，所謂萬變的各種急時抱佛脚、修補了又補、補了又修的「辦法」。最令我們佩服的，是當政者有一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的本領。政治根本不去過問，而關於枝節（例如禁舞、中學男女分校、禁口紅絲襪之類）的法令則特別多。一兵已渡河，而一朝議一還在熱烈的討論提倡國術以及勤儉運動精神動員一類的案子。有許多與政府宏旨無關，而予民間極大不便的辦法，大可以不必須行的，但終於頒行了；有許多多政令，明知辦不通的，也勞民傷財地辦起來了。這是我們觀察政治得到的一個印象。有人簡直感覺到，歷史上很少一個威權，到了政治危機四伏的時候，還能如此好整以暇地有這麼多精力在小題目上作文章。

關於第二個政治變動的性質的問題，本非此處所能詳論，因爲欲論中國政治變動的性質，先需明瞭今日中國社會及其變遷的性質。中國社會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孫中山先生且不客氣地稱之爲次殖民地社會。由於半封建的特性，中國今日的政治變動顯然

兩次幣制改革中之技術錯誤

徐毓柝

在消耗性的戰事延續情形之下，無論想什麼好辦法來籌措戰費，人民的生活程度總要受到威脅，——除非全部作戰物資（包括糧食）都由國外輸入，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砲火對於國內人力物力的破壞與毀滅，還是出在本國人身。如果在這種戰爭情形之下，還不根據有錢的原則來使財政收支平衡，而用通貨膨脹等惡劣手段來籌措戰費，則更引起嚴重的社會不公平，違反社會正義，愈是負擔能力小者，其生活程度之降低愈烈。這兩點經濟常識，經過幾年來經濟學人之闡發，想已盡人皆知。因爲衆所周知，故本文不擬從這兩點來檢討八一九以來的財政金融措施，雖然從這兩點而論，這些措施一無是處。本文是低調的，目的在指出：即使在惡劣的戰費籌措原則之下，如果執

與大多數人民的社會地位的升高有關。亞力士多德說，一切革命的基本原因都是爭平等的要求。（政治論，卷五〇）自民國以來，雖有有遠見的政治家如孫中山倡導於前，可是從來沒有一個政權真替老百姓作了些什麼。目前雙方的搏鬥，在經濟理論上，一方標榜的民生主義，另一方也並無意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雙方之間，甚至也不是如一方的宣傳的一兩種生活方式的鬥爭。然則爭點何在呢？爭點似在人民地位的真正尊重。這爭搏的結果，誰能爭取到方面，誰得不到人心，誰就可以得到勝利。這句話應該可以算做公正而穩當的吧，因爲雙方面誰也不會肯承認這是指着對面一方說的。這政治危機到來的一剎那是可怕的：一切轉換得很快，一兵敗如山倒，在短時期之內，民心士氣完全崩潰，一紀律（morale）蕩然無存，下級不肯用命，服從變爲反抗，權威倒塌下來，芝加哥大學的 Meriam 教授這樣地描寫政治突變的情況。（見所著一系統政治學）三五頁）我們是否生當如此一個「盛世」呢？

四 變動中人民自處之道

幾句尾聲：在這空前的大輾轉大變動當中，人民應如何自處？交戰雙方對「人民」應持何種態度？略綴數言以作結束。當然，問題這樣提法，本身就有些問題。人民實際上已經參加在這大的爭鬥中，或至少被動地捲入潮流裏，被視爲魚肉，被用作工具。多少家庭拆毀，多少家庭拆毀，如果付出這樣大的痛苦的政治代價之後，大多數人民仍不知道是爲的什麼受苦，那就可惜了。慘痛的代價至少應該換來政治上永久的覺醒，這也是知識份子當前的課題。

其次，在變動中我們應該力持鎮靜，避免無意的庸人自擾式的搬動和逃奔。近來在上海顯然有人在有計劃地散播各式的不近情理的謠言，說將來要如何如何云云。對於這一個「耳語運動」（Whispering Campaign）實在有加以戮穿的必要。

最後，國人應該在動亂中多分出一部份注意及於將來中國的建設問題，因爲今天確實不是如某些宣傳家所希望我們相信的，中國國運的終了，而應該是更踏實的一個政治生命的開始。變動充滿艱難的痛苦，但痛苦應該帶來快樂。此外，對於「交戰團體」的雙方，我們希望他們對於老百姓的權益、身家、財產，有點最低限度的顧惜，不要拿出連國際公法都不容許的手段。歷史中中國人民遭的「劫數」夠多的了，至少這一次不要又成爲一場無意義的犧牲砍殺。廿世紀的政治變動，原不像歷史上「一姓一朝之爭」。今天世界上的政治變動，多數是有意義有方向的。

行技術稍爲高明一些，一般老百姓還不至於痛苦到這地步。而這些技術，是應該可以想得到的，可以辦得到的，其不想不辦，因之更無可辯說。

二

先從八一九幣制改革說起。爲公平起見，我們得說，幣制改革之時機不能算太壞，在八一九以前的兩週，物價奔騰，市場混亂，不變亦不能收暫時穩定之效。觀乎善良老百姓之踴躍將金銀外幣兌換政府，以及改革後二三週內之物價無大起伏，可見人心厭惡變亂，企求穩定，即使不能有全面的穩定，局部的限於經濟方面的穩定亦有勝於無。這種心理對於政府是最有利的，在政府債信不太好的時期，人民對於幣制改革居然有如此良好反應，無寧說是奇蹟。即使政府是代表特殊利益的，不肯損及巨室，即使在如此壞

前提之下，在技術方面還可以做一些事，使得預算平衡一些，使得物價漲勢緩和一些。

以下兩件事 筆者認為應該在幣制改革令頒佈時同時實行的： (一) 國營事業價格立即調整，使國庫不再因貼補國營事業營業虧損而增發紙幣。在八一以前，國營事業之價格一向落在一般物價之後，所謂國營事業價格領導一般物價上漲者，至多是由於心理因素作祟。八一以後一個極短時期內，人心觀望，不太浮動，在此時期內國營事業如果漲價，對於市場之心理刺激最小。政府却想不到這點，硬着頭皮維持八一時價格，弄到一個郵局忙了一天，所入還不足十元；坐幾百公里火車，還不及市內乘短一段三輪車之代價。等到這段心理安定時期過去以後，那時倒真不能隨意漲價，倒真會發生刺激作用，於是祇能硬撐，國營事業固然虧累不堪，而由此增發之紙幣，却更助長物價之上漲。

以上這點可以想得到可以辦得到而沒有做，實在是無可寬恕的。有人會說這太細枝末節，東北一地之濫發本票，而國內關外又有匯兌關係，其對於物價問題之嚴重，當然遠超過因國營事業虧損而增發的一些紙幣。是的，不過上面說過，本文是低調的，想指出即使在不損巨室之原則之下，技術上還有可改進之處。限制東北濫發本票，核實開支，大致會損及巨室利益，故未在本文檢討之列。國營事業在幣制改革令公佈時即行加價，使其能夠自己維持，大概還不損及巨室吧？當運費上漲時，生產成本增加，一切物品都要略貴，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如放棄硬性的凍結在八一水準，而讓各物參酌實際的運費增加而一次提高其價格。運費在貨價中所佔比例，平均大致不太高，任其一次漲足，一方面使得限價較易維持，他方面減少通貨膨脹對於物價之壓力——起因於貼補國營事業之通貨膨脹。

(二) 在幣制令剛公佈時，即宜為新游資尋找出路，製造穩實可靠的儲蓄工具。所謂新游資，是指因收兌金銀外幣而放出的購買力。金銀外幣，持之不能生息，零星買賣，又動輒干觸法紀，若非幣值日益低落，貯(法)幣極易蒙受損失，誰願持有金銀外幣？持之者祇是為保持幣值(此處指善長百姓而言，大戶極少去兌換)。這種心理應當極易了解，故即使為補充外匯資源需要，金銀外幣非收兌不可，亦宜於收兌之時，立刻為原持有者想新的辦法，保持其新換得的金圓券之實值。此事亦不難辦到，一年餘以來，經濟學人頗有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債券者，經過一年餘的討論，此種債券之理論非難漸告消滅，技術問題亦漸見明朗。說得簡單一些，物價指數債券即物價指數活期存款，今日存入七元，合麵粉一袋(這是八一左右平津市價)，以後無論在什麼時候提取，其本金仍可購麵粉一袋，再加一些利息(此處麵粉代表一般商品)。如果在幣制一公佈時即發行此種債券，其發行及銷售前途是否光明呢？因為實際上并未發行，故祇能設想其結果。人民既肯以其多年來窖藏的金銀外幣，充給政府，表示他們對政府尚有信心，這批人是最佳的物價指數債券吸納人，很可能購買此等債券。實際結果雖不能確切推知，但在人心厭膩物價波動，企求穩定，而且對政府尚有信心之時，發行此種債券，當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心理時機。事實上，在幣制改革後一二週內，有關當局祇看到金銀外幣之源源而來而感覺到滿意，認為幣制改革已告成功，并未想到這種「成功」所隱伏的危機，這種態度，不是利令智昏，便是過分簡單，缺乏經濟常識。

(三) 負責經濟決策者，應當像一個健全的參謀本部一樣，想到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估計各種可能性之或然程度，然後設法對付這種種可能性。負責決策人固然希望其成功，但亦想到如果失敗時如何收拾殘局，故為之作戰計劃有幾套，每套之下還有許多可供選擇的小分支。八一幣制改革負責人却忽略了這點，在「祇許成功不許失敗」口號之

下，忘却或不顧可能的惡劣後果，等到惡劣後果已經開始顯著時(約略從九月末開始)，還企圖用政治力量變幹，變幹如果是大公無私，也還可以發生一些力量，而這點也還辦不到，於是束手無策，拖了一個月，病情益發嚴重。事先考慮不周，既經發覺危機，又未能當機立斷，即刻設法補救，這是第三點技術錯誤。

三

現在再說到十一月十二日起生效的幣制再變革。對於這個新辦法之評價，須看我們就哪一段時間看，又須看我們就哪一個觀點看，而有所不同。

如果時間從八一算起，把這個新辦法和八一辦法合在一起看，則這個新辦法是非常不道德的。出爾反爾，時間前後不到三月，而黃金白銀外幣之收兌價增加四倍；而且黃金白銀之出售價則須同時存款一年之故，實際上增加九倍，對於原先兌兌金銀之人，却無絲毫補償。從其後果看，則又增加了財富分配之不均。以前兌兌者大抵是善良守法不富有的老百姓，現在去收贖者却是比較富有的人士。從出售金銀之效果看，大家又知道其不足久持。戰費支出是無底洞，而金銀數量究屬有限，即使全部售出，而且來購者的確用真正儲蓄來買，購買後不作抵押品向銀行借款後再買，即使如此，如果財政上不能想出更根本的辦法，這些金銀能支持多久？這三者都是較根本問題，但是上文說過，本文是低調的，不涉及這些基本問題。讓我們忽略這個新辦法之不道德性，又忽略其產生財富不均之惡劣後果，更採取極短極短一段時間(例如一二月)，而問這個辦法是否有穩定物價之效？如果有，何以現在沒有發生這種效力？

如果我們不從基本問題來非難他，那末這個辦法是應當可以生效的。理由如下：在金銀價格與其他物價之間，經常保持某種比例關係，通貨繼續膨脹情形之下，其他物價先漲，於是破壞金銀價格與一般物價間之正常關係，金銀變成相對便宜，祇要人民對黃白物尚有信心，人民便將用金銀替代貨物，換言之，由持貨改為持有金銀，即使物價不出圍，亦至少減少對於貨物之需求，於是物價趨跌，於是先期金銀價格與一般物價之間之正常關係又趨於恢復，這就是物價穩定。

何以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呢？有些不能歸咎於辦法本身，如果軍事情勢逆轉，人民都重物資(尤其是糧食)輕金銀，則不必有大量交易，物價即會哄抬得很高。但除此以外，技術不良也是原因之一。技術不良有兩方面，第一，沒有把金銀按時按需要運到指定地點，第二，兌換手續太麻煩。關於八、九、十、十一月全國各地收兌金銀外幣之統計數字，現在已很具備(參閱中央銀行金融週報第十九卷第二十期，卅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我們不妨暫時假定：各地要求兌換金銀之數，即其先期交出之數，而在這十天(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準備時期中，把這些金銀運達指定地點，不至於實行兌換還沒有幾天，即行告罄，一經告罄，「自由價格」立即高翔，聯帶着其他物價。這是第一方面之技術不良。至於第二方面之技術不良，也是不必要的：先開立存戶，然後再收入同額金圓券，兌換金銀。整套複雜手續之目的，祇是名義上仍維持金銀價格祇上漲五倍，而實際上却上漲十倍。我想這點「面子」是大可不必裝的，手續可以簡化得像以前收兌時一樣，見金圓券就兌出，兌換率改為八一九時之十倍。為達到財富分配平均目的，最好憑身份證購買，而且購買量有最高限度，但為收縮通貨着想，應該無限制兌出。如果為達到財富分配平均之目的，何必採如此惡劣手段呢？

總之，事先考慮不週，遇事手忙脚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醫不徹底，這付機構實在需要徹底檢查一下。

狂瀾

劉緒貽

近來大局在劇烈變化之中，一切好像是很動盪很混亂的。不過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也可以在這種動盪和混亂之中，看出一些明顯的動象來，這種動象之一，便是我們本文所要說的由近來人口流動所形成的一種可怕的狂瀾。

我們只要是留心近來報章雜誌上的報導，便可以看出，近來由於戰局的轉變，我們各大城市的人口，有一種急速流動的情形，比如由長春到瀋陽；由瀋陽、錦州等地到平、津；由平、津、濟南、以及其他華北、中原各城市到上海以及其他長江流域或長江以南各城市；又由這些城市到香港、台灣、甚至於美洲、非島等地。總而言之，是由北而南，由國內而國外；由「解放區」到非「解放區」；由不安全而不能享受地方到安全而能盡情享受的地方。

其實，由「解放區」到非「解放區」的人口流動，是內戰開端以來便起始的。不過，從前這種流動是比較細微的，緩慢的，不顯著的，由鄉村到城市的；而近來則變成巨大的，急速的，顯著的，由城市到城市的。

二

從這些流動的人口的身分說，除了學生公教人員以外，大都是達官貴人，尤其是貪官污吏，以及豪門、富商、大地主和他們正式的眷屬及僕從等。我們試一分析這種人口的特性，大約有以下幾點。第一，從經濟的立場說，這些人都是只消費而不生產的人。雖然消費的力量，因各人身份而不同，（比如姨太太的消費力量，當然比流亡學生的消費力量大些。）但其為不生產而只消費則是一致的。所以一個社區，增加或減少這一種人，尤其是驟然的增加或減少這一種人，便增加或減少這一個社區的負擔。具體的說，「解放區」驟然的減少一大批這樣的人，所以「解放區」減少一大重負擔；政府控制的區域驟然的增加一大批這樣的人，所以政府區增加一大重負擔。第二，這些人之中，只有少數人，也許是極少數的人，是誠心要追求所謂「思想自由」的，然而大多數的人，都是怕留在「解放區」裏受清算，（如貪官、污吏、豪門、漢奸等）或不願留在「解放區」勤懇工作并稍為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一個社會增多了這種人，這個社會的政治會變得腐化些，惡化些；工作會變得缺少效率些；意志會變得消沉些。一個社會減少了這種人，這個社會的政治會變得清明些；工作會變得有效率些；意志會變得昂揚些。

由上面這兩種特性所產生的作用還是比較消極的。另有兩種特性，使這種流動的人口在被流入的社會中產生更積極的壞影響。第一是這些人多半會欺侮人民，加深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嫉恨與鴻溝。我們讀「觀察」五卷十三期「瀋陽失守的尖銳報告」，想像那些從東北「規搜」（諧接收之音）數年，仗勢凌人成了習慣的貪官污吏，而今大批的流到政府後方，有錢有勢，不啻虎生翅，我們能希望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何況，有錢有勢的人，是到處成夥，「官官相衛」的呢？一個從濟南逃到青島的人描寫

他親身的經驗說：「青島，……對我沒有發現什麼留戀的地方……相反的只是一些不快人的感覺，中國老牌純粹的人事關係，幕後活動在這流亡的羣層中，……同時一登斯土，身份階層又給鮮明的劃分出來了，這些給予我們這般低級流亡人員的是不能算怎麼好的一種感覺」。（「自由批判」一卷十期）其實這還是稱得上流亡「人員」的人的經驗，至於一般人民所受流亡人口的欺侮，則更有甚於此者。「觀察」五卷十一期讀者投書欄內的「政府、學生、百姓」一文中說：「他們（流亡學生）光臨後，老百姓的橘子、柚子、甘蔗、蔬菜、竹子、花生、雞子，……都被他們搶光、吃光、殺光，不但不給錢，（當然亦有好學生給錢）時常還要打罵老百姓。城內的舖子，不知給他們搗毀多少家了。十天前，聽說打死了一個坐汽車的客人。最使人寒心的，他們却集體強姦過三、四次（也許不至四次）婦女，其中一個孕婦，在輪流強姦後死去了，還有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女孩子，也被強姦了。弄得本地百姓怨言載道，敢怒而不敢言，看到了學生，莫不遠而避之。」我們讀了這段文字，雖然同情流亡學生的窮困，能不更同情受他們欺侮的老百姓嗎？固然只是少數流亡學生如此，我們希望知識青年將這種傳統讀書人把老百姓不當人的意識與態度完全肅清，因為這種意識與態度，是招致目前動亂與顛沛的重要根源。話又禁不住說遠了，其實我們這裏只要說明，近來政府區中驟然添了大批流亡人口；而這種人口的行爲，又在加強一般人民對於統治階層的怨恨，大大減小人民與政府間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種能產生比較積極壞影響的政府區近來添加的人口特性是：除了學生與少數低級公教人員而外，這些人大都是很有錢的；也可以說是擁有大量游資的。在目前這個通貨膨脹的時代，握有大批游資的人到了那個地方，那個地方的物價以及整個經濟便會受到深刻的影響，前不久的上海和武漢，便是很好的例子。物價上漲引起生活困難，生活困難引起人心浮動，人心浮動引起整個社會不安定。根據許多報導，東北各大城市的腐化，一部份是吃了游資作祟的虧，目前政府區的各大城市內，除了原來的游資以外，到香港、美國去的人，帶走了外匯，吐出了大批游資；從「解放區」或戰區來的人，帶來了大批游資，這些游資作起祟來，政府區加速度的腐化是必然的。

三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目前人口流動對於「解放區」與政府區不同的影響。這些流動的人，不是社會的腐蝕菌，至少也是對於挽救大局無用的人。一個社會之中，這種人愈多，這個社會一定愈腐化，愈癱瘓，愈接近崩潰的邊緣。政府之中，也未嘗沒有腦筋比較清楚的人，可以看出這種人口對於政府區的腐蝕性與負擔，但「兒女情長」是人之常情，既然這些人大都是政府的眷屬、族人、戚親、朋友，多年培植的門生幹部，及其他各種有關係的人和他們的眷屬；換句話說，既然政府的基礎是建築在這些人之上，所以政府實在也沒有辦法，也不忍制止他們，不朝着安全而舒服的地帶流動。何況政府高級人員既然把太太、公子、小姐等送往香港、美國、又如何好意思叫人

力量等，擠上飛機、輪船、火車、汽車等等，形成了一股逃難的狂瀾，任何人也抵擋不住。不過，他們從前既然腐化了東北各城市，使十三個精銳軍變成廢物，自然他們也會腐化上海、漢口、廣州、台北等，使守衛這些地方的精銳軍隊變成廢物。這是社會力。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深知這種力是人性對於文化，尤其是對於社會制度和風氣的反應，一經形成，是很難扭轉的。而且在短時期內，尤其是在有外力壓迫之時，更不是一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扭轉，只有日加深重的份兒。搶着逃難的人，明明看着船已過重，再多加一個人，只不過是增加這個船沉沒的速度，但能夠擠上的人，仍然向上擠。愈擠愈增加船

的危險，愈危險愈擠，不到同歸於盡不止。向上海、廣州、台灣跑的人，明明曉得（也有一定曉得的）上海、廣州、台灣這種逃難人口的增加，會加速上海、廣州、台灣的腐化和崩潰的過程，但仍然加速度的向上海、廣州、和台灣等地擠。愈擠愈危險，愈危險愈擠，不到同歸於盡不止。有些人平日不大寫時論的文章，不貢獻什麼方案和辦法，就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種既倒的狂瀾，無法回轉，至少是不易回轉；而在這種狂瀾未轉之時，一個方案，一種辦法，都好像是投向大海的沙粒，不會起什麼漣漪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瑤珈山

一個面臨毀滅的世界

Aldous Huxley

A World Faced with Destruction The Listener Nov. 4, 1948

（赫氏訪問達文坡（John Davenport），就便與之討論他的一本近著。下面是他對達氏的談話）

我最近在美國出版的 *Ape and Essence*，是一本篇幅很短的書；它是關於人類將來，或一個假想的生物學與原子能戰爭以後的世界的一種推想。書中的故事大略如下。我假設一個多少遭受了重大摧毀的戰後世界，我們在這裏所看見的，是一個科學遠征隊從新西蘭降臨，在加尼福尼亞海岸尋找油田。這遠征隊之所以從新西蘭來到，因為這裏是現世界上還來不及摧毀的很少區域之一。遠征隊在此尋找羅斯安吉爾斯（Los Angeles）的遺跡；本書故事即是這些科學家之一，從住在這一龐大城市餘燼中的一些奇怪野蠻人那裏所得到的一些事實。故事中的詳細情形這裏不必提，不過，一般說，這些被保存者的主要特徵則是如此的：他們起初人數非常稀少；而且大部份的孩子，由於輻射線使生殖細胞內部發生了變異，被生下來就有遺傳上的缺陷。這裏有一種兇暴的宗教信仰，其中有一種儀式是要以這些生下來不完形的孩子們作為犧牲。這情景充滿了死的恐怖，它無疑是現代極端進步技術及其對於自然事物不良影響的情形下的產品。

原子能輻射作用給予生理的

影響

我以為這故事的整個情形是不可能的。原子能輻射作用對於生理的影響已是一般生物學者與生理學者討論很多的題目。我曾經看到對於這題目的許多不同意見。有一個困難是：縱使我們在戰爭中避免使用這種原子能，我也不能不認定，它在工業中的使用也是富有很重大的危險性

的。畢竟沒有工業能使之十分穩妥，以致從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而且利用原子能的工廠或船艦，其每一件意外事故不將導致較目前更嚴重的即見結果，而且會發生一種永久性的不良影響。假如這些從災害中幸而保存生命的人不使之節育，則他們或者將攜帶這種有害的遺傳上的突變結果，傳之於無窮久遠。某一定時間的極其比較平常的意外事件，其結果將無限期影響整個個人的歷史。我以為這裏埋伏着一種真正的危機。我不確切知道，我們將如何去避免這種危機。顯然的，假如我們用鈾作為燃料，你可以十二萬分小心的加以防備，但我依然不能想像，我們必然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有一同如此的事。一年半以前，特克薩斯港口（Texas Port）發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當時有兩艘運載硝酸的船失事，結果城市內有一大片區域也着火燃燒起來。也就在這時，我記得，有許多物理學者紛紛發表意見，主張原子能的實際運用首先或以駕駛船舶為最適宜，因為船舶可以大到能夠運載特殊重量的三合土與鉛質所建的隔絕輻射作用的設備。假如這些船舶發生了爆炸，則如我所能想像。必然是一次巨大的摧毀，大的災害將遍及港口四周的所有建築區域，而且有害遺傳上的突變結果也將一代復一代，永無止盡的傳遞下去。

在我的想像中，細菌戰爭的危險與恐怖較原子戰爭的更為厲害。這裏，首先一個問題是如何控制它們。可是實際上，現在還沒有一個可能想像的方法，用以控制細菌武器的製造。就原子戰爭說，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幾個地方出產鈾，這自然使我們很便易於加以注意；而且需要龐大與非常浪費的工廠以處理這類原料。可是在生物學戰爭方面

正相反，只需要價值幾千鎊的設備與一個中常大小的房屋，即可製造所有需要的細菌材料。沒有可能的方法，用以知道別人在從事生產細菌的工作；而且只要願意，即可能很容易的把它傳佈到那裏。事實上，如果兩國彼此相隔甚遠，不恐懼有把自己帶入同一個細菌戰爭的危險，我以為這種情形對於使用它是一個大的誘惑——它將帶來極其可怕的结果。據我所知道，所有現今強國已有專門實驗室研究細菌戰爭的可能性——如何培植有百分之百致死性的微生物細菌，以及分配它們的方法。許多報告實際上已經針對這一題目提出討論。

人們能否因此被恐怖而有某種的警覺呢？這是非常難說的。恐懼自然好比一把兩面有口的刀。你可以恐嚇人們使之警覺，你也可以恐嚇人們使之變成一種毫不在意的驚惶。我一直以為情形將是這樣：假如原子戰爭或細菌戰爭有一天降臨的話，由於全世界大多數人民，已經多年聽熟了關於這類戰爭的恐怖故事，當戰爭降臨之頃，即晚報大標題與遠處無線電廣播宣稱細菌隨時可以被散佈與原子彈被投擲時，我想我們一定會看到一種惶恐的景象，那景象將使下次大戰時由布魯舍爾與巴黎逃難出來的行列較之顯得極其平常。假如一個人去看像紐約那種地方，他便能想像那裏的恐懼將是怎樣。從麥漢坦島到大陸，有三個隧道，這五十英里水程，一座橋，幾百萬人必需在這些通道上疏散。這些人，當其到了紐約的另一面，則他們將發現自己已置身於方數百英里的龐大建築區域中。這情景看來，只要預先有幾年工夫造成了恐怖的心理狀態，你便不必自討麻煩去投一顆炸彈或釋放一個細菌，祇要放出這個消息即幾乎可以毀壞這裏全盤的工業經濟。但我這裏所說的情

形與上述恐怖的兩種結果均不同。我真不知道：是恐嚇人民好，抑不恐嚇人民好。不過事實上他們已經被恐嚇，而且，我想，他們將遭遇到更多的恐嚇。

爲了某種觀念而自殺嗎

人們會真的爲了某些觀念或事物而自殺嗎？我一向似乎認爲：人們對於一件具體事物取得同意是非常比較容易的。舉例說，假如我們把注意力由權力與意識形態純入文方面的問題，轉移到食物或人與環境關係的所謂科學問題

英國並未忘情遠東

大凡一個國家的可愛之處也常常就是它使人奈何不得，甚至難於應付的地方。英美兩國雖則語文相同，性格却因歷史殊異而略有差別。英國是持重，富於現實；美國是衝動，富於浪漫。兩者各有其風格之美，但是現實者不免重利，浪漫者易於用情，重用了分寸，也就會使和他們打交道的人傷腦筋了。歷史上，法國吃虧最大的是英國的過於現實。儘管英法在近代歐洲的爭霸中最後總是站在一起的，但是每次英國在事先却又是抑法助敵。德國戰後的復興沒有英國的容忍和扶植決不易爲功。法國人心裏怨恨英國的無情，有苦難言。德國吃虧最大的是美國。兩次大戰都沒有把美國參加打入算盤，但是兩次都失算了。說德國軍事情報不足似乎太低估了這霸王的能力，原因還是在美國衝動起來難以常情推測。

用民族性格來探討國際關係未免謬而不莊。其實所謂性格云云也祇是歷史的產物。英國是現代工業的發祥地，靠他帝國主義的擴張，一世紀來構成了一個很特殊的經濟體系。富於煤鐵的三島，缺乏自足的食糧和工業原料。他是一個工廠，不能關門自給的。百年來商業經營，在海外靠了海軍的威力，建立下一個龐大的帝國，像一個有租米可收的地主，家內的生活有一半要取給於投資的利息來開銷。堂堂的排場少不得殖民地的供養。這個經過長期歷史所孕育成的基本事實是每一個英國人所身處體會的。英國人自己比喻是個水手，驚風險浪中撐持的同舟夥伴，嘴上一話儘管漂亮，到緊急時，爲了生死存亡，誰會不齊心硬幹。有着帝國的利益作爲目標，利害分明，不易模糊。什麼道義，什麼公理，在慣作生死拚命的人，真是婦人小子之見罷了。乾脆、明爽、固執、持重、不到臨頭不踏風險，

方面，則我的確以爲，國際間的同意有了很大的獲得希望。首先，人及其環境的所有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在不毀壞土壤原則下生產更多食物，從這裏我們易於知道許多關於技術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必爲此而殺死別人。沒有人爲了如何製造硫酸而殺死別人的，因爲我們知道如何製造它；對於這類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可是另一方面，假如你問：最好而又可能的政府形式是什麼？則沒有人知道，而且無論如何，同一答案不能運用到所有的人。所以這裏結果產生了愚昧，任何種理智行爲的方式均代之

——都是這個歷史遺下的性格。最容易明白的是比較海戰和陸戰。海戰沒有多大僥倖可圖的，硬碰硬的，而且主力戰在短期間可見分曉，敗則永沈海底，勝則控制萬里。不像陸地上，有山有澤，可以躲躲閃閃，兩軍會師，也不一定能夠得出全面接觸的陣勢。空間可以換時間，空間又可以分散敵人的主力，運用上變化多，主帥要有耐性。拿破崙都會陷於帝俄的泥潭，和納爾遜遜屈拉佛爾加一役相較，真是英雄氣短了。——英國人的性格是海軍的性格。

美國是個大陸國。經濟自足，關門也可以面團團作富家翁。這是說：這是個退可以守的國家，和英國根本不同。一個倉庫裏常常儲備下一個冬天糧食的鄉下富戶，慷慨不傷生計，他用不着斤斤較量，人情重於實惠。我並不否認美國在這次戰後確有一部分工業裏的大老闆想步英國後塵，做個美國世紀的好夢。但是這個夢在普通人是不太感興趣的，尤其是如果爲了這個「帝國」要美國子弟離開幸福天堂，拋棄情人美妻，遠戍異國，在沙漠裏曬太陽，在冰島上挨西北風，他們是看不出這「帝國」的意義的。何苦來呢？不要以爲大英帝國是野蠻長的鮮果，它是無數英國兒女的血汗建立出來的家產呀！美國的兒女有着現存的樂園不享受，要他們出來流血拚家產，真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呢？（最近居然有人把遠東帝國送出門去，老美還會考慮再四，收呢不收？這真使買辦們弄糊塗了。如果早五十年賣給西邊這個買主，大概買單早就做成了。）

美國的衝動其實也不是他們年紀輕，血氣方剛的意思，而是他們的老百姓平素不太管閒事。生活好好的入沒有事逼上門來不會招惹是非的。若說美國人民政治意識弱也祇有怪他們家業根基好。女人在帽子的式樣上勾心鬥角

以盲目信仰，狂妄主義以及教條崇拜——換言之，一種自以爲是，並因以害人的觀念型態。所以我認定：解脫當前困難最有希望的道路是把我們的注意力，由這些完全不得解脫的權力與觀念型態的問題，轉移到如食物等可能解答的問題方面來。如在目前即切的裁減軍備問題，假如我們開始就討論原子彈，而且假定美國人說：「如若你毀壞十輛坦克車，我就消滅一個原子彈」，情形也許可以不同一點，那麼，我們便有了一个實在的具體基礎，因之可以做成許多國際間的買賣，至少因此有了達成某種相互同意的可能機會。（觀察特約譯者譯）

費孝通

青年人戀愛忙，在日記上排 J. A. B. C. 政治多無聊？像今年這種有關世界和戰的大選，祇有一半選民去投票，不是充分表示他們政治興趣的淡漠麼？但是在他們的把大權構中，民意却又是最後的決定者。在平時，這些人的政治權交給各級的政客們去玩弄，但是偶然醒來，大事找到了他們頭上，他們却要顧問起來了。臨時的關心，對於問題的結縲還沒有弄得清楚，所作的決定，也就不免帶着感情色彩。老美有着他們傳統的成見，這些成見有時和短期的利害打算不太相合的。於是被認爲浪漫成性了。

向美國打交涉的困難也在此。祇是和巨頭們講利害是不夠的，還得造成民間的空氣，至少得避免許多美國的忌諱。譬如美國自己儘管種族不平等，儘管民主不夠標準，儘管也有帝國主義的野心，但是他們的成見是討厭這些忌諱的。你天天捉學生，殺異己，嘴上說自己民主，他們會覺得你在侮辱他們的偶像。美國官場固然也不是太清白的，但是借了人家錢，下自己的腰包，又會引起他們的反感。更重要的，美國最重要的傳統是在尊重自己，一個搖尾乞憐的走狗，他們會厭惡，敵對他們的流氓更爲引起他們的恨毒。美國人民確是會上當的，譬如大老闆們爲了自己利益要去爭霸歐洲，但是他們却還是不能不用「復興」「救濟」「那一類好聽的名目去說動他們老百姓。就是反蘇也得借「民主」「自由」一類的口號。杜威的慘敗主要還是美國人民不放心他的現實味兒。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美國是個可以自足的國家，退可以守的。他們用不着拚了命來爭利，要他們的錢，要他們的命，還得有個名目，一個超於普通利害的理想。這可以說是美國人民的可愛之處，但是也是使許多人討沒趣的原

局勢又臨緊張階段

觀察特約記者

內局外局撲朔迷離

從內戰的起點，到外戰的爆發，這中間的變遷，是極其複雜的。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技方軍略

在內戰時期，國內各派勢力，如北伐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各據一方，互相爭奪。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更是使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不安。目前，國內各派勢力，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而外戰方面，日本侵略軍的進犯，也仍在繼續擴大。這種局勢，無疑是極其緊張的。

致之時兵清同和一部先死如，殺果兵導。之黃差，團泉等士與隊使不何在和一了三黃上自而僅，兵氣否與人再，人文上性團百期殺現在

是乃第以戰戰說上的期，泛出近一這夜鎮區李區達廣新、殺毅彌進戰有至一輕的的是符變的恰區現廿懸說一達以大三、二十、十新所激黃行事

重與錢心後第南合幻通和的將萬變明達九四期兵余十番一八部烈維，中

像。和訓有條本到格，委傷一黨和軍論對八一，文鬥一。中。利，自地一局輕如幸張以左廿師道僅轄三自軍軍前由帥慘

在現不，件的處在與着中不，與一於年在是獻新擴共國於都國黃影憤和生果的絕四右五八一以之師殺覆一年此部統

這在可吳一。主爭自秋指自共和軍軍致南軍一值中任大中軍國有防之變概人一說結望十翼軍師師身軍八一以沒即夏，引局

起自規軍軍首西共中其防廢能政命當待是家生相能難民壞說目和由馳到踐。等為結一動部各軍埔當戰還不方書決早帥

一定隊處長印文國惡部？容治軍年多家屬活結使以或，擊從前，上然等國合第員主軍命軍年，要能面卷策經部

各九的民心了發件古，也因許工有北說喻的的合國想逃官國各戰線亦有，而政民，一民任設軍校孫思注單，分，作為衆

措。方軍度府十全何條由年各，為力，人，強主軍織各一。聽省官一外律上律律七度關批間適官國。的指軍的人二打

施這確將破區二，讓。出，解自了保實口以迫一事，游日：他取自長愛。須的是和一。係評的當長家四政揮官風格、厲

上不宜校停。裁并姓各境壯放本實踐行的免征與難軍擊起自的戰已以兵六絕，建舉指五，自的而而、治官歷別平承政

；善定入人是。武孫口良隊不的軍，提方全務一更致要動主的的人放他一研此作於生兵別人大家變思過認和共的共的

披選：選家中更團力中號心中時工隊激，面國解致要，執隊隊力衛結，領軍的，必除權軍威，點思希，是國事認治軍照

撫期造軍，對實友國先一軍切向，而改須去切全才主部民堅大和國一後建原中備於已。對使隊就，勒近政的說軍線路公

在都上反反反有進悉已密西這有澤已有相題我的當，作雙從服於嫌本正。度關新容的 一共立他由家有；境况

江會次對對三軍，又切戰和共湖有大對三軍，又切戰和共湖有大對三軍，又切戰和共湖有大對三軍，又切戰和共湖有大對三軍

准一及逃保留項一共由的門前軍南廿戰發近京再選和才或在略政。題隊無何當務共總以起央務發委并次首須加

守衛京滬

東其南算孤已，拚和張硬和瀛和、後關正、陽，有餘軍現他戰的經國作弗的取滬軍期南，很和。是社方實貼在等一真面

下宿經張一單其五一門和，李黃元清張山，南聿末張有前無取放共團僅和。禦否可南信又江能略過軍師的其，東東一

一接時過，三張張說宋黃都伯良泉呢和兩王明前牌幾野訪的過軍如餘再但以則進戰裏其南是一，又近。一分北逃，遇

迫的張了只已五在兩兵良立，宋黃伯義太是洞；張，力數我利李第吃一再極取和出十一第針政來大聞既撰署入而冒會

危世盛典

觀察特約記者

籠城安定與學術高揚

(觀察北平通信)

北平將為籠城，但城內人心安定，學術空寂却更加濃厚，本月份將要到來的盛典，一是本月中旬舉行的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一是將在月尾由清華大學舉行的梅貽琦校長六十歲大慶。四郊的砲聲可能由斷斷續續而更進進了，美國司徒大使主辦的燕京大學首先表示「不受時局動盪影響，本校課業照常進行」。跟着是北京大學教授會表示「本校決不遷校，將來亦不遷校」。清華教授會同時也有絕對不遷學的「硬性決議」。朱家驊部長的代表黃會越，就在這個時候來平傳達疏散的意思，結果雖違肯作內遷的準備，但仍在一搖三擺中。

黃會越可以說是一位有能力的說客，他在說不動華北主要院校之餘，却對東北來的院校作了硬性的表示道：「收復東北不是一個短期間的事，既然是到華北來「作客」，遷到南方也還是一「作客」。既然如來源充足，離戰火較遠

的適宜讀書的環境去。教育部的意思是希望東北大學遷到樂山，瀋陽暨學院遷到長春，長春大學遷到瀋陽，長春大學遷到瀋陽。

北平的各大學的空氣是沉着而寧靜。除了成軍結隊的遠行客外，住在那裏的，却走入圖書館，走入實驗室，甚至體育場上也滿是在鍛鍊身體的人。北大理學院長饒毓泰說，這和抗戰的初期却大大不同了，學生們要求我們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照常開放實驗室與圖書館，我們說，時間已經不夠了，我們再不學習將要沒有機會了。一位文學院教授說，雖然戰爭就在眼前，但大家也都不像知道有這場戰爭似的，就作為不注意的表示吧，所以學術空氣更為濃厚了，北大與清華的兩講是亂世中的安定，反正是亂世中的安定，這種安定却變為對於現秩序的反抗。

十二月十六日起北大有三天熱鬧，把今天六個學院的五十週年紀念，每個時代的校友一律承認來作「北大」人。通過膨脹中，每個人原規定的有五只金圓的獻捐，但無法建立一座校友大樓，只好暫在子民堂友

前的小廣場中，由胡適校長作首次的全國廣播。他將說明北大不是朝的一個政府，而是三朝的一個政府。特別展覽「校史展覽」有一「燧煙文物」，六個學院分別舉行着自己的專題講演。文學院請陳垣講「亂世與學術」，陳寅恪講「一切社會的社會性」，法學院請錢端升講「海外歸來」，實科的各院則分別舉辦討論會，為五十年紀念所付刊的專刊，表示將列入世界學術之林。胡適校長將把他校勤的二百多種「水經注」版本作一次展覽，他却在嘆息，時局太不安定，影響了他打算在本年底結束的這件工作。他却在連夜趕工。

與空前擴張中的「大北主義」並列的「清華園中，師生工友在一致慶祝這位第一班出國的老留美學生的花甲大慶，如果說這五十年來北大造就出的人才偏於政治，則清華園這四十年來所陶冶出的人才多偏於理工，據中央研究院的統計，中央研究內這個留美的預備學堂所創作的風氣，是由梅校長

與容忍，使清華人的學術地位指日高升，毫不亞於北大的成就。這又一盛典，將另有一種隆重與熱烈。

國際上的不干涉主義

正在抬頭

清華學生，曾任北大政治系主任的錢端升教授，十三日前應美國哈佛大學之聘，主講「中國政府」一書，並且以每日工作十二小時的速度，又同時完成了一中國政府」一書，這滿足了他二十年來的願望。在八月西海岸罷工的商船，然後方與吳有訓擠上一艘護送軍眷的軍艦頭等艙，歷時一月之久，才駛入瀨天大霧的吳淞口，進口時還幾乎撞翻了一艘英國軍艦。他和那些美國軍眷們告別，交換了地址，希望他們到北平來玩，尤其氣的孩子們，戀戀不捨。

美國對遠東的政策變了，軍事顧問團撤回，似是不干涉主義的抬頭，尤其是被運到上海以北各口岸的軍眷們都要求原船返國，這些軍眷們大聲痛哭起來，她們說「我們在家鄉買了房子，賣了傢具，滿心以為日子，那知道還看不見北京就回去了？誰能

來賠償我們的損失？那些船上的水夫們却安慰他們道：「一定讓你們早點回去，趕上過聖誕節。這還是說雖然不能與丈夫團聚，但也趕得上看本國的親人。」

錢教授環行京滬一週然後返平，對美蘇戰爭與否，他說可能性的爭與否，他說對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幫助與阻礙，他也不願作正面的指責，他只有興趣地報告在軍艦上也有過一次假投票的「盛典」。當時有人問他，錢先生當選的是杜威還是杜魯門？錢氏說，我想將因各級官位而不同，頭等艙是政府官員多，三等艙是杜魯門的票，可能全投杜魯門的票，爭會刺激繁榮，可能選杜威。但誰知開票結果，就出人意外，頭等艙一票，而三等艙等選出來的却是華萊士。這說明了什麼？杜威雖然給資本家們帶來繁榮，但公教人員及中產者却一天苦似一天，老百姓還在懷念羅斯福的新政，杜威成過去幾十年的新政成績代替他這三年的缺點，人民還是能夠原諒他。新的議會裏的青年人也增加了，這使美國政治也許比過去去有一點進步。

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一年比一年降低了，路過馬尼刺時，除

了錢氏的護照上特別注明可以登陸外，其餘的中國人一律為非籍海關官員禁止上岸，連船上抱不平，都為黃色朋友去。一位講授現代政治學的學者，他面對這樣的人，其感慨一定比除了一路上風光外，他仍然不願涉及太實際的問題。六日他將又在北大紅樓陰影下的鐘聲裏，走上北大的舊講堂，接續講他那斷斷一年又三個月的那本「杜魯門」的書。杜魯門選是那個作過三度聲明的馬歇爾，還是那個入上廬山的馬歇爾？中國還希望他們的什麼？

這就是國際的，特別是決定中國的美國，現實局面。

構成國內混亂局勢的幾個因素

北大學生，今日北大的法學院長，周炳琳，為週末大自治會作了首次週末講演的題目：「構成混亂局勢的幾個因素」，配合了周氏和蔣的紅光的面龐及灰色的政治的經歷，更能引人注意。這是個內政的題目，也是歷年沒有有人正面觸及的一大問題。

周氏以一個進步的國民黨人鄭重呼籲武力不能解決問題，這是對於時局的正面表示。他用正統的邏輯肯定了辯證的發展，他的中心含義是指出近百年來中國中心問題就是革新問題。但社會進步是不可能跳躍的，而是要一天一天的進進的。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應當不迷信武力，而又要肯容納異進步，這有一些弦外之音，供人推敲。

「中國經常在混亂，辛亥革命、北伐、和目前的局勢，不過是混亂中的幾幕戲劇，演得特別熱鬧，有全武行的情形。中國可能還有五十年，或一百年，二百年，或更多的戲劇節目出現。」

周炳琳在國民黨政會裏提出了一政治混亂「四個字，當時的意思是指政府對於內政、外交、抗日等大事都沒有一定的計劃，頗遭不滿，因為政府認為政府有維持秩序的軍警，不能說是混亂，這就是政府和他自己對於混亂的解釋不同的原故。

他認為中國近百年來的混亂，是因為中國自與外國接觸以後，感到自身有改變的必要，於是發生了一項中心問題，就是要把古老的國家變為近代的國家，這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八十第

卷五第

通觀察
信

中國之危機及其將來
平津短兵相接·京滬
山雨欲來
蘇北軍事的變化
撲朔迷離的太原戰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范泉

孫內閣的五大徬徨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
歷史的兩個轉捩點
美蘇關係的現在和將來

王渡之
嚴仁庚
蔣學模

拉鐵摩爾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范泉

孫內閣的五大徬徨

王渡之

十一月廿六日蔣總統於中政會席上授命孫科組閣，以五分鐘時速破院長「提名」紀錄後，立法院跟着於廿七日又以四十五分鐘時速破「同意」紀錄，足徵「天與人歸」，衆議僉同。然而，——一個大大的然而，直到記者執筆時止，我們新內閣的閣員名單，連影子都未曾看到。真是只聞扶櫓聲，不見人上來。這不需「美援」購買的光陰，已在新相國步履艱難的足下，倏然溜過了廿二天。回想當初提名與投票的沉重緊張的場面，實在有點大可不必了。於今尚有優裕的時間，讓我們呼吸些閒散輕鬆的空氣，我們的新相國做個圍棋賭勝的謝安，見危受命。誰不覺得可貴；而受任離京，尋醫瀉瀉，這也可算難能。一緊一鬆，時冷時熱的當中，我們看出了孫內閣的徬徨，——五大徬徨。

孫科不是強調要組織「戰門內閣」嗎？所謂戰門內閣，即戰時體制內閣之謂，即是戰時內閣。不過戰時內閣的組織，是要以和戰決策為其前提的。和要和平的班底，戰要戰的角色。和戰未定，是難於物色人選的。最近一連串的喪師失地，打得官無鬥志，士有降心，第二線的預備兵團都來不及建立，要戰，又如何戰？誰來戰呢？戰若不行，那只得談和了。但和談之門，屢扣不開，而富有和談經驗的馬歇爾將軍恰於此時病入醫院，想是沒有精神再來七上廬山，八上廬山了。除開此老以外，更有誰夠資格來任和平天使呢？而在另一方面，正挾其戰勝餘威，個個衝鋒疾走，看態勢是要準備一直打下去的。蔣總統亦曾有「打到一兵一卒也要戡亂到底」的宣言；截至目前為止，他尚無放棄「戡亂」政策的表示，也不自動的表示放棄。試問在朝衰表諸公，有誰敢扣馬一諫，說出半個不字來呢？所以一切的一切，只好聽命無諱了。戰既淒苦，和又渺茫，這是孫內閣在和戰間的徬徨。

一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們不是已將「戡亂動員是國際反共產主義侵略戰的一環」，解釋給我們西方的友邦聽過了嗎？我們不是除了顧大使的折衝樽俎以外又偏勞了蔣夫人偕同朱世明將軍飛美越重洋去呼籲美援了嗎？依國傳統的外交思想的眼光，當遠東均勢或優勢被打破時，它應該不待請求便會披髮纓冠拔刀相助的。但這回杜馬二君却高高地、遠遠地坐在華盛頓的「黃鸝樓上」，淡淡地、冷冷地望着我們，在太平洋對岸翻朋友的船。孫相國雖一再說明自己「曾受過深刻的美國教育」，似乎也還未能對白宮稍增一點溫暖。外國人的葫蘆裏到底裝

的什麼藥，孫相國煞費猜疑了。轉個念頭，想起當年在武漢和鮑羅廷的往還，在重慶組織中蘇文化協會的歷史，對於蘇聯的關係，也還不能說全無一點友誼的存在。民族無私怨，外交是現實的權衡。況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墨跡猶新，這正是打開中蘇僵局的一座現成的橋樑。「親仁善鄰」，古有明訓，循此漸進，自求多福，何必一定要去苦求「西方二聖」的杜馬呢？左顧右盼，這是孫內閣在美蘇間的徬徨。

三

孫相國拜命之初，即標榜一個奇特的「舉黨一致內閣」的名辭。試思，既「舉黨」矣，有何不能一致之處！這真暫不去管它。然其不同於習聞的「舉國一致內閣」，是不難想見的。筆者想有兩點要義，就此敷陳一下。立法委員吳鐵城奉命召集的起草戰時內閣體制會議所決定的三項綱領：（一）仿英國戰時內閣體制，除院長外設置 Captain 一人，并指定重要部會長官或不管部委員五至七人，成立最高會議輔佐院長，總攬戰時行政大權；（二）加強中央政治會議的組織，由立監兩院選出委員參加，為戰時最高決策機關；（三）加強黨團活動。

關於第三項，筆者不願有所論列。至第一項所指英國戰時內閣體制的問題必須有兩個角色，是不能缺少一個的。首先要有個持其大體不負責任的英皇，并要有個公忠謀國全民信服的邱吉爾。今日中國適正缺乏這種人才。總統依「憲法」是不負責任行政責任的，但蔣總統在軍事上，不但超越行政院、國防部、而指揮參謀總長，并且超越「剿總」、兵團司令等而直接指揮到軍或師。在政治上，那一省的主席廳委或行政專員不要蔣總統條諭簡派？那一次物價較大的調整，不要先行報告蔣總統核可，而就有胆量便宜行事呢？這些政治習慣形成了今日的習慣政治。「行憲」以前如此，「行憲」以後仍是如此。這習慣不打破，責任內閣也好，戰時體制也好，還不是一樣藥物，兩個藥方嗎？

關於第二項，恐怕在朝諸公忘記了次大的一件事。現在是「行憲」，不是「訓政」了。「訓政」是一黨專政，所以中央政治會議乃是最高決策機關。「行憲」是「選政於民」，所以立法院是當前的最高決策機關。內閣是政府機關，不是黨務機關。中央政治會議是黨的機關，不是政府機關。它怎樣能作成有效的最高決策呢？從另一方面看，這是政府削弱立法院權力的一種安排，只要揭舉「戰時內閣」的旗幟，這塊民主政治的招牌，便等於貼上一張紙條，暫予封存以備他日之用了。繼續施行政黨政治，抑或恢復一黨專政？這是孫內閣在黨政間的徬徨。

四

前面所稱「舉黨一致內閣」的另一涵義，還有包括全黨各派，全國各省的兩種解釋。就國民黨中央派系上說，是想邀請系，政學系，復興CC系，巨頭入閣，大家合作，共敷晨昏。但治世重文，亂世尚武；中央派系不論力量大小總是縱橫捭闔有餘，扶危端難不足。所以，又想到擴大政府基礎，要邀請擁有地方力量大的各省，各派代表人物入閣。用「開放中央政權」的手段來激勵強藩重鎮共起「勤王」之師，這也不失為黨務之急的要著。如華北集團的傅作義，太原集團的閻錫山，西北集團的四馬，川康集團的鄧錫，廣西集團的李白等等，均有指派代表參加新聞的資格。近來立監兩院委員之帶濃厚的地方色彩者，接觸頻繁，便是這個決策做了原動力。到底將來那些人逐得秦鹿，筆者不便明言。但是地方力量，個性不同，強弱互易，孫內閣怎能都如人意，盡起魚鹽販築之士以共挽危難呢？中央要津有限，各方人物尚多，甲推乙排，如何應付？這是孫內閣派系間的徬徨。

五

行政院一時找不到全班角色，只好暫緩開羅，這且不提。但孫相國原兼立法院長，至今並不辭職，這却令人尋味了。依常理推測，立法委員是不能兼任行政官吏的。但孫相國既任天字第一號的政務官，自然不能兼任立法委員了。立法院於十一月廿七日投過同意票後，孫委員的立法責任即告解除，但必須經過一度形式上的辭職，方為合法合理。因為此中尚有立法委員或行政院長擇一辭職的自由。不過，依「憲法」第六十六條，

立法院長辭職並無時限的規定。孫院長是「最懂得」憲法的，不辭職而多拖一年半載，也可不負責任的責任的。可是立法院長一職虛位已久，多苦了委員們的角逐。這却是一大遺憾。因此，筆者不禁聯想到當年漢朝的徐孺子一走，陳蕃便將臥榻高懸以待來日一段故事來，正可與這次孫相國的行徑媲美。

今年四月孫科委員為了競選副總統不是也曾辭過立法委員，以示堅決嗎？後來競選失敗，中政會不批准孫委員的辭職，所以又回到立法院長的寶座了。這回，却就踉蹌多了。只要一「辭章」朝入，一批准「便會夕下，甚至同樣可能以四十五分鐘的時速改選新院長的。所以，這回孫委員就不能不懂重了。前面所講的孫相國的重重難關，不係「為長者折枝」之易，倒有點像「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萬一組閣流產行政院長做不成時，那末，駕輕車而就熟道，孫先生再回到立法院去是較為穩當的。惜乎「憲法」對於「院長可以兼任」的一點上，沒有明文規定，這很像是一個難以彌補的缺憾。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孫院長究竟如何抉擇，何去何從？這正是孫內閣在魚熊間的徬徨。

孫院長有了這五大徬徨，難怪他既須驗血，又要割瘡，病了又病，延之又延，入京組閣，趕趕不前了。現在雖已入京，閣員名單，依然難產，所謂戰時責任內閣者，開始便不負責任了，話再說回來，孫相國縱能託庇乃父，國父中山先生之蔭，并藉「元首的德威」，竭其智慮，勞其心思，以拉攏到所謂「巨頭」般閣員，把這苦難的內閣勉強組成；然而，國是國策如何抉擇，和戰關鍵，如何掌握，前線軍事如何招架，後方政經如何肆應，恐將更使孫先生搔首踟躕，繞室徬徨的。

(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

歷史的兩個轉捩點

嚴仁賡

歲暮天寒，一九四八年即將告終。一九四八年頗不是一個平凡之年；無論國內、國外、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會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可為追述。這一年，兩大壁壘界限愈見鮮明了，鐵幕下垂，東西絕隔。冷戰雖然時緊時弛，但在這一年中間却只有間歇的停止，戰線且愈拉愈長，從西歐一直戰到遠東。東方在這一年裏不僅有冷戰的交綫，且又加上熱戰。一年之中，更是愈打愈兇猛，遍地硝煙，幾乎已找不到一方乾淨地土。一方面，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北大西洋公約由磋商而具體；政治、經濟、軍事，三管齊下，咄咄逼人。對方倒也未嘗示弱，它有東歐集團、莫洛托夫計劃、和共產黨情報局彼此互為呼應，與之針鋒相對，各有千秋。倒是苦透了夾在中間的人們。趕上今年是美國大選之年，她的對外政策和國內競選竟又搭上緊密關係。為了競選，諳如審奸捉妖一類的事竟可以鬧得滿國風雨；且不惜和對方拆破顏面，公開的對罵，在外交上這也是空前的。記得在珍珠港事變發生頃刻之前，美國國內雖也追緝德日的敵諜，却尚絕未

如今日之絲毫不留情面的硬幹，怎不令人胆寒。這一年，英國和她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裂痕擴大，欲收攏已感乏力，大英帝國形將解體。尤其在亞洲各地，普遍的已燃起爭取政治獨立的光火。舊日帝國主義者相繼沒落，新興的帝國主義者又一一在製造與墓生。整個世界是在一個大動亂的局面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甫閉幕，人們本最需要的是將息與養創，不幸舉首四望，却又是滿目瘡痍。大多數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流離逃散飢寒悲慘的環境中，不見改善，而且每况愈下。雖然遠隔重洋在新大陸上居住的人們正過着登峯造極空前繁榮的生活，雖然她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今歲又創出史無前例的高峯，然而恐慌失業的陰影和恐懼，則亦與時俱增。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舊有的秩序不能維持，新興的秩序尚未建立；以至局面混沌，思想亂。正像是一個大災大難之年。

距今以前剛好百年的一八四八年也不曾是一個十分平凡之年。這一年，歐洲各國多

數也是在戰爭與混亂中渡過。是年發生於法國的革命曾掀起全歐各地的振盪不安，德丹戰爭亦開始於這一年頭。歐陸上起自西南的西班牙以迄東北的波蘭，不是對外有戰爭，就是國內有糾紛，幾乎無一處倖免。大陸情形如此，隔海的英國，這一年也是在驚風駭浪中渡過的。在當時，相互衝突的兩個意識形態，一個是以法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思想，另一個乃是以帝俄為中心的保守勢力，相互間演成一個自由與專制的鬭爭，儼如兩個壁壘。新大陸上的美國，在這一年裏結束她對墨西哥的戰爭，爭得沿海西岸加里佛尼亞和墨西哥二州的全部土地，結束了她西陲疆土角逐的爭奪戰，完成建國的基礎和她的四十八州的完整領土。亞洲各國被迫的和歐西各國打開了關係，帝國主義者正為爭奪殖民地展開了征戰以及彼此之間的戰爭。繼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復對中國開始蠶食。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裏，舊的秩序已經被打破，人類正在為社會的紛擾尋找出路。社會假擾不寧，人民充滿不滿的情緒。對於當前感到失望，對於未來世界前途，懷有恐懼。意見紛歧，主張各異。其情形與百年以後的一九四八年多甚彷彿。

再從經濟的大事上講去，一八四八年也不是一個平凡的年度。繼產業革命之後，一八四八年開始第二個經濟現象中盛衰大循環的起點。鐵路正在開始大量興建。雖在十八世紀鐵軌已代木軌，十九世紀初年機車亦已代替馬車，但是起初機車速度不及馬車，未能推廣。迨至幾度改良之後，火車方駢露頭角。所以無論在英、美、德、法各國，大規模的興建鐵路還都是一八四〇年以後之事。此時開始，經濟界進入一個所謂「鐵路世紀」(Railway Era)。更由於其時銀行探行低利政策，鼓勵了鐵路的大舉投資和鐵路證券的大量投機，發展的「築路熱狂」(Railway Mania)，由此而牽引起經濟界相關各部門的連帶急速發展。英國從一八四四年實施管理金融的「畢魯法案」以後，一八四七年又曾發生金融風潮，銀行法案且一度停止。次年開始，金融經濟逐漸走上正軌。又自此時起，英國開始她的經濟自由政策，格萊斯登逐步的削減關稅，國際間貿易漸漸的發達與通暢。在法國，經過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銀行制度顯露破綻，私有銀行不能立足，法蘭西銀行乃挺身而出，着手建立她的健全金融基礎。貿易和生產也都迅速的增加。正值此時，新大陸的西海岸發現金山，淘金熱(Gold Rush)進入高潮。世界握有的黃金，本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七年數量甚為平穩無甚增減，但從一八四八年起始大量增加。這一增加，對於物價和經濟整個趨勢的發展，也曾發生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幾種因素的合併，於是遂發為一八四九至一八七三間二十四年在盛衰大循環(Kondratieff Curve)中的空前繁榮。由幾方面看去，一八四八年無疑在經濟史上也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樞紐年。

但是，這一年中，比起政治上經濟上的新轉變更為重要的一件新發展，乃是在經濟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分歧。正統派的密勒以其一部重要著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於是年問世；同時，社會主義者的馬克斯和恩格斯亦以其重要的「共產主義宣言」正式和世人謀面。前者為繼承前人之衣鉢的工作，後者則為開闢新疆土的工作，所以後者遠較前者為重要。在一百年以前的今日，一個流亡英國僅僅二十九歲的年青猶太人，憑藉他如炬的目光和尖銳的腦力，正當資本主義制度發揚光大的時候，即已對社會提出警告；正當資本主義制度一帆風順所遇無阻的時候，他已揭示了它在制度上的破綻，它的潛伏着的危機，以及未來的經濟制度社會發展必須採取和抉擇的方向與途徑。馬克斯和恩格斯在這一本除去聖經以外被翻譯為最多種文字的一個文件裏面曾作出種種預言，他們預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經濟的力量和資本必將日趨於集中

；獨佔的勢力亦將逐漸強大，且在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制度之下，並將無可避免的發生商業循環和經濟的一盛一衰，製造大規模的與週期性的失業。在經濟衰落與發生大批失業的期間，人們對產品雖有殷切需要，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雖亦尚有過剩，但是徒因購買能力削弱，以致產品山積不易推銷，而多數的人却又在凍餒交迫之中討生活。這就是所謂「豐年而有飢饉」的現象(Poverty amidst abundance)。所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雖為人類進下物質生活方面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它卻又為社會帶來禍根。制度的本身既有先天的缺陷，加上人謀不臧，終將引其走向崩潰，其後，代之而興者將為共產的或社會主義的社會。這許多的預言，經過過去一百年的體驗，已經充分證明它一無虛妄。在「共產主義宣言」裏面馬基的十大主張之中，例如主張設立國家銀行，集中由國家管理貨幣與信用；例如主張一切交通事業由國家集中管理；例如主張人人有工作，工農有工會組織；例如主張農村與城市須和衷共濟，避免城鄉的對立；又例如主張擴充政府經營工業及握有生產工具的範圍，改良土壤開闢荒地等項，大部分都已今日欲實行社會主義者所必欲達成的目標了。其餘例如主張實行加速累進的所得稅；例如主張取消個人的遺產權利；例如主張實施義務教育等項，就是在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面，也已一部分或全部的實現了。這一部經濟思潮上的重要文獻影響之大實是可驚的。此文獻的出世，更無疑使一八四八年成爲一個歷史上重要的樞紐之年。

惟一九四八年的動亂革命，尙和一八四八年者異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主要是一個政治的革命浪潮，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則主要是一個經濟的革命浪潮。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項統一與民主運動的爆發；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則是一民族革命(民族爭取獨立自主)和「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向既得權益的統治挑戰)的兩項運動的合流。這乃是新時代革命運動的特色。一八四八年以法國為中心而掀起的革命運動，歷史家曾留給它兩個重要的課題去做，其一是：經革命統一與民主之後的各個民主國家，究竟能不能和平共處？另一是：政治民主之後，可否即能由政治民主之引導而獲得社會的和經濟的民主？這兩個課題，經過百年試驗結果，我們不得不承認都還沒有答到夠上及格的分數。一百年不是一個短時期，在這一百年中間，人類的經濟生活不是沒有改進，但是到了今日，純粹政治以實現經濟平等已顯然是力量脆弱途程遙遠；而且，在自由制度的下面，經濟的動盪不定和多數失業更苦無法解除，社會已殷切的需要另外一個革命運動來補充它和改造它。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宣言」，雖則是吹醒社會迷夢的一支角號，但是「共產主義宣言」並沒有在當時發生若何具有真實性的作用；它並沒有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它更沒有對那次的革命發生什麼見解的影響。雖則「共產主義宣言」德文原本不久便已傳播到歐陸各國並被譯為各種文字，但是正式的英譯本却是遲至四十年以後方才印行。因而，這一項革命思潮對於世界真正發生作用，還是到了本世紀方才開始，更可以說，直到一九四八年它才確實的漫溢成爲一個革命的巨潮。如今，巨潮的一個大浪已衝向大西洋邊，它的另一個大浪，亦已打到太平洋岸。仍在向外伸展中。這個新的革命運動，既不需斯大林或莫洛托夫也不需一國際第五縱隊一更不需各地的共產黨武力去促成它。沒有蘇聯，沒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如今日的這個革命的巨浪，仍將波及全球，所向披靡。亦猶之在一八四八年，即使沒有法國革命作為導引線，政治革命仍將遲早發生者相同。這是因為它已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節目，它是人類歷史過程中所必須經過的一段歷程。不管你喜歡它或不喜歡它(like it or not)都沒有關係，它是終將臨到人的頭上的。或許，第三次世界

大戰可能發生（我不同意今日許多人的意見認為第三次大戰短期內定將爆發的看法）。然而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戰後的局勢也不會再向頭走，它只有更加速的走向這個已定的方向。不容你不硬着頭皮的去迎接它。

有的人也許要担着心思，唯恐「經濟的民主」加到頭上之後，不免要犧牲一部分的「政治的民主」，甚至「政治的民主」全部被其剝奪。這種擔心是不必需的，因為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平等本來就不是生就的不能兩全。馬克斯的真正信徒不僅主張實現「經濟的民主」，他們尤其迷戀於「政治的民主」。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依然為所珍惜。在「宣言」中馬克斯和蓋格爾曾經說：「……我們不是那些共產主義者之必欲毀滅個人自由……我們沒有為獲得平等而犧牲自由的願望……」他們雖然鼓吹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所願見的農工階級，仍然需要「自尊感」和「獨立意識」。「自尊感」和「獨立意識」認為比「日常生活必需的麵包還來得重要些」。故而他們自命其革命運

美蘇關係的現在與將來

蔣學模

兩個月以前，曾聽人提及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認為柏林危機之所以遲遲不能解決，因為蘇聯在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果，美國總統競選揭曉以後，美蘇關係或好或壞，便可以趨於明朗化。

現在杜魯門競選勝利已過去了一個多月，美蘇關係依舊未嘗脫離泥帶水的冷戰階段。美國與蘇聯之間，既沒有即將變冷戰為熱戰的象徵，也沒有言歸於好的趨勢。兩國在聯合國的代表雖然爭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指名道姓地互罵對方為侵略者，但那些希望美蘇戰爭爆發的政府，仍不免覺得他們的希望愈來愈遙遠，同時，美蘇兩國雖然還不像會真刀真槍地打起來，但深恐他們自己的國土淪為美蘇戰場的歐洲國家，仍不會完全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懼。在可能預見的將來，美蘇關係依舊是一個拖的局面，不會發生戰爭，也不可能恢復大戰期間那樣的和好合作。

為什麼呢？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美蘇兩國為什麼打不起來的理由。

兩個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其先決條件，是至少有一個國家覺得有戰爭的需要，覺得它與對方的爭執，已達到非用戰爭來解決不可的程度；同時，需要戰爭的那個國家，至少在主觀上得認為它有必勝的把握。美蘇戰爭不會發生，也應該從這種角度去了解。

先說美國。美國人民之不要戰爭，可以從杜魯門連任這一點上看得很明白。杜魯門要派文遜赴莫斯科談判的企圖雖然並未實現，雖然他這個企圖可能並非出於誠意而僅僅選舉前的一種政治姿態，但這種姿態的確幫助了他的競選勝利。美國人民覺得把他與杜威相較，杜威是更接近戰爭的，所以他們寧願捨棄精明幹練的杜威而取平庸軟弱的杜魯門。美國人民之不需要戰爭，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徵兵法案生效前美國青年的結婚狂，便是一個有力的旁證。

單是人民不需要戰爭並不能保證戰爭的不發生。歷史上儘多統治者不顧人民的意願

動為一個「贏得民主的戰爭」，不為無因。甚且，他們認為採取和平手段以達到社會主義，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亦並非絕不可能之事。戰事只有在反動勢力壓制下方能產生，正如逆流與主流之沖盪激為浪花一般；否則戰爭並不是達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所必經的道路。

生為這一個時代中的人們，可謂生不逢辰達到這樣的災難與苦痛。我們一面覺得不幸，但是人人在這時候，却應該一則以懼，亦一則以喜。因為幸而你不被時代的巨浪所捲去，你便可以親眼目睹的隨着時代的巨輪更轉進一個新的世紀。在驚風狂浪之中，我們需要特別鎮定的冷靜的，去迎接這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人間。它將要普被蒼生降福於全人類呢？或是將為全人類帶來更多的災害苦難？我們無法預知，不便妄測。不如留待百年以後，讓那時的歷史家們再來替我們下斷語好了。

發動戰爭的前例。那末讓我們且來看看美國所謂統治階級的大企業家對美蘇戰爭的態度。美國大企業對戰爭的態度是分歧得很厲害的。大企業之一的石油業是確定地不要戰爭的，因為美國石油業在戰後對中東油田曾投下極大量的投資，美蘇戰爭一旦爆發，石油業在中東的投資便將全部損失。石油業出錢創辦的「U.S. News & World Report」週刊，這兩年多來一向反對戰爭，從未登載過一篇鼓勵美蘇戰爭的文章。其它和平工業的大企業家，他們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確深惡而痛絕，但對戰爭却還是不想要的。「華爾街週刊」兩個月前曾登載過一篇文章，說是在二次大戰的後半期，美國的戰爭費用，每天平均要二十億美元，下次戰爭即使以二次大戰同樣的規模進行，在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之下，每天的戰費也非四十億莫辦。假如下次戰爭不能在兩年以內結束，僅僅軍費一項，便可以使美國的國民經濟崩潰。這一篇文章頗足看出華爾街對戰爭的疑懼。目前在美國吹動戰爭的號角的，僅是軍火商和飛機製造商那一批靠擴張軍備賺錢的人。但即使這一批人，也只想以聳聽的危言刺戟人民，讓國會可以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使他們可以源源不斷地接到政府的軍備定單，對於實際的戰爭，他們並不如二次大戰那樣歡迎，因為二次大戰，美國本土不是戰場，軍火商可以坐享戰爭利潤，但美蘇戰爭假如爆發，美國即使可以不遭受陸上的進襲，空中轟炸是免不了的。戰爭雖可以使他們賺到更多的錢，但他們本身的生命財產却並不安全。

說到這裏，為了公平，我得兜回頭來補充幾句話。美國現在究竟還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次大選尤其可以證明大企業家究竟還不能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違反人民意願的戰爭，別的國家的統治者或許易於發動，美國的統治者現在却還沒有這個力量。即使上面的論據都不成立，即使承認美國的統治階級是需要戰爭的，而且他們有力量可以不顧人民的意志而向蘇聯開戰，美蘇戰爭還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因為一個國家要不被迫應戰，則在開戰以前，它至少在主觀上得認為自己已有必勝的把握，而美國現在却並沒有這種主觀的勝利信心。

那些寄希望於美蘇戰爭的人，相信美國在對蘇戰爭中可以必勝，他們那種信心的唯

一理由，就是因為美國握有原子彈。美國國內也有一小部份人持這種見解，如 Alsops 兄弟之流，認為只要投一百顆原子彈到蘇聯各大工業城市，便可以使蘇聯屈膝求饒。但這究竟僅是極少數人的狂妄見解。美國政治評論權威李普曼不是這樣看法，美國軍事分析權威鮑爾溫不是這樣看法，美國國務院也不是這樣看法。

李普曼和鮑爾溫都反對所謂「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他們認為美蘇戰爭的結果，只能造成兩敗俱傷。他們的理由是：(一)戰爭一旦爆發，蘇聯陸軍可能在一個月內席捲西歐，而美國在道義上決不能在西歐用原子彈；(二)蘇聯的新工業中心在西伯利亞東部和烏拉爾區業已形成，美國對那些地區沒有航空地圖，要投原子彈也找不到目標；(三)蘇聯戰後的戰鬥機有長足的進步，美國轟炸機在未到目的地以前便將被擊落；(四)蘇聯有沒有原子彈雖尚在未可知之間，但蘇聯在飛彈和生物戰爭的研究方面一向並不比美國落後，美國本土將受到慘重的報復轟炸，殆為意料中的必然結果；(五)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歷史上尚未有能以戰爭撲滅一種思想的前例，即使蘇聯戰敗，共產主義將繼續存在。共產主義的溫床是貧窮和不安，而戰爭正是貧窮和不安的泉源。要阻止共產主義這一套政治經濟體制的擴張，只有用另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去對付，那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本身內部達成政治平等和經濟繁榮。

美國國務院的作風，雖然與李普曼和鮑爾溫的觀點尚有距離，但從它的援歐計劃，西歐聯盟，北大西洋安全體制等等措置上，可以看出美國在戰略上還沒有越出防禦的範圍，同時也還沒有喪失以政治經濟手段防止共產主義發展的信心。

美國不要戰爭，蘇聯要不要戰爭呢？蘇聯不要戰爭，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第一，蘇聯在二次大戰中損失慘重，現在正在埋頭建設以恢復元氣，決不歡迎戰爭。第二，最重要的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不以戰爭作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或國際爭執的手段。蘇聯與美國沒有爭奪市場的利害關係，幾次五年計劃的成功，使蘇聯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政策已具有充分的信心。據美國專家的估計，從一九二四年新經濟政策時起到德軍侵入蘇聯為止的那十五年内，蘇聯國內的資源僅開闢了蘊藏量的七分之一。那就是說，差不多在此後一百年的期間內，蘇聯還沒有向外作領土擴張的需要。

美蘇雙方既然都不想打和不能打，戰爭當然就不會發生。但不打並不是說美蘇兩國能夠言歸於好。在目前的情況下，美蘇兩國要恢復到像戰時那樣的融洽關係，簡直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美蘇和好最大的阻礙，在於兩國對共產主義發展的基本認識不同。蘇聯一向認為共產主義在世界其它各國的誕生和長大，是社會進化必然的趨勢，是各國社會條件成熟的結果，非人力所可強求，因此也就與蘇聯無關。它認為在社會條件未成熟的國家，任何人為的努力都不能使共產主義發展；反之，在社會條件成熟的國家裏，任何主觀的願望都無法阻止共產主義力量的長大。作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最後目標的國家，蘇聯承認對世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是同情的，但它否認除了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外，曾給予其它國家的共產黨以任何物質的援助。

美國則認為世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共產黨，都是蘇聯的輸出品。它認為其它國家共產黨的發展，都是蘇聯直接間接援助的結果，都有蘇聯的「第五縱隊」在後面支持着。基於這種認識，美國直指西方世界共產黨勢力的擴大，就是蘇聯的「擴張」和「侵略」，蘇聯認為這是一筆「隔壁賬」，決不能糊裏糊塗地承認下來。美

蘇關係優待的基本原因，便在於此。

基本原因已如上述，再來看美蘇在具體事件的爭執上有沒有和好解決的可能。美蘇爭執中，與世界和平關係最大的，是原子能管制問題。這個問題初一看，似乎僅是一個程序先後之爭；蘇聯主張先銷毀美國已有的原子彈然後再由國際機構實施普遍的原子能管制，美國則主張先實施普遍的原子能管制再銷毀原子彈。這個問題表面上看雖以簡單，實際上却最明白地表現了美蘇間互相的猜疑。蘇聯覺得你先把我的工業秘密探聽了去，假如你忽然翻臉不肯銷毀原子彈，我對你怎麼辦，豈非白白洩漏了我的秘密？美國覺得假如我先銷毀已有的原子彈，假如那時你不肯聽從國際機構的管制，我又能對你怎麼樣，豈非白白損失了已經製造好的原子彈？

除了程序先後以外，關於原子能管制的實際範圍，美蘇間也分歧得很厲害。美國主張不但要管制原子彈的製造，而且凡是應用原子能的工業，也一律應該置於國際管制之下，因為和平用途的原子能，很容易轉變為軍事用途。蘇聯則認為和平用途的原子能不應由國際管制，並舉出例證說，假如蘇聯的鐵路交通應用原子能，而由國際機構來管制蘇聯的鐵路，豈不成了笑話。這一點上的爭執比程序問題更重要，所以蘇聯最近雖然不再堅持要先銷毀原子彈，而美蘇對原子能管制的意見仍難趨於一致。

美蘇爭執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柏林問題。這個問題表面上似乎也是一個程序先後之爭。美國主張蘇聯先解除柏林的交通封鎖然後再取消西德馬克在柏林的流通，蘇聯則主張通貨問題應與封鎖問題同時解決。其間似乎並沒有不可協商的理由。但實際上，柏林問題僅是整個德國問題的一個表現，而在整個德國問題上，美蘇間的意見就分歧得厲害了。蘇聯主張應立即商談德國統一的問題，德國重工業中心魯爾區應置於四強的共同管制之下，而美國則已把西德劃為馬歇爾計劃區內，把魯爾看作援歐計劃的靈魂，對商談德國統一問題顯然不感興趣。對蘇聯參與管制魯爾區更難接受。

再來看朝鮮問題。朝鮮現在已分為南北朝鮮，北緯三十八度以北，是蘇軍佔領區的北韓人民共和國，以南是美軍佔領區的李承晚政府，美國要求聯合國承認李承晚政府是朝鮮唯一的合法政府，蘇聯則指責李承晚政府是槍桿逼迫下的選舉所製造的政府，要求聯合國承認北韓政府。蘇聯佔領軍已自北韓撤退，要求美軍也同樣撤出南韓，美國則認為撤退佔領軍的時機還沒有到，將應「南韓政府之請」繼續留駐。美蘇認為南韓的叛變事件是蘇聯製造的，蘇聯認為這又是一筆「隔壁賬」。

以上所舉的三點爭執，僅是美蘇爭執中的舉案大者，但由此已可看出，在目前的情況下，美蘇間要恢復和好的關係，決不是一件輕易或短期內可以達到的事情。

美蘇間既不會訴諸戰爭也不會言歸於好，則目前這種拖的局面，顯然還要延續下去，所謂冷戰一時還不會終止。實際上，看美蘇雙方的作為，大家都在着力於鞏固自己勢力範圍內的力量，國際局面不啻口頭上爭吵得如何厲害，事實上是一個小休的靜的階段。

這種拖的局面當然不能永遠維持下去，恆久不變。但這變，却必定要等到美蘇雙方或一方的基本國策有改變的時候才會實現。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特別注目於美國，因為蘇聯的國策實在看不出有變的象徵或可能性，蘇聯的基本國策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全部理論制訂出來的，除非馬列主義路線有改變的必要，蘇聯的基本國策決不會變，政治人物的更迭對蘇聯國策的影響很小，所

以關於蘇聯的變，現在看來實在太渺茫，很難有什麼可說的。但美國却不同了。美國不但換一個總統或換一批國會議員可能引起國策的改變，即換一個國務卿，對政策的影響也不小。所以美蘇關係的變，有待於美國的多，可待於蘇聯的少。

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的本質，是由它的內政政策決定的，美國當然也不是例外。美國對蘇政策的變，得看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是否能維持下去，假如能維持下去，則對蘇關係還不會有變的需要，假如維持不下去，則國內經濟政治政策一變，對蘇關係也將隨之而變。

所謂變，當然有變好與變壞兩種可能性。美國現在的經濟政策，是以對外貸款（實際上差不多等於贈送）和龐大的軍費來製造購買力，憑藉這種購買力來保持高度的就業水準和緩性通貨膨脹的假繁榮。在政治上，為了抑制勞工對通貨膨脹和實際工資減低的不滿，便以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那樣的手段來鎮壓。當這一套辦法行不通的時候，從變好的方面想，假如那時美國的進步勢力已經成熟，便可能一個圈子兜回來，大致

中國的危機及其將來

拉鐵摩爾

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曾在中國經商並執教多年，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他是蔣總統的顧問，現在是美國霍普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國際問題的教授，對於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瞭解極深，為美國著名的遠東問題專家。本文發表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的 *Milwaukee Journal* 上，其中對於將來新中國的推斷以及美國對華新政策的獻議，都是極值得我們玩味的，特譯出以饗讀者。

從華盛頓看來，中國像是一個災難、戰敗、和令人氣餒的奇蹟。中國是美國對外交策裸露着的側翼。在西歐各國，具有民主制度和充份發展的工業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和政府管制經濟混合的體制，美國的政策是堅護着這些國家的利益，這些國家也可以作為美國的同盟者。

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地區像美國那樣大，人口比美國還要多；但現代化的工業還不如第五流的歐洲國家，南京的中國政府沒有民選的代表，沒有民主的制度，所謂「憲法」也祇是紙上的空談。

一個衰弱的人，祇有在同一血型的條件下，才可以用輸血來拯救。歐洲的經濟很像美國的類型，將可由美國經濟的輸血而得救。但中國的血型却完全不同，我們永不能使對華的經濟政策超過了賑災的水準，我們已經發現我們自己在使中國超過其農業或工業能力的嘗試中，業已完全失敗。

復興中國經濟希望的幻滅和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屢次的失敗，使得我們發覺我們實際的政策，已經減為僅使中國的人力成為阻止中共和蘇聯政治影響蔓延的炮手。現在，軍事政策也已經同樣破產，美國在中國完全裸露，美國甚至不能利用聯合國作為箭垛，因為美國自己已有責任使其對華政策完全脫離聯合國的途徑。

因此，全世界對於國軍慘敗的反響是：華盛頓比南京更窘，他們不相信這就是說美國對歐政策將要同樣失敗，但他們認為這是美國實力有限的明證。

但華盛頓並不掩飾其對華政策和國際威望受到嚴重挫折的嚴重性。像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在協商之後所採取的拒絕援蔣的態度，跟從前羅斯福總統援助邱吉爾的急

上仍走羅斯福的新政舊路，以創造和平工業的就業機會和提高勞工的購買力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那時，白宮和國會的主人不是華萊士和華萊士所領導的進步勢力，美蘇關係便可恢復戰時的那種融洽，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的鴻溝將大大縮短。反之，從壞的方面着想，假如當美國現在的內政局面已證明無法維持而美國的進步勢力還未長大的話，華爾街，軍人集團便將更進一步在內政上加強對人民自由的剝奪和對勞工的鎮壓，企圖以政治手段壓制人民對經濟的不滿，在對外政策上將更反共反蘇，企圖以對外事件來分散人民對內政不滿的注意。那時，美蘇戰爭便真的接近了。歷來統治階級在發動非自衛性的戰爭之前，第一步一定先對付它國內的人民。所以假如當美國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的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接近了一步，但以美國人民在這次大選中所顯示的力量來看，美國變好的可能性，是比變壞的可能性大得多。

上述種種，只說明了一些基本趨勢，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國際關係戲劇化式的改變時代已過去了。國際關係的演變將由政治經濟的趨勢來決定，美蘇關係亦應作如是觀。

速做法絕不相似，這是一種相當兇惡的現實主義的做法。這種新的和清醒的現實主義，絕不能被誤解為失敗主義，它祇是冷靜地考察我們對華政策失敗原因的開始。

馬歇爾國務卿以及國務院內的中國問題專家，從頭開始就承認中國是太大了，太缺乏交通設備和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組織，致使美國控制中國不能成功。除此以外，某些國務院人士還十分審慎地暗示說，基於同樣的理由，蘇聯也不能踏進「佔領」中國。對於樂觀地相信中國確能繼續永遠作為一個砲手（如果美國能給予槍砲並稱之為英雄的話）的呵責，現正集中在第八十屆國會內像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周以德 (Walter H. Judd) 之流的煽火者 (Fire Breather) 以及宣揚武力外交的報紙上。如果不是由於他們作祟，馬歇爾國務卿一定可使美國的權益和威望不致如此深重地捲在國民黨崩潰的漩渦中。

在「現在我們能做些什麼」的問題上，第一樁大事就是剷除已經破產的軍事干涉政策。這種政策不論是增加對政府的緊急援助，或是將美援移向另一個的替身，都是離開了救濟的願望。

今日中國戰局的明顯特徵是：國民黨軍隊及其政府機構的急劇崩潰比中共的驚人力量更加重要。

從很久以前開始，中共武器補給的主要來源，就是從國民黨軍隊中來俘獲美國裝備。約在兩個月以前，南京政府好幾個完整的軍備帶着美式的武器配備和大批彈藥的投降，更加常見了。單在東北，就至少送掉了三十萬人，而美國裝備損失的數量估計就超

